

儒

藏



B222  
58  
:105

精華編一〇五冊  
經部四書類

#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〇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1-11823-8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5429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〇五)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責任編輯:** 王 應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23-8/B·050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mailto: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60.25 印張 571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一〇五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孫欽善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本冊審稿人 楊輝君 孫通海 曾貽芬 陳新  
本冊責任編委 李暢然

《儒藏》精華編第一〇五冊

經部 四書類

論語之屬

論語全解〔北宋〕陳祥道……………	1
癸巳論語解〔存目 見《張栻全集》〕……………	235
論語學案〔明〕劉宗周……………	237
論語說義〔清〕宋翔鳳……………	497
論語注〔清〕康有爲……………	631

# 論語全解

〔北宋〕

陳祥道 撰

劉 薈

校點

姜海軍

陳新 審定



#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論語全解原序	一
論語全解卷一	一
學而第一	一
爲政第二	九
論語全解卷二	二〇
八佾第三	二〇
里仁第四	三二
論語全解卷三	四五
公冶長第五	四五
雍也第六	五七
論語全解卷四	七一
述而第七	七一
泰伯第八	八五

論語全解卷五	九六
子罕第九	九六
鄉黨第十	一〇五
論語全解卷六	一一七
先進第十一	一一七
顏淵第十二	一二七
論語全解卷七	一四〇
子路第十三	一四〇
憲問第十四	一五四
論語全解卷八	一七二
衛靈公第十五	一七二
季氏第十六	一八七
論語全解卷九	一九六
陽貨第十七	一九六
微子第十八	二〇四
論語全解卷十	二〇九
子張第十九	二〇九
堯曰第二十	二一七





## 校點說明

《論語全解》十卷，宋陳祥道撰。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經學名家。少有壯志，專攻禮學。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進士，歷官秘書省正字、太學博士。其生平事蹟，詳見自撰《禮書》。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王安石撰《論語注》，其徒陳祥道作《全解》，均為當時所重。陳氏所撰《禮書》一百五十卷，咸稱其精博。其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方面最為明晰。書前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每卷皆標出「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因陳氏師事王安石，其師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亦多所承繼，書中每每夾雜老莊思想，特別是《莊子》之文，往往用為佐證，反映了王安石所倡導的新學學派注釋儒家經典之特點。四庫提要評價此書「殊非解經

之體，以其間徵引詳覈，可取者多」。

是書向無刊本，除《四庫全書》本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尚有分別收藏於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六種抄本存世。

一、上圖抄本。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明抄本。藍格，半頁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經文頂格，陳文低一格，與四庫本同。此本鈐「拜經樓吳氏藏書」、「兔牀」、「海昌吳葵里收藏記」、「綬珊九峰舊廬所藏書畫」、「雙鑑樓」等諸家藏印，知曾經為吳騫、王綬珊、傅增湘等人遞藏，無題跋。有佚名朱筆校勘，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稱「吳兔牀又以墨筆正之」。書中有大量補配葉，抄寫中避清帝名諱，如「玄」諱為「元」或缺末筆，「貞」諱為「正」，「弘」諱為「宏」，補抄年代當在清乾隆年間。文字與四庫本相異之處甚多，但篇目結構無異。

二、南圖抄本。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

全解義十卷」，為四庫底本，四冊。前有清丁丙跋，稱「此舊抄本曾進四庫館采進發還者」。無行格，半葉九行，行十九字。首葉卷端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官印，除鈐「嘉惠堂藏閱書」、「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記」、「善本書室」、「錢塘丁氏正修堂藏書」等丁氏諸印外，尚有「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印，知曾為袁芳瑛所藏。此抄本有多處四庫館臣批改，或用墨筆直接圈改原文，或以飛籤粘於天頭。經比較，改後文字與四庫本同，有些飛籤上還有纂修盧遂、李駿、沈孫璉及分校吳甸蕭等人印記，確為四庫底本。

三、山圖抄本。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清初抄本。據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函告，計四冊，竹紙，無格，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前有自序，題「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義自序」，序次行題「門人章粹校勘」。序首頁右下角鈐「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朱文雙行長方印。上方鈐「山東省圖書館點收海源閣書籍之章」藍色楷字方印。正文首頁右下角鈐「朱筠」、「虛中」二朱

文小印。前二冊卷內有朱筆校。校筆，山東圖書館定為朱筠校。其本書法墨色皆不佳，蓋為俗手所抄，故多脫誤，唯抄本書名、撰人銜名、校勘人尚存舊式。此本或即朱筠僱人從四庫館借抄者，寫手不佳，反多訛誤。

四、南開抄本。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清抄本。據南開大學江曉敏女士見告，是書為清汪士鍾舊藏，後歸天津研理樓劉明陽夫婦插架，卷首有「二家藏書印為證」。研理樓向以收藏明刻本著稱。經與四庫本比較，內容毫無二致，應是出於同一底本。

五、國圖抄本。清抄本，四冊。首葉陳序右下角鈐有「鐵琴銅劍樓」白文方印，知為常熟瞿氏舊藏。經文頂格，陳文低一格。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序題「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序」，卷端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卷第一」，下題「門人章粹校勘」。卷六原缺第六頁，卷七原缺第十四、十五頁，卷九原缺第九頁。抄工平庸，書法不佳。紙薄，透字嚴重。與四庫本對校，常有

明顯錯漏。書眉常有「舊抄本」云云，顯指四庫本以外還有其他抄本。

六、西安市文管會抄本。清抄本。未見。《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稱有路小州抄本，《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亦載「路小州有抄本」，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路小州為清代陝西盤屋（周至）藏書家，抑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清抄本即此路小州抄本。

據《中國叢書廣錄》記載，清嘉、道間學者張金吾編《詒經堂續經解》收錄是書，但編定後未獲授梓。《涵芬樓燼餘書錄》稱，張金吾原稿本藏於太倉顧氏謏聞齋，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購入，惜一九三二年毀於「一·二八事變」炮火中。全書凡九十一種，除《三禮疑義》一種因北平圖書館借往移錄而幸獲保全外，其他均罹劫難。

今以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簡稱為「上圖抄本」）及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底本（簡稱為「四庫底本」）為參校本。

上圖抄本中的清代補抄頁均置於每卷之末，原書裝訂如此，整理時將書頁按內容順次重排。上圖抄本抄寫年代早於乾隆時期，與四庫本異文較多，文字常整句多於四庫本，校點整理時，先辨明是非，除上圖抄本明顯誤而四庫本明顯是者，異文一一出校。四庫底本最有價值者即其與四庫本文字相異之處，由校語可知，館臣先以監本《論語》校過，然後從文義、引文出處等多方面校正，凡底本中的倒、訛、脫、衍文，均寫籤明示，並改正底本上的異體為繁體字，如「无」作「無」，「于」作「於」等，不出校。校語中多次提到「正本」、「他本」，應是以數種別本參校而成。四庫底本原誤而為四庫館臣所圈改者，上圖抄本多不誤，可見館臣批改之正誤高下，遇此則擇要出校記以說明。

卷一至卷五由劉薈校點，卷六至卷十由姜海軍校點。

校點者 劉 薈



## 論語全解原序<sup>①</sup>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sup>②</sup>《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勿辨。」<sup>③</sup>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無應，不發一言，不與萬物同。<sup>④</sup>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

秋》之作，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爲榮，其罰不足以爲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sup>⑤</sup>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未起，<sup>⑥</sup>由辨議無間而作，<sup>⑦</sup>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

① 四庫底本、上圖抄本均題作「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序」，「門人章粹校勘」。

② 「不」，上圖抄本作「弗」。

③ 「勿」，上圖抄本作「弗」。

④ 「不」，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下」。

⑤ 「微」，上圖抄本作「夷」。

⑥ 「未起」，上圖抄本作「咸服」。

⑦ 「作」下，上圖抄本有「欺惑學者之真智」七字。

必屢告而詳說之。<sup>①</sup>大抵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sup>②</sup>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sup>③</sup>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矣。<sup>④</sup>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冉求，不悅之季路，聞理而不得叛，卒為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sup>⑤</sup>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天下，<sup>⑥</sup>孟子思欲拒誠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sup>⑦</sup>故其為言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而已矣。陳祥道序。<sup>⑧</sup>

- ①「必」，上圖抄本作「須」。「之」下，有「然後直也」四字。  
 ②「得之」下，上圖抄本有「詳其思矣」四字。  
 ③「語」下，上圖抄本有「多數之仁不可勝計」八字。  
 ④「矣」，上圖抄本作「耳」。  
 ⑤「詳」，上圖抄本作「傳」。  
 ⑥「盈」下，上圖抄本有「於」字。  
 ⑦「問答」，上圖抄本作「答問」。  
 ⑧「陳祥道序」，上圖抄本、國圖本無此四字。

## 論語全解卷一<sup>①</sup>

宋 陳祥道 撰<sup>②</sup>

###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所以窮理；教，所以通物。學而時習之，則於理有所見，故悅；有朋自遠方來，則於物有所通，故樂。於理有所見，於物有所通，宜爲人知而不知，宜愠而不愠，然後謂之君子。悅、樂、智之事也；不愠，仁之事也。子夏出見紛華而悅，人聞夫子之道而樂，則悅者有所得於外，樂者有所適

於內。朋友之講習，《易》以爲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以爲樂，是講習亦此意也。然人之情莫不喜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達，醜其所窮，則其喜、惡、榮、醜，在物而不在我，庸能安於命哉！此孔子所以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不知而不愠，然後爲君子」。《易》曰：「不見是而无悶。」子曰：「不見知而不悔。」<sup>③</sup>孟子曰：「人不知亦囂囂。」故孔子在陳，弦歌不衰；孟子去齊，未嘗不豫，凡以此也。《傳》曰：「蘭，不爲莫服而不芳；舟，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不爲莫知而愠。」彼子

① 四庫底本、上圖抄本題作「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卷第一」，以下各卷同，不再一一出校。

② 四庫底本、上圖抄本均題作「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以下各卷同，不再一一出校。

③ 「知」，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是」，館臣籤云「不見是應改爲不見知」。



路之愠見，子貢之色作，豈知是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犯上者，常始於不順；作亂者，常始於犯上。孝弟則順矣，故好犯上者鮮；不好犯上則順之至，故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不曰「不犯上」而曰「不好犯上」者，<sup>①</sup>不犯上在迹，不好犯上在心，心之所不好，則迹之所不爲。可知《詩序》以「無犯非禮」不及「無思犯禮」之深，則「不犯上」不及「不好犯上」之爲至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出於性，而道又出於孝弟。人莫不有孝弟之良心，而道常不存者，以其務末不務本也。<sup>②</sup>言本立而道生，又言孝弟仁之

本，<sup>③</sup>蓋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記》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繼之以「和者，天下之達道」。《詩序》言《葛覃》「后妃之本」，繼之以「化天下以婦道」。其所謂「本」者雖殊，其本立而道生則一也。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有子則以孝弟爲仁之本者，孟子執同以爲異，有子合異以爲同故也。古之立言者，類多如此。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禮記》則「言孝近王，弟近霸」。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記》則言「義近禮」，<sup>④</sup>仁近樂。

①「有子不曰」，四庫底本無「不」字，四庫館臣籤云「按文法應作不曰」。上圖抄本亦無「不」字。

②「務末不務本」，四庫底本作「務本不務末」，館臣籤云「應改務末不務本」。上圖抄本作「務末不務本」。

③「仁」，四庫底本原作「人」，館臣籤云「應改孝弟仁之本」。上圖抄本作「仁」。

④「言」，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訥者無巧言，木者無令色。木與訥，務本者也，故近仁；巧言令色，務末者也，故鮮矣仁。《禮》稱「辭欲巧」，《詩》「美令儀」，巧、令者，<sup>①</sup>何也？子曰：<sup>②</sup>「有其本而輔以末，則庶乎其可；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則不可。」<sup>③</sup>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謀貴忠，言貴信，傳貴習。謀交傳者施諸人，忠信習者存諸己。先忠信而後習，與《易》言「忠信進德」繼之以「修辭立其誠」，《禮》言「尊德性」而繼之以「道問學」同意。<sup>④</sup>季文子三思，則思其所未然者也；曾子之三省，則省其所已然者也。《傳》曰：「君子三省乎身，則智明而行無過。」此之謂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

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曾子三省其身，可謂善守身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敬則無所苟，信則無所誕；節用則不傷財，愛人則不害民；使民以時，則不奪其力。蓋不能敬事，則不能立信；<sup>⑤</sup>不能節用，則無以愛人。故言敬事而繼之以信，言節用而繼之以愛人。成王誥康叔以「汝亦罔不克敬典」，<sup>⑥</sup>乃由裕民，則敬事而

①「令」下，上圖抄本有「色」字。

②「子」，上圖抄本無此字。

③「有其本」至「則不可」，上圖抄本作「有其本而輔以末則可，事其末而忘其本則非」。

④「性」，四庫底本作「信」。「問學」，四庫底本作「學問」，爲館臣圈改。此二處上圖抄本均不誤。

⑤「不能」，上圖抄本作「無以」。

⑥「敬」，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不克下應添敬字」。

信，所謂「敬典」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所謂「裕民」也。示之以敬，則民不慢；示之以信，則民不疑；示之以愛，則民不離。然後從而使之，且使之也。又以時，人孰以為厲己哉？言人又言民者，人有十等，民則特其賤者而已。愛則兼乎貴賤，故言人；使之則特其賤者，<sup>①</sup>故言民。《詩》曰「宜民宜人」，《傳》曰「和其民人」，與此同意。《周官·縣師》、《質人》、《朝士》所謂「人民」，則異於是矣。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禮記》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者，革車千乘，自百里言之；地方七百里，兼附庸言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人則孝於父兄，出則弟於長上；庸行之謹，庸言之信；汎愛衆而有容，親仁而有

擇，凡此尊德性者也。尊德性而後可以道問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弓調然後可以求中，馬服然後可以求良，士信愨然後可以求智能」。若夫不知出此，而以學文為先，此古人所以譏其「聖讀庸行」、「鳳鳴鸞翰」也。《禮》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彼善而我善之，謂之善善；彼賢而我賢之，謂之賢賢。易色，智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孝也；事君能致其身，忠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也。有是四者，則其質美矣。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由

① 「者」，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賤字下應添者也」。

是觀之，朽木糞土之質，雖博學多聞，君子謂之未學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sup>①</sup>過則勿憚改。」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蓋重足以畏人而不詘於人，足以役物而不役於物。不詘於人，故有威；不役於物，<sup>②</sup>故學固。昔顏氏子視聽言動無非禮，則重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則固矣。莊子云：「中無主則不正，外無正則不行。」主忠信，則有主於內；無友不如己，<sup>③</sup>則有正於外也。重以固其學，友以輔其德，可謂善學矣。然過而憚改，則不足以成君子之道，<sup>④</sup>故終之以過則勿憚改也。《易》之要終於補過之无咎，孔子之憂終於不善不能改，與此意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慎終者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追遠者也。於終慎之，則生可知；於遠追之，則近可知，此民德所以歸厚矣。《詩序》有云「民德歸厚一」者，<sup>⑤</sup>一者，民之行；厚者，民之性，則民性即「民德歸厚」。「一」者，以行齊行也；「民德歸厚」者，以性化性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豈非以性化性哉！

①

「無友」，四庫底本作「毋有」，爲館臣墨筆圈改。上圖抄本作「無友」。按：通行本《論語》此句於《學而》篇作「無」，《子罕》篇作「毋」。

②

「物」，四庫底本作「學」，館臣籤云「於學應改於物」。上圖抄本作「物」。「學」下，上圖抄本有一「則」字。

③

「無」，四庫底本作「毋」，爲館臣圈改。上圖抄本作「無」。

④

「成」，上圖抄本作「全」。

⑤

「詩序有云民德歸厚一者」，按《毛詩》唯《伐木》序有「民德歸厚矣」之語。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禮》曰：「溫良者，仁之本。」又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sup>①</sup>則溫、良、恭、儉、讓者，仁與禮而已。仁者愛人，愛人則人常愛之；有禮者敬人，敬人則人常敬之，此夫子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然夫子之道，其體無方，其用無體，豈特溫、良、恭、儉、讓而已哉！蓋釋其所有而致人之所以來者，如斯而已。若夫哀公、季康子問之於魯，景公問之於齊，葉公問之於楚，凡此皆未嘗求之而彼自以其政來問，<sup>②</sup>則夫子之所求，求諸己而已。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觀其志，將以承之也；父沒觀其行，將以行之也；三年無改，<sup>③</sup>過乎此而改之可也。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sup>④</sup>孔子以為難能，謂其過三年而不改，故也。

《禮》曰：「孝子之身終，<sup>⑤</sup>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愛之；父母之所敬，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此孝子所以改父之道不忍為也。然父之道為可行也，雖終身無改可也。以為不可行也，三年無改，可乎？

① 「信讓」，四庫底本作「恭遜」，館臣籤云「恭遜以求役禮，按《禮記》應改信讓以求役禮」。上圖抄本亦作「恭遜」。

② 「未嘗求之」，上圖抄本作「非其所求」。

③ 「改」下，上圖抄本有「於文之道則」五字。

④ 「孟」，原無，據上圖抄本及《論語·子張》補。

⑤ 「終」，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按《禮記》孝子之身終」。

曰：「古之人君，有三年之喪，皆以其國聽於冢宰。雖父之道爲不可行，吾猶不與改也。」彼魯隱公於其可改而不改，以至成先公之邪志，秦襄公於其不可改而改之，以至忘先君之舉，皆不足以語此。<sup>①</sup>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敬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一之於敬則離，故「用和爲貴」，一之於和則流，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非「小大由之」者也。然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傳》曰：「敬與和，相反而相成。」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言必信則遠義，行太異則遠禮。君子無遠義

之信，然後言可復，無遠禮之恭，然後遠恥辱。晉文公伐原退舍，則言可復；尾生之信，非可復也。孔子敬所不敬，則遠恥辱；陳質之恭，非遠恥辱也。恥由中出，辱自外至，《論語》有言恥而不及辱，此兼言之者，以其恭近禮而待己待人之道備，故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不因人而人因之，其德崇，德崇，則人之所宗也；莫之因而因人者，其德卑，德卑，非人之所宗也。雖然因人而不失其所親，則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可宗也。《易·比》之初六，擇「有孚」者「比之」，所謂「因不失其親」也；「終來有它，吉」，所謂「亦可宗」也。<sup>②</sup>

① 「語」，上圖抄本作「知」。

② 「也」下，上圖抄本有「陳相之學許行失是矣」九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以小體害大體；「敏於事而慎於言」，不以所言勝所為，此資諸己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資諸人者也。古之有道者，所飽在德，不在食；所安在仁，不在居。進其菰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屋，若廣廈之蔭。終身自適，<sup>①</sup>不知榮辱之在我也，<sup>②</sup>在彼也。君子以飽食安居為戒，此學者所宜知也。《易》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行則所行者也，事則所為者也。言君子敏於事，又言君子欲敏於行，則敏於行，成德之君子也；敏於事，務學之君子也。《傳》曰：

「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諂失之卑，驕失之亢，二者非本於自然，而常出於或使。故貧而諂，不若無諂；富而驕，不若無驕。然無諂則能守而已，未若樂；無驕則能恭而已，未若好禮；此所以有其質者，不可不成之以學也。治骨與角謂之切磋，治玉與石謂之琢磨。切磋則以彼利器修此而成器，故譬之道學；琢磨則以謂見不善改此而成善，故譬之自修。道學，所謂見賢思齊者也；自修，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sup>③</sup>自切磋至於琢磨，然

①「身」，四庫底本無此字，為館臣所加，上圖抄本亦無此字。

②「不」上，上圖抄本有「然」字。

③「者」，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以墨筆加。

後器可用；自道學至於自修，然後道可成。故先切磋，後琢磨；先道學，後自修也。《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荀卿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蓋別而言之，切磋非自修，琢磨非道學，合而言之，皆學問而已。此以富而無驕，未若好禮，以好禮然後不驕，何也？無驕者，質也；好禮者，文也。美質者，待文而後成，故無驕未若好禮；非美質者，待文而後治，故好禮而後不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人之於己，知不為益，<sup>①</sup>不知不為損，故不患不知，<sup>②</sup>以在外故也。己之於人，知則為智，不知則為不智，故患不知人，<sup>③</sup>以在我故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亦此意歟！<sup>④</sup>

##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天運無窮，三光迭耀，其中正而不移者，北辰而已。故天之樞則北辰，為政者取譬焉。北者，道之復於無，無者，無為者也。辰者，居中而正乎四時者也。無為而正乎四時，則無為而無不為矣。為政以德，亦若此也。蓋政以德，然後善；以正，然後行。《書》曰：「德惟善政」，政以德，然後善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以正，而後行也。

- ① 「知」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 ② 「患」下，上圖抄本有「其」字。
- ③ 「患」下，上圖抄本有「乎」字。
- ④ 「此」，上圖抄本作「其」。



孔子之時，爲政者不然，故譬稱以明之。

《家語》曰：「德者，政之始。」<sup>①</sup>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無邪者，天之道；思無邪者，人之道。

《詩》言性情而束之於法度，其言雖多，一

言可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觀變《風》變

《雅》，作於王道陵夷之後，猶止乎禮義，則

《詩》之思無邪者，於此可見矣。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揚子

曰：「多聞守之以約。」《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者，說約故也。然說約者，猶事乎善

言，爲詩者不說則忘言矣。蓋言者，君子

所以教人；忘言者，君子所以自處。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政，則非以德；<sup>②</sup>道之以德，非無政

也。齊之以刑，則非有禮；齊之以禮，非無刑也。民免而無恥，《禮》所謂「民有遜心」也；<sup>③</sup>有恥且格，《禮》所謂「民有格心」也。<sup>④</sup>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則道之以政，以至於民免而無恥者，觀刑則亂也；道之以德，以至於有恥且格者，觀德則純也。《書》云「帝德罔愆」，繼之以「不犯于有司」，此「道之以德」，而「有恥且格」者也。《傳》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道之以政，民免而無恥」者也。

① 「始」，四庫底本作「如」，館臣箋云「據《家語·入官》篇改」。

② 「以」，上圖抄本作「有」。

③ 「遜」，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格」，館臣箋云「格應改遜」。

④ 「格」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無「心」字，館臣箋云「格字下應添心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學至立，爲學日益而窮理者也；不惑至耳順，爲道日損而盡性者也。然心不踰矩，損之又損而至於命者也。①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十五志于學，興於詩，而可與共學者也。三十而立，立於禮，而可與立者也；成於樂，而可與權者也。惟七十從心，然後能之耳。②然耳順則用耳而已，非所謂視聽不用耳目；從心則有心而已，非所謂廢心而用形。孔子之言不及是者，姑以與人同也。孔子嘗曰「吾六十有九未聞大道」，則七十從心者，聞大道故也。莊子曰「莊猖狂妄行，自蹈乎大方」，則不踰者也，蹈大方故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四子問孝，夫子告懿子以無違，教之以不失禮也；告武伯以父母唯其疾之憂，教之以不辱親也；告子游以不敬何別，教之以敬親也；③告子夏以色難，教之以愛親

①「又損」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②「耳」，上圖抄本無此字。

③「親」，上圖抄本作「孝」。

也。①其問則同，而告之不同，凡各救其失而已。《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剛強直理曰武。」溫柔賢善，則於禮有所不立，故教之以不失禮；剛強直理，則於行有所不慎，故教之以不辱親。子游之性近於偷懦，則或失於不敬，故教之以敬；子夏之性近於悅外，則或失於不愛，故教之以愛。不失禮則易，②而不辱親難；不辱親則易，而敬親難；③敬親則易，而愛親難，故於色然後言難也。《禮》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亦此意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道無問，問無應，故無始以無窮謂之不知為深，黃帝以無為謂之不知為真，此孔子以顏回之如愚為不愚，皆所以貴其不知之知，不言之言也。回於孔子則如愚，於其

私則不愚者，道相邇者可以意會，而道相遠者必以言傳也。老子曰「我若愚人兮」，又曰「盛德容貌若愚」，顏子其近之矣。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其所行為者也；所由，其所趨向者也；所安，其所安止者也。見之之謂視，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其所由難知於所以，而非視所能盡，④故觀；所安難知於所由，而非觀所能悉，⑤故察。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所以也；願無伐善，無施

①「親」，上圖抄本作「孝」。

②「不」上，上圖抄本有「孝」字。

③「親」，上圖抄本作「孝」。下二「親」字同。

④「所以而非視」，上圖抄本無此五字。

⑤「悉」，四庫底本作「安」，館臣籤云「安應改悉」。上圖抄本作「詳」。

勞，其所由也；三月不違，陋巷不改，其所安也。古之觀人者，其精或致於九德，<sup>①</sup>其粗或止於九驗。或觀之眸子，或得之眉睫。其所觀雖殊，要不過是三者而已。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如此則學不厭矣。學不厭，然後誨不倦，故曰「可以爲師」。蓋師者，人之模範，而學者之賢不肖繫焉，故記問之學不足爲，而小知之師不足貴，惟溫故而知新者，然後可也。《記》曰：「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又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非夫溫故而知新者，孰與此哉？然「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與「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者有間矣。<sup>②</sup>

子曰：「君子不器。」

大道不器，故君子亦不器。君子之道，能柔能剛，能圓能方；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行，潛則雨施，豈滯於一隅、適於一用而爲人之所器者？<sup>③</sup>若夫子貢之瑚璉，管仲之器小，則於君子有所不足，此聖人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sup>④</sup>顏子之言孔子「瞻前忽後」，<sup>⑤</sup>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sup>⑥</sup>子貢譬之以「宮牆」，豈爲知孔子者哉！揚子曰：<sup>⑦</sup>「君子不械。」

① 「德」，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得」，館臣籤云「九得應改九德」。

② 「溫故知新，敦厚崇禮」，上圖抄本作「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有」上，上圖抄本有「固」字。

③ 「者」，上圖抄本作「哉」。

④ 「石」下，上圖抄本有「也」字。

⑤ 「瞻前忽後」，上圖抄本作「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⑥ 「則」上，上圖抄本有「又因無器而民蹈乎其前」十字。

⑦ 「揚」，四庫底本作「楊」，館臣籤云「楊應改揚」，以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則凡言者，風波也；爲者，實喪也，又況言浮於行者哉！此孔子所以告子貢以先行而後言也。

《禮》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者善周復，故周；阿黨者多缺露，故比。<sup>①</sup>君子忠信而已，故周而不比；小人阿黨而已，故比而不周。大凡言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者，此也。《書》言「自周有終」，《詩》云「行歸于周」、「周爰咨諏」，皆君子之道也。《詩》曰「洽比其鄰」，皆小人之道也。然周亦有小人之周，比亦有君子之比。《左傳》曰「是爲比周」，原思曰「比周而友」，小人之周也；《易》之「顯比」，《周官》「比閭」，君子之比也。<sup>②</sup>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思由中出，學自外人，學而不思則內無自得之明，故不信而罔；思而不學，則外無多識之益，故不安而殆。子曰：「博學之，慎思之。」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揚雄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學而後得，學以思而後精，二者謂其可偏廢乎哉！<sup>③</sup>蓋罔者，不信之器，相沿失誤，而《詩》有「羅罫」之喻，此不思所以謂之罔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天下之物有本有末，本出於一端，<sup>④</sup>立於

① 兩「故」字下，上圖抄本均有「爲」字。

② 「比」，四庫底本作「周」，館臣籤云「周應改比」。上圖抄本作「比」。

③ 「謂」，上圖抄本無此字。

④ 「本」，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端」，館臣籤云「端出應改本出」。

兩。出於一則爲同，立於兩則爲異，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以有可觀故有攻之者，以其致遠恐泥，故斯害也已。董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此之謂知本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於德則鮮知，於正名則不知；於人未能事而欲事鬼，於生未能知而欲知死，則其以不知爲知，蓋不少矣，孔子所以誨之也。知之爲知之，<sup>①</sup>不知爲不知，外不自以誣，內不自以欺，則以不知爲知者，非誣且欺乎！老子之言至於「知不知」，孔子之言止於「知之爲知之」，老子所言者道，孔子所言者教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言出於所聞，行出於所見。言以宣道，故極高明；行以行己，故道中庸。言極高明則寡口過，故於人則寡尤；行道中庸則寡怨惡，故於己則寡悔。如此則有得祿之理，<sup>②</sup>故曰「祿在其中」。詩人以「履」爲「祿」，與此意同。蓋君子求己，小人求人。<sup>③</sup>「修天爵以要人爵」，<sup>④</sup>求諸人者也。

① 「知之爲知之」上，上圖抄本有「荀卿曰」三字，按《荀子》無此語，《非十二子篇》楊倞注曾引《論語》此下諸句。

② 「理」，上圖抄本作「道」。

③ 「君子求己，小人求人」，上圖抄本作「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④ 「修天爵」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有「也」字，館臣籤云「也字應刪」。

子張學干祿，則學求諸人；<sup>①</sup>孔子語之以言行，求諸己而已。<sup>②</sup>孔子於回則賢之，於開則悅之，於點則與之，皆以其有志於學而無志於仕也。<sup>③</sup>子張之學干祿，豈孔子之所許哉！《詩》於富多言「求」，<sup>④</sup>於祿多言「干」，蓋求富則有通於上下，<sup>⑤</sup>祿者僅干於上而已。合而言之，皆干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自道言之，賢者非在所尚；自事言之，賢者不得不舉。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自道言之也；莊子曰「行事尚賢」、「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自事言之也。孔子之答哀公，<sup>⑥</sup>則事而已，故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蓋民情好直而醜枉，<sup>⑦</sup>舉枉錯諸直，

則拂民之欲，而民莫不怨；舉直錯諸枉，則適民之願，而民莫不服。《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sup>⑧</sup>其下維穀，以言上賢而下不肖，則人莫不服而樂焉，此「舉直錯枉則民服」之意也。<sup>⑨</sup>孔子謂樊遲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特民服而已，<sup>⑩</sup>告哀

- ①「學」，上圖抄本作「欲」。
- ②「求」上，上圖抄本有「使之」二字。
- ③「志」，上圖抄本作「意」。
- ④「詩」，原脫，據上圖本補。「富」，上圖抄本作「福」。
- ⑤「富」，上圖抄本作「福」。
- ⑥「答」，上圖抄本作「對」。
- ⑦「民情」，上圖抄本作「民之情莫不」。
- ⑧「爰」，原作「園」，今據上圖抄本和《詩經·小雅·鶴鳴》改。
- ⑨「則」，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 ⑩「不」上，上圖抄本有「能使枉者直則」六字。

公不及此者，<sup>①</sup>即其所問而答之也。<sup>②</sup>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則不苟，<sup>③</sup>忠則不欺，勸則不戒。<sup>④</sup>敬、忠由中出，勸自外人，故康子之問先敬、忠而後勸。孝，子道也；慈，父道也。孝以率之，則民觀而化；慈以懷之，則民感而化，故忠。舉善而列之以爵祿，<sup>⑤</sup>教不能而引之以道藝，故勸。《禮》曰「孝以事君，慈以使衆」，此孝、慈所以使民致忠之道也。<sup>⑥</sup>《書》曰：「人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繼之以「是彝是訓」，此舉善而教不能所以致勸之道也。臨之以莊，禮也；孝慈，仁也；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有是三者，則民不待使而化。

康子不知出此而欲使之化焉，豈知務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或人知爲政而不知所以爲政，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故夫子告以「惟孝友于兄弟」，<sup>⑦</sup>是亦爲政也。孝之施於政也，愛敬而已。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sup>⑧</sup>則孝之施于政也，豈不難哉！<sup>⑨</sup>蓋

- ① 「告」，上圖抄本作「對」。
- ② 「即其所問而答之」，上圖抄本作「即其問者告之」。
- ③ 「敬」，上圖抄本避諱作「欽」。下同。
- ④ 「戒」，上圖抄本作「解」。
- ⑤ 「祿」，上圖抄本作「賞」。
- ⑥ 「使民」，上圖抄本無此二字。
- ⑦ 「夫子告」，上圖抄本作「孔子對」。
- ⑧ 「教」下，上圖抄本有「可以」二字。
- ⑨ 「不」，上圖抄本無此字。



愛敬立，則雖不爲政而與孝同；愛敬不立，則雖爲政而與不爲政同。揚子曰「身立則敬立」，此之謂也。然廣土衆民，雖非君子之所樂而亦其所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雖非君子之所性而亦其所樂。孔子之不爲政，豈得已哉？以其難爲或人言，故告不及此。<sup>①</sup>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之在人，猶輓軌之在車。人而無信，雖仁義禮智而不可行；車而無輓軌，雖輪輻輳輳而不可運，此《太玄》所以言「車無輓軌以貴信」也。行以立爲體，立以行爲用。「民無信不立」者，體也；「人無信，其何以行之哉」，用也。《易》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sup>②</sup>又曰：「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體、用之辨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道之生也，以三而成；其變也，以三而復。故在天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在人，有文有質，有文質之中。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不過三者之相代而已；人之因革損益雖不一，不過三者之相救而已，此所以由周至於十世、由十世至於百世可知也。今夫一人之身，布指足以知寸，布手足以知尺，舒肘足以知尋，天下之變，若此而已，則百世之因革損益，其難知哉！或問秦

① 「告不及此」，上圖抄本作「答之如此」。

② 「而」，四庫底本、上圖抄本無此字，館臣籤云「下應添而字」。

以繼周，不待夏禮而治。揚子對以「繼周者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此之謂也。董仲舒以忠、質、文爲三代之道，是離忠、質以爲二，而不知忠者乃所以爲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祀不貴淫，神不享諂。①《周官·太宰》「八則」，「祭祀以馭其神」，太祝命官，②則淫祀之禁尚矣。世衰法弛，淫祀滋盛，其大至於五時，其小及於爰居，以至正祀廢，③則天昏傷命者不爲不多，④凡此皆謂之罪也。漢谷永譏無福之祀，魏文帝禁非禮之祭，可謂知禮矣。

「見義不爲，無勇也。」

不見義而不爲，君子恕之以不知，見義不爲，君子責之以無勇。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是見不義不可以必爲，⑤而見義不可不爲也。⑥春秋之時，叔段有不弟之惡，鄭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狄人之患，⑦衛侯可救而不救，⑧田常有弑君之罪，魯侯可討而不討，凡此「見義不爲，無勇也」。

### 論語全解卷一

①「享」，上圖抄本作「飲」。

②「官」，上圖抄本作「者」。

③「正祀」，上圖抄本作「巫祝」。「廢」，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費」，館臣籤云「費應改廢」。

④「天」，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妖」，館臣籤云「妖應改天」。「命」，上圖抄本作「民」。

⑤「不義」，四庫底本、上圖抄本誤重二字，館臣籤云「多不義二字，應刪」。

⑥「見」，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而字下應添見字」。

⑦「狄人」，國圖抄本作「危亡」。

⑧「侯」，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伯」，館臣籤云「衛侯侯爵，春秋中從無稱伯之時，原本作伯，今改。李駿」。

## 論語全解卷二

宋 陳祥道 撰

###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大夫之僭天子，季氏之八佾是也；陪臣之僭諸侯，陽貨之執國命是也。樂之八音，所以擬八風也；<sup>①</sup>佾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sup>②</sup>以其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此天子所以八佾也。季氏之舞八佾，則是樂於是大壞，<sup>③</sup>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焉，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八者，數也；佾者，名也。禮樂之所嚴在名與數，而大夫且僭之，是忍其所不可忍，則非仁也；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辭施於三家之堂，<sup>④</sup>則又非智也。八佾，季氏之所獨；《雍》徹，三家之所同，故於八佾言季氏，於《雍》徹言三家。<sup>⑤</sup>歌者貴聲於上，<sup>⑥</sup>舞則動容於下，故於《雍》徹言堂，於八佾言庭。《禮記·明堂位》、《祭

① 「風」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② 「風」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③ 「是樂」，上圖抄本作「禮樂」。

④ 「三家」，上圖抄本作「家臣」。

⑤ 「家」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⑥ 「者」，上圖抄本作「則」。

統》皆言「干戚舞大武，八佾舞大夏」，《公羊》則曰「八佾舞大武」，<sup>①</sup>誤矣。《周禮·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學士而歌徹」，蓋歌《雍》也。《雍》歌於禘，又用以徹，<sup>②</sup>與《鹿鳴》歌於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意。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以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仁之實，而言禮樂以仁爲本也。蓋禮者，仁之文，樂者，仁之聲。有仁之實，然後能興禮樂，苟非其人，禮樂豈虛行哉！故顏子不違仁，而孔子告以復禮與《韶》樂，季氏之不仁，罪其八佾與旅泰山也。《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孔子曰：「仁者制禮。」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

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儉，戚出於天之性，奢、易出於性之欲。天之性，質而不文；性之欲，薄而不厚，二者皆非中道，故聖人爲禮以節之，使之歸縮於中，<sup>③</sup>然後無過不及矣。周道之衰，趨末者衆。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以「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正末以本而使之正，矯枉以直而使之中也。孔子於禮樂則欲從先進，於爲邦則欲乘殷輅，<sup>④</sup>服周冕，亦此意歟？<sup>⑤</sup>林放問禮之本與堯之爲君，孔子皆曰「大哉」，蓋禮之

① 「八」上，上圖抄本有「干戚舞大夏」五字。

② 「以」，上圖抄本作「於」。

③ 「縮」，上圖抄本作「宿」。

④ 「殷」，上圖抄本作「周」。

⑤ 「此」，上圖抄本作「其」。

本，禮之大者，則天爲君之大者故也。❶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義存，則雖無君而與有君同；禮義亡，則雖有君而與無君等。❷ 賈誼曰：「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至順，故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節莫差於僭，僭莫大於祭，故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泰山之神可祭於季氏乎！❸ 此於明以瀆禮，❹ 於幽以瀆神，❺ 非冉有不能救，神豈能說耶！夫子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

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無所不遜，於仁則不遜；君子無所爭，於射則爭。君子之射，有德以詔之，有禮以節之，有罰以戒之。定其位則有物，課其功則有算。勝者袒決張弓而揖不勝者，不勝者脫拾弛弓而飲於勝者。則求勝者非求服人而害之也，將以養之也；上求中者，非求中而怨之也，將以辭養也。養之則德，辭養則禮。君子之事如此。❶ 投壺之禮，當飲者跪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與此同意。

- ❶ 「天爲君」，上圖抄本作「大焉」。
- ❷ 「等」，上圖抄本作「同」。
- ❸ 「神」下，上圖抄本有「其神」二字。
- ❹ 「明」下，上圖抄本有「所」字。
- ❺ 「幽」下，上圖抄本有「所」字。
- ❻ 「此」下，上圖抄本有「而已」二字。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倩、盼，質也，有倩、盼，然後可文之以禮；素，質也，有素質，然後可文之以繪。詩人近取諸身以明義，孔子遠取諸物以明詩，此所以「始可與言《詩》也」。始可與言《詩》，則前此未可與言也，<sup>①</sup>蓋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故音者宮立而五音行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和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安有無其質而有文哉！昔人有反裘而負芻者，將以愛其毛而已，然不知裏弊而毛無所傳，是知其文而不知其質者也。有以南山之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角，然不知括而羽之，鏃而厲之，然後爲能深入，是知其質而不知其文者也。

知夫文質兼尚而不失先後之施者，其惟忠信學禮之人而已。然子貢因禮以明《詩》，子夏因《詩》而悟禮，孔子皆曰「始可與言」，於賜不言「起予」，於商言之者，「起予」之言，生於不足，故也。孔子以回爲「非助我」，而以商爲「起予」，則其賢可知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先王之於二代，欲其人足證，故修其禮物。孔子之時不修賢德以傳之，<sup>②</sup>孔子所以傷之也。《中庸》於杞言「不足徵」，<sup>③</sup>於宋言

① 「也」，上圖抄本作「矣」。

② 「以傳之」，上圖抄本作「所傳者」。

③ 「徵」，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證」，館臣籤云「證應改徵」。

「有宋存焉」，蓋亦彼善於此而已。觀春秋瓦屋之會，尊宋公於齊侯之上，杞之來朝，則卑之以子爵，則禮物之存不存可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禘之爲祭，其文煩而難行，其義多而難知。<sup>①</sup>難行也，故自灌而往者多失於不敬；難知也，故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此孔子所以於禘「既灌不欲觀之」，於禘之說則曰「不知也」。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其粗雖寓於形名度數，其精則在於性命道德。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sup>②</sup>然則魯之君臣，其不能全也

可知矣。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事亡如事存也。「吾不與祭，如不祭」，此所以「禘，自既灌不欲觀之」也。孔子於祭則受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易》曰「匪其彭，无咎」，則不媚奧而媚竈者，非孔子之與爲也。其見所不見，敬所不敬，姑以遠害而已。<sup>③</sup>在昔漢馮野王之於石顯，蕭望之之於霍光，汲黯之於田蚡，猶且不媚，而況不爲三子者乎？彼商鞅

①「多」，上圖抄本作「衆」。

②「爲臣」，上圖抄本作「臣又」。

③「已」下，上圖抄本有「庸豈階之以伸身哉」八字。

附景監，朱博附丁傅，谷永附王鳳，其趨炎附勢，凡若是者，不可勝數，則其所存者可知矣。《春秋傳》獲器用曰得，得人曰獲，則得者獲之易，獲者得之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天寒積而成暑，非一日；制作積小而備大，非一代也。周禮率爲之制，曲爲之防，上有格於皇天，下有極於狸蟲，則文之郁郁可知矣，孔子所以欲從之也。《中庸》亦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然弊不可以不救，變不可以不通，故有「從先進」之說，則「吾從周」者爲後世言也，「從先進」者爲當世言也。孔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與「從先進」同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

《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太廟其周公之廟歟？「每事問」，<sup>①</sup>此所謂「在宗廟，便便言，唯謹爾」者也。而或者因以孔子爲不知禮，夫又安知孔子所謂「知禮者何以易此」哉！《傳》曰：「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之於禮非不知也，然而於每事問者，蓋所謂信言慎也。<sup>②</sup>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水有科，以容其本；斗有科，以受其所酌，凡物自爲科，彼此異焉。蓋射之中在巧，其至在力，然一於力則所觀在力不在德

①

「每」上，上圖抄本有「子入太廟」四字。

②

「所謂」，上圖抄本無此二字。「也」，上圖抄本作「而已」。



矣，故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官》以「主皮」在和與容之後，《射義》以「志正體直」在持弓矢之先，見「射不尚力」可知矣。周道之衰，射者皆爭於主皮，若魯莊之不出正，養田基之穿楊葉，叔段之善射者，蓋亦多矣。故孔子以「不主皮」爲古之道，以救其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禮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存其文；樂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存其聲；告朔不在餼羊，然非餼羊無以見其禮。故愛羊非所以存其禮，而愛禮不可以不存羊，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孟子告齊王以「勿毀明堂」，<sup>①</sup>亦此意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公不視朔」，蓋告朔告於

廟，視朔視其事，則《玉藻》所謂「聽朔」是也。《玉藻》以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蓋南門路門之外即治朝，而曰「南門之外」者，因閏月闔門言之也。天子告朔於太廟，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聽朔一於太廟而已。告朔必祭，而祭必特牲，祭則祭法所謂「月祭」是也。特牲，餼羊是也，《春秋》言「朝於廟」，《禮記》曰「聽朔於太廟」，則兼於祖矣。<sup>②</sup>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疾固而人以爲佞，人太廟每事問而人以爲不知禮，擊磬

① 「王」，上圖抄本作「宣」。

② 「矣」下，上圖抄本有「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禘非也」十一字。

於衛而人以爲有心，豈非所謂「聖賢逆曳，方正倒植」者哉！夫諂則過，簡則不及。孔子行禮於君，人以爲諂；孟子行禮於朝，人以爲簡。則方是之時，無道者不可行禮，有道者不得行禮，此所以進退出入無所逃於過與不及之責也。然觀世俗之說，<sup>①</sup>以堯、舜爲不德，以周公爲不仁智，以章子爲不孝，其不見是也，非特孔子而已。<sup>②</sup>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之於臣不敢慢，故使之以禮；臣之於君不敢欺，故事之以忠。《皇皇者華》，遣之以禮樂，所謂禮也；《四牡》「不遑將母」，所謂忠也。《尚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sup>③</sup>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昔豫氏曰：「范中行以衆人畜我，我故以衆人視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賈誼曰：「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君臣之道施報而已，故先言君使臣以禮，後言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后妃之求賢也，既得，則致其樂；未得，則致其哀。《關雎》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而不淫也；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而不傷也。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性義也。<sup>①</sup>樂而節

①「說」，上圖抄本作「論」。

②「而」，原無，據上圖抄本補。

③「人」，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其」，館臣據《尚書》「罔以盡人心」，「其心應改人心」。

④「性義」，四庫底本作「性仁」，上圖抄本作「素善義」，館臣據云「應改不傷性義也」。

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此所以爲后妃之德也。《詩》先哀思而後樂，《論語》與《詩》序先樂而後哀思。先哀思者，事之序；先樂者，得后妃之心。作詩者叙其事，說詩者逆其心，其理然也。《關雎》樂而不淫，《幽》勤而不怨。季札以二《南》爲勤而不怨，以《幽》爲樂而不淫，何也？《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幽》勤而不怨，則幽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幽國之風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民之所祈以遂其生者，社之神也；所治以致其利者，野之性也。<sup>①</sup>觀野之所宜木，則糞土所宜，畿疆所定，林木所出，出於族類所從，易見爲難亂。教民稼穡，人事不

戾乎神，土性不病乎物，觀其名社與野而符之是耳。故「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其意如此，非若《詩》之柏舟、喬松、《禮》之贊栗所以託其意也。而宰予對哀公以「戰栗」解之，<sup>②</sup>宰我之對失之遠矣。「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此孔子罪宰我之言也；「既往不咎」，此孔子恕宰我之言也。「成事不說」，言成哀公之事而不爲之說；「遂事不諫」，言遂哀公之事而不爲之諫。使之闕疑而有問焉，是勿成之也；<sup>③</sup>使之悟非而有改焉，是非遂之也。<sup>④</sup>且宰

①「野之性也」，上圖抄本作「墅之也」，往則著見于采，復則在地土之性者」。四庫底本「野」作「墅」，館臣籤云「墅應改野」。

②「宰予」，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宰我」，四庫館臣圈改爲「宰予」，實一人也。

③「勿」，上圖抄本作「弗」。

④「非」，上圖抄本作「弗」。

我之言「社」猶仲憲之言「明器」也，曾子則非仲憲，孔子不咎宰我，何也？仲憲言於曾子，非既往者也；宰我言於哀公，則既往者也。后以言繼體者也，氏以言人歸之也。夏之所以有天下，得之於君；商、周之所以有天下，得之於人。得之於君而嗣帝之位，則幾於天道，故曰「后」；得之於人而天下歸仁，故曰「人」。《詩》：「皇皇后帝」，《書》：「上天神后」，是天道之繼體者，謂之「后」。《禮記》、《孟子》皆曰：「仁者，人也。」是人道之全者謂之人。稱氏以明其嗣於上，不稱氏以明其興於下，<sup>①</sup>此夏、商、周之別也。《春秋》或書「氏」，或書「人」，以其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sup>②</sup>其稱「氏」與夏「后」同，其稱「人」與商、周異。<sup>③</sup>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於內則三歸，<sup>①</sup>於外則具官盈禮也，非所謂儉；塞門以自蔽，反坫以禮賓，僭禮也，非所謂知禮，此所以為小器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言「大方無隅」而繼之以「大器晚成」，則「方」者，道德之所在；「器」者，功業之所

①「興」，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典」，館臣籤云「典應改興」。

②「人」下，上圖抄本有「也」字。

③「異」，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同」，館臣李駿籤云「商、周從微而興，稱人正與《春秋》同」。又籤云「商、周稱人非微之也，與《春秋》稱人異。應改異字」。

④「仲」，上圖抄本作「氏」。

寓也。大人之功業則大，賢人之功業則小焉而已。<sup>①</sup>仲尼託迹於諸侯，以規矩準繩自用，此自治以治人，<sup>②</sup>正己而物正者也，故謂之「大器」。范氏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是也。管仲不自治而治人，不自正而正物，烏得為大器哉！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是也。魯之施伯以管仲為天下之大器，<sup>③</sup>管仲之器對魯臣而言則大，對大人而言則小也。《禮記》、《家語》以大夫具官為僭，<sup>④</sup>豈讀《論語》而誤為之說乎？子曰「中庸之為德，民鮮能久矣」，《禮記》則以為不能期月守；子曰「人而無恒，<sup>⑤</sup>不可以作巫醫」，《禮記》則以為「龜筮猶不能知」也，其誤亦若此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凡樂之作，始於一而成於三。至於繹如也，謂之一成；反翕如也，謂之一變。凡樂之用，始於一而止於九，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不能「翕如也」以作，「繹如也」以成，則夫遠近幽深，其孰能感之哉！學者不至於從，則不足以語道；作樂不至於從，則不足以語樂。繹如也以成，不至於從，作樂而至於從者也；所欲不踰矩，不至於從，學道而至於從者也。樂之作也，其患在於不相通協。值不相通，值不相

①「則」下，上圖抄本有「可大下於賢人則」七字。

②「以」，上圖抄本作「而」。

③「器」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④「僭」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⑤「恒」，上圖抄本避諱作「常」。

協，應而翕如也，相協而不睽，相值而不失。❶樂之從也，其患在於雜而不純，混而不明，❷而純皦如也則不亂，顧不美哉！及夫世衰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摯適齊、干適楚，❸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始言「翕如」而終言「繹如」者若此，亦樂之粗而已。若夫奏之以人，合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言也；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鬼神守其幽，星辰行其紀，則從之「純如」、「皦如」不足言也；奏之以無忌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繹如」不足言也。孔子之語太師不及是者，以車馬不可以載騾，鐘鼓不可以樂鶚，故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世無以興乎道，道無以興乎世，故道之衰也，斯足患今也。世雖無以興乎道，而夫子之道足以興乎世，故其衰也不足患。木鐸金口而木舌，金口則義，木舌則仁，❶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之徇仁義之教於天下而已。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以其數則合矣，考其時則可矣，此儀封人所以言二

❶「不」下，上圖抄本有「相」字。

❷「混」，上圖抄本作「紛」。

❸「干」上，上圖抄本有「亞飯」二字。

「舌」，四庫底本作「鐸」，纂修盧遂籤云「鐸字應改舌字，今改」。

三子無患於喪也。<sup>①</sup>彼不知孔子，而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其可以語此哉！然儀封人之知孔子者，<sup>②</sup>外也；黨人之知孔子者，<sup>③</sup>內也。外也，故可以爲木鐸；內也，故無所成名。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禮》以堯、舜授受，湯、武征伐爲時，《春秋傳》以揖遜征誅，其義一也。然則《韶》盡美而《武》獨未盡善，豈非美者在心與道，未盡善者在時與迹歟？蓋充實之爲美，可欲之謂善。武王之於紂，欲遂其爲臣而不得，逃其爲君而不能，則其順民心、行天罰者，豈所欲哉！觀賓牟賈以聲淫及商，<sup>④</sup>爲非《武》者，則《武》之非欲從此可知矣。然樂者，道之聲則有美與

善，道之至則無美與善，故莊子有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美，斯不善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sup>⑤</sup>

####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① 「儀」，原無，據上圖抄本補。

② 「儀」，原無，據上圖抄本補。

③ 「黨」上，上圖抄本有「達巷」二字。

④ 「牟」，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弁」，館臣籤云「弁應改牟」。

⑤ 「哉」下，上圖抄本有陳祥道解文：「居上者與其猛有餘而寬不足，不若猛不足而寬有餘；爲禮與其文有餘而敬不足，不若文不足而敬有餘；臨喪與其禮有餘而哀不足，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居上寬，臨喪哀，仁也，爲禮敬，義也。君子之道，仁義而已。仁義者，人之所觀也，反此則吾何以觀之哉！」

仁人之於里，猶玉之於山，珠之於淵。玉在山，則木潤；珠生淵，則厓不枯。則里之有仁，猶當知以爲美，<sup>①</sup>里之有仁以爲美，則自擇而不知處仁者，焉得爲智乎？此孟子所以言「術不可不慎」，繼之以「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不知仁之美而不能利仁，其何以安哉！不曰「爲仁」而曰「處仁」者，以仁者人之安宅也，天下之廣居故也。然則孔子言「里仁爲美」，以外況內也，孟子言「矢人」，<sup>②</sup>以小況大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仁者，不充詘於富貴，故處樂如處約，不隕獲於貧賤，故處約如處樂。不仁者，非不可以處約，不可以久處約；非不可以處樂，不可以長處樂。孔子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則不仁雖不足爲君子，亦未至於小人。《禮》曰：「小人窮斯濫，富斯驕。」則「窮斯濫」，非特「不可以久處約」也；「富斯驕」，非特「不可以長處樂」也。老子言「天長地久」，<sup>③</sup>言「長生久視」，是長者必久，久不必長也。蓋處樂，人之所易，故言長；處約，人之所難，故言久。《易》言「何可長，何可久」，亦以長甚於久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盡性而靜，故安仁；知者窮理而動，故利仁。然窮理而不已，則至於盡性；利仁而不已，則至於安仁。此《中庸》所以

① 「猶」，上圖抄本作「亦」。

② 「人」下，上圖抄本有「函人」二字。

③ 「老子」，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君子」，館臣籤云「知有訛。李駿」。



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坤》卦始於利貞，終於安貞，利仁與利貞同意。莫非安仁也，有聖人之安仁，有君子之安仁。堯之安仁，聖人之安仁也；仲山甫之安仁，君子之安仁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蓋上者安仁，次者利仁，又其次者強仁，於此不及強仁者，其言主於仁，知故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道無喜怒，而喜怒者道之過；德無好惡，而好惡者德之失。失德而後仁，則仁者不離好惡而能好惡者也。蓋仁者誠足以盡性，明足以盡理，<sup>①</sup>不牽於憎愛之私，不惑於是非之似，故所好非作好，而天下之所同；是所惡非作惡，而天下之所同，非此

所謂「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也。黃帝之伐蚩尤任力牧，舜之命九官去四凶，不過如此。彼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以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可知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則未足乎仁，「無惡」則可以為善。苟志於仁者，其善可知也。蓋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所謂無惡者以其雖有過失，不在所可惡也。衛宣公之二子相爭而死，不足以為孝，而《詩》以為不瑕；秦之三臣殉葬於君，不足以為忠，而《詩》以為良人。以其「苟志於仁，無惡也」，故曰：「雖歸於惡，志善則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

①「盡」，上圖抄本作「窮」。

道得之，不去也。

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君子之道得之則不處，以其有義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不以小人之道得之則不去，以其有命也。君子有可以得富貴之道，以非得富貴之道而得之，君子不以為榮；小人有可以得貧賤之道，以非得貧賤之道而得之，君子不以為辱。故非其義，祿之以天下而伊尹不顧；非其功，位之以三旌而屠羊不受。簞瓢陋巷，不足以病顏回；<sup>①</sup>桑樞甕牖，不足以病原思。<sup>②</sup>凡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也。彼以隋珠而彈雀，舍靈龜而觀朵頤者，豈足以知此哉！<sup>③</sup>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莊子曰：「不義則不生，不仁則不成。」不成者，實不成於內，名不成於外也。<sup>④</sup>蓋名之非實，君子之所恥，沒世不稱，君子

之所疾，<sup>⑤</sup>此所以處仁而不去也。成名，則君子之事，無所成名，則是小人之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人之情於行事之迹，終食造次，或忽於為仁，後顛前沛，或不暇於為仁。君子則不然，「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以其有終身之由，而無須臾之離也。孔子之語顏回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仁，則造次、顛沛必是者，言、視、聽、動無非禮故也。然則終食不違，食之有祭是也，「顛沛必於

①「病」，上圖抄本作「憂」。

②「原思」，上圖抄本作「原憲」。

③「足以」，上圖抄本無此二字。

④「也」上，上圖抄本有「故」字。

⑤「君」上，上圖抄本有「亦」字。

是」，林回棄璧，<sup>①</sup>負赤子而趨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見善如不及，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者也。好仁者，不求尚人而人無以尚之；惡不仁者，不使加我以橫逆而已。時人未能如此，子故曰「我未之見」，所以傷之也。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所以勉之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然則一日爲仁，其能熟乎？善誘之而已。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黨，顯黨也；小人之黨，幽黨也。君子之過，過於厚；小人之過，過於薄。

過於厚則易辭，過於薄則難辭。觀過，各於其黨，則不以君子之過責小人，不以小人之過待君子，然後仁不仁可知也。然必觀過然後知仁者，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sup>②</sup>言「知仁」不言「知不仁」者，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患不知不仁故也。其言毀譽，而終之以「如有所譽」，言君子、小人，而終之以「溫而厲」。《詩》之《瞻彼洛矣》言賞善罰惡，而終之以「福祿」，其立言之意，似與此同。<sup>③</sup>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原始，不足以知生之說；不反終，不足

①「璧」上，上圖抄本有「千金之」三字。

②「也」上，上圖抄本有「故」字。

③「其立言之意似與此同」，上圖抄本作「與此同意」。

以知死之說。學者期於知生死之說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道非獨以善吾生，亦將以善吾死。君子得道，於己則知古今爲一時，生死爲一貫，又安往而不適哉！古人有言「德人無累，知命不憂」，又曰「學不羨久生」者，此也。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願有所息，子路之問死，皆不知生者也。不知生則不可以知死，豈所問者哉？<sup>①</sup> 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莊子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此言聞道者以其非彼聞也，自聞而已矣。莊子嘗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致」，又曰致道忘有心足者，至各有所當也。<sup>②</sup>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衣之所飾者外也，食之所養者小也。<sup>③</sup> 君子所飾在內不在外，<sup>④</sup> 所養在大不在小。

食飲簞瓢不足以憂舜、回，鶉衣縕袍不足以恥由、夏。食無求飽，孔子之謂好學；服美於人，康王期之以惡終，<sup>⑤</sup> 夫豈溺於口腹之末而易吾之志哉！<sup>⑥</sup> 蓋君子仁義飽於內，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以惡衣食爲恥者，豈足與議此哉！蓋命厚而德薄，<sup>⑦</sup> 衣食雖美，<sup>⑧</sup> 不

① 「所」下，上圖抄本有「謂」字。

② 「至」下，上圖抄本有「於丘其言」四字。

③ 「小」，四庫底本作「安」，館臣籤云「安字以文義推之當作小」。

④ 「飾」，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飭」，館臣籤云「飭應改飾」。

⑤ 「康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康子」，館臣籤云「康子應改康王」。

⑥ 「志」上，上圖抄本有「所」字。

⑦ 「命厚而德薄」，上圖抄本作「厚於命而薄於德」。

⑧ 「衣食雖美」，上圖抄本作「雖美衣食」。下「衣食雖惡」仿此。

足以自矜；德厚而命薄，衣食雖惡，不足以自愧也。《周官》以本俗安萬民而曰「媯宮室」、<sup>①</sup>「同衣服」，蓋《周官》所言者民，而此所論者士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人之交也，以勢則易絕，以利則易散，以故則或失其爲故，以親則或失其爲親。故君子之於人，原以探其所爲於卜筮，以占其所爲於元永貞，是則比之，非則違之，無可也，無不可也，唯義所在而已。《易·比》之初六，以陰比陽，而有不自失之吉；六三，以陰比陰，而有匪人之傷。商好與勝己者處，孔子期之以日進，賜好與不勝己者處，孔子期之以日退，<sup>②</sup>以其所比義與不義故也。《傳》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納；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去。」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有德以善俗，有刑以逐惡，君子樂得其道，故懷之；土則利我者也，惠則施我者也，小人樂得其欲，故懷之。治莫尚於德，而刑次之；利莫大於土，而惠次之，故先懷德後懷刑，先懷土後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利者，外物也。求在我，所以寡欲也；<sup>③</sup>求在外，所以多怨也。所謂「多怨」者，不怨己，多怨乎人，人亦怨乎己。

① 「媯」，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微」，館臣籤云「微應改媯」。

② 「退」，四庫底本作「進」，館臣籤云「進應改退」，而抄手誤改爲「損」，上圖抄本作「退」，今據上圖抄本和館臣意見改正。

③ 「欲」，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怨」，館臣籤云「怨應改欲」。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遜以禮爲本，禮以遜爲用，《孝經》曰：「先之以敬勝而民不爭，道之以禮讓而民和睦，此禮遜爲國之先務也。」《禮》曰：「禮之正國，猶繩墨規矩。」又曰：「爲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春秋》以禮爲國之幹，<sup>①</sup>荀卿以禮爲國之命，<sup>②</sup>以「禮之所興，衆之所治；禮之所廢，衆之所亂」故也。方周之興，賤者猶遜路，季女猶循禮；及其衰也，貴者則鞠躅，而孟姜則犯禮。由是觀之，爲國以禮遜，其可已乎？《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遜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sup>③</sup>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患並生，<sup>④</sup>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孔

子之言，惟其救昏德之弊而已矣。<sup>⑤</sup>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在外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此所以「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也。夫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有車者必見其軾，有衣者必見其敝，則有可知之道而人有不知者乎？此所以「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莊子曰「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sup>⑥</sup>不患無位

① 「國之」，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② 「禮」，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③ 「農力」，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力農」，爲館臣所改。

④ 「患」，上圖抄本作「虐」。

⑤ 「惟其」，上圖抄本作「蓋」。「矣」，上圖抄本無此字。

⑥ 「作」，上圖抄本、四庫底本作「作」，館臣李駿鑑云「不作原本訛作，今改」。

之謂也。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不患莫己知也。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與內不足而急於人知，蓋反是矣。然無位則莫己知也，<sup>①</sup>莫己用則不必莫己知，莫己知者必莫己用，故先言「不患無位」而繼之以「不患莫己知」也。莊子有言曰「德成之謂士」，所以「立」者，「德成」之謂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忠所以進德，而德不止於忠；恕所以求仁，而仁不止於恕。則忠恕者以之爲道，則違道不遠；以之爲非道，則非違道不遠，語之以聖人之妙則未也。孔子之道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曾

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其所見者然也。由此推之，則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sup>②</sup>亦若是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從其大體而樂得其道，其見聞服習無非義也，<sup>③</sup>故曰「喻於義」；小人從其小體而樂得其欲，其見聞服習無非利也，故曰「喻於利」。揚子曰「衆人曰富貴，夫子曰義」，此之謂也。喻於義者利存於中，<sup>④</sup>喻於利者害在於中，<sup>⑤</sup>此君子所以兩得而小人所以兩失也。雖然，先王之時，以義爲利，能使小人爲君子，故《詩》曰「肅肅兔

①「知」，上圖抄本作「用」。

②「由此推之則」，上圖抄本無此五字。

③「無」，上圖抄本作「莫」。下同。

④「於」，上圖抄本作「其」。

⑤「於」，上圖抄本作「其」。

置，施于中林」；世俗日衰，則以利勝義，使君子爲小人，<sup>①</sup>故《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所以求諸身，<sup>②</sup>省所以察諸己。「見賢思齊」，則能勉其所不能；<sup>③</sup>「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能免其所不善。<sup>④</sup>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禮》曰：「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荀卿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皆此意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可憂」，此「見賢思齊」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勞而不怨。」

「幾諫」，無犯也。「又敬不違」，勿逆也。「勞而不怨」，勿怠也。《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sup>⑤</sup>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與此同義。蓋諫者，義也；幾諫者，仁也。臣之於君，猶貴於諷諫，則子之於親，其可以不幾諫乎？然幾諫不從，則至於熟諫；熟諫不從，則至於號泣而隨之。幾諫者，人子之心；熟諫者，人子之所不得已，此孔子所以特言「幾諫」也。舜之怨，君子所以爲大孝；《小弁》之怨，君子以爲親親。蓋孝子非怨也，非不怨也，不失其爲

①「使」上，上圖抄本有「反」字。

②「身」，上圖抄本作「心」。

③「勉」，四庫底本作「免」，館臣籤云「免應改勉，宜從原本作勉字」。

④「免」，上圖抄本作「去」。

⑤「不倦」，原脫，爲館臣所補。



孝而已。孔子則曰「勞而不怨」者，以勞而怨非若舜與《小弁》之怨可比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傳》曰「孝子曾參不一宿於外」，<sup>①</sup>此所謂「不遠遊」也。《禮》曰「所遊必有常」，<sup>②</sup>親老出不易方」，此所謂「遊必有方」也。然輦車牛、遠服賈，<sup>③</sup>用孝，但遊必有方，雖遠無害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所謂道者，非謂無道也，<sup>④</sup>猶可遵行也。蓋父時事雖可遵行，而時有當改者。<sup>⑤</sup>今父喪尚在三年之內，於時雖當改，而於心有不忍改，<sup>⑥</sup>亦孝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子之於親也，生而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死而祭之日，哀與樂半。李謹曰：

「願為人兄而不願為人弟，<sup>⑦</sup>為人兄者事親之日長，為人弟者事親之日短。」孝子之心，大抵然也，此孝子之所以愛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聖人縱口之所言，橫意之所行，則無事於約。賢者必思而後言，必擇而後動，不可以不約。<sup>⑧</sup>故「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

①「孝子曾參不一宿於外」，上圖抄本作「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

②「遊」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有「者」字，館臣籤云「者字多，應刪」。

③「服」，原脫，據上圖抄本及《尚書·酒誥》補。

④「謂」，上圖抄本無此字。

⑤「時有當改者」，上圖抄本作「時當改者有矣」。

⑥「於心有不忍改」，上圖抄本作「猶不忍改」。

⑦「願為人兄」上，上圖抄本有「為人子者」四字。

⑧「約」，上圖抄本作「訥」，下有「約則慎之而不出於券內」十字。

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此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禮》曰：「君子約言。」孟子曰：「孟施舍不如曾子之守約。」孔子曰：「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爲。」周廟銘曰：「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皆約之謂也。「言寡尤，行寡悔」，又言「失之者鮮」，蓋寡者必無之辭，鮮者未必無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雍也仁而不佞」，此所謂「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石奮、石建、周仁、張叔則幾之而已，班固之言過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人有言曰「罷士無伍」，<sup>①</sup>又曰「善則有鄰」，則無德者孤，有德者不孤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蓋敬以禮人，義以宜人，禮人者人必禮之，宜人者人必宜之，此

德所以不孤也。《比》卦言：「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中孚》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荀卿曰：「木蔭則鳥息，醯酸則蚋聚。」此「德不孤，必有鄰」之謂也。古之有德，<sup>②</sup>其上足以格皇天而皇天輔之，其幽足以通神明而神明享之，而況於人乎？此舜所以三徙成都，大王之去邠，民歸之如市也，雖然，此特德而已。若夫道則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sup>③</sup>則使人無保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① 「人」，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之」，館臣籤云「古之應改古人」。

② 「德」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③ 「亦」，上圖抄本無此字。

疏失人，辱失己。<sup>①</sup>故事君不欲數，數則諂；<sup>②</sup>朋友不欲數，數則瀆。<sup>③</sup>疑於諂者，將以致忠而招辱；疑於瀆者，將以致親而適疎。此孔子所以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善道」，<sup>④</sup>無自辱焉」。《禮》曰「事君量而後入」，則不數可知矣。<sup>⑤</sup>

論語全解卷二

① 「辱」，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數」，館臣籤云「數失己，數宜改辱」。

② 「諂」上，上圖抄本有「疑於」二字。

③ 「瀆」上，上圖抄本有「疑於」二字。

④ 「告」下，上圖抄本有「而」字。「道」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⑤ 「則」上，上圖抄本有「事其君」三字。

## 論語全解卷三

宋 陳祥道 撰

###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長能爲不可罪之行，而不能必免於縲紲；南容有保身之明，而能必免於刑戮，其賢固有間矣。孔子以己子妻長，以兄子妻容，處己子可薄，處兄子不可不厚也。孔子於疾病不禱，周公於君之疾則金縢；<sup>①</sup>孝子於己則含菽紼絮，於親則致滋美，其意亦若是也。《傳》曰「君子爲己

不重，爲人不輕」，爲人且不輕，況於君親乎？聖人之妻人，不必求其才德之備，要其修身慎行不累其妻孥可也，故於公冶長言「雖在縲紲之中」，<sup>②</sup>於南容言「邦無道，免於刑戮」。《家語》曰：「公冶長能忍恥，南容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不染自黑。」此不齊在魯，所以取君子之名也，故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不齊於君子，有以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sup>③</sup>此其所以取君子之名也。《家語》言

① 「君」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衍「子」字，館臣籤云「君子之疾，子字應刪」。

② 「中」下，上圖抄本有「非其罪」三字。

③ 「者」下，上圖抄本有「有以稟度者」五字。

不齊之事，「其學益明，骨肉益親，朋友益篤」，孔子嘿然謂之君子者，此也。孔子曰「君子吾不得而見」，又言「魯有君子」，與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同意。<sup>①</sup>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禮》曰：「夏后氏四璉，商六瑚，朝廷之器也。」君子不器而子貢謂之瑚璉，則不免於器也，不免於器而猶爲器之珍者，方之君子則不足，比之衆人則有餘。然則不爲人之所器者而後能器人，爲人之所器而器人，則非人之所宜，故子貢方人，孔子非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訥則近仁，巧言則鮮仁，給則奪仁。故顏

子之如愚，冉雍之不佞，孔子以爲仁，宰予之言語，公西華之可與賓客言，孔子不以爲仁。蓋仁者愛人，愛人者常愛於人，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不仁可知矣。孔子謂雍可使南面爲人君，止於仁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sup>②</sup>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孔子於天下，環車接淅，席不暇煖；於南

① 「此」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② 「說」下，上圖抄本有陳祥道解文一段：「聞學而後爲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在《易·晉》之六三若衆允悔亡，初六言亢升，以言君子之學至於信，然後仕也。故樂正子信而後仕，孟子喜之，離開未能信而不仕，孔子說之。離開未能信而孔子使之仕者，以其可以仕而已，若夫盡仕之道則求也。」

子、陽貨則見，於佛肸、公山則欲往，嘗謂「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則其汲汲於行道，不爲不至矣！然所歷者七十二君，一君無所任用，以至伐木于宋，削迹于衛，圍于陳、蔡，欲避世也，不可得矣，於是有欲居夷浮海之說。①子路不知乎此，而欲勇於必行，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以其能勇而不能怯，非所以爲成材也。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人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范蠡之泛湖，管寧之浮海，亦乘桴之意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顏淵、冉雍得聖人之具體者也，具體則爲聖人而足以名仁，故孔子與之仁。由、求與赤得聖人之一體者也，一體則非成人而不足以名仁，故孔子曰「不知其仁」。有曰：「未知，焉得仁者？」聖人知其爲仁也，不欲以不仁名之，故曰「不知其仁」。未知其爲仁也，特聞其忠清而已，故曰：「未知，焉得仁？」由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則大夫而已；求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則陪臣而已。然則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則皆諸侯之事，與此不同者。三子所言者，志

①「居夷浮海」，上圖抄本作「居九夷乘桴浮於海」。  
②「欲」，上圖抄本無此字。

也，孔子所論者，材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死，<sup>①</sup>知天地之終，故能以微知明，以一知萬，豈特聞一知十哉！蓋道之所在，有方有隅，有上有下，聞一知十者知方而已，此顏回所以下於聖人；聞一知二，則不過告往知來而已，此賜所以下於回也。賜雖下於回，與《詩》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莊周所謂「識其一不識其二」者異矣。孔子嘗以賜爲士君子，以回爲明君子，蓋士則上達，故可以知二；<sup>②</sup>明則殆於幾，故可以知十也。聖人之與人，常與其自知而不與其自是，子貢不蔽於自是而知其弗如，故夫子與之。<sup>③</sup>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良工能雕木，而不能雕既朽之木；朽者能朽牆，而不能朽糞土之牆；聖人能教人，而不能變不美之質。蓋質幹在於自然，<sup>④</sup>華藻在於人事，所有不可耀，所無不可強，凡在因之而已，此宰予之寢，孔子所以不誅也。蓋宰予足於言而不足於行，故嘗欲短三年之喪，與田常之作亂，短喪則不仁，

①「死」，原作「成」，據上圖抄本改。

②「二」下，四庫底本有「君子以回爲明君」七字，館臣籤云「君子以回爲明君，此句錯寫，應刪」。

③「之」，上圖抄本作「點與其潔《春秋》之與晉，蓋同此乎」。

④「於」，上圖抄本作「乎」。下同。

與亂則不智，則其質之不美可知矣。質之不美，雖不舍晝夜以學先王之道，孔子猶且不與，則晝寢之過，何所責哉！《春秋》責備賢者而略於不賢，亦此意也。孔子嘗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於宰予則改之，此所謂「於予與改是」也。且君子於人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故「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及宰予之不信，然後以決之疑焉，疑之所生，因彼而已。孔子之門人若求之自畫，賜之願息，其不能自勉，非特宰予而已。孔子於賜、求則教之，於宰予則何誅者，以其質不同，故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剛本乎性，慾出乎情，慾不能無求，不能無

求則不能無撓也，故曰：「枨也慾，焉得剛？」君子之於慾也，寡之使不勝，窒之使不行，其固不爲物傾，其完不爲物虧，此老子所謂「自勝者強」，揚子所謂「勝私之克」者也，又奚適不剛哉！湯之奏勇，其來乃自於不邇聲色；<sup>①</sup>文王之赫怒，其來乃自於無然歆羨。子路之不求，所以能全勇之名；孟子之不動心，所以能全至剛之氣，此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蓋慾之不行則難矣而未仁，剛之於仁則近矣而未至。慾不行然後能剛，能剛然後近仁，則欲仁不可不剛，欲剛不可以有慾也。然陽處父並植於晉，不可謂之無慾，而人以爲剛；趙文子生不交利，可謂之無慾，而人不以爲剛者，文子之剛也內，處父之剛也外，君子

①「來」，上圖抄本作「率」。



所貴，●剛於內而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而且敬，則我無加諸人矣。然橫逆有時而至，亦所不免也。蓋我無加諸人則易，人無加諸我則難，子貢不能匿人之過，其於是之易者猶或未能，況其難者乎？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道，出而致廣大則爲文章，入而極高明則爲性與天道。子貢得其言，故於「文章可得而聞」，未得其所以言，故於「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在我者也，未嘗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嘗不在我。《禮》曰「天命之謂性」，是在我者，未嘗不在天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是在天者，未嘗不在我也。顏子殆庶幾者也，故於言無所不悅；子貢非殆庶幾者也，故於其言不可得聞。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顏子是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子貢是也。孟子之言性善，自其離於道言之；孔子之言性，自其渾於道言之。故孟子之言雖告子有所聞，孔子之言雖子貢有所不得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不得學；既學之，患不得行。子路

① 「所貴」，上圖抄本作「可貴者」。

勇於必行，其患又過於此，故「有聞，未行，<sup>①</sup>唯恐有聞」，而行之不逮也。孔子於其無宿諾則美之，於其兼人則抑之，美之所以長其善，抑之所以救其失。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文之所施不一，故古之爲謚者多謂之文。孔子謂「敏而好學」，所以聚之也；「不恥下問」，所以辨之也。好學則資諸己，下問則資諸人，此所以謂之文也。然此可以爲文而已，其於文王、周公之文，固有間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遜不失禮，<sup>②</sup>所謂「行己也恭」；事君無二心，<sup>③</sup>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所謂「事上也敬」；濟人以乘輿，殖民以田疇，所謂「養民也惠」；擇能使之，所謂「使民也義」。行己恭，然後移之於君則敬；養民惠，然後使民則義，得其序也。君子之道固多矣，子產有是四者而已，四者之中尤長於惠，故又命之以惠人。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交，患於不久；久，患其不敬。晏平仲久而敬之，此所以爲賢大夫。觀平仲之與越石父交，延而賓之，<sup>④</sup>久敬可知矣，此曾子所以言晏子可謂「知禮」。《詩》之「故舊不

① 「未行」，上圖抄本作「未之能行」。

② 「遜」上，上圖抄本有「禮於死者與夫」六字。

③ 「君」下，上圖抄本有「忠厚而」三字。

④ 「之」下，上圖抄本有「則其於交」四字。

遺」，《周官》之「敬故」，皆「久而敬之」之謂也。彼耳、餘之凶終，蕭、朱之隙末，其於平仲之交不亦遠乎！此林回喻之以「甘醴」、桓譚譬之以「闐闐」、朱穆所以有「比周」之論、劉峻所以有「五交」之歎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冀多良馬，<sup>①</sup>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瀘水之黑，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sup>②</sup>蔡之出龜，天下命龜者皆謂之蔡。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臧氏之居蔡始於文仲故也。《禮》曰：「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山節藻梲」，文仲之居蔡，有僭於天子之廟飾，非所謂知，而夫子非之曰「何如其知也」。<sup>③</sup>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與此同也。古之作服者繪山於衣，所以象仁之靜；繡藻於裳，

所以象德之潔。侯伯之章猶不及山，大夫之章猶不及藻，又況可施於文仲之節梲乎？孔子於文仲言不知，於武仲言知，則文仲之於武仲固有間矣。顏淵問二者孰賢，子曰：「武仲賢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

①「冀」，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驥」，館臣籤云「驥應改冀」。

②「盧」，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瀘」，館臣籤云「謂之瀘，應改盧」。

③「夫子」，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時人」，館臣籤云「時人應改夫子」。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進退在君，不在己，故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此忠於君者也。待人以誠不以欺，故舊政必告，●此忠於人者也。不顧十乘之富，不恤大夫之位，無崔子之亂則就之，有崔子之亂則違之，此清其身者也。忠足以盡己，未足以成己；清足以避亂，未足以救亂，故皆曰：「未知，焉得仁？」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孔子皆以爲仁，何耶？比干之忠，所以戒萬世之爲君；伯夷之清，所以戒萬世之爲臣。其所忠、清與二子同，其所以忠、清與二子異。令尹子文之無喜愠蓋出於或使，公孫敖之無喜愠則出於自然。出於自然，猶孟子之言不動心也；出於或使，猶告子之不動心也。《傳》曰：「卿違，從大夫之

位。」又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蓋大夫去其位曰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於國則忠，於家則儉，其逐紀太子以不忠孝，責韓穿以非信義，●內無衣帛之妾，外無食粟之馬，金玉非所藏，寶器非所重，魯君以爲社稷之臣而存亡之所係。則其所舉固寡過矣，然猶三思而後行，故孔子言「再，斯可矣」。古之人其謹身有至於三省，其慎言有至於三復，則三思而後行，不爲過矣。蓋有文子之質，再斯可矣；無文子之質，非三思則不可。孔子於三思則抑之，於

① 「舊」下，上圖抄本有「令尹之」三字。「告」下，上圖抄本有「新令尹」三字。

② 「責」，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事」，館臣改「責」。

率爾而對則責之，<sup>①</sup>因人而爲之教也。文子嘗曰「備豫不虞」，三思可知矣。<sup>②</sup>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君子之仕也，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故《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則曰「知光大」，六四，居二陰之間則曰「括囊」；《卷阿》之什則曰「來游來歌」，《抑》之章則曰「靡哲不愚」。武子，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蓋得諸此而過之者也；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而已；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亦如矢而已；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懷而已。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然則不可及者其難能之謂歟？顏子之如愚，甯武子之愚，有以異乎？

曰：「如愚可也，不可及不可也。」「不可及」，非中道也，此顏、甯之愚所以不同。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狂者，能爲而不能已，其成章也失之過，簡者，能略而不能詳，具成章也失之不及。孔子在陳，欲與中道者不可得，故思魯之狂簡者，裁之使歸於中也。《詩》言「有斐君子」，《記》言「且其斐色」，則斐者文之散也；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也。此言「狂簡」，孟子言「狂狷」者，「簡」言其所學，「狷」言其所守。所守在行，故以「狷」言之；所學在言行，故以「簡」言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① 「之」下，上圖抄本有「以不遜」三字。

② 「三」上，上圖抄本有「古之善教其」五字。

求在外者不可必，故放於利而行，所以多怨；求諸己者可必，<sup>①</sup>故求仁得仁，怨是用希。蓋仁人不藏怨，不宿怨，則所謂舊惡者在彼而已，我何加損焉！此所以「不念」也。怨是用希則不能無怨，又曰「何怨」者，以怨出於不怨，雖曰無怨可也。回不思舊怨，雍不錄舊罪，孔子皆與之，亦「求仁得仁」之謂與。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君子之於天下，外不可失人以存己，內不可失己以爲人，與其失己以爲人，孰若不爲人以存己。高之乞醯，<sup>②</sup>爲人可也，爲己則非直也。強無以爲有，非安命者也。今夫君子之於言，知則爲知，不知爲不知，內不以自誣，外不以欺人，言尚如此，況於行乎？此高之所以不足取也。《洪範》之

「三德」「平康正直」，《皋陶》之「九德」「直而溫」，《詩》曰「邦之司直」，《易》曰「直其正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三代直道而行」，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道之所貴，直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巧言、令色、足恭，非務本者也，不足於仁；匿怨而友其人，非質直者也，不足於義，故「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之於人有所異，亦有所同，其得地而君之，則與伯夷、伊尹同，用舍行藏則與顏回同，則其所恥與左丘明同也，宜矣。

①「己」，上圖抄本作「內」。

②「高」上，上圖抄本有「微生」二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重財輕義，人之常情，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義者之志也。謙則不伐善，愛則不施勞，顏回願無伐善，無施勞，仁者之志也。老幼安懷於己者，恕也；朋友信於己者，忠也，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志也。賢人之志則人而成己，聖人之志則出而成物，以輕裘肥馬敝而無憾，所以成己之義，伐善施勞之不為，所以成己之仁。老幼之所安懷，朋友之所信，然後成物之道盡。充子路之義，然後至於顏子之仁，充顏子之仁，然後至於孔子之聖。蓋物足以累己，非學

者之道也。①言侍則先顏子，言志則先子路，豈子路之對亦率爾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陰陽有時而愆，日月有時而食，川谷有時而竭，天地之大猶且不免於過，況於人乎？要在改過而已。改過始於見過，不見其過而不知自訟者，君子所不責；見其過而不自訟者，君子必責之。蓋見其過而不自訟，非好學為己者也。孔子之教，將無所施焉，故曰「已矣乎」。昔申徒嘉有曰：②「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則自狀者不知自訟，

①「物足以累己，非學者之道也」，上圖抄本作「學者之道，常始於不以物累己，然後能以己成物也」。

②「徒」，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屠」，纂修盧遂籤云「屠改徒，據《莊子》改」。

自訟者斯不自狀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則德性能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廣大可致，高明可極，其亦何所不至哉！時人之德性如孔子者，蓋有之矣，然不如孔子之好學，此所以愚益愚、聖益聖也。孔子嘗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固樂矣，而言好學何也？蓋好之者不必樂，樂之者必不好，孔子於道則樂，於學則好，故曰「樂以忘憂」，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顏淵之好學而不改其樂，殆庶幾於此。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子於冉求則曰「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於子路則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於仲弓則「可使南面」，是冉求可以仕大夫而亦可以仕諸侯，子路可以仕諸侯而亦可以爲諸侯，仲弓可以爲諸侯矣，語之以王者之佐則未也，惟顏子可以當之。仲弓問伯子，孔子答之以「其人可也，然失之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蓋人主執要則百事詳，●叢脞則百事曠，則簡者先王之所尚也。然內之所居者敬，外

①「執」，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好」，館臣籤云「好要應改執要」。



之所行者簡，則在下者有所從；內之所居者簡，外之所行者亦簡，則在下者無所從。子桑所爲無乃太簡，而孔子以雍之言爲然，則其行可使南面矣。在《易》之《坤》言「君子敬以直內」，繼之以「不習无不利」。敬以直內，居敬也；不習无不利，行簡也。春秋時有公孫子桑，意伯子即其人歟？<sup>①</sup>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思屬土，怒屬水，水可以勝土，故怒可以勝思。不遷怒，則犯而不校者也；不貳過，則知不善未嘗復行者也。蓋能懲忿，然後能不遷怒；能窒慾，然後能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則能修性矣，故孔子謂之好學。然不遷怒則所怒以類而已，<sup>②</sup>未至於出怒不怒；不貳過則无祇悔而已，未至於敦復

无悔，<sup>③</sup>此所以止於「殆庶幾也」。列子之論死生則曰「由生而亡，不幸也」，揚子之論壽則曰「人以其仁」，顏子之短命雖曰不幸，然以其仁則無害其爲壽也。蓋不遷怒，不貳過，盡性也；不改其樂，知命也。顏子未至五十而知天命，蓋知命必以五十者，非若謂五十而猶不知天命則不可也。<sup>④</sup>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① 「意伯子即其人歟」，上圖抄本作「然則子桑伯子，豈公孫子桑乎」。

② 「類」，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類」，館臣籤云「類應改類」。

③ 「敦」，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敦」，館臣籤云「敦應改敦」。

④ 「蓋知命必以」至「則不可也」，上圖抄本作「蓋知命不必五十，以謂五十不知命則不可也」。

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可以與，可以無與，無與可也，與傷惠；可以取，可以無取，無取可也，取傷廉。子華之富，非可多與也，多與則爲傷惠；原思之宰，非可無取也，取之則非傷廉，此孔子所以不許冉有之請而止原思之辭也。昔人有歸四布，君子不以爲廉；有以賻布頒兄弟之貧者，君子以爲善。則不歸四布，義也；頒兄弟，<sup>①</sup>仁也。孔子止思之辭，是亦仁義而已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卿大夫之子不脩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非不賤也，能修禮義則可進爲大夫，然愚知貴賤其可以類言哉？故孔子謂仲弓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大可以祀天，小可以祀廟，孔子獨以山川爲言者，<sup>②</sup>蓋諸侯之禮得祭山川之在境內者，而仲弓之才可使南面，故以山川言之。《周官》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sup>③</sup>陰祀、陽祀各以其色牲毛之，然山川之祀不特以騂，以騂，舉其盛者而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在天則爲尊爵，在人則爲安宅，其爲器重而舉者莫能勝，其爲道遠而行者莫能至。以顏子之不違仁，猶不過三月而已，

①「兄弟」，上圖抄本作「諸貧者」。

②「獨」，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時」，館臣籤云「時應改獨」。

③「黝」，上圖抄本無此字。四庫底本作「玄」，纂修盧遂籤云「按《周官》改」。

則夫人之爲仁不亦難乎！孔子之於回，蓋其所試者然也，其後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則其不違也，蓋將終身焉，不特三月而已。「其餘則日月至焉」者，所謂不能期月守也。由、求之徒，孔子皆曰：「不知其仁。」以此而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能勇而不能怯，果也；聞一知二，達也；可以足民，藝也。果幾於義，達與藝幾於智，爲政使人器之而已。故雖才之不備，而有可施於政者，皆所不棄也。然達而不足，不足以有行；果而不藝，不足以有能，三者雖不同，然皆可以從政，猶檀、梨、橘、

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康子誠能兼用之，則魯國不亦庶幾乎！然此具臣而已，語以大臣之事則未也。三者之序，藝不及果，果不及達，此先果後達者，即康子所問而告之也。夫才者，言之實；言者，才之文。善於言語者必善於政事，善於政事者未必善於言語，<sup>①</sup>則其政事可知矣。是亦不在政事之列，<sup>②</sup>無害其可使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也。「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爲；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去」。「如有復我者，

① 「未」，上圖抄本作「不」。

② 「列」，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利」，館臣籤云「利應改列」。

則吾必在汶上矣」，強而去可也。①《家語》有子騫爲費宰問政之事，則子騫爲費宰矣。蓋子騫不願爲費宰者，志也；終爲費宰者，不得已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由生而生者，常也；●由生而死者，不幸也；由死而生者，幸也。顏淵之死，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伯牛有疾，孔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皆以其由生而亡者也。揚子曰：「命，不可避者也。」顏氏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此所謂順受其正也。《禮》曰：「始反而亡焉，失之矣。」則死與亡固不同，孔子於顏子曰「死」，於冉牛曰「亡」者，以死對

亡則異，通言之則一也。「死矣」者，已然之辭；「亡之」者，未然之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天下之所重，君子之所輕；天下之所憂，君子之所樂。故衣朱懷金，不能重顏子之輕；簞瓢陋巷，不能憂顏子之樂。此所以「明明在上，百官牛羊」，舜也；「閭閻在下，畎畝簞瓢」，亦舜也。然則回之樂，人樂也；子之樂以忘憂，天樂也。人樂者，能樂而樂也；天樂者，又無能樂也。始終言「賢哉，回也」，與《泰伯》篇「禹無間然」

①「可」，上圖抄本作「故」。

②「常」，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當」，館臣籤云「當應改常」。

章、《易》「其唯聖人乎」皆兩稱之同意。<sup>①</sup>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志有餘而力不足，中道廢者也；力有餘而志不足，自畫者也。中道而廢者，君子之所惜；自畫者，君子之所惡。求之畫而自以為力不足，則其不智甚矣。揚子曰：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sup>②</sup>則勤而己者無所不至，惰而自畫者無所能至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孟子言：「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皆自畫之謂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古之儒者，一而已矣。《周官》「儒以道得民」，則凡以非道得民者皆非儒也。後世澆漓，<sup>③</sup>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於是有君子

之儒，有小人儒。君子之儒惟務本，小人之儒在趨末。子夏之為己，止於文學；其為人，止於洒埽應對進退，此趨末者也。故孔子戒之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荀卿言「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揚子又言「有真儒」。真儒以性言，大儒以業言，雅儒似君子，俗儒似小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則賢者，

① 「與泰伯篇」至「同意」，上圖抄本作「與《泰伯》篇兩稱『禹，吾無間然』，《易》兩稱『其惟聖人乎』，『天下何思何慮』同意」。

② 「不」，四庫底本原無，纂修盧遂籤云「添不字，據揚子《法言》」。

③ 「澆漓」，上圖抄本作「澆淳散樸」。

百福之宗，神明之主，而爲政者其可以不  
 得之乎？子賤之治單父，其於賢也，有以  
 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sup>①</sup>而孔  
 子歎美之，則子游爲宰而問之以得人，固  
 其所也。滅明行不由徑，無邪也；非公不  
 至，<sup>②</sup>無私也，《羔羊》之正直，如是而已，  
 此《家語》所以言滅明公正無私也。荀卿  
 曰：「出於其門，入於公門，歸於其家，無  
 有私事。」滅明之謂也。《傳》曰「滅明有君  
 子之容，而不勝其貌」者，責賢者備，故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書》於矜言能，於伐言功，能在內者也，功  
 在外者也。自伐則喪厥功，自矜則喪其  
 能。伐，譬則賊也；矜，譬則殘也，故《老  
 子》於「自伐」言「無功」，「自矜」言「不長」  
 而已。春秋之時，師敗而奔，惟恐其不

全，<sup>③</sup>在師而有功者惟恐其不彰。之反於  
 齊之戰也，<sup>④</sup>殿軍而不奔，策馬而不進，人  
 之所難也，故夫子取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佞則不美，美則不佞矣。天下有道，悅美而  
 惡佞；天下無道，悅佞而惡美，故曰：不有  
 鮀佞與朝美，難免今世矣。《春秋》所謂宋公  
 子朝，非孔子所謂「宋朝」者也。夫子於治宗  
 廟則取之，於佞則非之。非之者直拒之，所  
 以立本，取之者節取之，所以趨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①「者」下，上圖抄本有「有以稟度者」五字。

②「非公不至」，上圖抄本作「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③「全」，上圖抄本作「前」。

④「齊」下，四庫底本有「楚」字，館臣籤云「楚字應刪」。  
 上圖抄本有「魯」字。

人之啟處雖不同，所出者戶而已；萬物散殊雖不一，所由者道而已。衆人無異，於萬物則由之，而不知君子異於衆人，則由而知之。①蓋戶者，出人之所自者也，此言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揚子言「學道」，故云：「惡由人？」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非君子之所在，故曠於禮而不知文；史則官書之所繫，故專於文而不知本，二者皆非中道而已。俗之好質者則曰：「質而已，何以文爲？」好文者則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此孔子所以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彬彬」之謂也。彬彬從林，質也；從彡，文也。揚子

曰：「華無實則史，實無華則野，華實副則禮。」又曰：「事勝辭則史，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君子之彬彬，豈特施於禮樂間哉？野非君子所尚，而孔子欲從先進者，姑以救弊云耳！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君子以由生而生爲常，以由生而亡爲不幸；小人以由死而死爲常，由死而生爲幸。「人之生也直」，由生而生也；「罔之生也幸而免」，由死而生也。蓋直，本有生之道，雖不幸而死，君子以爲猶生；罔，原有死之道，雖幸而免，君子以爲猶死。是以回、牛之死，不足謂之夭；盜跖之永，不足謂之壽。

①「之」下，上圖抄本有「聖人異於君子，則異之而已」十一字。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爲學日益而窮理者也，興於詩者能之；好之者，爲道日損而盡性者也，立於禮者能之；樂之者，損之又損而將以至於命者也，成於樂者能之。《表記》之言仁，強仁不若利仁，利仁不若安仁；《中庸》之言明善不若誠善，誠善不若至誠，亦若此而已。莫非知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知之。聖人則生而知之，賢人則學而知之，下於賢人則困而知之。莫非好也，有好之淺者，有好之深者。就有道而正焉，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其淺者也；顏子之好學、孔子之好古，此其深者也。莫非樂也，有人樂，有天樂。顏子不改其樂，人樂也；孔子樂以忘憂，天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天下有均善之性，無均美之才，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可以語上者也；「中士聞道，若有若亡」，可以語上下者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可以語上者也。中人以上，譬則火也，其性趨上；中人以下，譬則水也，其性趨下。於其趨上也，而語之以下，則不仁；於其趨下也，而語之以上，則不智。故孔子之於門人不以語回者告由，不以語由者告求，凡皆因其材而已，此所謂「不陵節而施之」者也。人之生雖參差不齊，其大致不過此三品而已。①

①「而已」下，上圖抄本有「班固列之爲九等」七字。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務民之利而害在其中焉，務民之利非特其利不可以必得也，失義而得害。然則務民之義，孔子以爲「知」，不亦宜乎？有己之義，有民之義，仕則不稼，佃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觴酒豆肉，則辭而受惡；衽席之上，辭而坐下；朝廷之位，辭而就賤。同爵則尚齒，同齒則尚長。若此之類，所謂己之義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壯者代老，少者事長；窮乏相周，患難相救。《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若此之類，所謂民之義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樊遲好利，務爲鬼神之事者也；<sup>①</sup>聖人欲其務己之義，則教之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知己之務，然

後可以率民，則教之曰「務民之義」，以義爲務，則不失矣。「敬鬼神而遠之」者，敬則致生之，遠則致死之也，凡此所謂「知」也。其爲器重，舉之莫能勝；其爲道遠，行之莫能至。言之則訥，爲之則難，<sup>②</sup>凡此所謂「仁」也。問知一也，一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告之以知人；問仁一也，一告之以先難而後獲，又告之以愛人。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何也？義、敬與獲在己者也，知人、愛人在彼者也。務其在己者然後能其在彼，事之序也。智之敬則敬鬼神而遠，仁之敬則居處執事恭敬而已，無所不敬也，其「與人忠」不特愛之而已。問仁則先難而後獲，

① 「鬼神」，上圖抄本作「小人」。

② 「難」下，上圖抄本有「而後獲」三字。

問崇德則先事後得者，對事而言，故曰「得」；對難而言，故曰「獲」。而得兼於事者也，故於崇德言「先事」；仁，愛人者也，故於仁言「先難」。<sup>①</sup>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應物而利之者，水也；附而育焉者，山也。知者樂水，故動；仁者樂山，故靜。是動則利仁者也，靜則安仁者也。動則見理，故樂；靜則得性，故壽。然動者非不靜也，靜者非不動也，知者非不壽也。然知者之壽不若仁者之盛，仁者壽則樂不足以言之也。哀公問曰：「知者壽？」而孔子對之以「人有三死：飲食不節，勞逸過度，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兵共殺之」。知士仁人，動靜以義，喜怒以時，

無害其性，欲得壽焉，何不可乎？是知者亦非不壽也。樂水樂山言其情，動靜言其用，樂壽言其功，蓋惟有情斯有用，有用斯有功，辭之序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之時，成霸功者莫如齊，秉周禮者莫如魯。由齊之尚功而變之，則至於魯；由魯之好禮而變之，則至於王道。齊譬則《召南》也，魯譬則《周南》也，道譬則《雅》也。由魯變而至於道，則無齊、魯之異政；由《周》變而至於《雅》，則無《周》、《召》之殊。猶之百川至海，知有海而不知有百川；四時成歲，知有歲而不知有四時也。文王能變《周》、《召》以至於《雅》，孔子未能變齊、魯以至於道；孔子欲變齊、

① 「言先難」，上圖抄本作「先言難」。

魯以歸於道，孟子欲逃楊、墨以歸於儒，則孔子之時異於文王之時，孟子之時又有異於孔子之時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有觚之實，然後有觚之名；有觚之名，而無觚之實，則「觚不觚」矣，尚得謂之觚哉！①《詩》有「南箕北斗」之喻，揚子雲有「象龍」之論，凡皆譏其有名無實者也。孔子之時，實不稱名者多矣，故其歎如此。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以誠待物而不逆詐，故可欺；以明燭理而無所蔽，故不可罔。蓋欺者以僞爲真，罔者以無爲有；以僞爲真則有可信之端，以無爲有則直罔於人而已。故象之僞喜，舜不疑其僞；校人之烹魚，子產不疑

其不舍，是以有可信之端也。放齊以朱爲啟明；②堯以爲靜言庸謔，共工以驩兜爲有功，堯以爲靜言庸謔，是直罔於人者也。宰我問：「井有仁焉，③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可逝也，不可陷也」，故井無人可欺也；「不可罔也」，故知井無人。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則無不該，約之以禮則有所執；無不該則所知者詳，有所執則所趨者中，

①「尚得謂之觚哉」，上圖抄本作「觚不觚則可謂之觚哉，故曰觚哉」。

②「朱」上，上圖抄本有「嗣子」二字。

③「仁」，原作「人」，據上圖抄本改。

斯亦可以弗畔矣。●畔者有見乎四旁之地，弗畔則趨中，可知矣。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則成於樂者斯不畔矣，此所謂一貫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回於道亦可云弗畔矣，故稱其殆庶幾，揚子稱其「未達一間」耳。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易》以《大有》遏惡揚善爲命，以《否》之內小人、外君子爲匪人。然則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皆天命也，君子之於天命，知之故能畏之，畏之故能順之。君子見所不見，順天命也，順天者存而逆之天所厭，故於子路不悅而矢以「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然則孔子之於公山弗擾，子路不悅，而告之以人事，於此告之以天命者，蓋見南子者在天不在己也，之公山弗擾者在己

不在天也。夫子之見南子與《睽》之初六同意。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莫非德也，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莊子「至德之世」，高明之至德也；《周禮》之「至德爲道本」，中庸之至德也。《禮》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則中者，至德之體；庸者，至德之用也。君子以高明者，人之所難勉；中庸者，人之所易行。故不以其所難勉者強之使行，而以其所易行者同之於民，將人人能之。夫所謂「民鮮久矣」，由上失其道非一日也。

① 「畔」下，上圖抄本有「於道」二字。  
② 「一貫」，上圖抄本作「一以貫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濟衆；非以百姓之心爲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難。堯舜者，天下之至聖，以天下之至聖猶病天下之至難，則下於堯舜者，其可易言哉！<sup>①</sup>《書》曰：「安民則惠，惟帝其難之。」老子曰「多異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皆此意也。《素問》曰：「神用無方謂之聖。」惟無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濟者衆，若仁則有方矣。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蓋立則不廢，達則不窮，自立自達而已。

忘乎人，則人乎楊，而非所謂「兼愛」；立人達人而忘乎己，則人乎墨，而非所謂「自愛」。故欲立欲達者，仁之自愛也，立人達人者，仁之兼愛也。《傳》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此之謂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豈知此哉！

論語全解卷三

①「言」，四庫底本、上圖抄本無此字，館臣籤云「易字下，應添言字」。

## 論語全解卷四

宋 陳祥道 撰

###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道德之原出於天，而其說始於古，老子之言道德，躬因之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子之言，有言古之善爲士者，有言古之爲道德者，有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者，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矣。信則有之也，好則不特知之而已，故孔子比焉。聖人之於人，將自明之，則自尊而卑之，<sup>①</sup>所以信其

言於後世；孔子之「竊比於我老彭」，尊之所以信其言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之謂也。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之謂也。蓋聖人達而在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而有所作；窮而在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不敢作。<sup>②</sup>不敢作，則信而好古而已；有所作，則不特自信而又人信，不特好古而又稽而行之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故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與夫不知而作者多矣。<sup>③</sup>諸子之學有不知無位而作之者，有不知無

① 「卑之」下，上圖抄本有「所以息其說於天下，將欲取之則卑己以尊之」十八字。

② 「玄」，原作「元」，避清康熙帝玄燁諱。上圖抄本作「玄」。

③ 「多」，上圖抄本作「異」。

德而作之者，又有不知先王之法既已致隆而或苟作之者，皆在所棄焉。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唐虞、成周未有懼之者，此聖人所以有作也。彭之言行於傳無道，豈古之彭祖者乎？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德也；學而不厭，知也；誨人不倦，仁也。時之人道聽而途說，皆德之棄，非所謂「默而識之」也。或畫焉，或願息焉，非所謂「學而不厭」也。或先傳而後倦，非所謂「誨人不倦」也。故特自成而已，蓋學在己，故言厭、誨；在人，故言倦。叔向曰：「求善不厭，施舍不倦。」揚子曰：「事不厭，教不倦。」合而言之則厭與倦皆在己而已，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在內者也，不修則不充；學在外者也，不講則不明。聞義不能徙則善不備，不善不能改則行不完，皆孔子所憂者也。然樂而不憂，所以處己；憂而不樂，所以與人同樂，以忘憂處己者也。樂天知命，憂之不與人同者也。德之修，然後能講學；學之講，然後能徙義。德之修，學之講，未能無不善，改之而已。孔子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而終之以「過則勿憚改」，與此同意。

① 「道」，上圖抄本作「見」。

② 「倦」下，上圖抄本有「亦在己者言厭，在人者厭言倦」十二字。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人之情，矜慎於行禮之際，其不失禮也易，優游於無事之際，其不失禮也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非夫盛德之至孰與此哉！「申申」言肆而不曲，「夭夭」言不以老壯自居。於子之燕居縱言肆，猶至於禮而不屈也；居不容，不以老壯自居也。肆而不屈則直，不以老壯自居則和，所謂「居不容」、「燕居告溫溫」，知「夭夭」之謂也。《禮記》有言「仲尼燕居」，有言「孔子閒居」，蓋退朝曰「燕居」，「燕」曰「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形接爲事，神遇爲夢，事見於有爲，夢出於有思。孔子之盛時，嘗欲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思周公之所爲，故夢見之。及其衰

也，知時命不我與，而不復思周公所爲，故不復夢見之。高宗之夢傳說，文王之夢臧丈人，其出於有思亦如此。莊周曰「古之真人不夢」，何也？真人以性言，聖人以德言。性則入而冥道，故無夢；德則出而經世，故有夢。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揚子之言道、德、仁則合異以爲同，故曰「道德仁人得之」，以人之天也；老子之言道、德、仁則散同以爲異，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其實一也。蓋道則無體，故志之而已；德則有體，故可據。據德所以立己，依仁所以行己。禮，體此者也；義，宜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誠此者也。言道、德、仁，則義、智、信舉矣。道、德、仁，君子之務本，藝則君子之餘事。《周官》司徒教萬民以六德六行，然後繼之



以六藝；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然後保氏教之以六藝，則藝豈君子所先哉？特游之而已。《少儀》曰：「士依於德，游於藝。」何謂「依於仁」？曰：德之所愛者，仁也；其所以制者，義也。愛則近於厚，制則近於薄。君子處其厚，故依於仁，不依於義，此所以在此無惡，在彼無射也。今夫己之子與兄之子均在所愛也，孔子則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兄之子妻南容，此依於仁而施於親親者也。己之與人均在所責也，孔子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依乎仁而施乎人者也。君臣之分，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孔子於魯，不欲苟去，必欲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不欲速行，必至三宿，然後出晝，此依乎仁而施乎君者也。然則君子之於仁奚所處而不依哉？此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然此言

「依於仁」，《禮記》言「依於德」，仁即是德，故也。此言「志於道」，孟子言「志於仁」者，仁即是道，故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之者，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則行束脩，淑艾者也。自私淑以上未嘗無誨，則四者可知矣。君子之於人，常患其所不學，而不倦其所教。其於教也，常恕其所不足，而不嚴其科。故潔己以進者，孔子未嘗不與；以是心至者，孟子未嘗不受。則行束脩以上，豈或遺之哉！然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見滕更，非不教也，不屑之教也。束脩與《禮記》、《穀梁》所謂「束脩之問」者，意似同。①

① 「意似同」，上圖抄本作「同意」。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在氣，悱在心。氣不憤不能誠心問，故不啟；心不悱不能誠心辨，故不發。啟之發之，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此又惡其不思也。蓋啟所以開之，發所以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欲其思而自得也。蓋君子之於人能道之以善，而不能使之自得，猶夫匠之於人，能與之規矩，而不能使之巧。故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與死，子路所不得聞，豈非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哉！《禮記》曰「開而不達則思」，孟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之謂也。然此言學者之道而已，「鄙夫問於我，叩兩端而竭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喪而飽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哭日而歌者，逆理也。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況食之飽乎？鄰有喪，春不相；<sup>①</sup>里有殯，巷不歌，況哭之日歌乎？《禮》曰：「哭日不歌，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非禮也。」孔子所以未嘗飽與不歌者，執禮故也。古之人哀樂歌哭同日者，惟祭而已，故《禮記》曰：「祭之日哀與樂半。」《周禮》女巫曰：「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① 「相」，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唱」，館臣籤云「唱，《曲禮》作相，宜改正」。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學不至於不惑，不可以語去就之義；行不至於不惑，不可以言廢興之命。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孔子能之。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用舍不累於一身。其流止不失其爲淵，其所謂「明明在上，亦山雌也」，閭閻在下，亦山雌也，夫豈以盛行之通、窮居之塞而爲之加損榮醜哉！此所以爲孔、顏也。子路以孔子稱顏回，故問之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答之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戒其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所以教其怯也。子路聞乘桴浮於海則喜，非所謂「臨事而懼」；有父兄在，聞斯行之，非所謂「好謀而成」，此所以無所取材也。《兵法》曰：「勇之爲將乃萬分之一」，又曰「謀者違害而就利」，則行三軍者其可懼

哉！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臨事而懼」者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在天；所好，在己。在天者，不可以求；在己者，可以自樂，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之士，其位則卑，其職則賤，《周官》條狼氏之類也。孔子之欲富，豈如是之甚哉！以爲在天者不可以求，凡以與民同患而已。然言富而不及貴者，以其爲利所在，故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

「齋必有明衣布」，「齋必變食」，慎齋也。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慎戰也。康子饋藥，曰

「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慎齋，故祭則受福；慎戰，故戰則克；慎疾，則命受其正。慎齋，所以仁鬼神；慎戰，所以仁民；慎疾，所以仁己。此先齋、戰而後疾，《禮記》言祭、戰而不及疾者，仁己之事，雖聖人所慎，亦非其所先也。聖人之所慎，非止此三者而已，特舉其重，故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有盡美，然後知天下之謂美者，斯不美矣；有盡善，然後知天下之謂善者，斯不善矣。《韶》之爲樂盡善，孔子聞之，故將忘天下之爲美善者，<sup>①</sup>又況肉味哉！魏侯聽古樂惟欲臥，齊宣王不好先王之樂，此真「樂鶚以鐘鼓，載騶以車馬」也，豈知孔子樂《韶》之意哉！司馬遷曰：「聞《韶》，三月學之。」然孔子之樂《韶》器尚矣，其在

齊則感其仁聲而已，非學也。<sup>②</sup>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sup>③</sup>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聖人之行有浮於言，而言未嘗不顧於行，故觀其所言足以知其所爲，此子貢所以問夷、齊之事而知其所以不爲衛君也。蓋兄弟之讓則仁，父子之爭則不仁，孔子善夷、齊之仁而惡衛君之不仁，此所以知其不爲也。子貢疑孔子之爲衛君，孟子則謂智足以知聖人，子貢之知出類拔萃而已，至於不爲衛君則不知也。孔子以夷、齊爲賢

①「爲」，上圖抄本作「所謂」。

②「非學也」，上圖抄本作「謂之學則非也」。

③「君」下，四庫底本、上圖抄本衍「子」字，館臣沈孫璉籤云「君子下誤衍子字，宜刪去」。

人，孟子以夷、齊爲聖人者，以伯夷爲聖，即能化而言也；以夷、齊爲賢，以明己之集大成者，亦賢而已。<sup>①</sup>此孔子不居聖之意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貧與賤，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故「飯疏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神無方也，非精義則不可入；《易》無體也，非知命不可以學。聖人人而爲天之所爲，故無過；出而爲人之所爲，則不能無過。孔子五十而學《易》，則爲天之所爲，故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則於過之

小者有所不免，蓋七十而從心然後無過矣。《易》曰「敦復無悔」是也。聖人之於《易》必以五十而後學，<sup>②</sup>然必云五十者，制行以人不以己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不言《詩》、《書》則無以教人，不言禮則無以明分。故子所雅言者，《詩》、《書》也，執而不敢議者，禮也。言《詩》、《書》而不及《樂》與《春秋》、《易》者，蓋德不全者不可道之以《樂》，志不定者不可發之以《春秋》，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易》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亦猶是也。孔子之於言，有所雅言，有所不言，有所罕言，其趣雖不

①「賢」，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聖」，館臣籤云「亦賢而已，賢誤聖」。

②「易」下，上圖抄本有「無」字。

同，亦各適其理而已。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非不知對，不足對也。蓋曰以孔子之道對葉公，是語蛙以海，樂鷄以《韶》，適滋以惑也。❶ 孔

子曰：「女奚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蓋曰奚不俯其言而對之以此也。孔子之於道，非學也，非不學也。以爲非學，則「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以爲非不學，則「我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非學也，所以學人異；非不學也，所以學人同。

子不語怪、力、亂、神。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怪、力、亂、神，非不言也，不語於人而已。不語怪、力，則所語者常與德也；不語亂、神，則所語者治與人也。怪之爲害不若力，力之爲害不若亂，怪、力、亂，人之所爲，故先之；神，則非人之所爲，故後之。揚子曰「神又茫茫，聖人曼云」，則不語神之謂也。李究曰：「力不由理爲怪、力，神不由正爲亂、神。」誤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者吾師也，不善者亦吾師也，師其不善所以自修，此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師」也。若夫師其善而不師其不善，則內無以自省，外無以自觀，其欲至於君子難矣，然則

❶ 「滋」，上圖抄本無此字。

不善之師其可忽哉？老子以強梁爲教父，釋氏以邪盜之類爲人師，亦此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於桓魋之暴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匡則曰「天之未喪斯文」，蓋德所以足乎己，而君子之所獨文，所以化於人而天下之所同。故於桓魋則危疑而已，故稱在己者而歸之於命；於匡有死之道，故稱在人者而歸之於時。以明桓魋不能害天之命，匡人不能易天之時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奚德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之誨人，其不倦，仁也；其無隱，忠也。不倦，與先傳後倦者異矣；無隱，與教人不盡其才者異矣。惟其開而不達，引

而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再三瀆則不告，此弟子所以疑其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忠、信，所以成終始也。學由中出，故以文爲餘事；教自外人，故以文爲先務。《乾》九三，先之以忠信進德，所以成始；孔子之四教，後之以忠信，所以成終。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有常者能常而已，非可欲者也，故不足於善人；善人能爲可欲而已，非充實者也，故不足於君子；君子充實而已，<sup>①</sup>非大而

①「君子」，四庫底本無此二字，館臣纂云「充實上宜增君子二字」。

化之者也，故不足於聖人。有常可與共學者也，善人可與適道者也，君子可與立者也，聖人可與權者也。聖人不可得則思君子，善人不可得則思有常，《詩》之《子衿》先子衿而繼之以子佩，《素冠》先素冠而繼之以素韞，《褰裳》先他人而繼之以他士，凡皆思其次者而已，亦此意也。孔子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爲狂，以不屑不潔之士爲狷，則狂可以爲善，狷者有恒而已。若夫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此《易》所謂「不恒其德」也。蓋虛非亡也，特未盈而已；約非虛也，特約之而已。亡而爲有，甚於虛而爲盈；虛而爲盈，甚於約而爲泰，其序如此。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與弋，君子與人同；不綱、不射宿，君子

與人異。君子於物愛之弗仁，其愛之也，不綱、不射宿，其弗仁也，不免於釣弋。孔子窮而在下，其不忍如此，使達而在上則其仁可知也。春秋時有干戈相尋、屠城滅國、舉無唯類，況有釣而不綱者乎？有以乘人之阨、掩人不備而襲之，況有弋不射宿者乎？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君子之於學也，遠則聞而知之，近則見而知之。多聞，患於不能擇，能擇則知所從；多見，患於不能識，能識則知所辨，此特知之而已。「吾道一以貫之」，則知之上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則知之次者，學者之事也。曾子、子貢皆聞一貫於孔子，曾子能唯而



不能辨，子貢知聽而不知問，則知之上者，聖人之事也。然此未離乎知而已，乃若離一以至於無始，去知以至於無知，則又聖人之妙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聖人不以能病人而常待之以恕，故潔己以進者在所與；不以智逆物而常繼之以義，故於往在所不保。與其潔，故子路變服而至則教之；不保其往，故宰予與辭於後則聽之。門人不知而惑於童子之見，孔子示之以「唯何甚」，則不與其潔者甚於所擇也，保其往者甚於所逆也。孔子不為己甚，故韓愈曰：「言辭之不則，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也。」孟子之設科，來者不拒，度則不得，亦此意與？「與

其潔」，則所謂「污者」斯不與矣；「不保其往」，則「親於其身，為不善者」斯拒之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周公之過以親也，孔子之過以君也，過于厚者也。過於厚以人知之為幸，過於薄以人不知為幸，故曰：「古之君子，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更」上，上圖抄本有「及其」二字。

樂者，人情之所不免，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孔子于《韶》則忘味，于歌之善則和，樂得其道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行者，君子之務本；文者，君子之餘事。與其行不足而文有餘，不若行有餘而文不足。今吾於文也，不特猶人而已，然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則是行不足而文有餘也。蓋時之人，與其文不究其實，而不知其非，故孔子自謂如此，以救其弊。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者，天道之至；仁者，人道之至。語仁之未成名，雖管仲、子產亦可謂之仁人；語仁之成名，雖孔子有所不敢。孔子之所

不敢，非不敢也，不居之而已。孔子以爲不厭、誨人不倦爲非聖，●賜、赤或以爲既聖，或以爲不能學者，不厭不倦，聖人之所爲而學者之所難也。不曰「學之不厭」而曰「爲之不厭」者，蓋曰仁、聖之成名，我不敢居，特爲仁、聖之事而已。爲仁、聖之事，故學不足以言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疾與病合則一，別則異。《周官》疾醫言疾病，獸醫則言病，以人易知，雖疾可見，獸不易察，病而後知，是疾輕於病。子疾病，疾而後至於病。君子於神祇，未疾則禱，衆人於神祇，未疾則不禱，既疾則禱。未

●「誄」下，上圖抄本有「人」字。

疾而禱，禱之以正直；既疾而禱，禱之以祭享。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禱之以祭享，是貳之也。孔子之疾，不禱無妄之疾，勿藥可也。春秋之時，楚昭王之疾，不禱於河；齊侯之疾，欲誅祝史，賢否可知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則僭，故失之不孫；儉則約，故失之固。不孫則其害大，固則其害小。老子於奢則去之，于儉則實之。管仲之奢，孔子以為不知禮；晏子之儉，曾子以為知禮。此「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孫也，寧固。」然二者皆非中道，以曹風之奢，魏、晉之儉，皆詩人所刺也，孔子言「寧儉」、「寧固」，與「思狂狷」同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作德，心逸日休，故坦蕩蕩；作偽，心勞日拙，故長戚戚。君子居易以俟命，大行不加，<sup>①</sup>窮居不損，故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日之憂；小人行險以徼幸，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故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旦之樂。<sup>②</sup>此「坦蕩蕩」、「長戚戚」所以不同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亦君子之所謂坦蕩蕩也，蓋溫而不厲過於柔，威而猛過於剛，恭而不安過於異。子夏曰「即之溫，聽其言厲」，溫而厲也。《禮》曰「威而愛」，<sup>③</sup>威而不猛也。子曰「與人恭而有禮」，恭而安也。溫而厲則處仁以義，

①「大」，上圖抄本作「盛」。

②「旦」，上圖抄本作「朝」。

③「威」，原誤作「溫」，上圖抄本及《禮記》改。

威而不猛則成義以仁，恭而安則行巽以禮。仁而後義，義而後禮，事辭之序也。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不累於厚利，故三以天下讓；不累於名高，故民無得而稱，此所以爲「至德」。太伯之讓則國也，三以天下讓者，以文王之聖有得天下之道，故也。《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又曰「文王肇禋，惟周之禋」，<sup>①</sup>則文王有得天下之道也，固矣。後世伯夷之遜孤竹、季札之遜吳國、魯隱之遜桓公、宋穆之遜與夷、燕噲之遜子之、韋玄成之遜弟勝、東海王强之遜弟陽、鄧彪之遜弟荆、丁鴻之遜弟盛、劉愷之遜弟

憲，凡是者多矣。若伯夷、季札則狗義者也，餘則矯異以取一時之名而已，<sup>②</sup>豈君子之所與哉！然擬於突、忽之兄弟、蒯、輒之父子，其有間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則所謂無禮者，不學之蔽。恭、慎、勇、直出於德性，而德性本於道學，有是德性而無禮以節之，故恭則不安而勞，慎則過思而憊，勇則至於悖亂，直則至於

① 「禋」，原作「禋」，爲館臣避清雍正帝胤禛諱，今據上圖抄本改回。

② 「矯」，上圖抄本作「特」。

絞迫。「脅肩諂笑，病於夏畦」，「恭而無禮則勞」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而無禮則絞」也。蒧，猶荀卿所謂「認認然」也；絞，猶《詩》傳所謂「綯絞」也。《禮》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則無禮不特不中禮而已。蓋恭、慎則不及，必跂而進於禮；勇、直則過，必抑而就於禮，禮以仁厚爲質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禮》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詩》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周官》「八政」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sup>①</sup>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莫遺其親，則興於仁也；莫慢其故，則不偷矣。後世不知親親，而《角弓》之怨興；不知敬故，而《谷風》之刺作。欲民免於無禮，其

可得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孔子以不敢毀傷爲孝，樂正子以傷足爲憂，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蓋賢者之保身猶之乎諸侯之保國也。故曾子取此詩以明己之孝，《孝經》取此詩以爲諸侯之孝也。先啟足而後體者，便於侍疾者，故也。《禮》曰：「曾元、曾申坐於足。」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①「故」下，上圖抄本有「親親孝也仁也敬故仁也義也」十二字。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道無乎不在，物無乎非道。故默而成之於性命之理，道也；揮而散之於容貌辭氣，亦道也。蓋恭敬達之於容貌，則無暴慢之容貌矣；誠信達之於顏色，則無詐諂之顏色矣；忠順達之於辭氣，則無鄙倍之辭氣矣。於顏色言「近信」，則容貌近禮、辭氣近和可知；於容貌言「遠暴慢」，於辭氣言「遠鄙倍」，則顏色遠誕謾可知。《禮》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又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與此同意。人道，本也；事，末也。末在人，本在仁，君子則事道，有司則事事，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所以告孟敬子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

能，言其才；多，言其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資人者也；有諸己而若無，充實而若虛，其處己者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則學愈博；「有若無，實若虛」，則德愈充；「犯而不校」，則恕矣。以能問於不能，至實若虛，不伐善者能之；犯而不校，不遷怒者能之。則曾子所謂「吾友」者，顏子而已，孔子曰「以直報怨」，顏子犯而不校者，蓋犯非必怨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言其所恃；寄，言其所付。六尺之孤，其責重，故言「託」；百里之命，其責輕，故言「寄」。老、莊皆曰「貴以身爲天下」，乃

①「皆」，上圖抄本作「昔」。

可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寄天下」。則貴者，不辱其身而其德尊；愛者，不危其身而其德殺。於德尊者言託，於德殺者言寄，是託於寄爲重，寄於託爲輕，通而言之，則一也。故寓公於《喪服傳》曰「寄公於君」，孟子則曰「託於諸侯」。可以託六尺之孤，仁也；可以寄百里之命，義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忠也。苟非君子，孰能與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士不可以不尚志，不可以不弘毅。弘則張大而有容，毅則致果而有濟。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蓋人生莫不有剛大之氣，患乎不能尚志以帥之，尚志以帥之，則弘可以致至大，毅可以致至剛，故能

任重而道遠。《禮》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至。」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詩》曰：「惟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則不侮矜寡，弘也；不畏強禦，毅也；惟仲山甫舉之，任重也。《記》曰：「斃而已矣。」荀卿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道遠之謂也。《坤》言「厚德載物」，《乾》言「自強不息」，則任重者地，道遠者天，道充弘毅，至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於士尚志則兼仁義言之，此則言仁不及義者，仁者義之本，故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禮樂者，成人之

① 「是」下，原衍「道」字，據《荀子》刪。

事；《詩》者，養蒙之具。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禮》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學記》之教人亦先之以安絃，夔之教胄子亦先之以樂，於此言「成於樂」，則樂者，學之所終始也。惟其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然後爲修之至矣。荀子曰：「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是可以與立也，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聖人制行以人不以己，議道以己不以人。

以人不以己，故禮方而卑，所以廣業而其仁顯；以己不以人，故智圓而神，所以崇德而 its 用藏顯。故民可使由之，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惟其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而必其知。則是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雖至於折骨絕筋亦無益也，此所以有餘不敢盡也。若夫老子所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莊子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進於此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路好勇矣，然衣敝緼袍而不疾貧，故不爲亂；商丘開疾貧矣，然力弱而不好勇，亦不爲亂。好勇而不疾貧，則未必爲亂；



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爲亂，故曰：「好勇疾貧，亂也。」夫鳥窮則搏，獸窮則攫，馬窮則逸，人窮則詐，故於不仁者剋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不仁者，非不疾之，疾之不可已甚，孔子之不爲「已甚」，老子之言「去甚」者，此也。疾不仁者，義也；不至於已甚者，智也。《兵法》曰「寇窮勿追」，亦此意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之美者莫過於周公，行之醜者莫甚於驕吝。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又況才美下此者乎？蓋君子以禮存心，故不驕；以仁存心，故不吝。小人以驕滅敬而忘禮，以吝滅愛而忘仁。忘禮與仁，非所謂有德者也，其何以觀之哉！荀卿

曰：「弓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信慤，然後求智能；士不信慤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以身近之。」亦此意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米以不失穀爲善，人以不失性爲仁。善爲仁之體，仁爲善之用，孟子以五穀譬仁，則穀者仁之實也。君子之學，一年則論學取友，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若夫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三年學其可以至穀哉？此所以樂其自強不息也。莊周曰「美成在久」，荀卿曰「真積力久則入」，此之謂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蓋謂誘之而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篤信則於道不疑，好學則於道不厭，守死善道則於道不變。學至於此，然後知廢

興之有命，去就之有義，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故君子體龍之潛升以爲德，體鳳之顯隱以爲行。邦有道，則以道徇身而行；邦無道，則以身徇道而隱。此所謂「當治世而不避其任，遭亂世而不爲苟存」。然有是言也，而言之不必信；有是行也，而行之不必果。故孔子於公山、佛肸之召則欲往，於衛君之亂則欲入，環轍天下，卒老於行而未嘗隱。苟非體常盡變，孰能與此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於可仕之時而無可仕之道，貧且賤焉，耻也；於可退之時而無必退之志，富且貴焉，耻也。孔子曰：「邦有道，<sup>①</sup>穀，耻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與

「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同一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大夫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謂之犯分，<sup>②</sup>居官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謂之侵官，<sup>③</sup>此《易》所以言「思不出其位」，而孔子所以言「各司其局」，<sup>④</sup>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若夫在天則春、夏、秋、冬不相易時，在地則東、西、南、北不相易方，在人則耳目、口、鼻不相易用。至於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大至於天地之理，小至於言語之儀，其定分也猶且不可犯，又況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哉！韓之典冠者

①「有」，依《論語·憲問》「憲問耻」章及此處文意，當作「無」。

②「位」，原作「政」，據上圖抄本改。

③「位」，原作「政」，據上圖抄本改。

④「孔子」，上圖抄本作「禮」。

加昭侯以衣，非不愛君也，不免越職之誅；晉之將中軍者將載厲公以車，非不憂君也，不免侵冒之責。故庖人雖廢職而尸祝者不可以代，御者雖非良而參乘者不可以呼，此孔子嘗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而已」，嘗爲委吏則曰「會計當而已」。曾子不與越寇之事，孟子不以爲罪，陽處父易中軍之班，《春秋》以爲罪，其以此歟！然則於田常之亂，孔子不在其位而請討；季氏之旅，孔子不在其位而欲救之者，蓋田常之亂盡人可討，季氏之旅唯告冉有而已。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治污謂之污，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關雎》嘗亂矣，師摯之始，其亂而正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

洋洋乎盈耳哉！」《書》曰「聖謨洋洋」，《禮》曰「鬼神洋洋乎在其上」，<sup>①</sup>史曰「洋洋乎美德！役群衆」，則「洋洋」，盛美之辭。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而孔子美之，及其適齊而嘆之，則其賢可知矣。

子曰：「狂而不直，恫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則進取而無節者也，恫則游移而無守者也，忼則虛中而無實者也。無節而直，無守而愿，無實而信。嘆未善也猶出於誠，未善而無誠，則非君子所與也，孔子所以深非而曰「吾不知之矣」。人之生也，忼恫顚蒙，則忼而後恫，恫而後狂，於此則先狂而後恫。與忼者，蓋狂者進取善也，狂未

①「在其上」，四庫底本作「盈耳哉」，爲館臣改。上圖抄本作「如其上」。

以爲善也，以其未善而猶不直，則其反常度甚矣。子張色取仁而行違，其狂而不直者與！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用殆於學，其能有得乎？此文、武所以汲汲、仲尼所以皇皇也。孔子之門人猶有冉有之自畫、子貢之願息、宰予之晝寢，時之殆於學者多矣，故孔子言此以警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言成功之高大也。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如堯之無爲而治者也。無爲而治者，君子之道，故孟子曰：「君哉，舜也！」孟氏先堯後舜，此先舜、禹而後堯，何也？先堯後舜者，堯、舜先後之序也；先舜、禹而後堯者，以舜、禹之有天下本於堯故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任理，人任情。任理則大而公，任情則小而私。堯之爲君，<sup>①</sup>不私其天下則大而公焉，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易》曰：「大哉，乾元！」《傳》曰：「無爲爲之謂天。」蓋大而公然後能無爲，則無不爲矣。堯之則天，至於「蕩蕩乎！民無能名」，無爲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無不爲也。民無能名，故謂之帝；其有成功，故謂之放勳；其有文章，故謂之重華。然堯之則天之大，非美而未大也，則天者天之合也。舜似堯爲美而未大，堯自以爲人之不合者，蓋不虛無告，不

①「君」下，原衍「子」字，據上圖抄本刪。

廢困窮，嘉懦弱而哀婦人，此特堯之緒餘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前乎堯者，則其象而已；後乎堯者，順其則而已。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而舜之治天下者五人而已；文王之時，<sup>①</sup>濟濟多士，武王之亂臣十人而已。<sup>②</sup>故孔子嘆其才難也。考之《孟子》，五臣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是也；考之《書》，則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也。《書》稱號叔五人之外，周公、太公、召公、畢公而已，馬融以榮公與焉，非也。子無

臣母之義，則所謂婦人者邑姜而已，馬融以爲文母，非也。萇弘曰：「十人同德，周以興。」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有君民之大德，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事君之小心，故猶「服事殷」。如此則不以利累名，不以私累實，其德不可以有加矣，此所以爲至德也。不謂文王之至德而曰「周之至德」者，以明周之世世修德若文王也。《易》曰「周之盛德」，而此曰「至德」，自其衰世言之則曰「盛德」，自其以服事殷言之則曰「至德」。

① 「王」，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② 「王」，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厚飲食，美衣服，崇宮室，<sup>①</sup>人之情也。菲而致孝乎鬼神，惡而致美乎黻冕，卑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鬼神，仁民也。仁者，盡人道而已，人道盡則無閒矣。《易·乾》元言「大哉」，亨言「大亨」，利言「大利」，《坤》元言「至哉」，柔言「至柔」，靜言「至靜」。堯以德而帝，天道也，故稱「大哉」；文王以業而王，地道也，故稱「至德」。帝道成於堯、舜，王道成於文、武，曰帝王之道而無閒者，禹而已，故言禹終之。

#### 論語全解卷四

① 「厚飲」至「宮室」，上圖抄本作「飲食欲厚，衣服欲美，宮室欲高」。

## 論語全解卷五

### 子罕第九

宋 陳祥道 撰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仁，人道也；命，天道也；利則和同天人之際者也。仁、命，人所難知；利，人所難爲。智足以及此，無事於言；智不足以及此，無足以與言，所以罕言也。天之所利，年飢不足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於人乎？<sup>①</sup>故鮮言之，以利人所難爲故也。孔子於利罕言，孟子於利不言，蓋罕言者利之本，不言者利之末。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

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顏、閔之徒，或以德行稱，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稱，或以言語稱，皆其所以成名也。孔子無所不學，而人莫名其所以學；無所不知，而人莫名其所以知，則無所成名也。聖人之於天下，方其人之知我也，則承之以謙，若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方其人之不知我，則高其言，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所以執御而不執射者，以達巷黨人之知我故也。孟子於公孫丑之言既聖則曰「惡是何言」，於距楊、墨則曰「予欲

① 「況於人乎」，上圖抄本作「則利尤人之所難爲」。

承三聖」，其抑揚高下，亦若是而已。射與御，<sup>①</sup>皆藝也。<sup>②</sup>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不能者則辭以負薪之憂。《周官》《六藝》先射而後御，《詩》之《叔于田》先善射而後良御，則射者古之所尤重也。孔子於射不敢執而曰執御者，謙之至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先王制禮之設，爲奢不爲儉，<sup>③</sup>爲泰不爲恭。用可以儉，雖禮有所不行；行在乎恭，雖從有所不從。<sup>④</sup>故衆儉則從儉，衆泰則從禮。從衆者，義也；從禮者，理也。義者，禮之權；理者，禮之經。知禮之經，則考之先王而不謬；知禮之權，則推於當世而可行。三代之所以因革損益者，亦不

過如此而已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以誠而已。毋意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而已；<sup>⑤</sup>毋必也，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趣時而已；毋固也，視人如我，視我如人，非特克己而已；毋我也，莊子曰「于羊棄意」，聖人不必至人無己，此之謂也。雖然毋意也有所謂「意」，《易》曰「立象以盡意」是也；毋必也有所謂「必」，「名之必可言」是也；毋固也有所謂「固」，「君子固窮」是

①「御」，四庫底本作「藝」，館臣盧遂籤云「藝字應改御字，正本未改」。上圖抄本作「御」。

②「也」下，上圖抄本有「射者服人之事，御者事而已」十一字。

③「奢」，原作「泰」，據上圖抄本改。

④「雖從」，上圖抄本作「雖衆」。

⑤「惟」，上圖抄本作「循」。



也；毋我也有所謂「我」，「以我爲隱乎」是也。①五行之性，惟火爲能，毋我而火於五臟主神，此毋我者，聖人之妙用，故於後言之。毋者，禁止之辭也，孔子之於四者，非無也，特止而不爲爾。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聖人之勇能無懼，如畏於三軍；②孟施舍之勇能無懼，而畏於三軍。聖人於內能無懼，於外不能無畏，聖人無懼而畏如孟施舍同，其所以無懼與孟施舍異，若孟子不動心與告子同，其所以不動心與告子異。老子曰：「人之所畏，不敢不畏。」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文王至於孔子，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故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道德者，本也；藝能者，末也。有其本而輔之以末，則不害爲君子；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則不免爲衆人。周公之多才多藝與孔子之多能，則多能亦聖人之所不廢而非其所先也。聖人之於天下，能圓能方，能短能長；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潛則淵；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

①「以我爲隱乎是也」，上圖抄本作「子曰：以我爲隱乎？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凡則稱我以敵物者是也」。  
②「如」，疑當作「而」。

智。太宰見之謂「多能」，不亦宜乎！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聖人之於人，患其不能學，不倦其所教，患其不能問，不隱其所答。互鄉童子之進則與之而不拒，鄙夫之問則叩兩端而竭焉。蓋智及之而誠不至，聖人答之以略；智不及而誠至焉，聖人告之以詳。故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不竭兩端，於竭兩端者不舉一隅，此稱物平施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君子以仁存心，故見齊衰者則不忍，以禮存心，故見衣裳者則不慢；以誠存心，故見瞽者則不欺。見之，雖少，必作，於長者敬之可知矣；過之，必趨，於與處者敬之

可知矣。見之、過之而未必狎，見齊衰雖褻必以貌，見冕與瞽雖狎必變，夫子居鄉之容也。①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故不可階而升；鑽之彌堅，故不得其門而入；瞻之在前，故隨之不見其後；忽焉在後，故迎之不見其前。「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聖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神也。神與聖，聖人之所獨；文與禮，天下之所同。聖人以所獨者處己，以所同者誘人。「博我以文」，使之窮理；「約我以禮」，使之盡性，此所謂「步步步，

① 「夫子居鄉之容也」，上圖抄本作「此聖人處鄉黨之禮也」。

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所謂「夫子奔逸絕塵而瞠乎其後」。揚子曰：「顏子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孔子以爲欺天；夫子之死，門人欲葬以三代之禮，而君子不以爲非禮。門人欲厚葬之者，義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禮也。夫詐則不誠，欺則不忠，不誠則無以行己，不忠則無以事天。故於己言詐，於天言忠。①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君子未嘗不欲仕，惡不由道；美玉未嘗不欲沽，惡不待賈。沽之所以行其義，待賈所以珍其道；行其義則不失人，珍其道則不失己。《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揚子曰「珍其貨而後市」，與此同意。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於禮不敢議，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正之而已。季札時，《豳》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豳》，《魏》不次《齊》而次《秦》，《陳》不次《秦》而次《唐》，

① 「忠」，上圖抄本作「欺」。

《國風》如此，①《雅》、《頌》可知；②孔子所以亟正之。《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乃歸，其自衛反魯之時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下之物，無日而不禪，無時而不移。雖天地不能逃其變，舟壑不能固其藏，造化密移，疇覺之哉！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也。此即物觀之而已，即理以觀之，則流者未嘗流，逝者未嘗逝。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爲譬則學也，地譬則性也。因性以爲學，亦猶因地以爲山，山幾成而敗，則功雖多而志不足，故曰「吾止也」；爲山也，未成

而進，則功不多而志有餘，故曰「吾往也」。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春秋傳》曰：「君子惡惡也疾始，而善善也樂終。」爲善有始而鮮終，③豈君子所樂哉？此孔子所以惡冉求之畫而與童子之進也。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又曰：「仁亦在熟之而已。苟爲不熟，不如莢稗。」荀卿曰：「由埳而進，吾與也；由丘而止，吾已矣。自發一矢，不足以爲善射；千里之行，一步不至，不足以爲善馬。」與此同意。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①「風」下，上圖抄本有「之起」二字。

②「頌」下，上圖抄本有「之亂」二字。

③「鮮」，上圖抄本作「無」。

亡。回語之而不惰，勤而行之者也；餘則語之而惰，若存若亡者也。蓋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故能不惰；彼予之晝寢，求之自畫，賜之願息，其能無所不悅哉！夫子所以獨稱回也，於語則不惰，於言則不違；惟不惰所以能潛心，惟不違所以能具體。《記》有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不惰之說也。莊子曰「回坐忘矣」，蓋不違之說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如有所立，其進也欲罷不能，未見其止也。使回不死，而充其庶幾之資，則其爲聖也何有？《記》曰：「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回之謂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

有矣夫！」<sup>①</sup>

《詩》稱「種之黃茂」而至於「實發實秀」，苗而秀者也；「實發實秀」至於「實穎實栗」，秀而實者也。古之人以學譬實，以善譬穀，則苗者可欲之善，興之之時也；秀者有諸己之信，立之之時也；實者充實之美，成之時也。管子曰：「夫方其始也，眇眇乎其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其成也，由由乎其君子也！」眇眇者，苗也；莊莊者，秀也；由由者，實也。孔子之時，學者多止而不知君子也，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曾

① 「矣」，原誤作「以」，據四庫底本、上圖抄本改。

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人之性，莫不秉彝而好德；人之情，莫不好順而惡逆。以其秉彝而好德，故法語之言不能無從。然物或害之，患不能改，故改之爲美，<sup>①</sup>以其好順而惡逆，故異與之言不能不悅。然不以道患不能繹，故繹之爲貴。昔惠王於孟子之言亦曰「仁義而已」，是法語之言，不能無從而不改；幽王於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是異與之言，不能無悅也。然說而不繹，<sup>②</sup>此惠王所以終於不仁，幽王所以終於無道也。孔子所謂「訓恪人言」，法語之言也；伊尹所謂「有言遜于女志」，異與之言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sup>③</sup>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之所恃者，帥也；匹夫之可守者，<sup>④</sup>志也。以匹夫視三軍，不若三軍之衆；以帥視志，不若志之固，故曰「三軍可奪，匹夫不可奪」。蓋見善明然後用心剛，用心剛則心之所之者其銳不可挫，其固不可攻，<sup>⑤</sup>此所以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也。夫以死生之大猶不得與變，又況窮通之小者乎？故首陽之飢不能降伯夷之志，齊之卿相不能動孟子之心，此《儒行》所謂「身可危而志不可

① 「美」，上圖抄本作「貴」。

② 「說」，原脫，據上圖抄本補。

③ 「可」，上圖抄本作「所」。

④ 「攻」，上圖抄本作「傾」。

奪」。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之帥本諸天，三軍之帥本諸人。本諸人者易奪，本諸天者難奪，此士所以貴尚其志也。

《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勇或失於伎，貧或失於貪。求勇而不伎，貧而不貪，唯子路能之。蓋懲忿則不伎，窒慾則不求。不伎者可以爲仁，而仁不止於不伎；不求者可以爲義，而義不止於不求。不伎不求，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抑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以言是道可以爲善而非成乎善者也。<sup>①</sup>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是仁義之道，始於不伎不求而已。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歲不寒不足以知松栢，事不難不足以見君子。莊子曰：「受命於道，<sup>②</sup>唯松栢獨也。」又曰：「天寒既至，霜露既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禮》曰：「若松栢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所以譬君子之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傳》曰：「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與此同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者自知，不爲物蔽，故不惑；仁者自得，

① 「以言是道」，原誤作「是善」，據上圖抄本改。

② 「道」，《莊子》作「地」。

③ 「也」下，上圖抄本有「在冬下青青」五字，「下」，《莊子》作「夏」。

不爲物役，故不憂；勇者自強，不爲物暴，故不懼。知者不惑，亦有時而惑，《易》曰「或躍在淵」是也；<sup>①</sup>仁者不憂，亦有時而憂，莊子曰「仁人多憂」是也；勇者不懼，亦有時而懼，孔子曰「臨事而懼」是也。此與《中庸》言「知仁勇者，學之序也」、《憲問篇》言「仁智勇者，道之序也」、《禮運》言「知仁勇者，用人之序也」，經傳所言皆先智而後勇。《書》曰「天乃錫王勇智」，《禮》曰「以賢勇者興事立功」，蓋以勇爲主，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游、子夏得其學，故可與共學；未得其所以學，故未可與適道。宰我、子貢得其言，故可與適道，未得其所以言，故未可與立。

顏回、閔子得其行，故可與立；未得其所以行，故未可與權；可與權者聖人而已。揚子曰：「聖人固多變也。」「唐棣」則喻權之用，「室」則喻權之道，權者反而後合，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不知返者視邇以爲遠，故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以言權者性之所固有，<sup>②</sup>求諸己而已。

##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sup>③</sup>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① 「躍」，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懼」，館臣籤云「躍誤懼，宜改」。

② 「有」上，上圖抄本有「在」字。

③ 「者」，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沈孫璉籤云「似不能言下，據監本應增者字」。



道與之才，聖人達之以爲藝，道與之貌，聖人達之以爲儀。前言執射執御，●聖人之藝也；此言鄉黨之禮，聖人之儀也。然聖人之行禮，不以居家者施之鄉，不以居鄉者施之朝，故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廟則便便，凡皆異之以稱物，同之以平施而已。恂恂，德性之謂也；便便，辨治之謂也。鄉黨貴德信則遜而無所辨，故「似不能言」；朝廟貴辨而不可不敬，故曰「便便唯謹」。《周禮》司徒教民以孝友睦婣，而繼之以任恤，此鄉黨貴德信者也。《禮記》言「朝極辨」，此朝廷貴辨治者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周禮》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謂「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禮》曰「在朝言朝」，此「便便言，唯謹爾」也。《禮》言庶子在宗廟之中如在外朝之位，此言夫子在宗廟朝廷，皆「便便言，

唯謹爾」者也。宗廟朝廷之禮，一也。以孔子觀之，「色勃如，足躩如，入君之門則鞠躬如不容，執君之圭則鞠躬如不勝」，與上大夫言則闇闇，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禮之爲用可知矣。《詩》云：「攝以威儀，威儀孔時。」此之謂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

侃侃，和也；闇闇，敬也；蹀躞，則恭而安；與與，則有相與之意。下交不瀆，故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上交不諂，故與上大夫言闇闇如。恭而失相與之意則不親，有相與之意而不恭則不敬。君在，蹀躞如也，尊之也；與與如也，親之也。閔子侍

●「御」下，上圖抄本有「與多能」三字。

側，闔闔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閔子以孔子交乎上者侍孔子，冉有、子貢以孔子交乎下者侍孔子，此三子之賢所以不同也。《詩》曰：「執爨蹠蹠，我黍與與。」則「蹠蹠」者，安而不遽，「與與」者，相與之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朝聘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公則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公則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擯有紹擯、有上擯，介有衆介，如此然後命有所傳，情有所達而不相瀆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其容不特莊而已，「足躩如也，」其容不特重而已，「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其容不特恭而已。孟子稱齊王「勃然

變乎色」，《易》以矍矍爲之不安，則勃如，色之變也；躩如，足之不定也。夫擯進則揖遜，退則不顧揖遜者，難進也；不顧者，易退也。《聘禮》、《公食大夫禮》公既拜送，然後言「賓不顧」，皆擯者復命之辭。

《周官·掌訝》「詔其位，<sup>①</sup>人復，及退，如之」退亦人復，所謂「賓退，必復命」也。

人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蹐蹐如有循。

①「訝」，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謝」，纂修盧遂籤云「謝應作訝，據《周官》改」。

立中門則嫌於自尊，行履闕則嫌於自高。過位，過君之位也。勃如戰色，如戰陣之色也。足蹣蹣如有循，旁緣而有循也。《禮》曰：「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履闕。」<sup>②</sup>「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之謂也。又曰：「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玉器，操幣、圭、璧，行不舉足。」「如不勝」之謂也。《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蹣蹣如也。」《儀禮》曰：「執玉者惟周舒，武，舉前曳踵。」「足蹣蹣如有循」之謂也。入公門如升堂，如執圭，故皆曰「鞠躬如也」。過位如使擯，故皆曰「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復其位如君在，故皆曰「蹣蹣如也」。沒階，趨，亦如君召使擯，故皆曰「趨進，翼如也」。非夫動容周旋、盛德中禮之至者，誰能至此！

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享，致其禮；私覲，致其情。致其禮則尚敬，致其情則尚和，故「愉愉如也」。《禮記》言：「賓私覲私面，致饗餼，還圭璋。」《周禮·司儀》言：「私面私獻。」《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sup>③</sup>以其良馬私面，則私覲固有獻矣。蓋言享則知私覲之爲獻，言私覲則知享之爲公，互相備也。然使而私覲則禮也，覲而私覲則非禮也。故《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

① 「士大夫」，《禮記》作「大夫士」。  
 ② 「履」，《禮記》作「踐」。  
 ③ 「玉」，《禮記》作「圭」。  
 「惟」上，《儀禮》有「則」字。「周」，《儀禮》無此字。  
 「楚」，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是」，館臣籤云「是公子，是宜改楚」。

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色未及緇爲緇色，過於緇爲紺。《考工記·鍾氏》五人爲緇，是未及緇也。列子曰：「以涅染紺而緇於涅。」是紺過於緇也。火克金爲紅，南方之間色，其義則陽侵陰；水克火爲紫，北方之間色，其義則陰侵陽。君子不以紺爲其近齊服也；不以緇爲其近練服也；不以紅紫爲褻服，爲其非正色也。不以爲飾，則不以爲衣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以爲正服可知。當暑，衿絺綌，不入公門，必表而出之，《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曲禮》、《玉藻》皆言「衿絺綌，不入公門」，此衆人之禮也。孔子衿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門而已。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禮記》曰：「麕裘素衣以裼之，羔裘緇衣

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者稱其色以裼之也。羔之色黑，其性則群而有禮；麕之色白，其性則弱而善愛；狐之色黃，其性則黃而多正。緇所以象道，素所以象義，黃在坤象方物。朝廷者，道與禮之所自出，故於緇衣羔裘爲朝服；喪則仁義之盡，故以素衣麕裘爲喪服；蜡所以息老物，故以黃衣狐裘爲蜡服，此皆色之純者也。然有所不必純，則純者所以相稱，其不純者所以相成，故《記》曰：「狐白裘，錦裼之，狐青裘，玄裼之。」

裘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人之手足右強。右強則有利於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禮，故不長。裘裘取溫，故長。

狐貉之厚以居。

先王之制，衣服有以成德者，有以稱德者，成德者外成乎內，稱德者外稱乎內。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勿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衰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絕猛，服故也。」此以外成乎內也。莊子曰：「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勾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此以外稱乎內也。狐之性善疑而戒，貉之性善明而靜，居則戒於外而靜於內，故裘必以狐貉，取溫而已，故必厚。《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豳民以貉爲裘，以狐狸爲公子裘。是狐裘美於貉矣，故先狐後貉。

去喪，無所不佩。

佩所以致飾，喪則去飾矣。故去而不

佩，<sup>①</sup>去喪，無所不佩，《禮》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是也。昔石駘仲卒，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兆，若祁子，可謂知禮矣。然是禮也，非必終喪然也。《禮》曰：「禫而織，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

《詩》曰「漸車帷裳」，則帷裳者，《周禮·巾車》所謂「華蓋」是也。羔裘，朝服也；玄冠，祭服也。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蓋始死，主人未變服，則羔裘玄冠可也；及小斂，則主人變服，羔裘玄冠以弔，非禮也。子游謁裘而弔，魯子始譏，而後是之，然則魯子之知禮，其知子游之後乎？朝

①「去而」，上圖抄本作「居喪」。

服言裘不言冠，<sup>①</sup>祭服言冠不言裘，互相備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周禮》言正月之吉，《詩》言二月初吉，朔月謂之吉者，明生之幾，故也。魯自文公始廢告朔之禮，孔子吉月猶必朝服而朝，所以存禮也。《周官》設璧羨以起度，孔子不去餽羊以存告朔，孟子不毀明堂以存王政，皆救世之苦心也。孔子吉月之朝，知者以爲存禮，不知者以爲諂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

齊所以致精明之德於內，而防其邪物於外，故不御於內，不聽樂，不弔，不賓，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凶者則不見，苟慮，苟動則不聞，然後可交於神明，此所以必有明衣與變食也。謂之明衣，以致其精明之德也。布，以其有齊素之心也。變食與

《周禮》「王齊日三舉」同意。然此第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致虛而已，何物之能累者哉！《士喪禮》亦有明衣，蓋君子齊終之意也。

居必遷坐。

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視傷血。居必遷坐，非久坐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①「言裘不言冠」，四庫底本、上圖抄本無此五字，爲館臣所補。

飲食所以存生，亦所以害生；所以養形，亦所以累形。爲其有以累形，故不恥惡衣惡食；爲其有以害生，故食不厭精。夫肉曰敗，魚曰餒，敗則外腐，餒則中潰。色惡，色之變也；臭惡，氣之變也。然臭惡不特氣之變而已，若牛膾、羊羶、犬臊、鳥狸、豕腥、馬騷之類，皆是也。《禮》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勿嚮也。」<sup>①</sup>又曰：「五穀不時，穀實未熟，不粥於市。」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sup>②</sup>漢之鄧后亦禁不時之物，此之謂「不時，不食」也。《禮》曰：「骨有貴賤，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此所以「割不正，不食」也。蓋不時不食，不可食也；割不正不食，不安食也。神農氏曰：「醬除塾不煩，薑去臭通神。」不得其醬不食，《禮》所謂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之類是也。<sup>③</sup>不撤薑食，《禮》所謂「飲食必有草木之滋」是也。夫天產養精，所以作陰德；地產養形，所以作陽德。不以作陰德者勝陽德，故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如酌孔取是也。不及亂，不爲酒困是也。不多食，節飲食是也。<sup>④</sup>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食不語者必不言，寢不言者不必不語。君子不以菲廢禮，故

①「嚮」，《禮記·禮器》作「饗」。

②「宜」，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一旦」，纂修盧遂籤云「一旦二字係宜字誤，據《漢書》改」。

③「醢」，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醢」，纂修盧遂籤云「醢誤，據《禮記》改」。

④「節」上，上圖抄本有「君子」二字。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之所向非所向，所止非所止，非理也，<sup>①</sup>故「席不正，不坐」。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徐行後長，謂之弟，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鄉人儺則神有所不寧，故朝服立於阼階，所以寧之也。此與《方相氏》、《月令》皆曰儺，《郊特牲》則曰楊。楊者，即謂之儺。以狂夫爲之狂，則陽過之疾者也；以陽勝陰，則謂之楊；去其爲難者，則謂之儺，其實一也。《方相氏》以時儺者，占夢季冬，今始儺，則所謂時儺者，季冬而已。蓋冬者萬物歸根之時，先王因其歸根之時而爲之毆、贈之禮，故占夢季冬，贈吉夢，去惡夢，男巫冬堂贈，則儺於是時也宜矣。《月令》

仲春秋皆有儺，非周制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饋藥而不敢嘗，慎疾故也；廐焚，不問馬，重人故也。《傳》曰：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鄉人有爲火來者，蓋問人曰：仁也，拜之者禮也。昔魯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命救火者傷人則止，<sup>②</sup>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富父槐至，去

① 「理」，上圖抄本作「禮」。

② 「火」，原誤作「化」，據上圖抄本及《左傳》哀公三年「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改。



表之稟。其所命不同，要急於重人而已，而書次傳命駕車與顧府者其異乎？夫子之問人不問馬也。蓋亦遠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敬君惠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榮君惠也；君賜生，必畜之，仁君惠也。《禮》曰「侍食於君子，先飯而後已」，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夫於先生，君子其敬尚如此，況侍於君側乎！此《禮》所以言「君客之，則先飯，辨嘗羞，飲而俟」也。《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亦嘗食之意也。古者於饗則祭先炊，於田則祭田祖，於樂則祭樂祖，於開龜則祭先卜，於養老則祭先老，於學則祭先

聖先師，於馬則祭馬祖先牧，於射則祭侯，於駕則祭車，以至師田有禡，飲食有祭，皆所以不忘本也。君之祭，仁也，而禮存焉；臣之先飯，禮也，而仁存焉。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勿趨。」為人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所以不俟駕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禮》曰：「在官不視履，在外不俟車。」荀卿曰：「諸侯召，不俟駕而走，禮也。」然當其爲臣則可召，當其爲師則不可召，可召而不過往則非禮，不可召而往焉則非義。孔子不俟駕，孟子辭以疾者，以此。

人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子夏問曰：「客至，無所舍。」夫子曰：「於

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禮與仁與？」子曰：「仁者制禮。」蓋禮非仁不立，仁非禮不行。生，於我乎館，禮也，而仁存焉；死，於我乎殯，仁也，而禮亦存焉。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車馬雖重，爲禮輕；祭肉雖輕，爲禮重，故「朋友之賜，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若夫於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酒肉，之賜必再拜，則無所不拜矣。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素相親近者爲狎，齊衰者雖與之狎，近，變其色，所以哀有喪也；數相見面者爲褻，冕與瞽者雖與之褻，見，必盡其禮，所以致其敬也。凶服者不但齊衰而已，孔子過泰

山側有婦人哭而哀，式而聽之，式凶服也。《周官》之法，生齒以上書於版，則版，民數也。孔子式負版者，重民數也。觀司寇之登民數，以王之尊猶拜而受之，以冢宰之貴猶式之而已，孔子之式，不亦宜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食至，起則不必變色，有盛饌則變色而作，孔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既盡禮，客亦不敢不盡禮」者也。《禮》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亦必興，服衣冠而坐。」《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皆恐懼修省之意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執綏，不親指，手不失儀也；不內顧，首不失儀也；不疾言，口不失儀也。

《周官·道右》所謂車儀者，此也。然《禮記》言「不廣欬，不妄指，顧不過轂」，此言「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者，不廣欬不必不疾言，不疾言不特不廣欬而已；不妄指不必不親指，不親指不特不妄指而已；顧不過轂不必不內顧，不內顧不特不過轂而已。《論語》言孔子爲人臣之禮，故其禮特過於嚴；《記》言爲人君之事，故其禮不妨於稍寬。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衛靈公望鴈。色不在焉，而孔子遂行，<sup>①</sup>此所謂「色斯舉矣」。孔子曰：<sup>②</sup>「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此之謂「翔而後集」也。色斯舉矣，易退也；翔而後集，難進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者，臣之道也，故以雌雉繼焉。雌雉之爲物，其別有倫，禮

也；其交有時，義也。君子出處以時，去就以道，亦若是焉而已。孔子嘆雌雉於山梁，亦此意也。他日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其能識去就之宜也。共與《周禮》「共舉」之共同。

論語全解卷五

①

「孔」上，原衍「我」字，據上圖抄本刪。

②

「豈」，四庫底本無此字，纂修盧遂籤云「木豈能擇鳥，據《左傳》添」。

## 論語全解卷六

宋 陳祥道 撰

###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文質。先進於禮樂，惟其實而文不足，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惟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惟其文，則非躬行者也，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以直，<sup>①</sup>救時以正。<sup>②</sup>孔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與此同意。《論語》之言文質，有曰「從周」、「從先進」，有曰「彬

彬」。<sup>③</sup>「彬彬」者，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sup>④</sup>《洪範》「三德」，其施於「變強平康」，亦若是而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門者道之微，<sup>⑤</sup>室者道之妙。自門以徂堂，入室之理也。由微以至妙，<sup>⑥</sup>人道之

- ①「矯枉以」下，上圖抄本有「曲然後」三字。
- ②「救時以」下，上圖抄本有「偏然後」三字。
- ③「彬彬」下，上圖抄本有「者」字。
- ④「時之中」，上圖抄本作「中庸所謂時中者此也」。
- ⑤「微」，上圖抄本作「微」。
- ⑥「微」，上圖抄本作「微」。

序也。孔子之門，淵、騫之徒從之也久，造之也深，其上有至于在寢，其下有至于升堂，故列之四科。於陳、蔡者，則後其所從，皆不及門，孔子所以憫之也。夫德則成之以行，言則成之以語，政則成之以事，文則成之以學。德行所以行道，言語所以明道，政事則治人而已，文學則道學而已。由仲弓而上，則具體而微者也；由仲弓而下，則得其一體者也。其具體而微則同，其所以具體而微則異，故先顏、閔而後伯牛、仲弓。<sup>①</sup>其得一體則同，而其所以得一體則異，故先言語而後政事、文學。《禮》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其序與此不同者，學道以言語爲優，取人以政事爲先也。子張之才與於四友，曾子之孝幾於德行，而四科不稱之者，蓋論四科之時，二子之才未成故也。夫以二子之

才未成，猶不列於四科。<sup>②</sup>彼許商以四科論士，王莽以四科取士，不亦僞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於德爲本，於行爲大。閔子騫盡孝之道，能和睦而無怨者也，故「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曾參之孝，特可語之以和睦無怨而已。故或告其殺人，而母疑之也。《亢倉子》曰：「閔子善事父母，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人溢於天下，<sup>③</sup>所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也。

① 「伯」，四庫底本作「求」。「仲弓」，四庫底本無此二字，館臣籤云「而後求中，求字誤，宜作而後伯牛仲弓」。

② 「於」，上圖抄本作「之」。

③ 「人」，上圖抄本作「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傳》曰：「一言而非，駟馬勿追；<sup>①</sup>一言而急，駟馬勿及。」故在天有卷舌之星，在周廟有金人之銘。是言者，榮辱之主，禍福之機，不可不慎也。南容誦《詩》，至白圭而三復，可謂能慎矣，此所以「邦無道，免於刑戮」。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君子之于天下，異之以稱物，同之以平施。與上大夫言，至于閭閻；與下大夫言，則侃侃而已。對君與大夫可以同之哉？故

對哀公則詳，<sup>②</sup>對康子則略。<sup>③</sup>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君子之於人，不以義掩恩，不以恩掩義。以義掩恩，君子之所不忍；以恩掩義，君子之所不敢。顏淵死，而子哭之慟者，恩也。顏路請車以爲椁，而不與之，義也。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然則顏淵之貧，非所謂有財，其賤也，非所謂

①「勿」，上圖抄本作「弗」。下同。

②「對」上，上圖抄本有「其」字。

③「康」上，上圖抄本有「季」字。

得之。此孔子所以不與之車，而以門人厚葬爲不可也。回之死，門人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孔子之死，門人以三代之禮葬之。君子不以爲非者，蓋有孔子之德，然後可葬以人所不可行之禮，<sup>①</sup>若無其德，如孔子而亦可以爲師者，門人厚葬之，則過矣。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則與墨翟「愛無差等」異。曰「天喪予」，則與哀公「天祝予，天祝予」同。鯉之死先於顏淵，《史記》以顏淵之死先於鯉，妄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善教者不陵節，善學者不躐等。子路問事鬼與知死，躐等也。孔子不告之，不陵節也。蓋盡事人之道則知事鬼，盡知生之理則可以知死。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非夫原始要終，極物知變，孰與此哉？然子

貢問死者之所知而不告，<sup>②</sup>宰予問鬼神之名而告之。<sup>③</sup>其不告與此同，<sup>④</sup>其告與此異者，<sup>⑤</sup>蓋所告者事鬼之事，<sup>⑥</sup>不告者事鬼之道也。《易》以知死生先于鬼神，子路之問則先事鬼而後及知死者，<sup>⑦</sup>蓋問事鬼而不可得，然後及於其次者。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

①「葬」，四庫底本作「机」，館臣籤云「可葬以人所不可行之禮」，上圖抄本作「執」。

②「而」下，上圖抄本有「孔子」二字。

③「而」下，上圖抄本有「孔子」二字。

④「告」下，上圖抄本有「子貢」二字。

⑤「告」下，上圖抄本有「宰予」二字。

⑥「事」下，上圖抄本有「也」字。

⑦「及」，上圖抄本無此字。

徒。」周廟之《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子路之行行，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顏淵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然則子路之與盆成括有以異乎？曰：括不聞道而小有才，有必死之道；由聞道而不能法，有不得其死之道。有必死之道，不免爲小人。有不得其死之道，無害爲君子。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魯人爲長府，於利則不百，于功則不十，特傷財勞民而已。閔子所以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也。「言必有中」，與孔子之言皆中時病者同一意。

子曰：「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門人不敬

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孔子之意，<sup>①</sup>欲子路之進於道也，則抑之。欲門人之知子路也，則又譽之。抑之者，仁也；譽之者，義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曰「師也辟」，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過也。子謂子夏曰「無爲小人儒」，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不及也。由世俗言之，則過優於不及；由禮義以觀之，則過猶不及而已。是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道之不明一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而道之不行一也。

①「之意」，上圖抄本無此二字。



也。墨翟之「兼愛」，楊朱之「爲我」，其于害道一也；單豹之「養內」，張毅之「養外」，其于傷生一也。或失之多，或失之寡，皆學者之弊；或徐而甘，或疾而苦，皆輪人之患。華無實，實無華，皆不足以爲禮；事勝辭，辭勝事，皆不足以爲經。然則過與不及，豈相遠哉？《禮記》言子夏除喪而見，<sup>①</sup>予之瑟，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瑟，彈之而成聲。夫子夏善哀于已三年之內，子張忘哀于才三年之際，<sup>②</sup>則是商也過，師也不及，與此不同，何也？《孔子家語》、《毛氏詩傳》言子夏援琴，衍衍而樂。損援琴，切切而哀。蓋《家語》可信，<sup>③</sup>而《記》可疑。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喻于義者，君子之事；喻于利者，小人之事。冉有學君子之道，而爲小人之事，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夫隱惡而揚善者，孔子之心。鳴鼓而攻之者，孔子之所不得已也。《易·夬》「揚于王庭」，《周官》「戮而罰之」，皆「鳴鼓而攻之」之意也。《禮》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聚斂之臣，倚法以削，而害大；盜臣取非其有，而害小。其害大者，孟子以爲民賊；其害小者，《周官》以爲邦盜而已。由此觀之，則冉求之見惡於孔子宜矣。然對季康子之問從政則取之，此則攻

①「見」，四庫底本作「祭」，館臣籤云「見誤祭，宜改」。

②「際」，上圖抄本作「後」。

③「可」上，上圖抄本有「詩傳爲」三字。

之，何也？君子之于人，不以所短廢所長，亦不以所長蔽所短。其取之者，仁也；其攻之者，義也。孔子不以管仲不知禮爲不仁，亦不以管仲之仁爲知禮。《春秋》不以僖公之有頌而隱其非，不以《春秋》之有貶而沒其美，亦猶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則不智，魯則不中，喭則不怯。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及爲成宰，犯人之禾而不庚，此柴之愚也。以子游裼裘而弔爲禮，以孔子死欲速朽，喪欲速貧之言爲是，此參之魯也。子貢仕于魯，廢著鬻財於齊、魯之間，此貨殖者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sup>①</sup>卑其容俯。子貢視之以爲皆死焉，此「億則屢中」

者也。貨殖不受命，不足爲知天，屢中不足爲知人。<sup>②</sup>惟回之屢空爲庶，以其安命故也。蓋柴、師、參、由蔽於性，求、賜累於物，惟回則不然；<sup>③</sup>此所以爲庶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所存者在心，所行者在迹。心過於迹，則於君子爲有餘；迹過於心，則於善人爲不足。蓋善人之道，未能有諸己者也。未能有諸己，則必以心踐迹，然後能入於室。子張禹行舜趨，夷考其行而不掩迹焉，不

①「定」，四庫底本、上圖抄本誤作「隱」，《四庫全書考證》卷十八：「原本定訛籤隱，據《左傳》改。」

②「足」，四庫底本作「知」，館臣籤云「不知爲知人，上知字誤，以文義觀之宜改足字」。

③「則不然」，上圖抄本作「於性無所蔽，於物無所累」。

踐迹者也，故答之以「不踐迹」，<sup>①</sup>亦不入於室」。然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謂躬行君子則善矣，色莊則不足於善。論不篤者，以色莊爲善人。論篤者，則與君子而已。子張能莊而不能誠，故告之如此。《易》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sup>②</sup>是善者仁之體，仁者善之用。子張未足於善人，則其難與並爲仁也，固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善醫者之於人，補其不足，損其有餘。善教者之於人，長其善，救其失，此所以於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也。爲人子者，無私喜，無私怒。出必告，反必面。不有其身，不私財，<sup>③</sup>不私其食饗，不擅於稅入。有父兄在，聞斯行諸，其亦可乎？曰告於父兄，禮也；聞斯行諸，義也。昔舜之娶，君子以爲猶告，則聞斯行諸，君子有時爲之矣。《易》曰「過其祖」是也。蓋由之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故教之以禮，而抑其過。求悅夫子之道，以力不足而自畫，故教之以義，而勉其不及。若夫道無二子之蔽，則行禮以義，守義以禮，惟其當而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

① 「答」，上圖抄本作「對」。  
② 「人」，上圖抄本作「仁」。  
③ 「私」下，上圖抄本有「其」字。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弟之於師，猶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故回曰「子在，回何敢死」。《傳》曰：「死者非難，處死者難。」若回可謂知處死矣。衛君之難，<sup>①</sup>孔子於柴知其來，於由知其死。及匡之難，孔子於回則疑之，何也？君子之善死，義也；或不免焉，命也。義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則難謀，而不可知。孔子之於匡，畏所不可不畏，<sup>②</sup>於顏淵也，疑所不可不疑。<sup>③</sup>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臣事君以道，具臣事君以才。事君以道，故能致君於堯舜之隆，措世于禮樂之

盛，及其不可則止而已。事君以才，則智足以効一官，能足以効一職，及其不可則從之而已。仲由足於果，不足於藝。冉求足於藝，不足於果。季氏旅于泰山而不能救，伐顓臾而不能諫，而又不能致之而去，是備位者也，故曰「具臣」。然弑父與君而從之，則孟子所謂「亂臣」者也。由、求于大臣則不能，于姦臣則不爲，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齊、魯二生，漢召之而不至，且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是待天下以不仁也，揚子謂之大臣過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①「衛」上，上圖抄本有「曰」字。

②「畏所」，上圖抄本作「以人之所畏」。

③「疑所」，上圖抄本作「以人之所疑」。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故先人  
民、社稷而學之，則事至而辦；後人民、社  
稷而學之，則莅事煩矣。孔子喜開、點之  
不願仕，而惡子路以子羔爲費宰，則學其  
可忽哉？夫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身，  
則不學而仕者不能無害，故曰「賊夫人之  
子」。子產論尹何爲邑，亦猶是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  
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  
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  
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  
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  
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  
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  
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  
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  
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加以師旅，因以饑饉，<sup>①</sup>則困于力，而救死  
不暇矣。困于力，則不能勇；救死不暇，

① 「因」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則不知爲善。由也，於不知爲善者則方之，比及三年，則能拯已困之民，置之安強之地。故不能勇者斯有勇，不知爲善者斯知方，此果之效也。足民者，治之始；禮樂者，治之終。<sup>①</sup>求雖不足于禮樂，而使足民，此藝之效也。由能勇而不知遜，求、赤知遜而不知道。若點，可謂知道矣，故有志于學，無志於仕，而孔子與之也。孔子無君則皇皇，出疆必載質，未嘗不急於仕也。點無志於仕，孔子與之，可耶？君子之於道，有餘不可以不應，不足不可以不求。子有餘而急於應，點不足而急于求，此所以爲孔子、曾點也。

##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己，物之敵也，勝己之私謂之克；禮，性所有也，克己而趨焉謂之復。蓋不遠之，復令于修身，故復禮本於克己。克己則能仁，復禮則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不在久矣。爲仁由己，則不在外矣。爲仁由己，故不可以不克己。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故不可以不復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是禮以仁而後復，仁以禮而後成。顏淵嘗曰「約我以禮」，蓋

① 「終」，上圖抄本作「成」。

所以成其心也。<sup>①</sup>然克己未至於無我，復禮未至於中禮，此回所以止于殆庶也。今夫水性無人，火性無我。無人未離乎有我，而於五藏爲精，精則爲賢人。無我則不特無人而已，故于五藏爲神，神則爲聖人。回之克己，孔子之無我，如此而已。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sup>②</sup>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周禮》大祭、中祭、小祭，見於《天官》之《酒正》，《春官》之《大司樂》。<sup>③</sup>大賓之禮，大客之儀，見于《秋官》之《行人》。則凡祭與客，其禮殺；大祭、大賓其禮隆。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欽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欽則于人無所慢，恕則於人無所拂，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家無怨易，<sup>④</sup>在邦無怨難，<sup>⑤</sup>故先邦而後家也。《春秋傳》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仲弓問仁，故孔子答之如此。仲弓嘗言：「居敬行簡，而其行則不錄舊罪，使臣如借。」「居敬行簡」、「使臣如借」則可教之以敬，「不錄舊罪」則可教之以恕。<sup>⑥</sup>聖人之於人，豈能

①「心」，上圖抄本作「仁」。

②「矣」，上圖抄本作「已」。

③「大司樂」，四庫底本作「師」，館臣改。上圖抄本作「肆師」。

④「難」，上圖抄本有「則」字。

⑤「易」上，上圖抄本有「則」字。

⑥「難」上，上圖抄本有「則」字。

⑦「怒」，四庫底本作「敬」，館臣籤云「下敬字宜改怒」。

推其所有，強其所無哉？亦因其性而道之也。故司馬牛未可與言仁，則告之以仁「爲之難」而已。<sup>①</sup>樊遲、子張可與言仁，而未可與言爲仁，故或告之以「先難」，或告之以「愛人」，或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或告之以「恭、寬、信、敏、惠」而已。惟顏子然後能盡仁，故告之以「克己復禮」，「克」「復」仁之事也。仲弓可與言仁，未可以盡仁，故告之以敬恕而已。訥與難一也，言之難則曰訥，爲之難則曰難。牛多言而躁，<sup>②</sup>言訥云者，<sup>③</sup>救之失歟？<sup>④</sup>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之修身也，言行無尤悔，俯仰不愧作。以守則爲仁，以行則爲勇。仁故不憂，勇

故不懼。古詩有之：「德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內省不疚，而不憂者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內省不疚，而不懼者也。不憂不懼，孔子猶以爲不能。牛不足與言仁，而告之以此，何也？牛以難之爲亂，而憂懼焉，故孔子解之而已。非牛可以與言此也，憂在內，懼在外。《傳》曰：「民無內憂，又無外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① 「仁」，上圖抄本作「言」。

② 「牛」上，上圖抄本有「司馬」二字。

③ 「言訥」，上圖抄本作「則言之訥」。

④ 「救」，上圖抄本作「亦救其多言」。



鄭師慧謂：「朝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晉叔向謂：「卒列無長，非無長也，無善長也。」司馬牛憂無兄弟，非無兄弟也，無令兄弟也。命者，天之令。天者，命之所自出。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是天以遠而在彼者爲言，命以近而在此者爲言也。死生非力之所能移，故言「有命」。富貴非人之所能爲，故言「在天」。然合而論之，則一而已。《書》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在命者，可以言天也。列子命謂力，曰：「奈何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是在天者可以言命也。言與人恭，則敬以處己者也；言有禮，則無失德者也。處己敬而有德則人宗之，與人恭而有禮則人親之，如此則四海之內，孰非兄弟也？曾子謂弟子曰：「執仁立志，先言而後行，千里之外

皆兄弟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親汝乎？」與此同意。觀桓魋之亂，司馬牛致邑而適齊，及桓魋奔齊，司馬牛致邑而適吳，趙簡子召之於晉，陳成子亦召之於齊，而莫之屑就，反卒於魯而已，則司馬牛之賢可知矣。故孔子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而言之謂之譖，首而告之謂之愬。「浸潤之譖」，若水之於物，則漸而不暴；「膚受之愬」，若垢之於膚，則淺而不迫，皆其

① 「慧」，四庫底本作「惠」，館臣籤云「師慧誤師惠，宜改」。

② 「書」，上圖抄本作「詩」，誤。

③ 「執」上，上圖抄本有「孰」字。

難知者也。能知其所難，知而止之使不行，則其智明出人遠矣。蓋明則察言而已，遠則明之過于人。君子之於譖愬，有度以度之，有數以數之，故《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如此，則賢者不以忠信見疑，小人不以誕謾見信，豈非明而且遠哉？《傳》曰：「流丸止于甌臿，流言止于智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兵之於德爲末，於器爲凶。故古者制字之意，戈欲偃，弓欲弛，武欲止，則兵豈先王之所尚哉？此所以寧有信而去兵也。食之所養者小體也，信之所養者大體也。故

無信而生，不若有信而死，此其所以寧去食，而信斷不可少也。①然非兵則無以有其食，非食則無以存其信，三者固不可偏廢，惟其輕重緩急之不同，故孔子之言有如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毛謂之皮，革謂之鞞。虎、豹、犬、羊所以別者，以皮之不同也。君子、野人所以別者，以文質之不同也。今也去毛以爲鞞，則虎豹猶犬羊而已。去文以從質，則君子猶野人而已。此棘子成之失于偏見也。②

①「信斷不可少」，上圖抄本作「存信」。

②「見」，上圖抄本無此字。

故子貢責之以「駟不及舌」。鄧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勿及。」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魯自宣公初稅畝，多乎什一而二焉，哀公又欲用田賦，故有若因其憂不足，而告以「盍徹」，所以救其弊也。方哀公之欲用田賦也，故孔子嘗曰：「君子度于此，而禮以其薄，則丘亦足矣。」<sup>①</sup>不度于此，而貪日用無窮，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則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固孔子之意。何則？古之善爲

國者，藏於民不藏於公，與之爲取，而不以取之爲取。以爲君則父，民則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未有民足而君不足。揚雄所謂：「洪羊擅利，其如子何？」<sup>②</sup>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行。或問不爲政，孔子答之以孝友。衛公待之以爲政，孔子欲先正名。梁王問利國，孟子說以仁義。蓋君子之言，惡苟簡以徇利，寧高濶以正本也。有若之于哀公問「不足」，而告之以「盍徹」，其意亦若此而已。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① 「丘」，四庫底本、上圖抄本誤作「兵」，《四庫全書考證》卷十八：「丘原本訛兵，據《左傳》改。」

② 「其如子何」，上圖抄本作「蓋以此也」。

德由中出，惑自外來。<sup>①</sup>由中出者，不可不高，故崇之；自外來者，<sup>②</sup>不可不明，故辨之。《易》曰「忠信所以進德」、「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主忠信，徙義，崇德」者也。《禮》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子張持嚶嚶之志，而此行不掩，則不足于忠信；抱堂堂之容，難與爲仁，則不足于徙義。愛之過辟，則欲其生；惡之過辟，則欲其死。則誠不以富于己，適足以異于人也，故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樊遲問崇德、辨惑則同，而孔子告之不同者，蓋好利者務得而多怨，務得則不能先事，多怨則不能無怨。以先事後得爲崇德，以一朝之忿爲怨，此所以告樊遲也。告子張曰「是崇德也，是辨惑也」，告樊遲曰「非崇德與，非辨惑與」，蓋

樊遲之賢，不及子張。子張常以孔子之言爲是，故告之以是；樊遲疑孔子之言爲非，故告之以非與？觀樊遲之問，及于修慝，子張常問善人之道，是子張可進于善，樊遲未離乎慝也。<sup>③</sup>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樊遲問修慝，孔子告之以此者，欲其不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昔衛有蘧伯玉人者，直己而不直人，蓋如此也已。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① 「來」，上圖抄本作「入」。

② 「來」，上圖抄本作「入」。

③ 「乎」，上圖抄本作「於」。

食諸？」

景公之時，慶封滅崔氏，田、鮑、高、樂謀慶氏，而田氏又私其德於民，此「臣不臣」也。景公以少子荼爲太子，而逐群公子于萊邑，而群公子皆亡于外，是「子不子」也。臣之不臣以君之不君，子之不子以父之不父，故孔子答以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也。漢三老茂曰：「父不父則子不子，臣不臣由于君不君。」其言先父子者，爲戾園而發也。《洪範》言「作福作威」，而繼之以「惟辟玉食」，以言人君能作威福，然後不失其玉食。不能作威福，則君不君矣，其得康食乎？故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信義不著，雖多言不可以折獄；信義著，

雖一言可以折獄。《易》曰：「君子折獄。」《書》曰：「惟良折獄。」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以其有君子之良心，爲人所信故也。《禮》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己怨。」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子路無宿諾，則于人無輕諾，于己無寡信，●此所以果于折獄也。小邾輕千乘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則子路信義之著可知矣。夫先之以德、禮，輔之以政、刑，使有恥且格。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所以無訟也。子路能折獄於已訟之後，而不能化人于未訟之先，語之以無訟則未也。孔子聽訟則與人同，使人無訟則與人異，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易》曰：「君子作

① 「子」，上圖抄本作「貴」。

② 「小」，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濟」。

事謀始。《書》曰「帝德罔愆」，而繼之以「茲用不犯于有司」。《禮》曰「禮之教化也微」，而繼之以「使人遠罪不自知」。使無訟之謂也。苟婚姻之禮廢，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而爭鬪之獄煩；喪祭之禮廢，而臣下之恩薄；聘覲之禮廢，而君臣之位失。然後從而聽斷之，不亦晚乎？故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使無訟也；召公之聽獄，又不若《周南》之無犯也。●在昔揚子有曰：「必也律不犯。」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則于己無逸；行之以忠，則于人不欺。子張問仁，告之以「敏則有功」；問崇德，告之以「主忠信，徙義」；問行，告之以「言忠信」。蓋倦則不能敏而徙義，不忠則不能崇德而有行，子張之行不免于此，故于其問政，而告之以「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也。《傳》稱「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之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與此同也。蓋無倦然後能使民無倦，忠然後能使民作忠。孔子于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于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以子路之蔽，不至于不忠也。

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互鄉童子潔己以進，孔子與之而不拒，成人之美也。冉求聚斂，孔子欲鳴鼓而攻之，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幸災樂禍，故成人之惡；惡直忌正，故不成人之美。孟子

●「若」，上圖抄本作「及」。

之五教，有成德者，皆成人之美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教之化民深于命，民之効上捷于令。故鄭伯好勇，國人暴虎；秦穆貴信，士多從死；陳姬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民貴恕；吳王好劍客，而民多瘡痍；楚王好細腰，而朝多餓死。則季康子之欲，而魯民盜，理勢之必然也。●老子曰：「不必以靜，天將自正。」又曰：「我無欲，而民有樸。」故孔子于為政者，患不能以正導之耳。莊子曰，盜竊之仁行，雖貴而可乎？●季康子之謂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衰。先王任德不任力，好生不好殺。不得已則刑，期無刑而已。夫豈後德禮而先政刑哉？故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上之化下，無可見之迹，而俗日遷，故喻以風；民性含仁，而衆柔不能自立，故喻以草。草惟風之偃，民惟上之從。康子不能正德以善之，特欲殺之而已，不亦過哉？《書》曰：「四方風動。」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傳》曰：「我德如風，民

① 「理勢之必然」，上圖抄本作「理固然」。

② 「莊子曰」云云，據《莊子·則陽》：「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疑此處「雖貴」乃「誰責」之誤，「仁」或涉「行」字而誤衍，或乃「於」之壞字而被校改於「行」字之上。

應如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者，志在不窮；<sup>①</sup>聞者，爲名而已。達則不必聞，<sup>②</sup>聞則不必達。質者，直德也。好義，義也。察觀，<sup>③</sup>智也。慮下，禮也。德義所以處己，故志不窮於內；禮所以處人，<sup>④</sup>故行不窮於外，此所以「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也。取仁行違，居之不疑，此取僞爲以尚人而已。與「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反矣，此所以「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詩》言：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文王大之不失其色，非色取

仁也，以德而已，此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也。蓋達與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同，聞與聲聞過情同。在家言其止在家，在邦言其止在邦。<sup>⑤</sup>子張色莊者乎？則色取仁矣！難與並爲仁，則行違。其志曰古之人，<sup>⑥</sup>古之人，則居之不疑矣。孔子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①「在」，上圖抄本無此字。

②「不」，上圖抄本無此字。

③「察觀」，上圖抄本作「察言觀色」。

④「禮」上，上圖抄本有「智」字。

⑤「止在邦」下，上圖抄本有「以明達者於行止無所不達，聞者於行止無所不聞」二十字。

⑥「志」下，上圖抄本有「嚶嚶然」三字。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自其爲仁智言之，則智易而仁難。自其愛人知人言之，則愛人易知人難。故遲於愛人則達，於知人則未達。《書》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易》曰：「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傳》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所謂「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也。舜、湯之所舉多矣，特言皋陶、伊尹者，皋陶之賢，其德足以懷民，其謨足以知人，其爲士也，能制百姓於刑之中。伊尹之賢，其才足以

任重，其道足以格天，其割正有夏，能變簡賢附勢之徒，如此則仁賢履位，奸邪悉退，豈非「不仁者遠」哉？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如此而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屬言，善道屬行，仁也。不可則止，義也。芮伯之於朋友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又繼之以涼。曰不可，覆背善罵，不爲不辱矣。」而芮伯爲之者，救時之責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出于理，仁出于性。以文會友，然後

① 「邪」，上圖抄本作「佞」。「退」，上圖抄本作「消」。

② 「友」下，上圖抄本有「於其外」三字。

能窮理，以友輔仁，<sup>①</sup>然後能盡性。《禮》曰：「相觀而善，<sup>②</sup>以文會之，所以能相觀。以仁輔之，所以善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所以譬仁，器所以譬友。事以利器，然後善仁。以益友，然後成君子，于友可不慎哉？<sup>③</sup>子曰：「損者三友，益者三友。」益友所以輔仁，<sup>④</sup>損友則害仁而已。

論語全解卷六

- ① 「仁」下，上圖抄本有「於其內」三字。
- ② 「善」下，上圖抄本有「之謂摩」三字。
- ③ 「可」上，上圖抄本有「其」字。「慎」下，上圖抄本有「擇」字。
- ④ 「益」上，上圖抄本有「蓋」字。

# 論語全解卷七

宋 陳祥道 撰

##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帥以正也。勞之，勞以思也。無有先之，<sup>①</sup>而有以役之，則民不從。有以役之，而無以勞之，則民怨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孔子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禮》曰：「勿驗勿信。」<sup>②</sup>勿信，民勿從。是先之然後可以役之也。《豳風》以《東征》勞士，《小雅》以《杕杜》勤歸，是役之必有以勞之

也。「先之」與《孝經》「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遜」同。「勞之」與《孟子》「勞之來之」同。先勞之，<sup>③</sup>而益之以無倦，則民亦應之以無倦矣。揚子曰：「不倦以終之。」爲學而不倦，則其德日新；爲政而不倦，則其政日新。故子張問政，孔子亦告之以「無倦」。今夫天地之于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先之而後役之也。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役之然後勞之也。《大玄》曰：「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怠。」怠倦而能乎其事者，<sup>④</sup>古今未覩。然則先勞而繼以無倦，天地之道也。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① 「有」，上圖抄本作「以」。  
 ② 「勿」，上圖抄本作「弗」。下同。  
 ③ 「先」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④ 「怠倦」，上圖抄本作「倦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有司分職然後事治，事治然後可以治人之罪而赦小過。赦小過，則故爲者刑矣。故爲者刑，然後舉其賢才。此所謂遏惡揚善者。賢言其德，才言其能。《傳》曰：「一賢統衆才則有餘，衆才度一賢則不足。」賢者必有才，才者不必賢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之以得人。蓋爲宰之政，必先之以有司，爲政之大，莫尚于舉賢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以父子爭國，而君臣上下之名不正，孔子欲以正名爲先，而子路以之爲迂，故曰：「野哉，由也！」野者，質而已矣，《家語》所謂「文不勝質」是也。①子路於見南子則不悅，於在陳則愠，於公山召則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於佛肸召則曰：「親于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則子路之不知孔子者，不特是也。夫名之必可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之必不可行，而事不成。《洪範》謂「言曰從，從作乂」，《禮》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蓋從則言順，作乂則事成，功成治定，事成之

①「謂」下，上圖抄本有「子路」二字。  
上「行」字，上圖抄本作「言」。

謂，故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謙遜和穆之風衰，爭復詐偽之俗成。雖善聽者猶不能無枉，故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易·豫》之作樂，則曰「刑罰清」，《傳》曰：「禮刑相爲表裡」，是刑罰之中否，係禮樂而已。在昔荀卿有曰：「禮樂廢而邪音起，危辱之本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君子能爲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徧能小人之所能。蓋君子之所能者勞心也，小人之所能者勞力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樊

遲不知君子之道，而請學小人之事。夫禮以敬之，則民莫敢不敬；義以閑之，則民莫敢不服；信以結之，則民莫敢不用情。敬而後服，服而後用情，則將襁負其子而至，以爲己役。雖不學稼，其憂無食乎？蓋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樊遲之學稼，陳相之學許行，其能兼物物哉？宜孔子、孟子之所不許也。●好禮然後好義，好義然後好信，與《禮記》「修禮然後好義，●好義然後體信」同意，此學之序也。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行之序也。《采菽》之詩，始言禮，中言信，卒言義，則待諸侯之道也。

①「在昔」，上圖抄本無此二字。

②「許」，上圖抄本作「與」。

③「好」，上圖抄本作「達」。下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詩》之爲書，其事則王道之迹，<sup>①</sup>其詞則法度之言。誦之，將以其事施之政，其詞施之使而已。若夫不明其事而授之以政，<sup>②</sup>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與不學《詩》同。故曰：「雖多，亦奚以爲？」

《禮》曰：「誦《詩》三百，不足一獻。」以言誦《詩》三百則易，而一獻之禮則難。於其易者猶不明其義，斯亦不足貴也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以身教者從，故「其身正，不令而行」；以言教者訟，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揚子曰：「身立則政立。」《禮》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王喜曰：「動以言，不若以行。」<sup>①</sup>似與此同意。馬廖曰：「元帝罷服官而不用，<sup>②</sup>成帝御浣衣，莊帝去樂府，<sup>③</sup>然而侈費不息，<sup>④</sup>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楊希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壽夭貴賤，父子也；名譽愛憎，父子也。父子以況其相遠，兄弟以況其相類也。」魯者，伯禽之所封，而俗則一于周。衛者，康叔之

①「道」，上圖抄本作「政」。

②「事」，上圖抄本作「政」。

③「動以言不若以行」，上圖抄本作「動民以行不以言」。

④「而不用」，上圖抄本無此三字。

⑤「莊」，《後漢書》卷五十四作「哀」，是。漢無莊帝。

⑥「而」，上圖抄本作「後」。

所治，而俗則一於商。其俗雖不同，而其政均善，孔子所以追美之也。曾子布幕衛也，繆幕魯也。孔子有曰：「衛之祔也離之，魯之祔也合之。」善夫，觀其禮法之存於後世者，猶足爲君子之所取，則當時之政可知矣。《傳》曰：「政猶魯、衛，德化均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瘠地之民多有心，沃地之民多不才，故匹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侈怙，其勢然也。荆爲公子，其用稱家之有無，<sup>①</sup>以同乎人，而其心未始有累焉，故始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豈所謂怙侈者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君子無所苟，亦有所苟。無所苟則於言行不

妄，有所苟則於利不累。荆之居室如此，以比夫無而爲有，<sup>②</sup>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者異矣！莊子曰「滿苟得」。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不庶無以蕃民數，不富無以美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周官》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掌夫家之數。縣師掌野，亦辨夫家人民之數。司寇掌刑，亦登大比之民數。生齒以上則書於司民，成名以上則書於媒氏。凶荒則有荒政之條，疾病則有疾醫之治，凡此所以庶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①

「其用」上，上圖抄本有「善於居」三字。

②

「以比夫」，上圖抄本作「與夫子」。

等，<sup>①</sup>以辨民宜；十有二壤，以教民稼。小司徒井其田，而任以耕事；牧其野，而任以畜事。里宰於器之不足者，助以合耦之令。遂師於力之不足者，教以移用之法。慮其功之有餘也，爲之疆野以任之；患其耕之有惰也，爲之時器以任之。而有成功，則鄙師掌令以行賞勸之；而不勉，則載師歛布以致罰。於荒政，則散利以薄征；於旅師，則平頒其興積，凡此所以富之也。大司徒示以教象之法，小司徒帥以教法之象。<sup>②</sup>州長歲屬民而讀法者三，<sup>③</sup>黨正歲屬民而讀法者七，<sup>④</sup>族師歲屬民而讀法者十四。<sup>⑤</sup>糾之以司諫，猶王之有師氏；救之以司救，猶王之有保氏。自敬敏以上莫不書之以教，其不自修、自能者以上莫不與之以勸，<sup>⑥</sup>凡此所以教之也。《公劉》之什言「既庶既繁」，<sup>⑦</sup>次之以「既

順乃宣」，又次之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與孟子言「省刑罰」，又次之以「深耕易耨」，又次之以「壯者修其孝弟」，是亦庶富而教之也。《易》言「理財正辭」，《書》言「既富方穀」，《詩》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傳》言「我有田疇」，<sup>⑧</sup>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意同。<sup>⑨</sup>《禮》云「子產能食不能教」，非不能教，特不若能食而已。

- ①「等」，上圖抄本作「事」。
- ②「以」下，上圖抄本有「觀」字。
- ③「州」，上圖抄本作「則」。
- ④「七」，上圖抄本作「四」。
- ⑤「族」，上圖抄本作「旅」。「十四」，上圖抄本作「七」。
- ⑥「勸」下，上圖抄本有「其不能」三字。
- ⑦「什言」，上圖抄本作「詩」。
- ⑧「傳」上，上圖抄本有「春秋」二字。
- ⑨「意同」，上圖抄本作「皆此意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爲政之道，德隆者其效速，德殺者其效遲。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則期月可以爲之兆，而未必有成，三年有成矣，而未必仁，故曰「必世而後仁」。《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言：「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言：「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皆「必世而後仁」之謂也。勝殘則在下無賊義之民，去殺則在上有措刑之治。

漢之興至于文、景，唐之興至于開元，然後

幾致措刑，皆百年勝殘去殺之效也。然勝殘去殺則無暴民而已，語之以仁則未也。王者之仁，成于必世，不必百年。善人之無暴民，必待百年，則其德之隆殺、效之遲速可知矣。若夫繼大治，承大亂者，則又異乎此，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繼大治也。故事半古之人，<sup>①</sup>功必倍之，承大亂也。然文王百年，德猶未洽于天下者，以其善政仁人猶有故也。其《家語》有言「昔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則焉」，此即所謂「期月而已可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① 「故」上，上圖抄本有「孟子曰」三字。

其與聞之。」

《禮》曰「政行則事治」，又曰「不可以私，不將公事」。孟子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行於上者謂之政，通於下者謂之事。孔子至于是邦，未嘗不以譽命而與聞其政，故曰「其事也，如有政，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sup>①</sup>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邦之興喪，在事不在言，故言不可以若是幾之而已。<sup>②</sup>《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而繼之以「政乃乂」。知爲君難之言，<sup>③</sup>可幾於興邦也。《易》曰「言善，則千里應之；言不善，則千里違之」，而繼之以「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是不善莫違之，一言可幾於喪邦也。若邳彤對光武以入關之非，而史以爲一言可以興邦。李勣導高宗之立武后，而史以爲一言可以喪邦。豈特「爲君難」與「莫予違」而已哉？孔子之言止于是者，對定公故也。孫叔敖以一言復郢市，晏子以一言省齊刑，申叔時以一言復陳國，其利雖未至于興邦，是亦重言者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① 「違」，四庫底本作「爲」，纂修盧遂籤云「違誤爲，正本同」。

② 「幾」上，上圖抄本有「特」字。

③ 「難」，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爲君二字落難字」。

子貢言夫子之得邦家，則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荀卿言大儒之郊，則曰「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葉公問政，亦可告以此乎？孔子嘗曰：「荆之地廣而都狹，<sup>①</sup>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莫之適歸。」<sup>②</sup>由此觀之，孔子僅欲葉公定其亂離之民而已。《學記》曰：「近者悅服，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自我論之，蓋孔子所言者，政也；《學記》所言者，教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爲政之要，在於循理而圖大。循理則無欲速，圖大則無見小利。《易》曰「浚恒，凶」，「欲速不達」之謂也。《禮》曰「小謀敗大作」，「見小利大事不成」之謂也。孟子言爲學之道，以欲速喻揠苗，以見小利喻養

其一指。《兵法》言「用兵之道，軍以舒爲吉。軍無小聽，戰無小利」。由此觀之，君子之所爲，凡皆不可欲速見小利，豈特爲政已哉？孔子所言，姑以救子夏之失也。<sup>③</sup>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天下之所爲直者，<sup>④</sup>有禮義之直，有非禮義之直。「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雖曲而直存焉，禮義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直而曲存焉，非禮義之直也。先王

①「荆」，四庫底本作「川」，纂修盧遂簽云「據《家語·辨政》篇改」。

②「莫之」，上圖抄本作「奚其」。

③「失」，上圖抄本作「狗末」。

④「爲」，上圖抄本作「謂」。

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則恕之以其親。隣比之罪相及，則責之以其友。恕之以其親，爲其可以相隱故也；責之以其友，爲其不可以相隱故也。《儀》曰「不私其父，不成其爲子」。<sup>①</sup>《春秋》爲親者諱。今律大功以上，相隱則不坐，皆此意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易以慢，必欲其恭；執事易以苟，必欲其敬。欲與人以虛，雖戚必疎；欲與人以實，雖疎必密，然則與人其可以不忠乎？恭也，忠也，雖之夷狄，猶且不可棄，則君子於此，固不可斯須去身矣。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言必信，<sup>②</sup>行必果」，則謹身而已，非有稱於宗族、鄉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稱於近者而已，非遠而有光華也。「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遠而光華矣。蓋行己有恥，則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能專對。有所不爲，義也；善於專對，智也。宗族稱孝，非《禮記》所謂「州閭、鄉黨稱孝」也；鄉黨稱弟，非《禮記》所謂「僚友稱其弟」者也。硜硜則常而

①

「儀」下，上圖抄本有「禮」字。

②

「信」下，上圖抄本有「則果」二字。

不能變，斗筭則小而不能容。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爲大人，此揚子所謂「事非禮義爲小，無事於小爲大」者也。蓋莫非小人也，有君子之小人，有衆人之小人。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之小人也。懷土懷惠，比而不周，驕而不泰，衆人之小人也。莫非君子也，有聖人之君子，有賢人之君子，有未成德之君子，有在位之君子。《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君子之道鮮矣。孟子言君子「無上下之交」，聖人之君子也；「得見君子斯可矣」，賢人之君子也；「君子不仁」，「君子有勇無義爲亂」，未成德之君子也；「君子之德風」，在位之君子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狂者近智，狷者近義。近智而非所以智則

過，近義而非所以義則不及。狂譬則陽，狷譬則陰，中行譬則冲氣也。孟子言「中道」，體也；孔子言「中行」，用也。孟子言「狂簡」，言也；孔子言「狂簡」，行也。《易》之中爻，或言中道，或言中行，亦體用不同故也。①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荀卿曰：「趨舍無定，謂之無常。」巫醫賊技，然人所委聽猶不可以無常，況不爲巫醫者乎？《恒》之九三，剛而不中，剛之恒過者也；巽而應柔，巽之過者也。一過于剛，一過於巽，「不恒其德」者也。初與二

① 「用」，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體用不同故也，落用字」。

在下，而羞承之，「或承之羞」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革》九五之未占，乎可知矣；《恒》九三之不占，羞可知矣。《禮》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爲卜筮。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蓋不知《論語》而誤爲之說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五味相和，然後可食；<sup>①</sup>五聲相和，然後可聽。<sup>②</sup>則和者有異而無乖，同者有協而無異。君子之與人也任道，故「和而不同」；小人之與人也任情，故「同而不和」。柳下惠油然而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和而不同也。梁邱據君可則可，君否則否，同而不和也。然君子不同有所謂同，小人之同有所謂不同。《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君子之同也。《詩》曰「瀟瀟訛訛」，<sup>③</sup>小人之不同也。君子同不同皆是善，<sup>④</sup>小人同不同皆

是不善。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而衆皆悅之，是鄉愿者，人之所好也，故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故事成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是獨行者，人之惡也，故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方周之衰，京人以叔段爲仁，沃人以桓叔爲君子，齊人以陳仲子爲廉，以匡章爲不孝，然則鄉人之好惡可

①

「食」下，上圖抄本有「以水濟水則不可食」八字。

②

「聽」下，上圖抄本有「琴瑟專一則不可聽」八字。

③

「瀟瀟訛訛」，上圖抄本作「自有膊」。

④

「皆是」，上圖抄本作「無適而非」。下同。

不察之哉？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所好無非善，所惡無非不善矣。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皆此意也。蓋謀貴於衆，斷貴於獨。不因鄉人則失于自用，因鄉人而不察之，則失于隨人。內不失于自用，外不失于隨人，惟仁者能之，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處己也正，責人也輕。正故難悅，輕故易事。小人處己也不正，責人也私。不正故易悅，私故難事。《泰》九二之「包荒，

用憑河」，易事也。《兌》九二之「孚」，難說也。與人不求備，●而不邇聲色。湯之易事，難悅也。不顯亦臨，而無畔援歆羨。文王之易事，難悅也。易事，仁也；難悅，義也。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坦蕩蕩，而謙以自牧，故泰而不驕；小人長戚戚，而賤物貴我，故驕而不泰。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易》曰：「履而泰，然後安。」則宇泰定者，德也；履而泰者，行也。《禮》曰：「小人富斯驕。」荀子曰：「小人能則倨傲，以驕溢人。」則富斯驕者，累於利也；能斯驕者，累於名也。君子安於能行，而不知有名

①「備」，上圖抄本、四庫底本作「能」，館臣藏云「與人不求備，備誤能」。

利，故能泰而不爲驕。小人累於名利，而不知有德行，故爲驕而不能泰。君子不驕，有所謂驕，荀子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是也。小人不泰，有所謂泰，《禮記》所謂「驕泰以失之」是也。然驕富貴，非君子之成名時也。至君子之成名，則無驕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則無慾，無慾則靜，仁者靜，故剛近之。毅則果敢，果則勇，仁者必勇，故毅近之。木者無令色，則不以色取仁。訥者無巧言，則不以給奪仁。凡此不以末害本也。①仁者務本而已，故木訥近之。剛、毅、木、訥近仁，②質美故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美故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責也；偲偲，強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切切偲偲之謂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怡怡之謂也。蓋閨門之內，恩掩義；閨門之外，義掩恩。孔子言「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孟子言「責善，朋友之道。父子之間，不責善」，是皆不以恩廢義，不以義賊恩。子路之爲人，嘒而行行。其於朋友兄弟，必不能然，故孔子告之《棠棣》之詩。于急難則良朋不如兄弟，於喪亂既平則兄弟不如友生，此先朋友而後兄弟者，亦兄弟不如友生之意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① 「本」，四庫底本作「木」，館臣籤云「本誤木」。  
② 「仁」，四庫底本作「人」，館臣籤云「仁誤人」。



有不能教之君，無不可用之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則君子教民，雖不七年，可以即戎矣。孟子曰：「師文王者，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可以爲政于天下。」蓋善人之教民，猶小國之施政。小國之政必七年，然後及於天下。善人之教民必七年，然後可以即戎，其勢然也。觀晉侯之教民，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以戰。則先王之教民，豈特司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而已哉？彼不知務者，大則不能教民以禮義，小則不能教民以戰陣，及其有事，則驅市人以就死地而已，此孟子所以言「不教而戰，謂之殃民」也，《司馬法》曰「教惟豫」，孫武曰「教道不明曰亂」，吳起曰「兵之法，教戎爲先」，鄧析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巫」，兵不閒習，不可以當敵」。<sup>①</sup>《春

秋》書「師次於郎，甲午治兵」，師次而後治兵，宜聖人譏之也。

####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sup>②</sup>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勝人之謂克，自賢之謂伐，怨生于所求，欲生于所好，四者出於情，而害于性。衆人縱之，而不能止之；學者止之，而不能去之。去之可以爲仁，止之則可以爲義而已。《召南》言夫人無妒忌之行，《周南》言后妃無妒忌之心。蓋無其行者，不能無其

① 「敵」下，上圖抄本有「皆此意也」四字。

② 「恥也」，此二字當衍。

心；無其心者，必無其行。克、伐、怨、欲不行，特無其行而已，其能無是心哉？惟仁者則無是心矣。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孟之反不伐，伯氏之無怨，孟公綽之不欲，孔子未嘗以仁名之，以其於此不行而已。若顏子之無伐，伯夷之無怨，此所謂無是心者也。孔子曰「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忘仁義」，在心而已，無伐者此也。蓋克則加諸人，伐則自伐而已。克甚於伐，伐甚於怨，怨甚於欲，此其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之所尚在於志，志之所尚在於道。士而懷居，則非志於道者也，<sup>①</sup>故「不足以爲士」。蓋物生于陵者，安于陵；生於水者，安于水。衆人不異乎物，則懷土而已，士則異於衆人，其可懷居哉？孔子曰「君子居無求安」。《傳》曰「晏安酖毒，不可懷

也」。<sup>②</sup>古之君子所以安土樂天，不累於物，視九夷如中國，不以爲陋，視陋巷如廣廈，不以爲憂，不過充是志而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天下有道，其言足以興，故「危言」；天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言遜」。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王受。周昌比漢高以桀、紂，劉毅比晉武以桓、靈，所謂「危言」也。孔子諾陽貨以將仕，閔子告魯使以善辭，所謂「言遜」也。蓋行所以行己，言所以應物。行己者，君子所以立道，故施于治亂則同；應物者，所以趨時，故施于治亂則異。彼洩冶論衮服之戲

① 「志」，四庫底本作「制」，纂修盧蔭鏡云「制宜作志」。  
② 「傳」上，上圖抄本有「春秋」二字。

於陳，<sup>①</sup>李雲疏貂璫之封於漢。<sup>②</sup>王嘉之言董賢，王章之言王鳳，李固之言梁冀，其言非不忠，然卒見誅者，以其不知言遜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德至靜也，其發則爲言；仁至柔也，其動則爲勇。顏子善言德行，有德者必有言也；子貢能言不能訥，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比干殺身以求仁，<sup>③</sup>仁者必有勇也；子路能勇不能怯，勇者不必有仁也。蓋君子自得則爲德，應物則爲言，愛人則爲仁，惡人之害則爲勇。《艮》之六五，有德者也，則有言矣。《謙》之六五，有仁者也，「利用侵伐」，則有勇矣。《咸》之上六「騰口說」，《同人》九三之「敵剛」，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善射、盪舟，力也。躬稼，德也。南宮适賤羿、臯，而貴禹、稷，尚德也。自其成德而言之，則曰「君子哉若人」。自其所言而言之，則曰「尚德哉若人」。禹與稷均曰「躬稼」、稷與禹均曰「有天下」者，禹暨稷奏庶艱食，則禹、稷之躬稼可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則稷謂之有天下可也。言禹、稷躬稼，與孟子言禹、稷三過其門不人同。言稷有天下，與太伯以天下遜同。夫微莫微于一身，大

①「祖」，上圖抄本作「祖」。

②「貂」，上圖抄本作「貉」。

③「求」，上圖抄本作「成」。

莫大于天下。羿、奡之力，不足保其身，況天下乎？禹、稷之德，足以有天下，況一身乎？適言而當，故夫子不答。厲王好稼穡，芮伯刺之；樊遲請學稼，夫子非之，何耶？好稼學稼，爲利也。躬稼，爲德也。

《傳》曰「后稷封殖于天下」。<sup>①</sup>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成德之君子，有未成德之君子。成德之君子則於仁義無不盡，未成德之君子則于仁義有不能，所謂「君子不仁者有矣夫」。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此未成德之君子也。蓋仁者人之所尤難，顏子之于仁，則三月不違而已，其餘可知矣。故子路、公西赤之徒，孔子皆曰「仁則吾不知也」。<sup>②</sup>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之所以作其才，誨之所以達其善。愛之，而不忍勞之；忠焉，而不忍誨之，適所以賊之也。《禮》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此愛而不忍勞之也。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此忠而能誨之也。蓋愛之者，仁也；勞之者，義也。忠焉者，義也；誨之者，仁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行義以仁，然後義。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爲命，裨諶草創以始之，游吉討論以辨之，公孫揮修飾以洽之，國僑潤色以文之。蓋爲命專于一，則不能無失，資於衆智，然後盡善。鄭之爲命，必更四人然後成，此《春

① 「子」，上圖抄本無此字。

② 「仁則吾不知」，上圖抄本作「不知其仁」。

秋傳》所以謂其「鮮有敗事」也。列子曰：「鄭之東里多才」，其子產之謂乎？

或問子產。<sup>①</sup>子曰：「惠人也。」問子西。

曰：「彼哉！彼哉！」

鄭之子西俯仰於子展、子產之間，其與殺子孔之專，<sup>②</sup>則因子展而已；其與伐陳，則因子產而已，其才不足道也。楚之令尹子西，理百姓，實倉廩，百姓得所，楚王賢之，其才可知也。不狗白公仇鄭之謀，而終死于白公之亂，其正可知也。或問子西，孔子彼而弃之者，非楚之子西，意鄭之子西乎？老子曰「去彼取此」，彼者在所去，此者在所取。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sup>③</sup>沒齒無怨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人也，猶言之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沒齒無怨言」，至公也。桓公以仲爲聖人，施伯以仲爲賢人，荀卿以仲爲野人，其言各有當與？此謂人也異矣。駢邑三百，言奪之多；飯疏食，言貧之甚；沒齒，言廢之久。蓋奪之雖多，而貧不甚，貧雖甚而廢不久，其無怨則易，若伯氏則無怨難矣。故繼之以「富而無驕易」。江熙曰：「顏子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此之謂歟？孔子前言子產，則繼之以晏平仲，此則繼之以管仲者，荀子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夷吾。」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①「問」，四庫底本、上圖抄本作「謂」，館臣籤云「問誤謂」。

②「之」，上圖抄本作「子」。

③「飯」，四庫底本作「飲」，館臣籤云「飯誤飲」。

滕、薛大夫。」

君子不器，無施而不可。不如君子，則器矣，有能有不能。故裨諶謀野則獲，于居屋則否；黃霸治郡則長，於相國則不及。兵甲之事，文種不如范蠡；鎮撫國家，范蠡不如文種。面折廷爭，陳平不如王陵；全社稷，安劉氏，王陵不如陳平。房玄齡善于謀而不能斷，杜如晦長於斷而不能謀。「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其才有能有不能也。老者成德之稱，王朝有天子之老，五官之長，<sup>①</sup>天子之老是也。<sup>②</sup>邦國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是也。<sup>③</sup>卿大夫則有家老，所謂「趙魏老」是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

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智以知之，不欲以守之，勇以行之。據於德，<sup>④</sup>所以立本；游于藝，所以存末。本末具，而又文之以禮樂，則于人道幾盡矣，故曰「可以爲成人」。子謂顏淵曰：「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

①「五官」上，上圖抄本有「禮所謂」三字。

②「天子」上，上圖抄本有「曰」字。

③「國」上，上圖抄本有「所謂」二字。

④「德」上，四庫底本有「本」字，館臣籤云「本德，本字多，宜刪」。

《傳》曰「人能曲直以赴禮者，<sup>①</sup>謂之成人」，荀卿曰「能定所應之謂成人」，與此同意。《周官》大司徒之教民，終之以五禮六樂；孟子言事親從兄，亦終之以禮樂。是學至于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也。求言爲邦，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子于回之間爲邦，然後告之以禮樂，蓋惟回可語以成人故也。<sup>②</sup>夫見利則忘義，見危則惜命，久要則忘信，世俗之情也。今也見利思義，則可以爲義；見危授命，<sup>③</sup>則可以爲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可以爲信，故曰「亦可以爲成人矣」，言今之成人。則文之以禮樂者，古之成人也。古之成人者，由前君子之事也。今之成人者，由後亦不失爲善人者也。武仲之智，未足以爲成人，而御叔以之爲聖人，不亦妄哉？「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其爲

成人，不特文之以禮樂而已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子論仲則以防求爲要，論成人則以仲爲智，如此則若無要君之事，而不免于要君，何也？《禮》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子曰：「仲之智，<sup>④</sup>綽之不欲，文之以禮樂，<sup>⑤</sup>可以爲成人。」使仲賢而不至于過智，<sup>⑥</sup>而濟之以不欲，是能無要君之心

①「傳」上，上圖抄本有「春秋」二字。「人」，上圖抄本作「仁」。

②「人」下，上圖抄本有「之事」二字。

③「授」，四庫底本作「受」，館臣籤云「受改授」。

④「仲」上，上圖抄本有「臧武」二字。

⑤「文」上，上圖抄本有「公」字。

⑥「仲」上，上圖抄本有「武」字。

矣。<sup>①</sup>《禮》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晉文公爲會而滅同姓；桓責諸公以不貢天子，文會河陽以召天子；桓伐譚戎而不有，文滅曹而分其地；桓仇管仲而用，文親舅犯而疑；桓寓內政以復古，文作三軍以偪上；桓釋曹沫之刼而遇以信，文念衛侯之怨而加以酖，此其正譎之不同也。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之正，非無譎也。觀其出定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禮，于君之命有三辭之恭，于國之利有三罪之當，此晉文之正也。然譎不勝正，故謂之「譎而不正」。前事則兄弟爭國，內行則般樂奢汰；外事則詐邾襲莒，執陳轅濤塗以

致斃于諸侯，親豎刁、易牙、開方，以搆于國，此齊桓之譎者也。然正能勝譎，故曰「正而不譎」。若夫以王道觀之，則桓公之正猶之譎也。<sup>②</sup>昔孟氏子曰「春秋無義戰」，愚曰：「五伯無王道。」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① 「能」，上圖抄本無此字。「心」，上圖抄本作「事君子之事」。

② 「猶之」，上圖抄本無「之」字。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自仁之成名而言之，雖君子有所不仁，自所愛而言之，雖管仲有所施。蓋仁之所施，有殺身以成仁，有不死以成仁。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召忽也；不死而足以成仁者，管仲也。孔子曰「子糾未成君，召忽未成臣。管仲不死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魯仲連亦曰「見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管仲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夫以管仲之功，仲連能知之，而子路疑之者，自王道而論之，宜子路之爲疑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九盛，<sup>①</sup>此所謂「九會諸侯不以兵車」也。首止之會，定王世子謂王，世子正則天下正，此所謂「一正天下也」。其伐山戎攘狄人以

王，伐楚與厲而使夷狄不能剋其脉，以蹈中國之腹，所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傳》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爲九合不以兵車，兼兵車言之則誤矣。雖然管仲相桓公，正天下，修內政，寓軍令，諸侯盟會于九合而不以兵車，功用可稱也。及其志滿意得，而塞門反坫，僭邦君之禮，故聖人小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以文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孔子以「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可以爲文矣」。蓋靈公以通隣國而交之者爲文，孔子以推人而下之者爲文。通

①「裳」，四庫底本作「裳」，館臣籤云「裳誤裳」。

隣國而交之，禮之文也；推人而下之，仁之文也，其所主雖殊，其爲文一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三仁在商而商不亡，多賢在楚而秦不伐。百里奚去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由余去戎而戎亡，在秦而秦強。故共公任小人，而魯人知其無依，衛多君子而霸主知其無患，<sup>①</sup>此《孝經》所謂「諸侯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國」。《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靈公雖無道，然治賓客則有仲叔圉，治宗廟則有祝鮀，治軍旅則有王孫賈，故孔子曰「奚其喪」。孔子對魯公曰「靈公于私家則亂，朝廷行事則賢」，伯常騫曰「靈公全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sup>②</sup>其慢若此之甚也，見賢人若此之肅也」，蓋以此歟？爲治之道，柔遠然後能邇。故治賓客爲先，宗廟次之，三軍之運，<sup>③</sup>德之末也，故軍旅爲後。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言忠信則不怍，行願言則能爲之。爲之道也難，則言之不怍，期是矣。言之不怍，則行成亦貴于不怍矣。揚子曰：「言不慙，行不恥。」《書》曰：「行之惟艱。」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①「霸主」，上圖抄本作「蘧伯玉」。

②「搏」，上圖抄本作「搏」。

③「軍」下，上圖抄本有「五兵」二字。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之。蓋曰：請之者，吾之職也。行不行，君之事也。吾之職不可不盡，君之事吾何與焉？故曰「不敢不告」。然則魯弱齊強，攻之不亦難乎？孔子曰：「陳恒弑君，而民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言「之三子告，不可」。《春秋傳》以爲不告，誤矣。<sup>①</sup>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勿欺也。《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犯之也。勿欺，忠也；犯之，義也。由于孔子而欲爲臣一事，<sup>②</sup>則欺而不忠。于顓臾之伐而不救，<sup>③</sup>則順而不犯。故其問「事君」，而告之如此。《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盡忠則勿欺，補過則有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事也。君子事道故「上達」，小人事事故「下達」。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荀子曰：「君子之學以美身，小人之學以禽犢。」揚子曰：「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則爲道以美其身者，爲己者也；爲利以爲禽犢者，爲人者也。范曄曰：「爲己者，因心以會道；爲人者，憑譽以顯物。」蓋爲己者，未嘗不爲人；爲人者，必不能爲己。楊朱第知爲己而已，

① 「誤」上，上圖抄本有「季孫」二字。

② 「由于孔子而欲爲臣一事」，上圖抄本作「子路於孔子而欲使門人爲臣」。

③ 「于顓臾之伐」，上圖抄本作「於季氏伐顓臾」。

墨翟第知爲人而已，若孔子則爲己而不忘人，爲人而不忘己者也。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彼學以爲人，教以爲己者，豈知此哉？宜原憲所以不忍爲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子以蘧伯玉汲汲於人，以善自終。莊子以蘧伯玉行年六十化。公叔文子欲葬於瑕丘，而伯玉請行。孫文子欲報衛君，而伯玉辭之。以不知季札適衛，而稱其君子，史鰌屍諫，而稱其賢。則伯玉「欲寡其過」也，信矣！曰「使乎」，善其言之信也。《詩》之《皇華》以「周爰咨諏」爲使之美，莊子以「相靡以信」。忠信之言爲使之事，則使者以忠信爲主也。公明賈之溢美公叔文子以不言、不笑、不取，宋師給魯以鄭

師未及國，則異乎此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sup>①</sup>

事君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冒。亂者，非所謂知務也；冒者，非所謂知分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之於天下，與其言不足而行有餘，孰若行有餘而言不足？故不恥行過言，而常恥言過行。此仲尼之徒善爲說辭，不若善言德行者之爲優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① 「子曰」，上圖抄本作「曾子」。

不暇。」

不器於人者，然後能器人；器於人者，不可以器人。子貢器于人而已，其方人也，不亦過乎？孔子曰：「賜也賢乎哉？」以賢者過之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則謂顏淵之相，冉雍有志之君子，仲由才任治戎，冉求好學博藝，至於公西赤、顓孫師、曾參、卜偃、滅明、高柴、南容之徒，莫不在其所議。而孔子笑之，蓋譏其方人之過也，故子以爲不暇。左氏之品藻，班固之變弄，不免後世之譏者，以其不能器人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詐在行，不信在言，逆者迎而知之，億者度而知之。君子之于人，遇之以誠而不察之以智，照之以天而不照之以人，此揚子所以言「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故不億不信；不詐詐，故不逆詐，

是乃先覺之所以爲賢也。若夫任前識之明，上太察之智，<sup>①</sup>則刻核之至。忠信有時而見疑，是乃昧者所以爲不肖也。舜之於象，不以僞喜而不喜，周公之於管、蔡，不以不賢而不封，凡此不逆不億也。子貢之屢中，卻雍相盜失，是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能仕者必貴乎能已，能已者必貴乎能仕。仕而不能已，已而不能仕，守一而不知變者也，固者之所爲，君子疾諸。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則其栖栖然動靜無操持者，非爲佞也，疾固以事道而已。孰謂微生畝足以知孔子？

①「上」，上圖抄本作「尚」。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故驥所以喻君子，而不如驥者所以喻小人。揚子曰「齊馬以驥」，又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或以譬仲尼，或以譬顏回，以驥有德也。适賤羿、羿，尚禹、稷，孔子所以美之者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復讐者，人之所不能免，先王之所不能禁，特爲之法以制之而已。《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sup>①</sup>則殺人而不義者，在法之所不宥，<sup>②</sup>以可殺者必避之也。《朝士》：「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應避而不避，其書于士，而殺之可也。然則先王復讐之法不行，「凡有罪辜，乃罔常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由是殺人之父也，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也，人亦

殺其兄，干戈相尋，莫之或息，豈特復其不讐，避者而已哉？于是有問孔子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蓋以直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直報怨，義也；以德報德，仁也。老子曰：「以德報怨。」《禮》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蓋以德報德者，德也，則《詩》所謂「報之以瓊琚」者也；以怨報德者，事也，則《詩》所謂「反以我爲仇」者也。昔豎牛之于叔孫昭子，盧蒲葵之于慶舍，寒浞之于后羿，公勝之于巢公，皆以怨報德者也。<sup>③</sup>

①「勿」，四庫底本無此字，館臣籤云「令讐當作令勿讐」。  
②「宥」，四庫底本作「看」，館臣籤云「看字宜作宥字」。  
③「也」下，上圖抄本有「刑戮之民孰大於此」八字。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言「莫己知也」，繼之以「不怨天，不尤人」。蓋曰「莫我知」者，豈天與人使之然哉？命也。天道遠而難知，故曰「怨」；人道邇而可指其掌，<sup>①</sup>故曰「尤」。下學而上達，則始于窮理，終於知命；始于仁義，終於天道，如此則與天同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孔子不怨不尤，與反之人者異；下學上達，與失之己者異。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知命者，以興廢在人而有所難辨；子服景伯是也。知命者，以興廢在天而無所校，孔子是也。蓋道待命而後行，命待道而後立。以道處命則死生無所恤，以命處道則興廢無所累。君子之於道命，雖死生不得與之，況興廢乎哉？孔子于伯寮言命，孟子于臧倉言天，其致一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①「邇」，四庫底本作「達」，館臣籤云「達字宜改邇字」。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伯夷居海，管寧浮海，「辟世」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辟地」也；色斯舉矣，禮貌衰則去之，「辟色」也；聲音之詭，人則去之，「辟言」也。「作者七人」，則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之七士者，皆成德之逸民，故或辟世、辟地、辟言，而去就進退之理備矣。至于孔子，則集七人之大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揚子曰：「聖人不遁乎世，不離乎群。」莊周曰：「古之所謂隱，牛馬以伏其身而勿見也，非閑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當時命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所

謂「無可無不可」者也。古之所謂「大隱」，如是而已。彼晨門譏其不可爲而爲，荷蕢譏其莫知而不止，豈知此哉？然聖人之有爲，常出于無爲；其有心，常出于無心。荷蕢之聞磬，知其有心，而不得其無心，則其所知也淺矣。季咸之于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若此也。晨門，司晨昏之啟閉者也。《周官》以昏閉言之，則曰「閭人」；《論語》以晨啟言之，則曰「晨門」。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高宗三年不言，蓋禮然也。子張以人君不能三年，則以今疑古，故問曰：「何謂也？」孔子以古陋今，故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詩》之《素冠》「刺不能三年」，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三年，則孔子之時可知矣。<sup>①</sup>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上好禮，則不敢輕于使民。民好禮，則知分，未有不使易者矣。蓋禮以敬民，則使民如承大祭。民好禮以敬上，則孰疾視其長上為哉？故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書》稱堯之德，始于「欽明」，中于「平章」，卒于「於變」。<sup>②</sup>「欽明」者，修己以敬也。「平章」者，安人也。「於變」者，安百姓也。<sup>③</sup>老子言修之身，而其終至于天下

修，《禮》言「毋不敬」，而其効至于安民，與此同意。修己以敬，自愛也。修己以安百姓，博愛也。夫正者未必安，而安者必以正。孟子以正己而物正，為大人之事，則修己以安百姓者，聖人之事也。堯、舜于此可以不修，而猶病之者，以其不免有竄殛之刑故也。《書》曰「安民則惠，惟帝其難之」，此之謂歟？《孝經》言「得人之歡心」，又言「得百姓之歡心」，是人不及百姓之衆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無述則無所取，賊則有所害。莊子曰「人

① 「時」上，四庫底本有「能」字，館臣籤云「能字多，宜刪」。

② 「於變」上，上圖抄本有「黎民」二字。下同。

③ 「安」上，上圖抄本有「修己以」三字。

而無以先人，是人之謂陳人」，曾子曰「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荀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此「無述」之謂也。以杖叩脛，責之而已，所謂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位則不遜，並行則不弟。將命非童子之事，而夫子使之者，以其欲速者也，故因命而教之耳。孟子好貨、好色、好勇、好樂而教之，與此同意。

論語全解卷七

論語全解卷八

宋 陳祥道 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天根問爲天下于無名人。<sup>①</sup>無名人曰：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靈公問陳于孔子，亦若是而已。此孔子對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者文事必有武備，武備必有文事，故射御之事寓于禮，干戚之事寓于樂，則君子之學禮樂也，軍旅之事未嘗不在其中矣。孔子于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人恐；

于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則孔子于軍旅之事，曷嘗未學之？蓋有所不言爾。孔子于孔文子亦曰：「簞簞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所對與靈公同，其所以責之意與靈公異。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① 「無名」，上圖抄本作「無爲」。下同。

君子無常產而有常心，則固于窮。小人無常產因無常心，故窮斯濫。君子窮則樂，<sup>①</sup>小人窮斯濫。多學而識，則博于文而不知約，故所知者事，以一貫之則通于一而萬事畢，故所知者德，知德則自得而已。故窮亦樂，通亦樂，知事則徇外而已，故醜窮而色作。子貢在陳則色作，子路則慍見，于此時言「由，知德者鮮」，則慍見與色作矣。孔子于子貢、曾子皆言以一貫之。所以語之也。<sup>②</sup>子貢不知德，則多學而已，曰「予一以貫之」者，曾子之學可以語道，曰「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誘之也。曾子唯而不辨，子貢聞而不問，于聖人之體不能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繼治世而不用衆，不能無爲，用衆而不繼

治世，亦不能無爲。舜之無爲，以其襲堯于其上，而用衆于其下故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揚子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無爲矣！」或言「有臣」，或言「襲堯」，蓋皆有爲言之也。然則舜之所以無爲，非夫二者之備，則未之暇矣。《禮》曰：「君子南鄉。天道拱于北，而與物辨；降于南，而與物交。」南面而聽者，道取諸此也。先王制禮：冕則玄表而朱裏，服則玄衣而纁裳，位則背北而南面，其義一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① 「樂」下，上圖抄本有「而詳固窮也」五字。

② 「所以語之也」，依文義，當在下文「曰予一以貫之者」句下。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欲實莫如忠，欲當莫如信，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言忠信，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篤敬，則行滿天下無怨惡。故曰：「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反此。故曰：「雖州里，行乎哉？」昔河梁丈人以忠信，入水而不溺，商丘開以至信，入火而不熱。《詩》以欽恭明神，宜無恫怨。夫以水火鬼神，猶可以忠信篤敬親之，而況于人乎？此所以近之于州里，遠之于蠻貊，莫適而不行也。蓋子張持嚶嚶之志，而其行不掩，飾堂堂之容，而難于與爲仁，則于忠信篤敬有所不盡，故孔子告之如此。「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與「見堯于牆」同意。「子張書諸紳」，與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

箴，西門豹之佩韋，董安于之佩弦同意。觀古人之佩玉，有瑜瑕不掩之忠，孚尹旁達之信，垂之墜之之禮，則子張以忠信篤敬之言，書之于紳宜矣。《周官》州里之名別而言之，在鄉則有州，在遂則有里，合而言之，凡所居者皆謂之里，所聚者皆謂之州。《論語》之言里則與《鄉大夫》、《司常》所謂里同，言州則與《鄉師》、《鄉大夫》、《司常》所謂州異。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能直而已，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伯玉則能曲直以趨時，故「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①參和爲

仁。」史魚可謂「正曲」者也；伯玉可爲「參和」者也。觀史魚之死，猶以屍諫，②則其直可知矣。然《書》《九德》之直，則濟之以溫。《詩·頌》之直，則齊之以不倨。仲山甫直而柔，衛武公直而和，如此然後無崖異之行，而全中和之德。史魚之直則異于是，故孔子謂之直，而不謂之君子也。季札於史魚、伯玉皆稱君子者，以其有君子之行，謂之君子可也。孔子以志士同仁人而稱仁，孟子以勾踐同文王而稱知，揚子以黔婁同顏淵而稱賢，與此同意。君子之于人，其言之也，與其失真，寧過其實。故季札以之爲君子則可，荀卿以之爲姦人則不可。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

知人則不失人，知言則不失言。孔子于程子則不失人，于孺子則不失言。孟子于章子則不失人，于王驩則不失言，然此中道也。鄙夫問我，③則不必中道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④舍生而取義，此「無求生以害仁」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患有所不辟，此「殺身以成仁」也。無求生以害仁，伯夷是也；殺身成仁，比干是也。非特仁人爲然，志士亦

①「直」，上圖抄本作「貞」。

②「諫」下，上圖抄本有「靈公」二字。

③「我」下，上圖抄本有「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八字。

④「所欲」，四庫底本無此二字，館臣籤云「當添所欲二字」。

能之，故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子張曰：「見危致命。」志士則利仁，仁人則安仁。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列子稱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然則爲仁之道，豈待殺身而已哉？孔子言之姑以救弊云。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sup>①</sup>

工之于事，待器然後善；君子之於仁，待器而後成。大夫之賢者，則教我者也，故事之；士之仁者，則輔我者也，故友之。孟子言仁賢，則由仁而後賢；《春秋傳》言仁賢，則以佐賢而已。是賢者必仁，仁者不必賢。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故言賢；士則以才者也，故言仁。于賢者，事之所以

尊之也；于仁者，友之所以親之也。周公誥康叔于大史、<sup>②</sup>內史言友，于服休、服采言事；宓子賤于五賢則事之，于十一人則友之；惠公于子思則事之，于顏般則友之，皆此意也。對而言之，則事賢而友仁；通而言之，賢可言友，仁可言事。

《詩》曰「友賢不棄」，《易》曰「休復下仁」，是也。子貢好與不如己者處，故告之。<sup>③</sup>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商、周推天地之氣而爲正，故文；夏據人所見者爲正，故質。《春秋傳》言「大輅越

① 「士」，原誤作「事」，據《論語》通行本改。

② 「周公」下，上圖抄本有「之」字。

③ 「之」下，上圖抄本有「如此」二字。

席，昭其儉也」，孔子言「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則乘殷之輅，大輅也。服周之冕，麻冕也。禮貴質，儉，故以夏時、商輅、周冕，樂貴美、善，故以《韶》舞。蓋禮莫盛于三王，樂莫盛于五帝，故言禮則夏、商、周，樂則《韶》舞。《禮記》于五帝稱不相襲禮，于三王稱不相沿樂，放遠之。則舜命九官，終于夔之典樂，龍之納言，蓋有典樂，則鄭聲放；有納言，則佞人遠。爲治至于鄭聲放，佞人遠，則治之至也。孔子之門人，惟回之賢，可以爲王者之佐，故其問爲邦，而告之以此。孔子嘗曰：「《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以其可以爲王者之佐故也。蓋言之人人不如聲之深，故于鄭聲言淫，于佞人言殆而已。堯、舜于巧言令色，壬人猶病其難，則其戒淵淵宜矣。于淵猶然，況餘人乎？夫鄭

聲之害，不及佞人；佞人之害，不及利口。故孔子于鄭聲言淫，于佞人言殆，于利口則言覆邦家也。孟子于佞人言亂義，于利口言亂信，是利口之所亂者過于佞人，不多言而明矣。<sup>①</sup>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憂之，近憂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則有遠慮必無近憂矣。《春秋傳》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蓋聖人無思則無慮，小人從邇則不能遠慮，<sup>②</sup>夫善于遠慮則長慮顧後者也，<sup>③</sup>不善于遠慮則私憂過計者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荀卿曰：「先

①「不多言而明」，上圖抄本作「遠」。

②「慮」下，上圖抄本有「則君子而已」五字。

③「夫」，上圖抄本作「然」。



事慮患。」善于遠慮者也。墨翟憂天下之不足，杞子憂天地之壞，❶不善于遠慮者也。孔子曰：「處身而常佚者，志不廣。居下而無憂者，思不遠。」然則君子之有終身之憂，是以有遠慮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無近憂。孔子告冉有曰：「遠人不服，不能來也。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❷此謂「人無遠慮則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詩》言「已焉哉」，接輿言「已而，已而」，孔子言「已矣乎」，皆決辭也。孔子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皆言「已矣乎」，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傷其無時也。未見自訟與好德，傷其無人也。好德出于性，好色本乎情，以性勝情為君子，以情易性為小人。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文子曰：「知人之謂智，愛賢之謂仁。」文仲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非不智也，不仁而已。不仁者，抑人以自高，棄人以自利，此偷天工以私己者也，故謂之「竊位」。曾子曰：「無益而受厚祿者，竊也。」夫管仲非不賢于鮑叔，子產非不賢于子皮。孔子以鮑叔、子皮為賢，以管仲、子產為不賢者，以鮑、皮能進管、產，而仲、僑不能進賢也。公孫弘不舉董仲舒，汲黯不以為忠，虞立不舉孫叔敖，樊姬不以為賢，凡此皆竊位者也。古者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然竊位而不蒙戮也，幸矣！荀子曰：

❶ 「子」，上圖抄本作「人」。

❷ 「在」上，上圖抄本有「不在顯與而」五字。

「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妬昧之臣，國之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君子爲己不重，而責己重以周；爲人不輕，而待人輕以約。重以周故自厚，輕以約故薄責。君子之交，盡己之歡而不盡人之歡，竭己之忠而不竭人之忠。《鄉飲酒》之酬賓，主人卒解而賓不舉，亦是意也。湯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sup>①</sup>孔子于聖仁不敢居，<sup>②</sup>于管仲則稱仁，蓋以此歟？然此非中道也。有己然後求人，<sup>③</sup>無己然後非人，此爲中道。<sup>④</sup>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老子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禮》曰：「言前定則不跲。」<sup>⑤</sup>荀卿曰：「先事慮謂之健，先患慮謂之豫。」揚子曰：

「用智于未奔。」此皆思患豫防。而「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之謂魚去沙而思于木，轂碎破而大其輻。渴而鑿井，鬪而鑄錐，則將噬臍無及矣。古之善用兵者，以虞待不虞，善醫者，不治已病治未病，況君子之于事乎？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則利而已，非所謂正言。「好

①「人」下，上圖抄本有「則」。

②「仁」，上圖抄本作「人」。「居」，上圖抄本無此字。

③「有」下，「求」下，上圖抄本並有「諸」字。

④「爲」上，上圖抄本有「所以」二字。

⑤「跲」，上圖抄本作「困」。

行小慧，則鑿而已，非所謂正行。揚子曰：「頻頻之黨，賊夫糧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文也。義以禮行之則中，以孫出之則和，有中有和而又以信終始之，此所以為君子也。《傳》曰「禮以行義」，<sup>①</sup>荀卿曰「行義以禮，然後大」，《太玄》曰「成之者信」，此「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之謂也。然禮與義常相為依用，<sup>②</sup>方其以禮為體，則義為用，故《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禮有之，<sup>③</sup>禮者，義之本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病己之無能，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疾沒世而名不稱」，則名不浮行，行必浮名。病為重，疾為輕。病己之無能，則務本者也，是以言病。「沒世而名不稱」，抑末而已，故言疾。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惜其行，則與人異，與人異，則疑于有爭。矜而不爭，禮也。群居則與人同，與人同，則疑于有黨。群而不黨，義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則矜而不爭，不同則群而不黨。矜故不失己，不爭故不失人，群故不失人，不黨故不失己。處己而思，所以處人則禮；處人而思，所以處己

①「傳」上，上圖抄本有「春秋」二字。

②「依」，上圖抄本作「體」。

③「有之」，上圖抄本作「言」。

則義，君子之道也。今夫水之于物不爭，老子以爲幾道。羔羊于群不黨，《詩》人以爲有德。<sup>①</sup>君子之不爭、不黨，本于道德故也。不爭也，<sup>②</sup>有所謂爭，聞義爭，爲不義爭改，射與投壺爭勝，君子之爭也。不黨也，有所謂黨，于交則有顯黨，于居則有鄉黨，君子之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言有誠僞，<sup>③</sup>人有賢不肖。言善而人不肖，舉之則不智。人不肖而言善，廢之則不仁。宰予之言，孔子不取；嗇夫之辨，釋之排之，不以言舉人也。陽貨之言，孟子不棄；愚者之言，智者擇焉，不以人廢言也。君子不以所長信所短，不以所短掩所長。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孔子曰：「一言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有益于仁，莫如恕，」君子之于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而恕則近仁，故可終身行之也。桓王以食菜之田與鄭，白圭以鄰國爲壑，豈知此哉？《春秋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蓋則與經，立本者也，立本則與趨時者異矣，故可終身行之。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譽起于所好，毀起于所惡。能好人則所譽

①「人」，上圖抄本無此字。

②「不」上，上圖抄本有「然」字。

③「誠僞」，上圖抄本作「誠信」。

無溢美，能惡人則所毀無怨惡。君子之于人，豈容心于好惡毀譽哉？凡因彼而已，故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有所試則名實當，故民不至枉道以求譽，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則有所勸，毀則有所沮。有所勸則仁，有所沮則義。聖人在下見于言，故有毀譽；聖人在上見于行，故有賞罰，其致一也。孟子言「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揚子言「妄譽仁之賊，妄毀義之賊」，皆非直道故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史喻馬，闕喻借。人于文不能知，則俟知者，知之可也；于馬不能乘，則借能者，乘之可也。孔子之時，子張、子游之徒，猶不能闕其所不知，況餘人乎？此孔子所以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也則亡」。孔子

曰：「聽遠音者，聞其聲，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蓋君子之所慎而不苟也如此。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似忠信，故亂德；小不忍則優柔不斷，故亂大謀。巧言必察之以智，小不忍必齊之以義。蓋持狐疑之慮者，無過人之略；懷隱忍之心者，無必成之功。蝮之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惡手足而樂去之也，以爲愛其一肢，則害于四體也。鄭伯之于叔段，齊桓之于豎刁、易牙，葉公之于公勝，唐之于全忠、祿山之徒，皆養虎自遺患者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中有君子，衆好之中有小人，如之何而勿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志于道，故能弘道；道無情于人，故非弘人。「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非道弘人」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禮》曰：「禮儀三百，<sup>①</sup>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自無過矣，故物之所責，悔而後致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而不學則殆」，<sup>②</sup>思而無益，不如學也。

老子曰：「爲學日益。」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者志于利而害在其中，學者志于道而利在其中。君子所以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也。《詩·權輿》則謀食，《北門》則憂貧，何耶？《權輿》之謀食也，實非謀食也，責其禮之不至也。《北門》之憂貧也，實非憂貧也，傷其志之不得也，與徒鋪啜、羞貧賤者異。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知與仁，德也，君子以之處己；莊與禮，行也，君子以之接人。知所以盡性，知窮

① 「禮儀」，上圖抄本作「曲禮」。

② 「思」上，上圖抄本有「學而不思則罔」六字。

理而不知盡性，則所學不固，故曰「雖得之，必失之」。莊者，仁知之容；禮者，仁智之文。以莊蒞事，則民敬；以禮而動，然後善，故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仲弓知及之，故孔子告之以「承大祭，見大賓」。顏子仁能守，莊能蒞，未能動之以禮者也，故孔子告之以「復禮」。動以禮，聖人之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大知、小知存乎義，大受、小受存乎器。君子之器識則大，故老農、老圃在所不知，而受天下不以爲泰，此「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器識則小，故乘君子之器致寇，而童觀則無咎，此「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揚子曰：「師之所知貴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所謂「大知」、「小知」。《詩》曰：「受大國是達。」揚子曰：「痺虛無因，不能大受。」所謂「大受」、「小受」。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水火所以養己，仁所以成己。養己者其利小，成己者其利大，此仁所以甚于水火也。蹈水火而死，匹夫匹婦之諒；蹈仁而死，則爲志士仁人矣。孔子之世，<sup>①</sup>爲匹夫匹婦者恒多，爲志士仁人者恒少，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①「世」，上圖抄本作「時」。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君子之于父兄，無所不告。聞斯行之，<sup>①</sup>則不必告也。于師無所不遜，當仁則不必遜也。崔駰曰：「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掛冠，不顧人命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步、整襟、規矩其步，德遜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由此觀之，無事則師，有事則當仁不遜。與言不稱師謂之畔，行不稱師謂之倍者，異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君子求諸己，不求諸人；小人求諸人，不求諸己。求諸己，故內正；不求諸人，故不諒乎外。《泰》之九三「艱貞無咎」，<sup>②</sup>以言在己爲有義，在人爲有命。苟內不能自正，而外以求信于人，則是不恤己之孚，而恤人之不己孚，豈爲知命哉？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荀卿曰：「君子能爲可

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蓋能爲可信，故貞；不能使人必信己，故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君子之于仕，爲道不爲食。人君之授祿，<sup>③</sup>食功不食志。《詩》稱「不素餐」，《易》稱「不素飽」，《坊記》稱「先事而後祿」，《儒行》稱「先勞而後祿」，皆「敬事後食」者也。古者男子生必先有志于事，然後敢用穀，況事君乎？

子曰：「有教無類。」

教在己，類在人。在己者，不可以有倦；在人者，不可以有擇，此所謂「有教無類」

①「之」，四庫底本作「斯」，館臣籤云「聞斯行之，之誤斯」。

②「咎」下，上圖抄本有「勿恤其孚」一句爻辭，與下文解釋語相應。

③「授」，上圖抄本無此字。



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性未嘗不善。不幸而處于不善之類，君子其可求類而教之哉，一應之以無我而已。故難言者，莊子之所與；度履者，孟子所不拒。《書》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無類故也。然孔子于孺悲則不見，孟子于滕更則不答，非不教之也，不屑教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之同，雖異曲而相合；道之異，雖同時而不相謀。故賢人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何則？市井不可與語先生之言，方內不可與語方外之道也。孔子之於陽貨，矚之而拜；孟子之于王驩，未嘗與言；齊王好竽，而鼓瑟者不用；漢武尚武，而好文者不遇，此《傳》所謂「薰、蕕不同器而

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太史公「員枘方鑿」之說，<sup>①</sup>若是而已。

子曰：「辭達而已矣。」

意者，辭之主，辭者，意之需。<sup>②</sup>君子之辭，達其意而已，夫豈多騁旁枝爲哉？故曰：「辭達而已矣。」《儀禮》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彼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辭，其言雖多，皆辨者之囿而已，豈知所謂辭達者哉？王通曰：「吾師也，辭達而已。」蓋倣此者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① 「員枘」，四庫底本原作「負枘」，館臣籤云「員枘訛負枘」。

② 「需」，上圖抄本作「寓」。

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之人待瞽者如老者，喪者、貴者，所以盡禮也。《禮》曰：「八十拜君命，<sup>①</sup>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瞽者如老者也。《論語》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是待瞽者如長者、<sup>②</sup>貴者也。然則于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席，則曰「階也」、「席也」，皆坐則曰「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導瞽亦然。

##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于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袁絲曰：「周勃忠臣也，非社稷之臣。」揚子曰：「若張子之智，<sup>③</sup>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其難也如此，而顓臾之附庸可以爲之乎？蓋社稷之臣有存乎人，有存乎地者。存乎人者才也，存乎

①「君」，四庫底本作「居」，館臣籤云「君誤居」。

②「長」，上圖抄本作「貴」。

③「子」下，《法言》有「房」字。

地者勢也。顓臾之爲社稷臣者，非稱其才，勢而已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

君子以義事君，故能閑其惡；以仁處人，故能保其善。季氏之惡以譬則虎兕，顓臾之善以譬則龜玉。季氏將伐顓臾，而不能閑之，是「虎兕出于柙」也；顓臾在邦域之中，而不能保之，是「龜玉毀于櫝中」也，故曰：「求！無乃爾是過與？」顓甚于危，扶難于持。危而持之，然後安；顓而扶之，然後興，故先言「危而不持」，後言「顓而不扶」。孟子曰：「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求、由均是輔桀，孔子特責求者，以求嘗聚斂，勢必欲廣土地也。<sup>①</sup>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今不取，

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政之不均，而患民寡；民之不安，而患國貧，非知本也。《書》言：「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詩》言尹氏「秉國之鈞，不宜空我師」，是所患在政之不均，<sup>②</sup>而不在民寡

① 「勢必欲廣土地」，上圖抄本作「於內則其欲廣土地於外」。

② 「所患在」，原誤作「在患所」，據上圖抄本改。

也。孟子言「地利不如人和」，又言「貨財不聚，非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是故患在民之不安，<sup>①</sup>而不在國貧也。然均則得民財，故無貧；和則得民心，故無寡；安則其本固，故無傾。《周官》政典以均方，政職以聚百物，此「均無貧」也。孟子言「得道者多助」，此「和無寡」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安無傾」也。蓋均故和，和故安，貧則無以聚人，安能無寡，寡則無與守邦，安能無傾。然「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以安之，為終始也。不安而欲均之，不亦難乎？由均至于安，則在內者無患矣。然遠人猶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此舜敷文德以格有苗，太王施文德以治四國者也。冉求之相季氏不如此，而謀動干戈以伐顓臾，是患寡而不患不均，患貧而不患

不安也。冉求曰「顓臾必為子孫憂」，孔子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其後陽貨果囚桓子，非其驗歟？夫蕭之言肅也，朝欲肅，故其牆謂之蕭牆；軍欲和，故其門謂之和門。古人之為門牆者，豈特為蔽居處之具哉，凡皆有所寓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盛時，五禮六樂掌之于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于司馬。諸侯賜功矢然後征，<sup>②</sup>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命之教然後為學，此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① 「故」，上圖抄本作「所」。

② 「功」，當作「弓」。

度，不考文」者也。如此在上者無失政，在下者無覬覦。周衰之時，天子失政，始于東遷。諸侯始于溴梁之會，不過十世，<sup>①</sup>五世、<sup>②</sup>三世也。<sup>③</sup>以逆理彌甚者，則國勢彌蹙故也。《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易》有之曰：「過旬災也。」意其此之謂乎？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政出于君。大夫議之而無所遂，庶人聽之而無所議。以權有所在，分有所限也。<sup>④</sup>聖人王天下，先之以道德，而民知修爲而議有所不及；次之以仁義，則民知親愛而議有所不能。<sup>⑤</sup>五變而舉刑名，九變而言賞罰，則下知敬畏而議有所不敢。雖然，聖人猶爲之慮也。造言亂

衆者有刑，析言破律者有殺，如此則橫議息矣。後世失道，而民人則腹誅，出則巷議。于是乎有弭謗之禁，燔書之令，豈非猶夫壅川之流而致其潰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政者，威福之所在，祿則福而已。祿去公室，則政未必逮大夫，政逮大夫，祿去公室可知矣。故四世而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所謂「五世希不失」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① 「不」上，上圖抄本有「諸侯」二字。

② 「五」上，上圖抄本有「大夫不過」四字。

③ 「三」上，上圖抄本有「陪臣不過」四字。

④ 「限」，上圖抄本作「辯」。

⑤ 「民」，上圖抄本作「下」。

損矣。」

直者，所以正己之惡；諒者，所以輔己之信；多聞者，所以博己之知；便者，便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此反于直者也。善柔則能從人而已，便佞則能悅人而已，損友以此爲最。故益友先直，次諒，而後多聞。損友先便辟，次善柔，而後便佞。蓋直者能忠，諒者能信。爲學之道，先忠信以尊德性，然後博學以道問學，則取友之術，亦若是而已。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禮得其節則中，樂得其節則和。禮節則行正，樂節則心和，<sup>①</sup>在己者備矣。在己者備，然後繼之以樂人之善，<sup>②</sup>樂多賢友。益者三樂，則先節禮樂。損者三樂，則先

樂驕樂，驕非所以節禮，樂非所以節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瞽則失言，隱則失人。荀卿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與此同意。孟子曰：「未可與言而言，以言餽之；可與言而不言，以不言餽之。」以言餽，非特躁而已；以不言餽，非特隱而已。故孔子以爲愆，孟子以爲穿窬之盜。蓋非可言之時而不言，故無躁、瞽之愆；於可言之時而言，故無隱

① 「禮節」至「心和」，上圖抄本作「節禮有以正其行，節樂有以和其心」。

② 「後」下，上圖抄本有「及其在人者」五字。

之愆。此《易》所謂「言有序」，公明賈所謂「時然後言」也。言有序，故悔亡；時然後言，故人不厭其言，非無愆者歟？《禮》曰：「長者不及，毋儻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爲榮而行於脉中，氣爲衛而行於脉外。行於脉中，陰也；行於脉外，陽也。寇莫大於陰陽，爲陰陽所寇而無以勝之，則窮人欲而天理滅，豈善養生哉？此君子所以有三戒也。然湯之不邇聲色，則無事於戒色；顏淵不遷怒，犯而不校，則無事於戒鬪；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則無事於戒得，三戒蓋以中心爲制而已。<sup>①</sup>《黃帝書》曰：「血氣衰則內虛，內虛則貪心生。」揚雄亦曰：「老則戒之在得。」莊周

曰：「人之取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由是觀之，得之所戒常在於老，而色之所戒非特少之時而已，蓋少時尤宜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天命，命我者也；大人，臨我者也；聖言，教我者也。畏天命，畏天也；畏大人，畏人也；畏聖言，則天人之道存焉。高宗夤畏自度，畏天命也；孔子見所不見，畏大人也；臧榮拜六經，畏聖言也。帝乙之慢神，齊人之不敬王，伊尹曰侮聖言，皆小人之事也。春秋之時，弑君殺大夫者無國無之，則不特狎大人而已。秦燔《詩》、《書》，

① 「心」，上圖抄本作「人」。

則不特侮聖言而已。古人有言曰：「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壞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不拘於人，畏於己不制於彼。君子之畏，<sup>①</sup>小人之無畏，豈特三者而已哉？孔子之言，舉其大者言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而知之仁者，安仁也；學而知之知者，利仁也；困而學之畏罪者，強仁也；困而不學，則困蒙吝矣。<sup>②</sup>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於五行主土，百物非土不生，百事非思不成。君子於視能思則有視遠之明，於聽能思則有聽德之聰，此其內達者也；於色能思則即之也溫，於貌能思則恭而有禮，此其外見者也，如此則在我者脩矣。<sup>③</sup>然後忠以接物而不欺，敬以臨事而不慢，有疑則又問以辨之，則可爲成德矣。然忿而不思難，見得而不思義，則害于德，故終之戒焉。《洪範》「五事」先貌言而後視聽，此先視聽而後貌言者，《洪範》言用事之序，此言修德之序也。

① 「君」上，上圖抄本有「然則」二字。

② 「矣」，上圖抄本無此字，且下有「故曰民斯爲下矣」七字。

③ 「脩」上，上圖抄本有「可謂」二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學者能之，故曰「吾見其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聖人不能，故曰「未見其人」。夷、齊餓于首陽之下，隱居以求終身之仁，行義以激百世之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故「不學《詩》，無以言」。《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故「不學禮，無以立」。鯉之才不足以語樂，故特教之以《詩》、禮而已。教之者仁也，遠之者義也。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命士以上則異宮，以為責善則夷，同宮則褻，<sup>①</sup>此君子所以遠子也。<sup>②</sup>荀卿曰：「君子于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道之以道而勿強。」其是之謂乎？孔子于鯉，教之以「無以言」，<sup>③</sup>又教之以「正牆面而立」。教之以

①「褻」下，上圖抄本有「夷則賊思褻則廢禮」八字。

②「子」上，上圖抄本有「其」字。

③「無」上，上圖抄本有「不學詩」三字。

「無以言」者，告之以詳，教之以「正牆面而立」者，告之以約。詳說而繼以約者，善教之道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于其外，故曰「君」，夫人理陰德而出論正人于其內，故亦曰「君」。《易》「其君之袂」，《詩》「我以爲君」，《詩序》曰「人君之德」，《禮》稱「女君」，《春秋》書曰「小君」、「夫人」、「寡小君」，皆以其出命正人故也。《易》之《家人》于父母皆謂之「嚴君」，則夫人謂之君宜矣。蓋君于異邦曰「寡君」，故夫人曰「寡小君」。衰周之時，<sup>①</sup>自陽侯之後大饗，廢夫人之禮，于此猶云者，蓋夫人之禮

于大饗則廢，于聘問不廢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時之嫡庶不明，而名之不正者多矣，故夫子因而正之。

#### 論語全解卷八

①「衰」，四庫底本作「哀」，館臣籤云「衰周，衰誤哀」。

## 論語全解卷九

宋 陳祥道 撰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其饋也以禮，孔子受之，禮也；其來也闕亡，孔子稱其施而往報之，亦禮也。孔子於衛不主彌子瑕，於齊不主侍人瘠環，則於魯豈主陽貨哉？故諾以仕而終不仕，

諾以仕者言遜也，終不仕者危行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天命之謂性，人爲之謂習。性則善惡混，故相近；習則善惡判，故相遠。今夫水之爲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通之爲川瀆，則有以利物；升之爲霜雪，則有以害物。木之爲性，其直則喬以折，其曲則樛以屈。構之以爲棟宇，則爲庇人之器；刻之以爲矛戟，則爲殺人之器。人之性習豈異是哉？《書》曰：「習與性成。」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荀卿曰：「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sup>①</sup>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智生而知之者也，不移而爲愚；下愚困

① 「也」下，上圖抄本有「此之謂乎」四字。

而不學者也，不移而爲智。班固曰：「堯、舜、禹、稷、禹欲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之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崇侯欲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賈誼曰：「上主不可引而下，<sup>①</sup>下主可引之而下，不可引之而上。」與此同意。然《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罔念、克念者，習之始；不移者，習之成。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君子學道則能仁，能仁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禮，知禮故易使。子游爲武城宰，而

以道教民，可謂知本矣。觀其責子夏之趨末，則其學道而爲政，務本可知矣。蓋君子之於天下無所施而非道，夫豈以衆寡小大而加損之哉？然則割雞牛刀之說，特戲之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惟和也，故善戲謔兮；惟中也，故不爲虐。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道者君子所以處己，義者君子所以趨時。方其守道也，雖諸侯之善辭命者有所不從；其行義也，雖公山、佛肸之召則欲往。蓋彼叛而召我者，豈欲得我而與爲不義

①「主下，上圖抄本有「可引之而上」五字。

哉？殆亦有悔過、遷善之心焉耳。夫苟有悔過、遷善之心而可與之爲東周者，其可以棄而不欲往乎？故欲往者以義行道，而終不往者以道處義。以義行道則不失人，以道處義則不失己，此所以爲孔子也。夫堅譬則德，白譬則行。德固於內而不可虧，故曰「磨而不磷」；行純於外而不可變，故曰「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與《易》所謂「常雜而不厭」同意。磷與《考工記》所謂「敝而不羶」之羶同意。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孔子言爲仁，則曰「恭、寬、信、敏、惠」，而不及公；言爲政，則曰「寬、信、敏、公」，而不及恭、惠。蓋公者，王道之端而非子張

之所及，恭、惠者，仁體之末而非爲政之所先也。①於爲政曰信，②則民任焉；於爲仁曰信，則人任焉。夫恭者爲仁之始，使人者爲仁之效，故始之以恭，終之以使人。孔子論子產之道，始之以其「行己也恭」，終之以其「使民也義」，與此同意。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①「所先」，上圖抄本作「大者」。

②「於」上，上圖抄本有「言民以有君，言人以有己」十字。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知、信，德性也；直、勇、剛，德行也。

「好仁不好學」，則施而不能返，故愚，若墨翟是也。「好知不好學」，則動而不能靜，故蕩，若儀、秦是也。「好信不好學」，則復言以害仁，故賊，若尾生是也。「好直不好學」，則訐而不能容，故絞，若證父者是也。「好勇不好學」，則暴而不怯，若賁、育是也。「好剛不好學」，則強而不知節，故狂，若陽處父是也。子路嘗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何學之有？」其使子羔爲費宰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由是觀之，則子路之不好學可知矣。故孔子告之如此，仁、智、信五德之序也，直、剛、勇三德之序也，剛德之偏，故在勇下。然言五

德不及禮義，言三德不及柔者，禮義之於仁、智、信、勇則履之、宜之而已，柔非所以告子路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可以興，可以觀」，窮理也。「可以群，可以怨」，盡性也。學至於盡性，則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學《詩》之所成終始也。蓋學《詩》則知言，故「可以興」。知言則有節於內，故「可以觀」。有節於內則知所避就，故「可以群」，知所避就則出怒不怒，「可以怨」，則人道盡矣。故以之事父則孝，以之事君則敬，此所以成孝敬，<sup>①</sup>厚人倫者也。

①「成」，四庫底本作「戌」，館臣籤云「戌當作成」。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乾》、《坤》，《易》之門；《周南》、《召南》，《詩》之始。學《易》始於《乾》、《坤》，學《詩》始於《周》、《召》，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書》云：「不學牆面。」又不特不學《詩》已。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主於中而不在物，樂主於和而不在聲，故孟子以節文仁義爲禮之實，樂仁義爲樂之實。《禮記》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莊敬恭順爲禮之制。論倫無患爲樂之情，欣喜歡愛爲樂之官。如叔齊以守國行政無失其民爲禮，魏絳以殿萬邦來遠人爲樂，然

則聲之與文，豈與其間哉？<sup>①</sup>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人之身，陰陽節通則平，偏倚則疾。性之疾猶身之疾，故凡性之失其平者，皆謂之疾。《易》言「我仇有疾」，「損其疾」，《詩》

① 「間」，四庫底本作「聞」，館臣籤云「聞改間」。

言「庶人之愚，亦職惟疾」，孔子言「民有三疾」，孟子言「寡人有疾」是也。古之狂也肆意以進取而已，今之狂則蕩而無所守；古之矜也廉隅以自持而已，今之矜則忿戾而有所爭；古之愚也質直無爲而已，今之愚則詐而有所欺。孔子之門，若曾皙、琴張，其志嚶嚶然，可謂狂矣；子貢正衣冠齊顏色，矍然而終日不言，<sup>①</sup>可謂矜矣；子羔則可謂愚矣。然狂不至於蕩，矜不至於忿戾，愚不至於詐，故皆可以遊聖人之門，而聖人所以未嘗不與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亂正色，鄭亂正聲，利口亂正言，故孔子惡之。《傳》曰「紫色黷聲，餘分閏位，聖王之所驅除」云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其斯以爲孔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不屑之教不與焉。蓋五者之教，教之教也；不屑之教，不教之教也。孔子之於孺悲如是，非教之教也，不教之教而已。然則君子之教者，不爲多術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

①「日」，四庫底本原作「日」，館臣籤云「日誤日」。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以出之，所以爲其痛極也。由是而殺焉，故有期月，有九月，有五月，有三月，是喪因隆以有殺，非因殺而有隆焉。《禮記》、荀卿皆曰「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其說誤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人之性，勞則易以善，佚則易以淫，故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博奕非所以待君子，亦以爲特賢乎，<sup>①</sup>無所用心而已。或以爲待君子者，誤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勇非義不立，義非勇不行，則勇以義爲主，義以勇爲輔，此義所以爲上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若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也。「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荆軻、專諸是也。子路能勇不能怯，孔子於其喜浮海則曰「無所取材」，於其聞斯行諸則曰

①「亦」下，四庫底本有「非」字，館臣籤云「亦非，非字多，宜刪」。

「有父兄在」，於其行三軍則曰「暴虎憑河，吾不與也」，於其問強則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則其問勇而對之以義宜矣。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蓋以此也。言「義以爲質」，又言「義以爲上」者，義爲質則禮文，義爲上則勇下。<sup>①</sup>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傳》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所以「惡稱人之惡者」也。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非也。」揚子賊義近

鄉訕，此所以「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孔子曰：「勇而無禮則亂。」州吁勇而無禮，《衛風》刺之，此所以「惡勇而無禮者」也。蓋稱人之惡則不仁，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則不義，果敢而窒則不知，四者以稱人之惡爲先，以子貢不能匿人之過故也。子貢曰：「賜惡徼以爲智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蓋察伺者似智，不遜者似勇，訐者似直，三者似是而非，故子貢惡之。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貢不足於仁而有所惡者，苟有所惡而已，語之以能惡，則未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① 「勇」上，四庫底本有「爲」字，館臣籤云「則爲勇下，爲字多，宜刪」。

女子、小人不知禮義者也。不知禮，故「近之則不孫」，不知義，故「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彌高德彌劭，君子之所善也。「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則年彌高德彌消可知矣。四十者強仕之年也，當強仕之際，宜其爲人所敬畏而不見惡焉。爲人見惡而不見畏，孔子亟言而深斥之，爲其終此而已焉，故也。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去，所以存商之祀；箕子奴，所以貽天下之法；比干死，所以示人臣之節。去則「明夷于飛，垂其翼」者也，利而不正；

死則過涉滅頂者也，正而不利；奴則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利而且正。三者之所趨雖殊，然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皆其自靖以趨於仁而已，此所以均謂之仁。蓋微子去，然後箕子奴；箕子奴，然後比干死，事辭之序也。武王克商，然後釋箕子之囚，則箕子未嘗去商。而史以箕子避紂於朝鮮，誤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黜而不去者，蓋柳下惠以止爲事者也。孟子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則柳下惠不以退爲事也；又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則柳下惠不以進爲事也。以其在於進退之間，援而止之而止，豈非所謂以止爲事者哉？柳下惠繼

伯夷者也，伯夷繼伊尹者也，繼柳下惠者孔子，然後言孔子之去就。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於齊景公，有際可之仕，至於景公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然後行，去他國之道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於季桓子，有行可之仕，及齊人歸女樂，而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然後行，去父母國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柳下惠則不屑去者也，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則不屑就者也。孔子去齊、

去魯則非不屑去，<sup>①</sup>以爲斯人之徒，則非不屑就。接輿知孔子有鳳之德，不知孔子所謂隱者不易乎世也。<sup>②</sup>桀溺知天下之滔滔，而不知滔滔者可以與易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非其時爲德之衰，所謂非伏其身而弗見，非閉其言而弗出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而已。接輿欲孔子止，而以謂當今之世，欲從其政則其身必危。揚子曰：「接輿之歌鳳也，欲去而恐懼害也。」蓋接輿遊方之外者也，故其行雖與孔子異，而孔子亦未嘗不欲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① 「去魯」，上圖抄本無此二字。

② 「易乎世也」，上圖抄本作「屑」。

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蓋非其周流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

長沮、桀溺所謂固矣，孔子疾固者也。惟天下無道則孔子與易之，以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誤。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遯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子之言曰「吾亦人耳，若非與人爲徒，則誰與乎？彼非

我以天下皆無道，誰以易之。蓋不知惟其無道，故吾思有以易之。若其有道也，吾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道雖不行，不可無仕，不仕者無義而已。夫長幼之節，不及君臣之義，一身之潔，不若大倫之不亂。荷蓀知長幼之節，而不知君臣之義，知潔其身，而不知大倫，豈

所謂知務者哉？蓋仕而行其義則在己，而不仕於無義則在時。在時、在己，則亦隱而已，非逸民也。至于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然後可以謂之逸民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伯夷、叔齊，則清而不和，故內不降其志，外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則和而不清，故內則降其志，外則辱其身。然志雖降而言不失其倫，身雖辱而行不役其慮。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嫌於言不中倫，行不中慮，「降志辱身」，則嫌其不能如此，故特曰「言中倫，行中慮」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

中權。

虞仲、夷逸，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中清則污俗不能染，中權則反經以合道。蓋倫有經權，有常變，以中權爲放言，倫非放言矣。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不可者也，柳下惠、少連可者也。孔子集七人之大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於其義之所去則無可，於其義之所在則無不可，故曰「我則異於是」。不言朱張者，荀卿以子弓與孔子同於行，蓋子弓則子張是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古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記此

者，以明樂工之賤，亦知去就之義。若夫君子知進退之義，則不盡於此矣。雖然，猶異於長沮、桀溺之徒，專以隱爲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施者，易也。荀卿曰：「充虛之相施易是也。」君子不以人之親易己之親，易己之親則於親無去就之義，於親無去就之義則事君有之矣。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則臣其可以使君怨其不爲用乎？故舊無大故不棄，則君無大故而可以去之乎？君無求備於一人，則臣其可以求備於君乎？凡此欲自盡其恕，以循理進退故也。紀周公之言，所以成微子之義。工師之賤，有去就之義，故前此而言之；八士，則事人

而已，未必能盡去就之義，故後此言之。則周公所以謂魯公者，不過「不施其親」，至于「無求備於一人」而已。荀卿則以爲周公曰「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sup>①</sup>貌執之士百有餘人，<sup>②</sup>欲言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因爲飮而吐哺、沐而握髮之說，殆不然矣。成周之時，士之所以爲士者，有德行道藝以自重，非若六國縱橫之士，汲汲於伸身以干澤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有道法以御世，非若孟嘗、春申之僕僕於禮士以干譽也。《國語》曰「文王詢於八虞」，而說之者以爲八士。

論語全解卷九

①

「還」，上圖抄本作「執」。

②

「貌」，上圖抄本、四庫底本作「貞」。

## 論語全解卷十

宋 陳祥道 撰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孔子論成人，則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子張論士，則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者。授命，授君之命而不廢；致命，則致君之命以死制而已，此成人所以與士異也。得則在己，利則不必在己。「見得思義」，則非見得而忘其形者也；「見利思義」，則非見利而忘其真者也。成人於不以在己者

則能思之，士則能思其在己者而已。或先見利思義，而後見危授命；或先見危致命，而後見得思義。蓋成人以成己者爲先，士以事君者爲先。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德有體，故可執；道無體，故信之而已。弘則張而大之也，篤則行而至之也。執德弘，信道篤，有之則爲盈，亡之則爲虛，此能爲有、爲亡者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有之不爲益，亡之不爲損，其能爲有、爲亡哉？《傳》曰：「彼有人焉，能爲有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能爲亡者也。若周亞夫之得劇孟，世祖之得吳漢，隱若一敵國，是亦能爲有者也。蕭何之亡，漢高以爲失左右手，是亦能爲亡者也。然此特可以爲有、爲亡而已。與夫執



德弘、信道篤者，有間矣。然於德言弘，而有所謂篤，《易》曰「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也；於道言篤，而有所謂弘，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凡言道德，先道而後德，出道之序也；先德而後道，人道之序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雖互童、原壤，孔子所不拒，此所謂「可者與之」。其交也不以道，其接也不以禮，雖滕更、儲子，孟子所不答，此所謂「不可者拒之」也。可者與之，則不失人；不可者拒之，則不失己。不失人，<sup>①</sup>仁也；不失己，義也。子夏所云

者盡之矣。<sup>②</sup>子張則以賢不賢異之，非知所謂道與禮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莊子曰：「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蓋有所長，有所用，則可觀；不該不徧，則致遠恐泥，此所以謂之小道也。君子爲其大者，而小者從之；小人爲其小者，則大者斯害己。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知新也，猶之「智及之」者

① 「人」，四庫底本作「之」，館臣籤云「不失人仁也，人誤之」。

② 「子夏」，四庫底本作「子貢」，館臣籤云「子夏誤子貢」。

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猶之「仁能守之」者也。孔子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子夏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好學者。溫故然後知新，則其所以已知者多，而其所未知者少，故可以爲師。知新然後溫故，則其所已知者少，而其所未知者多，故可謂好學而已。古之人其勤有至於愛日，其極有至於競辰，故學者有三餘之勤，而女工有一月四十五日之說。則夫日不知其所亡，月而忘其所能者，安在其爲好學者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則其愛日也至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以知之，而不能篤志以有之，所知者必失；切問以辯之，而不能近思以精之，則所辯者必惑。「博學、切問」則質諸外，

所以窮理，「篤志、近思」則資諸內，所以盡性，<sup>①</sup>此仁行所以在其中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而終之以「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而終之以「篤行之」。蓋學而至於行，則可以得仁。學而至於思，則有得仁之道而已，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事事者也，然不居肆不足以成其事；君子，事道者也，然不務學不足以致其道。時之人知事事而不知事道，知事者必居肆，而不知事道者必務學，子夏所以告之。子夏以工之居肆譬務學，孔子

①「所」，上圖抄本作「將」。

以工之事雖成而未必善，務學而不取友，則其致道也孰正之哉？子夏之言姑以明學之大致而已。莊子曰：「道不可致。」今此言「學以致其道」，蓋不可致則在道，而所以自致之則在人，莊子亦曰：「致道者忘心。」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作德，其過也以人知之爲幸，故不文；小人作僞，其過也以人不知爲幸，故必文。周公之於管、蔡，其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不文也。冉求之於顓臾，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必文也。古之制字者，以口文過爲吝。蓋吝則不改，改則不吝，吝則小人，不吝則君子。司馬遷曰：「君子之過謝以質，小人之過謝以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動容貌斯遠暴慢」，故望之儼然；「正顏色斯近信」，故即之也溫；「出辭氣斯遠鄙倍」，故聽其言也厲。蓋望之儼然，則疑於不厲，及聽其言則厲；儼然而溫，溫變而厲，此所以謂之變。孔子威而不猛，「望之儼然」者也。溫而厲，「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者也。小人則貌輕而不嚴，色厲而不溫，言佞而不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信著於民，然後勞之而不辭；信著於君，然後諫之而不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信而後勞其民者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信而後諫者也。《易·晉》之六三曰

① 「友」，上圖抄本作「交」。

「衆允，<sup>①</sup>悔亡」，志上行也。《革》之九四「改命」之「吉」，信志也。蓋衆不允，不可以有民志；不信，不可以改命信，若《晉》之六三、《革》之九四，然後可以無厲己，諉己之悔矣。魏永之於龍門，下車而廣公室，此未信而勞民者也。杜根之於鄧后，未值其說而見誅，此未信而諫者也。孔子謂顏回曰：「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暴人之前，是以惡有其美也。揚子曰：「未信而分疑，幾矣哉！」則未信者其可以諫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中德也；小德，庸德也。中則以大常爲體，故不踰閑；庸則以小變爲用，故出入可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此「大德不踰閑」者也。《易》

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小德出入可也」。《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蓋敦化則立本而有常，川流則應物而有變，與此同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之門人，其事則止於洒掃，其言則止於應對，其容則止於進退，教之以漸也。子游譏之，責之以頓也。君子之教人漸而不頓，孰當先傳？孰可後倦？譬之草木，其始種之與移而植之，不可以同區，其

①「允」，四庫底本作「兌」，館臣籤云「衆允，允誤兌」。

大小不同故也。列子曰：「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見與薪未足爲善視，然非與薪之見不足以致其明。聞撞鐘未足爲善聽，然非撞鐘之聞不足以致其聽。洒掃應對進退未足爲善學，然非洒掃應對進退不足以致其本，<sup>①</sup>此《學記》所謂「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然則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若夫有始以致其本，有卒以致其末者，惟聖人而已。子夏以有始有卒爲聖人，則以致其本者爲難能，此其所以爲子夏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而優則日有餘，故學；學而優則道有餘，故仕。君子學以爲己，仕以爲人。爲己不忘乎爲人，故不以學廢仕；爲人不忘乎爲己，故不以仕廢學。非念終始典于學者，孰與此哉？然則不學而仕，則是未能

操刀而製錦者也。仕而不學，則是得人爵而棄天爵者也；學而不仕，則是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學而仕則仁，仕而學則智，惟君子爲能盡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致乎哀，則不忘親；致哀而止，則不滅性。不忘親，仁也；不滅性，禮也。孝子之事如此而已。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而弁人之爲孺子泣，不亦過哉！禮曰：「毀不危身。」又曰：「而難爲繼。」又曰：「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①「本」，四庫底本作「末」，館臣籤云「致其本，本誤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堂堂乎張也，能莊敬故也。難與並爲仁矣，不能同故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中道，是難能也，其爲孝，亦在去取之域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有九兩以繫之，本俗以聯之，大比以比之，荒政以聚之，則民附於上而不離，安於下而不散。及其有罪然後治之，以刑不足恤也。衰周之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曾子謂陽膚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罪在上，不盡在民

也。蓋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商人群飲，周公戒康叔以勿殺，魯有父子訟，孔子爲司寇而舍焉，以此。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過於厚，如日月之食而皆見，故以人知之爲幸。小人之過，過於薄，雖必文而難解，故必以人不知之爲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無所不在，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咸其自取者然也。孔子於老聃、萇弘、師襄、鄒子之徒，有一善之可宗，一言之可法者，皆從而師之，則亦何常師之有？《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謂也。蓋「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資諸己者也。孔子之無常師，資諸人者也。資諸己，材也；資諸人，取材者也。<sup>①</sup>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武叔不毀，不足以爲仲尼。宮牆言其深，日月言其明，天言其高。方武叔之不賢仲尼，則譬之以宮牆，以言其深而不可知也。及武叔之毀仲尼，則譬之以日月，以言其明而不可知也。陳子禽之仰仲尼，<sup>②</sup>則譬之天，以言其高

① 「取」，上圖抄本作「亦」。

② 「仰」，依文義疑當作「抑」。

而不可及也。其言各有所當爾。揚子曰：「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

而精之，廓如也。」然宮牆則不離乎器，天與日月則不離乎象。孔子之道，不特乎此，子貢之言，亦其粗者而已矣。「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者政也，道之者教也。有政以立之，有道以教之，然後綏之以德莫不來，動之以樂莫不和。生則天下歌之故榮，死則天下哭之故哀。堯之治天下，其効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其死至於「百姓如喪考妣」，不過如此，蓋其有爲也。立然後道，道然後綏，綏然後動，其有爲之之效也。立然後行，行然後來，來然後和，治至於和則樂矣，所謂成於樂者此也。孔子嘗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此道而已。

###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數在天，曆在人，非數無以作曆，非曆無以紀數。天之曆數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也。是數也，變化待之以成，鬼神待之以行。萬物所聽之命，則命於此而已；萬物所由之道，則道於此而已。然則帝王之興，豈特人事哉？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然以命廢義，則蔽於天。以義廢命，則蔽於人。天事數在爾躬，以其有命，宜民、宜人，

①「子貢」，原無，今據揚雄《法言》補。



受祿于天。然則不能「允執厥中」，至於「四海困窮」，則於內不足以備百福，而於外不足以宜民人，天祿其有不終乎？蓋「允執厥中」，所以教之也；「四海困窮」，所以戒之也。《書》言「天之曆數」，繼之以「人心」「道心」，然後至於「允執厥中」，又繼之以言謀君民之事，然後至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則略之者，反說約故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人君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故以恩言之謂之天子，以義言之謂之帝臣。「有罪不敢赦」，所謂不敢不政也。「帝臣不蔽」，所謂罪大而不可掩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謂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也。《春秋傳》

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聖人所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蓋以此歟？《書》之《多方》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又罪人不罪己者。蓋教告己備，而有不用降爾命者，乃其自速之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書》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說服。」《詩》曰：「賚，予也。言所以欽予善人

① 「詩」，原誤作「註」，據上圖抄本改。下引文出《詩·周頌·賚》小序。

也。」●蓋方用兵之時，使智勇，使貪，使愚，而小人皆在所用；及其開國承家，則不善之小人不以祿富之矣，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漢高祖之用人，下至於彭、盧、韓、英、騫、繒、屠狗、輕滑之徒，莫不裂土而封之，終以賈亂。是知開國承家，而不知小人勿用也。光武之興，監前事之違，雖寇、鄧之高勳，弇、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是知小人勿用，而不知開國承家也。知開國承家與小人勿用，惟武王盡之矣。「周親」，自紂言之也；「仁人」，自周言之也。紂之無道，微子去之；周之有道，微子歸之。是紂雖有周之親，不如周有仁人也。《周官》「八柄」：「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易》言「赦過宥罪」，則罪重於過矣。於商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於周言「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則周之責己尤重也。可欲之謂善，盡人之道之謂仁，則善人於仁爲不足，仁人於善爲有餘。言善人又言仁人，則賚而富之者不必皆仁人，周親不特不如善人而已。於湯言伐桀之事，而不言善人與仁人，以周見之也。於周言善人言仁人，而不言伐紂之事，以湯見之也。由是觀之，湯之建中，周之用皇極，非不允執厥中，而不言之者，以舜、禹見之也。夫君人者，其自任則以執中與罪己，其所以輔之者，又有善人與仁人，則治之本立矣。然不知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未必行。不知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心未必歸。故又繼之以「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① 「欽」，上圖抄本作「錫」，與《詩·周頌·賚》小序合。

民」也。蓋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權量者，法度之所出；法度者，百官之所守。謹權量，審法度，則法有所明，而四方無異制；修廢官，則法有所行，而四方無廢事。權衡，度量，其度量衡所以同天下，齊風俗。又曰同律度量衡權，所以齊遠近，立民信。故舜則同律度量衡，禹則關石和鈞。《周官》內宰出其度量，司事掌其度量，①合方氏於度量則一之，②行人於度量則同之，故量之《銘》曰「嘉量既成，以正四國」。然則權量之於政，其可以不謹乎？夫國不可滅而滅者，天下莫不望其興；世不可絕而絕者，天下莫不望其繼；逸民不可遺而遺者，天下莫不望其舉。今也因天下之望，興之而不廢，繼之而不絕，舉之而不遺，此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衰周之時，若齊之四量，陳氏三量，

則權量之不謹可知矣。《詩》之《蕩》刺無綱紀文章，則法度之不審可知矣。《大東》刺南箕、北斗、長庚、啟明皆有名而無實，則官之廢者可知矣。《春秋》譏滅國五十二，③則滅國之不興可知。《詩》之《裳華》刺絕功臣之世，則絕世之不繼可知。《隰桑》刺君子在野，則逸民之不舉可知。故孔子言帝王之政而尤詳於此也。蓋行政設官有方，故以四方言之；施德立賢無方，故以天下言之。夫天下固有常重，為天下者固有常德。民、食、喪、祭者，常重也；寬、信、敏、公者，常德也。《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蓋非民無以守

①「事」，上圖抄本作「市」。

②「合」，上圖抄本作「言」。

③「五十二」，上圖抄本作「三十三」。

邦，非食無以養人，非喪無以送終，非祭無以追遠，故先王重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春秋傳》曰：「上德以寬服人。」此所謂「寬則得衆」也。《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蓋

疑而不信則百姓惑而不任，信而不疑則百姓任而不惑，此所謂「信則民任」也。《家語》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易》曰：「有攸往，夙吉。」《春秋傳》曰：「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此所謂「敏則有功」也。《書》曰：「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曰：「出言而天下服，公之謂也。」季羔公以行，而別者說；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無怨言，「公則說」之謂也。以季羔、管仲之公，而致人之說猶然，況不爲季羔、管仲者乎？寬、敏、信、公四者，政之所以成終始也。由堯至周，揖讓征

誅，雖或不同，其爲政之道，不過以此而已，故《論語》以詳記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所謂有孚惠心者也。「勞而不怨」，所謂佚道使民者也。衆寡在人，小

大在事。惠而不費，仁也；成仁在乎愛，愛則雖欲而不貪。勞而不怨，義也；成義在乎敬，敬則雖泰而不驕。蓋仁義之施在民，而成仁義在己，故言「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繼之以「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德行也。威而不猛，威儀也。德行，本也；威儀，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故言「欲而不貪，泰而不驕」，而終之以「威而不猛」也。<sup>①</sup>《家語》、荀卿皆曰：「慢令謹誅，賊也。斂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虐也。」言暴虐與此不同者，蓋對季康子，而其指異也。《春秋傳》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則人君而為有司之事，則上與下同德矣，

故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矣。非聖不可以為君，非賢不可以為臣。乾則君道也，坤則臣道也。《易》以坤為吝嗇，而制字者以賢從臣，則出納之吝，在人臣則為善，在人君則為惡。猶之屯膏，在小人者則吉，<sup>②</sup>在大人者則凶也。<sup>③</sup>聖人之法，言其事足以盡其實，故言之謂，《詩》曰「是謂伐德」，《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其事不足以盡其實，則言謂之而已，《詩》曰「謂之尹吉」，《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也。《論語》「是謂棄之」，又言「謂之虐」，「謂之暴」，「謂之有司」，其意亦若是也。夫言尊則有卑，言屏

①「威」，四庫底本作「暴」，館臣籤云「威誤暴」。

②「人」，上圖抄本無此字。

③「人」，上圖抄本無此字。

則有存。五美不特可存而已，故言尊；四惡不特卑之而已，故言屏。此即事之証也，若夫即道觀之，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知言將以窮理，知禮將以盡性，知命將以至命。故不知詖淫邪遁之辭，則無以知其人之蔽陷離窮。不知慙枝寡多游屈之辭，則無以知其人之叛疑吉躁誣善失守，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慎而無禮則蒞，故曰「不知禮，無以立」。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知天命，行險以徼幸，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學而》先時習之說，繼以朋來之樂，而終於知言之君子。此先知

命，繼以知禮，而終於知言，則習而知言者，學之所成終始者也。明夫學之所以終始，則孔子可以無言，故《論語》終也。

論語全解卷十



# 癸巳論語解

(存目)

見《張栻全集》

〔南宋〕

張栻撰





# 論語學案

〔清〕劉宗周 撰

門人董瑒編次

吳光校點



#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論語學案一	一
學而第一	一
爲政第二	六
八佾第三	一八
里仁第四	三二
公冶長第五	四四
論語學案二	六三
雍也第六	六三
述而第七	七九
泰伯第八	九九
子罕第九	一一二
鄉黨第十	一二五
論語學案三	一三〇

先進第十一	一三〇
顏淵第十二	一四一
子路第十三	一五四
憲問第十四	一六八
論語學案四	一八九
衛靈公第十五	一八九
季氏第十六	二〇六
陽貨第十七	二一三
微子第十八	二二八
子張第十九	二三五
堯曰第二十	二四六



## 校點說明

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字起東，號念臺，學者稱蕺山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市）水澄里人。生於明萬曆六年，卒於清順治二年，終年六十八歲。宗周於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登進士第，在萬曆、天啓二朝歷官行人司行人、禮部主事、光祿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曾因彈劾宦官魏忠賢、保姆客氏而被罰俸，終以敢言直諫而被革職，崇禎朝歷官順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屢因忠正直諫而被革職。南明弘光朝，復起為左都御史。弘光覆亡，浙江失守，劉宗周堅守臣節，絕食二十日而死。死後，南明魯王謚曰「忠端」，唐王謚曰「忠正」，清乾隆又追謚曰「忠介」。

劉宗周通籍四十五年，在朝僅四年多，大半時間是在野講學著書，曾先後講學於京師首善書院和家鄉的蕺山書院（又稱證人書院）。其學以慎獨、誠意為宗旨，而成為明末大儒，蕺山學派的創立者。

劉宗周一生著述可謂宏富。據其嗣子劉灼編《蕺山先生年譜》、其弟子黃宗羲著《子劉子行狀》、董場著《劉子全書鈔述》、同里後學杜春生著《劉子全書遺編鈔述》等書有關著錄統計，劉宗周的著作，計有經、史著述二十六種五十七卷（包括佚著七種二十八卷），語錄類著作十七種十七卷，另有詩文集五種二十二卷及輯錄古人著作七種十餘卷，總計約五十五種一百餘卷，三百餘萬字。今存四十一種七十一卷，二百餘萬字，主要保存在《劉子全書》（四十卷）、《劉子全書遺編》（二十四卷）和《水澄劉氏家譜》中，也有一些散存於明人詩文集。其專著、語錄、詩文著作計七十一卷已由筆者編為《劉宗周全集》六冊，由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與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分別

出版。《論語學案》是劉宗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劉宗周《論語學案》四卷，乃劉氏政治思想代表作，係宗周與諸生講學論道之作。讀此可知宗周論道、論政、論性、論人之大旨。據《戴山先生年譜》記載，該書草成於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宗周四十歲時，而定稿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宗周五十一歲時。《四庫全書總目》稱：「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德』及『朝聞道』俱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而頗能救正其失。……其針砭良知之末流最為深切。……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為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尤可謂大節嶢然，不負其言矣！」這一評論頗為得當，大致揭示了《論語學案》的學術價值與思想特色。

今存《論語學案》的版本眾多，主要是三個系

統：其一是由戴山弟子黃宗羲、董瑒、姜希轍共同整理編校，由兩浙學使王掞（號顓庵）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初刻的《劉子全書》四十卷本。此本今佚。陳廣寧（號默齋）於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據此本重新校刊。臺灣「中研院」有藏。其二是董瑒據原本重新校訂，道光間由王宗炎（字晚聞）刊行的《劉子全書》四十卷本，始刻於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刻成於道光十五年，流傳最廣。以上兩種《劉子全書》都收錄了《論語學案》四卷。其三是《四庫全書》本《論語學案》，凡十卷。這三種版本比較而言，以董瑒重訂本最忠實於原作，錯誤最少。嘉慶陳氏刻本雖據康熙本翻刻，但誤字較多。《四庫全書》本雖校正了原刻本若干錯誤，但難免館臣斧削之嫌，且釐為十卷，顯非原編（按：《論語》原著二十篇，《論語學案》逐篇解說，亦分二十篇，《四庫》本以二篇為一卷，故有十卷之數。《劉子全書》本卷一、卷二各五篇，卷三四篇，卷四六篇，凡四卷二十篇）。現就此次校點有關問題作一說明：

一、底本爲董瑒重訂、清道光四年王宗炎刊行《劉子全書》所收四卷本。校本爲：清嘉慶十三年陳廣寧據康熙間王揆刻本校刊的《劉子全書》所收四卷本，簡稱嘉慶本；一九八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十卷本，簡稱四庫本。

二、底本係劉宗周原著、門人董瑒編定，其內文多存董氏注解，故署「明劉宗周撰 門人董瑒編次」。

三、底本作大字的「瑒曰」云云，四庫本、嘉慶本無，底本夾注的校語，四庫本無；俱不出校。四庫本有夾注的音注，底本、嘉慶本無，亦不出校。

四、劉宗周與諸生講解《論語》時，多引用前賢語句，其引文與原文時有出入，凡異文不影響文意或無顯著錯誤者，概不出校。

五、異體字如蓋、槩、竝、宐等皆改爲通行字形，但可能影響文意或罕見異體字則不改。

限於校點者學識水平，本校點本可能存在諸多錯誤，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吳 光





## 論語學案一

###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宮牆戶牖，實盡於此。

「學」之爲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爲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有方焉，仰以觀乎天，俯以察

乎地，中以盡乎人，無往而非學也。學則覺矣，時時學則時時覺矣。一有「此之謂時習」句。時習而說，說其所覺也；友來而樂，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隔其爲天下之覺也。故學以獨覺爲真，以同覺爲大，以無往而不失其所覺爲至。此君子之學也。說學不愠，即是仁體。孔門學以求仁，即於此逗出。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是後天最初一脈，爲萬行之所從出。故「學以務本」者本此。然孝弟又有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是爲良知，是爲良能，於此而反求其本，其爲天命之

性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孝弟以爲仁，是務本之學。巧言令色以爲仁，是務華之學。務華者絕根，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令之於仁，從外面做起，安得不的然日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三省」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爲本，忠必證之爲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如曰爲父君謀而不忠，與妻子言而不信，則人或勉焉。故曾子獨標此二義於此。日日提省，毫無滲漏，方足爲學問立根基。而又從事於傳習之間，孜孜不息，以進於道，則反身之能事畢矣。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他日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忠信也。曾

子於此，正是做一貫工夫。以爲先三省而後得一貫者，此不知忠恕之旨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主忠信。」忠信之於學，要矣哉。

宋人有一日三檢點者，程子曰：「不知其餘時做甚句當？」予謂檢點不知著在甚麼處，倘檢點處無分曉，雖時時檢點，成甚句當！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治國之道，本天德以爲王道。首先敬事，而信以成之。又漸推開去，節用合下愛人，有損上益下意。力役之征，最爲民病，故又就愛人下抽出言之。自敬事推到使民，其究以爲民而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學，只是古者小學教人之法。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蓋生而習之，如飢食、渴飲、家常茶飯，不可一日離。迨習與智長，漸授之以學文之功，亦所以學此孝、弟、謹、信之理，而推之於愛衆、親仁者。古者人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以別男女，八歲教之讓，九歲教之數日，十歲出就外傳，學書計肆簡諒，十有三歲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此皆餘力學文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必好惡之心正，而後行誼敦、倫紀篤，終身德業可以臻至遠大。故子夏論學，首以賢賢易色爲言。賢賢易色，可與語立志

矣。賢賢，則必以賢者自待。必以賢者自待，則必爲忠臣，必爲孝子，必爲信友，凡事都做到徹頭底，不肯半上半落。只此是真人品，只此是真學問。即未暇說到學文之功，固已得其本矣。然則世有忽略於躬行而專恃口耳者，雖謂之目不識丁，可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威重」一章，總是實勝之學。先從氣宇檢點起，見得學者一種輕浮之習，其病道爲最深。其於學也，雖得之，必失之，何固之有？若是者，正以心之不存，先病於浮也。故「主忠信」要焉。纔獨學，便須友爲輔，第恐以輕浮之心先據人上，隨在皆損友也。至於學之進地，全係遷善改過上做功夫。倘用心稍有不實，未免姑且因循過去，故友曰毋友，過曰勿憚，皆此忠信之心

爲之，而厚重不待言矣。學焉而固，爲何如哉？學之固不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朱子曰：「而今人都是臨深以爲高」，切中學者悅不若己之病。人苟有善下之心，則隨處皆得勝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吾師乎！或曰：「不如己」是異己者，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聖賢論學，惓惓以孝弟爲本。雖治天下國家，化民成俗，其道亦不越此。故曰：「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良」、「恭」、「儉」、「讓」五字，分明畫出一箇聖人。須知從何處得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終其身也。孝子之事親也，終其身志父母之志，行父母之行，何分存沒？必以存沒分兩觀者，亦謂父子之間未必一德相仍，有時以善繼爲志，善述爲行。此其志與行雖出於人子，而未嘗不志父母之志，行父母之行，必至於三年無改，乃謂之孝，則當其親在之日，勢未可遽觀其行事矣。何也？沒且不忍改行，至要之終身，況親在之日乎？甚矣，孝子之用心苦也。

父行未必盡是道，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故。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以節人情之流，主於嚴勝。第當行禮之際，則委蛇進反，稍以人情爲遷就，而未嘗斤斤焉桎梏於尺寸之間，使人望而知畏。故人樂從之，亦禮意原是如此。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者，知禮之用和而轉導於和，和勝則流，不以禮節之，則禮亡矣，又其如「和」何哉？故行禮者慎無因用而溺其體也。

禮之和處，只在度數節目之間看。若大綱所在，絲毫不得放過。若就在節中看出和，亦有是。如父坐子立是禮，然行禮之際，使人子終日站立亦不得，自然有變通，這是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有子言持身涉世之道，皆就人情所最易忽處檢點來。如一語輕諾人，一貌輕假人，

一時輕與人作緣，皆極易苟且。吾輩往往有此病痛，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

薛文清公云：「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字不可輕假人，一茶不可輕飲人。」頗得此意。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人生只有「居」、「食」二字，營營結果一生。今舍此不爲，更有何事？獨吾所學一事是安身立命符，不可頃刻放過。尚恐一語輕出，反成逗漏，合之於慎言而事益見其敏，如奔馬無嘶，精神只在兩蹄。尤不敢自以爲是也，必就正有道以要其至。此其於學，可謂真發心、真下手、真能不自滿假，觀者故曰「好學」云。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學者之於道，不是懸空摸索，須實試之當境。只貧富兩關，幾人打過來？貧則諂，富則驕，鮮有不為境所遷者。學者用幾許學力，從凡夫中脫胎換骨，方進得無諂無驕地。然自知道者觀之，何啻太山之於培塿、河海之於涓滴，不足有無。自無諂無驕，又不知用幾許學力，方進樂與好禮地。到此地位，又豈無百尺竿頭一步乎？夫子於此，直是引而不發，在而不圖，賜足以知之。「切磋琢磨」之詩，分明證出道無窮、學亦無窮意。故夫子亟與之，又亟進之。曰「告諸往而知來者」，言貧富之論已成往迹，而賜之穎悟更能相引於無窮也，賜真可與言學也已矣，言《詩》云乎哉！夫子之答，進子貢前一步。子貢之引

《詩》，又進夫子前一步。故曰「知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或問：「知人」可學乎？曰：可。莫先於自知。知吾心之是非，而天下之為是非辨。知吾心之是而非、非而是，而天下之是是非非辨。吾心本知也，有物焉翳之則昏，故學在致知。子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而子與氏直本知言於養氣，為作聖之功。難言哉，難言哉！

聖人就人不知同患處，一轉到自己身上，為一生難了學問。不是辨官論材上論。

##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為政以德」，只是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君

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作「默察化原」。一切言動事爲，一作「經綸注措」。慶賞刑威，無不日見於天下。一有「進」字。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一作「則存存不動」。只有一箇淵默之象，一作「恭己垂衣之象」。爲天下立一作「建其」。皇極而已，所謂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也。天一氣周流，無時不運旋，獨有北辰處一點不動，如磨心車轂然，乃萬化皆從此出。故曰「天樞」。北辰即北斗第四星間無星處，北斗亦晝夜旋轉，與南斗相對，皆密邇北辰處，故其旋轉只在斗間。一云：北辰猶去北極第五星一度半，在無星處。第五星，今所謂天樞也。天樞仍晝夜轉旋於三度之間。北辰無星，難以標準，此星密邇北辰，故借以指北辰之所在。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常運而常不動。若其餘衆星，隨天三百六十五度旋轉，各以所麗爲遠近，皆一日一周天一下

有「而又過一度」字。而遲速不同。北斗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斗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相亘，地之不動，正此天樞所貫處。然天樞不動處亦間不容髮，此氣之生生處也。南北相亘，北辰貫其中。沖漠無朕，而周天度數皆從此出，衆星環鄉而共之，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此其象也。尋常言「天心」，天何心？即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一也。

吾觀北辰而得君道焉：大君無爲，而能無不爲，故萬化自理。又觀北辰而得心學焉：心君無思，而能無不思，故百體從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①「靜」，原誤作「處」，今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六十二引文改。



邪」。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弗思耳。以爲思欲其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邪，只在性情流動處生來。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各得其性情之正，何邪之有！桑間濮上失之淫，《小弁》、《正月》失之傷，全經臚列，其間正變之異同得失，莫不極人心之變，使讀者即所觀感而興起，則閑邪之學亦可躍然於言下矣。故一言足以蔽三百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爲政以德，而齊之以禮，以刑輔之，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矣。然任德者只見德而不見政，雖政亦德也；任禮者只見禮而不見刑，雖刑亦禮也。其任政刑者反是，而民

心之應違因之。此王霸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立志。志立後猛用工力，方有持守可觀。持守得力，方有解悟可入。悟之久則源頭盡徹，悟之極則形神不隔。更由此而進之，則純乎天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天道也。蓋孔子從七十後視履考旋，故自敘年譜如此，實萬世學者公案云。

聖人一生學問，浸假而上，不登巔造極不已。四十以下，猶是凡界人。五十以上，則清虛高遠，漸際寥廓，莫知所之。

孔子自道，猶屬謙詞。自志學以後，加十五年功，纔立脚得定。又加十年功，纔自信得及。又加十年功，纔見得合下賦予之

理。又加十年功，反就形骸處體認，纔破聲聞障。又加十年功，細就動念處體認，纔破安排障。尚未知身之有當於道何如也，直沒身焉已矣。語意不過如此。命只是氣數之命，氣數之命即義理之命。知命之大者，是忘得喪。天下最逆耳的是何物？惟有稱譏憎謗，覺格格中拒，故云「逆耳之言」。耳順，<sup>①</sup>是忘毀譽也。或曰：「聖學到晚年，乃僅作如是觀乎？」曰：談何容易！聖學只是凡夫修盡得凡心，便是聖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告孟懿子，是一教法。蓋就世祿之家言，但防其悖越犯分而已，故僅曰「無

違」。其辭嚴，其於禮主節勝者。生事葬祭，發「無違」之蘊告樊遲，又是一教法。蓋就樊遲粗鄙近俚者言，則非委致盡變、竭始終之情文不可，故詳述之如此。其辭勉，其於禮主文勝者。所謂因材施教而篤，分明是天地化工。或曰：「子何以知聖人是兩樣教法，不失之穿鑿附會否？」曰：夫子告懿子，決不作未了語待其再問，故懿子亦受教而退，未嘗蓄疑也。使聖人有未盡之意，必借樊遲轉達，方了前件，不已勞且拙乎？懿子既逝，偶值有門人在御，舊話未忘，復爾拈起，所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意未嘗不在樊遲也。吾儕虛心想當日事情，亮聖人胸次，合有此等伎倆，未嘗附會穿鑿也。

①「耳順」，原誤作「順耳」，今據嘉慶本改。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是襁褓間憐息事。此時人子於父母光景何如？人能常作如此觀，方是終身孺慕。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問安、視膳，都是養邊事。敬則真心自致

於養者，非嚴威儼恪之謂也。如曾元之養曾子，只是養。曾子之養曾皙，便是敬。非真謂猥褻之養自同於犬馬，而以禮貌周旋之爲敬也。或曰：「愛與敬有差別，何得以愛爲敬？」曰：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於禮貌何嘗不周旋？只是真意不到，便一似慢親一般，則亦謂之能養而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是心精之注一作「見」。於外者，不但一心而已，并一身肢體血脈皆逼露於此。打合在父母身上，便是一體之愛。事親者到此有著力不得處，故難。若取給於服勞奉養之間，抑末矣。

學不可以僞爲，至於根心而生色，則形著動變達於天下矣。一作「達於天矣」。惟孝子之道亦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顏問答見於《論語》者無幾，而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所言何事？於終日言，則回亦必終日問，終日難，故相引於無窮。而曰「不違如愚」，不知不違處在何言句？回在簞瓢陋巷中，但有安貧樂道面孔可偵，而曰「退而省其私」，不知所私者何事？夫子終日言，回終日行，即亦步亦趨，不失服膺而止，不必有以發之也，而曰「亦足以發」。曰深潛善學，始終不失其如愚之體而已，而曰「回也不愚」。聖人句句示後人疑端不了，知乎如此者，於學問之道亦思過半矣。

凡人之可以耳目盡者，必其人囿於形迹者也。其不可以耳目盡者，則超於精神矣。聖人之於回也，若疑焉，若訝焉，既曰「如

愚」，又曰「不愚」，耳目之前，語言之下，幾不足以得回，而知回之於學也深矣。得其內而遺其外，超於精神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回其潛龍乎！

喟然之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於回曰「如愚」，曰「不愚」，是師弟精神相遇處。

「回也不愚」，亦是疑詞，非初疑之而卒信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人心自有安處，是平日志向所決，積漸慣熟，安頓其中而不自知者，須是晝觀妻子，夜卜夢寐始得。然此不以造詣說，只論真偽之品。

場曰：「此可觀先師生平考己之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新與故，本只爲《詩》、《書》、六藝之時習者而言，而必以故爲德性之故有者，鑿也。然《詩》、《書》、六藝之理本具於德性，「溫故」者既若探吾心之故物，而「知新」者亦若抽吾心之新緒，亦何必判內外而二之乎？必言「爲師」者，若曰學以時習，則先知先覺之任庶幾在我，而後人之知覺亦於是乎有賴，此亦夫子自道也。

瑒曰：「《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人之師也。』學而無本，何可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僚之丸，獲之塗，公胥之斲，推而至於堯舜之治天下，皆器也。「君子不器」，其體天地之大全而一以貫之者乎！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人未有不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雖君子亦

然。但君子全是一副躬行精神，其不得已而有言，亦以言其所行，而絕不操有餘之勢一似倒用者然，非必言之於既行之後也。蓋君子慥慥之學如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與比，涉世之道不甚相遠。但出於君子則爲周，全是元氣周流，與人爲善之心，雖似同而非同；出於小人則爲比，全是私情狎比，與人濟惡之心，雖似和而非和。和則和於君子，未嘗不和於小人；同則同於小人，必異於君子。心術一分，而世道治亂之機恒必由之，可懼也夫！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專言學，則學必兼思；兼言思，則學只是學。學一途，而思乃求以自得於心者，蓋耳目心思合并而用之者也，偏廢則兩妨；學非其學，學必罔，謂無得於心，狗迹而失

之譌舛；思非其思，思必殆，謂未據其實信心而失之孤危。其病道均也，而殆尤甚。他日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蓋罔則爲俗學耳，殆則必爲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凡出乎中庸之道者，即爲異端。異端者，於大道中矯之以爲異，而其端緒可指也。如楊之「義」，墨之「仁」，佛老之「性命」，皆竊吾道之一端而矯以爲異者。至於佛氏作，而其說恍惚杳渺、漫無端緒可尋矣，故害道滋甚。異端之異道先中於人心，新奇之說一倡，能令天下群起而攻之，而禍且決裂而不可救，至於生民糜爛，無父無君。噫，此孔氏之所以斷斷洙泗也與！

場曰：「端字從未有如此闡發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力行可畏，未必心地劃然。緣他氣質兼人，往往失之徑行直遂，故心易受蔽。心有所蔽，則誤不知以爲知者有之。此所謂不知而作也。故聖人頂門一針，告以求知之道，知不求之外而即求之在我。爲知，爲不知，何人不分曉？正恐自謂分曉，不免種種是錯，認得不真。須是子細查考來，所知者既不妨自信，所不知者尤不妨自疑，則信所信，知也；信所疑，亦知也。是知也，而非以無不知之爲知也。此等學問，只虛心反觀，便自得之。但胸中習見積久，容易沙汰不盡，不免時啓時閉，終身擾擾。學者須從格物致知之功始得。良知在我，無所不知。但爲私意錮住，則有時而昏。眼中纔中些子塵，便全體昏黑，更無通明處。故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此

蔽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人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如金針一撥，宿障全消。

語云：「無行所疑，最爲難事。」是子路一生病痛。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學干祿，蓋病在誇多鬪靡，炫耀聞譽，有希世之心，一似爲干祿而學者然，故夫子亟以「爲己」之學挽之。多聞多見，總以爲反約之地。聞見雖多，試措之於言行，往往疑者多而信者寡。即言行其所信，而猶不敢肆然而出之，惟恐多言多召尤、多動多宿悔也。以是爲言行，縱不能不抵於尤悔，而亦云寡矣。不曰無之而曰寡，亦

據其慎言慎行之心則然，而要之學焉而後知不足，則寡尤、寡悔亦非大賢以上不能者。此之爲「祿在其中」，所謂身安爲貴，道充爲富，不待求而自在者也。學者誠知寡尤、寡悔之即祿，而後可以言學。充得盡，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以爲學焉而祿自至者，此又深於學干祿者也。

言行分慎敏兩法，此皆言慎者。敏行者之精神，政自戰兢惕厲中來也。

聞屬言，凡所聞者皆言也；見屬行，凡所見者皆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人主以一身托天下臣民之上，未可以機權控馭之也。奉天道之無私，以順民心而

已。舉直錯枉，所以奉天道順民心也，民焉得不服！然君舉錯只一相，相擇群有司，群有司擇百執事，下至胥吏之賤，皆以此道遞推之，則天下帖然成大順之治，雖唐虞三代之化不過如此。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而且勸，所以責民之道，至矣盡矣。至問所以使之然，則必有端本之術在，而非可徒責之民者。使民敬，吾求吾敬耳；使民忠，吾求吾忠耳；使民勸，吾求吾勸耳。纔上行則下效，捷於影響，是操必得之數者也。故曰「則敬」，「則忠」，「則勸」。云「孝慈則忠」，人未有孝而不自致，保赤子而不以誠者，此忠之至也。故以使民忠。蓋既以孝作忠，又以慈感忠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動處，纔達之第二念便是弟。以孝弟推之，便得刑寡妻，御臣僕之道。自此而九族、而百姓、而昆蟲草木，皆即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此孝所以爲百行之原而萬化之本也。堯、舜、禹、湯、文、武嘗以孝治天下矣。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知孝之可以使天下化，則知天子有天子之政，諸侯有諸侯之政，大夫有大夫之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政，政不同，而以言乎不出家而成政於孝則一也。夫子之所以曉或人者至矣。「奚其爲爲政」，言舍此不爲，將何所爲而爲政乎！此孔子示人刻刻有見在事業，但問諸身，不必問諸世也。或人言「爲政」，孔子遽言



「孝」，且只引《書》詞一二語，加之論斷，而不別增辭說，「爲政」之在身不在世，已了然矣。至曰「孝」、曰「友」，總是恰好，講粗不得，講精亦不得也。

道之以德，亦不離孝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處關捩子，猶車之有輓軌。然舉世尚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然，豈知有斷斷乎其不可者！不可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人而無信，任大小地位都行不得。即小事尚然，而況其大者乎！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夫子繼衰周而爲素王，修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垂後世，固萬世帝王之所統也。子張問「十世可知」，吾非徒知之而已，正求夫子所以垂後世者，何若使斯道之統傳之無窮耳。曰「十世」，亦遠矣，不知夫子之道即三王之道，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自堯舜以來，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至三王而具備矣，後世帝王無以加矣。三王所因之禮，即百世所因之禮。三王所損益之禮，即百世所損益之禮。因其所因，損益其所損益，則治；革其所因，膠其所損益，則亂。百世之治亂不可知，而所以治亂亂之故可知。張子曰：「爲治不法三王者，終苟道也。」夫百世之後所可知者，亦法三代以爲治而已。如秦之法律，漢之黃老，晉之清談，隋之暴，梁之佛，唐

之夷，宋人之議論，元之寬縱，皆舉先王之法而蕩然夷之，而至於天經地義之不可廢者，固歷千古如一日，則亦不害其爲可知者。世道之降也，皇降而帝矣，帝降而王矣，王降而伯矣，後之有天下者，伯焉而已矣。仲尼生於衰周，早已知暴秦之必代興，故序《書》終之以《秦誓》，修《春秋》則始終經緯王伯之迹，憫王道之不復作也，惓惓修舉其廢墜以傳之來世。其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則其所因，所損益之大端也。苟有行先王之道者，亦舉此而措之耳。不幸而有秦、漢、隋、唐之亂，終不足以有爲，而猶得以吾聖人所托之空言者，存先王之道於千百十一之中，使人類之不終爲禽獸，則仲尼之功於是爲大矣。

後來董仲舒《天人三策》頗發明此意。其

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又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質」。武帝稍行其說，故治最爲近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非鬼而祭，見義不爲，斯二者皆有惑心焉。惑者何？利害是也。人苟利害之爲見，則方寸日流於邪僻。苟可以邀福，分外一切奴顏婢膝，皆將不顧名義而爲之，雖非鬼可祭。至於顧忌心一生，却又畏首畏尾，每事退托，雖義所當爲者，亦有所不敢爲矣。兩項事只是一項，人能爲非鬼之祭者，必見義不爲，趨利者必避害也。曰「諂」，曰「無勇」，畫出小人情狀，若合符節。可見世人終身營營苟苟，行徑不同，總只一副柔腸脆骨，其究總爲身家計耳。

夫唯超然於利害之途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力破諂瀆之情，養成剛大之氣，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庶幾可與進道矣。

###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聖人誅亂臣賊子，往往就處心積慮處摘發他真種子出來，使他罪狀無逃，亦便指點他良心，開以自新之路。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也」，於宰予短喪，則曰「於汝安乎」，可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歌《雍》比舞佾罪狀加著，夫子只以名義喚

醒之。既無所取，益彰其僭耳。止緣魯僭用天子禮樂，故季氏承桓公之後，亦用天子禮樂。然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此等極大名義，魯君臣皆相視決裂，向微夫子救正之，孰謂周禮果在魯也？

前輩楊用修嘗辨魯用天子禮樂，以爲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說甚當。然余則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其生也，成王雖臣之，及其死也，返葬於周，必葬以殊禮，祭必祔於文、武之廟，亦祭以殊禮，成王宜弗敢臣焉。則歌《雍》舞佾，蓋本世室之禮而行，以王者之主祭，其相沿用重典，有自來矣。魯人以爲公在周，固嘗享天子禮樂，成王實賜之，雖行於國中也何傷？遂僭至於郊禘。《明堂位》一篇，魯諸儒又從而附會之。甚矣，其不可信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宜爲當時僭禮樂者言。然「人而不仁」，則本心之德亡，五官雖具，百行雖存，亦行尸坐肉，生意萎矣。禮樂爲衛生之物，莫大焉者。器數之陳，器數自陳耳，生意不相統，人其如之何哉？甚言禮樂之不可以貌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之本不可見。即忠、質、文，皆末也。學者由文而返質，由質而返忠，其庶幾乎！禮奢寧儉，儉返於質矣；喪易寧戚，居然中心之愛焉，忠矣夫。夫儉，亦禮之儉也，非本也。然由儉而思其所從出，則禮之本可知。戚，亦喪禮之情耳，非本也。然由戚而思其所自起，則禮之本愈可知。本不

可見，而由奢得儉，由文得情，直從枝葉漸漸究到根荄，則一點真精神所托始處，自可不言而喻矣。或曰：「忠亦非本歟？」曰：禮原於太乙，所謂「無體之禮」是也。無體之禮，禮之本也。忠者心之體，即禮之體。謂心之體則可，謂禮之本則不可。然天下豈有外心之禮？故林放問本而夫子以寧儉、寧戚告之，欲其思而自得之也。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仁其本歟？曰：此主行禮之本言，故又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無君，終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其他問鼎、請隧、逼逐、僭擬之事不可勝紀。蓋滿目是無君世界，有出夷狄之下者。此孔子所以大管仲之功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魯君臣之僭禮非一日，度非口舌之所能諍。即使夫子仕魯，亦豈能遽革郊祀諸禮而反之正？其所以轉移化導之權，亦必有漸矣。旅泰山而以救正詰冉求，求以不能對。蓋師弟一時扼腕之言，故夫子不責冉求，而直繼之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若乞靈於鬼神之一殫然，則聖人之詞於是乎愈嚴，而亂臣賊子聞之，亦應股栗而自廢矣。雖然，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許敬菴先師述云：「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射之「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也。惟務自反，安

知有爭？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似有爭而實無爭，微婉之詞也。」世間射名射利，互相角勝無已時，一似射者爭先命中。然朝市皆射圃也，而聖人以爭之道不可訓天下，故於飲食、起居、出處、辭受之節，極之郊廟、朝享，每事節之以禮讓，默消其凌競之心，而獨於「射」發其撰，使卿士大夫生而習之，為六藝之一，即辨官、論才亦必以「射」進，其意微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君子無爭，蓋以禮物身，以讓養德。其素所學問如此，即於射，而亦見其無爭，謂雖處天下必爭之地，而猶然無事於爭也。其斯以為君子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作一句讀，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

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向。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豐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酬之

意，以是爲罰也。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本是先王教天下之善物。蓋綱紀人道，一日而不可廢者。自晚周文敝，有後進之禮樂，而憂世君子且并其禮而厭薄之，至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蓋亦有見於文敝之禮不可以言禮，非盡去之無以返人心之厚。而聖人以爲與其棄禮而返吾所厚，不若就禮而識其所先。先後之數覩，而禮教亦無敝於天下矣。故子夏有「禮後」之悟，而聖人亟與之，進老氏之見

一等矣。「素以爲絢」，本言素可以加絢，而子夏以爲素即是絢，疑天下文章莫大乎太素之質，隱然爲禮薄亂首之思，從世道起見來。夫子解之曰「繪事後素」，則非素即是絢可知，而子夏始悟禮之爲後也。曰「後」，則必有爲之先者，然亦何可得而廢也？「可與言《詩》」，所謂真能轉法華者。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既能言二代之禮，而徒病其無徵，則亦無害其可言也。必欲有徵者何也？欲天下皆尊而信之而行之也。行二代之禮，將以救周禮之衰、挽周文之盛也。其所感者深矣！按《左傳》，杞、夏餘而即東夷，故不足徵。殷微子封於宋，先王之禮樂猶存，其後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

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氏編《詩》，又亡七篇，僅存者五篇，雖勝於夏之無存，而總歸於不足徵矣。

夫子能言夏、殷之禮者，欲言其禮意耳，若其經制之備，則周禮之所監也。周因乎夏、殷，所損益可知也，詎曰杞、宋之徵云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禮九獻，天子一獻，后亞獻，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魯禘非禮，自始至終皆不足觀。曰「既灌而往」，夫子微文也，不敢自言宗國之失也。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爲逆，故不欲觀」，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散，故無足觀」，宜亦兼有之。蓋大本一差，其餘節目處有種種不堪著眼者，聖人固隱而未

發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魯禘不欲觀，非魯君臣之所知也，亦非或人之所易知也。即吾夫子，蓋嘗學禮焉而不敢知，故直以爲不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則禘固有天下者之所知也。非其人而欲知其說，祇成其僭罔之惑而已。若謂一臚列其事迹，講求其意義，遂足以知之，則有章縫之業在，或人當自得之耳。指掌之示，直是覲得分明，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就一掌裏托出，方是知禘大大學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祭必如在可知。兩「如」字正相應。古人祭祀，七日戒，三

日齋，親見所祭，非徒如之而已。曰「如在」云者，神之也。神之也者，誠之至、敬之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祭外神，所以昭崇報之義，非以邀福也。若起一狐媚之心以邀福，則即此一心已是得罪於天了。然人生得罪處，亦擢髮難數，自一動一靜以往，少違天則，便成罪案，便犯天誅，雖邀福於神，亦無所用之。然則畢竟無禱乎？曰：還禱於天，則解矣。故曰：「丘之禱久矣。」

禮，大夫五祀。又《儀禮》所載，士亦行之。《月令》五祀：戶、竈、中雷、門、行。《白虎通》又以行爲井。楊用修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也者，天人之撰也。天地既闢，文明之運漸開，自堯舜以來，夏、商代鳴其盛，至周而損益之。文教大備，載在《周禮》、《儀禮》、《曲禮》諸經，始盡經天緯地之蘊，宜夫子樂從之與！然他日又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聖人進退百王，若不恰恰於昭代之制者又何也？曰：周監二代矣，聖人雖有時而用夏、殷之禮，亦何害於從周乎！

郁郁之文，周公嘗用之以治天下，為萬世憲。其在學者，則由六藝之通而推之於六行，成之於六德，以達於聖人之道，立萬世之儒矩焉，則孔子之文是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子人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人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人廟必問，蓋夫子初仕於魯而與助祭之列，容或有之。一旦以章縫之賤而駿奔走於清廟明堂之上，耳目之所經歷，不諱其為不知而問也。乃聖人自反必問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即安者，乃所以自展臣子之忱在廟則禮然也，故曰「是禮也」。若曰「吾問即是禮」，聖人不應誇口如是。

按：魯太廟祀周公，世室祀伯禽，而群公則稱宮。文王無廟，主藏於世室，當禘則遷主於太廟而行之。《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甚僭，非侯制也。

孔子之每事問，或有以哉。

夫子入太廟，既每事問，及既灌以往，又不欲觀，至或人問其說，又答以不知。合之，具見聖人許多苦心處，不欲正言以訐宗國之失，而默寄救正於萬一，忠厚之至也。及歌《雍》舞佾，却又侃侃以義誅絕魯君臣，一時胥有儆乎！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許師述云：「射有五善，不專主皮。然不中不可以言射。《鄉射禮》亦云「不貫不釋」，貫猶中也，若所謂貫革云者，即穿札之謂，非甚强有力者不能及。故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衰，禮廢，射者不知有和容儀節，而但逞勇力，以主皮爲善，孔子所以惜而嘆之。

鄉射即大射、賓射、燕射，古者習射於澤宮，蓋鄉學也，故云「鄉射」。若庶人田獵

之射，則主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去羊存羊，蓋師弟子有感於時事之衰，先王之政不復行於天下也，故私相寄慨如此。去羊者有激於禮亡，而存羊者有幸於禮存也。然只此便見聖賢胸次如霄壤之隔，倘以之用世，則子貢便多詭激拂人情、阻事機處，夫子則平情以應，自不乏挽回匡救之術，批郤導窾，遊刃有餘地。凡以賢人之言觀聖人，始知聖真不可及也。

古者天子頒正朔於邦國，每月之政皆有時宜，如《月令》所書，載在守府，傳之先世，故諸侯每朔必告廟，一切刑賞陟黜，皆稟一王之法而布之，無敢奸焉。非徒奉君親，亦以馭臣子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不視朔則每月之政令何所稟承？諸侯無

以馭大夫，大夫無以馭陪臣，所以養成季氏之惡。故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事君者內盡其心，外盡其禮，蓋有見於臣道之當然，而非貪位固寵之爲也。有一毫貪位固寵之心，則流而諂矣。諂本《禮》所不載，緣春秋之世，天下無君，人人相習爲驕蹇之風而不知怪，故以禮爲諂。人心之壞，一至於此。聖人身示之極，實以挽回周家八百年綱常，而語意含蓄不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臣之分，等之天地。天地以泰交成化，君臣之道亦然。故君道以下濟爲光，臣道以上行爲順。使臣以禮，方能鋤驕貴之色，而下交其臣；事君以忠，方能破身家

之私，而上交於君。此地天交泰之象也。而世道之泰同之，明良賡歌而後不多見矣。

上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故「禮」之爲物，以正君臣，以和上下，而「忠」特禮之存諸中者。

猶之乎「使」也，出之以恭敬退讓之節則爲禮；猶之乎「事」也，本之以真實無假之忱則爲忠。禮與忠，皆不失事使之實而已。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魯論》第三專記禮樂，示從周之義，則《關雎》一章蓋言樂也。樂之有聲，古人皆以詩歌被之管絃，奏之朝廟，以爲盛。而《關雎》一章有正始之義，爲風化之所自出，故歌《雅》、《頌》者必以爲之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舒焉而陽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或失之淫；

樂之慘焉而陰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或失之傷。惟《關雎》之音，樂中有哀，哀中有樂，宛然適得乎性情之正，而不失天地中和之氣，所以爲善也。哀、樂不過，本是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却被管絃中一一摸寫出來，所謂「聞其聲樂而知其德也」。若只以聲響和平爲不淫不傷，則凡善歌者任取一詩而歌之，抑揚高下，適得其倫，亦可以當《關雎》之義乎？《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舒，亂世之音噍以殺，亡國之音哀以思」，使出於亡國之音，則雖歌《關雎》，亦見哀思者。

《論語述》云：「按《毛詩》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申公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既得而樂，此其情性之正可以想見。且所云「參差荇菜」者，爲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於求賢內輔，絕無閨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於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誠覺不妥。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者，則確乎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故以爲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爲

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愚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莘國也。子，即太姒也。太姒之配文王，何待宮人寤寐思之，至於輾轉反側而後得邪？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在於文王，則尤不得爲情性之正矣。後楚莊王夫人樊姬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於王，即太姒求淑女之意。而文王爲聖君，太姒爲聖配，當時所以表正宮闈、不暱私寵、迴越尋常之上，又非楚莊與樊姬所可同日而語也。《關雎》爲《詩》首篇，所關於風化不淺，而其旨久湮，故不可以不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問社，蓋問有國家者所以立社之義，而宰予告之以三代之木，欲因事納規，維魯事於不競云耳。故借昭代之樹栗而推本其意，所爲強公室、弱私門之道，宜於此而得之，亦可謂善於進言矣。子聞之，而反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責之，蓋有感於魯事之日非，非區區言說之所能救，直付之一慨而已。然則魯事竟不可說乎？聖人論事，如良醫之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專事標者，快一時之可喜，而無拔去病根之意，則亦揚湯止沸之勢耳。使民戰栗之策，正治標之說，更於此而求所以自治之道，如夫子之所以告公者而次第行之，庶幾補救於萬一乎！治標之說，治之於已病而不足，所謂成事之

說，遂事之諫，既往之咎也。治本之說，治之於未病而有餘，所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一正君而國定者也。況「戰栗」之說如決潰癰，刀匕一施，而大命隨之，予於是乎失言矣。夫子不直指其非，而姑以空言惜之，其寄慨於魯事深矣！

魯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社也。蓋周克殷，即以亡國之社賜諸侯，諸侯皆得立之以示戒。魯東有亳社，西有周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疑即亳社告災之時與！《周禮》「有軍社」，又《書》曰「不用命，戮於社」，宰我之對，蓋亦有所本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事業儘恢宏彪炳宇宙，實春秋二百年以來一人。夫子乃以器小譏之，只爲仲心術不純，學未聞道，不免在功名富貴上立脚，便占得地步小了。天地間唯道至大。以道視天地則天地爲小，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又小，人於萬物之中，僅處其一，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曲成萬物而不遺，以知道故也。功名富貴，在道中只是一物。以一物受一器，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其器亦不足有無，而況仲之爲器乎！假而無當於性也，其根柢也；伯而無當於王也，其作用也，則仲之爲器小可知矣。器小則易盈，盈則偏，偏則僭，犯上無等，充其類，何所不至？不儉、不知禮，皆從器小生來。夫

子就或人發問指點病痛，自足爲器小具一供狀。而要之，其病根猶不在此，終難爲或人言也。

《說苑》以「三歸」爲臺，或人以「三歸」爲內嬖，云「娶三歸之女」，未知孰是？按：下文「塞門」、「反坫」，已備官室之僭擬，此不應先以官室言，不若以三歸爲內嬖，又與下句相蒙。以三歸爲內嬖，以備官爲外寵，總見其臣妾之過盛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館師張宇侗嘗語余「樂其可知」一章，謂：「翕如以下，具元亨利貞四氣之妙，分明天地氣象。蓋樂之理具於人心，人心即天地之撰，故樂聲音自然，通於天地，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爲之也。翕，非合也。蓋貞下起

元，陽氣始物，而尚多翕聚之意，於時爲春，縱之則始而亨矣。盛夏長養，形形色色，盡呈於兩間而無所於雜者，純如之謂也。繼此則爲利：秋氣始肅，大小各正者，皦如之謂也。繼此則爲貞：玄冬用事，收藏復命，復種來春發生之意，相禪而不窮者，繹如之謂也。四氣運於天而歲功成，四氣備於樂而樂功成，一也。」其說甚善。蓋夫子就樂中看出許多大道理，<sup>①</sup>故以之語太師，而曰「樂其可知也」。若僅就音響間按其節奏條理，則太師固已知之，乃煩聖人奏技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①「多」，原脫，今據嘉慶本補。

爲木鐸。」

夫子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用於當時，顧與諸弟子講求遺經，以刪定筆削詔來世，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家喻而戶曉之，且行於萬世之遠，則素王之任所以爲大也。<sup>①</sup>此天意也。天不生仲尼，萬世如瞽瞍。「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分明是仲尼一行教小影，看封人是何等眼孔，邂逅一語，雖及門游、夏之徒亦贊嘆不及，賢矣哉！

按：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金鐸惟行軍司馬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大抵皆以振文教，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教者與！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古人作樂，皆本精神心術之蘊寫出，非徒襲取於聲容之際者，所以聞樂知德。故聞《韶》，即知其爲重華協帝之舜德；聞《武》，即知其爲執競惟烈之武德，而功業之盛有不待言者。古樂莫盛於《韶》、《武》，其盡美則同，於此而更求其美中之蘊，其盡善則異。蓋世運升降爲之，而帝王之德亦於此可想見矣。按《書》：唐虞之世，四方風動，六府三事孔修，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至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其氣象雍容廣大，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其盡善處可以想見。《禮記》載《大武》之舞，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干山

①「大」，原誤作「人」，今據四庫本、嘉慶本改。



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威盛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形著於聲容之間，則未盡善處亦自可想見。聖人借樂以微示二聖人之優劣如此，其寄慨者深乎！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王迹既息，聖人之教衰，居上者往往暴以臨民，盡是苛急氣象。由此，紀綱風俗一齊俱壞，行禮者縱恣以決防，居喪者忘哀以薄親，故聖人合而言之。

纔言居上，便無所不臨，有寬道。若不寬，直不能容一物了，如居上何？纔言禮，便只是敬；纔言喪，便只是哀。三者正是循名責實學問，觚不觚，觚哉，觚哉！

####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未有擇里而不於仁者，故曰「里仁爲美」，擇之，斯處之矣。乃人之於仁，不啻居之有里也，苟不能擇而處之，寧智遜擇里之下，又焉得爲智？不智，所以不仁也。故人之於仁，處之非難，而擇之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真處仁者，處之以約而不濫，處之以樂而不淫。又不特處之已也，暫處之而安，久處之而化。處者境，而所處者心，約、樂兩關，固勘仁之真實際也。「仁者安仁」，成德之地也；「智者利仁」，進學之階也。人未有仁而不本於智者，但自其利仁言謂之智，至於安仁，則智不待言矣。

仁不仁，只爭些子，只一私不化，遇事便打對不過，即能矜持於旦夕，而久之已不勝其敗露矣。故聖人下一「久」字，要之，矜

持之時，已是一團私意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人有好惡之性，而用之於人，或爽其則，甚則好其所惡、惡其所好者有之，則以好惡出於我而不公平人故也。夫好惡既出於我而不公平人，則好以天下而不謂之能好，惡以天下而不謂之能惡，必也仁者乎！仁者無我。無我之好，取人之當好而止；無我之惡，取人之當惡而止。兩人也，而並分其好惡可，一人也，而時轉其好惡亦可，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非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原而學以克己者，其孰能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初機人雖時有爲善去惡之念，只不是觀體承當，惡根仍在，如燭火螢光，雖有微明，不禁魑魅出沒。若一志仁時，發心既真，直從命脈處討歸宿，歸宿在此，杜盡游移

出入之路，更從何處容得惡念在？太陽一出，魑魅豈有晝嘯之理？學者由志道以後，到志仁地步，有多少功夫！志仁則好仁、惡不仁，於爲仁之功思過半矣。然又曰「欲仁仁至」，機何捷也！學者省之。志仁無惡，正是超凡入聖關。過此關，是聖人路上人，進自不容已。若未過此關時，如團沙爲黍，捉影求形，總無是處。一切長養成就，只是惡胞胎結局。

惡與過不同。無惡之後，方有改過工夫可做。然過亦從惡根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志仁以後，工夫愈細，即顏子不能不達於三月之後。此中罅隙不容些子。纔罅隙，便有賊子窺伺在，嚴乎，嚴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求仁之功，直從動念處勘理欲關頭。其爲理與欲，又只就世緣漸染處勘此關頭清楚。欲富貴，惡貧賤，是「人心之危」；而所欲尤甚於富貴，所惡尤甚於貧賤，是「道心之微」。於此而能決不處不去之介，必以道衡之。以道與富貴，又不以道與貧賤，此非有見於「精一」、「執中」之功者不足以語斯。此所以爲仁也。若所處者惟在於富貴，所去者惟在乎貧賤，而惟所欲所惡之爲見，則去仁遠矣，又何以爲君子？然則君子之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雖顛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

貴，有斷斷乎不可者。至是而君子所以鍊此心之仁，更無躲閃，更無方便，所稱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不虛矣。

此章只是教人安貧賤而不易所守。於此不處，即是於彼不去。必雙提富貴、貧賤兩關者，欲即此以勘此心欲惡之幾，乘於道與非道之辨十分清楚，而後謂之仁故也。造次，亦就貧賤說。人豢養富貴之日，何等從容侈肆，那得有造次景界？顛沛，是患難交加，不特貧且賤而已。或問：「何以知終食亦說貧賤之終食？」曰：富貴既不處，貧賤既不去，則此一食之頃果在何地？「然則注有添『存養』之說，何如？」曰：「存養」之功，亦即在取舍之辨上見，非有二也。以爲能爲仁而後能貞遇者，亦非也。陳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

者。」見道之言也。

孔子圍匡，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智者必用。」如此說，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破此關，便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仁，心體也。心體有仁、無不仁，更不須說好惡，不須說力仁。然人之心體不可見，而見之於好惡兩端：好必是仁，惡必是不仁。好仁、惡不仁之謂真用力於仁，真用力於仁者，真爲仁者也，則爲仁之力亦從

可決矣。張子曰：「領惡以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此即不使加身之說也。不使加則不我加矣，何用力而力不足之有？然而不能不加也。人生自氣拘物蔽而後，心失其體，而欲據之，業已渾身子是不仁窟宅，全體受障，何但加之而已。此可謂能惡不仁乎？則所好可知，即平旦之氣，其好其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耳。故夫子有感於斯，而以好仁、惡不仁爲未見於天下也。且反覆言之不置，云好仁、惡不仁，無並用力，於此爲好，即於彼爲惡。或曰：「聖人先言好而後言惡，所爲在仁則所惡自在不仁，自有不使加身之理，宜於領好得惡，而張子以爲『領惡以全好』何也？」曰：既已好仁，無尚矣，何須更用不使加身之惡？惟仁而有不仁以爲之偶，則好不易全而不得不決所惡之一力，惡之盡，斯好

之盡。有味乎，張子之言也，善言學者。曰「由學」云者，又以見工夫之不易，補聖門未盡之意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與仁，分明是兩路。出於過，則入於不仁。此其大較也。然過以類分，其間出於小人者，固爲本心缺陷之端；而其出於君子者，既是真心流露之地。誠於其類觀之，而君子之過有不可與小人同類而共棄者，以其心無不仁故也。心無不仁，則其過亦仁中之過，故觀過可以知仁。此惟善觀類者能知之，亦惟真識仁者始知之也。仁中無過，而過未嘗不可以知仁，正以見仁之無往而不在。學者求仁之功，自有真血路可入，不得以牝牡驪黃之見當之也。知仁之過，不必說周公、孔子等項。凡君

子存心制事，自不能無過，只是他一點天理決不損壞，反有因過而見者。若周公、孔子，自是仁至義盡，有非常人之所爲過者。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凡事勢相左，不得已而蹈不韙之迹，皆達權之理，一作「大用」。非過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一生在道中作活，只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恁地昏昏，終無所聞。無所聞，則此生與道了無關涉，遺却塊焉一身，只是行尸坐肉，一旦颺然而死，臨岐之際，真若有一未了句當懸在生前，至死不肯瞑目，却是逋負而死，然亦重可惜也。①一日不聞道，一日死不得；纔一朝聞道，生無逋

①「亦」，原脫，今據嘉慶本補。

負，<sup>①</sup>至此而死，方是了生死，故曰「夕死可矣」。佛氏了生死，只就死上了過去，吾儒了生死，却就生時了過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朝聞夕死之說也。

聞道不廢尋求，亦不關尋求；不廢解悟，亦不關解悟；不廢躬行，亦不關躬行；不廢真積力久，亦不關真積力久。道只是本來人，即「率性」之謂。真聞道者，盡性焉而止矣。盡性，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生死之故。然其要只是一念慎獨來，此一念圓滿，決之一朝不爲易，須之千古萬世不爲難。學者省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道不與物對。知道者，忘物、忘富貴貧

賤，只是忘一衣食伎倆。物無大小，其累道一也。士居恒志道，不必說到富貴貧賤上，即一惡衣惡食稍稍動情，不免有恥心，則此心已爲物潰久矣。脚跟一差，終身擾擾，更無進步可討，故曰「未足與議也」。蓋亦立志之不篤故也。

聖人論好學，必自不求溫飽來。豈惟不求溫飽而已，纔有惡衣食之恥，已未足與議。故子路衣敝緼袍則喜之，顏子簞瓢陋巷則賢之。此中滋味，聖賢大討便宜在，幸無以寒酸見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無轍迹，即天下所宜然之理，而宰制則在吾心。精義者即心即天下，渾無內外應

①「負」，原誤作「責」，今據四庫本改。

感之迹，就心與天下一體中看出義之妙用變化無端，而我不宰，非即非離，一似依比。然視義似疏而視天下轉親，信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若離却天下，以我制義，孰爲可？孰爲否？成見不化，可否之間未嘗不自以爲義，而不知其爲適莫也。適莫者似義而非義，義者化適莫而因之者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聖人每每並提君子小人，其立心制行皎若冰炭，而懷德、懷刑、懷土、懷惠又就其神魄結脈處，各有各頭路可指，以見君子之所以上達、小人之所以下流有如是者。懷德非懸想，有日進崇高之意，而又時恐其入於匪彝也，故懷刑，則檢身之功益以密矣。懷土者，一心只是照顧坐下，計其身

之安，不計其心之安也；懷惠者，坐下只是占便宜，計其利之前，不計其害之後也。此與君子正相反。惟懷德故懷刑，懷土故懷惠，兩下用心，都勺水不漏。

德中脈路最清，著不得便安一念。纔欲便安，便成墮落。於此，只得借用箇防檢法門。若防檢不及，便當一味没人懷惠窠臼。然則世之小人而號爲君子者，固不少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利多怨。多怨之至，親戚叛之，其究必爲天下僂。然小人亦每每不顧蠅頭之得，不難殉以七尺之軀，雖至死不悟。於是而孟夫子又動以「本心」之說曰：「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爲小人者且奈之何！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

禮讓爲國，如禮何？」

天下之亂，皆起於爭。人情相爭則不足，相讓則有餘。故先王制禮以教之。其間一進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錯，拜跪之趨承，大抵先人後己之心事。人主躬行讓德，以制禮之本，凡有注厝，皆身自挹損，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以崇高自恃。由是而禮教行焉，百官讓於朝，萬民讓於野，紀綱犁而風俗成，治國之所以易也。舍讓而言禮，其人主實有爭心，一切制度文章不過爲塗飾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稟式與？人以爲禮之無當於治也，而不知其畔禮已甚矣。蓋春秋之末，禮文日盛，禮意已亡，人情復趨於鬻爭，遂流而爲戰國。故夫子有感而言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有位則必有所以立位者，有知己者則必有爲可知也。此非可以取辦於當日者也。念及此，則隱居求志之學可不深慮而早圖之乎？而顧急急乎有位之患，則亦不思而已矣。聖人就世人一副熱眼熱腸極難消煞處，一作商量，便令人有汗顏自反處。若後世科舉習興，幹辦得八股停當，便一味想望高官大祿，視天下事如兒戲傳舍，又安可以聖人此言責之？本朝賀醫間、陳克菴先生辭給事、御史，皆至泣下，後來畢竟做出好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之道，即天地之道，非聖人所得而私也。聖人自任以爲吾道者，聖人從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滿盤流露，一實萬分，盈天地



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血脈貫通處，渾無内外人已感應之迹，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中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便與消融，纔看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澈，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求仁之旨，「忠恕」之說也。假令曾子未「唯」，更作「何謂」之問，則夫子必以「忠恕」答之，而謂「曾子淺言之以解門人之惑」者，謬也。何也？天下無心外之道，聖人無心外之學也。此心本一貫萬分，無有内外人已感應之迹，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忠恕」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一貫真頭面。必以忠爲一、恕爲貫者，亦謬也。蓋曾子於聖人

之道，以身體之而實有得焉。一「唯」之下，得心應手，將聖人無限幽深宏勝不可思議妙道，只作布帛菽粟承當在，所謂善發師門之蘊也。

一貫之宗，本之大《易》。其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千變萬化無窮而復返於太極，周子《太極圖說》更發其蘊。此天地人至妙之理，然不必作一貫解。說是一貫，反屬安排。此蓋聖人就自己心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便還他天地自然本色，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曾子平日只在「忠恕」上做功夫，未有冥心合道之妙，故夫子就「忠恕」上指出道體，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忠恕是也。

曾子一聞斯言，如寐者之得呼，見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只在有思有爲上湊泊，一旦顯他在無盡藏，如此淵淵浩浩，不覺心力俱墮，一切語言無可承當，直曰「唯」而已。一「唯」之下，正好用工夫，便不必改頭換面。要之，「唯」後之「忠恕」，不是「唯」前之「忠恕」矣。必以「忠恕」解「一貫」者，自門人分上，固下學之津梁；自聖人分上，亦上達之照影一作「筌蹄」也。

曾子質魯，其爲學也守約。一心一路一力作進步，使得水窮山盡，別有天地非人間，依舊是自家屋裏住。

曾子以「忠恕」解「一貫」，若更未達，則有《大學》一書在，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義、喻利，喻猶曉也。如牙人辨百貨，一經眼目，將骨髓都透盡理會，他自有獨解

處，比他人分外看得清，須是平日經識多。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喻。

象山先生至白鹿洞講「喻義喻利」一章，大底言科舉之習，任宦之途，名雖爲義而實喻於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一時聞之，人有流涕者。至朱子晚年，又與人書曰：「世間喻於義者必爲君子，喻於利者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之一途，而後有假之一途，然要之不可混、不可假也。張敬夫曰：「無所爲而爲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謂利。」尚可容混且假否？

《易》曰：「利者義之和。」子思子曰：「仁

義所以利之。」道理何嘗不是，此周旋之說所自起。義利本非二途，但就中君子只見得有義，小人只看得有利，義利兩途，遂若蒼素之不可混。聖人特爲表其辨如此，亦衰世之意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不賢，兩等人，隨吾所見，時時有觀模，時時有激發，方是精神打成一片，日移月化，自不容已。若遇平等人時，亦須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思齊，不徒齊其人而已，直思我之所以可齊者何在，則不必取諸人而自賢。內自省，不徒省其所有，直省其所本無者安在，則亦不必鑑諸人而自遠於不賢。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之爲言微也。下氣怡色柔聲焉，微矣，

抑猶有倫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假聲色而默喻親於道，使父母安之若素，微乎微矣，然不能必之親也。從違之端，於志取之。苟有見焉，弗敢安也。親雖違於我，而我之精誠專一未嘗一息違乎親，其爲幾諫如故也。又不特見志已也，至於暴於事爲之著，多方營救，不勝其勞，用其力於無可用，而其心專一，其氣轉和，終冀親之一悟，其爲幾諫也益進矣，親心庶其允若乎？此心稍與親相牴即是違，稍見親有不是處即是怨。不違不怨，其用心只在無形無聲上，皆所爲幾諫之實也。

幾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敬」。敬者，聖學也。忠臣所以事君，孝子所以事親，仁人所以事天地，皆是物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大抵爲役役功名而設。如朝秦暮

楚，所至求合，甘以其親遺萬里之憂者，亦名教之罪人也。遊必有方，出疆而載質，爲貧之仕，時亦有之。語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君、親雖並重，忠臣固不先親而後君，孝子亦不急君而遺親，當其時道則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分上有許多事難了，而年壽一節尤不能必之天者。崦嵫之景，難得易失，喜懼交并，自不容已。兩念縈迴於方寸，真有一無一刻可以自遣，而無方之養，自有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天下之道，宣之於口易，措之於躬難，故言出而躬隨之，已有不逮之勢矣。積而至於易者日易，難者日難，心口相復，往往尋丈

之言而尺寸不可償，豈不可恥之甚！古人爲之赧赧焉，不敢一出諸口，而惟躬之責，卒稱慥慥之學也。夫子見得古人大聖大賢，其文采不盡傳於後世，故追想而思其用心如此，如《典》、《謨》所載帝王垂訓者，蓋亦嗛嗛矣，故特借以儆學者云。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今之人何獨不然？古人躬行之心重，特從有言中看出無言來；今人躬行之道亡，轉從無言中看出有言來，但其所以用恥者異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就事上說，而本之在心。約之心從操存得來。操存之心，天理分上多，人欲分上少，故鮮失。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語說不出口，大段是好事，正欲留此精神在行上。若力行不前，因循阻喪，終成

暴棄，雖有欲訥之心，亦無所用之。兩者矯輕傲惰，機若相因而心惟一致。蓋君子爲己之學然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本人之同得，相求相應，自是常理，其爲不孤不待言。言「不孤」者，蓋自學者修德言，謂不可孤而自足也。「必有鄰」者，轉就不孤而言。既不能孤而自足，則親師取友之功自不容已矣。鄰之爲言，親也。左之右之，善相長，過相規，即出入守望之義。使我無善下之心，則亦不得而有之，有之所以不孤也。使我而不有之，則雖師保在前，直諒在後，不免當面錯過，而猥欲以獨學無偶之身，自托於知希我貴之說，其於德必無幾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易》言：「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凡數數之病，皆起於不誠。以不誠之心處君臣朋友之間，勢孤而情攜，未有能得之者也。大臣格心，良朋之道亦然。若取信於言，其爲誠意已薄矣，況至於數乎！數而見辱，我自取辱也；數而見疏，我自取疏也。數而見辱見疏，而猶歸過於君朋者，往往而是也。苟反而思之，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於臣道友道，思過半矣。

####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門人記二賢之見取於聖人，一則謂其縲紲

之可原，一則謂刑戮之可免，總之鑑人於牝牡驪黃之外者。免於刑戮，亦論其人耳。使不幸而遭公冶之誑誤，其將以是貶賢乎？二賢之品自有優劣，而夫子並引爲肺腑之戚，則所謂時之後先，年之長短皆有不可得而知者，聖人未嘗容私於其間也。

謝上蔡謂：夫子擇壻，後人以爲非。子謂公冶長可妻，非擇壻而何？聖人不擇壻，是遠人以爲道也。此事正是孔門真學問平實處，於此增一分意思，便違天理，減一分意思，便戾人情。「可妻也」三字，何等輕妥！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之爲君子也，魯衆君子力也。非衆君子之力能與之，而子賤實能取之也。雖

然，魯固有大君子焉，尼山振鐸三千，七十子之彥萃一堂而講求，如江河飲腹，聽其恣取。或取德行，或取言語，或取政事，或取文學，皆有聖人之一體，以鳴斯道之盛。而子賤亦其裒然者歟？顏淵之亞，德行之品也。夫子之美子賤也，蓋亦私幸及門之有人歟？

按：宓子賤治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鱉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語其耆老，賢而與之共治，父事三人，兄事五人，友事十二人，又有賢於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道。夫爲治如此，則其平日力學而孜孜於師友可知。大抵親師取友是學問第一義，但須虛心善下方有益。孔門若無若虛而外，僅見子賤。子貢悅不若己，子夏離群索居，其成就不

逮也。

按：《說苑》：孔子見子賤，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以瑚璉之器視君子之品，則霄壤矣。賜達於才而子賤成於德也。然夏、商珍物，較之近代澆漓之質，遠矣。賜蓋聞聖人之道而未得於心，不免以才華擅長僅囿於用者乎？瑚璉，非謂可貴而不可賤，賜多學而識，就才氣揮霍處儘見所長，言語文章卓越人群，爲斯道中之美器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心一耳，內葆之即是仁，外洩之便給之口舌是佞。佞與仁正分道而馳者。不佞，勤仁最清。而謂不佞之雍即仁，而勘仁轉粗，故夫子深斥佞之無所用，以爲善雍，而始曰「不知其仁」，正欲其從事於仁而喜其不佞也。然欲求仁者，當自不佞而入，近取之則幾矣。他日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弗施於人。」雍雖不敏，請從事於斯語矣。使雍果有得於斯，其於仁猶未可知也。甚矣，仁之難言也。

「屢憎於人」，正見其禦人情狀處。屢憎屢不悛，窮一說，又轉一說以蓋之。憎者之情窮而佞人之口不窮，終被佞人使喚

去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仕、學只是一理。仕所行之理，即學問所明之理。明得盡者，措之於行而不疑，實有諸己故也。有諸己之謂信。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及膺三聘而幡然，則堯舜君民之業實可見之行，而鑿鑿有以自信，如握左券。然學未至此地，一旦當官，只嘗試漫爲耳。子使漆雕開仕，亦借以証其所學，爲開之求信於斯者素也。而開果以未信對，此非真有見於道體之無窮而通仕學爲一原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悅之，悅其終得與於斯而幾於信也。「斯」指此理而言，即指仕之理而言。若駕空摸索，恍有一物焉，以爲求信之地，則鄰於佛老之見矣。惟求信，故知未信，亦惟有真信

者而後能有其未信。總之，信不離斯，亦不必在斯。真能信者，合天地民物非有餘，即晤言一室非不足。此孔門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宗也。

夫子以知爾試群賢，而曾點即取之春風沂水之間，言即「斯」是仕之理也。仕在他日，而開舉斯在目前，與點之言若合符節，故曰二人已見大意。然點言所信而開言所疑，何也？點之見虛，故眼孔易及；開之見實，故地步多懸。點率流於狂，而開之進未可量也。

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陸子靜曰：「古人看道，如家常茶飯，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皆指「斯」字言。愚謂：此猶說得太鑿。古人看道理如家常茶飯，正不必如此解「斯」字。即照上「仕」字言，自有根據。或以古人之學由己以及



人，自近以及遠，若曰「吾於目前至近者且未之能信，而敢言仕爲」，則「斯」字作「斯」之「斯」亦通。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於海」，當日發言有無限酸楚，何故子路便以一喜承當？痴人說夢，何至於此！子路之喜，蓋喜其見與於夫子，謂所學之足以忘夷險，一得喪耳。只此便有進地可商。故夫子復示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即「是道也何足以臧」之意。好勇無裁，自是子路平生岸略，不以一喜言。若曰「從我之由，所惜此耳」，意猶爲浮海者難同伴也，而所以進子路者至矣。夫子本爲道不行發嘆，被子路一喜，轉向子路生情，有成就後學、傳道來禊之意，渾

是天心無已，絕處逢生。

子路聞公山佛肸之召則不喜，見南子則不悅，至許從浮海則喜，始終只是一轍。人看此氣象，可爲卓立千仞，何故後來有孔惺之死？正爲見道不明，失却取裁一節，倉卒間不免胡亂下手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門以求仁爲學，特開千古道場。然極其分量，即夫子猶以爲歉，而況諸弟子乎？故若由、若求、若赤，其才皆有以自見而終不許其仁。蓋諸子未嘗不從事於仁，而日月之至，此心在忽操忽舍之間，此理在若

存若亡之界，終不可得而知也。「不知」語意自是渾融，及又問所以不知之故，則姑就其所長而許之，又終之曰「不知其仁也」。所長在此，所短即在此也。知乎此者，可與知仁矣。

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箇治賦、爲宰、爲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又有待而然，有時豎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即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使由去其勇、求去其藝、赤去其禮樂而進之，則渾然仁矣。此夫子厲由、求、赤意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聖門論聰明知解，回不及賜遠甚。疑賜所傲然於回者，正或在此。人無不自知，借

回鑄賜，意念深矣。乃賜則有爽然自失者，曰「何敢望回」，驚避之辭，不敢程量之謂也。及證於知二、知十之間，而賜之見地如能望回而趨矣，故夫子亦以「弗如」實之而深與之。一與十，此理終始之別名，而一與二，即彼此之謂，皆借喻也。兩人學問無可程量，即所聞以叩所知，而回得全體之照，賜得一察之明。全體之照在性體，一察之明在億見。性體愈約而愈該，億見愈多而愈障，始知君子之學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就此求其造詣，平日得手學問到此了不足恃，惟有向上一機在，「如愚」景界，賜有廢然而返矣。言「弗如」而得所以弗如之實，言「弗如」而又得所以如之方，故夫子與之。若只就多寡程量，姑自退托，甘以地步讓人，爲自知而自屈之意，則辜負夫子一問矣。

按：象山先生曰：「知二知十之對，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曰『弗如』也。」時

吳生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亟首肯。又黃誠甫問此章於陽明子。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工夫，顏子在心地上用工夫，故夫子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息之，非許之也。」此皆以二先生所學過疑聖賢如此。其實子貢當時已悟及聞見不如心性，多不如寡，故云云。若以多寡較，則多莫多於子貢，寡莫寡於顏子，而今也寡者又多，多者反寡，當必自有說。聞所以聞於夫子之教，言知從聞得，亦不專就知見言。子貢略開眼孔，恍惚間似疑似信，雖不離自己窠臼，已能超然進一解矣。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晝寢，便是行不逮言本色。予之學，平日都以語言抵當過，就其說得分曉處，一似猛作進步人。而徐按之，有索然不可繼，正如朽木而施雕鏤、糞土之牆而繪畫然。朽木可雕也，吾病易雕而易朽也；糞土之牆可朽也，吾病其易朽而易剝也。二語正寫出多言病道照影，非果以爲不可雕、不可朽也，故下文有聽言觀行之說，而於予改是者，所以儆予者至矣。

宰我能言，猶不至朽木之雕。若後世專談名理，一似刻脂鏤冰，無有是處。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天體純陽而至健，《大易》首以剛字贊之。人得之爲天德，見所性之純一貞信。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無所爲剛。剛即性體之超然物表，而落在氣質，常爲學問之用神，夫子所謂剛者是也。子嘗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曰「我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即「未見剛」之說。無尚之好，不使加身之惡，自訟之改，何等剛決！夫子「未見剛」，即是未見此等人耳，非另有一項強忍不屈者，尊之爲絕德，而寄思不置也。剛不可見，離慾而見剛之體，又試之於慾而見剛之用。「根也慾」，心爲慾膩，何故借此一割，<sup>①</sup>這是不剛處，故曰「根也慾，焉得剛」。外貌許多強忍矯矯自好，只一點私意放不下，須知本體全受障，一似鉛刀手段矣。舊解「根是慾，不是剛」，又說「根也慾，則不能剛」，皆非。剛無物可指，不是慾之反。若不剛在有慾之後，便認「剛」字作「勇」字。顏子深潛純

粹，是無血性男子，然其克處直恁剛。「剛」字不在氣魄上論，或人不舉仲由而舉一申根，非病不識剛，病不識根。甚矣，慾之難勘也。

剛如利刃，遇物便砍，無堅不破。若不能割物，直是鉛刀。或曰：「剛喻金，慾喻鉛。有慾者不剛，真如金之和鉛而必軟也。依舊是認勇爲剛見解。」曰：今試問，聖人思剛要何用？與根之有慾而不克何故？則此章之旨燎然矣。根因慾，故知他不剛。這不剛之病又從何來？剛體本在，只無學問以淬厲之，便成頑鈍，於有慾之後，益增頑鈍可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① 「借此」上，四庫本有「不」字，義較長。

人情愛護自己，無所不至。纔用到人分上，便一步推不去，豈知人己可以互觀，欲惡可以合看？試將不可加一事提衡而論：我之不欲於人，亦猶人之不欲於我，奈何彼此相加，竟不能視人猶己？日用之間，往往而是。所以然者，非明於己而暗於人也，正爲人情愛護自己無所不至，其欲惡之智往往用全副精神，纔用到人分上，即與自己有礙，勢不得不拒人以成己故耳。此非平日克己功深，認得「我」字血脈最親切者不能作一體親，則「不欲無加」之說談何容易！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蓋欲其切己反觀，破除坐下病痛爲第一義，非可漫說強恕平情之學也。若只虛擬一平等之觀，以己心度人心，有甚難事，俄而當境，便成憤憤。此其中必有一喫緊關楔子打不過，在賜正好於此加功，故夫

子抑而進之，非謂恕可及、仁不可及也。子貢嘗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要之於強恕。他日，又告以「一言可行曰恕」，故子貢遂於此置力。子曰「己所不欲，弗施於人」，子貢一日即勦襲其說，漫然承當，所謂依樣葫蘆，全未有發明夫子之蘊處，亦可謂不善學矣。「非爾所及」，正使其一理舊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天之道也。人得之以爲性。天不離人，性不離形也。推之日用、動靜，以至綱常倫理之大，溲渤瓦礫之小，無往而非性，則無往而非天道。性者道之本然，而天道即其自然者也。夫子設教洙泗，無非闡明性天之蘊。蓋無言非性，無言非天道，歷歷在人耳邊，而學者終

不可得而聞，滯於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有當面錯過者矣。其云「文章可得而聞」者何也？以夫子無言非性，無言非天道，則夫子之言皆性天發見流行之妙，如四時之行，如百物之生，秩然燦然，文而且章，故曰文章云耳。子貢蓋曰「夫子之言可得而聞，夫子之所以言不可得而聞也」云耳。一夫子言耳，聞之中有不可得聞，不聞之中未始不可聞，始知夫子之以言教也，而乃其以無言教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子貢則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正可互相發明。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默而不能藏處。「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語而不能顯處。合之，見聖道之妙。

夫子言性與天道，惟子貢得聞之，惟顏子得聞之，而且發揮之，其餘諸人皆死言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所聞，不必定是何等道理。只如吾輩日用應酬，紛紜汗漫，纔猶豫且擔誤過許多，斯知古人力行不可及。然力行自有力，行病痛，故夫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真西山曰：「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不得爲文，而有勤於學問一節可取，猶然遠於俗吏之不學無術者，故可以爲文。要之，文子亦學其所學，問其所問，

而未嘗知所謂學問之道者也。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人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並無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有之自文子始。夫子亦就其所長而稱之，非謂其拘拘有合於謚典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君子之道，即聖賢大學之道。道無所不該，自「行己」以往，事上、使民，其大端也。曰「有君子之道四」，若千百中僅舉其一二然，何也？子產之行己，有君子之恭，而實未盡君子之恭；其事上也，有君子之敬，而實未盡君子之敬；其養民也，有君子之惠，而實未盡君子之惠；其使民也，有君子之義，而實未盡君子之義。模倣似是之間，概有當於四者云耳。聖人不没人

善，於春秋賢大夫，必以子產爲巨擘，故備舉而稱之。行己恭，謂動有法度，較之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事上敬，即其歷事定公、獻公、申公三朝，皆庸主，動能彌縫闕失，外戢四鄰，內捍強宗，貽鄭國之休，有許多小心處在；養民惠，子產爲政，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所以防民之侈、節民之欲者，皆有章程條教，是使民之義也。夫子他日又曰「惠人也」，節以一惠，蓋舉其重者而言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交友親則易狎，狎則侮，而攜貳之隙從之生矣。平仲久而能敬，信爲交道之善，故夫子稱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智者不惑以鬼神，謂其見理明而趨避決，

不假於鬼謀之事也。文仲以智稱，不過挾數任術，私智揣摩，正所謂大智之賊耳。

即居蔡一事可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甚矣，仁之難言也。夫子自由、求諸子而下，概曰不知其仁，尚未直說他不仁處。至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曰「未知」，而又繼之曰「焉得仁」，若深有不滿於二子者，何也？微、箕之忠也，而曰「殷有三仁

焉」，夷、齊之清，而曰「求仁而得仁」，何居乎二子之忠清，獨不得爲仁？朱子外注云：「子文相楚，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於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反於齊。」數語實二子鐵案。凡論人論事，須提起大綱領。二子皆不明於君臣之義者，則其於天理人心已隱隱受虧，一作「隱有虧損」。迹其所爲，未嘗不忠於所事，深於謀身，而所由終與三仁、夷、齊異矣，故夫子一言斷之爲不仁也。然則仁與忠清畢竟何別？曰：仁一有「及」字。心德，而忠與清則事之見於外者。以仁者之心而事君則爲忠，以仁者之心而淑身則爲清，苟無愧於本心，則一言之忠仁也，九族之忠亦仁也。辭一簞之清仁也，辭千駟之清

①「新」，原誤作「親」，今據四庫本、嘉慶本改。



亦仁也。即鉏麇之逆命，吳祐之受污亦仁也。若極言心德之全，則舉天下之道德事功皆不足爲有無，而況忠清一節乎！故三仁、夷、齊之爲仁，亦就其仁仁之，而子文、文子之不得爲仁，亦就其不仁不仁之也。此可以識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人心先橫著私意，則遇事茫然，愈思愈亂，勢必展轉計較，終以遂其自私一念而已。此文子之意也。曰「再，斯可矣」，婉其辭而正之，非實是一番再番之謂。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人臣謀國之智，不論有道無道，皆所不廢。但無道之日，數窮時亟，智有時而不可用，惟一味朴忠，抱王臣蹇蹇之節者，庶幾能

之。死而生之，危而安之，則天下事真以愚濟者矣。有道之智，智以才顯；無道之愚，智以節晦。故有道之智，一中才能辦；而無道之愚，非才識兩全、有天下之純智者不足以當之。此甯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或以沈晦免患，似非武子本色，處無道之日，雖不廢沈晦，然仍不失爲智巧，與愚字無當。今考武子在當時，晉文公以公子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既得國，伐衛而文公薨，子成公鄭忽奔楚，使元咺奉公子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於爾大

神，以答天心。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人，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訟不勝，則鍼莊子，爲甯子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置諸深室。甯俞職納橐籥焉。晉人使醫衍鳩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鳩，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乃釋衛侯。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武子之力也。觀此，大都以樸愚濟事，未見所爲沉晦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斯道之任，斷非庸庸瑣細一流人所可幾及。故「中行」之下首推「狂簡」，就他志意

高遠略於事爲處，想其居心之正、制行之高、向道之篤、服善之勤，真能高視人家一等，故斐然成章，絕非羊質虎皮、絲枲兼奏者比。第不免有過中失正之病，不知所裁，此箇病痛亦非小可，始於毫釐，終於千里。使一任其狂簡之質而不納於中正之規，則將來異端曲學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又夫子所深慮也。望之也殷，故慮之也轉切，慮之也切，故裁成之也亦不敢自後。聖人曲爲吾道計如此，「歸與」一歎，萬古餘情。

狂簡病痛，只坐一不知。不知，則本心受蔽，寶藏不顯，千聖之印合無門，一生之立脚何地，雖說堯說舜，總無是處。然不知由於不學，學所以求知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者，夫子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好善而惡惡，本天下同善之情。然其中苟一私未化，不能如鑑之照物，妍媸隨形，則我以私感，人情亦以私應，未有不府之爲怨者。如夷、齊之不念舊惡，俄而好之，俄而復惡之，好惡不係於我，新舊惟其所值，雖鑑別之嚴，總屬無心之陶鑄，何多怨之有！夫子恐人以子子之義爲樹怨之媒，故借夷、齊以示訓云。他日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後世如東漢顧、厨、俊及諸君疾仇常侍，<sup>①</sup>譏訕朝政，卒成鉤黨之禍，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而范滂之言曰：「吾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誦其言，欽其志，亦可哀已。雖然，君子終不敢以一身之私愠而廢天下之公義，如滂等者，亦不媿夷、齊者也。

程子曰：「此清者之量。清中未嘗有得量，只是清到十分，是盡得分量處。盡得清之量，便有餘量出來如許之大。此自然之理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乞醯一事，假令移之君父身上，如此委曲，便成箇忠臣孝子。今不免在情面上用了，勘其隱衷，有多少私意在？故夫子指而正之。其事甚微，而害心術甚大，便是下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帳本。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人心惟一點真心不壞，則人品豎立多有其

①「侍」，原誤作「待」，今據嘉慶本改。

基。機械變詐之事，如鬼如蜮，無所不可，而其端往往起於甚微。故「巧言、令色、足恭」未必便是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只爭一分表暴之意，稍不如其所有而真心壞矣。如匿怨之友，未必便是包藏禍心，待時而發，只其中毫有不化，不能明白其端而真心又壞矣。兩項事總是一項。人其能爲巧言令色也者，必其能爲匿怨之友者。巧令胸中都是恩怨念頭，匿友情面正用巧令伎倆。第一則就持己上言，一則就處人上言。此等氣習，非學人立誠之至、隨事省察、盡化其隱庇回互之見者不能破除淨盡。故丘明以爲恥，而丘亦恥之。恥之者，言恥其事而不敢爲，非恥其人之謂也。聖人蓋自勉以儆世云耳。或曰聖賢猶恥及此乎？談何容易，儘有守己一生，纔啓口、動容貌，尋常儕俗之與，便是打不過，

儘儘礙明眼人，故子輿氏覲破，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此正夫子之所恥也。①

足恭，乃足容盤辟爲恭者。《大戴禮》：曾子以手容與足容並言，則「足」字不當從去聲可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知爾之問，是商他日事；言志之問，是商今日事。今日所志，便是他日所事。聖賢

① 「可以言而不言」至「此正夫子之所恥也」，原誤爲小字，今據四庫本改正。

只就眼前道理，即身証學問，而萬物一體之意，隨大小廣狹即以自見。如人一身，或得一體，或具體而微，而斟酌於元氣之周施，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盡在此間。此是洙泗家風。

子路何故在朋友上起見？子路勇於義，然諾不渝，精神多映徹在朋友身上，於民物胞與未嘗不知，此理當煩推致耳。車馬輕裘，共敝無憾，舉人情極難割處不作係吝想，便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了，不見有彼我之殊。第不免沾沾自喜，有挾之以施伐之心，故顏子進一解，就此朋友共敝之念推之，見得宇宙事皆吾分內事，何善可伐？何勞可施？無伐無施，則善勞在一世，雖堯舜事業，真是一點浮雲。然猶知有善勞之可言也，故夫子又進一解，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人情所

同然，而與天下以各得之分，則我不言善；合天下所同然，而動吾不容己之愿力，則我不言勞。此天地之道也。聖賢言志，各不相謀，而實有互相印証之意。只此便是學不厭，只此便是教不倦。後儒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吾亦云「老安少懷，即是時行物生之教」云。

「老者安之」數語，志與事一齊俱到，事有待而心無待，吾有安之之心，世即有安之之象，不必問所為安而安在；吾有信之之心，世即有信之之象，不必問所為信而信在；吾有懷之之心，世即有懷之之象，不必問所為懷而懷在。安、信、懷願欲在天下，聖人以天下之願欲為願欲而自得，不見有功能之迹、推致之煩，方見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略無絲毫間隔。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

昔人云：「見過非難，訟過爲難。」予謂反是。譬如訟者，必兩造分明具狀，一作「左驗分明」。方能聽理。各各舉隱匿本情，亦何以爲受訟一作「質對」。之地？今人有過，多是含糊過去，昏昏藏頭躲尾，不肯自見，所以終無改圖。掩目捕鼠，掩耳盜鈴，只塗得自己耳目，而人已昭乎揭日月，而行亦何益之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故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過未嘗不可見，而實無自見之心，故其見與君子異，而改亦與君子異。見過者，有過即知，一些子便看作天來大，若與天下共見然。既見後，勢不得不改，第恐改圖不力，故又須內自訟。試問此過從何來歷，從何造端，從何成就，從何結果，一一打勘，直窮到底，如死者之求生，如斷者之

求續，而遷改之圖自有無所不至者矣。如此一番兩番，一作「親見己之天君」。真能脫胎換骨，一日千里。此等力量，只得孔顏獨步，寥寥千古後幾人。聖人眼見一輩學人悠悠忽忽無長進，只是未曾打破此關，故大聲疾呼，曰「已矣乎，吾未見」云云，如疾雷一下，使人猛省，<sup>①</sup>而其如終不足以語之也。吾儕猛省。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一生無他嗜好，只有好學一事，如飢食渴飲，依以爲命，自少至老，孜孜不息，拾級而前，進一步又有一步，馴至於上達天德，而其心未敢以爲足，沒身乃已。此一副精神，真是前無千古，後無萬古。至

① 「人」下，原衍「有」字，今據四庫本刪。

問其何以能此，亦從忠信之質來。忠信之質，人人有之，惟聖人能葆之而不失。故發心既真，自有欲罷不能之味，久之而不厭不倦，即爲至誠之無息矣。其究竟以完此忠信之質而已。

人皆以聖賢爲生知而不必於學，故夫子借己以勉人，見得生質之美，不甚相遠，亦學與不學異耳。

## 論語學案二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嘗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裁之如何？亦曰學以居敬而已矣。人心纔肆便疎濶，敬則嚴密。仲弓德性簡質，具有狂者之概。他日「見賓承祭」之教，正裁以居敬法也。「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故因夫子南面之許，而

恍然於子桑伯子之大簡也。同一簡也，而居之以敬，方是可行之簡。若有心以行之，則居與行皆簡矣，不特其所居非，并其行而非矣。自狂者流失，遂有伯子一種學術，以老氏爲宗，至欲土苴仁義、絕滅禮樂以治天下。生心害政，莫此爲甚，故聖賢嚴辯之。至夫子他日曰「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并行處是敬」，更不道一「簡」字，尤爲萬世無弊之語。學者詳之。

「易」從乾道來，是心法；「簡」從坤道來，是事法。然則居易而行簡，可乎？此乾坤之學也。伯子地位立得高，故從簡。只不居易而居簡，是妻乘夫、陰干陽，是滅人道學問。然夫子終不以易簡示教，蓋難言之矣，必也顏氏子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學莫要於治心。心之體發而爲喜怒哀樂，各中其節。心有不存，而七情先受其蔽矣。七情之蔽，惟怒易乘，故顏子之學於懲忿得其大者。凡怒緣感生，而隨感以觀理，若有一定之域。然試就天理分數查檢出人之倪，即動些子亦是遷。此際更無強制法可施，惟顏子學以克己，直能克去此血氣之私，而毫不妄溢。其發也，適還其可怒之理而已，何遷之有？只此是心體渾然完復時，幾於無過矣。苟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貳之有？以怒徵其常心，以過徵其暫時，時時保任，時時剝換，一日而超凡證聖無難。此其好學之力，誠有非他人所敢望者。尋常說懲忿，說改過，人人理會得，只不遷不貳，是顏子獨步精神，故夫子嘆之。

夫子告顏子爲仁，只就視聽言動上說。至顏子好學，直蔽以「不遷怒，不貳過」兩言，一則就性情上理會，是先一著工夫；一則就四勿中提出轉關法，是後一著工夫。合之是善發聖人之蘊。

薛文清公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學者且就當境痛加懲創去，久久有得力時，正不得妄希高遠而以絕學窺聖賢也。

問「貳過」。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分明是「貳」了。

鄧定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愚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二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貳」。此正復性之功最真切處。若謂顏子必先有復性

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而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恐非孔、顏好學之本旨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二子之取與，不必聖人裁定，只就二子互勘：一則過侈於常施之外，一則矯辭於常祿之內，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自思而觀，方見赤之過於取，如飲盜泉一般；自

求而觀，方見思之過於辭，必蚘而後可一般。兩者比長絜短，而中道見矣。只此是天然道義之衡，可以互證，便可以獨證。二子都只爲私見遮住，所以憤憤。

就請者通情，則有與釜庾之義；就辭者全操，則有與鄰里鄉黨之義。於此，見聖人因物付物而又曲致陶鑄之權，分明天地氣象也。

質言將「毋」字連下句讀，語意更婉，從之。門人陳敬伯質余曰：「九百之粟，疑亦羨於常祿之外，故原憲辭之。不然，只合云宰祿，不必定數九百矣。九百與釜庾類應，且以憲之賢而矯情一至於此乎？」愚按：如此看則通章意旨更長，表之以俟知者。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弗用，山川其舍諸？」

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此章還作用人不以世類看。」愚謂：此疑夫子策勵仲弓之意，言人當自奮於流俗，而不可安於自棄也。聖賢豪傑只在人當身分內爲之則是，雖天亦不得而限之。犁牛之子，生而賤者也，騂而且角，山川用之矣。人其可以生稟自棄哉？困勉可一也，下愚可移也，亦曰學焉而已矣。學之至，則氣稟之駁者幡然一變而近道，雖曰不希聖希賢，吾不信也。「騂且角」，蓋取喻於變化氣質者如此，非以質美言也。疑仲弓初見夫子，而夫子策之以此。

按：《玉篇》：「犁字雜文，又耕具。」今作「耕具」解，與下文「山川用之」之意更相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分明逗出「其心三月不違仁」消息。顏子時時學，便時時是仁，學固所以求仁也。或作或輟焉而學，學荒矣，雖有能存焉者寡矣。然何言乎「心不違仁」？仁，人心也。心存而仁存，此心常存即常仁也，學之所以純也。若諸子之心已不可得而見矣，仁更何處討歸宿乎？故學非以求仁也，以求心也。聖人視諸子之仁，不是影響摸索，實實就心上查檢得是離是合，并時節因緣不差些子，是何處印來。吾儕莫作文字看過。

先儒嘗言：心是鏡，仁是鏡之明，私欲是塵埃。塵去則鏡明，故克己復禮以爲仁。「其心三月不違仁」，有執玉捧盈氣象，恰是融然冰釋時。

涂鏡源曰：「學者須知時至仁。知得時至，方知得日至。知得日至，方知得月至。」

知得日月至，方知得三月不違。」

諸子得日法，日一中而晁進焉；得月法，月漸盈而食回；得時法，寒暑之氣，以積而禪。夫子得歲法，其一元之常運乎！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三子嘗服聖人之教，各就其質之所近而學焉，達其材，斐然成章矣。曰果、曰達、曰藝，居然經世之具，故皆可使之從政。方之九官，其夔龍之彥也與！

子路勇者也，遇事輒斷，亦斷於理也。子貢穎悟，尤能燭事之變於無形。冉子周詳機警，事事安頓得有理，如曲技之迭奏然，故曰藝。子路才氣極大，視求則已疎，視

賜則已黷。賜見事早，求見事審，要之各有長處。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聖賢見道分明，出處之際，斬然自斷，不作一毫遲回前却之想，觀閔子辭費宰可見。當時纔却顧，便費許多商量，不覺入季氏彀中，帖帖聽命矣。汶上之托，直是不再計，聞者能不心折？而又先之以善辭，則處人有禮，不至拂人以取禍，所以得行其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閔子有焉。夫閔子亦幸而處季氏耳！使其不幸而爲蔡邕，當董卓之召，其肯以死劫哉？噫！邕亦可哀也。若龜山之于京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閔子至性過人，聞道甚早，其剛毅似曾子，而丰度凝遠過之，意其造道精詣則未

逮也。

問：「孔門不仕大夫之家者，僅閔子、曾子數人，而竟以此分優劣，何也？」曰：此學不學之分也。諸子於學荒矣：賜願息，求畫，張學干祿，由以人民社稷爲學矣。平日信道不篤，未免雜一點慕外之心，及感遇一加，此心熾然而動，而又挾以翹然自試之心，苟有用我者，亦邁會而往矣，奚暇擇出處之正哉？如子路「不善不入」之說，向人分上最分明，及到仕衛輒時，便茫然無用處。可見平日只是將道理講貫過，更不曾用得踐履之功，所以當境輒憤憤。曾、閔之徒，其得聞聖人之教而被服之也，日有孜孜，必要於至道而後已。合下見得此道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將富貴功名之念一齊斬斷，到臨境時，只隨緣分付，可仕可止，不受人羈勒，中是甚次第！且也當

仕而仕，猶不免懷未信之歉，而況於權門之奔走乎？故吾於費宰之辭而知閔子之進于道也，豈區區沮、溺、丈人之流可同日道哉！

孔子，陶世者也；顏子，用世者也；閔子，持世者也；曾點，超世者也；原思，矯世者也；由、求之徒，隨世者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之喪也，顏之貧也，牛之疾也，莫非命也。春秋之際，斯道之阨，而聖賢共命矣。命也有道焉：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疾革而遷寢，事師必以一有「道」字，誤。焉，其有易簣之風乎？此聖人所以重嘆斯人也與！

陳白沙曰：「古之人處貧賤有道，處病有

道，處死有道，其顏、冉之謂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茂叔教人，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此箇疑案，後人鮮開消得，一似指空花、踏幻影，無有是處。程子說不是貧，又不是道。朱子又說未嘗不是道，若有極口道不出者，畢竟是何事？此事不從言說得，不從妙悟得，學者須實學孔、顏之學始得。孔、顏樂處，即是孔、顏學處。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何不樂之有？善乎，王心齋氏之言曰：「學然後樂，樂然後學。學即樂，樂即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然則孔、顏之樂也，乃其所以合於憤也與？

「樂」字原從「貧」字勘出，故曰「貧而樂」、「不改其樂」，亦言貧而有以自樂也。只此便是道，不必樂道。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學問須自識病痛，方有鞭策處。吾輩明明坐自畫一病，終無長進，却要卸罪於力，若以爲天限者然。以此誑已誑人，如諱疾忌醫，更無療法。聖人直爲人指破膏肓處，令人毛骨俱竦。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啓口便錯了，所謂「遺却自家寶，終日數他珠」是也。冉求不反求諸己而悅道於夫子，是悅他人之道，言他人之言，行他人之行，曾何關涉自己一毛？如人原無志上長安，只見人上長安便生讚嘆。此身仍在門裏坐，未曾試足一步，安問力足不足？故曰：「力不足

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曰「女畫」者，直是喚醒女，使之反女而求，女悅女道，便是道上人，不患不到長安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只認得「我」親切，所以欲罷不能，以再求對症公案。

「中道而廢」是力不足，「今女畫」是志不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學以持世教之謂儒，蓋素王之業也。倡於春秋，孔氏其宗與？而七十子之徒爲之疏附後先，以共鳴儒學之盛，萬古斯文之統遂稟於一矣。然儒一也，而有君子、小人之不同。君子儒者，真儒也；小人儒者，僞儒也。儒無不君子，而不能不盜於小人。以小人之心盜君子之學，并其儒而小人矣。此學術誠僞之辨也。夫君子、小人易辨也，而同冒之以儒則難辨。然則儒

門便可作小人一藏身窟？此箇釀禍胎不淺，故聖人嚴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卜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其神岐矣。落根不清，即一切規模謹嚴，亦只守得一僞字。他日既老，而曾子笑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上，退而老於西河之濱，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無乃實不至而有侈心與？夫子豫窺其微也，故以是儆之。陸象山曰：「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此語最刻，蓋譏朱子也。其譏朱子曰：「揣摹摹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謂朱子實傳子夏之學耳。然謂朱子傳子夏規模則可，謂朱子傳子夏血脈則不可。朱子是孔子的血脈，孟子的眼孔。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狷士也。即二事而觀，則知其一言一動皆有成法，而其大節凜然有所不爲又如此。得若人以端士習、表世風，可矣。將斯道之傳，亦尚有賴乎？

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躬下士。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人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餽菜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

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

「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宏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矣，後善竟以勤王死節。愚按：三代而後，尊賢下士若姚公者，真空谷之足音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左傳》：齊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人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夫子特表其心之不伐，



以爲居功者勸云。

士君子苟無禮義以養其心，於功名之際，鮮不攘臂起者。晉滅吳，王濬功多而見枉於王渾，不勝忿憤。或說以居功未善，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褊也。」蓋褊心之難化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謝上蔡舉孟之反事，或曰：「今人亦能有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程先生笑曰：「直如此巧？」此所謂巧於伐者。可見人心輾轉閃換，只是一團矜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人心之變也。人人習爲二人之態而恬不知怪，非徒好諛悅色而已。有世教之責者，盍思所以挽回之。

問：「祝鮀之佞，宋朝之美，於世何當？」

曰：只爲爭名射利，非此一副乖口角、熱面孔不能濟，所以人人習之。由其道，便做到弑父與君了。

予嘗問朱文懿公何如人？劉靜之曰：

「亦甘美。」正是此「美」字。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不由道而卒莫之由，是重可怪也。曷不醒於由戶之能乎？

人原在道中生活，只是一物，無以此合彼之勞，故曰「由」。要其至，如舜之由仁義行者是，若依門傍戶，猶之乎背而馳也。「由道」之歎，非徒激發下愚，亦以指點上士。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與質，華實之稱也。纔有華實分數可言，便是勝，便落小成。德器若彬彬，直是

渾然無迹，適得乎禮樂之中矣，故曰「君子」。蓋就其學之所至而言也。

質勝文勝，氣質之病也；文質彬彬，學問之功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夫子道性善也。言性善而證之情善才善，猶在枝葉上論。今直舉人生而歸之直，只豎一毫、喘一息，亦是此純粹至善之理，更無有罔而生者，曰幸免，亦危矣哉。判到生死關，更不必說。聖狂人禽之辨，令人愴然。

學問是救命靈符。

只初念是直處。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君子之學，知啓其端。知之至，斯好之矣。好之至，斯樂之矣。知道之在我也而學

之，而求必得之，得之斯樂矣。此進學之序也。學不進，只是自足。纔一試於道，而自謂已至，豈知進一格復有一格乎？指點不如處，正催人進步也。

終身難滿知量，當下亦有樂機。只好之一關，是徹始徹終精神。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不可言，其可言者皆形下者也。雖形下者，而形上者即在其中，故聖人之教莫非下，亦莫非上也，顧學者所聞何如耳。上焉者，悟其上者之機，雖居處恭、執事敬，亦上也，故可以語上。下焉者，無往而不滯於下，即一貫之傳，適以啓門人之惑矣，故不可語上也。是以君子之設教也，不執方而治，不凌節而施，時達其所已能，而不強其所未至。

子曰「下學而上達」，直是語下不語上。曰「可以語上」，亦非執上以語也，如神化性命之語，亦只是注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人只是一心，只無二無雜便是道。第一是禍福心害道，進之是欲速助長心害道。惟知者知當務之急，而不媚神以邀福；惟仁者勇於力行，而不累於正助之私。知以及之，仁以守之，由粗以及精，而漸復其心體之純，其於道也幾矣。夫子告樊遲，亦徹上徹下法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知仁合一之學。學至於成德，而其交養互發之機有如此者。樂水樂山，其機正在

勿忘勿助間，蓋證學於造化也。君子之學合一，一無「二」字。從造化取則，蓋嘗仰觀俯察，見得盈天地間只此陰陽之理即是吾心之撰，偏觸偏靈，全觸全靈，有亶亶訢合而無間者，況山水之大乎！知者證道於動，故樂水；仁者證道於靜，故樂山。證道於動，適還吾心之動矣；證道於靜，適還吾心之靜矣。於動則得其樂者徵，動暢天地之化也；於靜則得其壽者徵，靜存天地之神也。學至於此，方與造化合而為一，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嗚呼，至矣！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樂水樂山是窮理事，動靜是盡性，樂壽是至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聖人上達微言，當是學易後方得此

機軸。

樂水樂山，樂即是樂，動亦樂，靜亦樂，壽則嘗樂。欲尋孔、顏之樂者知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昔太公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禍。」周公治魯，曰：「親親而尊賢。」太公曰：「後世必弱。」二公開國規模各異，而逆料後世衰亂因之，則太公之齊已須一變方至道，況後世乎？積強而霸，積霸而亂矣。變齊者，一變今日之齊以至魯，再變而後至於道，蓋至道之難也。魯之弱也滋甚，積衰而壞，亦非一變不能至道，但視齊差易耳。夫子借二國志更化之思，實自證經濟下手次第如此。

所變者政也，而俗因之。

魯之壞也，其始於隱、桓之際乎？桓公弑

兄自立，春秋第一大變也。後公子遂擅弑立，迄於三家專政，迫昭公於乾侯，君臣滅矣。桓公見弑，莊公即位而不討賊，昭公見逐，定公即位而不討賊，父子滅矣。桓夫人姜氏如齊，昭公娶吳孟，夫婦滅矣。於是三綱之道盡矣。其君設兩觀、陳大輅；其臣八佾舞於庭，旅太山，歌《雍》；其宰據大都，執國政，盜寶弓，名分僭徹；其宰據大都，執國政，盜寶弓，名分僭亂極矣。他如躋僖公而昭穆素，初稅畝而助法廢，作丘甲城中城而武備弛，苗蒐之不時而軍政壞，烝嘗之不經而祀典瀆，觀魚築鹿而政事荒，納郛鼎逐歸父而刑賞忒，紀綱法度蕩然盡矣。區區周禮在官，末矣。國之喪也，何日之有？此聖人所以志變魯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約指禮教。言知和而不知禮，是破觚而

圓也，故聖人歎之。

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制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也。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

詩書、尚律法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不失其身而爲天下者有之矣，未聞失身以爲人者也。失身以爲人，是從井救人之說也，其事陷也，而其理則罔也。懸之以「井有人焉」之境，雖若是足以動仁人之心，往而救之，宜亦有是理，然若可受欺者，而不知終無可陷之理也，何也？爲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故君子必尊其身爲天地萬物之身，而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成其仁。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即日用之間往往而是，況推之天下之大乎？故聖賢借證之如此。

仲由之醢也，龜山之出也，皆從井救人之

類也。聞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而卒不往，分明是可逝不可陷。宰我發問，恐是商夫子出處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孔門教人定本也。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始焉借途於耳目之廣，而履其事者曠，故曰「文」；繼焉歸宿於身心之近，而造其理者精，故曰「禮」。禮即文之體，博約無先後，即所博而約之也。博約合一，即事即理，即理即心，道在是矣。學者一切聰明意見，皆足畔道。只格此二關，有始有卒，有倫有要，是人道之正路。

博而不約，俗學也；約而不博，異端也。

陽明先生曰：「博文是約禮工夫，約禮是博文主意。」愚按：博約固是一事，但學者初入門，只可就文上著力，未便是禮。一作

「祇是博」。迨循習之久，方有天則可歸，方是約。迨即博即約，則一貫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便是博約的樣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旁行而不流，是聖道妙處。南子之見，莫論子路憤憤，恐天下後世亦無有知之者。聖道猶天，然若囿於耳目之近，執一說，傍一理而求聖人者，皆非也。如謂仕而見小君，禮也。子未嘗仕衛，亦是冤枉。畢竟無一說可傍，而卒不自晦其道分明是天道，故聖人直舉天相示而已。然且不要天之知而姑自疑其行，若深見絕於天者何也？爲「不悅」解嘲合如此。若說我是道，便不是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肺腑語也。聖人見子路不悅，

若疾雷驚耳，將平日罪過懺悔一番，不止爲事起念者。嗚呼，此聖人後天之學合於先天者也。

問：「子見南子，畢竟是何意？」曰：恐只是「與其潔也」教法。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始於唐虞。以「中」合「庸」，自夫子發之。以中合庸，而後知中不淪於幻虛，不離於民生日用之經而上達天德者也，故曰「至」。至德即庸德也，而人正以庸也而忽之，故「民鮮久矣」，非徒責此蚩蚩之民也。自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斯道之不傳者已非一日矣，非吾夫子，其孰與於斯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貢求仁於事，而不本之心，亦立匱之術也。博施濟衆，未嘗非仁者之事，而堯舜猶病之者勢也。聖人之所病，正仁人之所病也。若仁者之心，則反之己而裕如矣。此己盎然與人同體，即與人同欲，就自己發心時是何願欲，而此欲已通之人，且有必通之人而後快者，願欲如是，功行即如是，如一元初轉，萬象皆春，故曰「仁」。此仁，體也。「能近取譬」者，近取此心而自喻之，非以己譬人云也。自喻之者，良心以一提而醒，隨醒隨徹，己心、人心一齊勘破，果能「己欲立而立人」矣，「己欲達而達人」矣，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仁道至大，學者苦無下手法，今乃不越此取譬者是。一作「不越此心而取譬」。果是至易

至簡、至神至妙之術，故曰「方」，即醫家千金匕也。得仁之方，則造化在手，宇宙在宥，匹夫可以擬皇王，日用足以掩勳華，區區博施，藐乎小矣。此吾夫子之仁也。

能近取譬，未嘗不是恕，但即心言仁便是恕，故是仁之方。而仁，其體也，初非安勉之別。

問：「此與乍見人井時何別？」曰：乍見時，因在己原覺得痛，故覺得人亦痛。此心仍不從人生，正立達論仁之意。若自己身上先害麻木，即有人告以各各痛癢，彼必不信。

##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夫子生義皇、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固可以無作，而其心實退然以愚賤自居，寧師古而不敢師心，且以吾心誣古人之心而不敢傳其所疑，以集群聖之大成。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聖人於古人，實是信得及，非徒好之而已者。能信，則古人在吾心矣。述古人之事易，述古人之心難。述古人之心而事有不待言者，幸斯文之在茲，竊自附於後之君子，以垂憲萬世而已。曰「竊比老彭」，志幸也，心彌下而自道彌直矣。

斯文之鼻祖，莫大於義易，持世之功業，莫尊於《春秋》。古今作者，二人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如



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即以此教，何厭倦之有？此聖人之全學也，而曰「何有於我」者，身試之而後知不足，愈進而愈不足也，亦終歸之無窮而已矣。然則「何有於我」一語，正默識、學、誨之證也。

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遂以語言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誨都從悟中來，不知聖學是下學，只是反躬鞭辟，不墮於杳冥玄默之見。蓋聖人之致意於三緘者屢矣，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敢以是斷默識之旨。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即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其憂勤惕勵之意，益深切矣。夫子既不有是三者之學，

則念德有不修矣；而又不求所以修之方，是學之不講也，於是遷善改過之功胥失之矣。人生墮落，一至此乎！故曰「是吾憂也」。聖人切己反觀，歷數病痛，字字有標本，其所以教天下萬世，深哉！

聖人是講學，不是講道。講學是講身分上事，講道是講人分上事。講己分上事，故只說最下乘；講人分上事，便說得天花亂墜。只說最下乘，故不犯口業；說得天花亂墜，是呵佛罵祖。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之燕居，正「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之時。曰「申申如」，無愧容也；曰「夭夭如」，無愧色也。學者莫只作氣象模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昔者夫子好古以學，夜則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蓋用志如此其勤也。及其老，而氣則衰矣。氣衰而志不足以動之，故夢寐之間無復感通會晤之兆，亦年運之嘗也。夫子不覺有感於斯，而歎曰「甚矣，吾衰也」，矍然有老大之傷焉。若曰「吾學其荒矣乎？其志不足以帥氣乎？今而後，將再鼓生平以一當盛年之志而已乎？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聖人垂老一加鞭，方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問：「不夢周公，還是道不行之兆否？」曰：「只看夢見時光景若何。夢時，多只見無逸待旦的周公，不必見相武攝成的周公。」然則何以不曰夢見堯、舜、湯、文？」曰：「道統自周而及孔，則周公其禰也，故親而易感。」然則今何以不夢？」曰：「此聖人「歸根復命」消息也。不曰吾衰之甚乎？意者興歌梁木，其不遠乎？或曰：

「張子韶咏此章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嘗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爾是西行我是東。』何如？」曰：「非也。孔子終身醒，亦終身夢。」

象山語門人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愚謂：此兩言，非孔子不足以盡之。觀此章及上章可見。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者之學，只是一時事。學要於求仁，而其功必始於辨志。纔辨志，便以道爲的，則進學有其基矣。志之者，欲其得之也，故繼曰「據德」。以身據之，又不可不以心安之，故繼曰「依仁」。德之體即仁，非二物也，然非偏內而遺外者也。志道之後，其所得力於六藝之途者深乎？故終以「游藝」合焉。蓋「藝」非道也，而其理即道

之所寄。返而證之，德在是，仁亦在是。實履其事者，據德之功也；虛泳其趣者，依仁之功也。此內外合一之學也。學者由此，庶不迷於人道之方，而日就月將以進，自不容已矣。

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按：《內則》：「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sup>①</sup>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然則游藝之學，古人生而習之矣。

游之則曰藝，溺之則曰多能，曰鄙事。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還是執贄，言有作「修淑」之義解者，非也。聖人不責人以苛禮，而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曰「未嘗無誨」，何等藹然懇至！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悱只就一人見。心求通而未得，故口欲言而未能。啓而發之，迎機之教也。且啓發之際，又姑引其端而不竟其說，以俟其自悟而反也，而後再告之。教學相引於無窮，而學者憤悱之機劃然解矣。此所謂循循善誘也，如攜小兒步然，一步一引，一引一放，指日成行。蓋夫子自言教法如此，非謂人有不憤者則不必啓云也。

①「日」，原誤作「目」，今據《禮記》通行本改。

聖人精神透人在學者身上，一一轉動他消息，令人生意勃然，方是一體命脈。若不會憤時，還使他憤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處凶禮，而率性之則自然如此，所謂盛德之至也。

《曲禮》：「哭日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夫子遐志三代之英，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明王不作，世莫宗予，終於藏矣，而終不忘大行之心也。故發用行舍藏之論，若曰「用之則行矣，舍之斯不難藏耳」，而乘化無心之意自見於言外。

顏子可與語此者，心不違仁，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用行之道，文事武備，以時措之。即三軍之任，不廢器使，而要非徒勇者可與幾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本之以敬慎之心，而審時觀變動有成績也。此天下之真才也。有真才者必辨真學問，以之行師，因得稱元老，而於天下事亦可隨試而輒效矣。孔、顏學稱龍德，終不落事局中取辦功名，但就事論才，只此是孔、顏學問。後世如充國之老成，亞夫之持重，何忝聖人所與？而反不敢望子路暴虎馮河之勇者，則王霸之辨也。

用之則爲天下開太平，故曰「行」；舍之則爲萬世倡絕學，故曰「藏」。此性分之蘊也。孔門惟顏子亞聖足以語此，其他冉、閔之徒，雖可仕可止，卓然聖賢成法，而發揮性分之蘊，畢竟有欠缺處，況子路以下乎！

古者寓兵於農，擇將於公卿、大夫、士。大國三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到死時終須悔也。世以易簣結纓並言。予嘗曰：曾子易簣，其道心之終乎？子路結纓，其悔心之初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不可求，盡人而知之。正患此貪求心割不下，所以明知明犯，終身擾擾。夫子爲人指出所好來，是顯他自家無盡藏，與之割貪心也。問：「所好是甚物？」曰：「只在吾而不在人者是。」

子之所慎：齊、戰、疾。

聖心之慎，是天理凝注處，非鰓鰓畏忌也。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又曰：「丘之禱久矣。」一慎之外，無他道也。

三者臨事而懼易，先事而慎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聞《韶》而三月忘味，非徒習其聲容器數也。聞《韶》樂而見舜焉，學虞廷之學焉，假遺響以通好古之精神，而舜之爲舜，在夫子矣。故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至於斯」，直是不容言說處。夫子通體是舜天覆地載規模，只適得吾心者是，不必如季札作模擬見也。

蘇氏軾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數，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

黯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按：《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愚謂「三月不知肉味」正是學，不必更贅「學」字。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按：《春秋傳》：衛靈公夫人南子淫亂，太子蒯瞶羞之，與家臣戲陽速謀殺南子。南子覺，愬諸公。蒯瞶奔宋。既而靈公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公子郢字，蒯瞶弟也。公曰：

「予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立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居之。衛石曼姑與齊國夏帥師圍戚。其後蒯瞶自戚歸於衛，衛侯輒來奔。衛輒之稱兵也，《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也，而首序齊人，首罪黨惡也。黨惡者蒙首誅，而況身爲逆者乎！則《春秋》之誅衛輒而定其叛父之罪，若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如以事論，則衛國不可一日而無君，人猶得援先君之命而爲之矣。然則輒之惡其在不仁乎？故曰「夫子不爲也」。蓋《春秋》討罪之法，無非表天理而植人心，以垂示萬世，非區區成敗利鈍之爲見也。或曰：「衛輒何得與夷、齊較是非？」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夷、齊，而爲衛輒。

或曰：「公子郢之固辭而不立，有夷、齊之仁焉？」愚謂：古今讓國，惟夷、齊尚矣。郢也承先君之命而自立，可以無憾於兄弟者。即亡人之子可以得國而父子之間終於難處，寧以身定國耳。知不出此，而讓國以釀亂，廢先君之統，亂矣，焉得仁！《春秋》之於季札也亦然。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聖人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一有「不以疏水曲肱加損，所謂樂亦在其中也」語。以天爲體而不繫於物，則常樂矣。聖心之天不可見，就樂地而見，故曰「樂天」。此樂不必在疏水曲肱中，只就疏水曲肱中拈起亦在。看聖人此等氣象，分明浩浩無邊。浮雲富貴，正是樂中滋味，覷破時作此眼界，曰不義云。若只在疏水曲肱中看富貴，<sup>①</sup>即屬不義。

也。待揀擇得義中富貴來，早被浮雲罣住矣。富貴是浮雲，則知聖心果有天在。《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謂有時而不在，非天也。請以是尋在中之樂。

疏水曲肱一段風光，自是眼前事，如曾點乘暮春之意然。若作貧字看，早是貧中尋樂矣，何樂之有？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問：「顏子之樂如何？」曰：顏子之樂，從憂上勘出，正是工夫得力時。以夫子之樂觀之，猶帶許多辛酸味在。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許師述曰：前孔子自序曰「五十而知天

①「若只在」，原誤作「位在」，今據四庫本改。

命」，而此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分明是五十之前方學《易》而未竟，而期畢

志於將來，汲汲皇皇之心形於言表矣。蓋

《儒林傳》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

編三絕，而爲之傳。」《乾鑿度》謂：「孔子

筮易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歎天命之終窮，

而後息志停軌，五十究《易》，作《十翼》。」

夫易道廣大精深矣，孔子一見伏羲之卦

畫、文王之彖象，知其理不可容易了竟，故

欲假歲月究心焉。其曰「學《易》可以無大

過」者，微婉之辭也。學未至於窮天人之

奧、盡性命之理、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與

義、文千古而一轍，則聖人之心猶一息不

能以自安。夫聖人雖無大過可言，而其知

天命以後，必益純粹精融，漸入於耳順、從

心之境，謂非學《易》之功不可也。嗟嗟！

自孔子贊《易》，而易道大明於天下後世

矣。數千載之下，其有真知學《易》之志，窺尼聖之一班者，幾人哉！

愚按：易道難言，吾夫子學《易》之心精尤

不易言。聊舉師說以明之，亦已窺其大概

矣。而間嘗爲之申補其意，曰：吾夫子之

於益而思過半矣。夫子繫益之象，曰：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夫《易》之道，天道也。天之命於穆不已，

而其妙萬物而爲神者疾乎風雷，風雷交

迅，其益無方。此後天之用合於先天者

也。聖人之學《易》也，全體太極之蘊，而

二氣五行莫窺其朕。渾然一天道矣，即其

不能不麗於二五者，推行變化之間，雖聖

人有所不盡乘，而神龍之德趨於亢者有

之。於焉先時而戒懼，默察此心之幾，而

合之於貌言視聽之則，苟其有一之不動乎

天，而聖人之心不容以自恕也。皇皇焉乘



化於日新者，憤忘食，樂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雖風雷之迅，不疾乎此矣。故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天之在我者，奉之以時而不悖，則天人合矣。聖人於是悟易道矣。《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遷善改過之書，立象以示之，變通以趨之，繫辭以告之，定之以占以斷之，皆此物此志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而至此遂自述其學《易》之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嗚呼，文王一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精神盡在是矣。夫聖人生而學《易》矣，必云「五十」者，真見遷善改過之學無窮，而姑寬之以歲月，庶幾於老而後得之，猶不敢以無過自期也，僅焉「無大過」而已，則學亦何時而已。

乎？故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甚矣，聖人之善學《易》也，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乎！是故與天地合德而不以為大，與日月合明而不以為昭，與四時合序而不以為順，與鬼神合吉凶而不以為柄，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而不以為聖。嗚呼！此聖人所以為至也。自易道不明，學者多言先天之學而遺後天，以無思無為為宗，并無名教通乎老氏之玄，故後世《易》、《老》並稱，浸淫而為佛為禪，本虛無而更空之，大要在善惡雙泯而直達本來面目，於是遷善改過之學為世大禁，而易道為天下裂矣。善乎周元公推明「太極」之說也，曰：「君子乾乾，不息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述六經以憲萬世，則當時及門之教概可知矣。六籍中，惟《詩》、《書》、《執禮》尤切於下學，故夫子雅言之，以此學亦以此教，凡以端學者之志行而推之於經濟事業，卓然有體有用之道也。按：禮，大學之教，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則雅言之教，先王已先之矣。

《執禮》，禮之可執者，疑當時《禮經》之篇名，即《曲禮》、《內則》之類是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夫子之爲人，非惟沈諸梁不得而知，即子路亦無以舉似諸梁。又不惟子路也，亞聖如顏子，高堅前後之見猶然自墮於望洋，而其他若擬之爲天、爲日月、爲賢於堯舜

益遐遠矣。曾有爲夫子揭真面目者乎？非聖人果難知也，擬其外廓而不得其心精也，則亦不善學聖人之過也。夫聖人亦何以加於人哉！竭一生之力，萃之人道之中，充充然如有窮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何憤如之而又不欲以欲速乘也，優焉游焉，徐而聽其自至焉，則樂矣。憤則但知有憤，故忘食；樂亦仍歸於憤，故忘憂，且樂於斯道之中而更無止法，亦終其身而已矣。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謂只此足以盡夫子爲人而更無事於遠求也。噫！殆如天之運乎？如日之升乎？度越堯舜而不自以爲聖者乎？得夫子之道者而通以諸子之見，未爲不足以知夫子也。

發憤，是聖人困勉學問，得力在「發」字，即天道怒生之機。

問：「憤是心求通而未得否？」曰：憤不同。小憤是疑處索解，大憤是解處轉疑，愈解愈疑，時時轉換，費盡苦心，不覺通身汗下。即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知他費盡苦心在。

憤、樂相禪，須知心體如此。

忘處是天理流行處。

不知老至，如聖人方耐老；夕死可矣，如聖人方拌死。狂馳者，何以老、何以死爲？省之，省之。一作「不知老至，自強不息也。」

程子曰：不學便老而衰，惟聖人好學，故惟聖人耐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觀聖人好古敏求，則其發憤處正是羹牆堯舜、夢寐文周精神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何獨不然！

生而知之者，知其性也。聖人純於天道，所性渾然，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滿其分量之實，則古人其印證矣。雖謂聖人非生知可矣，雖謂堯、舜、禹、湯、文、武舉非生知可矣。

好古，便不廢誦《詩》《書》，但借《詩》《書》以尚友古人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之道，中庸而已。舍中庸而求之於奇詭者，怪也；求之於功利者，力也；求之於邪慝者，亂也；求之於玄虛者，神也；皆惑世誣民之道也，故聖人不語之。記者列此四目，概盡萬世異端之學，而知孔門之衛道嚴矣哉！

後世如鄒衍、公孫龍之說，皆怪之屬也；管、商、申、韓之說，力之屬也；楊、墨之說，亂之屬也；佛、老之說，神之屬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亦言遷善改過之學當隨在而自勵也。學苟自勵，即三人同行，儼然師保之詔矣。從善，改不善，孰啓而孰翼之乎？君子曰：亦必求諸在我而已矣。

人善，就看作我之善；人不善，就看作我之不善。何等真切！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而孟子又曰「微服而過宋」，見聖人於患難之際，處之不異平日，樂天知命而卒免於難，其所以自信者至矣。愚謂：言天則知微知彰自在其中，即不言微服事可也。

天之生人，德一也，但聖人有以全之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以言語求聖人，而終無以見道也，則疑聖道有隱，然不知道亦無容隱也。此道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森然不隔宇宙，聖人直身體其撰，而輪之二三子之身有餘裕矣，在學者認取何如耳。

無行不與，正是一點生意。聖人分明有一點生意通與人在皮肉一作「形膚」之外。這一點生意又逢著有生處方透入。如春生意，豈能透入枯木死灰裏！

若覲見丘時，方知丘亦只是吾一般。陽明先生曰：「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僅博約者二，而析之則有四。

博，一而已矣，約之途精矣哉！自文而約之行，自行而約之心，曰忠，曰信。以忠合信，而善約者復妙於善推，乃所以爲約禮也。令僅守其一膜之心而無以及物，則亦形骸之障而已，非禮也，故約之途精矣哉。四者合而人道之方備矣。此之謂善教。

教有四，而學之則一。如事親而窮孝之理，是文；因而身踐之晨昏食息之間，是行；反而得吾愛親之心，是忠；此愛親之心實致之親而不隔，是信，則孝成矣。

四者立教，令人一毫走作不得，似只成得一拘儒。然聖人只合此教，後人妄開方便，誤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非聖人無以傳聖人之道，故夫子首思聖人而遞及於君子、善人、有恒者。聖人之學，因有本而以漸達也。惟有本，故漸達。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是也。夫有恒，其本也。有恒者常心也，嘗守其作聖之心而不一，則漸進於善人矣，漸進於君子矣，漸進於聖人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一路浮誇，欲立證善人、君子、聖人之地，以爲學主頓法，而不知適以自賊其本心之德而已，故曰「難乎有恒矣」。然則凡頓學，皆僞學也。亡、虛、泰三句，分明畫出一個僞學情狀。本無善也，而欲襲爲善，即「亡而爲有」者是；本非君子也，而欲襲爲君子，即「虛而爲盈」者是；本非聖人也，而欲襲爲聖人，即「約而爲泰」者是。正是不能守其常心處。譬之溝澮之盈，倏而盈，倏而涸，亦立待之

勢也。

聖人、君子、善人以學言，有恒以心言。或曰：「善人以學言，何也？」曰：「志於仁而無惡，非學乎？」

難乎其有恒：凡做作語言，鋪張舉止，收襲譽望，非神化不談，非性命不學，非一日千里不悟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門人偶得於睹記而集此二事之小，以窺聖人萬物一體之仁有如此者。使聖人之道行，而鳥獸、草木、昆蟲、魚鼈咸若其性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亦性聞見也。效性而動

者，學也。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墮體黜聰以求睿知，并其睿知而稿矣。是墮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爲人。聖而天聰明，其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也。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之次也」者，得之於學，姑遜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此聖人盡性之實功，而卒免於不知而作之病也。

聞屬聲，凡前言以外皆是；見屬行，凡往行以外皆是。子厚驢鳴，<sup>①</sup>茂叔窗前草，正是，正是。禪門聞喝吃棒，見佛回頭，何嘗不是？彼第所聞所見者異耳。

多聞，則善惡並投，故須擇；多見，則不賢

①「子厚」，原誤作「子原」，今據四庫本改。

亦在內省之資，故心識之而已。識音志。

不知而作，冥行也。孔門重躬行而先致知者，知到然後行也。陽明子言「良知」，而曰「行到然後知」，見「知行合一」之學。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童子可見，只就見在拈道理，看渾然天心無我。

夫子以身爲天下萬世之身，即以其學爲天下萬世之學，互鄉之見，正欲使天下同歸於善，於轉汙爲潔之機深致意焉，又何忍以己甚阻人之進乎？不與其退，言不以不善終錮此童子也。聖人特不保既往耳。若既退之後，直殷殷望之矣。從本文爲順。

仲尼「不爲己甚」本諸此。乃知「不爲己

甚」即聖人之仁也。

問：「周元公何以不見王介甫？」曰：介甫非童子也。不聞夫子誅少正卯乎？且不聞程子見介甫而終得之於介甫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欲仁仁至，一陽來復之幾也。只旦晝心一轉便是仁，覺得不仁，便是仁至時，纔覺得是仁，已不是仁矣。然則何以能自復而乾？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進於乾矣。曰：何事？曰：開除積習。

如手欲恭便恭，口欲重便重，事親欲孝便孝，事長欲弟便弟，此欲仁仁至之實也。

人終日欲仁仁至，却只坐在暗中，故聖人醒之。

且莫求仁，回頭識我。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昭公知禮之對，臣子之誼委合如此。然自問者觀之，委是黨矣。司敗之讓，恰是正論。司敗之讓既是，則夫子自當引過。此是平實道理。若下一辨語，露出諱君之意，便是我輩人心事。聖人初然亦實無爲君諱過之心，只是忠愛所發，自然如此。及司敗一言，正觸著平日遷善改過學問，不覺忻然受領，亦不是含糊受過，借以明禮。若然，亦是我輩人心事。亦不專指知禮一對爲過。蓋指平日說來，而舉今以證，故幸之深。自是切己痛癢，並無諸般回護之情。看聖人終始，只一箇至誠心隨

處圓滿，無纖毫夾帶，便處處是道理。今以我輩心事窺聖人，何啻千里！司敗旁觀之口不可以得聖人之道，後人旁觀之眼尤不可以得聖人之心。

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已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已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之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爲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

問：「夫子視周公之過，何如？」曰：孔子之過，不亦宜乎？周公處宗社之幾，而以兄弟敗，猶然伯鯨之試耳。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許師述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記》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



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深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詠恒有之。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曾子曳履而歌。興於詩者，其必習於詩可知。

聖人一體萬物，要在天下各盡其情，而無沴鬱之病，則聖人之元氣有以噓之也。觀夫子與歌一事，可見老安少懷，如斯而已。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博文爲人道之門，然必反身力踐而要於成德，斯稱躬行君子。「躬行」云者，心得之而措諸躬，即身是道也。行得盡，渣滓便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聖人猶引以爲歉，況學者乎！夫博約雖一事，然聖人猶易言博而惓惓於反躬之難如此，則世之徒博而不約者，蓋亦多矣。

「文」者，道之華也。聖人於文無不學，故

曰「文莫猶人」，非言語文辭之謂也。斂華而歸實，則躬行君子之道矣。

曰未之有得，則不敢不勉可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方自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而至此又身任之而不辭，何也？曰：夫子未嘗任也。夫子一生學問實從事此二語，而恒覺分量之難盡，又終不敢自諉其難也。黽勉從之，或庶幾萬一云爾，故曰「抑」。抑云者，疑之也，猶以今日期明日也。若自以爲不厭，則厭矣；自以爲不倦，則倦矣。何有於我，正其深於無厭倦之實而其心終未敢以爲是也。一生苦心，至此幾欲嘔矣。公西華智足以知夫子，有贊嘆而無疑問，真知夫子實踐此二

語，而仁聖之學正不外是，雖欲辭其名而不得也。夫學固以求仁也，而極於聖也。曰「云爾」，猶云極口道盡，不過如此，猶是口舌承當者。

孔子以仁合聖，孟子以智之事合聖之事，惟其智盡，所以仁至。此孔孟之學相印證處。

只學而不厭，而通於誨人不倦，正是仁之真面，非必學此仁聖之理而更以之誨人也。

先師謂：「不厭不倦一副精神却從何處得來？」其言引而不發。愚竊窺聖人之學，只是發心真，自歇手不住。

問：「諸子問爲仁，聖人一一有條答。聖人爲仁如何？」曰：聖人於諸子法都用得著，更有喫緊工夫，視諸子反下，曰：「遷善改過。」未達。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夫子從事於遷善改過之學久矣。遷改之學，求無念不可對天知，而凜凜乎隕越之也，可不爲誠乎？「丘之禱久」，自是實理實事，非姑漫言以解子路之惑也。若謂素行已合於神明，無罪可悔。則只此一言，便煩子路請禱矣。蓋子路起念於禍福，而夫子折之立命之學如此。

《禮》曰：「疾者齋，養者皆齋。」當子路請禱時，正是夫子躬禱時。

趙清獻畫有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帝。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先王制禮，宮室、衣服、器皿、飲食之類，皆有等威，所以防民之僭也。故貴可同賤，

賤不可擬貴。如《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之類。等威秩然，稍溢於分，即是犯上。或以大夫僭諸侯，或以諸侯僭天子，不可訓矣。若儉於分之内，則固陋而已，固可飾也。是故管仲三歸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寧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者之難爲下也。春秋僭亂相仍，其禍盡從奢上來。蓋先王文勝之後，人情日導於濫觴，而一切

典章文物皆爲亂臣賊子僭擬之階，故夫子訓之。賈誼流涕漢事，有慨於屋壁帝服，媚優后飾，彼恭儉之朝且然，而況於後世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天地是這樣，萬物是這樣，人心也這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聖人全副氣象得之切磋琢磨之後，渾然圭璧，不露些子端倪。雖文章也，而即性道也。故弟子記之。三者一時並現，溫與威，陰陽之互藏其宅，而恭安又陰陽之各止其所也。愚謂學者當自恭而安人。

橫渠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愚按：伯淳於十二年尚除箇喜獵心不去，只此是一病除，百病除。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聖人於商、周之際扶萬世君臣之防，既表有二事商之德矣，又追論其始，遡周家世及之自，則泰伯之德實與文王並隆。以泰伯之德，當商周盛衰之際，固已浸浸有得天下之勢，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自荆蠻一逃，而商之天下直已身讓之矣。聖人見端而知末，逆知其「有」將然「字」。必至之勢而早決其無可等待之機，此真能讓天下者也。故曰「三讓」。今人凡事到臨局處亦無可奈何，只得聽時勢所轉，時當湯、武，不合做征誅事，時當堯、舜，不合做揖讓事。若先一著做，直可由得自己，雖造化

任其斡旋，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泰伯之讓，真天地鬼神之所避者也。「故曰先天」下作「若到形勢已成，雖聖者不能不隨時而轉」。如舜避堯之子於河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天下之民歸之。如武王觀兵，「有」孟津「字」。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欲讓天下，其可得乎？如泰伯者，真能讓天下者也。或曰：「逆知數世之必有天下，而托之荆蠻以志讓，其事不幾於誕乎？」曰：「泰伯善繼太王之志，與伯夷同義，所以全人倫也。」然則太王廢嫡立少，非乎？曰：「泰伯知季歷父子有聖德，可以光后稷之烈，故讓賢而去，非太王之所廢也。若夫太王之不能不屬意於季歷也，亦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心也。天與賢，則與賢也。」然則太王志翦商乎？」

曰：「後人見周家王業實定於太王、季歷授受之間，故謂翦商始於太王，而詩人歌之，非謂太王志於翦商也。」然則泰伯讓天下於周乎？曰：「若然，則泰伯挈商之天下而假手於弟若姪，悖亂甚矣，烏乎稱至德？」然則「民無得而稱」者何也？「商、周興衰，決在四世之後，與文王三分有二之勢不同，後人亦見得季歷之後，至文武而有天下，與泰伯全不相及，是天命未嘗歸泰伯也，安得讓？故無由稱之。」然則泰伯與文王孰賢？曰：「文王何可當也！只讓天下一節，都做得恰好到至處。文王終有取天下之勢，而堅讓天下之節，其事難，泰伯始有取天下之兆，而堅讓天下之心，其情深。」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蒺，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禮者，理也。所行當乎理而後無弊，非徒調劑乎節文之間者。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是也。凡人勞擾周章、用妄用詐處，都是私意。

凡淺似直，訐亦似直；慧似勇，不遜亦似勇；怯似慎，巧亦似慎；愚似恭，諂亦似恭。大勇若怯，大直若詘，大慎若發機，恭而安。

君子化天下，只有是仁。仁道莫先於親親，推其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故舊乎？天下化之，自是釀成春溫長養氣象，無殘刻澆漓之意。此盛世之化也。凡人於故舊易遺，不遺者厚之至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一生精神，息息反躬，循頂至踵，徹體承當，都無放過處。稍放過，便有不及貫處。如人元氣一毫不貫，便有痿痺之病，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狀仁體。曾子之學所以爲仁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人以爲弘毅也，不知實得之小心。從小心中流出，方能塞天地、貫古今。然則戰兢惕勵，乃是爲仁，初非漫無事者也。仁者，人也。啓予足，啓予手，皆是也。

曾子學問最樸實，到底無跌踣破綻。他行一寸，得一寸。

程子病革，門人或曰：「先生之學正要此處用。」程子曰：「道著用，便不是。」予曰：「道著不用，亦不是。」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自善其將死之言，恐以病革顛錯，誠意不能動人，故先言之，以啓人之聽。其與人爲善之意何如哉！

道者，聖賢大學之道。本之爲格致誠正，出之爲修齊治平是也。事，只是瑣碎細務，制度節目之詳皆是，籩豆其類也。君子之治，舉其本而末自該。遺本而逐末者，陋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大聲色，亦只是此意。

曾子言動容貌三者是究竟語，又是下手語。

蔡虛齋曰：「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動容之間；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於當官之法與治家之政。」旨哉，

言乎！

曾子學問都就軀殼上討論，最有循持。一

則一，二則二。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大舜好問好察，詢於芻蕘，禹不矜不伐，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我無能焉，顏淵若無若虛，自古聖賢同一血脈。蓋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只是進進不已，百尺竿頭無窮盡，知不足故也。若纔自以爲有得便住了，如顏子之學，不到聖人地步不止也，故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後人一得而妄自尊大者，陋矣。

聖人與途人言，亦自有一種發明處，恁地有益，只是抹殺能不能、多寡之相，便覺精意有灌輸處。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真不

知能與多之在己，不能與寡在人，惟欲以人之多益我之寡，以人之能益我之不能，故曰「若無若虛」。此等氣象，如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受？何所不巽入？雖犯而不校者。就而想之，居然深潛純粹體段，天下歸仁工夫，非顏子孰與於斯乎！

犯而不校，正是學問得力處。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故常人，聖人之師也；不善人，善人之師也。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所存者神；犯而不校，所過者化。

謝上蔡別伊川先生久，先生曰：「賢向做得恁工夫？」上蔡曰：「近來也只去得一矜字。」先生曰：「可謂切問近思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

託孤寄命，不是等閒事。如伊尹、周公之任是也。當此等事任，生死利害動輒踏著，是吾人大節關係處。才勝者多行險僥倖之計，此心未必對天地、質鬼神，到緊關一著便差，直是賣國家、叛君父而不恤；德勝者又未必濟天下事，徒以身殉而已，如文信公、方遜志是也。必也才、誠兩合，非君子其人不能矣。託孤寄命，必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但可託可寄處，亦有許多幹旋方克有濟。而大節不奪者，乃其所以濟天下之本也。古人濟大事全靠脚根「有立得」二字。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上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一作「孽」。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是為大學術、大經綸，故君子非

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古人辦此，亦鮮其人，伊、周而後，諸葛武侯其庶幾乎！其次，霍子孟、韓魏公、郭汾陽差足當萬一。「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就上抽出言之，其氣一直貫下。託孤寄命，是大節不奪之事。大節不奪，是託孤寄命的心腸。

霍光出入殿廷有常度，不失尺寸；金日磾只目不忤視；漢武即屬以少主，知人哉。

君子計是非，不計成敗。如陸秀夫抱趙氏幼主投崖山，何嘗不是託孤寄命？到此，雖聖人無下手處，安論才不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也難說「重」。聖賢却重視之，如執玉，如捧盈，舉之如不勝，而後能勝也。此任仁之真力量也。任仁者，真須用全副精



神，肢體髮膚，合下承當，無絲毫缺漏處。此便是「弘」。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便是「毅」。真能弘者，取道必遠，不遠則前功盡廢，終無所任矣。弘毅者，爲仁之功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乃所以爲弘毅也，「任重道遠」，不是爲仁者獨如此。仁者人也，有人則有是仁，推諉不得，歇住不得，故「不可以不弘毅」。弘毅正所以任仁者。然則弘毅與仁二乎一乎？曰：仁是性，弘毅是性之良知良能恢張幹濟處。仁體自是弘毅，二而一也，即本體爲工夫也。

仁不越几席之微，而天地萬物囿焉。學者不得小小承當，如清、任、和等，纔舉得一邊，便遺却一邊。仁者見之爲仁，智者見之爲智亦然。如發育峻極三千、三百，大莫載，小莫破，都是此中孕出。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全副精神也。然君子不從大處求，只從微處求，故約而易操，求而即至，重而輕，遠而近。

「死而後已」，死亦未已，堯舜其心至今在。

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天地之化，生於春，長於夏，斂於秋，成於冬，而化功畢矣。興也者，始而亨者也，立且成者，性情也。

六經之教，皆以闡人心之蘊而示人以爲學之方也。《詩》以勸善懲惡，教主「興」，故人得之以興，興以人心所自興也；《禮》以範情約性，教主「立」，故人得之以立，立以人心所自立也；《樂》以窮神達化，教主

「成」，故人得之以成，成以人心所自成也。《詩》、《禮》、《樂》之教，君子無日不從事焉，而所得有淺深，故所資於六經者，若有先後之不同如此。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

《詩》只是「思無邪」，《禮》只是「敬」，《樂》只是「和」。興於《詩》，興於善也；立於《禮》，立於敬也；成於《樂》，成於和也。

善學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六經亦學者之畔也。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此之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固也。然君子之化民也，懸之以大道之的而民率由焉。耕田鑿井，順帝之則，何知之有？此王道也。若殺之而怨，利之而庸，遷善而知其自，則陋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天德也。「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王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疾貧，小人之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君子所以致亂也。好勇者，天付以狼戾之性，而疾貧者又不安於貧賤之常，此等奸人必爲亂首。如韓侂胄望節鉞而不得，終殺趙汝愚以亂宋。人而不仁，力可除則除之，力不能除，則優容而化導之，可也。若疾之已甚，則小人至於無可容而且得有辭於我，必反受其斃矣。即趙汝愚惡侂胄而斬節鉞之賞，終以至亂是也。不特此也，如宋人攻安石，卒遺紹聖之禍；唐人攻宦官，卒有甘露之變。自古以來，禍敗之幾，往往然矣，戒之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者，性之作用也。或仁之而爲惻隱，或義之而爲羞惡，或禮之而爲辭讓，或智之而爲是非，皆是也。才未嘗不美，而驕吝之私賊焉，則豈才之故也哉？亦失其美而已矣。知有才便驕，自擅其才，而不能舍己從人，便吝。二者同體而互發，總是器小情狀，所爲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者。到此便須學問。人不學，未聞道，則有才鮮不至於驕且吝者。

凡人矜誇，鄙吝之氣無日不生，況挾美才乎？適足以濟其驕吝而已。驕吝反作主張，才都是驕吝中餘剩物。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利祿之溺人久矣，於是有干祿之學。當其學而無非穀也，況三年乎？三年學而心不至於穀，則其學純矣，豈易得哉？充斯志也，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乎！

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非穀之謂也。至道則終身向往而不足，至穀則一念馳驚而有餘。此學中開不得絲毫竇漏，纔漏便是僞學。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君子之於道也，真知而信之難。知水火之不可蹈而信之，知飢渴之與於飲食而信之，信之篤也。人生開頭露面，要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第一件事，不是胡亂摸索一場，須直下發箇皈依心，思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靈於萬物者是何體段，思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是何工夫，於此信得及，更不作含糊牽制想，方是「篤信」，可

謂志於道矣。此作聖第一義也。聖人劈頭說箇「篤信」，是信甚物？不假借資，不落方所，直是自心自信、一日千里者。由是而好學不倦，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此之謂「好學」。由是而學在我矣，可守之而弗失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守之至也。雖守之也，非化之也。君子之於道也，必至於善而後要其成。義之精，仁之熟，從容中道，聖人也。此之謂善道。學至此，其成矣。夫如是，則道之在我者，妙於時措而不窮，可以獨善，可以兼善，可以燭危亂之先幾，可以準出處之常法，動無死地，道必因時，其所得於善道之力者

深乎！夫君子之學，無時不在，而必於隱見之際獨觀其大者，非漫爲涉世之緣而無關於學術者也。有道而不見，必其道不足以見者也，可恥也；無道而不隱，必其道不足以隱者也，可恥也。所學之謂何而碌碌如是？士君子之居，恒談學術，說道理亦易，只格此兩關，便令人躲避不去。有道不廢，無道則免，千載而下幾人哉？子雲之仕莽，龜山之應蔡，子陵之披裘，君子議之。只爲初然合下便信不篤，又無學問之功，執德不弘，見道不的，胸中有許多私意廓除不去，未免臨境擾擾，居恒心下打不過，到此愈著忙了。龜山之出也，朱子譏其做人苟且，且隨衆鶻突，切中病根。龜山平日學問雜禪，只作寬大體面，無喫緊得力處，是以有此出處。「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八字，是我輩四大項工夫，一步蹉

跌不得。學者勗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到守死處已不會錯。若孔、顏用行舍藏時，又有佳境在，非君子善道，不能也。生熟安勉之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位，凡局於上下皆是。君子居官，只盡心於職之內而不侵越於職之外，所以明守分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猶然明箇分守，況其他乎？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夫子自衛反魯之後，適師摯在官之始，官守得而古樂明。凡作之郊廟朝廷者，自《關雎》之亂以往，洋洋乎其盈耳也。其大道晦明之會乎？惜乎不及睹師摯之終也。

樂之以《關雎》亂也，其以風化終乎？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錮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愿，忼忼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漓，此聖人所不解，人心之變可勝窮乎？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直是一念萬年，一日千里。

聖賢直忙了一生，優游何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與「勿忘勿助」同一步驟。

既向前去，仍作退後見，何所不至！

此道在我，得之難，失之易。君子學以至

道，不得玩愒承當，須用全副精神打并一路，時時淬勵，進一級復距一級，將此道終比看作前一重公案，望望而趨如不及，然而猶恐其失之也。如不及，則恐失矣，此非意之也。此道無窮，念念奮猶漫無及處，一念輟則墮落千仞，終不及矣，雖得之，必失之。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與！「學如不及」，有登先之勢；「猶恐失之」，有殿後之勢。總是一條精力。不及便是失，不進便是退。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聖人之心，洞乎無物，視天下之大，何足攬其胸中，故心普而天下冒，心運而天下轉，將天下人在二聖心中，湛然不堪些子，何與之有？此心體也，即性分也。

「巍巍乎」，言其道之至極而無以加也。聖

人之道不可見，但投之以勢分之得失，而人心之盈歉見矣。一有所動，便是內不足，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欹然，則過人遠矣，況有天下而不與乎？此直是性分圓滿光潔、無絲毫牽累處，視天下之大，總無礙吾胸次，故不必與，不必不與，適得吾體而已。此聖人之道所以超天下而獨存，亘萬古而立極也。

聖人之心，只是凝然不動，將天下置在胸中，了不關涉，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如說我大而天下小，便有區別相。

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簞食豆羹關，便打過得天下關。

當是時有是事，當是事有是理。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不與」真面目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古今立君道之極者，莫如堯。君道，一天道也。堯道則天，故其爲君也大矣哉！聖人立道之極，冥然色臭之表，繫萬民之元命，所爲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天於穆而萬物之命托焉，故生生化化而不窮，欲名天之所以生，所以化不可得也。惟聖不顯而萬民之命托焉，故生生化化而不窮，欲名聖之所以生，所以化不可得也。若是者何也？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同天而無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何名之有？此天道也。無能名，不是玄遠莫測，只是普物無私，因物付物，而我尸其功，萬物莫知其所自，故無名。《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大矣哉！」惟聖亦然。惟無名故大，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不知其所以成。「煥乎其有文章」，而不知其所以見，卒歸之「無能名」而已。此分明上天氣象，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嗚呼大哉！

天道主生物，君道亦主生物。就生物上見其大，只是無不生，卒莫知其所以生，故曰「大」。成功，成生物之功也，在天曰歲功。文章，成功之象也，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變化。「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正所爲「民無能名」也。

堯際中天之會，宇宙一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但見其巍然、煥然而已。二句俱是想像贊揚之詞。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

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唐、虞之際，揖讓而有天下，五臣佐命焉。商、周之際，征誅而得天下，十亂之臣，或爲疏附，或爲後先焉。上下古今人才之盛，盡於此矣。夫子於此而有感焉，曰「才難，不其然乎」，以唐、虞之際而僅以五人著，以有周之興而僅以十亂稱，且復借才於婦人也，況夏、殷以降乎？才難信已！雖然，我周之才視唐、虞之際遜矣，必也邇周之德乎？夫德莫大乎君臣之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勢浸歸於周矣，而文王彌靖其事殷之節，萬古之臣極立矣。周之德，其可爲至矣。以德若此，豈不繼揖讓之德而再見也哉？

亘開闢以來，君極唯堯，子極唯舜，臣極唯

文王，師極唯孔子。

問：「文王之時，還是天命未絕於紂否？」  
曰：「聖人之心，即是天命。文王事殷之心，即商紂未亡之命，所爲『先天而弗違』者。」  
「武王何如？」曰：「後天而奉天時。」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地平天成，萬世而下，追禹之烈矣。然而德衰之譏起焉，故夫子特表而出之。無間者，全體流行，渾然至善，無可間隙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聖人絕不從形骸起念，絕不以天下之大加乎一身，方且恬淡以澄神，撙節以先天下，而敢以驕侈滅厥德乎？至於其所以治天下，則無所不用其力。鬼神之孝，黻冕之美，溝洫之盡力，惓惓乎天地神人之寄，無一念之不兢焉。



此處血脈，却從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中流出來，絕無痕迹，絕無轉換，此是天理周流、渾然至善處，故曰「無間」。

尋常之心，於此圓滿，於彼即欠缺，即把捉到圓滿，仍有合縫在。觀大禹之心，直是渾成無迹。三「而」字可玩。

堯其天乎！舜其協帝乎！禹其人巧之極，可奪天工，其在天人之間乎！

##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功利之學，聖人所不言。命與仁，聖人亦不輕言之，恐滋人玄遠之惑也。今人動喜說「無聲無臭」，此是言命也。又喜說「不學不慮」，是言仁也。朱子闢子靜「心行路絕，善惡雙泯」，曷不曰聖人罕言命與仁？

古人之學，先拔利根而終達於性命。今之學者，先勤性命而終近於利。

子雅言求仁之功，而未嘗直指仁體。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未嘗言利也。

三者罕言，即是孔子一生學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慕夫子之大，而以博學無名者當之，不足以知聖矣。夫聖人之學亦何事於博哉？子聞之，若爽然自失者，乃謂門弟子曰：「久矣夫！予之不善學也。予將返而之約乎？約則可執也。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所執彌

下，所守彌約而易操。予雖成名於御而甘之，又何以博而大爲哉？」聖人之學未嘗不博，而一以貫之，乃所以反約也。聖人既不欲以博自居，又不遽以一貫自道，而姑以執御名，以見反約之有地，欲人思而自得之耳。

聖人執御，正是下學上達，非姑自謙。蓋學以持循此心之天理而已，只萌一泛濫高遠之念，天理便陡然而忘。聖人言「執御」，是從至卑下處著精神，恁地篤實輝光。

古人之學，於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學，非是漫然。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之大者在綱常名教，其小者在制度文

爲。子曰：「三代之禮相因，而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之禮，與時宜之。周衰，文勝而靡矣。救文之敝莫若忠，故儉可從也。一作「故禮之在所損益者，儉可從也」。綱常之禮，萬古不易。失則僭，僭則亂，漸不可長，故拜上不可從也。一作「故禮之在於朝廷者，泰不可從也」。聖人一有「斟酌」字。於時俗從違之際，而所以教天下萬世者至矣。

人心之變，侈則必泰，其病授之風俗而世道隨之。春秋之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其病皆從奢侈中來，故曰「奢則不孫」。一本有「弑父與君，皆由此作」句。聖人就禮之變處指點人心善反之機，先從奢處救得一半，却從不孫處橫絕末流，此聖人挽回春秋氣化大作用也。

夷王之時，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其後一變，拜於堂上。可見上替則下陵。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心體也。人心與太虛同體，不惹纖毫物累。纔有物累，四者便循環而起。始焉無中生有，忽起一意，已而執意不化，必然如此，而輾轉一意，如堅壘之莫破，則固矣。究也以客爲主，認賊作子，成爲我矣。返而勘之，果我乎？人乎？以爲真，如人人夢境，種種苦樂認作在我，一覺便應釋然，此一意之變幻也。聖人之心，從江漢秋陽洗暴過來，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何四者之累哉！四者不分是理是欲，總是氣拘物蔽。於渾然無物之中而生一意，又於倏起之意轉成爲必、固、我，此是夢中做夢。意、必、固、我，其人心之危乎？

如聲色貨利之念纔一動，其勢有必然者，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不可禦也。由是

而滿腔之中盡被貯滿無餘仗處。星星不滅，便爲燎原；涓涓不絕，終成江河，若實有諸己者然，故曰「固」。

聖人絕四，知幾其神乎！君子誠其意，不遠之復也。小人有我而罔覺，迷復之凶也。

人欲之機，自淺而深，由微而著。

四者有一端，則人心死。

子絕四，其夫子之仁乎！

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

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

問：楊慈湖「不起意」如何？曰：是亦意也。慈湖說無意正是硬捉住，安得毋？只是欲善惡雙泯，絕去好意見，正要與他自起滅，只莫起揀擇心，正陽明子所謂「又

落無聲無臭見解」是也。學者只從「慎獨」人，斯得。

不曰「無」而曰「毋」，何如？曰：生生不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曰「四者有一端則心死，吾於絕四見聖心之仁」。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之道，由文王而後邇於堯舜，是堯舜其鼻祖而文王其禰也。後死者，皆文王之裔而孔子其嫡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也。夫文，非孔子之所得而私也。不以爲私而無乎不合，乃見聖人之大，分明天地氣象，如曰「文不在我乎」，則小矣。斯文在茲，天將以啓後死者乎？使天喪斯文，則後

死者不與於斯文矣。苟其未喪斯文也，後死之托非予而誰？匡人其奈之何！君子亦可以自信矣。

道之可見者謂之「文」，故曰「在茲」。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也。

人得與斯文，便是天未喪斯文，聖人以天自處如此。如說天未欲喪斯文，故使我得與於斯文，便聽天分付了，與是我與，不與是不與，與天何涉？

「後死」是文王以後，極之萬世而下皆是。聖人胸襟大，<sup>①</sup>直欲繼往開來，不只圖目前未喪者。

非謂匡人不能害我，聖人只自信以天，便令匡人無權。

①「大」，原作「太」，今據四庫本改。

夫子其天乎？通天下爲一體，聯萬古爲一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執御自鳴，言不貴博也；多能鄙事，言不貴多也。然則執御非鄙事乎？曰：所驚者多，則道亦藝；所守者約，則藝亦道。前章病在博，此章病在多，其旨一也。

「博學」是就道理上理會，只是汗漫無歸，故聖人以所執反之。多能是就才伎上鋪設，更爲粗惡，故聖人直鄙之而已。

不多者，一而已矣。有一在，便是多多種子。「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不知反約，如溫公念「中」字，亦是多。

聖人初學時，恁地埋頭，事事經歷過來，使此心有所持循而不放。得兔忘筌，回視平生得力處，殊覺索然無味，故曰「鄙事」。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可見多不足病也，徒多爲病耳。陽明子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墮體黜聽，直信本心，更無餘事者，非聖人「不多」之旨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人之心，虛而已矣。生一分知識，便窒一分天理。

聖人嘗從事於求知之功矣，及其知之也，何曾益得分毫？適還得夫婦之愚而已。就中查檢，欲尋一聰明知解之端而不得，一似無知者，故云「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亦何知之有哉？鄙夫無知而兩端自

躍，含知於虛。聖人以鄙夫之知還之鄙夫，聖人亦何知之有？空空之問，兩端之竭，此聖人與人渾成一體，遞來遞往，無纖毫隔壅處，却都從無知中孕出。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聖非有餘，凡非不足。

纔拈一物，便有兩端。如有是則有非，有本則有末，有精則有粗，纔有過便有不及。兩端之道，陰陽而已。

空空孕出兩端，兩端孕出萬象，一作「萬象出於兩端，兩端出於空空」。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聖人無知，因物付物，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伏羲氏作則河出圖，文王興則鳳鳥鳴於岐山，天人感應如此。聖人身不行義、文之道，而致嘆於春秋氣數之阨也。

久矣夫道之不行也！一微之夢寐，再微之天道。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陸子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遇可哀而哀，遇可敬而敬，遇可矜而矜，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亦適得乎常心而已。聖人只是全體周流，隨感而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常人則從埋沒中感動，故是不同。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之學，纔發軔便詣極，只爲從文禮處得力來，便當一日千里。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而禮亦不免於執著，

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

欲從末由，被顏子指點此機括出來，便開後人竇漏。後人却將「末由」處硬欲致其從事之力。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聖人致謹於死生之際，將些小失錯看作天來大，又將門人罪過擔在自家，何等嚴切！無非自策自勵也。此與曾子易簣同意。

賢人之學，只是擇善不精，纔動便有過當處，便是惡。家臣之舉，理不合如此，非欺

天而何？天者，理而已矣。欺天者，謂不信於理也。「無臣而爲有臣」，此非由之罪，而夫子身受之罪也。故曰：「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一二三子也，由以爲臣則詐矣，還其爲二三子，而於心安、於理得矣。「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以見家臣之不必具也，皆所以解欺天之罪意。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聖賢用世之心同，而用世之權則異。求賈而沽，用世心太熱，究竟必枉道徇人，失其美矣。聖人直欲以道易天下，不得終藏，又不得漫出，時至則行，聖人亦不失時而已。沽之心愈切，則待賈之念愈殷，待賈

乃所以沾也。

子貢設藏與沾二條以質夫子，而夫子只以沾意答之，但言外見得子貢之求不若夫子之待。曰「待」，正見夫子未嘗有頃刻忘天下之心。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天下無邦，聖人九夷之居，蓋有激之心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權論耳。聞浮海而喜，則曰「無所取材」，至此殊不復然者，一以抑子路之勇，一以廣或人之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樂是治天下大經大法。春秋之時，周道陵夷，禮樂大壞，遺籍雖在而守府無人，日流於散亂久矣。聖人之道不行，而思欲以身留文武之道，傳之萬世，故自衛反魯之

後，惓惓正樂焉。《雅》、《頌》失所，則郊廟朝廷之禮壞而治化塞矣，先王所以正心修德、洽神人、和上下之意泯矣。失在樂章，病在世道，聖人身任正樂之責，使文武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矣。

言《雅》、《頌》則《國風》在其中，《關雎》其亂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君子之道，常道也。即之甚易，體之實難。即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僅僅眼前道理，却有許多分量不易承當，精心密勘，遺漏實多，雖聖人亦歉然不敢自信焉。「何有於我哉」，此實落語也。學者做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



「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然則無息者其道之體乎？道不可見，乘氣機而流行，閤闢於其間，此逝者機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化推遷皆是也。川上之機，其撰更真，令人目擊而會心，故夫子嘆之。「逝者如斯」，天命流行也。天地之化，運而不息，則生生不窮。如人元氣運，則肢體血脈日日充長。於此，見人心中真有故有新之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大學》言誠意，曰：「如好好色。」此好德之誠也，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往往不能「如好好色」者何哉？人亦反而求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未有至者，亦只為聲色貨利之逐耳。聖人蓋欲致醒於消長之際云。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吾人學問希聖達天，有無限階級，儘由人造。譬如為山乎，山至高，然為之即是，為是我為，不為是我不為，此非他人可得而與焉者。雖未成一簣，末路無幾，若吾欲止則止矣。假令杜一止心，則雖一簣之基，立進穹窿，何難之有？亦吾自往而已。吾可往而卒不往，初路猶是，末路猶是，亦終於無成也。

為山平地，懸絕天淵，一念進止，立轉關鍵，人心亦神矣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體道之勇，莫如顏子。未語時生意洋洋，原有全體不息之心，纔經指點，天機迅發，如蟄蟲發於春雷，草木滋於時雨，停滯不得，何其神也！語下承當，無等待，無湊

合，顏子於聖人之道相爲一體，并授受之迹亦化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道本無窮，故學無止法。「吾見其進也」，日進無疆，竭才以赴而不已也。「未見其止」，即進也。聖人獨窺顏子心法，故勘的如此，不作窺測見。惜之者，顏子沒而此學亡也。

學之不厭，與請事不惰、欲罷不能同一脈絡。顏子真是夫子後身，後來罕儷。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甚矣，學貴有成也。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無爲貴學矣。「有矣夫」者，未定之辭也。苗未嘗不能秀且實也，有以不秀且實者，賊其苗者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君子終身造詣，皆是後生中發軔。從此自棄，永無長進之機，必墮落人後者，故曰：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日之可畏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將來卑瑣齷齪，如此賤亦甚矣，何畏之有？

陶侃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與人爲善之道，只做得六七分，到緊關一著，人須自力。不然，君子亦無如之

①「疆」，原誤作「疆」，今據嘉慶本改。

何者。

法語之言，不得不從，從即改之機也。異與之言，不得不悅，悅即繹之機也。改者從之實，繹者悅之至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是爲下愚不移者，雖法語、異言無所用之，將如彼何哉？

進言者，道主法而權主異，有並行不悖之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氣之帥也。氣之剛大，塞天地，配道義，皆志爲之。今人只無志者多，恁地鶻突。若志一立，天地鬼神避之，何奪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此志也。故曰志立而學半。

聖人纔志於學，便貫到從心所欲，不踰矩。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

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人有言：學問一事開大眼孔，豎立一硬脊梁，只爲富貴貧賤打不破。打得義利關，便打得生死關。

學莫先於內外之辨。見內重則見外輕，此非有超天下之識力不能。子路不恥衣敝緼袍，與簞瓢陋巷同一胸次，非徒勉強矜持之力，直破伎求之根矣。融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樂亦在其中矣。子路終身據於德也，孔、顏之樂依於仁也。爲樂之道有守而後可以達化，故曰「何用不臧」。若終身誦之，只是就平日得力之地用功，更無求進之機，何臧之有？不特此也，即夫子從心，顏子卓爾，纔欲安頓其中，亦非臧矣。故君子之學日新而不已。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可與言臧矣。

子路地步儘高，只輸却顏子「未見其止」精神。賜也願息，冉求自畫，子路終身誦之，皆半途而廢也。

伎是妨人利己，求是貪得無厭，兩念相爲表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當是時，松柏重於世矣。物固有窮而見節如此者。

賢人君子處亂世而見，則道益貞，後彫見節，非君子之心也。時遭其窮，不得不然。松柏之性，陽春如此，歲寒如此，聖人爲世之肉眼者醒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所以知此道也。真知道者，不可眩以幾微，故不惑。仁，所以體此道也。真體道者，不可牽於情欲，故不憂。勇，所以強此道也。大勇者不可奪以變故，故不懼。

知、仁、勇，皆進學之力，不惑、不憂、不懼，體道之實功也。

爲學之功，就覺察處入門，則曰知，擇善之謂也，故不惑。不惑之知，真知也。就體驗處融洽則曰仁，誠身之謂也，故不憂。不憂之仁，至仁也。就知精仁熟處擔當則曰勇，自強不屈之謂也，故不懼。不懼之勇，大勇也。

學問居恒無所驗，惟臨是非、遇利害，平時疑惑者到此不疑惑，平時憂懼者到此不憂懼，然後於道有得。此非知、仁、勇之學不能。

三者工夫一齊並進。然知、仁有次第，即知及仁守之謂。勇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仁，仁之靈覺明瑩處即是知，知、仁之全體不息處即是勇。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三千之從遊，可與共學乎？七十子之彥，可與適道矣。冉、閔、由、賜之徒，可與立。顏氏之子，可與權。

可與共學，則已有志於聖人之學矣。由是學焉而有得，則適於道矣。日用動靜有所持循，此心日由於天理之中而無昏惰放逸之習，適而至焉，則立矣。知極其精，守極其固，卓立於斯道之中而不一，學至是定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惟權乎！君子之於道也，盈科而後進，所爲「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弗助長也」，助之長者，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亦失其故步而已矣。君子之教人也，必因其材而篤焉。可與共學，則與之以舊無「以」字。爲學之方，令其學焉而有得，則適道之階也。若得力方在

學中而遽與舊有「之」字。言道，則惑矣，故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則與之以適從之路，令其適道而有至，則立之基也。若得力方在道中，而遽與言立，則倚矣，故未可與立。可與立，則舊無「與立則」三字。與之以卓立之歸，令其立焉而能遷，則達權之漸也。若得力方在立中而遽與言權，則膠矣，故未可與權。夫學不要於權，未至也。然其序有階而進有漸，君子亦豈能強聒而逆施之也哉！豈所爲循循之教非乎？道者，近管於吾心，而散見於事物之間。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無非是物，其當然而易者，即其自然而然者也。其物之有權乎？適道而學半，達權則成矣。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

①「力」，原誤作「立」，今據四庫本改。

乎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人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金仁山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耳。」

「立」之恰好處便是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聖人聞《滄浪》之歌而啓自取之機，觸《棠棣》之詩而反不遠之道，皆得意忘言，化朽腐爲神奇。斯道散殊耳目之表，一經指點，頓令生意躍躍。風人之旨，意在言外。聖人之說《詩》，亦意在言外。如鏡花水月，不容擬議，恰證無上妙道。

悟風人之旨，可以言道矣；悟聖人之說《詩》，可以言學矣。

###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章，乃是仁體周流、一滴不漏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章，其孔子一部《曲禮》乎！

孔子於鄉黨則道在鄉黨，在宗廟朝廷則道在宗廟朝廷。孔子於鄉黨而孝弟之道著矣，其在宗廟朝廷而忠愛之道著矣。恂恂，遜實之貌。似不能言者，恂恂之狀也。便便，辯而有倫也，惟謹之狀也。

方應乾曰：「道始家庭，達於鄉黨，是做人第一步。他日立朝廟，交鄰國，至轍環四方，俱在此起腳，故以冠篇。」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

孔子之在朝也，有時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也，意盡而詞直，下交不瀆也；有時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也，禮恭而氣舒，上交不諂也。臨之以君臣，則蹏蹏如也，天威咫尺，直無行足處，與與如也，敬而安也。聖人竭一心以致主，在諫諍敷陳之外，但有敬可象而已。其作用張弛則流露於朝

列濟濟之間，精神貫徹，協恭和衷，推而準，動而化，其道蓋出於此。衰世之習，士大夫各爲朋黨，小人既陰賊以傾君子，而君子又凌厲恃氣，矯枉過正，動以口舌招尤，全無感動人處，於是賢不肖相加而國脈從此斲矣。宋熙寧之禍，程伯子與安石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意以處之。」安石愧服，蓋有孔氏遺矩焉。其他概主攻擊，不勝不休，持論愈堅而藩籬愈固，適以成安石之拗耳。故曰：「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總之，士大夫不能以體國爲心，必有意見之病。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君召使擯」，爲擯以主鄰國來聘也。「揖所與立」者，揖同擯也，揖左人則左其手，

欲傳主命於賓也；揖右人則右其手，欲傳賓命於主也。或左或右之間，而衣之前後檐如，言曲折中度，非身不動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孔子趨朝，入門則敬，過位則加敬，升堂則愈敬，至屏氣不息，無可加矣，便是陰極陽生之候，故出降一等而舒矣。此聖心之變化也。怡怡如者，亦適得吾常敬之體也。翼如、蹶蹶，非復起敬也，臣度然也，安舒中有蹶蹶也。聖人慘舒之氣，如四時之代謝，絕無痕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蹶蹶，如有循。享禮，有容色。

私覲，愉愉如也。

承君之命，主於敬，而致君命於鄰，則又當紓之以惓款之誠，務暢兩國之懽，故其道主於和。

聖人執圭聘問，君命在躬，其敬自不容已。享禮則聘禮成矣，私覲則聘禮終矣。其精神變化，總是無敢慢中來，非始敬而終弛也。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聖人衣服之節，飲食之節，只與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則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程子曰：「予兄弟喫飯從喉裏過，他人喫飯從脊梁過。」彼所爲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觀於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道達於下矣，觀

於鄉人儺之禮而忠敬之道達於下矣。」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交道貴敬。聖人拜送、拜受，一於禮而不苟如此。未達不嘗藥，示無所欺也。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聖人愛人之心勝，故於廋焚而問之，不暇問馬也。如曰「傷人乎？」否。問馬，則聖人似有分別處，亦猶夫人情而已。然則聖人終不問馬乎？曰：一時倥傯不暇處問及之，正足想見其愛人迫切之情，後雖問馬，不害其爲不問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聖人飲食起居，於事君獨至焉，亦禮當然

也。曰「東首」，則遷南牖可知。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聖人處朋友，道義之愛，骨肉之情，無所不至。死而殯，必拜祭肉，情至義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

學者每言睡時做主張。聖人寢而不尸，息中有生，仍是勿忘勿助機緘，所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居不容，申申、夭夭如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聖人升車有容，只是心存誠敬，自無所忽。程子濟舟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者皆懼，先生危坐自若。人問之，曰：「心存誠敬

耳。」程子未必忘戒心，遇患而微，亦道也。聖人升車，則正立執綬，豈忘儆敗乎！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聖人之道，時而已矣。翔而後集，於止，知其所以止，時止則止也。禽獸且然，而況於人乎？此聖人所以有「時哉」之歎也。三嗅而作，作以時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吾夫子以之。弟子記此於《鄉黨》章之末，其所窺於聖道者微矣。

## 論語學案三

###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君子用之以養德也，故忠信其質，而禮云樂云其文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然，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用之適爲賊性蕩情之資而已。「禮，與其奢也，寧儉」，謂其近於本也。先輩風味，大率以樸勝，其後乃漸入於煩縟。

蓋人心遞降而習尚隨之，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習尚之弊久矣，聖人有憂之，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或曰：「周文郁郁矣，先進禮樂猶以爲野何？」曰：制禮樂者，立隆爲極，萬世弗可加；行禮樂者，國初士大夫氣習還多惛瞶之意，自後進看，非野而何？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陳、蔡之厄，吾道之不幸也。時異事移，而不無追感於斯。及門之憾，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豈徒以聚散之迹乎？蓋重爲斯道惜也。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從諸

賢，其最著得十人焉。繫以四科，或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盛矣哉。又以見濟濟多賢，古今罕儷，景附大聖人而共遭患難，爲春秋氣數之阨也。

唐、虞之際，五臣佐命，文、武之興，十亂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濟美。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道明。

自陳、蔡至終篇，皆記及門之彥，其學術經濟之蘊有如此者。中間瑕瑜並存，優劣互見，皆得與聞斯道。聖人陶鑄之功，於是乎大矣！由今觀之，淵之好學，閔子之孝，德行之徵也；子貢之億中，言語之徵也；由、求之爲邦，政事之徵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夫子嘗曰：「吾得回而門人益親。」甚矣，其有助於師也。曰「無助」者何？此道人

人具足，本無假於挹注之煩，善學者得意而忘言，無不悅也。所說非言也。能悅諸心，悅其在我而已。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辯難既精，聰明盡黜，何助之有？

聖人之道，渾然全體，不見其有盈歉之分數。賢人之道，就其質之所近，必有所獨長。纔有所長，便見所是。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而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即二子之長，豈無助於夫子者？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精粗本末，<sup>①</sup>一以貫之，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夫子有所不能，故曰「無助」。無所不悅，無助之實也。

聖道不落言詮。二三子以言求道，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就其所見，亦足發

①「粗」，原誤作「神」，今據四庫本改。

明夫子之蘊，不可謂無助也，抑末也。善學者得意而忘言，全體盡舉，無不悅也。

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不違如愚，何助之有？孔、顏授受，直是心心相印，絕無分合，的脈的傳，諸子罕儷，故相喻之深如此。誠知回之無助也，即聖人亦豈以言教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古今論孝者，自大舜而下，稱閔子焉。皆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非至誠能動，何以與此？故人言易孚而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斯為難。此閔子所以稱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放言不檢，自是學者大病。只能謹言，精神便收斂，天理存矣。南容學問近裏，故三復《白圭》之詩，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

此，庶幾慥慥君子與？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子好學，非夫子不能窺見。顏子沒而此學亡，須知所學者何事。

顏子專用力於內求，故後儒亟稱之，却費一段苦心在，此其所以幾於聖也。若曾點、漆雕開，只見得大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死，家貧不必厚葬，便是道，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亦權論耳。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

夫子晚年不得曾子，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顏子之死，惜哉！夫人一慟，萬古餘情。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生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所以「事人」也。有生也者，則有未始有生也者，是生死之說也。有體於明者，則有體於幽者，是鬼神之說

也。問事鬼神者，事吾心之鬼神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人以達天也。知死者，知未始有生之理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性以至命也。幽明、死生初無二理，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至有忽庸行而不修，舍日用飲食而外求道者，故夫子兩以儆子路，其所以教天下萬世，微矣！

人鬼、死生只是一箇。纔問死與鬼神，便是支離見，故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蓋生可以該死，而溺於死之說者反至於遠生；人可以盡鬼，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遠人。故曰：「下學而上達。」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

①「人」，原誤作「神」，今據四庫本及《論語》通行本改。

其死然。」

凡鍾陽明之氣，必爲君子，鍾陰暗之氣，必爲小人。但陽明中有蘊藉發露之不同，則中行、狂狷之別也。閔子之閭閻，剛而中；冉有、子貢之侃侃，爽而直；子路之行行，強而厲；皆載道之器也，故夫子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太剛則折，取禍之道也。不得其死，非謂死之可惜也，死而不得，則死也惑矣。豈所爲聞道而死者乎？夫子所以裁子路者，意亦至矣。

問：「閭閻和悅，莫近柔媚否？」曰：和樂者，陽德藹動之意，春生氣象也。冉有、子貢，夏長也。子路并秋殺盡見。「然則侃侃較勝行行在？」曰：行行氣魄大，乘載不凡。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意在聚斂也，故閔子諷止之，其言中矣。論事易，中理難。如治病者，藥必中病，方是國手。魯自宣公稅畝，文公作丘賦，損下益上，邦本撥矣。閔子之言，豈漫無當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之德著於瑟矣，暴厲之氣勝於中和，曾是遊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故夫子聞而傲之也。雖然，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惜也擇善不精，履仁未熟，於道猶未至耳。使由此而進，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粹然成德之君子矣。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氣質甚害事，纔氣拘，便物蔽。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至於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便是究竟工夫。

或問：「氣質害事，還須涵養否？」曰：能克己，方是真涵養。

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教之以進學，便是探本治病之方，非徒就標處挽回者。「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何如？」曰：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要之，果能變化氣質，則學亦無餘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之過，商之不及，各囿於氣質之偏，而學問亦如之：師近狂，商近狷也。過者，務外好高，●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之功，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不及者，繩趨尺步，有歉焉不勝之意，而無弘毅之養者也。則其未至於道均矣，故曰「過猶不及」。

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之見多起於近名，

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

問：「子張之過，近子路兼人否？」曰：子路氣魄實，子張稍浮。「然則與曾點何如？」曰：點神清，子張稍濁。子張問仁，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問政，則告之以無倦與忠；尊美屏惡，皆天德王道之大者。想子張氣局固不凡，但騁其高遠之見，反能病道。至於論士見危授命、執德不弘、尊賢容衆處，其所見實有過人者，非復向者堂堂風味。夫干祿之學，邦家之聞，抑其早年未定之見，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

●「好」，原誤作「自」，今據四庫本改。



食也，鮮能知味也。」子夏不及，不可謂愚不肖，然自聖人視之，則亦愚不肖矣。若子張爲賢，知何疑？聖人欲訂定萬世學術，故於及門之彥兩相衡量，以示大中至正之準，雖同治共鑄，而微分跬步，頓殊千里，以見學術之不可不慎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後世朱子之學似子夏而弘毅過之，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看來朱子較勝陸子。朱子學問篤實，晚年更徹，的是下學上達之矩，庶幾中矣。陸子見地儘高，只無下稍，其言曰「予於踐履未能純一」，便是虛見，此其供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臣季氏，而不能匡救其惡。「聚斂」之爲得罪名教不小，故夫子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四子皆聖門之選也，游、夏、求、予之倫降一格矣。然而氣質之偏均不無藉於學問之功，學則雖愚必明，雖魯必敏，雖辟必信，雖喭必精。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寄，而參其最著云。

四子氣質，亦就學問上見：愚者躬行有餘而解悟不足，於道在離合之間；魯者擔荷甚力而奏功甚難，於學在困勉之候；辟者制乎外而中或不根，神情微有滲漏；喭者規模已成，但未經鑪錘，升堂未入於室。然學而不已，則愚可破，魯可化，辟可實，而喭可文也。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則進學之力不可誣矣。其三子皆有造就，非游、夏、求、予可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回無氣質之病，而好學不惰，純粹精微，優入聖域，進於道矣。「屢空」則進道之真境也。君子不違仁，只是富貴貧賤存得不處不去之心而已。<sup>①</sup>仁豈遠乎哉！誰言義利關淺？只安勉分淺深耳。如子貢，豈不灼知無諂無驕之學哉？而此中不免有動，視回心體便覺俗，直貨殖而已，往來計較之私，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可鄙孰甚焉？彼其於道中距矣，故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言不受義理之命也。「億則屢中」，聰明眩而默識疎，道心逗漏處正見於此。此所爲「不受命」也。倘泯其億中之見，而窮理盡性以至命，亦何「貨殖」云爾哉！

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然則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拌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

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終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義，無一毫擬議方便法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其非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之在人，始於爲善人，終於爲聖人。善人之道，即聖人之學也，而以爲質美而未學誤矣。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謂之曰「善人」，則實有爲善去惡之功，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故曰「不踐迹」。然亦僅能挾得善惡之大關，而於至善之道概乎未之有聞也。善之至，便是盡

①「存得不處不去」，原誤作「得不去不處」，今據四庫本改。

性至命，達於聖人，乃爲究竟地，故曰「亦不入於室」。無他，亦學焉而已。

善人大段有質地，只是粗。

如言善人超然自得，●不落筌蹄，則無此等高邃。若說天資暗合，不必摹仿陳迹，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何遽云未入於室乎？

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浮夸之論，固非君子，即篤實之論，亦不足以信君子，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之，爲學自當如此，何與父兄事？有父兄在，只是不敢徑直行將去，若有所稟承者。然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纔著小心便有湊泊處。子路力行可畏，只是粗，兼人處全是氣魄用事。如人下食貪多，便嚼不化，胡亂嚥下。「退之」者，欲其且事從容，弗遽作向前想也。「求也退，故進之」，猛著一鞭，令人住足不得。聖人造就二賢，具見化工之妙。師與商是過不及一對，由與求亦是過不及一對，但彼是造道已成言，此以進學之力而言。

●「人」，原脫，今據四庫本補。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於匡，顏淵後，一時師弟情深，相倚如手足，故曰「吾以女爲死矣」，慰喜之情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依歸之情亦至矣！

問：「顏子果知夫子不與匡人之難否？」曰：然。亦信之以天也。子不云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顏子不死不足奇，只是以生死之權聽之夫子，正其樂天知命處。

夫子以斯文爲天，顏子以夫子爲天。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由、求以從政之才見稱於夫子，蓋非碌碌尸位者。然以言乎大臣之道，則亦未有聞也。大臣以學術正君心，周公其選已。臣盡臣道，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皆是「不可則止」，始終進退，一道而已。二子不從弑逆，亦卓然節概，然見道未明，只從季氏便錯，安論所事！

章楓山先生稱「羅一峰先生可謂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亦大臣、具臣之謂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由、求之仕季氏，非出處之正也。復使子羔，既以自賊，又以賊人，而子路不達夫子之意，以爲學貴用世，如民人社稷之施，亦學之實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夫子

終有難顯斥子路者，故但闢之爲佞口，謂其口給以求伸，其言近理，終暗於大道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之志，以老安少懷爲極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此洙泗學術之宗也。群居講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矣。如不我用，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禮樂，其施爲氣象不凡矣。曾點，狂者也，胸次灑脫，志趣超遠，舍瑟一對，悠然獨見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雲富貴，莫春即景，若曰我何以人之知不知爲哉？吾有吾時，吾

有吾地，吾有吾群，吾有吾樂而已。蓋「憂則違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點也見及此，進於道矣，能無與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歎，豈得已哉！及曾點請問辨三子之異同，而夫子一則曰「爲國」，一則曰「爲邦」，又曰「諸侯」，惓惓用世之心見乎辭矣。雖然，其言不讓，未聞道也，安論二子乎？斯三子而知所以爲國，則夫子不必與點矣。夫子既與點之見道，而又終與三子之爲邦，意蓋曰：「不吾知也，則亦爲曾點而已。如或知爾，曾點不難爲三子，即三子豈可少哉？」嗚呼，此夫子之志也。

點即景容與，便是爲國以禮手段。

夫子初發問，商箇一作「權」。用世之業，一

「用世之業」下有「點即景寫出自家意思，便是爲國以禮氣象」。覺眉宇間有津津喜色。子路率爾之對，不覺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點，乃舍却知爾公案，別尋箇丘壑意味出來，將夫子一片熱腸頓然灰冷，然其道則是，故歎息而與之云。

三子皆以聖賢之學術奏拯溺亨屯之略，欲爲天下撥亂世而開太平也。兵凶幹濟，自是宏遠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術；宗廟會同，達乎朝廷，行乎邦國，有禮陶樂淑之化。合而觀之，三子事業，豈小補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則諸子亦皐、夔、稷、契之儔也。

##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性之德也。禮，仁之辨也，辨其遠於己者也。就其井然不淆處識是禮，就其雜然拘蔽處識是己。蓋天理、人欲之別名也。人生有己則有仁，有仁則有禮。仁者善之長也，禮者嘉之會也，禮即仁之始而亨者也。仁不可見，而禮有體。禮有體，則別於己矣，不可奸也。「克己復禮」者，撤盡氣拘物蔽之障，而復還先天繼善之良。如是，則能盡其性矣，仁矣。夫仁是己之仁，而天下其量也。誠一日克復而天下歸吾仁，焉謂不足以盡仁乎？然則爲仁之功斷可識矣。吾克吾己，吾復吾禮，吾致吾一日之力而已，曾別有等待，別有推諉乎

哉？夫以由己之事而己自諉之，偷安一日，自棄千古，亦終與於不仁而已矣。然己所逃匿處最難搜檢，沒於東而生於西，若無有克處。如追趕盜賊，四路兜拏，更無躲閃，方得渠魁，脅從一齊就縛。故請問其目而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直用全體精神一克盡克矣。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心存於視、聽、言、動之時而不動於己私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必此心時時涵養，時時省察，斷然不使非禮者加乎其身，而天理於此周流矣。到此，克無剩法，復無遺體，此爲一日克復者也。禮只是一禮，己只是一己，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

①「人」，原誤作「仁」，今據四庫本及《論語》通行本改。

支離，挈這己禮與非禮兩行分途判得清楚，隨吾心發見之端而致力焉，便是千流會海，萬象歸宗，精微直截，洞然證此心之本體矣。此「爲仁」者真條目也。顏子於是知所以用力矣，故「請事」云云。「請事」云何？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至於其心三月不違，而所得於聖人之教多矣。此孔門授受第一義也，學者體之。

此章論「仁」是學問全局。既就形體中直指夫禮而先天之體睹，又就本體中臚列視、聽、言、動而後天之用彰。既從天下歸仁著聖仁之功化，又從一日由己決反約之要歸。高之不墮於玄虛，卑之不溺於形器，此萬世儒學之極規也。分己禮而對立，其要歸於克復而爲仁，是虞廷之訓也。提一禮以遡性命之體，而合之於睹聞、顯

見、發必中節，是《中庸》之教也。首拈克復爲綱領，終分視、聽、言、動爲四目，壹是修身爲本，是《大學》之道也。學者明克復之旨，而六經無餘蘊矣。

或問：「仁是善之長，禮是嘉之會？」曰：生生而不窮，非元乎？物物而有則，非亨乎？

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或言公，或言覺，或言生，或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却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耳何以能聽，目何以能視，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孟子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



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由仁民而推之，便能愛物。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生物爲心，本來的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

仁只是渾然生意，不落善惡區別見。禮乃是仁之別也，故言仁不言禮，不精。

問：「己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故即克即復。

聖人言「克己復禮」，後儒多言「復禮克己」。

禮者，敬而已矣。便是視則還他明，聽則還他聰，言則還他物，動則還他恒。

問：「夫子告顏子，曷不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顯微無間，然勘至視、聽、言、動

處，更須一則一，二則二。

問：「四勿只是一勿否？」曰：然。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動而省察。靜時如何工夫？」曰：當未視時，此心瑩然不起，吾返吾視，早是非禮勿視也，視時可知矣；當其耳不接乎聲，則吾却吾聽，早是非禮勿聽也，聽時可知矣；當其未接於言，則亦守之以默，早是非禮勿言也，言時可知矣；當其未交於動，則吾守之以靜，早是非禮勿動也，動時可知矣。總是此心常存，動亦定，靜亦定，孰爲涵養？孰爲省察？

問：「克己力量如何？」曰：未嘗致纖毫之力。

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箇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可勝盜賊？」

曰：此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箇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箇主人在，便是物欲，所爲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此心常存，不以一出門、一使民而有間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出門使民此心而推之於萬物，能近取譬者也，如是則心體純矣。「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天下歸仁氣象也，故曰仁。「請事斯語」，蓋仲弓

平日已用力於居敬之學，至此聞夫子之言而深契之，不覺其承當之力也。

問：「克己乾道，敬恕坤道，何如？」曰：克復，天道；敬恕，人道也。

問：「陸子靜曰『仲弓悟道過於顏子』，何如？」曰：只見克己尚艱難，勿視、聽、言、動尚支離，而仲弓之訓有得於易簡之道也。不知敬恕正是克己工夫，爲己不易克，故設此方便法，如顏子直曰克之而已，視、聽、言、動只是一克，不必說如何是克也。

禮者，敬而已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來復之端也。無適不然而從容中道，則復之至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仁之要莫切於此，而「主敬」其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

「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自仲弓而下，論仁則但告之以求放心之道，使之由此而自得乎本心之理。如訥言，論仁是也。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此意。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二理也。「仁者其言也訥」，則訥言爲仁人之心矣。牛但求仁於言，而宜其見少也，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仁者之言，不必惕於難而後訥。然非爲之難，無以見仁者之心。而心之存者訥言之，故仁者先難，又曰「爲之難」，總是一箇兢業精神。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不憂不懼」，語自有含蓄，故復本之

內省以要其至，則成德之學在於是矣。小人之心易動，只是自信不過，此亦羞惡之心也。誠能就所疚而善反之，亦庶幾遷善改過之道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有同氣之變，而子夏廣其所見，其道只在自修。「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道之在我者當如是，非假之以爲涉世之資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亦自信其心耳。雖然，如舜化象傲，君子不謂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生於誠。學者纔不誠，便昏濁易動。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須知此心澄然無滓在，故曰「可謂明也已矣」。明則無乎不明，雖舉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皆坐照之有餘，非遠而何？夫君子之明，固不必求之遠也，求其所以明而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政，凡以爲民耳。食以養民，兵以衛民，信以教民，而先王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矣。三者信爲要，食次之，兵又次之。必不得已而去兵，見教養之具，隱然有禦侮之威焉。又必不得已而去食，見親上死長之心，隱然有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勢焉。是以君子居恒，固嘗以信爲兵食之本，而

遇變，尤以信爲生民之道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見國可滅，君可亡，而民心不可不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世道所以不墜也與！

三代聖王，君民上下相許爲一心，固結不散，雖紂亡而頑民歷世不變，七國興而天下竟不肯帝秦。及秦得天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不二世天下叛之，失民信也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文質同體而異情。質必有文，文乃見質，可合看不可相離，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陰陽，質也，而陰陽之變化則文也；孝、弟、忠、信，質也，而其所當然之理

則文也；視、聽、言、動，質也，而動容周旋中禮則文也。纔說孝，便須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舍此便做孝不得；纔說忠，便須犯顏授命，鞠躬盡禮，舍此便成忠不得。人知文去而質顯，不知文亡而質與俱亡也，故曰：「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以虎豹之鞶同於犬羊，則質不可見矣。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文勝則爲僞君子，文亡則爲真小人，故子成欲去文以存君子之質，子貢欲合質以存君子之文，無非爲君子謀也。蓋子成所爲文，乃小人之文，而非君子之文，羊質虎皮者是。子貢所爲文，乃君子之文，而即君子之質，君子豹變者是。得子成之論可以救世，<sup>①</sup>得子貢之論可以明道。

問：「文質還是表裏之體，是對待之體？」曰：「道一而已矣，文質其撰也，畢竟是對

待之體。道之一而實者爲質，道之二而虛者爲文，質立而文行焉，若相對待，然其實亦非。一物而兩體，陰陽變化之象也，非表裏二致之謂也。一而實，二而虛，皆心也。其發而可見者則謂之質，謂之文。仰觀於日月星辰之質，則天之文也；俯察於水火山石之質，則地之文也；中體於日用云爲之質，則人之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救荒莫如節用。節用則薄賦斂，薄賦斂則小民無昏阡之虞，而大君作父母之戴，安富尊榮之業在是矣。魯饑，所患者不在用

①「得」，原誤作「但」，今據四庫本改。

度，而在民生矣。有若慮切民隱，故亟勸行徹法以甦之，未暇計及於足國也。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君民宛然有一體之情，而足國之道固不外足民矣。此爲萬世荒政之龜鑑也。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忠信，德之本也；義，德之制也。「主忠信」，有其本矣；「徙義」則日新而不窮。日新之謂盛德，故曰「崇德也」。夫德本固有，而不能不受蔽於有生之情識，則辨惑，要焉從情識用事時一勘即破。如大夢之獲醒，便覺本體昭著，從此漸加培養，漸加省察，而天理造其極至矣。

問：「《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此復云

「徙義」何？」曰：《易》「進德」對「修業」而言，此則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者。「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則「徙義」之謂也。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只是一心，而心所散見處便是義，便有無窮境界。我這主一之心既葆得此理完固，足以爲日用云爲之本，由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日新又新，轉徙無端，小而證之日用飲食，大而察之綱常倫理，無不得其泛應之妙，所謂「徙義」也。此「道問學」之功也，「崇德」得力處在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政有大綱，君臣父子是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而政無餘蘊

矣。雖然，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於其間者。此「正」之說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含蓄無限道理，九經三重一有「皆」字。從此出。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路果斷之才，優於從政。雖折獄之難，而片言之下，幾無遁情矣。記者申之曰：「子路無宿諾」，則豈立辨於剴割之利哉？其忠信之所感孚者固然也。想其誠心質行，可質神明，能令狡僞者獻其誠，傾險者輸其敬，雖未至於無言靡爭之化，亦幾有刑清訟簡之風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雖然「聽訟」末也，必也以德化民，使民無

訟乎，則非聲色之可與幾也。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彼徒取信於然諾之間，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有純心也。「行之以忠」，有實政也。夫政未有不本於所居者，故先黜倦心以爲萬事萬化之本，而行特舉而措之，政在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恥獨爲君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恥獨爲小人，故反是。夫小人豈性與人殊哉？不如是，不足以自濟其惡也。噫！芝蘭難植，棘荆易栽，自世有小人而世道俱受其禍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凡紀綱法度皆是此理，只行之有本，爲人上者亦以身帥之而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國貧則多盜，上黷貨也。上黷貨則廉恥不立，教化不行，民起爭心，況重以誅求無厭，民不堪命乎？盜賊公行，固其所也。予觀末世之政，貪穢成風，京官誅求郡吏，縣令掊剋小民，催科日巧，聽斷日濫，無所不至，真白晝爲盜也。小民見吏，如逢劫手，每一供應，剗心吸髓，動輒破家；民窮財盡，盜賊橫行，官司知而不問，苟飽私橐，舍傳而去，後復如之。地方事日弊一日，真大亂之道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不廢刑，而刑非所恃也。刑以弼教，教行而善，則刑設而不用矣。然非可求之民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呼吸一氣，有風行草偃之機焉，視刑殺之所制爲何如哉？夫用殺者，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不從上之好也。●人主亦慎其所以風之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達在行，聞在名。聞可以徵達而亦可以假

●「不」，原缺，今據四庫本補。



達，故子張以聞爲達。子張未必以虛譽爲聞，但既謂之聞，則僞君子可託以文奸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與真修達士天壤不侔矣！故夫子既表達者之心，而又借聞以發僞學盜名之情狀，爲萬世學者垂法戒也，嚴矣哉！達者之心質，有其直而又隨事制宜，於凡天理當然之則有深嗜而篤好焉，然且不敢自以爲是也：「察言觀色」，以證人之應違；「慮以下人」，以啓人之樂告。其深心密詣，全是闇然工夫，而實德之所感孚者固已遠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自我達之也。聞者之心則不然：「色取仁」則不質直矣，而且「行違」則義襲而取矣，又傲然自是，「居之不疑」，則與觀察下人之心異矣。此其一生誇詐之氣，固不必問所行之通塞，而借以獵隆隆之譽，亦安往而不得哉？邦家必聞，亦可恥矣。

一達一聞，情狀較然。學者未嘗不有志於達而不免托岐於聞，毫釐之差，辨以千里。審之，審之！

「質」者，樸實之謂，而「直」其理也，「好義」則事事皆天理矣。「色取仁而行違」者，矯飾於外貌而不情，事事傷天理也。「居之不疑」，則終無敗露處矣。世多肉眼，被他強口厚顏，恁地朦朧過去也。

聞、達同是一般。但達者總是義，聞者總是利，迹似而實違。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與慝相爲存亡，惑則慝中之蔽也。查勘到此，可謂拔本塞源之見，故曰善。德者貴日崇而崇，苟自以爲得則不足崇矣，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慝貴日修，而吾修吾之慝，而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併力自治，無絲毫自恕也。至於人心之惑不一，而忿怒其大者。從一朝之忿而辨之，亦可以得懲忿之功矣。辨惑者，從血氣上極力消融，而此心昭瑩之體復；修慝者，從物欲上極力克除，而此心純白之體全，豈所謂崇德之事非乎？學者深察乎此而自得焉，亦庶幾善學者矣。

問：「崇德何事？」曰：「通顯微，一體用，皆是也。凡吾德之所當爲者，皆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而其道總歸於愛。知以知人，所以崇愛也。樊遲未達，疑知之妨乎愛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以知成仁矣。而樊遲猶未達，謂夫子舉錯之說若專言乎知，未通乎仁也。曷不以帝王已事觀之？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聖人之知也，即聖人之仁也。聖人仁知妙於一原，而不見其分布之迹。天下但囿於舉錯之中而名言莫罄，欲指其孰爲仁、孰爲知而不可得也。然則聖人之言，其猶天道乎？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故曰「富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而善道之」，大抵匡救如是，則宜見

可矣，不可則有止而已，何至強顏不入，徒自取辱乎？不賣友，亦不自辱以傷友誼，所爲朋友之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所資於朋友講習者不淺。而學問之道，乃在於求放心而完其德性，則文直所藉以爲爲仁之資，而友其輔我者也。學不求仁而徒博文之爲見，無有實益，安所輔我者？此亦聖人博約之訓。

###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學不究乎萬物一體之原，則臨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視民、家視事者，誠以身視民、家視

事，則有先之而已矣，勞之而已矣。君子以一心之精神運天下於聲色之外，我倡導而民自正，我勵精而事自康，若提綱挈領然，而天下治矣。然則先、勞之外又何益哉？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亦永持此先、勞而已。語曰「一息不運機緘絕」，學如是，政亦如是。

先、勞之精神，帝王之氣魄，大可虞者倦而已。

先、勞爲政，子路固優爲之。但要以「無倦」，則知先、勞之心，尤有本領，非襲取意氣者，由可以益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爲政有體要。「先有司，赦小過」，寬大之體也。「舉賢才」，則輔理得人而政要舉

矣。三者俱從廓然大公中流出，非私智小惠也，故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天下之才，公天下之舉，如天地之化，物各付物，而已不勞焉。至於天下已治，而不知誰之爲此，王道也。

天下事纔著有心做，便不是。私意濟得甚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國家名分一不正，而禮、樂、刑、政舉受其弊，國非其國矣。正名所係，大矣哉！故

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而禮、樂、刑、政舉而措之矣。君子於稱名之際，其容苟焉而不加之意哉？此孔子所以惓惓於衛政也。或問：「孔子正名，當如何？」曰：使衛君虚心委夫子以政，必當人不與適，政不與間，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感格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幡然悔悟，迎父贖而遜之位，蒯贖即安然受之而不辭，猶愈於輒之立也。一作「猶愈於輒之自立而拒父也」。或曰：「均一叛父也，舍輒而蒯贖，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非爲蒯贖言當立也。一有「況贖之得罪，更有說乎」。蒯贖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死命，是重之逆也。使蒯贖稍有人心，既反國而不自立，自然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

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幾人倫正而名分肅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一有「在」字。所廢，蓋立公子郢爲正

乎？」曰：廢輒立公子郢，周天王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爲霍、趙一有「廢立」字。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一有「回心」字。則已父

父、子子矣，何必郢賢？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思，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爲善，一作「終無悔禍之意」。則亦「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而已矣。一本下云：「迨孔子之去志決而

衛事益不可爲，凜然斧鉞，故託之正名一言，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曰：「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請討。曷不行於衛輒乎？」曰：滅國廢君，既出於天子之義，則孔子固不能行之

於與國矣。且討陳恒而不可爲，其如出公何？凜然斧鉞，姑託之正名之一言，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古四民之業皆不廢學，即道即藝，而大小則有判矣。故士爲四民之首，尤專責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而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大人之學，禮、義、信而已。道，一也，而其肅然整齊者謂禮，截然果斷者謂義，肫然懇至者謂信，皆性體之流露也。以此明德，即以此親民，敬、服、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如是者，謂果能禮

以作民敬，義以作民服，信以作民情，而王道可四達而不悖矣。襁負之至，所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此學問之極功，聖者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得之者，視區區稼圃一身之圖，渺乎小矣。故曰「焉用稼」。

世不乏長沮、桀溺之輩，如遲者問稼圃，亦從而效之，故夫子斥之。

或問：「聖人言大人之道，曷不及仁？」

曰：禮、義、信，皆仁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窮經將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謂也，明體而已矣。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間，而欲措之天下國家，無由矣。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不嫻於應對，則亦章句之學而已，雖多亦奚當於用哉？甚矣，章句之學非學

也！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而《詩》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正之以《雅》以大其規，而綱紀治亂隆污之運著矣。和之於《頌》以要其正，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此所謂「達於政」也。詩言志，歌永言，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此所以優於專對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責人主以身教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許先生曰：「此非特臨御治民爲然，即處妻子、對僮僕亦然。」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並歎魯、衛之衰亂，而惓惓之意尤在宗國也。聖人目擊魯事之日非，蓋已方軌於衛矣。喪亡無日，徒袖手旁觀而無如之何。夫子又曰「死病無良醫者」之謂也。雖然，即魯、衛而天下可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容已於周流之迹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人情從道義用力多苟且，從身家起念多周旋，孰有能以苟合、苟完、苟美爲居室者乎？歷始終豐約之途，而處之淡然，無貪得務多之心，則過人遠矣。聖人非徒爲居室者示訓，蓋欲學者力破此關，以爲入道之路也。

只爲此心別有在。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者，治亂之原也。富而教，則王道成矣。孔子策衛，孟子策齊、梁，若合符節。三代而後，富强之術代有舉之者，教則罔聞焉。此須人主躬行心術中來，非徒科條約束而已。夫民日有飢寒之困，而上之人方且橫征厚斂以迫之，及其民窮盜起，又不務德教，而惟力任五刑以督奸宄，法愈煩而民愈亂，使天下重足而立，民有就死之心而無樂生之望，所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而天下大亂矣。曰富，曰教，亦舉文武之政而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亡則其政息。時主勉之。時主知富國而不知富民，知任刑而不知任教。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實落語也。聖人元氣一噓，天下潛爲鼓舞。

聖人秉政，革故鼎新，不待崇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則弊政非人一舉而改觀矣。其後綱舉目張，隨其次第底績，張弛損益之宜而盡善焉。優游厭飫，需之以三年之久而後治功成，巍巍乎其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期月、三年，度其事則然。聖人之道，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也。

問：「三年而成，則仁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仁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之治，以忠厚爲本，雖德教未純，而刑罰非所恃者。至於相繼百年，而善政之所浹洽者深矣。勝殘去殺，庶幾小康之治云爾。夫子目擊當時好殺濫刑之弊，而致思於善人之化，若有小券然，故曰：「誠哉是言也。」王者之不作而思善人，亦中行、狂狷之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以聖人受命而王天下，其仁覆之德既以天下爲一體矣，然而未仁也。仁則不徒膚革之貫通，而在精誠之融洽。有仁心，有仁聞，而天下各盡其性，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王者久道之成，倘亦從一世中轉動精神，施爲有次第，德教有淺深，非必世何以臻此。①天地萬物生於

①「臻」，原誤作「徵」，今據四庫本改。



仁，成於仁，聖人全天地萬物之性，亦還之以仁而已矣。此非歲月俄頃之化可知也。或問：「以堯舜之仁不能化四凶，文武之仁不能化殷頑，意者未仁與？」曰：四凶不能累堯舜之仁，殷頑不能累文武之仁，譬之疥癬之疾，於通體元氣何壅焉？

或問：「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時如何？」曰：「百年、必世」，舉其概也；「期月、三年」，本孔子作用；「五年、七年」，本孟子作用；亦乘春秋、戰國時如此云。孟子「五年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其下手視孔子更神捷。蓋世愈亂極則轉治愈易，所為事半而功倍也。春秋之時，人亡政息，只一變而復先王之道，便成治功；戰國之時，亂極矣，惟發政施仁，是收拾天下張本。聖賢俱從肯綮處下手，非姑為空言無當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從政，所以正人也。此為為大夫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氏無君，將公朝之政視為一家私事矣，雖政亦事也。冉子受季氏籠絡，墮其術中，自以為義，急國政而不之避也，亦愚矣。故夫子醒之曰：此非政也，其事也。如政，則吾且與聞之矣。非夫子不及聞也，不可使夫子聞也。以不可使夫子聞者而獨聞於冉子，則冉子周旋私室，果為公義乎？不義乎？於此幡然亦可以決，引身而避矣。

冉子為季氏家臣，則朝為私朝亦可。但觀下文問答，則非常時朝會者，謂之公朝亦

可。季氏順逆，不在公朝私朝間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夫子論君道不一而足，獨告定公一言興邦，立醒昏庸，爲萬世人主龜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人言其可忽乎？聖人就人言略加詮釋，即令制治保邦之道示於指掌。

於爲君難也，則曰知難，於言莫予違也，則申之以善不善，可謂約而盡矣。此無他，知難，敬也；莫予違，肆也。一念敬肆

而興喪因之，雖一言亦贅已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觀近悅而遠來，則知人主精神自近及遠，有隨地灌輸之機，非事驩虞要結而已。按《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愚按：《家語》所記與《魯論》不同，蓋王伯之辨也。學者知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王道規模宏遠，蓋自純心中流出。一動於計功謀利之私，不免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旦夕而無宏遠之規。此伯術也。故爲政者未論政，先論心，則孰有病於欲速見小兩念哉？何也？欲速則政不達矣，所見者小則政之大者廢矣。故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蘇軾進神宗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皆欲速見小之病也。」

欲速、見小，兩念相因。

程子曰：「有天德者，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之理無定形，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又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矣。」此直之說也。曰「直在其中」者，無直名，有直理也。故曰：從井非仁也，證父非直也，要於理之常而已。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體隨處周流，學者隨所感發而證此體：在居處時爲恭，執事時爲敬，與人時爲忠，皆心存理得之別名也。雖之夷狄而不可棄，則險夷一致，此心純矣。以是求仁，庶幾乎！

湛甘泉氏曰「隨處體認天理」，最得求仁之意。

此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人德之地。即如居處時言恭，便須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齋。纔不恭，便箕踞傾欹，不成箇居處。此心瞞昧不過，便須改，改後方安。從此做工夫，其進自不能已。曾子之學亦嘗從此過。

金仁山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最有味。

分殊，所以理一也。聖人論仁四，「克己」之目，「居處恭」三言，皆是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士以學道，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士學在行己之間，而其豎立之大者徵於使命。行己有恥，則充類盡義，不媿衾影，不辱君命，則行己之道達於天下，雖堯舜其君民可矣。此其操修純備、經濟宏遠、有學有用之品，斯爲上矣。其次，則學而未適於用者，節不著於四方，而於宗族則稱其孝焉，鄉黨則稱其弟焉，亦庶幾醇行之君子已。

又其次，則學焉而未至道者，其行己之概，未必斐然成章，簡點言行之間，不踰尺寸，硜硜然小人哉！而立心不二，亦造道之基也，何忝士乎！三者之士品不同，皆儒者之學，聖人之徒也。若今之從政，高者入於功名，卑者趨於利祿，斗筭之器也，視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若夫子產之惠、管仲之仁、晏嬰之智、公叔文子之文、武子之愚，令尹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姑取節焉可也，可謂士乎？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況其弑父與君，可弗論矣。

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道者，中而已矣。君子之學，中行而已矣。以中爲行者，本修道之教，而要其至，從容

中道，聖人也。亦儒學之極則也。下中行一等，則爲狂：遊神於規矩形迹之外，而獨證聖域，進而取古人之學於旦暮者也。其見真矣，而體驗似已忽矣。又下狂者，則爲狷：特立於道之中，而介然有所不爲，其踐實矣，而覺悟似不足矣。二者就其所學而進之，進取者反於平實，有所不爲者擴而大之，則皆可進於中行，而斯道之傳厥有攸賴矣。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

狂者所見極高，合下便欲爲聖人，畢竟非身經歷過。如人上長安便理會京師事務，身尚隔幾程也。狷者所守極峻，只是識不弘。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屑以流俗溷。如人上長安道，怕有他徑，只索印步走，不肯趁一颿風也。

孔門顏、曾、閔、冉，庶幾中行。然曾、閔、

冉亦是由狷人。曾點、子張、子路，狂者也。游、夏之徒，狷者也。狂者不易得，狷者往往而是。如子思，可爲狷而中行矣；孟子，可爲狂而中行矣。要之，得聖人爲依歸，則狂之進道捷於狷，當聖遠言湮之日，則狷之守道篤於狂。宋儒如周子、程伯子，亦中行之士也。然程子謂「茂叔窮禪」，一有「客」字。又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伯子《定性書》一作《識仁說》。多地位高者事，則二子固亦由狂而進也。伊川子、朱子，狷者也，而學已美且大。橫渠子、南軒子，其狂狷之間乎。邵康節、陸子靜，狂者也。康節自成規模，子靜獨信不疑，始終一說，始終一人，則已囿於狂矣。陽明子，學陸者也，其見有開合。楊敬仲，學陸而失之者也；王汝中，學王而失之者也。自朱子而後，師

友淵源多狷者矣。

狂、狷、中行之辨也，蓋學術不至之辨也，非異同之辨也。智愚、賢不肖、中庸之名立而異同睹矣。狂者之弊必索隱，狷者之弊必行怪，其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後世諸品諸端都從狂者化出，廢則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恒，常，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得之以爲心，則爲恒德。善人、君子、聖人之學，皆由此而進之，所謂「恒其德」也。「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立德者可知矣。恒之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立德不恒，可羞孰甚焉。「或」之者，疑之也。不期羞而羞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子誦辭間而歎之，曰「不占而

已矣」。試占此《易》辭，而憬然切遠辱之思，其於恒也思過半矣。《易》曰：「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惟復乃恒。曰「不占而已」者，其訓恒也夫，其訓復也夫！

問：「不恒其德，與頻復何別？」頻復，以此心之存亡言。德不恒，則立身皆敗矣，其病則自頻復始。

先正曰：「士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本於理，則以是非爲同異，即元氣之充周；同本於意，則以同異爲是非，乃私情之黨比。和則不同，同則不和，君子小人之道然也。和是與物無戾，同是與物無異，迹若相似而實相反也。

周比，言君子、小人與人之情；和同，言君

子、小人與入之道。發必中節，和也。小入之道，漫無可否，同而已矣。惟和也，所以周，惟同也，所以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好惡不足以盡人者，謂鄉人之好惡未可盡信也。惟以鄉人之善不善徵好惡，而真品觀矣。凡人雖好修，倘一見疑於君子，一見容於小人，則其品必僞。兩下合證，如金付烈焰中，更無躲閃。

一鄉之好惡，起於一人。隻犬吠形，群犬吠聲。一鄉皆好，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好不必衆矣；一鄉皆惡，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惡不必衆矣。深見雷同之口不足信也。

天下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天下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天下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而小人不與焉。君子從君國上起念，故一面杜倖門，便一面愛惜人才，以全善類。小人從身家上起念，惟要權勢利而已，又何人才足惜？求備之心，不過摧折善類，驅除異己爲得計耳，懷媚嫉之見，以癘善類。甚矣，國利有君子，而不利有小人也！要之，平恕之心每出於嚴正，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君子小人，於「說」尤觀其深哉！一作「於說人處觀其所隱尤深哉」。二段俱從轉換處洞見心術之微。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道充而泰，氣盈而驕。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近仁。言以後天之氣邈先天之理，相去不遠也。於是葆之，是在學矣。蓋人性雖固有，而一乘於雜揉之氣，即性受其蔽而不可見。惟剛毅木訥一些子不涉形氣，分明是仁體發揮處。仁不可見，此爲近也。

「道心惟微」，唯剛毅木訥彷彿情狀，故曰近。張子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可爲擴前聖所未發。朱子曰：「子靜千差萬差，只是不知有氣質之性，將那一并粗揉之質都認作性。」

知剛毅木訥近仁，則知爲仁之功矣。

剛毅木訥充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剛之體常伸，毅之神常運，惟剛故毅。木者凝然中實，訥者凜然外持，惟木故訥。

天下萬物萬事，都包孕在仁中。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性之德也，仁之體也。仁體生生，貫徹於物我之間，於三者得其情狀焉。「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則理一而分殊矣，非學造精微，何以有此？故曰「可謂士矣」。然則士之所養，可坐而知也。彼兼人而行行者，視此何如？

切切、偲偲、怡怡，而曰「如」，渾然元氣無迹可窺。朋友兄弟隨境而流，相爲表



裏者。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善人之治，以教化爲本。教以仁則民不遺其親，教以義則民不後其君，至於七年之久，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豈有難於即戎哉！古者寓兵於農，伍兩卒徒之衆，即比閭族黨之民，驅民而戎，詎曰難之。然而法制禁令天下，能無離心乎？非善人之教久，而何以收親上死長之效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戰，民必二矣，非棄而何！

####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行己有恥，士品也。而惟富貴之士捐廉恥，辱名教實甚。蓋士君子當爲世道寄重輕。今不問有道無道而徒穀焉。世治無開泰之猷，時危無拯溺之具，平生所學，一切以取世資爲，天地間一朽蠹而已，豈不可恥之甚哉！

宋呂夷簡謫范仲淹、余靖、尹洙，時高若訥爲司諫，不能救。歐陽修遺書若訥，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之於朝。修并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恚之。士人涉世，欲無災無難坐致公卿，非面鎧千重不能。人不能有爲，只是怕失富貴，只索庸庸便罷，一輩清謹人尤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其慝雖微，而潰決之勢甚力，於此不行焉，是簡制於念慮之末而未

得其本心之體者然也，故夫子稱其難而未知其仁。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簡出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證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

爲仁者不諱言克復也，惟慎獨而早圖之，其庶幾矣。

「克己」是最初工夫，「不行」是最後工夫，故曰：「知幾其神乎！」

曰「可以爲難矣」，由其所難而進之，則易矣。

知克、伐、怨、欲之非仁，則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曰「不行」，分明有容恕意在。

己之累甚微，克、伐、怨、欲正若紅鑪片雪

與杯水車薪，其勢不同。

此心不動於克、伐、怨、欲，方是仁。

克己爲仁，克、伐、怨、欲不行，非仁。此內外賓主之辨。

將虞廷「精一」處言，方見「不行」意粗。

問：「常人之心，方克、伐、怨、欲諸惡未起時，亦是仁體呈露否？」曰：人苟無事心之功，則亦氣機之暫息而已，焉得仁？曰：「平旦之氣如何？」曰：須於好惡相近處看是仁義心。學者察識乎此，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幾矣。

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此心潛隱處，尚是不仁。

問：「用力於制私，既不足以爲仁，則爲仁

之功效安在乎？」曰：「上焉克己是也，其次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及其至，則一也。」

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箇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箇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克復」、「克伐怨欲」二章，是學問大關鍵處，於此分曉，更無作說處。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人立志不堅，一切外物動得。居不能累人，只心溺於此，乃為累耳。噫！自一身而外，其居邪？抑寄邪？為士者合下勘破始得。於此不破，說甚學！說甚士！陸子靜曰：「彘雞終日營營，討箇甚麼？」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所以貞操而措之天下者，行也。行不危，則以道殉人矣，安論有道無道哉？至於言，則顯晦隨時。合言於行而各中其則，皆所以妙用世之權也。蓋有道之言不危，則危行不著；無道之言不孫，則危行不全。其斯以為用世之準乎！

劇秦美新，非孫也。

危行易，危言難；危言易，孫言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之言，言其所當言；仁者之勇，為其所當為而已。未嘗取必於言與勇也。取必於言，則言可飾也，能必有德乎？取必於勇，則勇可矯也，能必有仁乎？多言賊德，亂勇害仁，詎曰有無云哉？甚矣，言

與勇之不足貴也！故君子務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奭不終，禹、稷王天下，自是宇宙大常。

适特舉例以見修悖殊途，而天人之應終有不爽者。推斯志也，其行法俟命之心乎？故夫子於既出而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其人品之真、學術之正，於此獨窺其深矣！然而夫子不答：适所言是實理實事，即夫子亦更無可發明處。聖人語默皆教也，必俟其既出而贊美之，以示法戒於天下後世也。

學者誦羿、奭、禹、稷事，亦知有警策處，可以有志於道矣。

顏子夭，盜跖壽，正自肉眼看來。孔、顏道

在萬世，安在無土不王？如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即身僅免於刑誅，後世有餘戮焉。學者須高視萬古始覬破，不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能不絀英雄漢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判別易，清楚難。如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人聞夫子之道而悅，便不清楚。以不仁求君子，只在一念之微，須君子自知自證始得，故曰「有矣夫」，蓋疑之也。若小人，直可決其不仁矣。吾於是而知仁體之微也：以君子存之而不足，以小人喪之而有餘，學者惟日有孳孳而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學而不厭」。

小人之不仁，可以觀仁。門人曰：「盜必

以夜乎？」曰：「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親不愛其子，則己愛之能勿勞乎？臣不忠於君，則己忠焉能勿誨乎？勞以爲愛，誨以爲忠，道若相成而理有固然者，君子亦求盡乎忠愛之實而已。

子曰：「爲命：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國一辭命而人效其長，要於共濟，宛然同寅協恭氣象，其有造於鄭多矣。當時秉國之成者子產也，集衆思，廣衆益，尤可以爲相天下者法云。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王降而論伯，大夫則隨世以論品矣，非有

功於世道者不足稱也。春秋之時，王室日微而民生促矣。鄭有子產，庶幾以生民爲念者，其猶存先王之遺愛乎？故曰「惠人也」。楚有子西，則與聞僭王猾夏之惡者，出於人理乎？「彼哉，彼哉」，惡之也。若夫至春秋三百年來之權較，則管仲一人而已。仲之尊周室，攘夷狄，以其君伯天下，即桓公奪伯氏駢邑以與管仲，沒齒無怨言，而知仲之功真有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者。仲真人傑也哉！以視子西，功罪不兩立者也；以視子產，加人一等，瞠乎後矣。夫子此言，春秋人物之權衡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非有真學術、大涵養不能，故曰難。富而無驕，則猶可矜持於意見之間者，故曰易。夫子蓋就學問中勘難易，非就世情上較難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夫子只就孟公綽權任使而魯政日闇矣，有人而不善用，與無人同，何以能國？滕、薛大夫，國小而政簡，且坐躋焉，況魯大夫乎？

衛靈公無道，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則不喪。魯不能用一公綽，然則魯之不競也甚於衛矣。

房琯以將敗；黃霸以丞相損功名；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不足，卒以敗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世不乏材質之美者，苟不學，未聞道也。道即當人之體是已。禮之爲言節也，樂之爲言和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不離氣質而實不倚於氣質。禮樂合德而氣質融，若即此文彼。然則學以盡性之謂也，成人者盡性踐形、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是也。兼長，非聖門之學也。如必欲合四者而後文之，則顏子之沈潛先讓卞莊矣，曾子之魯先讓冉求矣，焉得聞道哉？子路有兼人之質而失之不學，故夫子曰「人道不必兼成也，求其所以自成而已」。若武仲諸人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知、廉、勇、藝皆生質之美，而偏以才技不化而爲德性之累，故必要於禮樂之文而後爲成也。僅若武仲之知，非知也；公綽之廉，非仁也；卞莊之勇，非勇也；

冉求之藝，非道也，烏乎成？今之成人者，苟其忠信之德足以辨義利、決死生、貞久暫，則大本立，亦庶無忝於人道矣，而非吾之所爲成人也。彼其於禮樂之道未有聞也，由亦要其至者而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此兩者成人之別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文之以禮樂，當如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道不遠人。公叔文子能由之，公明賈能道之，可見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是精義妙道，特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亦斯民日用之理，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審疑之也。在文子固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夫子就昏昏惺惺地中一提一醒，使人反身而自得之也。

凡人何嘗不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但有至不至耳。學者但察識，擴而充之始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莫盛於桓、文，皆假之也。而就事而論，正譎辨焉。桓、文之事在征伐會盟。會盟之大者，於齊則盟於首止，定太子以

安王室，於晉則盟於踐土，<sup>①</sup>挾天子以令諸侯；並假尊王之義而正譎分。征伐之大者，於齊則伐楚，責包茅之不貢；於晉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並假攘夷之義而正譎分。故夫子大闡其微云。

五伯事業如無源之水，一發驟涸。獨秦穆一誓自根底流出，其規模當有天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責管仲不死，自是君子守身常法。如子貢便看得寬了。子路只斷斷責他不死，

不落第二見，即死孔惺之兆也。仲從子糾出奔，未定君臣之分，於此一死，是匹夫而殉義者，雖不可謂至忠，亦成就一是矣。但春秋時，終不可以無管仲一人。仲固素有挾持，必欲以功名顯於天下，故隱忍不死，卒行其志耳。當其與鮑叔奉公子而出奔也，三人固已逆知襄公之必亂而各居奇貨，待時而發，以匡內難，亦臣子同心許國之至誼也。小白先入，則仲固相桓；子糾先入，則叔亦相糾。管、鮑素相知，才識相似，故兩分所事，惟召忽最正，可爲仲副。方發亂，三人奉兩公子，如拯溺救焚，利於先人。先人定禍亂，則當有齊國矣，不必問孰爲兄、孰爲弟。桓公、子糾勢不相容，而鮑叔三人可相爲用。召忽一死，可盡周

①「土」，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旋之義，可無憾於子糾矣，仲何爲而復死哉？請囚而入，心在桓公，猶其在子糾也。鮑叔言於桓公以爲相，二人匡齊之志始盡。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微似之。但三人皆非見得道理合當如此，不免有詭遇獲禽之意。區區召忽，又不過匹夫之諒。總之管仲之事，略其心而取其功可也。夫子生於衰周，目擊僭王猾夏之禍，而身不能用，一腔熱血無處可灑，不覺追念管仲之功，至以爲到今受賜，蓋傷今之無仲也，自是痛癢相關。子路、子貢只從一身起見，故云。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勤學好問曰文。舍是無考。文子薦賢一事，直是虛心無我，有古大臣之概，非不學無術者比矣。

「可以爲文」者，深嘉之也。臧文仲文矣，而展禽婉易名矣。推賢讓能，千載盛事，非虛心克己，以身殉國者不能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賓客主鄰國之聘問者，宗廟以治內，軍旅以治外，文事武備皆得其人，國奚喪之有？主德雖昏而猶明於任人，得計安國家之要者，國之不亡非幸也。愚觀後世若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能知楊愔之賢，委以國事，卒保首領。宋南渡諸君頗無失德，只任奸臣柄國以亡。故曰：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去而殷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子曰：「其言之不詐，則爲之也難。」其言不詐，精神一併外洩，安能有爲？士

君子躬行實難，惟凝聚之極，方有全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可以至天下之遠而不仆，只其言之不忤，定可以卜其難爲矣，奚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之不忤，無所恥也。

遜國時，金川失守，楊士奇、胡儼、解縉、金幼孜、黃淮、周是修會於吳溥邸中，約同死節。諸臣皆慷慨激發，獨是修無言泣下。已而溥問其子與弼，曰：「諸叔何如？」與弼時方七歲，對曰：「獨周叔死耳。」

羞惡之心，正在此處用。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請討陳恒，自是宇宙大義，非專爲三家發。當時周政不綱，失禮樂征伐之柄，孔子舉而歸之魯，亦《春秋》意也。公曰「告夫三子」而三子不可，則魯爲齊續矣，故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夫子既私言之以自傷其志，而又誦言之三家，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則所以扶天理、植人心而挽回春秋世道而不墮者，意獨至矣。

愚按：使夫子之言得行，則將義足以克齊，取罪人而歸法於天王，天王一舉而號令諸侯。由是天子得以收諸侯之權，諸侯得以收大夫之權，大夫得以收陪臣之權，政教號令復出於一，而文、武之道復興於世矣。當是時，周僅得中主，上命魯爲方伯，用孔子以周、召之任，必將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以致主於堯舜，所爲三年之成、必

世之仁，直於吾夫子親見之矣。惜乎，哀公之不足有爲也！

問：「《左傳》：告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齊強魯弱久矣，子言伐之何也？」孔子曰：「民之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而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如此，則以力不以義矣。然否？「曰：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謂義必廢力則不可。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況以破強弱之惑乎？斯實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者，本吾學之不欺者而持以事君，則仕不欺君是也。忠也而犯之，所以致吾忠也。前章曰「忠焉，能勿誨乎」，犯而欺焉有矣，未能忠而勿誨者也，故曰：「勿欺也，而犯之。」饒雙峰曰：「今人自家好色、

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愚謂：理固微然，若因自己好色、好貨，便坐視君之好色貨而不諫，豈人臣之誼哉！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苟其由衷之性，則雖不能正己正物，亦卓然社稷臣矣。但夫子告子路，必要其至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就其上而達焉，則天理是也；小人就其下而達焉，則人欲是也。上下之分，只在一念之微，而達之機自不能已。此君子小人之品所以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古今之學一也，而學之用情則異。爲己者，學以成己也。學之道本如是也。若不

①「性」，原誤作「信」，今據四庫本、嘉慶本改。

求在己，而或以利，或以名，但從毀譽得喪起念，是爲人也，學斯僞矣。爲己、爲人之微，判古今學術之辨，其成就不啻天壤，學者慎之。

格此一關，則後儒逗漏儘多，凡事不甚狼狽便過去。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欲寡過未能，此聖學真血脈，日進無疆之道，庶幾在於此。子曰「不善不能改」，又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伯玉之賢，夫子相許有素，至此更從使者發其一生精神，有獨契其好學之心者。故及其既出，而贊歎如此。其開示學者之心亦至矣。

近世如鄧文潔公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

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

問：「欲寡過，如何未能？」曰：聖賢看得自己通身都是病，直是千瘡百孔，須實實用功方得。我輩幾時得到與天爲一處？雖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誰肯認自家不是處？即駕言改過，亦援引聖不自聖之意，作一段好話柄耳。勘至此，直發一笑。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心之官則思」，此人心無息之體也。人心無不思，而妙於無思，思得其職也，故謂之「思不出其位」。位者，人心之本體，天理是也。君子心有常運，隨其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之本，然欲指其纖毫滲溢而不可得也。此即《艮卦·象辭》之意，聖門思誠之

學固所雅言。故曾子發明簡要之旨以示訓，非必得之《易·象》也。按：《易·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體艮止之義有如此者。而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言止也。

思不出位，宇宙皆吾分內。

問：「人有出位之思否？」曰：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

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思不出其位也。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行可過也，言不可過也。言過其行，可恥孰甚焉！此

君子所以不言而躬行也。

不必說十分話，只做九分爲過，只占先一步，正是過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者三，即君子所以成德也。成德之要，曰仁、知、勇。而君子之道管於此矣。不憂之仁，仁之至也；不惑之知，知之至也；不懼之勇，勇之至也。於不憂、不惑、不懼中，見君子之心粹然天理，渣滓盡化，非上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歉然曰「我無能焉」。蓋實體諸己而其心容有不敢自信者，非特謙辭也，此學而不厭之心也。而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仁、知、勇之道正非夫子不能全，此言乃所以自道其實也。猥云「無能」，聖不自聖云爾。若子

貢亦智，足以知聖人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非聖人之所暇也，烏得爲賢？正欲其反觀自鏡，深自引媿，以爲進德之地云爾。故曰「夫我則不暇」。仍就方人之見而提醒之，深於教矣。

子貢方人，須從師弟分上一勘，賢不賢始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每從人不知處割俗學之肺腸，使之反而從事於爲己，非以所能邀知遇也。聖人雅言之，其旨切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非覺也。故不逆億而先覺者爲賢。先覺者，卓立於物情之表而隨感隨炤也。

聖賢心體至誠，未嘗以詐與不信待人，但物來坐炤，自無遁情耳。

問：「不逆億矣，容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覺者。

如覺人詐，覺人不信，正是逆億處。先覺者，有覺而不用者也。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此逆億之謂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既不敢爲佞，又病固，必也聖乎！清任和，其猶病諸。

枉道求合，君子恥之。此在賢者有所不爲，而況聖人乎？惟聖人體道甚至，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未嘗有一定之權，何固之有？固者，我見也。聖人無我，何固之有？

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非固乎？曰：從一身起念則遯世爲貞，從天下起念則周流非佞，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自是稱物平施，天理人情之至。直則忘怨不較，不枉法以伸情，亦不匿情以市德。德則無德不報，於天理之中伸人情之至。兩者皆物來順應之常，而不萌一毫私意於其間，所以爲聖人之道也。

推此意便須知明處當，萬物各得其所。

或曰「以德報怨」，亦謂小怨之可捐者，非

父兄之讎之謂。然不直亦甚矣，故聖人因之以告或人，而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未嘗有求知之心。莫知之歎，正自言平生所學無可見知耳。此子貢所以有何爲之問也。謂夫子之道必有可知者在乎，不知聖心原不從知不知起念。上下天人，坦然順應之而不拂，何怨尤之有？不怨不尤，此心正有用在。聖人一生精神合併不厭之學，學而云下者，遜生安而起功於困勉，諱性天而擇術於射御，執心彌下而造道彌真，自能尋向上去，日就月將，即所學達之矣。此其闡然爲己之學，真有不媿屋漏而上通於帝命者。「知我者其天乎」，非意之也。即心即天，即獨知即天知，以

見人之終不我知也，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莫知而後見聖人之心真，則世人之急急於邀知者，吾不知其於知何如之病也。聖人亦樂乎人之我知也哉？

老子曰「知希我貴」，則有逃知之心矣。聖人真是無可知處，知我惟天，道其實也。

聖人將上一乘工夫讓人做，只做中人以下學問，故曰「下學」。如「發憤忘食」，直是鈍根如此，其進自不能已，所謂「上達」也。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自卑而高，積小而大也。聖學不喜道頓，下學之學，正學不得道頓，隨學隨達，機非二致，而自下而上，功由積累，至於達天知化，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纔學便達天德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時之學達也；志學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終身之學達也。

學人事而達天理，訓上下亦通，但未見聖

學喫緊精神，如子臣弟友間是學，未能處是下學。聖人言未能何有，不一而足，爲是艱苦刻厲，恁地埋頭去。

學只是逼人欲，存天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命，我之命也。命自我立，興廢之機，我制之矣。「公伯寮其如命何」，言非寮之力所與也。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廢、行而曰「將」，聖人不以一成之見膠未定之天，亦不以因應之心晦前定之理，有如此者。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賢者辟世：處亂世而長往，鴻飛冥冥。此其最高云。其次則辟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然跼蹐於世網之中。其次辟色，機斯著矣。其次則辟言，機斯晚矣。論潔身之義，則三者遞而上之，不若辟世之爲高。而君子所遇不同，容或有待時而後決者，以言乎潔身之義則一也。而下章復繼之曰「作者七人矣」，以見天地閉，賢人隱，深足爲世道之痛也。「七人」無所指。當時若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太師摯諸人之流，皆從事於辟世云云者，視聖人無可無不可，若失之固，而潔身辟亂以待天下之清，亦不詭出處之正者。其清風高節，明哲保身之誼，千載而下不可多得。夫子曰「作者七人矣」，推尊之意亦獨至矣。

春秋自逸民諸人外，其藏名遠舉，若丈人、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蕢、微生畝得七

人焉。

或問：「辟世則果矣，辟地、辟色、辟言，猶近聖人栖栖否？」曰：「論隱之義，畢竟以早見遠舉爲高，《易》所一有「以」字。譏「尾遯」一作「遯尾」。也。今但見聖人周流輾環，便忘却「無道則隱」一段公案，出處之道幾不明於後世矣。」

章文懿公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峰第三著。如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知其不可，旁觀者自明。聖人身寄世道，若當局而迷者，直是不忍分明。一如子視父母病，雖不可救，無不下藥之理，雖既死而猶望復焉。聖人直看得世道尚有可爲

而爲之，非漫爲是無益之行也。其如終不可爲何哉？晨門本譏聖人不知時而故以爲知之者，正欲醒之也，可爲婉而諷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有心」之言，真知夫子之心事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此心固而不化也。既已「莫己知」矣，亦可以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與時卷舒，不亦善乎？荷蕢方自視甚圓，而不知聖人視荷蕢甚果也，故曰「果哉」，斷壞他忘世之見，正爲硜硜解嘲也。淺深制宜，他看恰好在只了得自己出處一節猶其難，聖人直爲其難耳。聖人之難，以世爲一身而拯溺亨屯者是。

「深則厲，淺則揭」，自是聖人家法，但荷蕢

看得固，聖人看得圓。此聖賢之別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父母之喪，達乎天子。上古聖人以孝治天下也。天子有天下之責，故制爲冢宰聽政之禮，使孝子之情伸於上而天下晏然。觀古人皆然，則此禮爲萬世不易之經矣。後世喪禮墮壞，襄公以墨縗臨戎，則在天子可知。故聖人垂訓，以示天下萬世云。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之難使也久矣：威劫之而愈叛，法籠之而愈畏，心存則百體自順，心放則百體皆乖。君子之於民也，亦猶是也。「上好禮」，宅心於齋莊中正之體，而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故可以攝天下之精神而通爲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民易使

也」，蓋言順也。

「上好禮」，只是毋不敬。敬則有以消天下狡慢之情而歸於順，故「易使」。禮主於教，而默寓於刑政之中者也。

「上好禮」，能以禮讓爲國是也。以禮導民，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故「易使」。亦莫敢不敬之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言君子，便從參天地、贊化育，然其道則求諸己者。己非人與百姓對待之己。「修己」亦不爲安人、安百姓起念，只求得一己而已。傳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敬者，聖學終始之要，修己之心法也。敬修之道，在肅然收斂此心而主於一，不顯亦

臨，無數亦保，湛然無復非幾之擾，至於反身而誠，則己得其己矣。己得其己，則靜虛動直，天地萬物咸歸在宥，無所以及人而人自安，即以修之者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人」。無所以及百姓而百姓自安，即以修之者盡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安人、安百姓，在修己中實有是事，非意之也。語君子至此，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堯舜猶病之矣。堯舜之學，只是一敬。然修無止法，修而安無限量，堯舜亦畢生做不了。❶學者但當敬修而無失可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敬修正當處。

修己以敬，正是尊德性而道問學。

❶ 「亦畢生」，四庫本作「不必」。

程子曰：「敬勝百邪。」

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只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注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

拈出「敬」字，良多苦心。如曰「敬只是心中無一事也」，又曰「惟忘敬而後無不敬」，不免番案立說，使後人藉口。而謂「打破敬字，方能入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而聖學晦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夷俟，示放達也。平生情狀盡露於此，故夫子歷舉其生平而痛斥之，以聲名教之辟。以杖叩其脛，若使之因而知改。然則猶有故人之誼乎？使老而知改，不

屑之教誨焉。朝聞道，夕死可矣。

所惡於原壤者，爲其賊道也。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觀其行徑，大是詭怪不常，可喜可愕，至易至簡。由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轉相祖述，愈流愈遠，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還其初旨。嗣後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意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聖人無能益童子，但有損之而已。童子少

而不學，恃其聰明才智，儼然以成人自命而無求益之心，惟取必於速成而已。古人八歲而入小學，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書、數、射、御之文。十五而入大學，則教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如彼其漸也，速成何爲哉？故聖人以將命裁之，欲使之挹損於禮法之場以消躡等之見也。使童子由於此而果知所以益，則雖一日而千里可矣。

## 論語學案四

###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問：「衛靈問陳，一語不合，明日遂行。無傷於悻悻乎？」曰：道不行矣，不去何爲？聖人處此，直脫然無絲毫計較。纔計較，便不成行矣。所謂進禮退義蓋如此，若有激而行便不是。

聖人仕止久速莫作死格局看，如謂此必當

速、彼必當久，便是不可之見。

聖人不但言軍旅之未學，而先動之以俎豆之禮，有許多委曲在。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嘗誦「不忮不求」之言，可謂能自信矣。至此又信不過，看窮是分外事一般，分明被感遇動了。平生得力當在何處？乃知其未聞道也。故下章有「知德」之歎。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固窮之謂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信矣夫！

君子處窮，若固有之，素位而行也；小人窮斯濫矣，願乎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多學而識之」之謂也。識者隨所學而本諸心，使弗忘也。由多而識，就事物討歸宿也。聖人之學固是如此。但所學雖多，只是一理。多學而識，只是一以貫之，非舍多學而識之外，別有一貫也。「然。非與？」正疑得恰好。道是多，又有超於多者，故云只喝箇「一」不出來，非也。言我之多學莫作「多」看了，只是一貫耳。一者，學之歸也；貫者，學之融會自得之機也。一無體，即多而在；貫無迹，即識而融。聖人之學自日用動靜所及，隨處理會，只是一理。認得是一，方爲我有。

「一貫」之說本無二致，但此章直指學脈，

前章直指道體。道亦學，學即道也。

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箇「一」，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性人所固有，但行不著，習不察，鮮能知之。知德者深造自得，全體洞然，有不究其間奧不已者，雖力行如由猶或病之，況其他乎？夫子呼由而深歎其鮮能也。他日又曰：「由！誨女知之乎！」自知自證，何難之有？

知德者，知性中之德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

朱注此章疑爲愠見發也，知不知正在此處證。揚子雲曰：「非徒知之，實允蹈之。」此之謂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君道以「無爲」爲至，古帝王之所同也。獨稱舜者，舜躬聖人之德而紹堯致治，凡敬天授時、封山濬川、命德討罪，既代終於攝政二十八載之日，而及其格於文祖，首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乃命禹爲司空平水土，命后稷播時百穀，命契司徒敷五教，命皋陶作士聽五刑，命垂共工若予工，命益虞掌山澤，命伯夷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命龍納言出納惟允。九官奮庸熙帝之載，而天下大治。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泯其有爲之迹，故曰：「無爲而治

者，其舜也與！」夫天下本無爲也，舜亦何爲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更無所爲也。敬德之至，穆然如天，運於上而四時行、百物生，自莫知其所以然者。此無爲之象也，其斯以爲君道之極乎！

自古清淨無爲獨稱黃帝，時當然也。老子之教本於黃帝，其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至欲絕聖棄智，復結繩而用之，則非無爲之旨矣。君道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敬而已。敬則知要，知要則事理。堯舜兢兢業業，而唯不得舜、禹、皋陶爲己憂，急先務也。治至於唐、虞無不爲矣。而誦一作「頌」。「無爲」者，乃不歸黃帝而歸之舜，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故晉以黃老亡。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君道盡於此也。



舍恭己外，絕無聲色可窺，故曰「夫何爲哉」，語意呼應，倒喝法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心此理，隨處發見，於言爲忠信，於行爲篤敬，一而已矣。故在輿猶是，立亦猶是。忠信篤敬所以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所以密其忠信之功也。「夫然後行」，苟不如是則不誠，未有能動者。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學者體認通塞之機，一絲未徹，自難假合。乃謂誠不能動物，是誣性也。參前、倚衡，反身而誠也，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其此之謂乎？

立則見，在輿則見，是實有所見。我輩只

恁地昏昏，雖食有不知味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所見合當如此。

子張才高意廣，看學問事但等閒做過，只隔立與在輿一關，頓令爽然自失。書紳一舉，乃做上大人生活，從此一日千里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直哉史魚」，臣品之正也。「君子哉蘧伯玉」，道學之純也。有道無道，只是一節，更無夾雜轉移處，故謂之「直」。可仕可止，只是一理，更無係累鶻突處，故謂之「君子」。都從他心體表出來。學者學伯玉之學而行史魚之志，其可矣。

如史魚者何處得來？只尸諫一事，凜然日月爭光。

看來無道則止，只爲仕無益於國，無濟於

君，如史魚死而忠感其君，何必卷懷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學者纔默便失人，纔語便失言，一無恰好處，只是此心物蔽。在知者虛而能覺，自能知語知默，物來順應，當境精明，何失之有？洪鐘之善鳴也，以其虛乎！

能盡語默之道，則能盡出處之道；能盡出處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德之人必成其仁，志一決而莫違，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於仁，直以身殉之而已。

志於仁之爲志，成其志則仁矣。然古今仗節死義之士，其品亦有不同者，及其至則一也。

只爲死得恰好，故謂之仁。

好仁者無以尚之，其殺身成仁之謂乎？

方遜志先生臨難，曉門人廖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聖人論仁，只是直求本心，論爲仁，只是親師取友是喫緊工夫。即居是邦也，何地無仁賢而失之所貴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孫志時敏、遷善改過之益在其中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王者繼天立極，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時。昔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定時之法：首命羲氏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氏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舉仲以概孟季，而正四時之中，則建寅之法肇於是矣。自夏受唐、虞之禪，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時之書有《夏小正》，視唐、虞益加密焉。若日星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冰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蟄興陟降離隕鳴响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農以時穫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及。此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

此矣。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時授事固未嘗有外夏正之遺，而建統改歲則遞而更之，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爲歲首，則建丑之月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sup>①</sup>是也。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則建子月也。《泰誓》曰：「惟十一月壬午，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曆傳》曰：「初發師，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後三日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至戊午，渡師於孟津。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

①「嗣」，原誤作「辟」，今據四庫本及《尚書》通行本改。

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按：析木爲建亥之月，於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殷人建丑，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爲周正月，則周以冬爲春矣。所云「十三年春」，果何爲邪？則出於後儒牽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證也。而蔡沈注以爲建寅之月，則殷、周之時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敘疇，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又八庶徵：曰歲、月、日、時無易。曾以箕子之明，武王之聖，曾不能訪羲和萬古不易之序，而謬以冬爲春、春爲夏？審如是也，政教號令又安所出乎？至秦，事不師古，但取更新厭勝之意，而以孟冬爲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然則秦固以冬十

月爲歲首，而非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知秦則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而聖人改之爲春王正月也。」若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時而先紊天道矣。而其發明「春王正月」之義，則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其大者在任德不任刑云爾。聖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冬爲春，失任德之意，則又何取於《春秋》之名哉？然則「春王正月」之序，即魯史之舊，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來之序也。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則《春秋》之時可知矣。然而《春秋》所書時令，往往有不合者，則其義何居？

王者憲天出治，莫大於時。時者，天道。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皆時之所爲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一時也，而法莫備於夏，且載在《夏小正》一書。其「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一本堯舜之遺而潤色之，要於盡利焉。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至此首以告顏子也。區區改正朔，其餘事也。若夫世道循環之運，人心風俗升降之機，不過文質二者。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乘殷之輅，所以崇質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勝則返之以質，質勝則輔之以文，斟酌二代而趨於一中，並行不悖，所以推而準、動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樂作焉，尤所以鬯宇宙之元氣而歸於必世之仁也，舍《韶》舞又奚則

哉？協和風動，萬古一時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和之至也。樂法《韶》舞，而宛然臻斯世於唐、虞之域矣。至於蠹政之大者，莫如鄭聲與佞人：鄭聲淫，淫人心也；佞人殆，覆人國也。放之！遠之！二端之害似是而非，其中人主之惑甚於神叢狐孽，非人主端本澄源、修身建極、徹日月之明而迅雷霆之斷，鮮有不中其禍者也。夫治亂之機危矣哉！以二帝三王之法治之而不足，以鄭聲佞人喪之而有餘。自古帝王未議經綸，先圖儆戒，有以也。聖人用世之道，首法天時以爲覆冒群生之本，<sup>①</sup>而又禮準其中，樂奏其和，無非本之天道。至於法外之防，則所爲「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也。君道一天道也，嗚呼

①「覆冒」，嘉慶本、四庫本作「歲月」。

大哉！

達則規四代之禮樂，帝王遜其事功；窮則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遜其道術。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四代禮樂不是勦一作沿。襲，聖人只明得學問事，自於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包孕在這裏。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或問：所學何事？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更論恁古和今！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遠慮者，遠大之慮，非行險以僥倖，徒偷旦夕之安者。如是則慮慎以動，動罔不臧，小而尤悔之乘，大而禍敗之迫，庶幾其免矣。人無遠慮，其如近憂何？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爲遠慮。燕雀處堂，噬臍何及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必有爲而重言之也。如好好色，可爲誠矣，無以尚之之謂也。故又曰：「我未見好仁者。」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人臣之不忠於君父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盜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據非其有而唯恐失之，非竊位而何？竊位之情形無窮，而獨於蔽賢一節窺其大者。秉軸君子，念之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過督之有？此君子所以一體天下而無怨也與？《中

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然則怨不生於人而生於我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非懸想也。自修自證，自叩自靈，輾轉尋求，必恍然而後即安，所謂深造自得者也，進德修業皆是也。此非可取貸於他人之力也明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雖人將如之何哉？程子曰：「他人食飽，子無餒乎？」使人可如之何也，則不屬我之事矣。即欲倩人索如何，仍是騎驢覓驢。如何如何，只索自家尋取。語曰：「鹵莽焉而耕，亦鹵莽焉而穫；滅裂焉而耘，亦滅裂焉而穫。」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將一切倫常日用都束之高閣，

却只習一等行險僥倖之事，自謂得計，習慣自然，世教人心俱受其病，有莫究其終者。曰「難矣哉」，不言得失利害，而祇絕其出於人道之外也。

群居講學，出禪人佛，慣用棒喝，正是聖人攢眉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之道不可見，而義其質也。義也者宜也，宜於理之謂義，日用動靜皆是也，所為義也。義以為質，道體立矣。而禮則所以行之也，中之至也；孫則所以出之也，和之至也；信則尤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之至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故曰：

「君子哉！」

就君子上見出義、禮、孫、信，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不病人不知己，既反求於所能矣。至於沒世無稱，平生碌碌，直與草木同腐耳。君子一念及此，而早夜皇皇，圖所爲「三不朽」者，其容已乎？然則君子之學，既杜生前之名心，而又激死後之名心，非得已也，總欲了吾分內事而已。

「名」之一字，正須放在沒世後觀破。此方是亭亭丈夫。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同一學也而所學不同，其辨在隱微之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則顯而易見者也。求諸己者，求則得之；求諸人者，心勞日拙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群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矜而爭，其失小；群而黨，其失大。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求終身之行於一言，可爲善學矣。「其恕乎」，言舉斯心推諸彼而已矣。心體與天下相關。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學者苟隨所在而擴充之，則全體大用無不由此出矣，非終身可行之道哉！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即忠恕一貫之旨。如心爲恕，心合是這樣，還他這樣。如心之愛以爲仁，固恕也；如心之宜以爲義，



如心之別以爲禮，如心之知以爲智，亦恕也。此易簡之道也。

實有是恕，即是忠。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世衰道微，人心不直，無復三代之遺久矣。而聖人猶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而曰「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則聖人挽回氣化之情深矣。無毀無譽，所以爲直也。道在人心，萬古如一日也。道則猶是道，故民亦猶是民。聖人不過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因斯民之道以覺斯民，而已無所與焉。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春秋文勝之習於一史得其概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我生之初，猶未泯先進之遺也，而今不然矣。「有馬者借人乘之」，庶幾大道爲公之一端也，而今又不然矣。文勝則質亡，故人皆習於偷而不勝其自私自利之見，其不流爲禽獸者幾希。此風一倡，至於戰國。蘇季子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則文勝必至之勢也。然則周道其敝於文乎？

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何辨而多鑿也？范甯曰：「左氏黷而富，其失也誣。」韓愈曰：「左氏浮誇。」夫子歎「闕文」，殆謂是與？此《春秋》所以作也。

或云「有馬者借人乘之」，正是史闕文也。

張子曰：「史闕文，祝史闕文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者，工於言者也，彌近理而大亂真，喪德而似德，故亂乎德。「小不忍」者，顧小則失大。大謀莫決，能無亂乎？溺於小小利害，首尾莫能一割，若煦煦姑息者然，是小有所不忍則遠大之圖能無茫然亂乎？《易》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亂則不治，言無斷也。巧言似德而亂德，小不忍似謀而亂謀，進德居業者知之！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謂小之乎不忍也。若匹夫之勇，是小不忍也。一語不可兩解，兩意不能相兼。且匹夫之勇，無謀者也，曷云「亂謀」？《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從含忍之忍，自與不忍語意不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惡，不可不察，固也。曰必察之者，見聖人之好惡未嘗求異於衆人，而第欲自證於吾心。以吾心之好惡，衡衆人之好惡，而好惡乃定，即從衆可也，違衆亦可也，要於其當而已矣。故唯聖人能致好致惡，亦唯聖人能以衆好衆惡。

問：「衆人好惡，何故與聖人不同？」曰：衆人之情，或泛而不察，或私而不公，則好惡亦僅得其概而已，不察故也。使能察焉，則善惡之情雖有遁焉者寡矣。雖然，非至虛不能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①</sup>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離人則道之名不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待其人

① 「人」，原誤作「仁」，今據四庫本及《論語》通行本改。

而後行」，此「人能弘道」之說也。言人能自弘於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故又曰「非道弘人」。然則自謂不能者，是誣人也，謂人不必弘而聽道之弘者是誣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心未有有過而不自覺者，旋覺旋改，何過之有？過而不改，不即改也，是謂過矣。其不流而爲惡者幾希。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者，聖功之本，即學中之能事。然亦曰「慎思」而已，非荒唐無據者也，是之謂思。

誠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則思而荒矣，何益之有哉？夫惟反而從事於學，乃知斯道只在當人之身，學之即是。博而約之，好古而敏求之，進進不已則益矣，所爲「下學而上達」也。此之爲學未嘗廢思，而

所由殆與忘廢寢食者異情，則亦止謂之學而已矣。夫言學，則不言思可也，故聖人但曰「學而不厭」。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只爲有意見在，故人艱僻一路去。若反觀默識，自不應如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妙在勿忘勿助間。此聖人之善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益，助之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所思合是，纔致思便已不是道，愈思愈隔。而今試舉得仁是甚樣？只索就日用間平鋪做去。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如此而已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謀道不謀食。道外無學，非富貴利達之學也。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耕也，餒在其中矣」，謀食有餘貧也；「學也，祿

在其中矣」，謀道有餘祿也。富於道之謂祿，貧於道之謂貧。得道則失貧，故君子但憂道之不我得，而卒未嘗動念於貧也，謂將以道易貧也。「謀道不謀食」，殆謂是與？聖人慨世之學而干祿焉者，故惓惓致曉如此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之學，知之真，守之固，大而化之，斯全學也。「知及之」者，擇乎中庸是也。知之所及即是仁，但未必能服膺弗失耳。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也，守之至也。意想之及，非知也；把持之守，非仁也。知及仁守，君子之學有真得矣。然非充積之盛，徒有中而忽乎外者，以語莊涖無由矣。

則亦無以作民敬矣。非存神過化、上下同流，則動民之禮猶未見所性之節文，而欲民自至於中，不可得也，則亦豈得爲盡善之學哉？故君子從「仁守」以後，隨處體認天理，本諸身，徵諸庶民，必要乎盡善而後已，盛德大業，一以貫之，其斯以爲全學乎？

知仁並進。纔有覺，便是知，常常覺去，便是仁守。纔守得，便須顯微無間，體用一源，莊禮一齊俱到。不如此，不能守矣。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只得次第檢查去。陸子靜曰：「《論語》中多有無頭說話，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者、所守者何事？」又曰：「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程子曰：「仁也者，仁此者也。言將知去及此理，仁去守此理，則知仁是一物，理是一物，如何打合得？」

禮者，敬而已矣。以此治身，即以此動天下。動猶「至誠動物」之動。動不以禮，則敬德在我猶有間隔處，未能盡人物之性也。所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烏乎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從道德起經濟，則所受者大；從才技出揮霍，規規乎小已。出乎大，則人乎小；出乎小，則人乎大。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甚醒人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水火雖至切於民生乎，而仁尤甚，何也？不仁則不人，不人則不生。仁則生，雖死而生，然則起死回生，莫仁若矣。以生爲生，則人固生於水火而有時而死，若蹈之而死者。然以生生爲生，仁能死人乎？故曰：「民

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蹈水火而死，言終身託於水火而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當仁不讓之謂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何讓之有？」胡雲峰曰：「顏、曾游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遜於夫子。」旨哉！當仁不讓於師，只是極當仁之量，不聽人獨占地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四時之貞也，言天道貞於終也。於人則爲智，智者貞之蘊也，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諒則執一不通，爲有我之私而已。「貞而不諒」，其君子守道之至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不徒曰任事而曰「敬其事」，一乃心也，何

暇顧利祿乎？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是之謂乎！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分明天地氣象。善惡之類雖殊，而天地生物之心初無揀擇，栽培傾覆，物之自取則然。天地無心也，聖教亦然。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又有不屑之教誨也者。其無類也夫！其辨類也夫！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一而已，一則無弗同。不同者，非我之異於彼而彼之有異於我也。大同之中，忽起藩籬，吾儒與異端之名始立。吾儒方獨伸其是，而異端且自執其迷，兩相角以求勝，若冰炭之不相爲用也。君子其如異端何哉？雖然，爲吾道謀者，姑力持同異之辨，毋使以異爲同，相謀而蝕，猶庶幾乎！

韓愈曰：「孔子必能用墨子，墨子必能用孔子。」此見不到處，遺衣大顛，畢竟惑其說。

子曰：「辭達而已矣。」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可與達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與師言意也。謝上蔡監西場竹木，爲諸生講「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章，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故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可爲獨窺其微矣。只此是道，便只此是學。

子張實認得來，不是鑿空疑問者，故夫子曰「然」，而又申之曰：「是道也，『固相師之道也』。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一有『惟』字，誤。聖人之道乎！」子張求道於夫子之身，所見真，夫子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固然，所見大。一作「夫子行道於天地萬物之間，所遇者化」。上「所見真」，亦添「者」字。一部《論語》，正合如此看。

相師之道不是舊格子，聖人仍作舊格看。如一作「知」。此是道，便知不如此非道。知相師之道，便知子臣弟友一作「人倫日用」之道。

##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將伐顓臾，是無魯也，亦無王也，將則必誅。故夫子因二子之見而力誅之，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始終一辭。春秋討賊，必先治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夫顓臾，固先王之封國也，而且附庸於魯，稱社稷之臣。季氏何以伐爲哉？二子者獨不能矢大義而折其邪心乎？然且曰「夫子欲之也」，則如「陳力就列」之謂何？不特此也，爾實有匡救之責而莫之舉，則季氏之惡，爾實成之，是誰之過與？直令冉求無迴避處，於是辭窮而遁，遂有「後世必爲子孫憂」之說。既曰欲之矣，又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支吾輾轉，欲蓋彌彰，故聖人疾之。摘發至此，如秦鏡照膽，邪謀畢見矣。「丘也」以下，又發明利害以破子孫憂之說，因坐二子誤國之罪，而討罪之義無餘蘊矣。君十而臣一，均也。均則和，和

則安。均故無貧，和故無寡，安故無傾。內治既修，何患遠人之不服哉？今由、求之相夫子也，以服遠則無德，以安內則不均，而徒從臾其君以干戈之事，祇以速蕭牆之禍耳，可爲忠於所事哉？然則始終誤季氏者，二子也。故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是役也，聖人力攻二子，既聲大義之不可伐，而又深切利害之情，愈駁愈證，如老吏人獄，一字不可平反。令聞者感動，卒寢顓臾之伐。聖人有功於宗國，大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先王治天下，有五禮、六樂、八征、九伐以統一宇內，故係子於天，謂之天子。降及春秋，而自諸侯出，又自大夫出，又自陪臣出，禮樂征伐亂於雜出，而清議自庶人出矣。此極亂之徵也。權出於下則亂，亂而無所歸則散，而庶人且將挈其權以歸之一人，而天下復治。故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此宇宙升降之大機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也，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嗚呼，其唯聖人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祿去公室，則政在「在」一作「逮」。大夫。五世、四世之及，修短異也。勢極重則必反，

五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子孫之微也，宜在今日乎？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時陽貨專政，已執桓子，爲三桓浸微之漸，故云。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友最益人，其次莫若諒，又其次莫若多聞，三者皆益友也，即得其一而益矣。便辟則不直，善柔則不諒，便佞謂口給禦人而無聞見之實者，皆損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君子之學，察之性情隱微之地，而聖狂之介已判然矣。其油然而生、颺然而莫制者，好樂之情是也。或動焉以天，益之幾

也，「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是也。其動焉以人，損者之幾也，「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是也。三益者，發乎情，止乎理，履中蹈和，有自然之節焉，而又不自滿假，津津然道人之善，且友人之賢，其流露於物我之間者，無念非上達也，故益。三損者，任其情之所發而不知簡，或氣盈而驕，或氣偷而佚，或神溺而晏，欲敗度，縱敗禮，無念非下達也，故損。學者深察乎此而致力焉，於以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則學問之功思過半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三者所樂在此，則所憂在彼。

《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三益之謂與？反是則損矣。

益者之樂，從憂勤惕厲中來，故與損者相

反。《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三益有焉。王艮《學樂歌》曰：「學即樂，樂即學。」其損乎？益乎？君子慎諸！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三愆，蓋傲學者洗心惕慮以爲受教之地也。身處函丈而心不在焉，或失之語，或失之默。三愆隨之，雖日侍君子，日奉君子之言，祇以水投石而已矣。

纔一啓口，得三愆。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遷善改過，從此處得力，便是喫要學問。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

之瞽：教學皆失也。諺云：「盲棋對瞎著。」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自少至老，無非肆力於學。其大要在存理遏欲、消融血氣之累而已。血氣有盛衰，而此心隨時而受役焉。少則中於色，壯則中於鬪，老則中於得。三者遞爲君臣未有已也，故君子戒之。防乎其防，求之不墮坑塹中，當是如何力量？學者思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不畏者，君子之心法，三畏其大端也。畏即敬之所發也。畏天命，畏其命我者也。君子知天命之在我，而敢弗畏乎？

畏大人，畏其型我者也；畏聖人之言，畏其訓我者也。皆所以密畏天之功也。三畏，一畏也。若小人安知有天命哉？小人之心死久矣，自絕於天，不勝其褻越之罪，何畏之有？況於大人乎？況於聖人乎？舉無有動其畏者矣。然則三畏所以成君子，而不畏乃成小人，敬肆之關，嚴矣哉！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即畏大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人生而有知矣，自聖人以至於塗人，一也。其有不知者，物蔽之也，甚焉則困矣，然而未嘗無知也。上焉者，其唯生知乎？德性之知，則有生而完具之。從容中道，聖

人也。其有不知者，可學而知也。學生知之知，「擇善固執」是也，故次也。雖困，可學而知也。學學知之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也，是又其次也。及其知之，一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斯下愚矣。夫自生知以至於困知，同一知，實同一學。不學而後聖狂霄壤焉，天乎？人也。故君子學之爲貴。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道生於一，天之數也。天體圓，徑一而圍三，故置一得三。又三三而九，爲天數之終，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吾道一貫，而三省、三畏、三戒、三德舉其綱，九思盡其變矣。

「九思」者，君子檢身克己之功，無所不至，

有隨在而致吾之思者。君子一舉目而惟恐亂吾明也，求吾之明而已矣。一傾耳而惟恐眩吾聰也，求吾之聰而已矣。推而色與貌、言與事、疑、忿、見得無不皆然。思之，思之，隨感而自得之，而天理之在我者，無不各止其所矣。此之謂思誠。九思，一思也，故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

前六思實而可據，後三思虛而易忘。六者克己之全，三者進學之要。

君子之學，首嚴於視聽，而此心出入之關鍵肩矣。又求之色貌之全焉，又求之言動之大焉，又求之念慮之微焉，又求之情性之隱焉，愈約愈精，此心幾無滲漏之地矣。又終之以義利之辨，而天理人欲之幾，有益證其真者。格此一關，方合道耳。目有所加，言動有所措，學問更無餘事矣。九

思，終見得是學問路頭，徹首徹尾之道。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好善惡惡之誠，即求志達道之蘊也。學始於修己而終於用世，乃潛見則異致。士固有有體而未有其用者，繕修之密，身心性命之間粹如也。語有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非乎？若夫本窮養爲達施，堯舜君民直於吾身親見之，則非命世之大人不能與於斯矣。語有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乎？斯二者皆聖人之所願見也，而有見、有未見：所見之幸，固足寄斯道之輕重；而所未見，乃關世道隆污之運，聖人之所感深哉！行義達道，自伊、周而後絕響矣。有宋諸儒，差足當之。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以

語達道，無當焉。然則有其道，無其時，不能達也；有其時，無其道，不能達也。孔孟既不遇，而蕭、曹、王、魏之倫終不能致於王，茫茫萬古，可勝惜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齊景、夷、齊之論，即南宮适羿、臯、禹、稷之論。聖賢矯切世情如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即家庭授受，不過如此。有異聞乎？陳亢得伯魚之說而自喜也。意曰吾今而知《詩》之不可不學矣，又知《禮》之不可不學矣，又知學《詩》學《禮》之外，不能有加於子矣。故曰「問一得三」。陳亢深信聖人之教，故若驚若慰以志喜，非實以聖人爲遠子也。不然，《詩》、《禮》之聞，豈自今日乎？

學《詩》者由歌詠而得其情，學《禮》者由節文而通其意。學問大段自《禮》入，然必學《詩》方能開發性情爲進學之地，故《詩》先而《禮》後。後來無人理會此教法，宜子禽擊節歎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稱之，亦曰「君夫人」。

閨門，風化之始也。故稱名之禮，夫子蓋嘗舉之。曰「邦君之妻」，則係重於邦君矣，故君稱「夫人」，明有匹也。自稱曰「小童」，明有尊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遜於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尊君也。循名責實，則妾媵固不可以僭夫人，夫人亦不可以耦邦君，而邦君所以端刑于之化者，自不容已矣。記者及此，有《關雎》、《麟趾》之思乎？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子見陽貨與見師冕，同一化工一作「天德流行」之妙。

聖人處陽貨問答，皆是至誠中流出，絕無矯飾避忌之情，自合所過者化。一作「自是規矩方圓之至」。不仁、不知之說，既據理而答之矣，及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分明打動聖人心事，故直應聲而赴之曰「吾將仕矣」。當是時，寧復知貨之不可仕？又寧知天下之終不可仕？念日月之如斯，姑以自決其憂天憫人之懷而已。甚矣，貨之言得我心也！其如道之終不可行哉！感時念仕，祇增聖人太息而已。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却被陽貨道破來。

佛肸召則欲往，公山弗擾召則欲往，陽貨

見則曰仕，皆是當下意，更沒下梢。知此，方知聖人天地萬物一體血脈。一作「之懷」，下云「隨觸而見，不必實事可爲，亦不必後念相續」。若云佛肸、公山可往，此必不可仕，真是說夢。

孔子不見，只是守道之心。觀《孟子》證「人不見諸侯」事可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孔門第一微言，爲萬世論性之宗。「性相近」猶云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指點一有「出」字。粹然之體，此無嗇，彼無豐，夫何間然者？一作「曰相近」。但人生既有氣質，此性若一作「便」。囿於氣質之中。氣習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而無算，聖賢、庸愚判若天壤矣。此豈性之故也哉！一作「有曰習相遠」句。夫習

雖不能不岐於遠，然苟知其遠而亟反之，則遠者復歸於近，即習即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語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相違，便是利與善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箇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子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相遠是尋丈。如兩人面孔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爲「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渾乎？善只是一箇，惡亦只是一箇，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夫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

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一作「理義」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習於性，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曰「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章承上文而言。「習相遠」，即盡天下聖狂之路矣。然習固聽人所移，非一定之權也。中材之士，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惟上知者生而習於善，下愚者生而習於惡，皆不可移，則氣質若有囿之久矣。雖然，習也，有性焉，君子不謂習也。愚按：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三品之說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有弦歌之風，教化達矣。大道而小試之，可喜也，故聖人有莞爾之喻。偃若有未喻其意者，爰述所聞而對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言武城之治，舉而措之道者也。君子小人皆在斯道範圍之中，而愛敬聯為一體，和氣溢於兩間

矣。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達於治理矣，非徒言之，實允蹈之。「前言戲之耳」，志喜也。若子游，可為不負所學矣。道之所該者廣，而禮樂其大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魯自季桓子據費，公室遂衰。時公山畔費，是以陪臣執國命，而託於強公室、弱私門者。然亂臣賊子豈足與有為？而說者乃謂聖人實欲借以行道，則墮於子路之見矣。聞召欲往者，一時感動之心若迫焉，若赴焉，己不自知，而人亦不得而喻也。子路不說，正謂公山之往，必難行道也。聖人不必計道之行不行，而先卜人之用不用，故視公山一召若非徒然者。當時止因

費事感動聖心，故漫作癡想，謂公山庶能用我耳，意者亦吾道大行之機乎？夫今天下第無用我耳，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周道之衰也，平王東遷，下陵上替矣，聖人豈一日忘東周之業？爲之云者，挽東周復於文、武、成、康之舊也。蓋東周廢興，聖人真以爲分內事，爲是吾爲，不爲是吾不爲，第卜諸用我者何如，又安知公山之召非其機也哉？此聖人所以欣然欲往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此心之生。理無不生也，則無不行也。有不行，則生者息矣。君子求仁於吾心，而得行之之脈一作「物」。焉，一下有「曰五

者，五者何」六字。恭、寬、信、敏、惠是也。此心常運於天下，如川流之不息，則仁體得矣。五者在吾心，即其在天下者也。無以作民敬，非恭；無以作民懷，非寬；無以作民孚，非信；無以作民勞，非敏；無以作民順，非惠。有一於此，非行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實有是五者之分量，則心體得矣，仁矣。

行五者於天下，是本體；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工夫。

心能生，五者一齊俱到，故從行處見五者。若借五者爲推行之具，便須心是心，理是理。一作「心自心，理自理」。則於此圓滿，於彼欠缺，即及於天下，亦迹而不神矣。

張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行，則知行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

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善不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雖聖人不能踰也。故曰：「然。有是言也。」言有是道也。雖然，亦恃我有以自信而已。不善不入，良恐其磷且緇耳。若堅白自信者，方將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尚何磨涅之病乎？如是則安往而不自得哉？可行可止，與時乘而我不與焉，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聖人自狀出當時欲往之心一作「不能自己之心」，誤。有如此者。

聖人體道之至，動無轍迹，流行坎止，一乘化機之自然，其要歸於不可磨涅而已。不

繫之道，即是堅白之道。堅白之道，即是不善不入之道。但子路拘滯在形迹中，聖人反求在我，超然物表，恁地活潑，無一切心，無一切法。然則佛肸可往乎？曰：何可往也！不曰「然。有是言」乎？

堅不磷，白不緇，神無方也；焉能繫而不食？易無體也。聖人就不善不入中，推敲出究竟學問，非謂佛肸之召必可往也。

按：《春秋》定公八年，季寤、公鉏、公山弗擾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謀作亂，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遂執季桓子。壬辰，將執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出孟孫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成宰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奔齊，又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秋，叔孫武叔憾公若藐，使爲郈宰，殺之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侯犯出奔齊，乃致郈。後二年春，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三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保障也。無成，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又按：《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夫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月，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子行。

合《春秋》、《史記》觀之，公山之畔即在陽貨執季桓子之後，孔子猶未用事於魯，故召而欲往。及孔子仕魯爲司寇，乃因三桓以墮三都。侯犯之叛，叛叔孫，非叛魯也。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襲季氏也。惟成尚私於孟孫，故孔子得因叔孫、季孫以墮二都，而終不墮一成，蓋亦事異勢殊也。

三都之墮，正是欲往之心爲東周第一義也。使孔子果赴公山之召，則固可借公山以墮費而還之公室，因以及於郕、成，但其勢逆，其名不正，枉尺直尋，故夫子卒不往，必有待於司寇之用。既墮三都，而東周之業爲之兆矣，始知聖言不我誣也。然終不及墮成者何也？始焉方欲往公山，於魯則期月也。乘釁蹈瑕而動，既用事於魯，又因三桓以去陪臣，總之欲強公室耳。權固不可預設也。後人未考經傳本末，或疑公山之叛即謂帥師襲魯之日，則孔子既爲魯司寇矣，又何以召而欲往？豈有用我之路乎？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程子曰：「大凡有題目事，易合。」然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有題目事，故聖人題之爲六言，而六蔽隨之，謂其在假合也。資性得於偶近，而用意持循容有過中失正之弊，以語聞道則未也。故君子學焉而已矣。六言，一學也。學，一理也。好學者求吾心之理而得之也，得此理於仁而不愚矣，得此理於知而不蕩矣，得此理於信而不賊矣，得此理於直而不絞矣，得此理於勇而不亂矣，得此理於剛而不狂矣，何蔽之有？六蔽不生，即六言亦屬強名之，其於道也幾矣。不就六言學，只明得一理。此理明，更無餘事。善學者反躬而自得之，以盡乎己耳。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教生於興，故學《詩》爲小子第一義。可興，又學《詩》第一義。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可群，可怨，事父，事君，皆反觀之地，無非得之於興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窮物理之當然，而得吾心之皆備，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詩》不可不學，而其要則二《南》盡之矣。君子得之以修身，而教於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矣。此《大學》之教也。傳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雖閭門之內，几席之近，有偃偃乎其不可行者，與面牆何異哉？君子求端於二《南》，而先王以肅肅雍雍之德刑于寡妻、被於南國、裕於子孫者，有如是也。文王我師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不廢玉帛，而玉帛非禮也；樂不廢鐘鼓，而鐘鼓非樂也。因文而達其意，亦可以得禮樂之謂矣。雖然，禮云禮云，非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非鐘鼓云乎哉？在人思而得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①「諸」，原誤作「之」，今據四庫本及《論語》通行本改。

色厲內荏，方泰然自以爲君子矣，無乃小人之尤乎！比諸小人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善匿而畏人知，一也。此等情狀如揭肺肝，覷破時不值半錢，雖小人亦不齒之。故君子作德，誠之謂貴。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之名，自孔子始立。蓋指學聖人之道而僞焉者。其託迹近於中庸，最足以當鄉人之好，而其闖然媚世之情，尤令賢愚盡厭，故其謹愿之稱始於鄉人，終述於天下後世。所爲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爲愿人也，則亦題之爲「鄉愿」而已矣。曰「德之賊」者，自有鄉愿之學術，而流俗趨之以爲便，小人託之以文奸，人心世教從風而靡，其害至於子弑父、臣弑君而有所不顧也。其爲德之賊爲何如哉？蓋僞學之蔽如此！

古來無此名目，自聖人題破，包盡古今僞學之品。必曰「鄉愿」者，爲他起手從流俗汙世中來，固是一作「不離」。本色，雖出神入聖，繆巧無窮，只是鄉人伎倆。

學君子不得，必爲色厲內荏；學聖人不得，必爲鄉愿。

色厲內荏，正是鄉愿之流。爲他未熟在，故中外兩般。若「鄉愿」，是渾成一愿，外不厲，內不荏，經幾多鍛鍊來方恰好。正是竊盜有敗露時，鄉愿是盜狐白裘手也。

一末句作「鄉原愈做，規模愈好，訖難窺其破綻」。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說者，學事口耳，隨所聞而騰說之，不勝其誇誕之情也。此其精神漏洩無餘，雖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非自棄其德乎？然則畜德乃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乎！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

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只是鄉人之庸庸者，本無大破壞處，只富貴一念割不下，便當無所不至。初然只是鄙夫，後來是大奸大惡，若出兩截人，殊不知其爲必至之情也。若謂鄙夫不可與事君，初然亦信不及。故聖人始自疑其辭而曰「與哉」，其旨嚴矣。

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何必陋惡？聖人窮奸邪之禍，而止以鄙夫概之，欲人主辨奸於微也。

鄉原、鄙夫，皆是聖人題畫出其情狀，亦甚不相遠。

子曰：「古之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人生不能無氣質之偏，已爲所性之累矣。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呈露於氣質之中，識其偏而善反之，古之人所以盡性也，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今之人非無古人之疾也，而重壞於習染之私，知誘物化，任其質之所溺而不知反，回視最初面目，已失其真。蓋疾猶是也而症已非矣。狂者次於中行，故爲肆；矜亦狷之流，故爲廉；愚則多木訥之意，故爲直。三疾，古人蓋嘗因之以入道矣。今也狂流而蕩矣，非肆也；矜流而忿戾矣，非廉也；愚流而詐矣，非直也。名存而真亡，故「或之」。或之，疑之也，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天下蓋有以邪而奸正者，若紫奪朱、鄭聲亂雅樂是也。此猶其小者。國家搖亂，國



是傾陷，正人莫如利口，其亂正之勢，亦猶紫奪朱、鄭聲之亂雅然。極其禍，能令君主之心爲其所中而不自覺，能令天下之大人之情爲其所簧鼓而不自持，直舉人國而覆亡之，猶反掌耳，可畏哉！是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惟仁者能惡人，其有知三者之足惡，蓋亦鮮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久矣夫！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也。可言，非道也。聖人慮以言求道而反格於進，故慨然有「無言」之歎。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蓋借疑問以發夫子之蘊也。夫道，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何言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道也。天亦

卒歸於「無言」而已。以無言之天，顯設於四時百物，而非滯於有，以時行物生之天，復歸於無言，而非淪於無：所爲「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至哉天乎！述道者述此而已。然則道固有超於言者矣，又有不言而言者矣，而猥欲以言述之，不幾乎愈言而愈晦乎！

「予欲無言」，聖人分明一天矣。蓋學至於忘言始拈此義云，非專爲立教說。「天何言哉」，以身證也。若言聖同天，更嫌比擬在。或曰：「觀天則知聖人矣。」程子曰：「非也。觀聖人則知天矣。」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

此聖人「知命」以後學「學」字一作「觀體拈證」處。

此道惟顏子足以知之，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周子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無言處正是道妙，四時行，百物生是無言之撰，故始終曰「天何言哉」。

子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聖人固自以有言之病道也，故慨然歎曰「欲無言」。蓋將學進於忘言，而以神道設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許師曰：「『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不教，而平心和氣，不大聲色，其所以爲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蓋體人子必至之心而爲之，非以強世者也。求禮於玉帛周旋，求樂於鐘鼓節奏，而傷人子之心，抑惑矣。時物之變，人子蓋用以寄追感之情而未能忽然者。短喪之說，無亦未嘗反而自得其心乎？故聖人借予之身動予之心，而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若曰此女之心，而非他人之所能爲也，予猶未得於心，而遽曰「安」，亦口給而已。「女安則爲之」，言必有所不安也。三年之喪，食旨不甘，聞樂

不樂，居處不安，此亦仁人孝子必至之心也。而予獨安之，予獨爲之，予獨非人子乎？予之不仁也，姑俟其既出而復責之，而欲其知所悔悟心而徐得其不安之實也。親親，仁也。此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之心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直打到痛癢相關處。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不思所以竭罔極之報，其亦不仁之甚者矣！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莫痿痺於此矣！食稻衣錦，君子曰不仁而不可爲也，此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也。然昔者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禮，喪必三年。賢

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有由來矣，未聞其食稻衣錦以爲安也。若宰予，抑亦屈己以明道者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人心不可無所用，無所用則昏昧放逸，惡日長矣，況飽食終日，一無所用乎？故曰：「難矣哉！世不有博弈者乎？」博弈雖賤而用心則已勤矣，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者矣。則是天下盡出博弈下也，亦愚不肖之甚而已矣！然則君子之欲用其心者，曷不師智於博弈而通之？

泛用其心不可也，雜用其心不可也，其惟博弈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如博弈之用其心，則幾矣。此

① 「天」，原脫，今據四庫本補。

聖人所以醒人於博奕也與？

人心有全力，只是不肯用。用而不盡，與不用同。

心無方所，用者亦無方所，而曰「無所用心」者，豈有所以爲乎？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而致其身。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只此便是學。」可爲知所用心矣，推之無往不然。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義者，勇之爲體也。義在是即勇在是，故除却勇可不道。若見義不爲，義非我有，非勇亦非義。聖人就勇之是處看是義，故曰「君子義以爲上」。使徒恃血氣之勇而義不存焉，則亦爲亂爲盜而已。亂則非勇也，盜則非勇也，然則「義以爲上」，其爲大

勇乎！亂與盜，視真正英雄只在是非間。學者辨之。

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爲亂；小人徒勇，必暴悍而不循分，故爲盜；皆惡之別名也，非作亂爲盜之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聖賢惡惡之嚴，皆克己進德之要，而維世淑人亦寄於此。人心之惡，不可勝窮，其大端若：稱人之惡者，浮薄之情也；居下流而訕上者，傾險之習也；勇而無禮者，逆亂之節也；果敢而窒者，猖狂之見也。有一於此，皆德之賊，故聖人惡之。殆有異焉，極其情，得無徼而託之知乎？訐而

託之直乎？不孫而託之勇乎？以惡爲德，何啻千里！而析理不明，不免以似亂真，且益肆其遂非長惡之習，蓋亦爲惡者必至之情也。惡惡，晰天理人欲之幾，而一破其假借之見，庶幾有拔去病根之意，於所爲稱人惡四者之惡不使得以加身矣。此子貢之惡所以合於夫子也。

子貢之惡是申明上文，如凡下訕上者未有不託於直，知、勇亦然。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難養，自古皆然。知此，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鮮克勝者。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君子十年而幼學，至四十而強仕，則其學成矣。「年四十而見惡焉」，老大之悲乃在今

日矣。已矣乎，無可復爲也。「其終也已」，惜哉！是以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自靖自獻於先王，生死去就，行各不同，而愛君憂國之忱無纖芥可疑，各成一是而已。「一而愛君」三句作「而心同」。心之盡處，即道之至處，故曰「仁」。就其仁而觀之，亦止謂之忠。忠之至也仁，一也。以此事親爲孝，以此事君即爲忠。故仁人即是孝子，即是忠臣。孝子不必仁者，宗族稱孝之謂也；忠臣不必仁者，子文、荀息之謂也。仁可以該忠、孝，忠、孝未必盡仁，故聖人於三人，不曰忠而曰仁，所以表

忠臣之極思也。令尹子文忠矣，然不曰「不忠」，而曰「未知，焉得仁」。蓋原心之論，屈原之忠，忠而過。觀過，斯知仁矣。

三人一節進一節做：始諍之以去，繼諍之以奴，終諍之以死，無可復爲矣。於此而國破君亡，亦可以自靖於先王矣。三人似商量熟慮，一作「極思共慮」。各就一件做去。一下有「均之可以靖獻於先王」句。觀《微子之誥》一篇可見，所爲同心報國也。說至此，方見得三子之義凜然，方一作「色色」。是仁。須知三子去合當去，奴合當奴，死合當死。去者非爲存宗祀，悟君之道始在一去。微子爲紂庶兄，分義當去。箕子艱真正志，又有一段委曲精誠出萬死一生，處此際甚難，正是哭不得，笑不得，此策更無轉動。比干方纔撒一死，是臨了著數。一作「比干方效之以死，是末後極思底盡處」。若說

箕子偶然不撞著紂怒，故未死，比干不幸而死，似未盡當時靖獻心事。萬一俱死俱不死，豈不有憾？且聖賢生死在手，豈一作「何」。係於紂？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然則直道可容乎？故展禽亦然。惠不能枉道以求容，而姑棲遲於父母之邦，猶有忠愛之意焉，然其如天地萬物一體之誼何？孔子便不然。惠終置身於世外，迹混心超，故列之爲逸民。此是油油不自失的面目，盎然想見其人。和而不流，其惠之謂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 孔子行。

齊景公商所以待孔子，而曰：「以季氏則吾不能，姑以季、孟之間待之乎？」又曰：「恐吾老矣，不能用也。」同是一時商量語，纔商量，志疑矣，安能用賢？所爲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晏嬰之沮有由矣。此孔子所以行也。記者不載晏嬰沮孔子之事，而專坐罪於景公，固以見聖道興廢非嬰所能與，而且不能於用賢者，主道不斷云爾。此著出處，總誤一「待」字。「吾老矣，不能用也」，言但恐終不能用孔子也，亦自謙之辭，非果不用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志事於齊人，又歸罪於季桓，若魯無定公。然定公已制於齊人，卒爲季桓子所悞

而不克自主。「三日不朝」，魯之爲魯可知矣，聖人能行道乎？聖人去魯，本以膳肉不至，存委曲之情，而事實坐此，故記者直以女樂一事爲孔子行案，誠識聖人出處之大者也。

或問：「孔子去魯若何？」曰：此孔子最不得已處。孔子方得志於攝相之日，而一旦有女樂之歸，一有「諫諍匡救都無所施」句。義有可去，必俟膳肉，一作「猶然遷延於膳肉之至」。曰尚有可爲，姑爲弗聞而安之。及膳肉不至，然後念絕。一作「義無可留」。即出畫心事一般，孟子所爲「以微罪行」者，正以示臣子去國之情不忍愬然，卒不欲暴其君父之失，如孟子所爲「王猶足用爲善」是也。總是夢寐東周心事割不斷處。一作「放不下」。於去齊，衛則不然，固是去他國之道，亦尚無可爲之兆，則進退之義可一言決耳！

「云『不特孟子所謂以微罪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三人言論風旨，大略一轍。而楚狂衰鳳之歌飄然有塵外之想，故謂之狂者。「夫子下，欲與之言」，其屬意當最切。沮、溺多溺而不返之意，名稱其實，所謂「石隱」也。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想當時語次，有周旋中禮處，其操履當在楚狂之上，故邂逅遂成莫逆。夫子聞而嘉之曰「隱者也」，言有道而隱者也。夫子周流楚蔡之間，不



得一遇時主，乃就塵埃中物色數君子，使千載而下仰其風節，雖數君子之幸乎！而吾道不可爲不遇矣。夫春秋之世，固不以孔子之聖貶數君子也。

原旨曰：「欲與之言」，亦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

「而誰與易之」，言天下皆亂，誰可以化而易之者？謂世道至此必不可易也，故夫子反之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應上「與」字，「丘」應上「誰」字。然則今日之滔滔，非丘與易之而誰與之易也哉？

「辟人」謂避此適彼，屑屑於去就也。

聖人憮然數語，是盡傾肝膈處。

子路憾丈人意，專就二子之見上來，故尚未得聖人憂天憫人之情意。蓋曰「君臣有義，尚矣」，使人人高不仕之節，此義不終

廢乎？夫君臣之於長幼，孰輕孰重？長幼之節且不可廢，而況君臣之義哉！「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若丈人之見亦惑矣。君子之仕也，正藉以行君臣之義也，非以仕爲行道計也。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如此義之不可廢何？此君子所以周流稅駕而不容已也，丈人獨何心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民以「逸」稱，蓋身隱而道超，不受世氛，亦不繫情於泉石，翩然人寰之表者也。許師曰：「逸民者，天民之不遇乎時也。如夷、齊抗節於首陽，清而不晦；柳下、少連伸

道於三黜，和而不流：皆越隱君子一等矣。不降不辱者，心迹俱超道，與日月爭光，尚矣。降志辱身者，心與迹判，若擬於降且辱矣，而言行合道，卓乎操履之純矣。隱居放言，有輕世肆志之意焉。中清中權，而獨行君子之概也。總之，逸民之行，以身志爲綱，以夷、齊爲案，而數子皆在範圍之中。以下故就身志外觀言行，又就言行外觀清權，所謂得其天機，遺其牝牡驪黃者。於惠、連，曰「如斯而已」者，言二子之逸既如斯，則降志辱身非其真矣；其在夷、逸、朱、張，可知數子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此其所以爲逸也。然則數子皆以逸言，而學不盡性，卒未融其有我之見，有所可即有所不可，心有所向而行局於隅，道滯於器矣。惟聖人全體周流，神無方而易無體，何可不可之有？所謂聖人之時者

也，其異於逸民者有如此。然則數子固在夷、齊範圍之內，而七子又在聖人範圍之內，此道之所以集大成也。聖人敘逸民而終自附於七人之後，其所感者深乎！倫，彝也，秩也。慮者，思之精，慮善以動也。廢中權者，自放以爲高而適道之權也。凡言「中」者，皆從容中其道也。

問：「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聖則大而化之矣。如伯夷惡惡之嚴，而量且容物；柳下惠與人之寬，而介且不易於三公，則亦未始非偏至之行，而所爲可不可者，亦惟要其理之是而已，亦何病於中道乎？」曰：如伯夷之清而後可爲聖之清，如柳下惠之和而後可爲聖之和，即二子而觀之，迥然不相及而成其不可之見矣。此道中本無清、和相。清、和之名，從氣質用事而得之。

可不可之病，非謂可在清、不可即在和，可在和、不可即在清，只各就清和中見出。如不屑就不屑去，豈得無成心在？纔有成心，即有岐見，一彼一此，胸中若相對待，無往而非可不可之見矣。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鏡中花，隨感起滅。

聖人未嘗謂七子皆有可不可，但言我之爲我有如此者。此聖人自名狀最真切處，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惟聖人方認得可不可最真。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無可無不可。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尚病可不可在。聖人之至，無聲無臭，至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人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太師諸人以賢者隱於樂工，已非其志矣，

況魯事日非，其君舞《大夏》，設兩觀，其臣歌《雍》，舞佾，禮樂廢墜久矣。諸賢目擊僭亂之風，思欲舉其職而不可，不去何爲？意是役也，其在孔子去魯之後，故附記於此。蓋自是魯國虛無人矣。三仁去而殷虛，八士興而周熾，其世道消長之大機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按：周公之封於魯也，太公問：「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賢。」聖人以仁厚培國脈，藹然有一體充周而無間之氣象，此其所以稱隆與？親親，睦九族也；眷舊，敘勳庸也；敬大臣，重股肱也；量任使，惜人才也；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流出，得王道致治之要矣。紀綱法度，舉而措

之耳。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

春秋而降，天地閉，賢人隱。諸君子觀於至聖之栖栖，而宇宙升降之機決矣。楚狂、沮、溺之流，既長往而不返；大師、少師而下，又去國而罔顧，尚可爲邪？記八士者，思盛王也。夫八士之生，際周之盛，足係一代之興，則周能用之，周能有之也。不然，春秋大聖人而下，如沮、溺、丈人遺逸諸人，獨不能媲美八士乎？才之用舍，係世道之隆汙，信矣！雖然，周能有八士而不能有大聖人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乎？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喪思哀，其可已矣。」

學問只有生死一關爲究竟地，尋常只有義利關。生死即義利之大者。子張劈頭說箇「見危致命」，便是究竟學問。而繼之以「見得思義」，正見其平時所致力處。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也。喪、祭二端，又就民生切近之理，密證其躬行，以見其精神無不盡處，而卒未嘗遠人以爲道者。士之操修，於此窺其大矣，故曰「其可已矣」。子張晚年進學最誠，只此數言可立萬世儒矩。今必以爲出於子張而病之，亦未知爲學之要者矣。

《子張》一篇，皆賢人之學所階以希聖希天者。學者欲求觀於夫子之道，必自此入，於子夏之徒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道體無窮，而得之則爲德。故執德者必貴弘，信道者必貴篤，君子所以交致其功也。德不極所性之全，而守一得以自封，則不弘；道不證在我之實，而恃虛見以爲是，則不篤。若而人者，雖日從事於道德之途，而支離之守、恍惚之見無當於學矣。浮沈墮落，恒必由之，曰焉能爲有無，鄙之也。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兩者之病相爲表裏。所執如此，所信亦如此。一察自矜，正是信不真處。

世有一項學問，儘有踐履，只是拘於所執，必信必果，總爲一種意見所纏，無開拓處。叩其中，不過循途守轍，未嘗實見得然，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也。此正是上半落學問，學不得聖人地位，猶爲不學。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此子張

自道。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論交，自是交道之常，如聖人嚴損益之訓是也。但損益未嘗無辨，而君子取善之量無窮盡，賢與愚、衆與不能，皆君子論交之地，畛別分明而付與各當，無往非善下之益，乃所以成大賢也。又合我之賢不賢以見「拒」之一字果無用處，故總承之曰「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所見是大賢以上事，如下學者當以子夏爲正。學者合而觀之始得。

子夏言不可非。但庸衆之類，但存一拒人

之心，將視天下之可與者亦寡矣。此離群索居之病，所以悵悵於投杖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蘇子瞻曰：「道體無大小，方術技藝恐是一理。神而明之，皆足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但其用則有分矣：大者自一身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遠弗届；小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僅僅取給於一事一物之濟而已，何致遠之能？是以君子不爲也。君子學務其大，謂即大以該小，而未嘗以小病大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既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也。所謂「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者，此真能好學者矣。倘玩愒日月而忘助之病乘之，如學何？

日日而知之，日日而有之。日日而有之，即日日而熟之。原本「熟」下少「之」。日月相禪而未有已也，雖上達天德，可矣。

道體無窮，善學者銖積寸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日日用力，至一月間，聞見充足，更無一空隙日，便是得一月工夫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日之亡即爲月之能，知其所亡，方得葆其所能。

一曰：知無窮，能亦無窮。纔有息機，知體便槁。

問：「所知何事？」曰：須知所學何事。君子之學，心學也。知者知此，能者能此。日知之知，一知也，而愈知愈明；月能之能，一能也，而愈能愈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

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皆道問學之事，而求仁之功端不外此哉。曰「仁在其中」，仁固無往而不在者也。學、問、思、辨，非仁也，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心，仁也。然則博學者學此者也，篤志者志此者也，切問者問此者也，近思者思此者也，此真能用力於仁者也。謂之「仁在其中」者，謂實有諸中，非若存若亡之見也。仁本在我，非若祿之自外而至，故與凡言在中者異指。子夏蓋示人以求仁之學也，亦即下章「學以致道」之意。

學問工夫切近處，正是仁。非心存於此，必待熟而後仁也。學而不厭，則仁安矣，既聖矣。

博學是博文工夫，篤志、切問、近思是約禮工夫。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道不可強致，善學者莫之致而至之也，所謂自得之也。百工居肆則必有事，必有事所以成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所以致道也。

未有不學而致於道者。不致於道，非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真見是過也。「小人之過也必文」，則不可見矣，便是同雲密布，掩盡陽光，此心陷溺之極處。

過不可文，而其遷就回護之心則文也。

文過時，已明知自家不是處，却不肯認錯，故計出於此。問：「何故不肯認錯？」

曰：一認錯，便無由濟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有三變，神明而時出之，君子豹變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皆莫知其所以然，故曰「變」。若儼變爲溫，溫變爲厲，非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厲己，謗己，則不誠未有能動矣。夫不信以勞民，果厲也；不信以諫主，果謗也。人各有心，其可愚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如生死利害，關係綱常名教處。「不踰閑」者，守道之嚴，不踰尺寸也。人苟能効力於大者，則小者或出或入間，可弗論也。子夏之言，蓋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

功之察者訓。

小德，只就大德中細細推勘出，如孝的大段是，即晨昏小節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孝，如申生之恭可也。忠的大段是，即語默去就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忠，如屈原之忠而過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師、商論交，畢竟子張勝。游、夏論教，畢竟子夏勝。要之，可相合而未可相非。

子夏篤信謹守，其教人多由規矩節目中人，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故子游但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當之，非謂其善



於洒掃、應對、進退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而有本焉。曰「無本」云者，正恐其逐末而遺本也。故曰「抑」，曰「如之何」，皆疑辭，疑其逐末而遺本也。子游探本之論，亦學者所喫緊，但質之聖門循循善誘之方，不能無病，故子夏從而過之。子夏意謂：君子教人之道，執何者爲先而傳之？執何者爲後而倦之？或先或後，初無成法，亦無成心，但生質不一，如草木之區別。然君子之道，豈可強其所未至而從事於誣罔乎？若夫會道器於一原，即始即終，神而明之，則聖人而後能之，豈可概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未嘗限人以聖人之學，而無合下證聖之理，由洒掃、應對、進退而進之，亦可馴至乎聖人之域矣。子游亦見得洒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但欲子夏即末探本也。子夏之解，謂

本末固是一體，然須聖人便合下理會到此。自學知、困勉以下，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節磨鍊，使之收拾放心，變化氣質，用力之久，有渙然融會處，便是知本也。若先一齊說破本末，彼實未有承當處，徒重其躐等之心，玄遠之見而已，非誣而何？子夏所見，最得聖門教法。聖人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如一貫之呼，必俟其學將有得而後及之，若曾子以之示門人，便須道「忠恕而已矣」。淺深上下各因乎人，何嘗執有成法？所謂成德達材、時雨之化然也。合而觀之，子游之見即博約之教，子夏之見是循循善誘處。洒掃、應對、進退，與徐行後長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洒掃、應對、進退，須是誠心中流出方是道。慎獨工夫便做在此處。

始終無定名，總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

有始有卒，正是無始無卒，并本末相盡捐了。

朱子譏子靜曰：「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說他纔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步步做上去？」又朱子門人嘗過子靜，且言師門教法。子靜爲誦「天尊地卑」一章，曰：「某教法如此。」愚按：朱子譏子靜，分明子夏之見，而子靜不免以有始有卒之聖盡概門人小子也。學者辨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學一理也，亦一事也。通爲一事，則學不以仕廢也，故「仕而優則學」。仕亦不以

學妨也，故「學而優則仕」。其必優而後及者，皆純心之學也。當官而理學問，祇屬馳驚之見，況學焉以干祿乎？蓋學者兩不相妨而相爲用，處爲真儒，出爲名世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病末世喪禮不情，故以致哀垂訓之。致乎哀者，自致其心也。止者，孝子之心無窮，而於禮可無憾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子張蓋賢知之過，其立心主於高遠，若有爲人所難能者然，以言乎仁則未也。未仁之病，正坐難能中。堂堂氣象，望而知其未仁矣。以德行言曰「爲難能」，以氣象言曰「堂堂」，其病一也。不曰不仁者而曰「未仁」，曰「難與並爲仁」，蓋即此而反躬切己，從事於閭然之學則仁矣。所謂如此

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也。此二賢忠告善道處。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者」，身致者也，實有是心而不容已也。人皆有是心，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則不能致矣。「必也親喪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親之喪，則孩提之性於此盡呈，雖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則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擴而充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蓋爲有家者訓孝也。聖人以孝治天下，自諸侯而大夫，一也。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可謂善繼志述事矣。此孝道之大處，故曰「難能」，非謂他事可能而此獨不

可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春秋之世，先王撫治天下之道，不復存十一之遺而民無固志矣。失道者，如作丘賦、舍中軍，而養之之道失；其君大路越席、朱干玉舞，其臣歌《雍》舞佾，而教之道失。民散者，民心皆瓦解而不屬於上也，亂亟矣，小人犯刑固其所也。然則民情大可原矣。如得其情，亦仁人之所痛也，而可以明察自喜乎？哀矜勿喜者，豈徒死中求生，盡士師欽恤之責哉？方將穆然深思，若推己而內之溝中，於是乎復先王之道，以庥斯民於飽煖、禮義之域，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已矣。此曾子爲當時人上者發悔罪下民之意，爲聯合人心之本

以救世亂也。然則亂國煩刑，非重其散乎？秦、隋可鑒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古今誅不善者，莫如商紂。紂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也，而天下之惡卒歸之，則身自處於不善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惟聖人罔念作狂，狂則甚矣，自取之也。然則紂之不善，果如是之甚者也。

紂之不善，本如是之甚，而曰「不如是之甚」者，欲人謹惡於微而杜下流之勢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則爲桀紂，而且自寬曰：「我之暴惡，未至爲紂之甚也。」則紂亦有可原者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者何？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絕無一毫掩蔽之情。偶值情理之窮，不能無過，如天道陰陽有沴戾而日月薄蝕者然。日月食而後明，限刻可期，君子隨過隨改，不遠之，復似之。其見與仰，總以見君子改過之意，無不在人眉睫間，若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此正天理流行處，非必以見且仰徵君子之改過也。「過也，人皆見之」，便是改過下手處，非既見後方更也。皆仰則復其初矣。日月之還明有待，而君子之改過無待，纔待則不成改矣。即過，即見，即改，一時事。其有取於日月之食者，只言其有過必改之情同耳。過出於無心，只是昏，一昏即覺，一覺即化。如周公使兄，孔子諱君，非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得統於文、武，固非區區滯於大小之見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見之爲大，不賢者見之爲小也。大小之見，不足以盡道，而道未嘗不在是。神明之明之，存乎其人。「夫子焉不學」，則無大非小，無小非大，無大無小非一貫矣。學在是，師在是，何常之有？雖謂能自得師可也，師文、武亦可也。

苟不知所學何事，頓令大小兼舉，如說一而學之，則聖人之學亦窮於識矣。

大小之原，正是文王之德之純。就此實證，正是一貫處。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

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君子必有志於聖人之學而後有以入聖人之道，所謂「得其門而入」者是也。得門而入，乃能真見聖道之無窮，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一披示之矣。此見不必遠求，反之當身，稽之日用，證之天高地下之間，無不活潑潑地。只限一法，便令東馳西騁，愈求愈遠，且有當前錯過者矣。善乎，顏子得門而人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盡之矣。卓爾之見，豈偶然哉！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庶幾富美之蘊乎？雖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苟得其門而入，更無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

宮牆之譬，總見賜之造道淺而易窺，夫子造道大而難測之意，非以門喻外、官喻中也。使顯然有及肩、數仞之懸絕可見，便當程量分明，望宮牆而小天下矣。然則學者非但不見宗廟百官，并數仞之牆，亦是坐井觀天。

喻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性分定故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可謂美且富矣。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和一處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日月喻其至高，高不可踰，雖欲自絕，終無傷於日月之明也。量，量度也。不知量，言不知量度淺深也。不可踰而欲踰之，非不知量而何？

日月無私照臨，日月未嘗絕人而人自絕之，自絕之而卒無傷於日月之明，則日月之照臨如故，而人又烏容自絕爲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罪過儘重，自聖人看來亦無甚罪，終納之照臨之下而已。此日月之所以爲大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聖不可知之謂神，一天而已。子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存神過化，超然聲色之表，亦若是而已。聖同天，不既深乎！善乎，子思子推言之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嗚呼至矣！

夫子之道，不必得邦家而見，只借得邦家事業，想見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然則夫子其堯舜乎？曰：夫子觀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耳，被子貢等閒說過，便是賢於堯舜處。味「所謂」二字可見。

「斯」字只是誠動於此，機通於彼。聖人治天下，有許多措置施爲，難得當下便了。但事功有待而立達之心無待，極之三年必世，只了得當下一念；極之千萬世，亦只了得當下一念。聖人視三年、必世、千萬

世，只在片晌呼吸間。

子貢推尊夫子，一擬之宮牆，再擬之日月，擬之天，可謂至矣。然實未見得聖人親切處，不如其自鳴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如孟子言孔子「聖之時」，亦近之矣。

天不可階，求天於吾心而階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也。

###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第二十篇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終之以夫子之論政，又推本君子之學。內聖外王，於斯爲至矣。

《論語》未嘗言「中」，而惟於二十篇之末以明之。孔子之道不外一「中」，後來子思作《中庸》，遂權輿於此云。

堯授舜，言「祈天永命」之道，而推本於「執中」，其旨嚴矣。中之爲義，從方所得名而實不落方所，其在道體亦然。渾然至善，中而已矣。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道統，亦準諸此而已矣。聖

人立天命人心之極，而修道以立教者，更無偏倚之私、過不及之弊，所爲「允執其中」也。中而曰執者，對天之曆數言，則中爲對越之本，如執圭之執。然又曰「允執」者，昭其信也。允執其中，中斯無失矣。聖人憑空拈出「中」字，不說心，不說事，不說工夫，其要歸於從容中道，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至舜以命禹，闡「執中」之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中於心而非外物，求心於危微而心不墮有無，求執中之功於精一而執非淪於把握，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所以合天也。虞廷十六字有功於萬世心學大矣。然增十二字於四字之上，不加毫末，故曰：「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



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件，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更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不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雜揉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事心」一段，一作「由精與一而中之用全」。此虞廷授受心法也。觀舜亦以命禹，則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亦一而已矣。《湯誥》、《周書》舉其大端，隱然有上畏天命、下憫人窮之意。只此便是堯舜真血脈，便是執中無方。合而觀之，一理不具，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敏則有功，公則說」，其帝王一中之化乎！

按：朱子「中以事言」。愚謂：離心無事，

事之「中」亦自心上看。如堯舜揖讓，本於公天下之心；湯武征誅，本於拯天下之心；方是中道。豈以揖讓、征誅爲中乎？中只是理，理無內外，而心其本也。故虞廷首以人心、道心發明其旨，可謂深切著明矣。

一篇精神綰結，只一「亦」字。

湯既伐桀，告諸侯之詞「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故總承之曰「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顧諟明命，何所不至乎？其得統於堯舜「執中」之傳，以此。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直是吹枯轉臘，宇宙皆春，爲周家第一大政，故首揭之意重。首句又舉其伐紂誓師之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固見仁人之無敵矣。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孟津之舉，凡以

爲百姓已耳，豈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爲乎？及其克商之後，立政安民，撥亂反正，翕然更始，如下所云，所以慰百姓之懸望者，端在此矣。「謹權量」，先謹其在官者，以達於下也；「審法度」，謂損益沿革之宜；「修廢官」，謂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職之事，只是一時修飾官常而已。凡此皆行政之本，故曰：「四方之政行焉。」興滅、繼絕、舉逸，人心仰望莫切於此，故天下之民歸心焉。重民三事，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本，至此而一人之德澤在天下矣。此王道之所以大也。於此見武王鼎革之際，一面除殘，一面反商政，救安天下，若拯溺救焚，不遑餘力然，方是天地之心，帝王之德，非徒以其規爲政事之善而已。在堯、舜、禹、湯，何曾舉一事來？

「堯曰」一章，文不屬，事不符，零碎掇來，正是中無轍迹處。合之，在夫子範圍之內。若說某某則見而知之，某某則聞而知之，便是一付舊本子，將道理做注脚看了。然則孔子其天乎！其視堯、舜、禹、湯、文、武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夫子告子張問政，統帝王之道也。曰「五美」者，後儒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是也。纔出於伯便是惡，一尊一屏方是純王之心，純王之政。王道規模宏遠，如天覆地載，萬物得所，絕不從驩虞起見。故首舉「不費」之惠，至於「勞民」之政，最易斂怨。王者以佚道使之，而默動其終事之情，何怨之有？合之，見殺之不怨，利之庸氣象。由是而窺王者之心，方淡然無營，失得勿恤，日轉一元之生意於於穆之表而已，所謂「欲仁得仁」、「欲而不貪」也。仁則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貫，便是「無敢慢」。蓋嚴密之極爲安舒，何至以驕侈逸豫病天下乎？故「泰而不驕」。在心爲

「無敢慢」，在貌即爲莊泣。正衣冠，尊瞻視，恭己之象也。德威惟畏，故「威而不猛」。自政說到心，又自心說到貌，且見王者過化存神之妙，雖平鋪五事而血脈自貫。合之見王道之全矣。「四惡」總是一苛迫近小氣象，分明畫出一伯道：在立教則爲虐，在作事則爲暴，在出令則爲賊，在出納則爲有司。有一於此，皆治之賊也，故曰「惡」。或言「上三政是剛惡，下一政是柔惡」，竊未然。四者總是不仁之惡，與上文相反。然伯者信賞罰，謹教令，如何以惡歸之？只是伯者先詐力而後仁義，其心不過欲罔民以就其功利之私，就他條教掣然只是文具，誠是不教之殺、不戒之成、慢令之期、有司之出納而已。總之從刑罰上起念便是暴，從期會上起念便是虐與賊，從出納上起念便是有司，故歸之伯

者。夫子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開萬世之太平，商確治道，莫備於此。邵子曰：「仲尼祖三皇，宗五帝，考三王，孫五伯，於此可見。」嗚呼，至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命即天道之流行而付與物者。一氣流行，而理在其中，只是一箇，更無氣數、義理之別。言太極則有陰陽，言陰陽則有變化，而盈天地間平陂往復之數該於此矣。變化化，遊於無窮，方見太極之妙。人與天地萬物同遊無窮之中，小之日用動靜，大之進退存亡，莫非命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即陰陽不測之神也。然則學不窺神化之奧，不足以言知命矣。知命則知時，知時則知化，《易》曰「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是也，又何利害窮通得喪之惑乎？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之則立之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故能仕止久速，各適其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證上達天德之詣，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可謂互相發明於天下萬世之學則矣。禮，即是命之有常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所秩也。其筭於人心則「敬」而已矣。無不敬之謂知禮。敬則卓然，故曰「立」。《記》曰「莊敬日強」是也。人心敬肆之端，即天命存亡之介，故知命者又必約之以知禮而始真，由立而進之則幾矣。然君子之學，固非區區一己之言而不足與通之天下者，知人則哲，由己及物之道在其中矣。有鑒別之

明，而後有曲成之仁，君子所以合明親於一致、通教學於一原也。而非知言，又胡以得之？知言者，知其理也。致知之學，有以晰群言之搖亂而衷諸聖，即孟子之「知言」是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其大端乎！知言以知人而學窺其大，合人以成己而德造其成，其斯以爲君子乎！

# 論語說義

〔清〕

宋翔鳳

撰

甘祥滿

校點

周鋒利



# 目 錄

校點說明	一
論語說義序	一
論語說義一	一
學而 爲政	一
論語說義二	一五
八佾 里仁	一五
論語說義三	四九
公冶長 雍也	四九
論語說義四	六四
述而 泰伯	六四
論語說義五	七六
子罕 鄉黨	七六
論語說義六	八三
先進 顏淵	八三

論語說義七	九三
子路 憲問	九三
論語說義八	一〇四
衛靈公 季氏	一〇四
論語說義九	一一六
陽貨 微子	一一六
論語說義十	一二三
子張 堯曰	一二三





## 校點說明

宋翔鳳（一七七九—一八六〇），字于庭，長洲（今江蘇吳縣）人，歷官泰州學正、湖南新甯縣知縣等，是清代常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學得乃舅父莊述祖今文經學之傳，通訓詁名物，志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著有《論語說義》、《論語鄭注》、《周易考異》、《大學古義說》、《小爾雅訓纂》、《過庭錄》等。《清史稿·儒林傳》有傳。所著《論語說義》十卷，成書於道光二十年，意在綜覈古今，以發仲尼微言（詳見《自序》），其論多引《春秋》公羊家之說。

《論語說義》現存兩個版本：（一）清道光咸豐間（一八二一—一八六一）《浮溪精舍叢書》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二）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南菁書院刻王先謙所輯《皇清經解續編》本。兩個版

本文字差異甚微。經仔細比較和研究兩個版本的異文，校者發現，《皇清經解續編》本校刻更精，所以此次整理，即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皇清經解續編》本為底本，以《浮溪精舍叢書》本（簡稱浮溪本）為校本。

原書引文，常有略引、意引、改引等種種情況，於此一律仍舊，個別重要處，酌情出校。

校點者 甘祥滿 周鋒利



## 論語說義序

《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蒙嘗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有未著於子墨者，年衰事益，倥傯馼暇，恐并散佚，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引而申之，或俟異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長洲宋翔鳳。



## 論語說義一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sup>①</sup>

### 學而 爲政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經典釋文》云：『有，一作友。』與此同。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

友爲弟子。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即秦漢博士相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愠」，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愠於人。蓋人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

①「于庭著」，浮溪本作「記」。以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怨天尤人，愠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  
 《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言孝、弟、慈，此言孝弟，而慈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而孝弟，則能率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按，此即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

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性之一，然合乎人已，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邱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屏之

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經》，既明孝弟爲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則《孝經》之篇具。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孝弟忠信不失於人之性情心術。曾氏之言，即孔子「時習」之旨也。

《公羊》何休說曰：昭元年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解《論語》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并數十人，徒二十人也。按，此即《司馬法》所載車徒之數，然出車之地已侈大，亦如《周禮》之竄亂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爲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爲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舉之矣。按，包氏《論語章句》，其書爲《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春秋》、《論語》爲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祕，謂是周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爲孔子所定，本



堯、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傳，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周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剽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并兼之術，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詁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蔽，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

《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

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謹按，「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皆弟子之所當學也，學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以通藝爲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詞立誠以居業，正誼明道，不爲賤儒，非此末由。《七略》之文，憫學文之罪誤，三覆其詞，不可深慨乎？

劉禮部逢祿曰：「則以學文」，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謹按，《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皆學文之事也。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也。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苟不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不能持久。

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學之旨，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彌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曾子述《孝經》一書，傳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慎終之事也。「祭則鬼享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推五經六籍之

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通之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咨以求聞見。小戴所傳《經解》一篇，庶暢厥旨與。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涼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

《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六藝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者脩其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藝，則禮樂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中爲體，其節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用，其聲音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不可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道斯爲美」，異則相敬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

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學者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公羊》宣九年何休注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亦當合禮。」

未若貧而樂道，依《史記·弟子傳》、《論語》皇侃義疏及唐石經增。富而好禮者也。《呂氏·慎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謹案，此樂道之切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子素王，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蓋唯恐失人

而無以興學化民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尚書》為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伏生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故璇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傳》言帝王之為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教士則曰太學，為政則曰明堂。《論語》於《學而》之後次《為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

言之未絕也。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己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璇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而樞星常居正中，即《天官》所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此北極璇機四游。正北極樞旋機之中，正北，天之

中，正極之所游。」《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呂氏·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按，《天官》不著天樞之名，惟《呂覽》、《周髀》言之。古人星象疏闊，天極、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運轉不離於中，所居獨尊，幹維斯繫，究之天樞，亦是默運。故伏生以爲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非不動之謂也。至於聖人之經，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故《堯典》一篇，顯察璇機、玉衡之象，《星經》曰：「璇機謂北極，玉衡謂斗九星也。」見《後漢·天文志》注。《春秋》三世屢見「大辰」、「北斗」之名。自古明堂聽政，未有不法北辰之在紫宮，正無俟求之微渺，測之虛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鄭云：「蔽，塞也。」《釋文》。謹案，《詩》以道性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

《公羊》何休說宣十五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是則《詩》雖三百，人兼九州，風俗殊異，得失難齊，然王居明堂戶牖之內，守其至正，以德自明，中外遐邇，達志通欲，無邪之致，極之於思，如是爲絜矩之道，天下太平矣。

有恥且格。格訓正。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政與刑，治之末也。德與禮，治之本也。先末而後本，則上下皆以術應。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巧詐孰而廉恥亡，至於其本盡失，而民終於邪僻矣。先本而後末，則上下皆以心通。先慎乎德，而後辨上下，定民志。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而皆謹乎禮，故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德禮既精，則政刑亦無弊。是先本者可以舉末，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其可不於道之、齊之者加之意乎？

古者十五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語》「三十而立」，《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窮理盡性，知天命有終始。大

過者，頤不動，死象也。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孔子世家》記「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在四十之後。《春秋》治太平之世，亦在其時。《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受也。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疎，人事

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者，數也。《大學》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苟能用矩，則自近及遠，合萬爲一，以矩印心，故能從心，以心出矩，故能不踰也。《禮》盛德記曰：「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即《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者，唯不踰矩而已矣。

慶父抗輶經而死，魯人謂之諱，故曰孟氏。鄭注。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姜以桓三年人，至桓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

①「盛德記」，「盛」疑爲「戴」之誤。

侯亦未至魯。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范氏謂「過我則書」。然紀在齊東，不必過魯。楊疏已疑之。使齊侯五年夏過魯，莊公以六年九月生，則亦非齊侯子也。以明同固桓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鄆，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

《世家》所傳異。《公羊》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也。」《義疏》。謹案，爲政之道，諸侯、卿大夫皆當以禮裁制之，如孔子誅侏儒、墮三都，皆是也。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謹案，此指用人言。《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亦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亦以此三言爲取人之術。

《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其奇足以

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孔子知之，故於《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之德，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謹案，《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義，應天制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惟求寡尤、寡悔而已。

子曰：「《書》云：『孝于惟孝，漢石經及《義疏》、《經典釋文》本並作『孝于』，今本作『孝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集解》。謹案，《論語》引經多作「于」，「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書》意也。據包意，正以「施於有政」爲孔子語。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以此語作《書》辭，解《論語》者並從而誤。《後漢書·鄧暉傳》：「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亦與包義合。

《尸子》云：「文軒六馱，是驥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軌。鄭《論語》注：「軌，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軛衡之大小以著軌。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

一，則中穿以受軛者不過四寸，知軌之脩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軛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軛。鄭注《論語》：「軛，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軛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軛、軌同是咫尺者，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謹案，素王受命之事，子張能知之，故問受命作《春秋》之後，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謂三百年也。孔子爲言損益三代之禮，成《春秋》之制，將百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如董生所記，三代改制，質文而所損益之，故大可知

矣。孔子作《春秋》以當新王，而通三統，與《論語》答顏淵問爲邦，因四代之禮成制，作損益之原，其道如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蓋以《春秋》繼周，而損益之故遂定，雖百世而遠，孰能違離孔子之道，變易《春秋》之法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謹案，自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論語》

記此，見明堂之德之盛，基於孝弟忠信，究於損益質文，極於親安鬼享。至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莫不勇於爲義，以應明堂之德，不已盛哉！

## 論語說義二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 八佾 里仁

《白虎通·禮樂篇》：「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①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

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謹案，此今文家說。春秋時皆言女樂二八，亦諸侯四四之數。《左傳》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說。服虔遂解爲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說，非也。《學而》、《爲政》二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八佾》一篇遂明宗廟之禮。曰庭、曰堂，皆在廟中。《孝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是宗廟之法，見孝弟之至，而爲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無君臣父子之義，何有於敬？何有於孝弟？禮之本既蕩焉，泯焉，故謂之忍，謂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

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廿四年春，刻桓宮桷。皆失禮宗廟之事。《穀梁傳》曰：

①「人」，原誤作「八」，今據《白虎通》改。

「天子之桷，斲之礪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丹楹刻桷，失禮尚小。《春秋》之法，失之小者，已在所譏，況甚此者而忍言乎？故《春秋》於獻六羽、丹楹、刻桷皆譏，而八佾無文，以僭天子者，不仁之甚，而有所不忍言也。故《傳》曰：「僭天子，不可言也。」由於不忍，而後有所不可。終春秋世，未見魯舞八佾者，而何有於季氏？則以季氏祀桓公也。《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按，鄭君《詩·魯頌譜》曰：伯禽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

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周人美其功，<sup>①</sup>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蓋入春秋之世，至僖公之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其季氏立桓公廟者，以公子之宗道也。《禮·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公命適昆弟爲之宗，<sup>②</sup>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

① 「周」，《詩譜》作「國」。

② 「公」，《禮記注疏》作「君」。

之宗。」按，公子友之世當無宗，亦莫之宗。未始立廟，其時無可僭也。至行父之世，三桓並爲大夫，將明宗道，而慶父、叔牙有罪於國，不可以宗之，故以季氏爲宗，得因緣立桓公廟，則其時可僭也。蓋謂三桓之所同立，而季主其祭。故孔子專斥季氏，至云「三家者以《雍》《徹》，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舉三家以正其名，非謂仲叔之俱僭也。《春秋》不忍言季氏之僭，而書「丹楹刻桷」，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即小，小失禮，猶在所譏，況以季氏而可僭八佾之舞乎？知《春秋》之再書桓宮，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

《春秋》文二年二月經書：「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說：「禮：作練主，當以十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

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經》又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說：「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按

此，知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鬼神尤重。故《春秋》備日以譏之。穀梁子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按，「文無天」之語，當是七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天者，人之始也。祖者，亦人之始也。是以王者天太祖。天命之謂性，仁者性之始也。文公既無天無祖，則安能有仁？故君臣父子之法亂，皆不仁之所由致也。《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越廿四年，當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陳」。是行父至，是乃當國也。《世本》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魯有季氏，自行父始。《春秋》家以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治起衰亂。然僖公世當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猶在，大夫不敢僭，四裔不敢陵。至文公之

世，霸迹已微。文公先壞喪、祭、宗廟之禮，至《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祭，而昏姻之道失。又書「四不視朔」，而君臣之意衰。文公敢薄先王之制，敢亂繼統之法，荒繆惑亂而爲君，是之謂不仁。故曰：「人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爲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爲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過，流爲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魯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不對質而言文，但謂禮之見於外者，非文質之文也。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爲仁之本。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曰：「禮，其政之本與？」仁之本，禮之本，政之本，其本一也。禮去奢而觀儉，則忠信之道存。喪去易而觀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爲禮之本，而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春秋之時，僭竊相仍，學士有去文之意，民心有從質之機，故棘子成有「君子質而已矣」之說，而子貢惜之以未求禮之本。今林放能問，而孔子大而美之。林放，魯人。棘子成，衛大夫。皆不在弟子之列，而意皆及此，此列國人心風俗將思有所變易，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復脩教化以崇起之」者，如此而已矣。然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從質之故，以禮

之本固自有在，而非文質所能與也。此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之實，主文、主質，皆莫能外此也。

泰山爲魯三望之一。《春秋公羊》說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謂諸侯祭對內山川也。若季氏旅於泰山，則非祭泰山。蓋旅非常祭，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特舉此旅。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蕤沈祭山林川澤」。是祭山也。《大宗伯》又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据此，知旅非常祭。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書》：「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此俗儒強說。亦八佾、《雍》《徹》之類。《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



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對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

《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許慎《說文解字》云：「禪，祭天也。」禪與陳，古音同。

類，當即是旅，亦名禪也。此皆升封告天之事，即旅於泰山之事也。季氏專禮樂征伐，妄謂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為旅，幾於新莽之受命，充其僭天子之量，又何所不至？

《春秋》之作，烏可已乎！《後漢·祭祀志》注引

《東觀書》光武詔曰「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余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云云，是以旅泰山為封禪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謹案，如舊說，以旅泰山為僭諸侯，則季氏方有僭天

子之罪，宜救。而何有於此？惟旅泰山與八佾，《雍》《徹》同是僭天子，而旅尤非常之事。故謂冉有之辭，如是之迫切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謹案，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為升中於天乎？

孔子憫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為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言必欲知君子之無爭，庶幾其於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如公罔之裘、序點，皆非弟子。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謹案，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周公知后稷、文王之功德宜配天配上帝，而

後舉郊與明堂之事。孝弟之道，充周四塞，天人合應，肇造典禮，傳於後嗣。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言有周公之德，則知其說，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亦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能舉禘祭也。「示諸斯」者，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說也。此較皇侃。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射、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

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即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葆琛先生。「明堂即周禮圓丘，其祭在冬日，至魯舉禘禮，在季夏。」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變，見《白虎通》。故不用鄭說。知又不同也。魯以周公之德之盛，故得郊禘。僖公以前，往往廢闕。《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德，至是始郊，而卜之不從。是後郊多不時，至宗廟五年一禘，以審諦昭穆。宗廟之大祭，故亦名禘。魯之禘祀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於群廟，故孔子不欲觀。亦莊氏說。《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群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sup>①</sup>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

①「氏」，浮溪本作「民」。

王者通三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故《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然周人雖曰禘饗，亦惟郊與明堂大祭列之，而不專立一祭。莊氏以爲周人無禘饗之祭，其說至審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絀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知周公之禘之說，通孝弟之至於神明，而天下可運於掌。《春秋》託王於魯，以天下

之思周公也。春秋之世，諸侯、大夫僭竊相循，無國不然。周公之禮樂則猶存於魯，故舍魯何適？然不知其本，問其君臣，且不知其僭，又烏能知禘之說。孔子貶季氏，以及魯君，內正其國，而正諸夏，見《春秋》之法也。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外祭、內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駁包咸。

祭祀之道，致其誠敬以事鬼神。本非求福而福自至，自貴及賤，各有當祭。遠近污

隆，分別無競。厥儀罔愆，忠信不行，而祭遂煩瀆，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以大夫之職，而謁款於天神，以至尊之儀，而羅舞於私室，意在美備以格思，忘爲僭侈而獲罪。諸侯以下，相習成風，移乎士庶，限於一祀者，亦專爲媚悅。校論奧竈，俗諺流行，以致權臣諷諭大聖。《禮器》記「燔柴於奧」與「夏父弗忌逆祀」同時。蓋在當時，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告之禮，皆失本原。聖人不言，孰救其弊？先王之制雖立一祀，必本於天，妄議及之，已干天意。非彼愚人所得禱祈，況其大者，宜有禍殃。「獲罪於天」之說，至是乃發者，聖人之心，悲乎舉世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謹案，《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公羊》文九年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鄆，《左傳》作郕。《說文》：「郕，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鄆，魯縣，謂漢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鄆、郕並側鳩反。《廣韻》：鄆、郕二字通用。襄十年，《左傳》杜注：「郕邑，魯縣東南莖城。」

是也。」按，《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邾」，《國語》作「騶」，見鄭語。《孟子》作「鄒」。是鄒、邾、騶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鄒水。」《傳》：「其言自鄒水何？以鄒爲竟也。何言乎以鄒爲竟？鄒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鄒爲竟，鄒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按此，知魯置鄒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鄒水又經魯國謂漢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按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鄒爲一地一名之證。

如林寶《姓纂》謂鄒姓爲鄒人紇之後，則大謬。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謹案，時至春秋，兵車之會興，禮樂之本壞，射法雖行，主皮爲急，五物之詢，勵存其一。用淩氏說。蓋不仁則尚力，尚力而無禮。禮樂之比，已廢於戰爭，孝弟之心，不達乎道路，徵發頻仍，老幼失所。是以力役不均，兵車之所致也。養恤無聞，強力之爲尚也。聖人思古之道，傷今之俗，欲一變焉，自二者始。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其亦由無爭之意，尋揖讓之風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

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禴廟，言禴廟與公羊家異。『禴』或當作『祖』。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傳》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此劉歆竄入，與兩家立異。左氏不傳《春秋》，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公羊》何休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按，此當是逸《禮》文。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

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暮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王居門中，故云無常。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按，何氏言「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者，即上文「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之事，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其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按此，知告朔，一事也；朝廟，一事也；視朔，一事也。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即《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

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以《檀弓》「三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

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按，彼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白虎通義》言：「歲者，以氣紀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以此知中數者，據日所在，以定十二月中氣，知中氣，則寒暑正。凡經、傳言「歲」者，皆夏正，以夏數得天也。春夏秋冬不隨正朔變，亦見《白虎通》，說別見。朔數據月晦朔，日度常贏，月度常不足，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告朔言朔，似宜從朔數。然周公制月令，當建子之代，亦以孟春建寅，爲來歲朔日，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春秋》亦書「閏月不告月」，以著天無是月之義。此其說莫備於《周書·周月》一篇，所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



焉」。則《明堂》、《月令》不煩言而解矣。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為告朔，若為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玉藻》謂之「聽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曆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陪臣，謂列國大夫。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太史公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言語，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而述之爾。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

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曆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律》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曆，即春秋之曆也。魯既有曆，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逾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

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餼羊，生牲未殺。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故曰餼羊。以羊祭，是朝廟。而《論語》言告朔者，欲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也。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爲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乃能使臣以禮，而臣無不忠。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亦猶此意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盡臣道。《春秋》法文王。推《春秋》之義，則季氏不必逐，而魯君不必出也。案，《論語釋文》告朔之告，音古篤反。《公羊釋文》告月之告無音，則不必改讀。又，古音告字多讀若梏，不以義改也。

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不以禮接，將以智數相御。君一朝失其勢，則憂篡弑；臣一朝失其權，則憂放逐。由乎安上全下失其本也。《春秋》定公十年，魯始用孔子。孔子先

盡事君之禮，禮莫重於祭。「人大廟，每事問」，宜在此時。時從邑宰爲司空，職在三事，故廟中之事當問。有司如在，乘田委吏，執事微細，每事而問，勢必不能，位在司空，其理當矣。政由季氏，祭則魯君。入廟之問，事君盡禮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謂盡禮爲事君之道，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爲諂媚求福之用也。禮失其本，至於五祀之不知，而有媚竈之說。充其說者，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即無往非諂，亦謂「吾以求福，何僭矣哉？」此昭公所以答子家羈也。昭公不自知其僭，又安能使臣以禮？禮失其本，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之失也。孔子行政季孫，<sup>①</sup>三月不違，故齊人來歸運、謹、

①「政」，浮溪本作「乎」。按，《春秋》原文作「乎」。

龜、陰田。十一年，<sup>①</sup>墮郈，墮費。事君盡禮，其效至捷。君臣之間，不必以權勢相馭，而在乎以禮相與。故昭公之逐季氏，亦失使臣之禮，非《春秋》之所取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者，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皆事君盡禮，而後能使臣以禮，故臣事君以忠。忠者，禮之本也。不忠何以盡禮？如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故陽虎亦一季氏也，非事君不忠所馴至哉？

《毛詩》篇義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正義》曰：「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

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仍不以衷爲義。其答劉琰曰：「《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按，鄭以毛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唱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珮玉晏鳴鐘鼓琴

①「一」，據《春秋》原文，當作「二」。

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詩無達詁，本董子語。義可隨時而變，要皆歸乎正始之道。斯哀樂出性情之正，而止乎禮義，則夫婦之道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社，鄭本作主，云：

「主田，主，謂社也。」《釋文》。謹案，《左氏春秋》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杜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

氏以松」云云。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按，社當作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按，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大社爲松。殷亳稍東，故以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議。按，漢時《魯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如張、包、周說暨《白虎通》、《公羊》何

注之類。古文以爲社主。如孔氏《論語注》，許、鄭從《周禮》說之類。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鄭注《論語》有以《齊》、《古》讀正五十事。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正義》謂《古論》不行於世，則《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日也。」按，文公失喪禮三年之意，欲爲久喪，故改十二月之練爲十五日。蓋自是而魯之喪

法遂闕。沿至哀公之世，疑而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戰栗者，敬謹之謂也。文公之世，練瀆亂禮經，蔑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駁孔注。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鰥鰥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共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以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之已熟也。

遂事，謂事之既行也。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其禍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遂事不諫」。此哀公有尼父之痛，而身不容於魯矣。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即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謂宰我但咎文公作主之失禮，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即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亦

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孔子言禮之本曰：「與其奢也，甯儉。」儉者，本之所在。能知本者，是謂知禮。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所謂「有三重，以寡過得其本也」。管子以霸術佐齊，雖有尊周攘裔之功，然終不能宏先王之道，充禮樂之美，以致太平，此其器之小也。《管子·版法》篇亦言「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其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者，治器，齊人語也。蜀者，一也，本也。所謂「禮必本於大一」，一爲道本。精之以德，行之以禮，舜之所以無爲而治。此治器之大也。蓋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裴回而不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於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

凡霸者之術，其始亦有勝殘去殺之意，其繼不聞必世後仁之功，所謂假之者非其有。後《憲問》篇言「如其仁」，猶「如禮何」、「如樂何」之意，亦不以仁許管仲也。非如王者之道，損益相因，循環不窮。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以有治器而不用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說苑·善說》篇：「齊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韓

非》並以祿秩貧富言，《說苑》又言傷民。是三歸，臺名。《管子》亦言：「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則藏貨財之處，多謂之臺。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是不知禮矣。包氏所云「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當是《魯論語》家所傳。時《說苑》未出，《晏子》、《韓非》書皆未顯，說經家所不用。故班氏《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戰國策·東周》篇：「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按，此亦同《說苑》之言。鮑彪注亦以爲取三姓女者，非也。

謹案，《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

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考《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語本皇侃。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曰：「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

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以《燕禮》云終、《尚書》云成同義者，非。《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

《儀禮·鄉射》、《鄉飲》、《燕禮》皆無金奏。《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按，《周禮·鍾師》鄭注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蓋《九夏》皆在，《周頌》以金奏，亦有聲無辭，故說者不一。《周禮》凡王祭祀、燕饗，並有金奏，卿大夫以下不得有，故《儀禮》不具。如《虞書》「戛擊鳴球、搏拊」，是猶金奏。「琴、瑟以詠」，是謂升歌。「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庸以閒」，是兼笙奏、閒歌而言，以琴瑟升歌在

堂上，故以下別之。若金奏獨在堂下，故必須別也。「鳥獸踳踳，《簫韶》九成」，是謂合樂。虞時合樂以《簫韶》，故孔子聞《韶》，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歎，亦如美《關雎》之亂也。

《虞書》曰「《韶》九成」，《樂記》述《大武》曰「六成復綴，以崇」。九，陽數。《易·乾》：「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群龍，衆陽之象。聖人相繼，有治無亂，堯舜之事也，故其樂亦以九成。六，陰數。《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六」有龍戰之象，文王與紂之事也。故樂以六成。《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堯舜之時，直乾，積善之家也。禪讓之際，天下比屋可封，民之恒性無不全其善，此《韶》之所以盡善也。商周之間，直坤，其民比屋可誅，積不善之家也。

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以有天下，而作《歸藏》，首《坤》，後爲殷易，明征誅之義也。征誅之後，殷之餘黎，陷溺其心，若在塗炭，天下未甯，餘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不善者，爲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董生書曰：「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亦明救亂之義也。《春秋》五始，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所以教之善而化其質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猶有積不善者存焉，此不能無憾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者，就

也，成也。戎，武事也。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武功乃成，武樂斯作，而由盡美以臻盡善。惟周公之治天下，斯可以當善人。故孔子有「吾不得見」之言與「吾衰」之歎，當並時而發也。《九韶》之舞，后夔作於舜世。舜之及身，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故當時而作也。《大武》之樂，周公作於七年之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此必世而後仁也。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而致政。參劉子政、鄭康成說。自文王受命稱王，至攝政七年，凡三十年，適當一世。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言文王之王也。董生書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治天下，<sup>①</sup>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謹案，上三篇既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明治國當察鄰里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里仁爲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謹案，《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注云：「人，讀爲『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者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生生之德爲仁，皆秉乎天性。學者皆欲復其性，然日月至焉，其仁未可知也。必通之以恕，《說文》：「恕，仁也。」而後明人己之分，以有親親之殺，由近及遠。仁之道無不通，仁之功亦不息。其藏乎身者恕，則能安仁。安仁乃可謂之仁者，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擇仁先求近乎知。知者利仁，深入人心通，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所利者，體仁之元也，安仁之事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者，利物足以和義也，

①「治」，浮溪本作「洽」。

利仁之學也。精其利仁之學，亦將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知、仁合而成功一。故知者之知人，而不仁者遠，以其能利仁也。《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而先言知者，以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之，即知也。故知堯舜之知，而後見堯舜之仁。「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仁也。知、仁合，而後爲大知。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是知仁者、知者不能別以等差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謹案，《雍也》篇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人與己，二人之象也。故於文：仁，从人，从二。人己之間，先求之以好惡，則仁之道可通。《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知，猶欲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按，此究言好惡無節之弊。欲誘於外，則不能反己，惡能推己以及人？夫性本乎天，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欲生於性，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迨形爲動靜，而分爲內外，則性爲天理，而欲爲人欲，遂判兩涂，馳之逾遠，其弊無窮。此好惡所以不通，而仁道鮮也。故《大學》明好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天之民也。好惡合乎性，是爲民之所好惡。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有曹好曹惡，所謂「性之欲」，好惡之節於內者也。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

者，吾能尊顯之；渾敦窮奇滅乎天理者，吾能放流之，此好人惡人之事也。《禮·表記》篇曰：「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夫既爲人之曹好曹惡，安得少之爲天下一人？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惟以靜制動，內外相養，而反於無欲。反於無欲，則好惡不形，而無所可畏。無欲、無畏，以定好惡之表，而求民之好惡，則好惡無不通。好惡既通，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心極於天下。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此仁者之所能在己之間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謹案，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宜有善而無惡也。乾元爲仁元，居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初。《易》虛乾元，以用大衍之數。《論語》明仁之

本，以求禮樂刑政之施。至此益反覆言仁，以示學者性命之正。蓋情性分涂，而善惡迭起。《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由於情欲之誘，將流於惡，而不知所極。《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以五性之正正六情，故曰性情。求乾元之義，知五性皆統於仁，亦猶「帝出於震」。乾初即復初，復初即震初，同爲乾元也。乾元爲善之長，以體。仁主春，屬木，亨，爲合；禮主夏，屬火，利，爲和；義主秋，屬金，貞，爲幹事；知周乎萬事，主冬，屬水；信者土神，主於季夏，亨，爲乾二五之坤。《文言》於《乾》九二言「庸言之信」，是亨之中有信。由仁以推，四者順五行之序、性命之正也。《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者，知也，義也，

信也。復禮，禮也。由四者以歸於仁，復性之功也。是知性者必志於仁，乃得其性之初。故其善日長，其惡日消，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苟不志於仁者，又安能免於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謹案，此篇專論人之心術，爲風俗之所繫。以上數章既明仁知好惡、善惡，此章則申言欲惡。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罔道，則惑而不樂。有所惡，即由於有所欲，故必以道制欲。富貴貧賤，罔道之所由。樂一時之富貴，而失其平生之守，所欲有以溺之也；患一時之貧賤，而不安素位之行，所惡有以奪之也。

故必反之於道。所謂道者，君子之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以其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不以其道。至不以其道之時，君子當明其不處、不去之故，以存其立、達之素願。蓋以欲罔道，則身已陷於欲，又何以立？何以達？其去仁也遠矣。是以古之成仁者，雖更死生存亡之變，其行誼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即於立人、達人之效，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然必志於仁者，乃能及此。君子重沒世之名，故能自强不息，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與仁爲一，雖造次、顛沛不足以動其心。庶幾泯富貴貧賤之見，消所欲所惡之端，非安仁、利仁之極詣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

見也。」謹案，此章言人心之好惡，爲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性也，仁也。天理未滅，斯有好仁、惡不仁之性。春秋時，人人俱失其性，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故孔子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歎。好仁與惡不仁宜是一人。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期一遇好仁者或一遇惡不仁者。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故孔注分爲兩人。又言「好仁者，無以尚之」，謂能好仁即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如安仁、利仁、強仁皆是好仁之事，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又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故雖有不仁者，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是謂能惡。此其好惡皆秉於

性分之中，而不爲知誘於外，豈易見其人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考其一日之事，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可究之終身，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夫既一日用力於仁，則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必無力不足之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能一日用力於仁者，即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云有者，言其或有之也。何以知其或有之？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非其力之真不足以爲仁，故知其或有之也。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說者，謂之區蓋，《論語》所謂「蓋闕」。謂世宜

有用力於仁者，以我未之見，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故曰「蓋有之矣」。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重言「我未之見」，視「未見好仁」之語，其意益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謹案，黨，類也。過者，猶咎悔也。《禮·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其情則異。」又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夫仁者，己之所盡也。功與過，人之所遭也。君子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功，不仁者見其過。小人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過，不仁者見其功。是以君子或收

小人之功，小人必陷君子以過。以履霜堅冰之節，斯見歲寒松柏之心。觀過知仁，其道在此。處過之際，能擇仁而蹈，流奕世之美稱，此利仁之極致。爵祿可念，能引決於一朝，此強仁之成功。在過而悔，安得謂之利仁、強仁乎？故利仁、強仁必以安仁爲之程限，則能性其情。於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爲仁之心至死不變。《春秋》所載孔父、仇牧、荀息之流，非皆求仁得仁者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謹案，此道爲有道無道之道。《里仁》一篇專言人心風俗之所繫，孔子傷世之無道已久，故發朝聞之歎，與《禮·中庸記》言「道其不行、不明」之意同。若事物當然之道，聖人之徒聞之宜久，何庸朝夕以俟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謹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即此所志之道也。凡爲士者，既以道善其身，即以道善天下。有天下而不與，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如是而可與議道。以此見世之有道、無道，皆由乎議道之人也。如爲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間，其立心甚小，則其平居深計遠謀，但爲空言以欺當世，迨處議道之任，必將誇張富強之事，不顧人心風俗之本，所以日離於道，而國不可治。故正人心者，始於端士習；端士習者，始於識廉恥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謹案，此章明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按，上文言仁，皆謂以仁治人，故有欲惡、好惡、善惡之說。此言治我，故言無

適、無莫。適，依鄭本作敵。莫，依鄭讀作慕。敵，謂有所惡而拒之；慕，謂有所向而與之。其於天下之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當無損乎義。然存乎敵，存乎慕，於治我之功遂有間也。故《春秋》之法，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皆不予爲義，以其意在敵與慕也。必無敵、無慕，而後能義之與比。比者，所以治也。《周禮》有大比，《春秋》屬辭比事，《漢制》有八月案比。見《大司徒》注。凡以比爲名，皆爲比較而治。義之與比，即以義治我也。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以義校論於己，故曰與比。比，亦訓爲「密」。本《說文》。積豪毛之善，絕纖芥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達於天下。仁義之法相因，而治有偏用者，即不可爲仁義也。董子又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

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故分仁義爲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爲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覆言仁。而仁必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己。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爲法，五行之相代爲用，合之於天命之性，分之於人已之治也。故孟子但言義內，而不

言仁在外者，亦明仁義之性也。人苟不能考之以義，而密以自治，將終其身無爲仁之實，以敵與慕皆外也，非內也，義之與比，內也，非外也。惟於天下無敵、無慕而內治，斯密成，爲君子也。《墨子·經說》「義志以天下爲芬」，近告子義外之說。又如《疏義》解爲天下之人有義者與之爲親，亦違義內之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謹案，無仁義之治，則所行皆放於利也。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人所怨恨生於褊心，褊心所施必還而相報，由是而怨多也。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用禮者，皆謂之「放於利」。故有《葛屨》之儉，當思《碩鼠》之傷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謹案，云「能以禮讓，句。爲國乎何有」者，夫禮所以明讓，讓則不僭，不僭則上下各安其分。故能守其

義，斯謂禮；能行其仁，斯謂讓。以禮、以讓而爲一國，又何所見其難？「爲國乎何有」與後「於從政乎何有」語氣相類。隱公推讓而立，《春秋》遂託始於隱，而成其賢，於襄廿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美札之讓國。《傳》稱「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札以讓成其仁義。吳於是有君，有大夫，明能以禮讓乃可爲國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魯自文公失禮，爲逆祀，上誣其先君。於是三桓專政，宣公篡立，不能以禮讓，而國非其國。故上篇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者，即不能以禮讓者也。仁者之立人，達人皆以己而推。《左傳》稱「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此以己及人之一端也。不仁者反此。故不以禮讓，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禍相因，亦由己而推。故爲國者不可以不爲仁，尤不可以不比義，而後能

以禮讓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謹案，不學禮無以立，是所以立者，禮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可知之大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許慎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造文字，始一終亥。乾之初爻爲一，乾象盈甲而藏於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義，歸藏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元。所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也。於天爲北辰，天之中至虛之地。虛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極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之以通。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明虛一之義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一以貫之」說意相發也。《老子》又曰：「道盅，而用之又不足。」盅爲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爲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一也。守靜者，不用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一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敬也；恕，仁也。俱本《說文》。主一，謂之敬。於文：仁，从人从二。仁有二人之義，人與己爲二人。極之天下之大，唯人已而已矣。故《論

語》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人與己爲仁之義也。能近取譬，二人之謂也。乾爲敬，仁者，元也，乾元之道行以忠恕。有忠恕之實，而後能明一貫之旨。《中庸》言中之用，中爲皇極。極，即一也。用者，貫之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一以貫之也。《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之字，並從一，有一而後本末具，則貫之於終始。故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己以及人，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克己復禮，忠也，敬也。仁，恕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回之所以聞一知十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

義與利皆係於一己，而無與於人，故言喻。喻者，曉然於心也。君子以義爲利，故

見利思義。惟其心之所喻，故能思義。及其見危授命，乃見君子之喻義。義者，君子不責於人，但求所以自盡，不喻者不能及也。利者，小人欲專於己，遂工於所自謀，不喻者不能及也。董生書曰：「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

歸。』謂如頃公者也。」按，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死而不避，義也。死賢於生，利也。斯爲以義爲利，斯爲善喻。小人不知義，而疑，但見利之可欲，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而以徇利，是爲喻利，是爲以利爲利。利者，亦君子之所喻也，惟知利以和義，則喻利而不必言利。義者，小人之所疑也，以疑義而貪利，則所喻惟利，而終身不知義。求性命之正，則有義即有利。自有小人之喻利，而義利分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謹案，《學而》篇明大學之法，「父在觀其志」一節，是言繼體之君，以天子諸侯皆視學，世子亦入學也。《里仁》篇明里鄰風俗所繫。至此類言孝事，以著爲仁之本。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概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則可要之沒身矣。語雖若一，而義有兩施，邢氏以爲重出者，非也。

### 論語說義三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公冶長 雍也

《小爾雅》：「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說文》：「佞，巧譎，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故《論語》「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無乃爲佞乎」，謂無乃自以爲才乎？在或人即微生意中，<sup>①</sup>自以佞爲美，故當時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也。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

《集解》鄭玄曰「魯人」，<sup>②</sup>《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按，若當作启。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避景帝諱，作開。《論語》稱漆雕開者，是稱其字，猶南宮縚字子容，而稱南容也。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譌。

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謂斯世、斯民也。言吾於斯世未信吾道之可行，即從吾所好之意，故子說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漢志》「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人，不特文理紀載不順，況《論衡·本

①「即」，浮溪本作「及」。

②「玄」，原作「元」，避清聖祖玄燁諱，今回改。以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與。

孔門之有顏氏，以不違之體、篤好學之功，孔子許以「天下歸仁」。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與孔子所許正同，故獨發問以要其對。夫知十、知二言功效所及，非謂才力所限。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爲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易》於乾元爲仁，於貞明既濟定，言太平之世，群聖相繼，效至捷也。故孔子繫《易》，獨著顏氏之子。《易》備一至十之數，惟顏氏得聞之。子

貢日在聖門，傳詩、書、禮、樂，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然有或及、或不及，故自謂聞一知二，知其讓顏淵也。於文：一與一爲二，具四方中央爲十。顏子告以天下歸仁，惟謂四方中央歸之，此知十之說也。子貢告以及人，謂己與人而二，此知二之說也。蓋同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賜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賜之所聞也。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以仁性合乎天命，是爲性與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是爲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亦惟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假我」，答問未嘗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惟聖人能知之，非學者之所能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

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詣，有所獨造。孔子之答子貢，遂謂「吾與女俱弗如」者，以爲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眇顏氏之匹，願與諸弟子共聞文章，亦足以求仁之本。故曰「吾與女弗如」，若「由也，好勇過我」之意，而顏氏之子固侔乎遠矣。

《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按，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又《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

《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按，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

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

《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則離道。聖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之學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即不可得聞之謂。自顏淵死而有「天喪予」之歎，知不能見之行事而託諸空言，則《春秋》斯作。後之所傳，有《禮運》、《中庸》諸篇，暢明旨趣，當



時七十子者，宜莫不聞。所謂不可得聞者，謂舉世之人不可得聞，非自謂不聞也。文章者，即本乎性與天道，發爲詩、書，動爲禮、樂，以正朝廷而成風俗。七十子中，在政事、文學之選者，皆脩夫子之文章者也。子貢深窺斯旨，故願明其可得聞者，以陶淑一世，使人共由；存其不可得聞者，以見統緒絕續。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自在君子。所謂仲尼微言，即性與天道之言。求微言者，在《論語》：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能發起聖情，互爲影響，二子之論，爲獨多也。

《淮南·精神》篇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言性合於道即性與天道。合，猶與也。

《漢書·外戚傳》注，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

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按，如顏意，則漢以後學者以性爲自然之理，與天爲合，故曰自然與天道合。《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並以與爲合也。何平叔亦無以與爲及之說。至皇氏《義疏》始以與爲及，然猶說自然之旨。自後遂一變而同顏氏之解矣。

子路所聞詩、書、禮、樂，皆賴施行者也。子路有政事之才，宜仕諸侯之國，故「未之能行」，知其必行也；「惟恐有聞」，其深信所聞也。必如是之聞，而行之，乃可謂之得聞也。必如子路之勇，而後可以兼仁、知之道，則國可得而治。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然其人

必當就裁乎孔子，如後所稱孔文子、子產，若而人使爲仲尼之徒，則列國之政用爲東周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謹案，此明文章之用，由乎學問也。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則詩、書、禮、樂明，而可以爲政治國。子貢以其謚發問，以見列國非無其人，皆當學於孔子，則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與？

子產在聖門，亦政事之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謹案，《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進賢達能，仁也；通古今，辨然不，知也。必有仁知之美，而後可仕於國。蓋有知者之知人，則仁者之愛人非爲泛愛，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苟知賢而不能進，即不可爲知人，以知

易惑者，意多歧也。故觀人之術，先觀其知。臧文仲之竊位，由其知之早惑。《左氏傳》記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論語》但言「何如其知」，惟其不知而不仁，更無待言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又案，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彼尚未有一智，安得乃知爲人乎？」謹案，此皆本《魯論語》家說，與孔安國古文家說異。《釋文》：「未知，鄭音智，下同。」案，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

《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魯讀崔爲高。案，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

齊世卿，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

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論語釋文》：「崔子，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案，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釋文》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

謹案，孔子答子張之言，知用人必仁且知，乃可使之治國。然仁、知詎易幾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宜皆近乎仁，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正以其知不足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蓋有知者之無不知，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愛。惟知不足，則無知人之明。無知人之明，則不能定後來之變，而立人、達人之意遂窮。然忠清之質，是能以

義治我者也。通之以知，乃能以仁治人。故聖人之門，宜取乎二子之才，俾好學以近乎知，則皆治太平之人也。

謹案：《左傳》載季文子出莒，太子僕使大史克對，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深明用賢去惡之道，又稱文子忠於公室。故鄭注《論語》亦謂「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取證其言自可信矣。或難曰：「文公之僭禮，宣公之篡立，文子執政，其謂之何？」答曰：「僭禮、篡立，過在君父。《春秋》猶爲之諱，行父不能，正是其罪耳。然律以科條，情非首惡。且事會所至，或有權宜。即如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又附益聚斂，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蓋不以從坐之刑掩其平生之美。依《左氏》之文，如季文子者，亦聖門之所采也。」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

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廩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

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按，所謂「其文則史」者，謂左丘明之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爲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但當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

南面者，明堂之象也。《堯典》言：「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欽若，曰敬授，居敬之象也。又言：「受終于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亦言明堂之象，南面之法也。行簡者，無爲而治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仲弓論居敬行簡，與舜正

南面之道同。簡者，大也。《釋詁》：「簡，大也。」非敬無以居，非大無以行，橫被四表，格于上下，大之至也。敬者，肅也。《明堂》、《月令》於四時天子之齊，大史先三日謁之，敬之至也。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德者，四時盛德之所在。居其所者，敬也，守一之學也。行簡以臨民者，不亦可乎？所謂衆星共之，一以貫之之學也。故亦謂之忠恕。忠，敬也；恕，仁也。以仁治人，是能行簡。中心爲忠，居敬之謂；能近取譬，行簡之謂。然敬不可見，聖人於是立之以禮。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居敬者，抱一之式，至正之守，幹維所繫，綱紀所存，斯見之於禮。行簡者，寬大之治，疏闊之法，鈞陶醕風，沐浴醲化，斯形之於和。「先王之道斯爲美」，言其行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亦不可行」。

居簡而行簡者是也。道家者流但言無爲，而不言夫禮，於是乎大簡。老聃之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推其作書之意，謂欲救道德仁義之失，要必明乎禮，以禮與道德仁義出於一原，而循其古始，宜有厚薄亂治也。言忠信既薄，則禮爲治天下之首事，故言禮之書莫精《老子》。迨其支與流裔，但就失義後禮之文。如子桑伯子、莊周之徒，肆其議論，放棄典禮，貽悞來世。有仲弓之言，而儒者之治國得其正矣。然惟仲弓發此言者，正以仁術素裕也。或人謂「雍也仁而不佞」，孔子但言「焉用佞」，則已許其仁。蓋七十子中列德行之科者，皆全乎仁。全乎仁者，君道也。《漢書·古今人表》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於上中，上中爲仁人。如閔子騫費宰，使南面者不能仕於家也。傷伯牛者言

命，與顏淵之辭同。《論語》於《公冶長》一篇言卿大夫之事，故究之以忠信好學。《雍也》一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爲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

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過於易。孔子於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學莫邃於易。孔子繫易，著顏氏之子，蓋學易獨許顏氏，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氏注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可驗顏子學易已深，故能不遷、不貳，合復初之象。《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乾爲善，坤爲過。

《乾》初九來息《坤》，成《復》，陽生於微。顏子之遷善，動於幾微，而人不覺。常人輕躁之情，易遷於喜怒，而怒尤甚。顏子粹道沖和，無怒可遷，得善服膺之象。其過當亦意力稍勝，見爲過中，改之既速，斯不貳過。故曰「其殆庶幾」，許其能體復也。學易如顏子，乃可謂之好學也。《易·乾》初九爲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體仁足以長人。」張編脩推虞義曰：「謂初息震，震爲仁，爲諸侯，故體仁足以長人。」謹案，體仁，不違仁者也；長人，以仁之道治一世者也。乾初之陽上窮於剝，剝窮上反下而爲復。剝爲九月，復爲十一月，中間十月。坤，純陰之卦，含宏光大而凝乾元。故坤初六有履霜堅冰象，謂陽震出坤，潛龍勿用。陽氣常息，於剝坤復三月消息見其義。乾元勿用，而確乎不拔，是爲不違仁。回之心，見天

地之心。故復初有元吉之象。元者，乾元。回能體復，故三月不違仁。仁體君道，故德行之科，如回比者，皆可使南面者也。「日月至焉」者，離日，坎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極爲天之北辰，於人性爲仁，於易爲乾元。兩儀爲天地，於易爲乾坤，於氣爲陰陽。五德之性稟於陰陽，性之仁如乾之元，而仁自存乎乾元也。乾盈坤虛，陰消陽息，故以人參天地。四象者，日月之行，成春夏秋冬。日月之象，成乎坎離，爲乾坤二用。求納甲法：月三日昏見於庚，明生於下，震象也。八日上弦見丁，明盛於下，兌象也。十五日盈於甲，明滿，乾象也，是爲陽息。十七日晨見於辛，魄生於下，巽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見丙，魄盛於下，艮象也。二十九日入於乙，明盡，坤象也，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於癸，合於壬，陰陽相通，坎、離象也。

故月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故乾坤生乎春，乾甲，坤乙，相得合木。至丙丁而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艮丙，兌丁，相得合火。至庚辛而震、巽象見。故震巽生乎秋，震庚，巽辛，相得合金。日月會於壬癸，壬壬，地癸，相得合水。戊、己、壬、癸皆坎離也，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蓋北辰靜，而日月動；乾元靜，而坎離動。以勿用，故靜。靜，故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此則孔子、顏淵用行舍藏如一，死而不亡也。坎離爲大用，故動。故孔子爲素王，七十子皆奔走疏附，先後禦侮，知「二三子之何患於喪也」。然其人皆有得乎仁之道，而輒謂「不知其仁」者，以日月之至有盈虛消息之變，異乎乾元之不可拔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謹案，費在魯東南邊邑，汶上在魯西北，鄰齊境。「必在汶上」，言

託迹當遠也。

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者，孔子言今世之人，苟非祝鮀之類，即如宋朝之比也。「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謂賢人君子將不免有巧言令色之畏也。免於今世，固非鮀若朝之人所計及也，故深慨乎今世之所有，而自發難免之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謹案，曰質曰文，即所由之道也。《禮器》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文、有質，謂之備。勝文、勝質，謂之不備。文質不因勢利導，謂之不當。文質彬彬，君子之體，謂之由禮。《禮器》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鄭注曰：「致之言至也。」

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按，此與《論語》言「誰能出不由戶」意同。莫由斯道，謂當時無彬彬君子之道也。以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言，謂之禮。以小大之所共由，謂之道。《禮器》又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是一者，禮之不可易者也，本也。文質者，順時而變者也，禮之末也。《春秋》家謂三代一質一文，以再而復。而《表記》曰：「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夫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互言，明王者制度之消息也。言「虞夏之質」者，謂舜爲質家而立虞法，至運當改制，而知天之秣



數在禹，不俟其敝而相授受。禹雖當承主文之運，而質家之法意難廢，故虞得兼夏也。又言「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謂質家亦有文，文家亦有質。夏之主文，即承虞之主質，但就輕重以爲制度，故亦得有虞之文也。其言「殷周之文」者，言殷之末世，質法已敝，人皆患其敝而勢趨於文，故文王之制度，用文家之法，因而利導之，《爲政》篇言「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因勢利導之意。故曰「殷周之文」。又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之際，正文勝乎質之時也。君子之道，當因其勝者，則民順而易行。非質勝而改文，文勝而改質也。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未有強其所不能，行其所不欲也。要而論之，當其文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文之中有質，而不知其所由，則有如子桑伯子欲去其文，孔子

以爲易野，故曰「質勝文則野」。《喪服傳》：「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此亦去文之極。因爲之明質家之法，如殷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當其質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質之中有文，而不知其所由，則失其義，陳其數，如祝史之事，故曰「文勝質則史」。因而爲之明文家之法，如周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故主文、主質之始，實兼是二者，以消息其盛衰。文不能去質，質不能去文，是以文質能相救也。孔子承周末流，人心患文之敝而質勝，如論麻冕拜下之言，及虎豹、犬羊之鞞，其辭可見。因明質家之法，立《春秋》之制，使百世之下共由斯道，是則可謂彬彬君子者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謹案，

宰我見巧言令色，今世皆是，誣罔之生，斯幸而免，則仁人不知所以免者，於是設爲「井有仁焉」之問，恐爲仁者相從納於窞，仁之道窮。曰「井有仁焉」，危辭也。「其從之也」，疑辭也。疑之者，疑仁之道將不可從也。蓋設此辭以發孔子之微言。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故君子但患其違仁，而勿虞其人井也。

《三禮目錄》曰：「《中庸》名曰中庸者，以其紀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鄭君之說，如《中庸》一篇所以發中庸之德之微言也。《中庸》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此，知中和爲性情之本始，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極中和之用，爲天地位，萬物育。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至者，致也。《中庸》篇又曰：「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又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云：「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注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按，鄭既解庸爲用，而又言「庸常者，常恒也」，謂中和爲人之恒性，所謂秉彝，彝，亦常也。民無賢不肖，若有恒性如舜之德，能使人人各遂其性，故曰「用其中於民」。此明中庸之爲用。《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中庸之爲用，即「吾道一以貫之」。一，

中也；貫，事也，猶用也。孔子明己之道，則曰「一以貫之」；明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曰「中庸之爲德」。謂明五德之運，以明於天下，是以謂之至德。孔子素王之德，否乎常時，而通乎百世。「久矣」之歎，以時考之，知《春秋》之成，當致大平矣。故《雍也》一篇，首言居敬行簡，以明忠恕，而究之以中庸，皆一以貫之之微言。南面而聽天下，不外乎此。《春秋》繼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無敝，是謂能久。然求張三世之法，於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見治大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此仁之能近取譬，故曰「爲人君止於仁」。此南面之道，中庸之至也。

《雍也》一篇，於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外及冉有、原憲諸人，至於澹臺滅明、

孟之反之流，其人皆有君子之性。至祝鮀、宋朝，則小人之反中庸。舉世而是，而君子難免，遂至莫由君子之道，故慨然於文質之故，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始也。「人之生也直」，君子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小人也。知之者，中人以上也。定九品之差，明中人之分，君子、小人於是辨也。辨君子、小人，而後可以極仁、知之功用，則治太平之道可得而幾然。而春秋之天下未易變也，齊一變而至魯，魯一變而至道，溫溫無所試，循道爾久。「觚哉」之歎，言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以喻爲政而致太平非一日之積也。《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以可陷、可罔，則仁人將墜於井。《春秋》仁義之法可無是患也。《春秋》十一篇，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魯史之文。禮，先王之道。我則弗畔於先王之道，知我、罪

我，聽之而已。道之當否，知我其天。中庸之德，天待我以明之。故《春秋》之作，不得已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仁也。堯、舜帥天下，亦仁也。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以究堯舜以來，中庸之德也。

# 論語說義四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述而 泰伯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謹案：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又《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鏹，名鏹，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詳《世本》語謂：「商之守藏如周柱下，老子繼彭祖爲此官。」《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則守藏、柱下可互稱。殷易爲《歸藏》，文史卜祝，大史所守，歸藏在柱下，故曰「守藏」。彭祖、老聃遞守之也。《歸藏》黃帝易，

老子之學，出於黃帝，故曰黃老。《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去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按「秉要執本」三語，即「居敬行簡」，故曰「人君南面之術」，則老子與孔子道同一原。《論語》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言「無爲而治」。五千言之文悉相表裏。惟孔子言詩、書、禮、樂，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而道德之意，則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弟子述之，不致有支流

①「樂」，中華書局校點本《漢書》作「學」，唐《白孔六帖》、《長短經》引《漢書》作「樂」。

之失。老子之失，則有放者之「獨任清虛」，即「居簡行簡」，仲弓亦言其弊，非老子之本意也。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即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即《論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論語》「脩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太上，下知有之」。曰

「帝之先」，曰「太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老子爲黃帝之學何證？考黃帝號曰自然氏，自然之字，他書皆作有熊，獨《白虎通義》曰：「黃帝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按《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我者，蓋黃帝之辭而老子述之也。其申自然之義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此自然爲「獨宏大道德」之義，其爲有熊無所取之也。又考《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耆欲，自然而已。」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此自然之證也。故老子自然之說，皆黃帝之說也。《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其文皆見《老子》，知述《黃帝書》也。谷以受水，坤爲

地，水之所流，故曰「谷神」。神之字从《》，《》即古文坤字。黃帝始造文字，始一終亥，皆本《歸藏》。坤文作《》，可以明谷神坤也。坤爲牝，《周易》之義亦以坤牝乾。「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虞氏注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即谷神之象。」又曰：「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以亨，故元亨。」其言「終亥出子」，即不死之象。又曰：「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曰利牝馬之貞。」以牝馬明乾坤之合。乾坤爲《易》之門，故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者，乾初也。乾初爲道本，故曰：「乾元坤初，動則凝乾元，絪縕若存，用之不勤。」皆坤凝乾元之象。《歸藏》首坤，可於是推之。知老子所述，皆黃帝之說《歸藏》之說也。又觀十翼之文，則孔子贊易，亦多取於《歸藏》。《易》、《春秋》爲微言所存，故皆從竊取之義。竊比猶言竊

取也。《周易》、《魯春秋》皆史官所藏，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天地陰陽之故，及筆削之義，所謂「竊取之」者也。《春秋》去文從質，殷禮也。宋不足徵，求於柱下，得之老彭，問禮老聃。《春秋》之禮，皆殷禮也。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合乎《春秋》，蓋問乎老聃而折其中，不徒《曾子問》之所記也。故《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而得之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之義可謂遠矣。又《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不言周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抱朴子·對俗篇》云：「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又云：「至於彭老，猶是人耳。」按：言老彭，又言彭老，亦謂是兩人也。

昔者孔子耳順不踰，天縱將聖，年有壯

老之異，志無衰盛之分，惟感周道之既衰，則思周公而無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者，謂吾今日也。久者，謂自幽厲傷之至今日而已久也。孔子謂周道之衰，當吾之世而益甚。如魯之郊禘非禮，其精神已不能與周公相接。制禮作樂之意，吾將坐視其泯沒。精神不交，則不復夢見也。周公其衰，之杞之宋又不足徵，此《春秋》之作所不能已與？

謹案：《後漢書·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又《禮記·曲禮》正義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即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

氏《論語注》，見《書·秦誓》正義，「蓋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群，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又《左傳》杜注亦云：「束脩，取其自脩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復》之初九也。荀爽說《復》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性之所藏也。性者，乾之元也。《乾》初九爲乾元，元者善之長，故勿用。六十四卦皆用九六，獨《乾》初言勿用，於易爲乾元，於人爲始胎，雖欲言性惡，而極之於始胎，則未有不善者也。善者陽也，以乾元之勿用，知



復初之不遠。於乾明性善之理，此天道也，聖人之學也；於復初著復性之功，此人事也，賢人之學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復》之「利有攸往」，「用之則行」也；乾初之「潛龍勿用」，「舍之則藏」也。復之消息可以通乾，賢之成功可以合聖。

謹案：《周禮·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相類，鄭君所謂「於道可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此下士之職，故鄭君以爲賤職。孔君以「從吾所好」爲古人之道，古人之道即詩書禮樂。「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

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脩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義疏》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儀禮》以《周南》、《召南》爲正樂，故合樂則歌《周南》、《召南》，而工告樂備，語魯太師。樂言以成者，指此虞時合樂用簫《韶》，故曰「簫《韶》九成」。說具第二篇。齊之《韶》樂亦以合樂用之，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必合樂乃得言樂也。

夫伯夷之不立，夷無怨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齊，無怨也。惟其無怨，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俱得，是謂「求仁而得仁」。若靈公之遷蒯瞶，則蒯瞶怨矣。使輒避位而輒亦必怨，惟其怨則君臣父子之難交作，而國不可

爲，故曰「夫子不爲」。如子路之死，亦知衛不可爲而出於一死也。於《春秋》許輒得立，信其信也。於《論語》明不爲之義，仁其仁也。惟能仁其仁，斯可以爲《春秋》，可以救

亂世。①《大戴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

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謹案：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即三代立學之法也。《文王世子》記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據此知《詩》、《書》、執禮即大學之教，乞言爲雅言，合語爲樂語。曾子書曰：「《爾雅》以觀於古，可與辨言矣。」此雅言之謂也。《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

①「可」上，浮溪本有「斯」字。「世」下，浮溪本有「也夫」二字。

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本《釋文·序錄》。此就詩、書、禮之言，而通之以《爾雅》之義，所謂文章得聞者也。至《易》之卦名，《春秋》歲月、地名、氏族，皆雅言所未釋。此性與天道之書，不可得聞者也。是《爾雅》一書，爲聲形訓故、文字之原、雅言之所在也。既通其所以言，當明其所以教，則文、行、忠、信備其本末。《論語》屢言文、行、忠、信，與詩、書、執禮相爲表裏。文，文章；行，德行；詩，書之所載也。忠、信，禮之本也。必出文、行、忠、信，而後詩書禮樂浹於人之性，而後可以謂之教也。精其業者即以求乎天人相與之際，則以可得聞者及乎不可得聞者，此文、行、忠、信之所充也。故七十子之徒皆身通乎六藝，而傳聖人之教於當世，則惟在詩、書、執禮。故孔子之教即三代立學之教，其後齊魯間，孟子、荀卿之書，皆言《詩》、《書》、

《禮》、《樂》，而不爲《易》、《春秋》之教。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統緒，不舉其文，知不以教也。太史公傳儒林，亦先言《詩》、《書》、《禮》三家，而後及《易》、《春秋》，以二書於當時在不可得聞之數，其立博士以教弟子則自漢始。其雅言不及樂者，以禮樂之情同，且樂備聲音節奏，不徒正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謹案：聖人與善人，名異而實同。以其具於本體而言，則謂之聖人，謂其人獨聖也；以其施於一世而言，則謂之善人，謂以善及人也。君子爲作聖之始基，有恒謂善人之終事。❶非君子無

❶「謂」，浮溪本作「爲」。

以人於聖，非有恒無以成其善。時至春秋，三王之聖已遠，而盡善之治莫臻，夫子所言「不得見」者，即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之謂。繼周而受命，亦自盡君子之事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爲天爲君，而象取君子者，亦以君子、聖人非二體也。善人者，所謂止於至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必教民七年，而可以即戎，爲邦百年，而勝殘去殺。非旦夕之效而目前之可見，故必得之於有恒。《易》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知有恒與君子非二體也。文王作爻詞，亦惟見君子而不見聖人。六十四卦有恒之體而無善之名，以君子亦要以有恒而已矣。《中庸》記言「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非有恒之象哉？是功成德盛而後世稱聖，移時歷世而海內向善，故堯舜曰吁咈，皋陶歌叢脞。而孔子曰「吾不

得見」，其意若一。若「具曰予聖」，而其事已善，則所謂「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者」，又聖人所深戒也。《中庸》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至誠者，至善也。有天下之大經大本，而知化育中立而不倚，由新民而止至善也。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聖人也。此以知聖人、善人表裏名實之分，非有同異等差之別，故《論語》兩加「子曰」。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以爲「二之中、四之下」者，下言其基也，以善爲始基，而五者以推其極。此善人即就樂正子所具體象言之，與《論語》稍異而實同也。信人即是有恒。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何注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

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疏曰：「何云「俗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謹案：何、皇兩家但知文莫連言，而不解其義，故爲此曲說。《方言》七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曰：「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說文》：「忞，強也。慎，勉也。」忞即文，慎即莫，段借。《廣雅》：「文，勉也。𠄎，勉；密，勿；𠄎，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勉強而爲之，「躬行君子」自然而行之，蓋爲謙辭以示學者也。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謹案：

《說文》：「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累省聲。」重文譌或不省。又「誄，謚也。从言，末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誄》，

《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字作「于」，不作「於」，與引《詩》、《書》一例，知出古《禮經》也。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祇」注引：「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誄通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謹案：「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

①「累」，阮刻《周禮注疏》作「誄」，則當於其下讀斷。沈廷芳《十三經注疏正字》疑「誄」當作「累」，宋翔鳳或認同此說。

也。」偽《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偽《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偽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君亡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蓋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華歆上言曰：「唐、虞曆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元和顧千里以爲漢魏人言舜、禹者惟見於此，則《論語》言「舜、禹之有天下」，正指禪讓而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言堯爲君之德也。《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若者，則

天也。敬授人時者，民事也。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不出戶牖而天下治。其治天下之迹幾於不可見，故民無能名也。名者，號謚之通稱。生而名堯，沒以爲謚。雖曰上世質直，即「民無能名」之說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此言則天之驗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有定時成歲之政，而天之成功即堯之成功也。文章者，星辰之文、日月之章也。至堯而數法日月星辰，於是而永短之度見，鳥虛之宿明，則天之文章皆堯之文章也。故堯猶巍巍至高之貌，同乎天也。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謹案：《毛詩》篇義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

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十一年。年已八十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又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即天子位，亦與今文說不同，當同是古文說也。

夫王者之興，以爲民也。天命所在，無所可避；天命不予，無所可幸也。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聖人之心，其道如一。愚者昧焉，必以己私妄加校量。德衰之說，孔子知之，故於《泰伯》一篇往復以明其理。泰伯之三讓，知天命之在周也。文王之服事，知殷

命之未訖也。曆數之所在，統紀之所存，而於己無與也。論帝王者皆以舜禹授受、武王征伐爲二法，不知周之天下亦始於讓也。蓋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矣，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不言文王言周者，自泰伯讓天下以成至德，人皆稱文王之事殷，而莫稱泰伯之讓周，故言周以見至德之遠也。而孔子所以無間於禹者，以有天下而不與也。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皆知天之所命而於己無與也。舜、禹之受天下同，而禹所以予天下若與舜異，陋儒之私議由是而興也。故孔子既明不與之意，又申無間之旨。夫文祖、上帝、六宗、山川、群神、祖禰之祭，《堯典》之所載也。決九川、濬畎澮，禹之昌言也。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舜之申禹也。曰菲、曰惡、曰卑，先以此三者示不與之意，以

爲萬世有天下者法。曰致孝、曰致美、曰盡力，又以此三者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降絕續，咸繫於禹，而後知禹之有天下，未嘗一日肆於民上，安得有所非議閒廁其閒乎？謳歌訟獄，不歸益而歸啟，亦天命之在人心，而非禹所得與也。至於後世視天下之大爲一家之私，至高而無上，窮泰而極侈，則廢興之際，是非之說紛焉。唯知禹之無閒，乃知不與有天下之實與舜無二道，故反覆言之如此也。



# 論語說義五

長洲宋翔鳳子庭著

## 子罕 鄉黨

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謹案：盡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間，通乎絕續之介，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際也。夫子贊《易》、脩《春秋》，弟子不得聞。《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元年以當元；元者，始也。春以當亨，所謂陰陽之中，在二五也。春爲陽中，舉陽以兼陰。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宜，爲天下所歸。

往也。正月以當貞，貞，正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仁元義利禮亨知貞，而乾爲信。乾，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陳王道，故終之以公即位。《易》言君德之體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備。弟子撰微言則曰「利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荀氏說：「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相和猶言與也。惟利物足以和義，則元亨之德成，而貞固之事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可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敵、無慕故罕言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即不言所利也。四時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人之所長養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爲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

孔子素王，如堯之大，民無能名。達巷黨人先知受命，獨發此言，一人而已。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存乎微言，恐門弟子性質未明，驟聽此理，轉滋疑惑，不使躡等，故就其身體之事，擇乎六藝之中。射、御

二者，御尤切身，舉而示之，以合禮樂斯須不去。此文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別舉門弟子者，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

立一王之法，成一代之禮，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即以所不變革者維乎世運。孔子受命作《春秋》，制去周之文，從商之質，亦以人心風俗，其機可乘也。麻冕之制：凡冕以木爲之，長尺六寸，廣八寸，低前一寸三分，故曰冕。績麻三十升布爲之，故曰麻冕。《禮器》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君據《周禮·司服》士皮弁，以此爲夏殷制。按：《周禮》家法不同《論語》，今故以《禮器》說之。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故曰「禮也」。云「今也純」者，鄭君讀純爲緇，是爲緇布冠，其制狹小，纔足容髮。《士冠禮》記曰：「始冠，

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鄭注：「太古，唐虞以上。綏，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按冠而敝之，<sup>①</sup>言不復更著，謂當時禮服自有皮弁、爵弁、元冠，遂不更著緇布冠矣。弁、冕聲相近，制亦大同。《論語》「見冕者」，又「冕衣裳者」，鄭並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毛詩》篇義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其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云：「緇撮，緇布冠。」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箋《詩》以緇撮爲儉，可證《論語》讀純爲緇，定爲緇布冠矣。東遷以前，衣服無常，言侈靡也。《大東》「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謂侈靡。故詩人思「臺笠緇撮」之風。自後人心

厭而求儉，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緇布無飾之冠。其侈也，文之弊也，有過乎禮者也；其儉也，質之機也，可推而進乎禮也。學者聞吾從衆之言，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夫政教文質所以云揅也，故事或變古而不遠於道者，聖人亦因勢利導而已矣。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故上下之等、尊卑之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臣之於君，有拜於堂下者，臣禮之正也。有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者，此君待以客禮，禮之殺也。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以卒爵不再降，又禮之殺者也。有其正變，即有其隆殺，而君臣之義益明。若充從儉之俗，則無不從其殺，駸駸乎去拜下之禮。隄防一壞，教化不立，尊卑上下，其數遂淆。弑

①「按」，原誤作「接」，據浮溪本改。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泰而驕，驕而僭，僭而亂，所馴至也。故《春秋》褒善貶惡，進退誅絕，皆斤斤於君臣之間，所以挽人心而揅風俗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則儉從衆之說也。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則違衆從下之說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所以教化隄防之者無不至，故拜下之禮，不可不嚴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謹案：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此章言五始之在王，《易》、《春秋》之微言具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謹案：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孔

子稱之曰「殆庶」，則顏氏之子或可鑽仰，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也，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惟習聖既久，斯能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所謂彌高、彌堅者也。文章可得而聞者，所謂循循善誘人者也。《詩》、《書》、執禮皆文章也。聖人初無高堅、前後之象，弟子皆在博文約禮之中。如切磋琢磨，子貢因禮以悟《詩》也；素以爲絢，子夏因《詩》以悟禮也。以此及彼，故曰聞一知二。顏子所傳，博文約禮與衆人同，而欲罷不能與衆人異。從不可窮盡、不可形象以見聖功之全體，知微言之所在。如有所立，立言也。卓爾謂微言之卓絕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既見其所立，當有所由，而云「從之末由」者，爲博文約禮者言之也。蓋慕學者既多，而希聖者無幾。道之以儒術，脩之以禮儀，庸德之信，庸

言之謹，故譏儒者曰「博而寡要」，其博文者乎？曰「勞而少功」，其約禮者乎？聖人治天下，明萬古，固自有所立，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故曰微言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春秋時，如《左傳》所載，知《雅》、《頌》相錯。又如《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為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為金奏，升歌笙入閒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為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間，是以變風、變雅雜

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為《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則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躍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句。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蹢躅如也。謹按：上章自「君召使摯」至「賓退復命」已，具為摯之禮矣。春秋時朝聘無常，其禮因時制變，則摯事甚難，故此章重記之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摯進相君。」按彼注言「摯入門而右」，

即《論語》「入公門」，公門指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人，每門，每曲揖。」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楨與闌之間，士介拂楨。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當是廟門矣。《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人，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sup>①</sup>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人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擯者入門右，故鄭注「過位」云：「謂入門

右，北面君揖之位也。」當公人，立中庭，賓立西，君揖位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即《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曰「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

「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未至堂上，以見雖因時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

① 「接立」，《儀禮·聘禮》作「立接」。

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所以防禮之變也。上章言「賓退必復

命」，則當時有不復命者，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此言升堂異《聘禮》，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而以不盡一等明之，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後之說《論語》者以「人公門」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過位亦不當有言。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人公門」之文合之，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握衣。又「趨進」一節亦賓所無，以爲記聘非矣。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

## 論語說義六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 先進 顏淵

禮樂者，治身治民之具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作禮樂，而其時士大夫皆禮樂不斯須去身，故試士射宮，必其容體比禮，其節比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古者賜爵祿於太廟，凡與於祭者皆民材也，故《論語》言仕之先進、後進，皆以禮樂言。《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王制》所記皆殷法也。凡士民有德者皆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

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之君子。君子、野人以貴賤言，故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後世仕進，皆卿大夫之世居在都邑，而僻在田野者俱無由進。《春秋》譏世卿，去周之文，從商之質，故用人之法亦從殷禮。後舉四科諸賢，以見世爵之代。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倫，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斯爲天地閉、賢人隱，《春秋》之所爲作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怠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書·舜典》「闢四門」，《正義》曰：「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廣致



衆賢也。」謹案：此說與鄭義合。

德行，脩德行仁，作之君者也。言語，傳聖人微言，述而語之，以垂百世，作之師者也。政事，食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通六藝，備九能，爲學士者也。故顏淵問爲邦，雍也可使南面，閔子騫辭費宰，伯牛事少見，而孔子惜之，與顏淵同辭，所謂具體而微，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也。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所謂「言辭命教」，正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駁邢疏。故孟子又述子貢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即申言辭命教之義。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謂知聖人之微言。故《論語》二十篇，於宰我則有晝寢、問主三年之喪之類，

子貢則有餽羊、問衛君之類，皆明聖人之微言。而習其讀者轉疑二子，則知言之人未易得也。故德行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若有君則必有卿、大夫、士。德行之不脩，未有能君其國、子其民者也；政事之不備，未有能佐其君以治其民者也。釋德行而言政事，必舉天下爲府史胥徒而後已也。釋言語而求文學，必溯一世於詖淫邪遁而後已也。故言語與文學，相爲表裏者也。問夫子之文章，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而不終絕也。如子游、子夏之徒，無不聞性與天道，而以文學爲科者，欲以《禮》、《樂》、《詩》、《書》公之於天下後世，而微言存乎其間，以待其人。則俗儒所疑爲非常異誼、可怪之論者，固其宜也。

子路，行行如也。謹案：《說文解字》：「侃，剛直也。从亻。亻，古文信，從川，取其

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徐鍇《繫傳》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嘉賓式燕以衍」之「衍」，假藉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謹案：《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

其難，義之至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而《春秋》譏世卿之法，亦由是而益明矣。

冉有政事才，以爲季氏聚斂，故夫子以「非吾徒」斥之。否則若愚、若魯、若辟、若嘑，皆有病累而不害爲吾徒。惟顏子則庶幾無四者之病，而舉其屢空，以見與冉有相反，此其能與孔子素王之德相合。若屢空，糟糠不厭，爲君子固窮之義，存聖賢之正道。而子貢貨殖，爲群黎百姓謀，所以自全於王政不行之世，以補君相之未及。謂賜不受命者，《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是能不受驕君之命者也。《弟子傳》又云：「子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貨。」裴駟注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徐廣引「廢舉」作「廢居」。又《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按「廢著」，《漢書》作「發貯」。廢舉、廢居、廢著、發貯，字並通假，此貨殖之事也。億則屢中者，即計然所謂「知鬪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屢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也。三王以後，封建、井田、學校之法壞，而孔子成《春秋》以當素王。諸侯卿大夫不能舉其職，而子貢之倫興貨殖之事，以命曰「素封」。太史公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蓋輓近之從政者，皆與之爭者也。而命曰「素封」者，皆因勢利道者也。則貨殖之事與季氏聚斂不可同年而語，故於賜

無病辭也。或問封建井田壞於秦，而春秋則其制尚存。答曰：封建之初，大國百里。井田之分，一夫百畝。侯國逾制則封建壞，賦稅過度則井田壞。開阡陌，并諸侯亦乘其流，極則秦之變制，聖人已早見其然，故與弟子商榷以救後世。如顏淵、子貢之行，宜並取而兼存之矣。

《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按此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

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義疏》曰：「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按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攷，笑不壞顏曰攷。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攷」爲正，「矧」是段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

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謹案：下文公西華言禮，曾皙言樂，《論衡·明雩篇》曰：「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按，風讀爲諷。「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文異。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

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從德而徒雩也。」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拔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僕，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爲僞，

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并與孔子問意反矣。《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早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八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輶輶至祝敵，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義曰：「鄭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而歸」爲雩祭，故具錄之。

詠而歸。《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云：「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謹案：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

①「鄭義」，阮本《禮記注疏》作「正雩」。

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sup>①</sup>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鼎鼐及鼯，兕觥其觶，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君人之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己之身也。家、國、天下，由己

以及也。誠意、正心，爲脩身之事，即克己之事也。克，肩也。本《說文》。能勝其任之謂肩。君人者以一己勝天下之任，則必反諸禮以脩身。故驗之於一日，而脩齊治平之化可旋至而立有效。誠意之極，是謂致知。自脩身以至於天下平，是謂物格。格，來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致知、格物之事也。聖人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大，明堂之禮四達，而不悖其事固可驗也。董子曰：

「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乎逆順之處。是故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故以義正我，克己復禮也；以仁安人，天下歸仁也。求仁義之別，則知爲仁之由己。不知爲仁之由己，則堯舜其猶病

①「雨秋求」，此三字原脫，據《論衡》補。

諸。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以義治我，禮緣義起，而仁義之法相因也。

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棘，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翔鳳按：《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翻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在殷，衛是殷都，故子孫在衛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釋文》：「鄭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謹按：《書·呂刑》「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哲，智也。」

《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哲。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爲斷決，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

《呂刑》：「明清于單辭。」正義：「單辭爲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曲彼，搆辭誣人，單辭獨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冒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謹案：此與《義疏》所載孫綽說同，蓋六朝人相沿舊說矣。

《春秋》昭廿五年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後，即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時昭公又雩，聚衆以逐季

氏，終成失位去國之禍。聖賢遊其地，以傷前事，究其所因，遂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夫子善其得爲國之本。崇德者，崇重有德之人，當思所以試之於事。苟不先以事，則雖得人，無益於國也。脩，治；慝，惡。治惡當始君身。己不能盡臣禮以事天子，而欲責其臣以事君之禮，豈脩慝之道乎？放弑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君欲大有爲於國，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非旦夕之所能爲也。昭公不務崇德、脩慝，徒逞一朝之忿，以逐去季氏爲快，則庸人猶知其惑。而昭公既失之於先，哀公將踵禍於後，故聖賢爲之怵惕也。樊遲感昭公之禍，因思君人之道而問仁，而答之以「愛人」。愛人，君人之道也。問知，而答之以「知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而夫子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爲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夾谷、墮三都是其大驗也。然不究其用，亦以季、孟之故，故遲又疑之。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按《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又《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



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即正其本。見譏

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

絕之，明君案見勞授償，<sup>①</sup>則衆譽不能進無

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此

《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

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

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

賢，以明大法。又言「不仁者遠」，遠者，變於

不覺，所謂「不可造次無故驅逐」。故昭公之

逐季氏，非《春秋》所取，則慎之慎者也。《漢

書》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皋陶、伊尹，<sup>②</sup>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

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

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即《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

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  
人之法備，亦崇德之至也。

①「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公羊注疏》同，阮刻本作「償」。

②「舜湯」，原作「堯舜」，據《漢書·王吉傳》改。

## 論語說義七

長洲宋翔鳳子庭著

### 子路 憲問

仲弓列德行之科，有南面之使，故其問政，即語以爲國之要在能用人。有司，任事之人也。公、卿、大夫、士，皆謂之有司。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亦言司。《堯典》「克明俊德」，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皆以得其人爲先務，此「先有司」也。既知人而官人，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未用者當舉其賢才，而有司之事莫敢後。夫毛舉細故，動挂吏議，則有司皆畏縮，彌縫其闕，而君益勞而國不治，故周公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皆「赦小過」之義。東方朔《答客難》：「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惟能赦小過，則賢才樂爲用。《春秋穀梁傳》曰：「昭十九年。『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罪也。」如此，則舉賢才爲有司之責，而王者之大政也。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而回避其親故，非「舉爾所知」之

法也。立程式以考課，而不問其行誼，亦非「赦小過」之法也。人材之日下，政治之日敝，三代之不可復，職此之由也。或以仲弓爲季氏宰耳，其問答之意，不必言治國。夫孔子於公山氏之召，而有爲東周之說，聖人撥亂世反諸正，無往而不致其意，故其與仲弓商榷者，見用世之深情，不必以其爲宰而疑之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義疏》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謹案：《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正名始於黃帝。許叔重曰：黃帝史蒼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正名」之名，謂造字必合乎道。道爲「道生一」之道，名即一。一爲字之始，亥爲字之終，坤辟亥，故有始一終亥之名，而《歸藏》首坤之理出焉。《歸藏》，黃帝易，而老子傳其學，故《道經》首著無名、有名之說。無名者，天命之性也。有名者，脩道之教也。必有文字而教立，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倫攸敘。凡傳其語言而著於竹帛者，皆聖人之教。孔子之脩六藝，多聞闕疑，無不知而作，故其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則安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謹案：《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

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楊倞《荀子注》：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謹按：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脩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閼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苟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爲世世通行者也。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亦可以」者，言「勝殘去殺」之難也。「誠哉是言」者，言以文王之事信之也。

《詩·緇衣》正義：「《舜典》『闕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藻》說視朝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謹按：『闕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詩》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者，非也。《玉藻》言『大夫退』，亦不必事

盡也。《魏書·高閭傳》曰：「政者，君上之所施行，<sup>①</sup>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即鄭注所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則其事非家事矣。按《魯語》：「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即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故《魯語》又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韋昭注《國語》亦誤。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① 「施」，原作「歧」，據《魏書》改。

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按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在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後。亦猶華士、少正卯之誅爾。

《儀禮·既夕》：「筭三，黍、稷、麥。」注：「筭，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按穀受斗二升，康成以筭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筭字，有籍字，云：「籍，飯筭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筭爲籍。」徐音山樞切。《集韻》亦音銑。按《說文》讀稍聲，則

音當同筭。又出籍字，云：「陳留謂飯帚曰籍。从竹，稍聲。一曰飯器，容五升。」則籍、籍並可通筭。許、鄭解筭，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筭之人」，則筭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筭，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公羊》桓六年傳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

《說文解字》：「𦍋，嫚也。从𦍋从𦍋。𦍋亦聲。《虞書》曰：『若丹朱𦍋。』讀若傲。」

《論語》：「梟盪舟。」謹按：許君以「罔行舟」之梟爲《論語》「梟盪舟」之梟。又《說文》「盪」下引《春秋傳》曰「生梟及盪」，是《虞書》之梟及《左傳》之盪，古文並作梟，則《論語》之梟亦是古文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謹案：定八年《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賈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鄭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故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

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三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

《詩·匪風》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按所引《論語》注，當是「問管仲，曰：『人也』」之注。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

使付酒錢，<sup>①</sup>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之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風俗通》引作正，已是改本。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

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按齊桓之事，知正而不知權，輕重不平，而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之事，知權而不守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者，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云「三

①「乃幸」至「酒錢」，據《新書》補。



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按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九合一匡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故孟子又曰：「久假而弗歸，惡知其非有。」故「問管仲，曰：『人也』，即「仁者，人也」之義。

按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召忽伏節

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按《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

莊九年《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

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溝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要之，生竇、笙瀆、句瀆、句竇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王肅以爲經死溝瀆之中，自經何必溝瀆之中？故斷爲地名矣。《義疏》載，或說「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亦臆說。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謹按：此孔子自言脩《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既不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按：《詩·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爲訓，《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云：「濟，渡

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砵，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重文瀦。砵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爲旱石。」當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倚」是也，今齊魯間往往有之。《衛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蓋指此。此厲爲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爲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石，又或从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段借，非正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遂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又何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壑瀦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

無不順也。孫炎、郭璞既失其旨，遂訓衣爲褌，以爲水深則濡褌而已。然《詩音義》引《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濡褌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爲涉。蓋水由膝以上，或可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斲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斲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亦至危之事，故憑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爲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謹案：天子之凶廬曰諒闇，亦曰諒陰。諒者，信也；陰者，默也。取義於信默，故曰諒陰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欲加教化於民，必自行三年之喪始。諒陰之名，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外傳》言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陰也。本章昭。思道，思先王之道也。三年之中，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爲孝。《無逸》篇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不言之時，亦有所言。不言者，禮之常也。言者，其變也。「其惟不言」，默之至也。「言乃雍」，信之至也。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而獨善高宗，由默以思道，名稱其情也。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君臣父子本於誠是爲好。不本於誠以行禮，亦其文而已，何足以使民乎？故爲上而好禮，必自行三年之喪始。

# 論語說義八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衛靈公 季氏

「顏淵問爲邦」一章，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繁露》十三。「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

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即《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即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

正。」《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

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如《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漢書》作「冬十月」，不知尚是建申之月，爲孟秋也。《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蠱也，夏者假也，秋者擎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蠱動，秋不擎斂，四時名義按之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冬。《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此用秦正，是建申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巳者，

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路」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sup>①</sup>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璅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曰：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袞象天之義與《虞書》所載同，亦是《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故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所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則「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

①「祀」上，阮本《禮記注疏》有「王」字。

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人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

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尤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

①「曰」，阮本《公羊注疏》作「書甚」。

②「聽」，阮本《公羊注疏》作「信」。



言令色孔壬？」皆謂佞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案《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通御。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sup>①</sup>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本《漢書·藝文志》。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元帝本紀》：「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曰「史篇」，《揚

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寤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書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

①「外」，原作「內」，據《周禮》改。

正，巧說袞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教門弟子，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

《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

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六十里爲顓臾國，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並在魯東南。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冉有爲季氏謀伐顓臾，將盡得山險形勢，則季氏強於魯國，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論語》以「季氏」題篇，亦譏世卿之意。魯有季氏日爲後世子孫謀，而魯國危矣。然季氏之家，已有陪臣執命之禍，故曰「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臣見君之地也。

《春秋》僖十五年：「九月己卯，<sup>①</sup>震夷伯之廟。」《公羊》說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謹按：季友賢者，

①「己卯」下，阮本《公羊注疏》有「晦」字。

時又當齊桓之霸，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然天意已見，魯國之命將終制於陪臣，先震驚於其微者。故《春秋》之法皆本於天意也。至文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經》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易京氏》說云：「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此祿去公室之徵，天爲先告之矣。祿去公室，則將專於季氏。故宣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多乎什一，富於周公之事也。至冉求爲季氏宰，而用田賦，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故孔子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知稅畝田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而非魯君之所能與。故季氏富於周公，自初稅畝始也。祿之去公室，亦自宣公始也。《論語》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鄭君以爲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當平子初卒，而陽虎、公山不狃已專恣。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仲孫忌之徒也。《論語》往往斥言季氏、孟氏，與《春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謀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

按：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故在天下以天子爲大人，一國以諸侯爲大人，一家以父母爲大人，在古今則以聖人爲大人。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故《士相見禮》以卿大夫爲大人，先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既解大人爲卿大夫矣。又言「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

① 「言」，原脫，據《儀禮》補。

衆皆若是」。鄭注：「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按鄭意謂視衆如一，則「凡與大人言」之「大人」，亦指卿大夫。疏以此大人爲指君者，不合鄭旨也。《論語》以天命、聖言與大人並稱，則自指天子、諸侯出政教者矣。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知之者，知其故也。求之不能通其故是謂困，效古人之成法是謂學。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困之象也。思不如學，困而學之也。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故，又不求之於古人，則困而不學，歸於杳冥昏默而已矣。

按：《史記·伯夷傳》注：「馬融曰：

「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

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殷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見《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上

① 「陽」，《史記正義》無此字。

② 「殷」，原誤作「周」，今據《史記正義》改。

有采薇士，下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考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嶧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國蓋涉此而誤。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

首陽，亦當不甚遠。又考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蓋以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沒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共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逾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沒，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度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

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間。《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

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据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距河、濟之間幾二千里，蓋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間」，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今在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

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及，安得如王氏所云？「溝澮之間」，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晉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亦不可證爲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芩采芩，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鄭虎牢地。漢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鄭爲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最逼近鄭，故反覆言之。晉自

獻公之世，思有事於諸侯，詩人探其意而賦之。至文公、悼公，皆以服鄭而成伯業，則獻公之謀亦遠矣。

婦人未嫁，則以姓配字，若仲子伯姬之類。其嫁則以姓配氏，若姜氏之類。或以姓配婦，若婦姜。死則以姓配謚，若成風之類。《春秋》輒書夫人子氏、夫人嬴氏、夫人風氏。曰子、曰嬴、曰風，著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曰氏，以夫人言之，當從乎夫之氏也。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繫姜以氏，明將與我爲夫人，以別之於齊侯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以絕其所從出也。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氏，以娶乎大夫，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何休以爲「從父母辭不言氏」，則氏固從乎夫之

①「今」，原誤作「令」，今據阮本《左傳注疏》改。

稱也。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仍言夫人氏者，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譏喪祭不稱氏者，以三年之內，止宗廟之祭。夫人之至無所繼，即無所傳，故去氏也。其曰婦，則有姑之辭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以其實姬姓，故不可以爲夫人，氏從王姬、伯姬、叔姬、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凡葬不稱夫人氏者，以死之謚易生之氏也。



# 論語說義九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 陽貨 微子

陽貨欲見孔子。注：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邢疏曰：「蓋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按趙意似以陽虎、陽貨爲兩人。虎既囚

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鹽鐵論·地廣》篇曰：「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按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通用，疑陽貨即楊朱。《韓子·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貨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按云「虎務取」，又曰「不善樹人」，即孟子「楊子取爲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爲己，若樹人則且爲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說，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呂氏春秋·不一》篇曰：「陽生貴己。」高注：「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

「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謝

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氏春秋》，陽生作楊朱，蓋李善據《孟子》改之。按《呂覽》以楊朱爲陽生，猶桓寬

以陽虎爲楊子也。《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此者可比明王乎？』」按子居合言爲朱。《虞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蓋

變姓名如范蠡。其稱「嚮疾强梁」，正與陽虎行事相類。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不濟，豈以陽虎在彼與？《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按，此以《列子》記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爲墨子弟子，故知後於墨子。然此但記楊、墨相難，設爲兩家之言，不必定爲墨在楊前。況《孟子》屢稱楊墨，如周孔、孔孟，自以時代爲先後。《楊朱》篇又記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子道家，晏子墨家，亦是兩家學者相難，豈得管、晏同時對語也。篇中又記楊朱言孔子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虎在春秋時蒙惡聲，故爲楊氏學者諱言爲一人，故有此語。且《莊》、《列》十九寓言，不得以定古人古事也。

問：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董子以性喻禾、善喻米，其理豈大相異乎？抑可通

乎？答曰：《周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易》之乾元即謂性善，坤元即謂性惡。釋乾元在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是善，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釋坤元在初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初六爻辭言堅冰，乾爲冰，乾位西北，故云堅冰。此坤初凝乾元之義。初六變，乃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以爲元。觀乾初不變，知陽靜爲性，而性出於天。觀坤初凝乾，知陰動爲情，而情本於性。察動靜、陰陽、情性之際，而善惡之理明矣。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秉陽氣而生，具此生理，即具此善性。一念之惡，即絕生理。故言性善者，推本之論也。

化弊之後，失其秉彝。賈生書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儒者以五常爲性，以六欲爲情，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情之未發者即性，性之已發者即情，故《中庸》言性不言情。情性一理，情自性出。觀其既發，則性已有惡；發皆中節，則能性其情。故言性惡者，後起之議也。《禮》爲防淫之書，《春秋》誅亂臣賊子，故《禮》家荀子、《春秋》家董生俱不言性善。《易》言天道，《詩》、《書》言德化，故《十翼》及《詩》、《古文家毛公》、今文家韓嬰俱言性善。孟子誦《詩》、讀《書》，故道性善，稱堯舜。蓋以推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然《春秋》體元，《禮》本於太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爲日用之質，則尤慎乎習，故《論語》首篇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周四海、亘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各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而不辨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上知」謂俊造之選，「移」若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其變而帥教者，則非下愚也。終於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下愚不移者也。《書》言「放四凶」，《春秋》「遠佞人」，皆言下愚之人也。所謂下愚者，若《春秋傳》言商臣「讒目而豺聲」，伯石「豺狼之聲」，其惡

秉於生初，則性之相近又何說也？蓋善惡者，動靜之間也。綱緼化醇，是爲始胎。陽氣淑靜，合於乾元，有善無惡之時也。母腹震動，即有運動知覺，而情亦生焉。故《禮》家言胎教之法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曼言」。惟能慎胎教，則生而潛哲爲上知；胎教失，則生而濁蠢爲下愚。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者，未離乎天理謂之性，遷就於人欲謂之習。商臣、伯石之徒，自母腹而不得其教，已不可謂爲性也、習也。蓋人欲之汨其性，有至老而敗者，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有孩提而習慣者，有在腹而感之者，故聖人之治其性，自胎教始。

《御覽》一百六十卷引《論語》「子之武城」，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按，此當是

鄭注。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官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見宣四年《公羊傳》注。孔子作《春秋》，

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謹案：孔子引匏瓜以自喻，即前章「如有用我」之義。匏瓜繫天，徒有虛名而不可食，我非徒驚虛名，要當有用於世。引匏瓜之星者，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簸揚」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謹案：亡，當讀爲「亡之，命矣夫」之亡，言古有疾，尚可治，今則因疾而亡，謂人心之已死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

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無言者，微言也。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爲不言，故發問以明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即「無言」之謂。而性與天道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離、震、兌主四時，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春秋》四時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故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人之際也。

五穀不分。按，《釋文》：「分，包云如

字。鄭扶問反，云猶理。」又按，《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勤四體、治五穀之事。包咸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詳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

《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按《文選·劉越石答盧湛書》「自頃轉張」注曰：「轉張，警懼之貌。揚雄《國三老箴》云「姦宄侏張」，轉、侏古字通。」此鄭本《論語》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數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譱。《書》「譱張爲幻」，即陽狂

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同鄭義。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皇疏曰：「故舊，謂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謹案：《毛詩》篇義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貴。」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賢者」，正義亦引《論語》「故舊無大故」一語爲說，是故舊爲朋友也。

## 論語說義十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張 堯曰

《說文》：「區，崎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凡言區分者，即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即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之始也。屈生即《說文》藏匿之義，藏匿必屈也。

《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

慙也。」注：「蘇林曰：『慙，同也，兼也。』晉灼曰：『慙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按《漢書》引誣爲慙，當是《魯論語》，馬所注爲《古論》也。《說文》：『慙，愛也。』是慙有兼愛義，故蘇林訓爲兼。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之命，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鴻水之滔天，丹朱之不肖，亢龍之悔也，天祿之終也。《鴻範》「曰悔」，鄭注：「悔之言晦，晦猶終也。」《乾》上九失位，降居坤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於爻位爲三公。王者之後，當天祿之終，宜退居三公之位，此丹朱爲二王後之法也。堯之數終而舜受之，舜之數終而禹受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堯、舜乎？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加姓者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堯曰》末章「孔子曰」，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微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禮·中庸》記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鴻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大；極，中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謂中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於中，則阻偏滯礙而不

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絕續，五德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禹、湯及周，而繼之以子張問從政，言「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復繼之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春秋》說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堯曰》篇述「用玄牡」者，見受命之應也。繼之言知禮。《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蓋知其所損益，

則三代之理自見。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以作《春秋》，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可以見《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別之於禽獸之域，存之於幾希之間。知人者非易易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濟、《春秋》

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日而月之。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即「天何言哉」之義。此發揮微言，以著大義也。孟子稱「我知言」，先陳誑、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說是也。而後言願學孔子，又記宰我、子貢、有若之辭。趙岐說曰：「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其說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於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



# 論語注

〔清〕

康有爲  
王守常  
校點

撰



#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論語注序	一
論語注卷之一	一
學而第一	一
論語注卷之二	一七
爲政第二	一七
論語注卷之三	三二
八佾第三	三二
論語注卷之四	四八
里仁第四	四八
論語注卷之五	五九
公冶長第五	五九
論語注卷之六	七六
雍也第六	七六
論語注卷之七	九三

述而第七	九三
論語注卷之八	一一四
泰伯第八	一一四
論語注卷之九	一三一
子罕第九	一三一
論語注卷之十	一五三
鄉黨第十	一五三
論語注卷之十一	一六八
先進第十一	一六八
論語注卷之十二	一八五
顏淵第十二	一八五
論語注卷之十三	一九八
子路第十三	一九八
論語注卷之十四	二一四
憲問第十四	二一四
論語注卷之十五	二三六
衛靈公第十五	二三六
論語注卷之十六	二五四
季氏第十六	二五四
論語注卷之十七	二六四

陽貨第十七	二六四
論語注卷之十八	二八一
微子第十八	二八一
論語注卷之十九	二九一
子張第十九	二九一
論語注卷之二十	三〇四
堯曰第二十	三〇四

## 校點說明

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人稱南海先生。晚清今文經學著名學者，戊戌變法時改良派首領。事蹟見《康南海自編年譜》、梁啟超《康南海先生傳》、陸乃翔陸敦駿等《南海先生傳》、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等。

康有爲著述甚豐，多編入獨撰《萬木草堂叢書》，一九一七年刊行。《論語注》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寫就（見自序），後經其弟子王德潛、陳煥章、王覺任、張伯楨等初校、覆校，收入《萬木草堂叢書》面世。《論語注》有校有注，校勘多從今文《論語》佚文，注解也表現出今文經學傾向及康氏改良思想的特點。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樓宇烈先生的《論語注》校點本，首次對《論語注》加了新式標點，極爲精當。

本次校點，以《萬木草堂叢書》本爲底本，參

考樓宇烈校點本。對原書中明顯形誤及衍脫之字，徑直校正，不作說明；對嚴重訛誤之處，則出校說明。對原書中的引文，均用引號標出；但對所引文字，究竟屬照錄原文，還是經過節略，抑或爲康氏概述之辭，未作詳細區別。

本次整理，得益於樓宇烈先生的校點本，書稿又承蒙人民文學出版社陳新先生審閱。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校點者 王守常





## 論語注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叙曾子啓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

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爲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爲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考子游之學，以《中庸》考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弓之學，其精深環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及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

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其爲一家之學說，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略，不得其精盡，而遺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葉、阿難之多聞總持，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爲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非

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子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爲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

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爲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爲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爲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爲宗。

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并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傳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僞《古文論語》託稱出孔子壁中，又爲傳託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爲《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僞託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爲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僞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孱矣。晉何晏并採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爲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爲曾、朱二聖之範圍焉。惜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僞之劉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皆未有發焉。昔嘗爲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徵，以包、周爲今學，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後儒雅正精確者，亦皆採焉。其經文以魯

《論》爲正，其引證以今學爲主，正僞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其諸本文字不同，折衷於石經；其衆石經不同者依漢，無則從唐，或從多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於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論語注序終

## 論語注卷之一

南海康有爲學

學而第一 《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周時用

竹簡，凡簡若干以韋束之爲一篇。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此記《論語》二十篇名，第甲乙之次也。此篇於次當第一也。

凡十六章

漢石經及《釋文》舊有此題。皇、邢《疏》無之。趙岐《孟子篇》叙曰：「《論語》四百八十六章」，較陸氏《經典釋文》少四章。然《經典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衡靈篇》四十九章，漢石經作二十六章，蓋所據少異。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白虎通·辟雍篇》：「《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陸氏《釋文》「有」作「友」。鄭康

成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魯《論》當作「朋友自遠方來」。《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來」，李善注引此爲證。惟後漢《婁壽碑》：「有朋自遠」，與何晏本同。或是齊《論》。以同爲今文，故不改。

馬融曰：「子，孔子也。」《白虎通》曰：

「學者，覺也。」文從父，雜物撰德，有所交效，包內外，兼人已，合知行，而成其覺者也。先覺覺後覺，後覺效先覺，故人物之異全視所覺，知覺之異全視所學。但時勢不同，則所學亦異。時當亂世，則爲亂世學；時當升平太平，則爲升平太平之學。禮時爲大，故學亦必隨時而後適。孔子爲時聖，學之宗師也。時亦兼數義，日知月無忘，則時時爲學，循年而進，無時過而難成，亦是也。習，鳥數飛也，假借爲貫，言熟習也。說，樂之內也。凡學至熟習，則觀止神行，怡然理順，逢源自得。況聖人之學通天人，神明精熟，闔闢往來莫不自在，安得

不欣喜懽愛耶？人道賤愚而貴智，所以異於物；輕野而尚文，所以異於蠻。此言修己以自得爲先，不得冥心坐廢，以時爲中，不得守舊泥古。此爲開宗明義第一旨，故上《論》一書以時始以時終，以明孔子之道全達于時。學者不可不察也。朋，羣也。包氏曰：「同門曰朋。」鄭氏曰：「同志曰友。」自，從也。樂，喜也。教學既精，羣黨類聚，仁智及人，信從日遠，修學有效，人生之樂也。惡獨而貴朋，所以合乎羣。合小羣不如合大羣，其學愈高，其用愈遠，聖人則合億萬世界，億萬年載之衆生，咸從其教，盡爲之朋。其朋無盡，其樂亦無盡也。此言及人，聞風皆歸聖人。於己身首言學，於人倫首言朋，蓋萬理有變，而學之與朋，貫萬億世而不易者。太平世後人人有學，人人皆朋，只此二義盡之，故尤

尚之也。

愠，怨怒也。君子，人之道德成名者。《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斯爲有德之君子也。蓋君子之人于人世，智仁兼修，人已共證，拯拯羣生，天下歸往。然羣生之根性不齊，時世之昏濁或甚，舉世疑謗固亦有之。然君子人貌而天心，燕處超然，雖現身人羣而不隨於事物，遊於物表，和於天倪，在衆如無衆，在身如無身，故無所愠也。聖人之于羣生，如慈母之撫嬰兒，無論笑啼，但有愛憐，全無愠怒，爭席則喜，遇難而安，故無量出入，絕無窒礙也。此極言聖者自得之至，無人已之見存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說苑》《後漢書·延篤傳》引作

「孔子曰」。「弟」，高麗本、皇本作「悌」。

孝，從老省，從子，子承事父母之謂。弟，韋束之次第，假以承事兄。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父齒隨行，兄齒雁行，朋友不相踰，習成恭讓，然後出以事君、事長、使衆。小之則和順積躬，大之則悲憫萬物，必不侵犯人人自由之疆界，而況於長上乎？長上壓制太過，或不得已而求伸，謹厚者亦爲之，然猶非所好也，況於稱兵以亂天下乎？蓋作亂者爲最不仁之事，非孝弟無以絕其源也。務，趣也。本，木根也。包氏曰：「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董仲舒曰：「仁者不爭。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僻違之行，心舒則志平，氣和則

欲節。」聖人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尸子曰：「孔子本仁。」孟子述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老子以天地聖人爲不仁。孔子以天人爲仁，故孔子立教，一切皆以仁爲本。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大同之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仁之至也。然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類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則乾父坤母，衆生同胞，故孔子以仁體之；自類之本言之，則父母生養，兄弟同氣，故孔子以孝弟事之。此章爲撥亂世立義。孔子立教在仁，而行之先起孝弟。有子立教之意，以孔子生非平世，



躬遭據亂，人道積惡，自人獸並爭之世，久種亂殺之機，無論何生，觸處迸發，加逢亂世險詖，詐謀百出，機械亂種既深，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孔子因時施藥，必先導之於和順，而後可殺其險機，又必先自其至親誘其不忍之心，然後可推恩同類，以動其胞與之愛。故撥亂之法，先求小康，而後徐導大同。孝弟者，先導其一家之小康，而徐推於天下之太平，此蓋治教必然之次序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沒後，子夏、子游、子張之賢皆師之，蓋為孔子傳道之大宗子。自顏子外，得孔子之具體，最似孔子者也。當時惟曾子不從，故別為一宗。《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思、孟子案飾其言，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世，則子思、孟子為子游後學。而子游嘗事有子，故有子

實盡聞孔子之大道者。《論語》於七十子皆字之，惟於有子、曾子稱子。蓋孔門之後，儒雖分八，而本始實分二宗。譬之禪家，有子廣大如慧能，曾子謹嚴若神秀也。惜有子早沒，故所傳不及曾子之廣。後儒列十哲，擠有子於末，而以子思、孟子出於曾子，實沿王肅偽《家語》之謬，不足據也。

孔子志在《春秋》，以成其體天之仁，行在《孝經》，以成其錫類之孝。故以《春秋》之仁為經天下之大經，《孝經》之孝為立天下之大本也。然觀《孝經》言事親者甚少，而言待天下人甚多，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必錫類乃為大孝。故堯舜仁覆天下，而孟子稱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為行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本原既定，推以愛民物，通天人，而大道自生也。蓋為行仁

先後之序焉。孔子之道好生惡殺，故乾曰大生，坤曰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爭殺作亂，乃亂世最不仁之事，聖人所最恐而憂之者也。孔子好仁而惡不仁，欲胥天下而致於太平之世，而亂種流傳，不能遽致，故發孝弟之道，以絕爭亂之源，而爲仁愛之本。積重既久，保合太和，然後大同之道乃可行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人多惑之以爲慈仁，孔子特明其非也。蓋人之生直，故貴尊其德性，質直好義，自由自立，若以巧詐欺人，則天良斲喪。其生，則性德式微；其死，則魂靈漸滅。同時處人羣則大害，後世傳人種則更傷。其過若小，而

播惡無窮。孔子欲行仁道，則不得不惡害仁種之人。蓋亂殺之害，顯在人事，人易知之；巧詐之害，微在心術，人所難知，而其爲害於人世人種則一也。此皆亂世之俗，而爲官人尤甚。誤信惑之，不爲反噬，亦爲所累。孔子生當其時，故先惡之，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專不習乎？」鄭曰：「魯《論》傳爲『專』。」

吾，我自稱也。一晝一夜曰日。省，察也。朱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廣雅·釋詁》：「專，業也。」《呂氏春秋》曰：「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是也。蓋忠信以立德，專學以成才。戒浮華，去泛鶩，專門之學不敢不習也，皆對人而立其誠也。何休曰：「忠信所以進

德，所以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溫習也。「何休不從古文而亦解作傳。或齊《論》作傳；專，當爲傳之省文。臧氏庸引陸氏《釋文》條例，以爲假借，是也。前惡巧令，此貴忠信，皆撥亂世而反之正，以拯人種之陷溺也。

第一章言學以合羣，然合羣之道必在仁，而久積爭殺不能達仁，則當明孝弟以先之，孝弟者人羣之本也。久積作僞不能致仁，則當主忠信以變之，忠信者人心之本也。此孔子之道而有子、曾子傳之。《論語》特以孝弟忠信繼學與仁，此其開宗明義者也。忠信者，誠也。人道之有忠信，如穀之有種，如水之有源。苟無忠信之心，如剪采爲花，非不美觀，究無真采；如堰水爲陂，非不汪洋，應時枯竭。故一切治教皆以忠信爲基，有

忠信乃有治教，無忠信則治教立亡矣。一人忠信之至，則可感天人，貫金石，雖大同之世亦不過講信修睦，人人忠信而已。故人道始於忠信，亦終於忠信。

孔子立教，弟子後學傳之。《論語》爲後學傳孔子之教者，故修學及朋之後，明傳之義。立教雖爲公理，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能傳習則廣，教不傳習則微。故曾子首以忠信爲本體，即以傳教爲日用，日日省之能傳教否。此曾子所以能爲傳教之大宗，而後學所當師法也。曾子所生爲魯人，近聖人之居，久染大教，其壽九十，言論最多，發明最久，弟子最衆，故與有子分峙，而尤爲孔門最大之宗派。曾子十篇，尚散見於《大戴禮》中。其學以修身守約爲宗旨，與《論語》各章意義皆同。葉水心謂：「曾子沒時亦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啓手足爲自省，蓋終身力行守約，而未聞孔子大道」，未免太過。然於孔子至仁太平之大道不甚發明，其與有子開口言仁者，大小迥殊矣。蓋有子爲大乘，曾子爲小乘。後學以曾子爲大宗而尊信憑守之，於是孔子之大道不光，未必不因此。蓋顏子、有子不壽而孔道遂隘，而幾失其宗，此天下之大不幸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包咸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出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包說是也。馬融以爲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千乘，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此依劉歆僞

《周禮》，與今文《詩》「公車千乘」、《王制》、《孟子》公侯百里制相反，此僞說也。敬，警也。敬信言其體，節愛言其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有豫算之謂，非儉嗇以失國體也。此爲據亂世發也。亂世道路未通，分國萬千，如今土司然。君長驕侈詐欺，奴隸其民而虐使之，雖以文王之築臺沼，猶使其民，蓋時世使然。今土司一切征役其民，猶然也。故《春秋》於築臺築城皆譏之，至非時用兵尤所惡。讀杜甫詩：「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及《三吏》、《三別》諸詩，可見不敬事而妄使民之禍，至唐世尚如此。故孔子貴卑宮而惡雕牆，尚節儉而惡奢侈，誠惡不愛人而妄使民也。君長奢侈，多一日之征役，則民失一日之農時，況于朝令夕改，民無所信，征役相仍，土

木不息，則民之農時盡失，父母妻子凍餒，所關至大矣。故重戒之以敬信節用，而諄複之以愛人使時，又立爲法，使民不過三日，皆撥亂不得已之意。未能太平，僅求小康之義，爲當時藥也。自王安石行雇役法，無復使民，則此言爲舊方矣。然各國仍有使民者，聖人之爲醫甚遠，各因其病而服其藥可也。若夫敬事信民，節用愛人，則凡執政者所當服膺，而無分於天下一國，平世亂世者矣。

千乘之國，蓋古者以農兵立國之法。若平世，則團體日大，無復此國。然平世之大農大工大商，其一廠一場占地數十里，用人數萬，世愈大同，則各業皆爲大公司，其廠場之地愈大，用人愈多，各成古國之小團體，各自爲治。其執事業既多，人民既衆，度支既廣，興作有時，治

之之法亦與古千乘之國無異。興作必當謹慎，號令必當誠信，度支必定豫算，同夥必當親愛。興作必當限時刻，無違其食息，而致其貧病，則無論何世皆能行之。善乎！程子謂：「聖人此言雖淺，然通乎上下也。」故孔子之言圓通無礙，如《大華嚴》，學者無泥守之，而觸類引伸之。孔子不云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泥一隅者，是孔子所不教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汎」，《左傳》引作「汜」。

謹者，行之有格也。信者，言出至誠也。汎，博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道藝也，凡一切學術著之文字者。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

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朱子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非。」愚按，此孔子呼弟子而教之。蓋孔子之門人，皆已成人在二十，敦行孝弟，親師取友，博學不教之時，不爲童子言也。若童年，則自六歲學書，十歲就傅，十五入大學，專力學文，不與衆接，亦不責以成人之禮。惟二十之後，責以成人之禮，人事父兄，出取師友，接人任事，皆有責任，不能責肆力於學文矣。然少有暇日，必當爲學，以益智養魂。蓋學者終身爲之，不能以事物間者，始有知識。接物之時，要在熏陶德性，與接爲構，視其所染，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以親近仁者爲歸。而乾元資始，萬物同體，民皆同胞，只有愛矜，絕無嫉惡。蓋以孝弟發其行仁之始，以汎愛衆極其行仁之

終，以謹信肅其行仁之規，以親仁熏其爲仁之習，而後學文以廣其智益。雖仁智雙修，而始終於仁，但以智輔仁，所以養成人之德也。蓋文國重英年，垂教望後生，故鄭重於治國之後。然聖人雖爲弟子告，而婦女亦可行。若語汎愛親仁，則雖童幼耆耄，豈有異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歲，爲魏文侯師，壽百餘歲，講學西河。人疑於孔子，故荀子謂：「有子夏氏之儒。」蓋在有子、曾子之外，爲孔門之大宗矣。竭，負舉也。致，送詣也。此爲撥亂世明人倫而發。人道始於夫婦，夫婦牝合之久，所貴在德，以賢爲賢。言擇配之始，當以好德易其好色。

蓋色衰則愛弛，而夫婦道苦，惟好德乃可久合。《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是也。父母鞠育顧復，其恩罔極，大德宜報，當用勞竭力也。事君就職，不得私愛其身，故食焉不避其難也。交友，約言必信，久要不忘。凡此四倫，人所同具；凡此四行，亦非絕高。視夫刑于寡妻、永錫爾類、格君之非、熏德善良者，硜硜篤守，拘執小節，雖曰未學可矣。蓋學者窮物理之所，以然，審時世所當然，變化無端，惟義所在，誠非拘執一節者所能議也。然生當亂世，不爲惡俗所染，皎然不欺其志，雖出於美質篤行，而學者實亦不過如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無」，宋刊九經本作「毋」。《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古文『毋』皆作『無』。」故知魯《論》今文作「毋」，今從之。

重，敦厚也。威，威嚴。固，陋也。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若輕佻不厚重，則無威儀；空疏不學，則固陋也。一切虛偽，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必不能久，故不誠無物，無論行業，學者必以是爲主焉。奉忠信爲君主，而後百義從之，斯斷不爲小人之歸矣。人視所習，莫嚴於師，莫親於友。其居游皆勝己者，不期益而益矣；其居游皆不如己者，不期損而損矣，故夾輔之人當須勝己。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勿，禁止辭。憚，忌難也。人道進德，全在改良，愈改愈進。亦復有過，改之無已，則進而愈上。若憚於改，則安於其失，非止永無進益，甚且積爲罪愆，習爲固然，至惡積而不可解也。故君子小人之上達

下達，專視憚改過與否耳。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禮也。追遠者，祭禮也。死者，人之所患。遠者，人之所忘。孔子上因先聖，制喪禮，則凡招魂藏魄之事，必誠敬而勿使有悔。制祭禮，則凡出祖祧廟之遠，必追享而使人勿忘。《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聖人于鬼神死生之故，知之既深矣。然鳥獸失羣，猶有啁啾之頃，何況至文明之人而置之？故不欺死者之無知，不忘祖宗之已遠，事死如生，事亡如

存，厚之至也。所以教民者深矣，故民從其德，念祖思親，雖違萬里，猶念祠墓，不忘宗國。中國人種族之盛於萬國，殊於大地，蓋孔子立教爲之也。今民之不散，其已然之效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意予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漢石經《論語》：「貢」皆作「贛」，「抑」作「意」，「與」作「予」。《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贛名賜，當作「贛」，不當作「貢」，《詩》「抑此皇父」，鄭讀作「意」。

子禽，姓陳，名亢。齊陳氏，即《史記·弟子傳》之原亢。《漢書》分爲三人，誤矣。子贛，姓端木，名賜，少孔子三十一歲，皆孔子弟子。溫，和也。良，易也。恭，肅也。儉，節也。讓，謙也。皆禮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言夫子未嘗求之，但覩其德容尊行，人親附之，



則告語之。蓋時君尊禮，自以其政問之，非若他人必求而後得也。其諸，蓋齊魯語。《公羊》：「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人才有界，後世高才鉅學，亦多預聞政事。況聖人出，於人間復出倫類，如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所至如覩異人，觀佛所至各國迎拜可知矣。孔子過化存神，既非人所能測，而其禮樂文章之盛，徒屬之才，春秋處士實無其比，所至公卿聞而震驚，就而咨問，乃其好德之良固然。而未有授之以政者，則根器太下，私欲害之。然即此言之，聖人之德盛禮恭，尚可想像焉。謝氏良佐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贛亦可謂善觀聖人，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二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于親炙者乎？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在，存也。觀，諦視也。在心爲志，發事爲行，此爲觀人於家而言之。父在，子不得專，故觀志；父死，子述其業，故觀行。然雖父沒，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在，不忍改父之事者，蓋孝子之心矣。至於喪畢，人之業有權限，而志可自由，雖父之尊親，過則改之，無能掩抑之者也。京房《易傳》：「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丹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就居喪，蓋三年中尚稱子也。」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

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何晏《集解》作「不可行」，漢石經無「可」字，今從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用，施行也。和，調也。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人情之自然，故其爲用，必剛柔相調而不乖，乃免禮勝則離而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流蕩忘返而亦不能行也。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行均矣。禮勝則離，必和之以樂；樂勝則流，必節之以禮。蓋禮以嚴爲體，而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

而以嚴爲用。二者皆不可偏，庶幾欣喜懽愛，中正無邪也。禮者爲異，樂者爲同；禮爲合敬，樂爲合愛；禮爲別宜，樂爲敦和；禮爲無爭，樂爲無怨；禮爲天地之序，故羣物皆別；樂爲天地之和，故百物皆化。故禮樂並制，而小康之世尚禮，大同之世尚樂。但人道以樂爲歸，聖人創制皆以樂人而已。惟生當據亂，不能不別，宜以去爭。然制禮似嚴，實貴和樂，故無小無大皆樂由之。但物理循環，樂極則衰，故和而不流。禮當大同，但有合愛，仍不能不有節也。有子爲子游之師，當傳大同之道。此章詞雖含蓄，而專明親愛樂人，大同之旨已揭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也。義，宜也。復，覆返也。恭，致敬也。因，依也。宗，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言乃可返踐矣。致恭而中其節，然後恥辱可遠。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乃可奉爲宗主。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立約致敬雖不能盡合於禮義，而必當近之，交親服事，當考其心術行義。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悔者。蓋妄約，則然諾難踐；太恭，則屈節辱身。若抱柱待水而死，拜虜庭而囚是矣。故大人比義行權，而不必信；守禮，則抗節而愈益榮；所依之人，當擇其行義可親者，否則誤從匪人，將終身爲所賣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已矣。」何晏《集解》作「也已」。皇本作「也已矣」。漢

石經作「已矣」。石經當是今文，今從之。後仿此。

居爲尻假借，得几而安也。敏，疾也。有道，謂有道術。正，謂問其是非。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不求安飽者，蓋別有神明之樂，則不暇爲體魄之營。安飽固養形所當有事，但不可專務求之，則喪志也。事者難成，故必時敏而後有功；言者易盡，故必慎出而後寡過。大道多歧，行義易偏，自是冥行，愈去愈遠，當問以辨之，必得有道德之士，正定其是非，乃不致誤也。《儒行》曰：

「博學以知服。」

○子贛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贛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皇本「子贛」下有「問」字，《集解》本無。《集解》本作「貧而樂」，無「道」字，惟皇本、高麗本、日本足利本、《史記·弟子列傳》、孔安國《注》，皆作「貧而樂道」。唐石經亦有「道」字，但旁注《漢書·王莽傳》與鄭注引無「道」字，蓋古文也。劉氏實楠不知《漢書》爲劉歆僞撰，以爲今文誤也，今不從。

諂，佞諛也，卑媚之容。馬六尺曰驕，喻高倨之態。此人處貧富所不能免者，若不以貧屈於人，不以富加於人，完人道自立之界而不侵犯人界。子贛不欲人加，亦不加入，蓋倡自由平等之學。又，先貧後富，曾用力焉，此固孔子所許可者，惟以貧賤驕人，富貴下士，雖迴出

尋常，然心跡未能忘富貴也。夫神明之自得，固有出夫貧富之外者。若貧而樂道，研精術學，玩心造化，則忘懷于貧，富而好禮者，施以行德，安以處善，若不與其富，處世間而不礙世境。子贛地位甚高，故孔子以此進之，亦天道也。《詩·衛風·淇奥》之篇。切，剗也。琢，治也。磋，平滑之。磨，《釋文》作摩，礱也。《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以成寶器。《大學》：「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蓋《詩》文古訓。已，語終辭。子贛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自修之無盡，故驟悟引《詩》。往者，已發之蘊；來者，無盡之藏。孔子作經皆寓微言，如《華嚴》之藏，滴水可現大海。故一端之旨，類推引伸，六

通四闢而不可窮，如《春秋》之三世，《易》之卦變，橫亘六合而不可盡。既然矣，若《詩》尤善爲喻者，其觸譬無窮，不止四始五際之密寓微旨也。孔子固云：「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子贛善悟，孔子許以言《詩》。然則，後世之泥一二訓詁文字以求《詩》者，必不足與言《詩》矣；泥一二文字經典以求孔子者，必不足與知孔子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患不知人」，《集解》無「己」字。皇本、高麗本、足利本皆有「己」字。《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今從之。

患，憂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人不能離人而獨立，無論居游營業，皆與人接構，若不知人之是非邪正，而誤於交託，則動而必敗，大之喪國，次之亡身，小之亦失

業敗名。故人倫之鑒不明，實人道切身之患也。故君子自立在己，而藻鑑在人。雖知人未易，堯舜猶難，然愈難愈當講求其術也。若夫懷才抱德，如川蘊珠，如山藏玉，有車必見其軾，有衣必見其服，何患不知？乃人日求人知，而不求知人，何顛倒其用也！

論語注卷之一終

## 論語注卷之二

南海康有爲學

###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本作「拱」，蔡邕《明堂月令論》引亦作「拱」，《呂氏·始覽》引作「拱」，趙岐《孟子注》皆作「拱」，則今文當作「拱」，而「共」爲古文，今不從。

德，元也，爲至極。北辰，北極也，所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覽》：「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說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漢書·天文志》：「北極第五紐星爲天之樞。」梁祖暉之測不動處，在紐星末一度餘。沈括、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

度。言北辰居不動之所，而衆星環旋共拱向之。包氏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蓋地生於日而拱日，日與諸恒星，凡一切星云、星團、星氣皆拱北極而環之，是爲一天。此天之外，又有諸天，無量數天而拱一元。《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是也。以元統天，則萬物資始，品物流形；以元德爲政，則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所謂乾元用九，見羣龍無首，而天下治。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宥，萬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羣龍共成之，而潛龍可勿用，故不待。如衆星日行，而北極可不動也，德無爲也。升平世則行立憲之政，太平世則行共和之政。天下爲公，尊賢使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貨惡棄地，不必藏於己，力惡

不出，不必爲己。人人共之以成大同，故端拱而致太平，如北極不動，而衆星共繞而自團行也。無他，惟天下爲公，故無爲而治也。霸主專制爲治，雖衡書擔石，嚴刑重罰，智取術馭，威壓強制，百出其道，職事愈隳，亂機愈伏。無他，惟自私天下，故欲治無成也。包咸爲今文家說，無爲而治者，舜也。此蓋孔門密藏微言，後學宜知玩索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五篇，舉大數也。《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王吉曰：「以三百五篇作諫書」是也。或言三百十一篇者，以《毛詩》引《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不知笙詩有聲無詞，安得有篇？此劉歆僞

《毛》之謬，不足據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反正爲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凡《詩》之詞皆入樂章者，所以和同合愛，故論倫無患，欣喜懽愛，然發乎人情，止乎禮義，則又中正無邪。故詠歎淫佚，發揚蹈厲，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即其風喻，無所不有，然必旁行而不流。故《詩》義無窮，然執要守約，以一言貫之，則「思無邪」盡之。蓋歌謠之事，起於初民，而尤盛於太平，乃人情之至，風俗之原。惟使之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淘汰其逸邪，而揚詡其神思，則繼三百篇而作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并作「導」，  
《釋文》「道」作「導」，惟漢石經作「道」，今不改。《祝睦碑》：「有恥且格」，《費汎碑》：「有恥且格。」《釋文》：「格」字或作「絡」字，當是魯齊之異。

導，引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正也。禮，謂《經禮》、《曲禮》。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恥心，雖不敢爲惡，而爲惡根未忘也。包氏曰：「德，謂道德；格，去非心也。」《漢書·貨殖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緇衣》：「夫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何晏曰：「格，正也。」民種未良，民德未公，待法律刑罰以治之。民雖畏法而求免罰，然險詖機詐之心未除，即作弊於法律之內。故政刑者，升平小康之治也。養其善性，和以文明，使民種民俗皆至仁良，

日遷善而不知，忠直公溥之風已定，自不屑爲奸慝之事。故德禮者，太平大同之治也。孔子生亂世，雖不得已爲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故拳拳於德禮以寓微旨，而於德尤注意。蓋民種自無始來，爭殺機詐之根已深，無論如何政教，只稍加滌濯，不能掃除，非以無量大德改易其種，無能治太平之世也。必使無訟，大畏民志，無爲而治，蕩蕩難名，此乃聖人之意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卅而立，卅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今從之。「三十」、「四十」漢石經作「卅」、「卅」。柳子厚引「七十而縱心」，則以「心」斷句，而以「所欲不踰矩」爲另句。

心之所謂之志，學即孔子神明聖王之學。後此以立教天下者，但立教成於晚暮，而定志則在十五。蓋神靈之生有自



來，故性識早定於童幼。如旭日初出，已自皎然大明，其後之進，不過升至中天，濛氣漸解，而光耀更照耳。雖有增益，非如常人之性識，如聚薪而然之也。立者，大力凝固，鑄練如鐵而不搖。不惑者，大明終始，燭照如日而不眩。《書》：「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蓋人受生於天，有哲命，有祿命。知天命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天人、陰陽、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通微合漠，闡幽洞冥，諸天無窮，知亦無窮也。耳順者，神氣風霆，聞聲皆徹，通於人天也。耳順之文甚異，孔子神人，誠非淺儒所能測。佛之三明五勝，所謂天耳通者，當同之耶？後人風角鳥占，猶極靈驗，此亦耳通之類，況孔子之神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義理血氣，湊泊渾融，官止神行，聲律身度，而神明變化，旁行不

流也。孔子自言進學自得之序，蓋其遜詞以勉學者。然聖功之次第，與聖學之精深，亦可窺一斑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鄭注：「古文『毋』作『無』，則『毋』，今文也，今從之。」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違，戾也。毋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孟孫，稱仲孫，省文。葬，從死，在殯中。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誤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人道畢矣。禮，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父母但傳體魄，未必皆賢，故生則幾諫，死則幹蠱。《孝經》特

發從父令，未得爲孝之義，故事親始終只能從禮。故大孝在諭義，亂命不可從，而父道可以改。蓋人道只以公理爲歸，雖父母之尊親，不能違公理而亂從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儀。武，諡也。伯，長也。憂，愁也。唯與惟同，獨也。王充《論衡》、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孝經》：「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馬融以父母憂子之疾，是古文家異說，今不從。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漢石經無「乎」字。惟是否有缺不可考，今闕疑。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是，祇也。養，供奉也。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馬周《疏》：「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東哲《補亡詩》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是也。然孟子謂：「愛而不敬，獸畜之。」《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言小人亦能盡力養親，惟狎恩恃愛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孔子恐人知愛親，而不知敬親，故因子游發之，其詞意警切矣。古注說兩存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饌》，《釋文》：「鄭作『餽』。《特牲饋食禮》：有司徹《鄭注》并云：『古文『饗』皆作『餽』。』」段氏玉裁謂：「《禮記》餽字，於《禮經》皆今文，則『餽』是今文也。今闕疑，不改。」

包咸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服，事也。先生，父兄也。蓋服勞奉養，人子之所宜然，而不足爲難。惟隱候顏色，先意承志，乃能深得懽心。《祭義》：「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鹽鐵論》：「上孝養志，其次養色。」《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也。鄭氏言：「和顏悅色爲難。祭法，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威儼恪，非事親之道」，亦是也。以上四章，問孝雖同，而答之各異。聖人施教如大醫施藥，病既各異，藥亦不同，言各有爲。凡讀聖人之言，必當會此。不然，則由求異其進退，異其仕隱，爲不可解矣。若泥單詞片義，則豈爲善學者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違，難也。不違者，意喻心通，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退息居學之燕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顏子具體而微，實與孔子合德。孔子與言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常人驟聞而必驚者，顏子亦直受而不疑。既已合契同符，復何容審問明辨？相視莫逆，故不違也。以其神會意喻，熱然似非人，故曰如愚也。蓋神聖共處，天人同貫，雖復至言偉論，視作尋常。然以聞一知十，睿知之才，得一端而博貫之，觸其類而引伸之，當同人講習之時，發明師說，辨才無礙，益大光明矣。孔子蓋新得顏子，而心喜傳道有人，故爲反覆之詞，乃其贊歎之至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集解》下廋句有「哉」字，<sup>①</sup>漢石經無「哉」字，與「禮乎？禮」、「微乎？微」同。然或缺脫，今不改。《說文》無「廋」字，蓋古文學。

視，瞻也。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察，覆審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安也。廋，隱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聖人最重知人，故發觀人之法。蓋考事行不如考心術，考心術不如觀嗜好。察其事由，窺其意趣，然後人之表裏、顯微、肺肝如見矣。《文王官人篇》作：「考其所爲，視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立教爲師者，學當無窮。溫，尋繹也。故，古也。王充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故凡大地數千萬年前之陳跡必盡尋求之，然後可應；世間數千萬年後之新理必日知之，然後可啓來者。且細加尋繹，故中即有新機。聞知既多，新既可證故物。新故互證，其教乃當而不謬，變而益通。孔子蓋恐傳教之人，能守道者，則守舊太拘，而不知時變新理，以盡前民；知變通者，又好新太過，而勇於掃故義，而不知保全舊粹。若是者，以爲治，不能爲長；若傳教，不能爲師。然爲治者尚多能審時，至爲師者，鮮能適變。故孔子美其溫故之已能，而戒其知新之不足，其瞻言遠矣！惜後儒違失

①「廋」，原誤作「瘦」，據文意改。

聖義，知溫故而不知知新，至使大教不昌，大地不被其澤。此則後師之責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皿也。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莊子謂：「諸子各明一義，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是也。若孔子，則本末精粗，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蕩蕩則天而不能名，混混合元而不可測也。故學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爲器；成德之終，貴博學多能而不器。送行者自涯而返，則自此遠矣。

○子贛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賁」，漢石經作「贛」。

先行在於未言之前，言在既行之後。凡人，非言之艱，而行之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親密也。比，阿曲也。皆與人黨合之義。但以義合爲周，以利合爲私。」朱子曰：「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包咸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晏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愚嘗見好學而不好深思之人，誦據甚博而不求事理所以然，故絕無心得，卒無所成。故程子曰：「能窮所以然，是第一等學人。」故貴深思之士。然徒思而不學，則冥心力索，至陽明格竹而三日汗下，傅子淵默

坐而晚歲顛狂。吾弟子三水潘藻鑑，高志力學，其後閉門冥坐，專力苦思，至病狂而卒。蓋追索過甚，靈性迸走，故至殆也。孔子此義精深周徧，蓋學問思辨，固不可缺一而偏廢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端，本也，首也。漢《賢良策問》：「二端，異焉。」《韓詩外傳序》：「異端使不相悖。」袁紹之客，競設異端。《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言執業講德，不可有惑也。或曰，異端者，非六藝之科，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猶外道也。漢范升以左氏爲反異，引此說。從其道將爲大害，若秦以從韓非之老學而亡，晉以清談老、莊而覆邦，梁武帝以好佛而饑死是也。若學者而從異端外道，若陳相之從許行，迷罔失歸，害滋大矣。

孫奕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闢楊、墨，而楊、墨之害止是也。」義亦通。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皇本作「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夫子語以爲知之道。實知之乎是爲知，不必遜爲不知也；實不知乎則爲不知，不可強爲知也。天下之物理無盡，生有涯而知無涯。人之所知不及其所不知，故堯、舜之智不能徧物，但當擇要而知之，是即爲有知之人。惟學而後知不足。若常人爲學，多強不知以爲知，自通人觀之，適見其無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包咸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朱子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蓋當官臨政，民命所關，非講通掌故而熟知其得失，考觀物理而深得其變通，親歷時地以審其適宜，久閱人事而悉其情偽，其尤悔多矣。然反覆求之而未能深信，展轉試之而未能得安者，尚不敢冒昧而言之行之。必如此而後推施得當，外寡有失而內亦少悔矣。夫以爲政之難，言一事而過說疊生，行一事而悔恨紛起，此固學者所自知者。若無尤無悔，大賢所難。學者至舉措寡

尤，中心少悔之時，亦可以從政矣。即不能立即爲政，而才望既崇，徵辟必至也。此勉人急於修學，無急於求仕之意。學者寡過固未易至，施之事爲，動合機宜，絕無中悔者，尤難。著書講學之說，尚有悔而改定之時。爲政如發機然，機一誤發，國事民命繫之，悔何可追？此亦求仕者所讀而汗下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鄭本作「措」，包氏從「錯」，則「措」乃古文。

哀公，魯君，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包咸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

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

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夫國者，合民而爲之，國固民之國也，民服則民心固結而國立，民不服則人心散亂而國危。哀公猶知問民服，蓋得於孔子重民之義多故也。然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衛，舉賢以自佐，而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人人知盧杞之奸，而唐德宗不覺；人人知司馬光之直，而神宗不知。以空言令其居敬窮理，亦何補實事？且以堯而舉驩兜，知人唯難。故欲民服者，莫若令民自舉錯之。堯之「師錫」，孟子之「國人皆曰」是也。故如何乃能舉直錯枉，惜哀公不能再問，以發孔子之至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桓子之子，名肥。

莊，謂容貌端嚴也。包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蓋游戲無度，則下慢之；仁惠無聞，則下欺之；賢才不舉，學校不修，則修學力行者無所用，則民氣不昌，皆偷懦惰窳矣。《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與此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集解》、唐、宋石經作「孝乎」，漢石經、《白虎通》、皇本與《釋文》作「孝于」，與下「友于」、「施于」相應，今從之。僞古文採入《君陳篇》，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故不從。華嶠《後漢書·劉平江華傳》引作「于」，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叙》、梁元帝《劉孝綽墓志》、李善注《文選》



并引作「孝乎惟孝」。蓋「于」與「乎」通，僞古文《君陳篇》採入亦作「乎」，故唐石經改作「乎」。今以漢石經爲正。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

包咸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以昭公不正終，定公不正始，孝友之道缺也。但未便明言，故託於家亦有政，引《書》諷諭之。然人之生世，人則父子兄弟，出則君臣民庶，皆有法度禮義，其爲政實一也。蓋道無小大，自元言之，則天爲小；自天言之，則地爲小；自地言之，則國爲小；自國言之，則家爲小。若內自血輪言之，則身爲大；自身言之，則家爲大。大小無定，視所比例。遊心於無極，則堯、舜事業猶一映也；反歸于現在，則一身一家當前，莫大修齊秩叙，大費經綸。故喜怒即爲位

育，灑掃皆是神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小無大，道通於一。故語大，至乾元統天，視天下如敝屣；語小，至現隱顯微，故視微小若載重寶。蓋神聖之識，固與人遠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輓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乘車。輓者，輓端上曲鉤衡。」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蓋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之有信，爲交接之關鍵，猶車之有輓輓。若人無信，則一步不能行也。孔子之爲道，不尚高遠，專爲可行。以道者爲人之道，非鬼神之道，則亦當爲人所同行者也。故道，無論若何，人人可同行，則爲大道；人人不可行，則爲非道。所

以尚信者，非不知變詐權術可私得大益也，然爲一人之私利，則爲衆人之大害，不可互行也。且變詐權術，終必自困於行，不可互行者，既非公理，聖人所不言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

本作「可知」。《漢書》杜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則於夏、殷斷句。

三十年爲一世。損，減也。益，饒也。

《春秋》之義，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子張受此義，故因三世而推問十世，欲知太平世之後如何也。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此蓋藉三統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夏、殷、周者三統遞嬗，各有因革損益，觀三代之變，則百世之變可知也。蓋民俗相承，故後王之

起，不能不因於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興，不能不損益爲新制。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爲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爲立憲，由立憲而漸爲共和。由獨人而漸爲夫婦，由夫婦而漸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錫爾類，由錫爾類而漸爲大同，於是復爲獨人。蓋自據亂進爲升平，升平進爲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觀嬰兒可以知壯夫及老人，觀萌芽可以知合抱至參天，觀夏、殷、周三統之損益，亦可推百世之變革矣。孔子之爲《春秋》，張爲三世；據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則內諸夏外夷狄，太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蓋推進化之理而爲之。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至升平之世

矣。異日，大地大小遠近如一，國土既盡，種類不分，風化齊同，則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預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亂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據亂。故美國之進化，有紅皮土番，中國之文明，亦有苗、獠、獯、黎。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爲九世，九世可推爲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爲千萬世，爲無量世。太平大同之後，其進化尚多，其分等亦繁，豈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子張欲知太平世後之事，孔子不欲盡言，但以三世推之，以爲百世可以知也。百世爲三千年，於今近之，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於孔子夢奠之時，年僅二十五，而能爲十世之問，其必聞於《春秋》三世之義，推太平世後之事，及百世之偉論，可謂高懷遠志矣。惜乎記《論

語》後學者之不能著也。此爲孔子微言，可與《春秋》三世，《禮運》大同之微旨合觀，而見神聖及運世之遠。後儒泥於據亂之一世，尚未盡夏、殷、周之三統，而欲以斷孔子之大道，此其割地偏安，豈止如東周君蕭管之云乎？嗟乎！孔子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爲天下裂，豈可言哉！幸微言尚傳，賴修明恢復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人神曰鬼。孔子定禮，祭止天祖，其他皆爲淫祀，妄祭以求福，是行諂媚也。蓋上古淫祀之鬼甚多，孔子乃一掃而空之。觀印度淫鬼之多，即知孔子掃除中國淫祀之力矣。勇，熱力也。天下萬事皆生於熱力，造起天地，興立宇宙，皆自勇生。若既知義所應爲而不爲，誤天下

莫甚焉，故孔子深惡之。若勇而非義，又不得爲勇也。徐侍郎致靖曰：「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勇於赴義；放棄義務者，必至迷信虛無，其事互爲緣也。」

論語注卷之二終

# 論語注卷之三

南海康有爲學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漢書·禮樂志》作「溢」，則「溢」、「佾」通也。

謂，說也。忍，耐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公羊》、《穀梁》謂：「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白虎通》、高誘注《淮南》，謂「每佾六人」。《左傳》與馬融、服虔以爲每佾八人。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僞古文說，今不從。舞者，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也。操體以強身，託之禮樂，宣

以功德，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寫其志而動其容，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雖以天子之尊，朱干玉戚而舞，發揚蹈厲，則爲太公之志。《詩》曰：「傳傳舞我」，乃孔子所傳禮樂之大典，以致人道於壽樂者。宋儒不通此義，乃盡廢之。於是，無以固人肌膚，樂人神志，等於墨氏之非樂，其道大戢矣。故謂孔子之道，割地多矣。此譏季氏之僭，僭諸侯猶可，僭天子不可。言孰不可忍，蓋深疾之辭。後漢荀爽、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湛、庾亮，凡聲罪致討，皆引此文。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大夫稱家。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

包咸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咸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如，奈也。蓋人者仁也，取仁於天，而仁也以博愛爲本，故爲善之長。有仁而後人道立，有仁而後文爲生。苟人而不仁，則非人道。蓋禮者，仁之節；樂者，仁之和。不仁，則無其本，和節皆無所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雖陳筵席尊俎，衣冠揖讓，奏黃鐘大呂，弦歌干戚，而情不深者文不明，氣不盛者化不神，有其體式而無其精神，亦不足爲禮樂也。翟方進曰：「不仁而多材，國之

患也。」徐侍郎致靖曰：「以無實之人而行禮樂，塗飾耳目，羊質虎皮，若王莽焉，害尤甚也。故曰禮樂待其人而後行。記者叙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三家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奢，張也。喪，亡也。朱子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檀弓》謂：「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則質乃禮之本也。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此答禮本之問，故純取於質。蓋夫子以周末人僞，以文滅質，有爲言之。若時之有變，則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文明既進，則亂世之奢，文明以爲極儉。世愈文明，則尚奢愈甚。若於三代珠盤玉敦之時，而必反之汙尊抔飲生番野蠻之俗，以致人道之退化，非止事不可行，亦大失孔子意矣。天未喪斯，文不在茲。《公羊》稱孔子爲文王，蓋孔子爲文明進化之王，非尚質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義，以敝車羸馬爲賢。公孫布被，相率僞儉，蘇軾所謂「儉者陋風，有損國體」。豈惟國體不美，實

令人道退化。今中國之文明不進，大損所關，豈細故哉？宋賢因國力壓制，俸人甚薄，其不能不尚儉，勢也。若遂說爲孔法，以爲俗化之定論，以損退文明，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氏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此論君主民主進化之理。董子《繁露》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故夷狄而有德則中國也，中國而不德則夷狄也，并非如孫明復、胡安國之嚴華夷也。蓋孔子之言夷狄、中國，即今野蠻文明之謂。野蠻團體太散，當立君主專制以聚之，據亂世

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權昌明，同受治於公法之下，但有公議民主，而無君主。二者之治，皆世界所不可少，互有得失。若亂世野蠻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無君主之治法。《易》曰：「飛龍在天」，有君主之治法也；「見羣龍无首」，無君主之治法也；而孔子云：「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固知有君主者不如之。諸夏名因於夏禹，蓋禹平洪水，而始一中國。諸夏音轉作諸華，晉六朝人譯佛書，寫作支那是也。見吾《支那爲諸夏音轉考》。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嘗爲季氏宰。救，謂救

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包咸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祭封內山川之制，蓋三代先王舊禮，孔子本欲刪之，不能斥魯君，故先斥季氏。《春秋》之義，於亂世絕大夫，升平世斥諸侯，太平世貶天子。如改易天子諸侯山川之祀，此則待之平世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故平日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則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



人之爭矣。修睦爲人利，爭奪爲人患。蓋爭之極，則殺戮從之，若聽其爭，大地人類可絕也。然進化之道，全賴人心之競，乃臻文明；禦侮之道，尤賴人心之競，乃能圖自存。不然，則人道退化，反於野蠻，或不能自存而併於強者。聖人立教雖仁，亦必先存己而後存人，且尤欲鼓舞大衆之共進，故爭之害，聖人預防之，而爭之禮，聖人特設之。物必有兩而後有爭，故禮必分爲兩。黨人必禦侮而後能圖存，故爭心寓於射禮。人必有恥而後能向上，故設勝不勝以致其爭心。爭既不可無，而又不可極，故示之揖讓以爲節。爭之勝者，挾勢凌暴，無所不至，故令飲不勝者以致其慈。禮者，禦侮圖存，尚恥求勝；兩黨迭進，人道之大義，孔子之微意也。孔子制禮十七篇，皆寓無窮之意，但於射禮見之。

凡人道當禦侮圖存之地，皆當用之。今各國皆立議院，一國之禦侮決於是，一國之圖存決於是，萬國之比較文明定於是，兩黨之勝負迭進立於是。以爭，而國治日進而不敢退；以爭，而人才日進而不敢退。如兩軍相當，氣衰則敗。水愈長而堤愈高，交進迭上，無敢退讓，以視從容獨立無磨礪之者，其進退相反亦遠矣。故當仁不讓，於射必爭。仁孰大於爲國民，射孰大於禦國侮？故議院以立兩黨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惟議院譁噪，或致毆爭，此則無揖讓之意。蓋教爭甚難，益服孔子立揖讓之禮也。凡禮，皆立兩黨，則又不止爲射起。即萬國全合太平大同，而兩黨互爭之義施之於政教藝業，皆不可廢者。蓋太極兩儀之理，物不可不定於一，有統一而後能成；物不可不對爲二，有對爭而

後能進。且當據亂世，人之爭心太劇，故以尚讓革之。若當平世，人之亂殺漸少，則以激爭進之。故亂世不可尚爭，惟平世而後尚爭；小人不可教爭，惟君子然後可爭。此則萬理無定，而在與時消息，如五行之迭王，不能爲主持者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繪」，本又作「纈」。

《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作「纈」。

《詩·衛風·碩人》之篇，今僞《毛詩》闕「素以爲絢」一句。觀子夏問之孔子，必無刪理，魯、齊《詩》原本必不闕也。凡諸經漢後之稱逸詩者，皆僞《毛詩》行後，後儒據僞《毛詩》言之，皆誤也。餘倣此。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

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繪，畫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曰：「畫繪之事，雜五采。」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說文》：「纈，織五采」亦同。包咸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人而不仁，如禮何。」必以仁爲先，而後施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創禮，而再三言禮之本，恐人以文滅質，詐僞日滋也。讀素絢而悟禮後，孔子乃許以言《詩》。然則，泥於章句說《詩》者高叟，必非聖人所許也。此可爲說《詩》之法。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獻」或作「儀」。《尚書大傳》於「民獻」作「民儀」。漢《孔宙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於「萬邦黎獻」皆作「黎儀」。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明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本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考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考證矣。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如此，而《禮記》所存二代之禮，其多如此，可見皆孔子所託之三統。蓋諸子皆託古，故許行託於神農，墨子託於禹，道家託於黃帝。孔子上稱堯、舜，而下稱周，亦稱二代。蓋聖人改制，無徵不信，故皆託之先王而行之後世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追享之名。聖人葬墓安魄，立廟安

魂，四時享之，春曰祫，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大享於太廟，於秋嘗時行之，是為大嘗；其以太祖配天，而追祀所出太微之帝，於夏禘時行之，是謂大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祭義》所謂大嘗禘是也。三年喪畢，祔先君而合祭於太廟，所謂祫也。於夏時行之，亦稱吉禘，省文亦稱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賜魯重祭，故有禘祭，魯人特行此大禮。而既灌之後，有司不誠敬，故不欲觀。灌者，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臭陰，達於淵泉是也。《白虎通·考黜篇》：「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禘為大祭，凡九獻。先奏樂，君以黃目玉瓚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君出視牲視殺，薦血腥於堂，為三獻、四獻，是為朝踐；薦熟

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君與夫人醕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醕尸，是九獻。鄭君曰：「禘禮自血腥始，灌時未薦腥。」然則，孔子自始即不欲觀，或以其僭大禮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他本引作「賓」。

示，猶視也。禮三本，天者，生之本也；祖宗，類之本也。無天惡生，無祖惡生，故自天而視衆生，萬物皆一體也；自祖而視裔孫，同類皆同氣也。禘者，以祖配天，祀所出之帝太微。推天祖之心，則凡天之所生，皆當愛之；凡祖之所生，皆當親之。三代皆出於黃帝，中國人多黃帝子孫也。以黃帝配上帝，則凡黃帝之子孫，皆吾同胞之親也，於禘時念之，則當親之。大地黃、白、黑、赤、

棕人，各種皆自天生，而與吾分支者，皆吾同類之民也，於禘時念之，則當仁民。鳥獸、昆蟲、草木皆天所生，而與吾異形者，皆吾同氣之物也，於禘時念之，則當愛物。親親民物皆合爲一體，其於治天下如運諸掌乎！禘之說大概如此，孔子遜言不知，蓋以魯人失禮，故不欲答之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際也；察也，與天命鬼神相接。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如在者，事死如生，思其居處言語飲食，所以致其誠也。包咸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此記孔子祭祀之誠。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

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隅，祭畢，而更設饌於奧。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天爲神之至尊，得罪於賤者，可禱貴者解之，若得罪於天，則無可解。「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若諂媚以求富貴，事奧竈皆不可，非徒喪節，亦失天與

之良。日監在茲，實爲獲罪，無可祈禱以免之。聖人奉天而行，舉動皆如對越，所以褫奸雄之魄，不惡而嚴甚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郁郁，文明貌。孔子改制，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損益之。如夏時、殷輅、周冕、虞樂，各有所取，然本於周制爲多。非徒時近俗宜，文獻足徵，實以周制上因夏、殷，去短取長，加以美備，最爲文明也。孔子之道，以文明進化爲主，故文明者，尤取之，子思所謂「憲章文武」也。《墨子·公孟子》亦曰：「子之古，非古也，周也。吾之古，夏也。」故墨子改制，上法禹爲多，而孔子改制，法周文爲多。故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公羊》稱孔子爲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爲後王之法，人道之始也。此

專就著書改制而言。若行事，則國朝自有法，國人安得不從？即夏、殷更文，孔子亦不能從夏、殷而背本朝，以犯國憲也，何待發從周之說哉？故爲著書改制言之至明。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鄫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太廟漢石經作「太廟」，今從之。

「鄫」，《潛夫論》同，《史記》作「陬」，當是通。惟《說文》作「郕」，當是僞古也。

包咸曰：「太廟，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鄫，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所生地。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以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孔子父叔梁紇爲鄫邑大夫，《國語》稱鄫人。緣古謂大夫守邑者爲某人，故謂孔子爲鄫人之子也。孔子少以

知禮聞於魯，故孟僖子使懿子武伯從孔子游。孔子初入廟，於廟中行禮之節序，及禮樂之器，事事問之，以印證所學，蓋慎之至者。或人以孔子素負盛名，而今待問，乃疑本末學。不知宗廟體大，不容少誤，安知無隨時損益更變者？豈可身未親歷而據空文以定實乎？雖知亦問，非徒爲謹，禮實宜然。記此，見孔子有若無，實若虛，不以學問自矜，而行禮至謹，可爲後法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

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子贛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爾」《漢書·律歷志》引作「汝」。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以尊天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朝廟，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以尊天子敬祖也。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包咸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蓋子贛尚核實，計度支而惜糜費，孔子主明義，則欲藉名物而存大禮。惠棟曰：「明堂月令者，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蓋如歐人所謂憲法也。譏廢

棄憲法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子於事君之禮，但奉周制而行耳。時權臣驕傲，不盡臣禮，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世非太平，當正君臣以肅堂陛，所以絕爭篡之媒也。孔子以大聖出世，若佛氏之令國王膜拜，何施不可，而屈身於倫類，示人以大義，忘己無我，但論生民，其立義四面皆圓，此聖人所以爲大也。季氏新逐昭公，事君傲慢，故孔子規之。觀今孔子所制君臣之禮，答大夫拜，天子見三公下階，見卿離席，見大夫起席，見士撫席，雖歐洲立憲之君，見臣下尚不如此。學者當知有爲而發，勿執單詞而生疑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君之與臣，雖有尊

卑，而同共天職者也，故待如嘉賓，是爲禮。臣之事君，雖爲國而受其恩義者也，故報以赤心，是爲忠。蓋君患暴慢無禮，以奴隸犬馬待其臣；臣患虛僞不忠，以秦越肥瘠視其君。此即孟子答齊王之意，但孔子之言蘊釀耳。然此可爲君臣之定義。《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僕，僕臣隸，隸臣與，與臣臺。」一家一肆皆有主臣，若不以禮以忠，亦不可行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也。宵雅肄三，言《關雎》者，《葛覃》，《卷耳》在焉，猶言《文王》，則《大明》，《緜》在，但舉篇首，以概其餘。蓋升歌笙入，閒歌合樂，皆三終爲節。「樂而不淫」，《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卷耳》

也。能樂能哀，盈其欲而不愆其正。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性情之正也。此歎美《關雎》之樂，非謂《詩》也。《關雎》爲房中樂，鄉飲酒禮用之。哀窈窕，思賢才，洋洋盈耳，極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發情止義，思夫在遠，甚哀而不傷。孔子刪《詩》正樂首《關雎》者，以人道始於夫婦。君子相配，然後昭教有方，人種乃定，此太平大同之始基也，故反側鄭重，而後定之，琴瑟鐘鼓以樂之。人道多憾，必有離別，樂極生哀，故房中樂之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得性情之正，中和之理，爲生民之本，萬福之原也。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法言·孝至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sup>①</sup>《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皆魯《詩》、同義。《韓詩章句》以佩玉晏朝，《關雎》作諷在康王時。惟《毛詩》以爲文王詩，僞古也，今不從。

○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主「鄭本作「主」，《釋文》作「社」，《公羊疏》「主」爲今文，「社」爲僞古文，故今不從「社」。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主，孔穎達《疏》引張、包、周、杜氏，皆以爲問廟主。《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哀公問主於宰我。』」故知今文從主。何氏休《公羊學》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柏，迫也，親而不遠。栗，猶

戰栗，謹敬貌。」三代三統各有所尚，宰我以爲周制使民戰栗，蓋出傳會。若社主用石不用木矣，益證僞古文之謬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以宰我所對非立主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人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大器也。」孔子辯之器小，言其不知聖賢之道，天人之

①「欽」，原作「飲」，據《漢書》改。

理，正身修德以致王道。蓋苟能通達天人，則志量高遠，規模廣大，其視霸千里之國，猶烹鮮反掌也，豈以自足？其在己儵然若不與，豈以自侈？而惜管仲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包咸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春秋》諸侯娶三國之女，姪娣從。蓋諸侯不再娶，而有三宮。《白虎通》「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國策》與《韓非子》皆言管仲家有三歸。《晏子》言桓公以管仲恤勞，賞之以三歸。《說苑》：「仲築三歸之臺。」然則，管仲娶三姓女，公賜三宅居之。其時，

昏禮築臺迎女，故又曰三歸之臺。蓋管仲受桓公之賞爲之，然仍爲奢僭也。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鄭氏玄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是不知禮。」按，管仲治國之才，成霸之術，以今觀之，自是周公後第一人才，如今德國之俾斯墨矣，故孔子稱其仁。然身則三歸反坫，君則內娶六人，其本未治，而徒驚事功。故君臣一逝，豎刁、開方、易牙即亂，諸公子爭立，霸業遂絕，幾與晉武帝同。此由不以王道爲志，自以功名足以震矜天下，而內行不必檢，所謂器小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

太師，樂官名。翕，變動也。從與縱通。純，不雜也。嘒，清別也。繹，抽續條達也。成，正歌備也。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始作，金奏肆夏，聞之而變動也；緩之升歌，重人聲之純一也；繼而笙人，有聲無辭，其聲清別而嘒如也；已而閒歌，人聲笙聲代作，抽續而條達也。三節皆用《雅》，故曰：「《雅》《頌》得所。」時禮壞樂崩，雖樂官鮮能深明，孔子神明於樂。《世家》引此作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時太師或即師摯耶？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包咸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朱子曰：「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言孔子爲受命之教主，垂制作於萬世也。儀封人一見而知孔子爲教主，亦可謂異識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盡美者，聲容之盛；盡善者，止於至善也。《書》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

管龔鼓，合止祝敔；<sup>①</sup>笙鏞以間，簫韶九成，《韶》樂也。《樂記》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公之治。「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分夾而進，久立於綴，」《武》樂也。孔子明人道之公理，貴和親而賤征伐，尊大同而薄小康。舜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大同之道，民主之法也。武王者，作謀起兵，以正君臣，以立田里，世及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小康之道，君主之法也。樂以象功昭德，孔子於爲邦，曰樂則《韶》舞，乃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於《武》樂，爲國朝先王之樂，反致不滿。此其於大同小康之道，

發露至明矣。孔子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此義，亦可窺聖人之意乎？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其餘雖有可取，亦不足觀。此亦歸重禮本之意。孔子以人溺於儀文，故再三言之。

#### 論語注卷之三終

① 「祝」，原作「祝」，據《尚書》改。

# 論語注卷之四

南海康有為學

##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引「擇」作「宅」。王應麟引此以爲古文。劉璠《梁

典》：「署宅歸仁里。」但古文爲僞，今不取。

擇，揀選也。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故荀子曰：「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此言擇鄰人者仁也。人道以仁爲本，愷悌、慈祥、和平、忠厚、欣喜、懽愛，然後可爲人。然厲志自修，不如與人熏染。入蘭室則香，居鮑肆則臭，故擇人不如擇鄰。鄰里有仁厚之

俗，則熏德皆爲善良，若處惡鄰，風俗敗壞，則己必染之而不覺。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若不擇仁里而居惡鄰，其不善自謀，且不爲家人子孫謀，不智甚矣。若大同之世，人心皆仁，風俗盡美，乃不待擇，否則擇鄰里爲熏德之要義。此篇言仁，故孔子首貴擇鄰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言處境。約，窮也。久，彌異時也。包咸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氏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曾子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中庸》：「或利而行之。」利，貪也，知仁爲有益，而欲得之也。蓋人而不仁，其智昏，不能樂天知命；其性貪，不能節欲修身。久困必至於濫，久樂必至驕

淫，惟仁者隨遇而安，無人而不自得。知者知仁之益，因以爲資，慕善而不易所守，雖安行與困勉不同，而皆不爲外境所奪者。夫人不爲外境所轉者，鮮矣！所貴於學者，與常人殊，在轉外境而不爲外境轉也。門人麥孟華，布衣處素，確乎不拔，與以教育總長而不受，可謂仁者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皇本、宋刻石經、九經皆作「唯」，今本作「惟」，不取。

好善而惡惡，人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或性有所偏而不能克，或嫌有所隔而不能忘也。惟仁者無忮無私，所以能好惡也。常人之情，好惡任情，毀譽乖方。其才高氣舉者，尤多偏頗，甚至顛倒是非，敗壞風尚。夫真能虛公，尚慮囿於世俗，況未能公正乎？此學者所宜留意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漢石經無「也」字，《春秋繁露》引同，今從之。

惡，如字。孔氏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人道以仁爲主。凡人不必論其品詣之得失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但問其仁不仁，又不必問其能仁。但其志在於仁，則無論其行事開闔遠近，或高畸偏僻，過舉百端，要謂之過，若有心之惡，險詖之事，則必無也。孔子之道，固貴中行，然亦深取狂狷，但必要之於仁，自無大弊。孔子萬理并發，學者學之幾不得其門，惟以志仁爲主，則無大失。此言庶幾入德之門乎？學者宜信受捧持之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今本作「不處」，《後漢書·陳蕃傳》、《鹽鐵論》、《論衡·問孔》、《刺孟篇》、《呂覽·有度篇》注，皆作「不居」，皆今文學也。今從之。「處」字當是古文。《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去」下無「也」字。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常人見富貴則妄取，當貧賤則失節。然君子於富貴則不妄取，於貧賤則不厭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王充疑貧賤不當言得，豈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致遭斥逐，非不以其道得貧賤乎？若遂諂佞而得富貴，如盧思道、元微之，始以直而去官，繼以媚而致位，是去之也。孔子蓋為始終易節人說。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為孔子大義，

所以厲行恥而光聲譽，致人道於高尚，而補刑賞所未及者也。故《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為孝之終。《中庸》言舜，則曰「必得其名」，言武王，則曰「不失顯名」。《穀梁》曰：「學成矣，而名譽不彰，友朋之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故教曰名教，理曰名理，義曰名義，言曰名言，德曰名德，儒曰名儒，士曰名士，無在而不言名。惟老莊乃戒名，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蓋無出而陽柴，立中央之巧也。宋儒言道過高，遂誤採之，以好名為大戒，遂為小人羅織君子之計，動輒詆人以好名。於是，人避好名而好利，風俗大壞，皆由於此。夫人必能施而後得惠名，人必不貪而後得廉名，是亦不易矣。孔子固言中心安仁，無所慕而為善者，天下一人。

今乃并其可慕之名而攻之，則人何所慕而爲善，何所畏而不爲惡？不然，則是天下人皆中心安仁者已，此則宋儒太高之過也，故今發明之。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倉卒急遽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受益明矣。明德益明，神明不鑿，抱養純至，故能歷久遠而不壞益光。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今本有「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作「乎」。

人懷陰陽之性，即有好惡之情，但慮好惡誤施耳。夫人道有二，惟仁與不仁盡之，好惡有宜，亦惟好仁惡不仁盡之。好之至者，如嗜好之癖，舉天下之物無足比此者，乃爲真好，惡之至者，如質氣相反，雖絲毫之近不能忍受，乃爲真惡。好仁惡不仁亦如此，然孔子未見其人。蓋人非不空言慕善，空言嫉惡，而察其真心則非也。果能真好真惡，即真知行。王陽明所謂啞人喫苦瓜，味自不同，固非不食之人所揣望而能知，但使一食便自不同。故孔子又降格而言，不敢望其終身不違仁，但試一日用力於仁。欲仁，仁至，不患力有不逮。蓋仁爲己有，非由外鑠，況志之所至，氣亦赴之，金石可貫，鬼神可動，而況近取諸身，至易至簡乎？深怪天下人之不好仁，並一日之力而不肯用也。又反覆論



之曰：天下或有奇氣異體，昏弱病狂，不能爲人道者乎？必如是，則人不能爲仁。然我行徧天下，實未之見，極言其無是理也。孔子警策之切，望人之深，至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人道尚羣，必親其黨，或誤用之，或救護之，因成污辱偏私之過。然爲黨受過，失於忠厚，益知其仁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後漢吳祐謂掾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此爲觀人者法，義亦可也。凡義者，過常少；仁者，過常多。惟其仁厚太甚，故或蒙恥救民，或忘己徇物。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任用或

誤；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而機事或失。此皆過也，然而仁矣。故仁愈高者，其過愈奇。仁人或不求人知，是在觀人者審其過在仁否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今本作「可矣」，漢石經作「可也」。

道者，天人之道。《易》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鬼神之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蓋生死者，人身體所不免，惟知氣在上，魂無不之，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偶現者陽，復藏者陰。開闔往來，天道本無生死。蓋本未始生，則亦未始死。死生如晝夜，晝夜旋轉，實大明終始，則無晝無夜也。故人能養其神明完粹，常惺不昧，則朝而證悟，夕而但化可也。孔子此言魂靈死生之道要，一言而了，精深玄微，惜後儒不傳，遂使聞道者少。或者以歸佛氏，而謂孔子不言

靈魂，則甚矣後儒之割地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尊神明者，賤口體，足內德者，忘外物。若志於道，而尚以衣食之惡爲恥，識趣凡陋，不足與議道也。蓋學者不患於愚魯，而患於卑鄙；卑鄙之人，必害其志，必無成學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鄭本作「敵」。

適，往也。莫，毋也。義，宜也。比，親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之人，無所必偏往，無所必禁絕，但於義之合宜者，則親附而從之。蓋非從人也，從公理也，從事宜也。事宜者，其地與人合宜，其時與人合宜，則施之恰當。故君子有犯天下之謗，違天下之論而獨爲之者，義所宜也；有從衆人之後，因世俗之宜

而不改者，亦義所宜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也。土，田宅也。人精神各有所注，注者皆念茲在茲，行事雖同，而心思迥異。養神明者，尊德性，念念在德性；養形魄者，戀居處，念念在田宅。愛身名者，守法紀，舉事皆畏刑；貪財利者，冒明刑，動念但營利。君子，樂善其性，次亦惡不善之加身。小人，上者苟安，甚則苟得。觀此大端，可定人品之區別也。故盛德之至，捨國而讓天下，細民則終身經營田宅。良人受治於法律之下，奸人則作弊於法律之中，豈不遠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利者，從刀刈禾，假借爲以力有所取益之謂。《易》曰：「義者，利之

和也。」人不能無取，取利而和，則謂之義，不謂之利；取利不和，則謂之利，不謂之義。蓋人己之間有一定之界，取不侵人之界，則謂之和，和則無怨；取而侵人之界，則謂之利，利自多怨。蓋己益則人損矣，損則必怨。故人人皆取於己之界，而不侵人之界，則天下平。而上自霸主，下至豪奸，皆好侵人之界以益己，在己身則爲怨府，而恃人必至悖出；在天下則爲亂源，而爭始必以殺終。此孔子所以重惡之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漢書·班超疏》  
《賈逵薦劉般書》引作「於從政乎何有」。

讓者，不爭，禮之實也。何有者，言以禮讓治國，則國不足治也。此言治國必用禮讓。蓋惡春秋諸國，外飾禮義以誇文明，而日以爭殺爲事，傷天心之和，壞人

道之平也。矯積弊者，必大反；過橫湍者，渡上流。孔子生當據亂之世，故特發讓義以拯之。民主首堯、舜，君主首文王，至德稱泰伯，古賢稱伯夷，皆美其讓也。人人能讓，則上者高蹈，中者守界，而天下平矣。後漢讓產讓爵者相望，風俗最美。此孔子之大化也，國病之聖藥也。孔子不甚言國義，蓋聖人言論皆爲天下萬世立公律，不暇爲區區一國計也。包咸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爭心未解而空飾禮文，實非文明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人皆患無官位，無人知，而不求才能學行之實，假令在位被知，亦必覆餗盜名耳。君子方以尸位爲

辱，虛聲爲恥，故必先求其在我，而無暇顧乎其外也。若使才能可立，學問可知，而位不見舉，名不見知，是國人之損，朋友之過，已無與焉。且立教著書，輔世長民，傳後行遠，尤大于區區一時之名位，何患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直曉不問，故曰唯。聖人開示萬法，大小精粗無所不備，或並行而不悖，或相反而相成，然其用雖萬殊，本實一貫。曾子守約之人，恐其拘泥。然真積力久，將近豁然，故特呼而告之。曾子聞即領悟，其體驗有得，蓋亦久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孔子之一，未明

何物，故門人多不悟解而問曾子。曾子直捷了當而揭一之義，曰忠恕而已。義似淺近，然孔子之言道，曰仁與不仁，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推至天地位，萬物育，其本亦不過盡己心而爲忠，推己心而爲恕耳。若不忠，則爲忍人之心；不恕，則不推不忍人之政，可以天地閉，萬物滅。故忠恕雖約，而大道已盡，更無餘法。悟者，本身即是；惑者，終身行之而猶違。自人德言之，則視忠恕爲違道不遠之方；自至人視之，則忠恕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理。故忠恕之道，實一本萬殊，兼下學上達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說文》無「喻」字，則「喻」字必是今文。

喻，明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董子曰：「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察也。齊者，思與賢者等。內省，恐與不賢者類。蓋凡有所見，皆反之身，不肯自薄，不忘自責，乃爲爲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皇本「敬」下有「而」字。

諫，間也，更也。包咸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

父母意而遂己之諫。《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皇本「不遠遊」上有「子」字。

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已見首篇。此蓋重出而逸其半矣，然漢石經有之。蓋弟子各記所聞，或孔子頻言之。董子所謂：「書之重，辭之複，

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鄭氏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心不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常知父母之年，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蓋罔極之恩，昊天莫報，孺慕之誠，愛日難釋，以使及時孝養，無致風木興悲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當有誤文。

逮，及也。包咸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蓋人無躬行之心，則易由言，若言必躬行，自有恥心而不易啓口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後漢書·王暢傳》引無「者」字，《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

鮮，少也。約，即曾子守約之謂。縱橫

儻蕩者必多失，《曲禮》所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守約也，失亦少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凡人言易而行難，故聖人因病而藥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黨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明德，電之爲也，無不相吸。故有德者，必有類從，德愈明則黨愈多。至於聖人，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即風雨晦冥，亦必鸛鳴相應也。此爲立德者孤立無助言之。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

斯疏矣。」

數，謂責也。《國策》所謂「數讓責」，《儒行》所謂「可微辨，不可面數。」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亦爲交淺者言之。若託孤寄命之君臣或當大事，投分同志之朋友或臨大節，則牽裾斷鞅，切切偲偲，又不得以此論矣。門人隨記聖人之言，皆有爲而發，學者因事宜以施之，不得執一言而泥守之也。《論語》皆仿此。

論語注卷之四終

## 論語注卷之五

南海康有爲學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

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紲」，陸德明本、宋石經並作「繼」，今本作「綫」，蓋爲避唐太宗諱也。

公冶長，孔子弟子，齊人。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夫子稱其可妻，必其才行可取也。嘗陷於獄，世俗多以爲疑。然德行瓌異者，不容於世多矣，既非其罪，何足爲辱？孔子特爲洗冤，且妻以女，所以待異才獲罪，不拘

俗諱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僖子之子，僖子使與懿子事孔子者也。嘗隨孔子之周。下篇言其「三復白圭」，又稱其「尚德」。蓋言行甚謹，而好德甚誠，故能處治朝而必用，遭亂世而免禍，保家之主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公冶長以才高好奇取禍，南宮以言行修謹保家，二子性行不同，孔子皆取之。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



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漢書·古今人表》以敬叔與南容爲二人，孔子譏敬叔「載寶而朝」，或然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子賤爲單父宰，父事三人，兄事五人，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孔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凡人之成德，皆賴賢師良友磨厲熏染之功。故人才愈多者，同時之成就愈衆。若其地鮮才賢，而能無藉自立者寡矣。然雖有才賢，而不知取以自助，若此者又何足算哉？

○子贛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之器貴者。」《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簠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如龜形。《說文》：「瑚璉」不從玉。僞古文家以爲從木，不知《說文》爲古文家，而強從之。子贛高才達學，卓然早成，故孔子稱其成器。以其性識精深，故許爲宗廟重器。至於聞性與天道後變化從心，必更有進，其去大道不器必不遠矣。但人才必先求成器，而後進爲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王充《論

衡《以爲伯牛子》。佞，巧諂高材也。朱子曰：「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屢，數也。憎，惡也。言佞人才辯雖高，而本無情實，徒以口辯接人，取惡而已。蓋既無仁心，則雖辯智高巧，亦無取也。諸國並立，極重才辯，惟才辯乃能合衆，故語言皆稱不佞。孔子提倡仁道，而惡智辯之士華而無實，故曰遠佞人，又曰焉用佞。蓋孔子之宗旨，千端萬緒，皆歸本於仁。苟其仁也，雖樸默而深取之，苟非仁也，雖辯智而不重之。張釋之貴東陽侯長者，而不取嗇夫之喋喋，得聖人意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邢本、《釋文》與《漢書》作「雕」。

漆彫開，孔子弟子，名啓，字子開。《漢

書·古今人表》作漆彫啓。凡《論語》叙弟子皆稱字，《史記》作「漆彫開，字子開」，上「開」字當是避景帝諱啓也。《家語》作「字子若」，《泉碑》作「字子修」，皆謬。《漢書·藝文志》有《漆彫子》，《論衡》引《漆彫子》言性有善惡，《韓非子·顯學篇》言有漆彫氏之儒，蓋孔門一大宗也。孔子嘗以其學業大成使之仕宦，當是孔子爲魯司寇時。蓋自天分氣，人已同體，但當成己而後成物，若明德之後而不新民，則於仁道有闕，此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漆彫子以未敢自信，不願遽仕，則其學道極深，立志極大，不安於小成，不欲爲速就，宜乎爲八儒之一大派也，故孔子說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皇本「由與」下有「也」

字。「材」與「哉」通。《張平子碑》「往才汝諧」。

桴，編竹木爲船也，渡南曰筏，北曰筏。浮海之歎，傷中國之不遇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鄭氏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按，孔子抱撥亂反正之道，太平大同之理，三世三重之法，橫覽中國皆不能行，私居憂歎，欲出海外。是時，大瀛海之說已通，大九洲之地已著。孔子答曾子，發明地圓。故心思海外大地，必有人種至善，可行大同太平之理者，欲擇勇者同開教異域。以子路勇而好仁，故許其同行，子路果喜。可見聖賢傳教救人，不憚艱遠之苦志矣。從行海外，鑿空創開，事本艱難，故孔子極稱其勇。而是時海道未大通，無船筏可出海，欲泛無舟，空深歎慕，此則聖人所無

如何，故卒不果行。使當時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羅馬，東渡日本以開美洲，則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道，當有一地早行之也。傳教救人，宜出海外，後學當以孔子、子路爲法，無憚艱遠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傳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傳」，今本作「賦」。《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傳』，今從之。漢《孫根碑》『束帶立朝』，未知與『帶』孰爲齊魯也。」

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云不知。古「傳」與「賦」通。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

子，姓公西，字子華。孔門爲經世有用之學，弟子各有經國之才。故楚昭王欲相孔子，而子西畏其弟子之多才，曰：「王之相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可見諸子才名，震動遠國。公西華長於外交。三子各擅專門，而孔子信許之。蓋政治之分科學，悉出孔門也。三子之於仁，蓋已甚深，但仁道至大，孔子猶言豈敢。一息之違，即已非仁，孔子不言三子之非仁，而但言不知，蓋許其深信者，而遜言其未純至者歟？千室區區已立邑，此當今一大鄉而已。立宰古制，比東西尤密。如今吾粵縣、南海、順德數十萬家乃立宰，爲治太疏，不可不鑒改之也。

○子謂子贛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贛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道有陰陽，互相對待，故有一必有二，理包萬有，含蘊枝條，故有一必有十。人身必有二手，二手必有十指，乃天然也。又，數名十，十而百，百而千，以至于萬、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極，皆以十進。《易》之推數以陰陽，聞一知二之義也；《華嚴》之推理以十，聞一知十之義也，孔子皆已包之。子贛之聰明，有聞一知二之才，顏子之睿知，有推一爲十之智，皆知來者。但子贛推知正反對待，而顏子析之極精，隨聞一法，皆見其細微條理。蓋析推精微之理，非腦筋極精細者不能也，況於一見而洞照之乎？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贛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贛也。」聖人素知子贛、顏子之才分，而顏子聞一知十，生知之質，實為卓絕，故孔子謂子貢信不如，且自遜言弗如。蓋以顏子睿知命世，少年而資地詣極，孔子自謂少年亦不如之，蓋作述難易之不同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唐·宋石經俱作「彫」，《漢書·董仲舒傳》、《論衡·問孔篇》、《詩·大雅·棫樸正義》，亦俱引作「彫」。

宰我，孔子弟子。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

而改觀人之法，所以深警羣弟子之謹言敏行也。晝寢小過，而聖人深責如此，可見聖門教規之嚴。《易》貴自強不息，蓋昏沈為神明之大害，故聖人尤以垂戒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說文》無「慾」字，則「慾」字必今文。

剛，鄭氏曰：「強志不撓也。」包咸曰：「申根，魯人，孔子弟子。」根，《史記·弟子傳》作堂，漢《王政碑》作棠，漢《文翁禮殿圖》作儻，音皆相通。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易》首《乾》，為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蓋天以行健為至德，人以自強不息為至德，鼓動萬物皆賴剛強之德，若弱

則爲六極矣，故極貴之。申根蓋素有強直名者，其短在有嗜欲，則雖有剛德而嗜欲既發，則不覺柔屈，不得爲剛矣。蓋能勝物之謂剛，惟不屈於物，故直養浩氣，可塞於天地之間。爲物累之謂慾，物至化物，故掩抑短氣，消沮于方寸之內。無論如何強直之人，一有嗜慾，氣即餒敗，神明消沮。故周子謂聖人可學在無慾。蓋慾者純魄，剛者純魂，二者相反相成而日相爭。若魂純勝者，神明純清，氣自剛大；若魄純勝者，嗜慾純掩，氣已奄奄；其魂魄互勝者，半慾半剛，則爲中人。其魂魄相勝分數之多寡，以爲其慾剛之多寡，即爲人之高下也。

○子贛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自立自由也；無加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爲天之生，人人直隸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爲人所加，是六極之弱而無剛德，天演聽之，人理則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壓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子贛嘗聞天道自立自由之學，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欲推行於天下。孔子以生當據亂，世尚幼稚，道雖極美，而行之太早，則如幼童無保傅，易滋流弊，須待進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今去此時世甚遠，非子贛所及見也。蓋極贊美子贛所創之學派，而惜未至其時也。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又深得仁恕之旨，自顏子而外，聞一知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傳之田子方，再傳爲莊周，言「在宥天下」，大發自由之旨，蓋孔子極深之學

說也。但以未至其時，故多微言不發，至莊周乃盡發之。故《莊子·天下篇》偏抑諸子，而推孔子爲神明聖王，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尊孔子者至矣。雖其徜徉游戲時，亦有罵祖之言，乃由於聞道既深，有小天地玩萬物之志。而謂孔子本末精粗無所不在，則知一切皆孔子之創學。莊子傳子贛微妙之說，遺粗而取精，亦不過孔子耳目鼻口之一體耳。近者，世近升平，自由之義漸明，實子贛爲之祖，而皆孔學之一支一體也。

○子贛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高麗本《漢書·陸宏》、《夏侯》、《外戚傳》皆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史記·世家》作「弗可得聞也已」。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六藝也，孔子日以

教人。若夫性與天道，則孔子非其人不傳。性者，人受天之神明，即知氣靈魂也。天道者，鬼神死生，晝夜終始，變化之道。今莊子所傳子贛之學，所謂量無窮，時無止，終始無，故物無貴賤，自貴而相賤。因大之大之，萬物莫不大；因小而小之，萬物莫不小；因有而有之，萬物莫不有；因無而無之，萬物莫不無。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者。子贛驟聞而贊歎形容之。今以莊子傳其一二，尚精美如此。子贛親聞大道，更得其全，其精深微妙，不知如何也。此與《中庸》所稱「聲色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合參之，可想像孔子性與天道之微妙矣。莊子傳子贛性天之學，故其稱孔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

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按，莊子所稱「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若性與天道，則小大精粗，無乎不在。以莊子之肆恣精奇，而抑老、墨諸子爲一曲之士，尊孔子爲神明聖王，稱爲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又悲天下不聞性與天道，不得其天地之純，各執一端，而孔子大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其尊孔子如此，非有所傳於性與天道，不測孔子之所至，若莊生者豈肯低首服人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之善讀孔子書者，當知六經不足見孔子之全，當推子贛、莊子之言而善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聞善即行，若未及行，則皇皇唯恐有聞。蓋力行之至神勇，雷霆精銳，冰雪聰明之甚。記者摹寫其神志如此，可



知懦夫立志矣。韓愈《名箴》：「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以聞爲聲聞，而恥其過情，義必有本也。

○子贛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子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贛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凡才臣之有政治者，多短於道德。望高，則行己易驕；矜功，則事上或跋扈；多爲國計，則剥民以逞；畏爲罪怨，則立法不行。惟子產免焉，能克己以澤民，合於君子之道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人新交則敬，久則狎昵，嫌疑易生。惟平仲久交能敬，故孔子善之，以爲人道久交之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

文，諡也。居，猶藏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柄也，刻鏤爲山。稅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禮器》：「家不寶龜。」臧文仲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構櫨，畫藻於稅，爲天子之廟飾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蓋愚人最尊鬼神，故太古事鬼神之宮，窮極奢麗。自埃及、波斯、希臘之大廟，莫不皆然。吾遊印度，見諸數千年大廟，峻宇亘雲，雕牆畫藻，戶牖洞窗，分寸皆刻，瓌怪驚人。羅馬之教堂，高四十丈；德國之教堂，構工八百年，皆窮極雕鏤。勞民事神，此亦臧文仲之比，孔子不以爲知也。蓋孔子雖敬鬼神，而以

務民義爲主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相也。子文，姓鬬，名穀，字於菟，佐莊王以成霸業。其人喜怒不形，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則以辭官出於自請，而非無故而黜，新令尹爲其所舉，而非他黨乘權，其事非難。既非盡出於無私，且日與其君伐人之國，殘民以逞，此仁者所不爲也。昔柳下惠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問猶不可，況於伐乎？」亂世之人，忠於其國，則誠然，若仁，則關於公理，宜孔子不許其仁也。

「高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弃而違

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棄」，唐石經作「弃」，即古「棄」字，今從之。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

鄭注：「魯讀崔爲高」，則崔子乃古文也。王充《論衡》曰：「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弑齊君，雖《左傳》以爲崔杼，然古事不可知，左氏乃僞古，固相應不可信，今從魯。宋翔鳳《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從君於昏也。」蓋歎列邦執政無不從君於昏者。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清，潔也。重賄，人所難棄，文子輕之。未

幾即已返齊，而未聞討賊之舉，則不過不預亂事而已，未能救君正國，故孔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然變亂之際，利害甚大，能如文子之棄官潔身，不預亂事者，吾見亦寡矣。若夫捨身成仁，以救君國，此則孔子之所期望者夫？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可矣。」何本作「再斯」。唐石經作「再思」，《吳志注》諸葛恪引作「再思」，皇本「再思斯可矣」，則「再」下必有「思」字，今從唐石經。

鄭氏曰：「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于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

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國語》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孔子之道主仁，不貴知巧，而重愚忠，甯武子之愚也，其心術之至仁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史記·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

假犬之雄猛善發，喻志大言大者。簡，大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學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周流四方，欲撥亂反正，以實行升平、太平之治。至是在陳，終無所遇，乃歸決，欲成就後學以傳道垂教。追念故國門人，多遠志高才通學，但患過中失正，無人正之，則流入異道，故欲歸而裁之。此道不行而思歸，爲孔子傳教之大事也。《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蓋今文家叙，在定公卒後，孔子將六十時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釋文》引《少陽篇》，姓墨胎，夷名允，字公信，

齊名致，字公達。恐後人所附會，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其嫉惡如此。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蓋夷、齊惡其惡，而非惡其人。如雷霆之發，過而無留，空洞如天，圓照如鏡，人未有怨天恨鏡者也。先祖連州府君曰：「舊惡，宿怨也。言夷、齊不念宿怨。若魏房景伯之待劉簡虎，南齊王廣之之善待皇甫肅，史皆以爲不念舊惡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尾」與「微」通。《漢書》有尾生高、尾生晦。《國策》「信如尾生高」。《莊子》、《淮南》并載尾生與女子期不來，而抱柱死事，蓋亦諸子之盛名者。醯，醋也。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是曰是，非曰非，有爲有，無爲無，曰直。委曲應人，有意徇物，不得爲直。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又有微生畝者，嘗譏孔子之佞，而孔子疾其固。蓋微生亦當時創教巨子，立信直以爲行義者。孔子窺其隱微而斥之，無俾惑衆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按，此章爲古文僞《論語》，劉歆所竄入也。《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丘明名。《史記》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左氏名丘，亦非名明也。今《左氏傳》稱陳敬仲五世其昌，稱魏萬諸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又，傳文終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孔子沒後二十八年，魏氏爲侯，孔

子沒後七十八年，田和篡齊。和爲敬仲八世孫，在孔子沒後九十五年，既非弟子。孔子稱其盛德，而自稱名，當爲孔子前輩，否亦孔子同時人，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即老壽亦安能爾？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蓋孔子改制，三世之學，在《春秋》，皆弟子親傳其口說。劉歆僞編《左氏傳》以攻《公》、《穀》，徧爲古證於諸經，因竄丘明名於此，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以惑後人，以爲攻《公》、《穀》計。豈知左丘作《國語》，而非傳經，又不在七十子之列，其詳見吾所撰《僞經考》。《論語》如此僞文甚多，當分別考之也。非齊、魯之舊，應刪附書末僞篇中。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

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唐石經無「輕」字，後旁注，「本《管子》語」。《北齊書·唐邕傳》引無「輕」字，《釋文》、《皇、邢疏》無「輕」字。

盍，何不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謂有能，勞謂有功。施，矜詡有德色之意。《孟子》「施施從外來」是也。即《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此明大同之道，乃孔門微言也。《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蓋孔子之志在大同之道，不能行於時，欲與二三子行之。子路願與人同其財物，故以車馬衣裘與人共，「貨惡棄地，不必藏於己」也。顏子願與人同其勞苦，所謂「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也。孔子與人如同體、同胞、同氣，所謂「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子其

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使普天下人各得其欲，各得其所。三者雖有精粗小大，而其志在大同則一也。大同者，孔門之歸宿，雖小康之世，未可盡行，而孔門遠志，則時時行之，故往往於微言見之。蓋人道之爭，先從貨物始，粒餼以愆，豆觴致訟，先自有吝心，則生貪心，合貪吝心，則生鄙心、詐心、險心、殺心，無所不至矣。故大同，必自能捨財物始，先絕貪吝之根，乃可人大同之世也。人心之壞從矜伐始，伐善矜勞，則有驕心、責報心；與己等者，則有妒心、忮心；不報之，則生仇心。妒心、仇心，遂生殺心。故大同必自忘勞始，絕去驕妒責報之根，乃可人大同之世也。人各私其家，老其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其幼而不及人之幼。欺詐其交，則多畛域，彼疆爾界，各不相顧，則智愚

強弱，賢不肖，貧富貴賤，苦佚相去日遠，相隔日絕。人道多偏枯，多險詖，無由成公德，合天親，致平等，共進化，故有一夫不得所，傷聖人之心，害大眾之化。故大同必老安、少懷、友信，絕去僅私其家之事，乃可成大同之道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咸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內自訟者，已不言而心自攻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先祖連州府君曰：「凡人與人交，為人所侵犯凌辱者，則與人訟。凡訟，盛氣至怒，必不寬貸者，求必勝而後已，至魂與魄交，內為魄所侵犯凌辱，則亦應訟於內，以盛氣

至怒，必不寬貸，務求勝而後已。然天下人皆外見他人之過，而外與之訟，未嘗自見其過，而內與之訟，內外倒置，輕重失所。已矣乎者，孔子歎其終不得見，蓋訟過爲孔子一大義也。」按，魂者，明德，甚清；魄者，軀體，甚濁。人之有過，魄爲之也。此孔門高義，學者宜參證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爲恃美質而不好學者進也。十室，小邑。忠信，生質之美也。良材美質，隨地皆有，成就與否，則視學與不學。美質好學，則窮極天人，而爲神聖；恃質不學，則浮沉混濁，漸爲鄉人。孔子自言，質之忠信與常人同，而好學異，所以勉後學者至矣。蓋嘗論之，人與物之異，在傳學與不傳學也，聖人與常人

之殊，在學之至極與不至也。學之至極，則神明變化，無方無體，至聖而不可知之神，亦自學來耳。

論語注卷之五終



## 論語注卷之六

南海康有爲學

雍也第六 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

本不足據。足見古《論》之多變異，而前儒亦有知爲僞本矣。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凡

### 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子桑伯子，《說苑》以爲不衣冠而處，《楚辭》所謂桑扈羸

行。即莊周所稱子桑户者，與孟子反、琴張爲友。又作雩，蓋亦當時創教巨子，近於自由者。可者，可取而未盡善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言自處以敬，則清明在躬，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若先自處以簡，所行又簡，無法度之可守，不可行也。神明疏散若伯子，蓋近老氏之道。執簡御繁，清靜爲治，非不可也，而無敬以直內，則無整齊嚴肅以爲正修齊治之本，此即儒學與老學之異處。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爲至理，故夫子然之。包咸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言仲弓之寬洪簡重，才德可以君人。《書》曰：「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孔門論位，但較德。苟有其德，仲弓可南面，孔子可素王，苟無其德，桀、紂可獨夫，從政皆斗筭。言其稱也，苟子稱聖

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以聖人稱仲弓，蓋荀子尊其本師，亦見仲弓宜得勢，與孔子同尊之至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本或無『亡』字，『則』字連下讀。」按「亡」字義複，或當作「無」，則可通耳。

遷，移也。貳，再也。怒在物而不在己，動以理而不動以氣，故不遷怒；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過。短命，顏子早卒也。不遷怒，不貳過，皆克己之學。蓋人生而有魄，陽曰魂，魂爲精爽，則神明，魄爲氣質，則粗濁凝滯。故七情之發，卒動於血氣，揚奮纏結，往往過分，如風雨交加，不擇而施，必待氣過而後已。而七情之中，怒之發時，尤難治也。氣質或本於先天，或根

於父母，或感於地氣，或成於習俗。既已濁滯，則物欲感而過失易生；拘牽，則改變難而洗滌不易。惟神明極清，存養備至，圓明淨照，不介毫釐，纖垢不侵，光靈常耀。如鏡照物，光明自在，妍媸各付，而本體不動，如日運行，拒力甚大，熱光常發，而掩蝕難侵。凡其神明之發，及其存養之純，雖其天姿之高，亦由好學之篤。七十子并皆高才好學，但顏子新喪，孔子愛惜最深。言今也則亡，蓋哀惜顏子之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天下之學甚多，而孔子之稱好學，專就克己言之。佛氏之總旨，在難降伏其心。王陽明稱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孔子之道，內聖外王，原合表裏精粗而一之。然治世究爲粗跡，若養神明之粹精，乃爲人道太平之根。令人神明清粹，則人種自善，而一切治法

可去。故孔子之重養神明，尤甚也。若顏子之不貳過，則已優人聖域，經累生，積磨礪，浸潤所至，實非一時好學所強能。孔子姑就哀公好學二字答之耳。按，《家語》以顏子三十二歲卒，惟《論語》以顏子卒在伯魚後。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則顏子卒時孔子年已七十，故天喪之痛，與天祝道窮並稱，必其時相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亦應四十歲也。惟《列子》、《淮南》、《後漢書》郎顗皆以顏子爲年十八，《三國志》孫登亦以顏子年未至三十三，則王肅《家語》亦有自來。豈天命亞聖，以神童逝耶？或以短命，故而附會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公西赤也，孔子弟子。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包咸曰：「庾，十六斗。」《聘禮》記，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玄注曰：「簋之文作逾。」逾，庾通。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肥馬輕裘，孔子言子華富，不必增益，非冉子之多與也。孔子爲魯司寇時，以弟子原憲爲家宰。思，憲字也。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或以爲斗。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分鄰里鄉黨。蓋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且子華若貧，孔子早有以贍其家，不待冉子之請。孔子知子華之

富，而後使之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以將意。冉子未達，而自與之多，幾若孔子之吝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廉節太過，請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義所宜與，又非孔子之好施也。記者見聖人用財有道，或必與，或不與，非吝非施。適當乎義，富者用之不必祿，職所當受，貧者不必辭。人人周急不繼富，則富不更富，貧不至貧，則財產均矣。人人公其財於鄰里鄉黨，而公產行矣。凡此周急公財，皆大同之道，孔子無在而不發揮之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先師朱九江先生曰：「犁，伯牛名，仲弓父也，孔子合其名字而呼之。王充《論衡·自紀篇》曰：「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蓋漢人相傳如此。劉峻《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芣苢。」耕、犁、牛三者名字同義。蓋伯牛有惡疾也，孔子歎息伯牛之疾，乃美其有賢子以慰之。明仲弓才德潔全，神必見祐，必不因父疾而棄於世也。朱子說，謂仲弓父賤行惡，蓋不考之甚。今據漢儒今文家說以正之，以見仲弓父子爲孔門高弟，兩世德行之科，馨香薦升，無與倫比，不因惡疾而少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也。不違仁，無纖毫佚慮

私欲也。少有私欲伏慮，即間斷矣，能常惺惺，神明光炯，純固至矣。此顏子資力純至，假以壽命，存養再熟，即渾然無間，自爲聖人矣。自餘七十子，或至一日，或至一月，不能若顏子之久矣。聖門七十子皆高賢，然神明內功，非持循勉強所能至，在存養至熟，涵游自然。雖欲堅苦力持，然一刻之間，萬念紛起，朋思憧憧，能力持數刻，不違仁已大難，況一日乎？學者試返照內觀，當知七十子之不可及，非獨顏子也。此聖門教弟子專養神明，比較功候之深淺，操存舍亡之生熟。凡馳心於外學粗跡者，玩味此章，知孔子之學爲何學也。《大學》開口言明明德，《中庸》開口言尊德性，可以互證而知所嚮往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

「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皇本「賜也達」、「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

從政，謂爲大夫。達，謂通於事物之理。藝，謂多才能。包咸曰：「果，謂果敢決斷。」三子各擅所長，此三長以之立教經邦，無所不可，於區區從一國之政，何足以云？蓋果則勇猛精進，故佛氏最重金剛。至通達事物之理，得其所以然，則大智洞照，觸處皆破，絕無障礙矣。多藝通明，亦扶助大道之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同。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少孔子十五歲，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季氏以費數叛，慕閔子盛

德，欲閔子治之。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閔子爲德行高選，樂道忘勢，豈肯仕於權門。惟盛名爲累，辭避頗難。勝之仰藥於王莽，任之佯狂於公孫，剛則取禍，柔則受辱。若誤見繫維，則難於中止，於是子路不得其死，冉有爲季氏附益矣。若閔子先幾之決，而辭避之婉，其過人遠，而高風猶可味焉。吾門人麥孟華孺博，短命死矣。袁世凱欲用爲教育總長，不受，梁啓超屬焉。乃告我曰：「袁世凱與先生電曰：『河汾弟子，拔茅彙進。』使知弟子中亦有不可進之人。」袁兩欲見之，即拂衣出京師。若孟華之風節也，亦庶幾汶上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傳》曰：「命

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或是別家，或是約言。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惡疾，《淮南子》以爲癩也。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伯牛爲德行之高選，蓋愛而痛惜之，與之永訣。命謂天命，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言伯牛有德，不應有惡疾，而竟有之，是天命也。包咸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孝經緯》言三命曰：「善惡報也。」凡善人而遭惡命，惡人而得善命，蓋夙世所造，而今受之，故雖大賢不得

免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小筐。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樂道自娛，不以窶空爲憂而改其樂。蓋神明別有所悅，故體魄不足爲累，境遇不能相牽，無人而不自得也。佛氏所謂地獄天宮皆成佛土，其類此乎？故孔子再歎美之。周子令人尋孔、顏樂處。蓋天人既通，另有建德之國，神明超勝，往來無礙，既不知富之可欣，亦不知貧之可憂，偶游人境，固不足爲累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朱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能進而不欲。畫，界也，如畫界以自

限也。」如篤於說道，則如好貨好色，竭盡其力而求之，無有止境。今自畫界限，是先有退志，非真說也。冉子性退，故孔子勉而進之。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爲孔子創教之名。春秋時，諸子皆改制創教，老子之名爲道，與孔子之名爲儒，墨子之名爲墨同。墨子則即以墨爲教名。故教名儒教，行名儒行，從儒之人名儒者，猶從墨之人名墨者。羣書以儒墨並稱者，不可勝數。《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

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可知儒爲孔子創教至明。《莊子》：「鄭人緩也爲儒，其弟爲墨。」如爲僧爲道之義，此言從教之人亦至明。故墨子《非儒篇》專攻孔子。墨子亦稱堯、舜、禹、湯、文、武者，而儒教爲孔子所創。劉歆欲篡孔子之聖統，假託周公，而滅孔子改制創教之跡，乃列儒於九流，以儒與師並列，稱爲以道得民。自此，儒名若尊，而爲教名反沒矣。惟儒中之品詣迥分，有大儒、聖儒、賢儒、名儒、碩儒、魁儒、鉅儒，君子儒也，小儒、纖儒、偷儒，小人儒也。故孔子教子夏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子夏初從教爲儒時，孔子勉而戒之若此。後人不知儒義，乃至從祀孔廟之諸賢，亦僅稱先儒。若僅儒而已，則安知其爲君子小人耶？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正義》：「耳」，他本作「爾」。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皆作「耳」，今從之。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孔子弟子。徑，《祭義》「道而不徑」，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史記》以澹臺爲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蓋孔子南派之大宗。此子游觀子羽於微者。非公事不至，則陳民間利病，而無干謁請託之私，其舉動之正大，風節之高，心術之仁，皆可見矣。世之奔走權門者，既卑鄙之可羞，若絕跡公府以爲高者，並民間關切之利害亦隱情。惜已！自高名節而不肯一詣有司，是又爲名之私多，而於愛民之意少，亦非仁人之用心也。爲政在人，得人則利弊可知，是非可悉。孔子首以得人爲問，而子游不以奔走者爲賢。朱子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可無苟賤之差；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子反，魯大夫，名側。反，即莊周所稱

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殿，鎮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敗軍者爭歸恐後，殿者勇不畏敵，又有保全士卒之功，在人必誇炫其長，孟之反委于馬之不進。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自同於人，可以進大同之道，故孔子深異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衰世不尚德，而好諛好色。有此佞美，則人愛悅。

且但美而不佞，猶入門見嫉，必美而兼佞，乃可以邀寵免禍。非此難免，蓋深歎之。此蓋見衛靈公後有感之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皇本「戶」下有「者」字。

孔子創教，自本諸身，徵諸民，因乎人情以爲道，故曰道不可離。蓋爲人道，而異乎鳥獸道、鬼神道也。人行不能不由道，人出不能不由戶，極言不能離之意。此孔子之道所以不可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說文》引作「份」，「份」當是古文，今不從。

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蓋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包咸曰：「文質相半之貌。」蓋學者或近於質，或近於文，性各有偏，皆當損有餘補

不足，令文質各半，以忠信之資，文以禮樂，斯爲中和，則成德矣。此孔子論文質之界。治世既主文，則務宜進於文明三統，成德則宜文質兩雜，當令不忘本質，此孔子意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皇本無上「之」字。《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二字。幸與直對。似確。

凡物之生，伏從旁折，人生則直立端正。故人之生有忠信之心，是非之辨，故直心乃人性之本。無險詖之心，詐僞之行，誕欺之語，人之神明所賴以純完，魂氣所賴以不滅。人交所以相信，人道所以能存，皆賴於直，康強純固，壽命克完，順受其正，全受全歸，遂之於天生之理也。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蓋直者受福，罔者受禍，天之道也。其誕罔之人，幸逃禍害

而得全其生，乃出於僥倖耳。《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與《論衡》引義「罔之生也幸」同義。《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今東人以福爲幸福，則小人僥倖所得，豈爲福哉？蓋失詞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譬之於味，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愛悅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深，惟樂者深遠矣。凡人事皆有是三等，學道者亦然。其不知者，既不足以與此。或者通達明澈，知孔子大道之美，可與共學矣。但入慕道德，亦出慕紛華，知之矣，未好之也。其或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堅苦力索，好

之矣，未樂之也。玩味深長，優游自得，怡然理順，忘憂忘年，是樂之者。知之者可欲，之謂善；好之者有諸己，之謂信；樂之者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之材性萬品，略區爲三：自上智下愚外，皆中人也。如是者多，立教者因材而篤，當因中人之材性，而教語之。孔子之道，本神明，貫天地，育萬物，廣大精微，本末精粗，無所不有。即其粗跡，如升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亦欲盡人而教告之。然精義妙道，亦惟根性至上之人能聞之，否亦須中人以上乃能領受。苟非其人，則聞之驚駭，輕洩微言，反爲無益。或未至其時而妄行，未至其地而躐等，更滋大害，且爲永戒，雖

精義妙道，反因流弊而後不敢行。若以天人之故而告愚人，則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終日言而無聞。佛與諸大菩薩言，而初學菩薩無聞，可證此也。甚者，驚怪其言，若以鐘鼓享爰居，必至悲憂眩視，不食而死。故聖人非靳於教也，慮流弊也。故人之材性各異，神聖之教科亦各殊。如大醫生藥籠無所不有，亦必因人強弱而施之，惟其不同乃爲適合。此孔子之苦心救世，而無可如何者乎！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古者好

事鬼神，孔子乃專務民義，於古之多神教掃除殆盡，故墨子亦攻儒之不明鬼也。中國之不爲印度，不日事鬼而專言人道，皆孔子之大功也。然高談不迷信鬼神者，即拂棄一切，則愚民無所憚而縱惡，孔子又不欲爲之，仍存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是也。先難者，克己濟衆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物理事理，而周流無滯，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天命，而安固好生，故樂山。智者才智迸發，如機軸轉運，不能自己，故動。仁者神明元定，如明鏡澄澈，粹然無欲，故靜。動而周流自得，故樂。靜而安固有常，故壽。包咸曰：「日進故動。」性靜者

多壽考。」盡天下之美德，不外慈悲、智慧，孔子兩爲形容，學者實宜仁智兼修，不可偏闕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漢書·地理志》：「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道，則孔子所志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此言治法三世之進化也。包咸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

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能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蓋齊俗急功利，有霸政餘習，純爲據亂之治。魯差重禮教，有先王遺風，庶近小康。撥亂世雖變，僅至小康、升平，小康、升平能變，則可進至太平、大同矣。《禮運》稱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大道者，大同之道也。孔子志之久矣，故望之當世，惟齊、魯二國可次第進化，由據亂而升平，由升平而大同也。孔子期望之殷至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時觚制，已變觚之形，失觚之實。孔子正名之學，不欲其有名無實，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蓋衰世禮樂，皆有名無實，萬事墮壞，披書按圖

則可觀，核實求真則盡失，故即觚一器物以見其餘也。鄙人常習禮，及釋褐，預禮部鹿鳴宴，則蓆棚木豆，案傾器乏，馬矢盈地，人無赴宴者，衙役攘之，不勝觚哉之歎，而憂中國之禮，名存而實已亡也。或說觚，棱也，破觚爲圜，則不觚矣。亦歎有名無實之意，義同。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皇本「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

「有仁」之「仁」當作「人」，古通。從之，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聖門多爲窮理之學，好談問難以求理極，如《記》之《曾子問》是也。宰我智慧辨才，聞孔子言仁而好之，慮悲憫之窒礙

難行，因設難以窮其變。不救人則非仁，救人則喪己，仁者當此，事屬兩難。天下事如此類甚多，是非不易定，從違甚難決。蓋仁者日事悲憫以救衆生，既救人則難於自全，故佛氏有捨身飼鷹虎者。既已爲仁，勢必至此。惟孔子挾天心，握聖權，乃能斷之。孔子以人已同氣，義當救人。然必能救己，而後能救人。若先失己，人安能救？必在井上，乃能救井下之人，若從在井中，同斃何益？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如是之愚也，不可陷，不可罔。仁者之先尚有學焉，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仁爲主，當以智爲役，若但仁而不學，亦不可行也。佛、耶爲高而難行，孔子貴中而可行。孔子與佛、耶之

① 「從之」，原作「之從」，據文意改。

異在此，學者可留心參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釋文》：「一本無『君子』字。」「畔」，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畔」。然「畔」、「叛」通。《後漢書·范升傳》引此作「叛」。

約，要也。畔，違也。君子知欲無方，故於文物無不博，行欲有方，故其言動必範禮，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理極天人，而束修節行。蓋約禮而不博學，則行弗著，習弗察，無以爲制作推施之本。若博學而不約禮，則放蕩縱肆，大違於時，出乎位而無所不至。惟智周乎八表之外，而躬循乎規矩之中，智欲崇而禮欲卑，斯無背道之患也。此章已見《顏淵篇》，蓋孔子所雅言，而弟子複記之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見之。《呂氏春秋》、

《淮南子》、《鹽鐵論》皆言孔子見南子爲行道，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舊俗男女相見，君夫人禮賓，如今泰西儀。自陽侯殺繆侯而娶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自是男女別隔。孔子以人權各有自立，大同固可相見，蓋特行之，故見南子。子路習聞小康之制，以爲男女不當見，尤疾淫亂之人，因疑怪孔子。蓋篤守小康者，見大同之舉動無不怪也。舊注以爲疑，亦泥於小康之道，故不能明。蓋聖人蹤跡兼於三世，故上下無常非爲邪，進退無恒非離羣，故曰聖而不可測之謂神。子路、朱子皆未之測，何況餘子？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常也。《爾雅·釋詁》：「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故《書》篇多以典範法爲名。至，極也。鮮，少也。孔子立教因乎人道，於長短、大小、廣狹擇乎至中，食味、別聲、被色行乎至庸，當其宜者以爲至德。而諸子紛紛創制，民各有所從，鮮能行此中庸之道，因歎道久不行也。

○子贛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

博，普也。民，人也。衆，物也。病，不足也。博愛之謂仁。蓋仁者日以施人，民、濟衆生爲事者。子贛好仁，而以孔子不輕許人，乃窮極其量，欲以施與人

民，救濟衆生，廣博普徧，無所不及，庶得爲仁。孔子以仁爲施濟之理，若能博濟衆生，令一夫無失其所，一物皆得其生，則非徒有仁人之心，必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神而不測，乃可致也。然且萬物並育而相害，博施於民已極難，博濟衆生爲尤難。不殺衆生之義，亂世、升平未能行之，須至人人平等之後，至人物平等之時，太平世之太平，乃能行之。堯舜爲民主之聖，人道太平之時，猶未能行人物平等之道而戒殺放生，故猶病諸也。佛氏雖大仁，欲早行濟衆生之事，而時有未可，卒不能也。印度人見蟻亦不忍踐，而日縱猛獸食人，歲有虎狼之患，未能保民，何能躡等而濟衆生？故太平大同之道，普救生民，乃孔子日欲行之，博濟衆生之義，亦孔子欲行之於太平之後者，而子贛驟欲



行之。進化有次第，當據亂之世去此甚遠，實未能一超直至也。推己及人，仁者之心。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由不屬己也。」愚嘗論之，天地萬物同資始於乾元，本爲一氣，及變化而各正性命，但爲異形。如大海之分爲一漚，漚性亦爲海性，一漚之與衆漚，異漚而無異海也。但推行有次，故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孔子以理則民物無殊，而類則民物有異。其生逢據亂，只能救民，未暇救物，故即身推恩，隨處立達，皆至人

而止。此非仁之志，亦仁之一方，而今可行者也。仁者，二人相人偶，故就己與人言之。立，達者，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諸心加諸彼，故推恩可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皆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出。孟子專言擴充，真得孔子之傳者也。孔子言仁至多，不易體會，此章最明，學者可留意焉。

論語注卷之六終

## 論語注卷之七

南海康有爲學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釋文》舊三十九章，當

是六朝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盧文弨謂：「朱

子本三十八章，而陸氏本四十章，今言三十九章，失於

點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

我若老彭，祖述之耳。」孔子爲殷後，故

曰我。《大戴禮·虞戴德》、《呂氏春

秋·執一篇》、《世本》、《漢書·古今人

表》與包咸，皆以老彭爲一人。惟鄭氏

以老爲老聃，分作二人，蓋古文僞說。

按，此竄改之僞古文也，雖非全行竄入，則孔子以不作、好古稱老彭，而劉歆增改「竊」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緯》曰：「天降」，《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測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刪《書》，則民主首堯舜，以明太平。刪《詩》，則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禮》以明小康，《樂》以著大同，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統三世，撥亂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又曰：「天生德於予。」雖藉四代爲損益，而受命改制，實爲創作新王教主，何嘗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劉歆欲篡孔子聖統，必先攻改制之說。故先改《國語》爲左氏《傳》，以奪口說之《公》、《穀》。《公》、《穀》破而

微言絕、大義乖。故自晉世《公》、《穀》廢於學官，二家有書無師，於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三世之義幾絕。孔子神聖不著，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皆劉歆爲之。劉歆既亂羣經，以《論語》爲世所尊信，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說，惑亂後學，茲罪之大，不可勝誅也。今古文異四百餘字，此即其竄改之跡也，今正之。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寂也。識，記也。倦，勞止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性命之本，明德之靈，天人之際，不可以語言文字著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神而明之，默而存之，獨證獨悟，靈明自得。既已得之已，則服膺而不厭，教人則無類而不倦。雖然，斯道也，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我雖樂在其中，然實無聲無臭，無證無得，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皇本每句下有「也」字。

德必熏修而後成，學必講習而後明，見善能徙，而後日進，改過不吝，而後日新。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此四，學者切近日省之要，不可不留意也。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其徙愈多，則上達愈上；其改愈切，則磨礪愈瑩。其修、講、徙、改無盡，其憂亦無盡。俛焉日有孳孳，至於知天命、耳順、從心不踰，斃而後已也。學者苟一日不修德講學，鄙欲滋生，他憂將至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鄭本作「宴」，《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當是齊古文。

「申申」或作「伸伸」。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顏師古曰：「申，整敕貌。」漢《安世房中樂歌》：「勅身齋戒，施教申申」，蓋約束義。夭夭，舒也。《詩》「舒夭紹兮」。或以申申爲舒，失之矣。此記聖人閒居氣象，備極中和，既不局促，亦不偷肆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本或無『復』字。」

衰，肌膚消也。按，《論語》一稱周公，但曰才美。周公之盛德，不過類本朝開國之攝政王，孟子僅稱其兼夷狄、驅猛獸耳。孔子包舉百王，民主稱堯舜，君主尊文王，羣經皆不甚稱周公，亦不甚慕周公，況至人無夢乎？劉歆偽經皆託周公，欲以易孔子。故首以偽《周禮》託之周公，因謂《儀禮》亦周公所作。於《易》，則稱爻辭爲周公所作，《爾雅》又

謂周公所作，徧徵其文於羣書，以證成之。唐時，乃至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謬甚矣。此章既無大義，託之孔子夢幻，特以尊周公抑孔子，蓋劉歆竄入之偽古文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道者，身所當行。孔子所定之道是也。學者最患無志，志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事。若既有志，則諸子紛綸，又患惑於他途，而不得見天地之容，神明之美。故必志於孔子內聖外王之道，而後有定向而不隳邪趨也。

「據於德，

據者，持守也。德者，人所自得。《中庸》言「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皋陶言九德，《洪範》言三德，此天命性中之明德，神明之靈魂，魄之精亟，當服膺而弗失。

聖人所以異於常人，有教人所以異於無教人者，在此。若不據守而失之，則神明損壞，永永沉淪。此則諸教皆同，而孔子尤切也。

「依於仁，

依者，如人之有衣也，仁者，人也。二人相偶，心中惻愷，兼愛無私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人之不能離人，猶人之不可離衣也，故念念不忘皆以悲憫爲事。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凡身行之道，心存之德，皆以仁爲歸。其量無盡，其時無止，永永依之而已。蓋孔子之道德皆以仁爲主，故歸本於仁也。

「遊於藝。」唐石經作「遊」。

有道德仁爲本，則學業才能亦不可缺。近之以應世務，遠之以窮物理，內之以娛情性，外之以張治教。故藝者，亦人

道之要也。游者，如魚之在水，涵泳從容於其中，可以得其理趣而暢其生機。此四者皆爲學之要。《論語》記聖人之言，開張萬法，而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次序有倫，莫若此章。學者於此，雖至聖人不難，否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鄭注：「悔，魯讀爲悔，今從古。」則「悔」是古文，

「悔」是今文，今故改從「悔」。然「悔」、「悔」古通，《釋文》引虞氏《易》「慢藏悔盜」。

束，約也。修，治也。束身修行，震无咎者，存乎悔。言戒慎恐懼，內有不足，時覺有悔恥，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以未嘗無悔明之。至於寡悔，則不逾矩矣。先師朱九江先生曰：「《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修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修。』延篤、馬援、杜詩《傳》並以束修爲年十五，與《漢書·王莽傳》『自初束修』，《伏湛傳》『自行束

修，迄無毀玷」，與鄭注同。《馮衍傳》「圭璧其行，束修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漢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修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修」，《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劉般傳》「束修有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義並同，字並與脩通用。若《檀弓》《少儀》《穀梁》所云束修，並以問人，不以爲贄。惟婦贄乃以脯修，學者無之。後儒誤以解此經，則大謬。古無是義也，今正之。」先生從鄭讀，以「誨」與「悔」通。以人之品詣至多，其中行狂狷之英才，聖人固樂教之。其次，則凡束身修行之士來請問者，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聖人有教無類，其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然雨露不能蘇已枯之

草，巧匠不能雕已朽之木，苟無志向上，雖誨何益？惟必有可施教之地，而後可望其有成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皇本、高麗本、蜀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隅」下有「而示之」三字。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則鄭本亦必有「而示之」三字。《集解》本脫，今補之。皇本「則」下有「吾」字。

憤，懣也，心通而不能達。悱，《方言》：「怒悵也」，口欲言而未宣。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悱，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愚按，此爲大道之深，微言之意並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

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蓋道有盡人可語，強人而告者，若夫天人之際，性命之微，非候其漸有證悟，不能強告，強告之亦無益，故徐以待之。蓋教亦多術，不得不然者。否則，聖人有教無類，誨人不倦，豈不欲傾囊倒篋，使天下人皆聞道成聖哉？此與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參觀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衡》引「歌」下有「也」字。皇本「日」下有「也」字。《釋文》：「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臨喪哀，不能甘也。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曲禮》：「哭日不歌」。於此，可見聖人盡性之厚，而處事之宜焉。人道尚仁，必有厚性乃可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自負將帥之才勇，以行軍自許，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定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驕師債事，勇將寡謀，皆取敗之道也。無經世之才，則大用之而尸位素餐，覆餗折足。無養魂之道，則進不見用即嗟窮怨上。干進逢時，用之能行，可援天下，舍之能藏，若忘天下。卷舒自在，進退裕如，非有聖

人之才，又有聖人之道者不能。孔門諸賢，惟顏子有之，孔子喜之，許其同己。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釋文》：「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皇本「不可求」下有「者」字。

執鞭，賤者之事。舉世熙熙，皆以求富，辱身賤行，無所不爲，而卒未見得之者也。蓋富貴在天，得之不得有命焉。或夙生積德而得之，非人力所能爲也，而求者紛紛，皆爲富來，其愚甚矣。聖人託詞以明其惑。言富者之有益，吾亦非不欲也，但知其不可求，故不求耳。若使可求，則辱身降志，蒙詬忍尤，躬爲執鞭之賤，亦可屈而爲之。雖然辱身蒙恥，而卒不可得，則不如從吾所好之道，猶得高尚而不屈也。言執鞭亦爲，乃言語之妙爲抑揚，極言富之必不可求，以發愚蔽耳。若志士之不爲執鞭，豈待於

辨？況聖人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經典「齊」、「齊」二文互見，蓋古通。

齋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祭統》：「齊者不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神聖通於有無，存亡、死生之理，非不知魂氣歸於無。國家不能常存，人道不能長生。而既有鬼神、國家、人身，則因而存之，兢兢致慎。此聖人之善於因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圖，計畫也。不知肉味，蓋神注於此，則所忘在彼也。《韶》爲舜樂。蓋天下爲公，太平之治，大同之道，孔子所神往者，故贊歎觀止，曰不圖至斯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贛曰：

「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釋文》：「一本無『將』字。」皇本「曰古之賢人也」，「曰」上有「子」字。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又何怨」下有「乎」字，今從之。

爲，猶助也。衛以世子蒯瞶殺母，逐之，而立蒯瞶之子輒。晉趙鞅納蒯瞶於戚。石曼姑受靈公之命輔輒，而圍戚。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

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謗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贛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與夷、齊相反至矣。《公羊》述孔子口說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述孔子口說曰：「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

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不受，以尊王父也。」孔子於《春秋》許輒，義可立，二傳同詞。蓋《春秋》爲國嗣立法，則以王父及天子之命爲重，明法律可立輒，國人得拒崩殯。若輒自爲計，則宜逃而讓之他子，乃即人心之安。蓋《春秋》爲定法律，《論語》爲陳高義。此問衛君，則聖人豈許拒父者？義自不同。或以《論語》折《公》、《穀》，又以《公》、《穀》疑《論語》，皆未知言各有當，義各有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疏，皇本作「蔬」。

飯，食也。疏，粗也。糲食，稷比稻梁爲糲。肱，臂上，象形。聖人無入不自得，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也。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神聖素位而行，神明超然，別有天生地，出入無窮之道，故在貧而樂。其視人間世不義之富貴，若太虛浮雲，忽聚忽散，漠然無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鄭注：「魯讀『易』爲『亦』」。

《漢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正從魯讀之句讀，則漢人《論語》本無學《易》之說至明，經傳易改，碑文難竄亂也。《說文》：「敦，覺悟也。」蓋爲學孜孜，望有豁然證悟之一時，乃不致終身誤入，而後可以無大過矣。惠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當是對老者勉勵之詞。」《史記》：「孔子晚而善《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未審是齊《論》否？或亦劉歆所竄。若今本《論語》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爲劉歆古文《論語》竄改。今考《史記·孔子世家》，編此章在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之後，作《春秋》之前。朱子以爲，年將七十，此言五十，則與《世家》說無關，足證其爲劉歆竄改傳會之僞。彬彬，美善之至也。蓋《易》之八卦，畫自包犧，六十四卦，重自文王，今文家司馬遷、楊雄皆無異說。故全《易》、《彖》、《象》、《繫辭》、《文言》皆孔子所作，其《說卦》爲河內女子所得，乃後出。《序卦》、《雜卦》爲劉歆所僞附，見吾《僞經考》。蓋孔子以道陰陽，極天人、窮未來之數，發靈魂之變者，其道奧深。孔子方當撰著，極深研幾，恐壽命不永，而是書未成，或雖成而

未盡美善，故撰著累易其稿，至於韋編三絕。而發假年之歎，以期《易》之彬彬也。劉歆既以《左傳》纂孔子之《春秋》，又造僞說，謂《彖辭》作於文王，《象辭》作於周公，孔子僅爲十翼。故改曰學《易》，以明《易》非孔子所作，抑以無大過，以明孔子之爲後學。蓋欲纂孔子之《易》，竄改《論語》，傳會《史記》，以證成之。幸有魯讀及《史記》今文猶存，猶得以證其僞亂。俾大聖作《易》之事，如日中天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素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道行，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蓋《易》與《春秋》爲孔子晚暮所作，《詩》、《書》、《禮》則早年所定，故《易》與《春秋》晚歲擇人而傳，《詩》、《書》、《禮》則早年以教弟子者。然《詩》、《書》、《禮》皆爲撥亂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則在《易》與《春秋》。孔子之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論，則以《易》、《春秋》爲至也。其後學，荀子傳《詩》、《書》、《禮》，孟子傳《春秋》，莊子傳《易》，其淺深即由此而分焉。鄭氏曰：「讀先王典法，<sup>①</sup>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後人以爲，讀《詩》、《書》必《爾雅》正音，贊禮亦然，不得用土音鄙倍者。然鄭意正言者，不過不諱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本「至」下有「也」字。

《史記·世家》「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歟。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忘食，則不知貧賤；忘憂，則不知苦戚；忘老，則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孔子世家》以爲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年六十三四歲，故云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① 「典法」二字，原文倒乙。

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

生而知之者，神靈光明，照耀如日，不待學而知也。敏，勉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蓋人道視其熏聞，一人腦根，觸處發現，終身不洗，累生不解。若聞怪力亂神之事，即腦中終身有怪力亂神之影，至於生生世世觸根復發，世無已時。小說家多發怪力亂神之事。小說大行於時，則近者有拳匪之亂。故怪力亂神之事，非理之正，固深害乎人性。即鬼神之跡，雖非不正，然令舉國若狂，以供木石，或方士

以光影符術惑人，亦非所宜也。觀今印度奉神之多，牽牛入廟，刻象猴羊猪而事之，民惑於鬼，乃知孔子掃除之功也。蓋怪力亂神者，皆亂世之事，至太平之世，則不獨怪力亂無，即神亦不神也。孔子不語，蓋爲人道預入太平，絕其亂世之性根，因預植太平世之善性也。《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無「力、亂」字，則怪神尤孔子所不道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史記·世家》作「必得」，唐石經、皇本、高麗本、足利本、《釋文》、《注》、《邢疏》、《穀梁》注並於「三」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史記》同，今從之。《集解》本無「我」字，作「必有」，當誤。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教學者以隨地隨人皆可得益也。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速之，故孔子發其言以慰弟子。包氏咸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自知已受天命，為改制之新王教主，非賊臣所能害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咸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言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至教，視學者之能體會領悟，以為淺深高下焉。不能體會，則日語以天人之故，

而如不聞，能領悟乎？則灑掃無非至道，本無精粗小大之可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教人以學文、修行、存忠、履信四者，似淺而實人道所不能外者。不語神怪，而獨以四教，此孔子之道所以為中庸，不可須臾離也。既以行教，更以忠信教者，以行高或出偽為，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特立科而注重焉。後儒有文無行，或偽行無恒者，可以警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後漢紀》引「亡」作「無」。《釋文》：「亡而為有」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今皇本正兩章合。

聖人神明不測，君子才德大成，此以學言之。善人者，純善無惡；有恒者，有

志不變，此以質言之。「子曰」字，疑衍文。虛，空也。盈，滿也。泰，通也。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三者皆虛夸之事，世人多有之，於是有小人而冒爲君子，惡人而僞爲善人，即使一時或有志焉，然既好虛夸，必將僞襲，不能爲有恒矣。蓋深惡虛僞之人，而發歎也。學者自省有此虛僞否！若有虛僞，終身不可與人聖人之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鈎魚也，一竿釣。綱者，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日本物茂卿《論語徵》曰：「天子諸侯爲祭祀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愚謂：天地者，生之本，衆生

原出於天，皆爲同氣，故萬物一體，本無貴賤，以公理論之，原當戒殺。惟進化有次第，方當據亂世時，禽獸逼人，人尚與禽獸爭爲生存。周公以驅虎豹犀象爲大功，若於時倡戒殺之論，則禽獸徧地，人類先絕矣。孔子去周公不遠，雖復愛物，先當存人。未能保人，安能保禽獸？故歲時制狩蒐之禮，外以祭祀賓客，內以習武禦外，皆亂世不得已之事也。孔子知其不可，而時未能戒殺，故爲之禁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於殺物之中，存限制之法。故爲制度，不麝不卵，魚鼈不尺不食，豺祭獸而後獵，獺祭魚而後漁。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殺牲，又因其大小以爲殺之差。蓋進化有漸進，仁民有漸進，愛物亦有漸進，此皆聖人所無可如何，欲驟進而未

能者。今已數千年，尚未戒殺，非徒不能不殺物，人道尚相爭相殺，其去衆生平等之世甚遠也。他日大地皆一，人民

太平，仁民之化既盡，則當進至愛物。

是時，害人之猛獸已盡無後，不須殺戮競爭，惟馴擾之生物，若牛、馬、猴、犬、羊、豕、雞、魚、鳥之類，則柵地以養之，可資力作而供游玩。死則埋之，終其天年。化學日精，別製新品以代肉食，既存仁愛之心，又除血氣之慘。斯時，人物並育而不害，衆生熙熙以登春臺，乃爲太平之太平，大同之大同。孔子生非其時，雖有是心而未能行。佛氏大慈，早行戒殺，然發之過早，未能行也。印人染其風，至不踐蟻，而歲爲虎狼食者萬數。蓋未當其時而早行太平，其失甚矣，此孔子所以告人時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包咸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按，春秋時，諸子紛紛創教制作，如荀子所譏：墨子嚴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孔子同時，如子桑伯子蔽於簡而不知繁，原壤蔽於放而不知禮，棘子成蔽於質而不知文，楚狂、沮溺、丈人蔽於隱而不知義，微生畝蔽於固而不知行，皆所謂不知而作。凡後世之異端外道，皆類是。此莊子所謂，如耳目鼻口，僅明一義，不能相通者也。孔子仁智不蔽，故無是其創教，本末精粗，六通四闢，故學術足爲創教之先王也。不知而作，攻創教者之妄也。此言上知之士。其從教之士，



亦不擇其善否而妄從之，其愚益甚。當徧考諸教，多聞多見，合大地之知識，參稽互證，比較長短，擇其至善者而後從，教其未善者，但記之可也。如此，則不爲人所愚惑，雖非創教之上智，亦爲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潔」，唐宋石經作「絜」，今從之。《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鄭注：「絜，清也。」朱子曰：「此章疑有錯簡。」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之前。」雖古無據，然於文最順，亦從之，並注於此，以存舊文。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絜，清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

非我所保。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大匠不畏枉木，良醫不畏重疾，聖人兼懷萬物，容衆而矜不能。有教無類，欲普天下惡俗而悉化之，此所以爲大教主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人也。受仁於天，而仁爲性之德愛之理，即己即仁，非有二也。近莫近於此矣，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反求諸身，當前即是。而學者望而未見，或諉爲遠，永無至仁之地，實無欲仁之心耳。孔子斯言，直捷指點，俾天下人皆成仁人，可謂大慈導引，能近取譬矣。學者其可負之乎？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皇本「進之」爲「進也」，「取」作「娶」。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陳楚之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巫馬，姓，字期，孔子弟子，《傳》名施，字子旗。《呂氏春秋》、《漢書·古今人表》作旗，旗，期古通，楚令尹。子期亦作子旗。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代君受過。蓋諱國惡禮也，又不明言其故，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之道大而德宏如

此。《春秋》於昭公十年冬娶吳孟子之事，諱而不書，削冬字以誌之，於哀公十二年但書孟子卒，亦不著爲夫人，以著不娶同姓之義。《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日本皇族及王朝公卿，皆娶同姓，至今二千五百年，皇族不過二十人。其伯爵日野秀逸，八百年之世爵也，告吾曰：「吾國千年之世，公卿凡二十家，其人數少則十餘，多無過六十者，皆以娶同姓，故人丁不繁。不若中國用孔子制，必娶異姓，故人數四萬萬，繁衍甲於大地。今亦漸知不可，多有娶異姓者矣。」歐人醫院所考，姊妹爲婚，多盲啞不具體。摩西之約，英法之律，亦知禁娶姊妹爲妻，而曾祖以外之親不禁，故人數僅半中國。若南洋、非洲諸蠻夷，兄弟姊妹相婚，則其族類多絕矣。生理學之理，桃李梅梨之屬，以異種合

者，其產必繁碩味美，雞羊牛馬之種，以異種合者，必碩大蕃滋。蓋一地同種之物，含氣無多，取而合之，發生自寡，故自取其種，不若合別種之生意尤多。故娶異姓，不如娶異鄉，娶異鄉，不如娶異邑異郡，娶異邑異郡，不如娶異國異種。今地球大通，諸種多合，但當汰惡種而合良種耳。若男女異姓，則必不可改者，故繫女以姓，實明此旨。今歐人婦從夫姓，既失自立之義，又乖異姓爲婚之旨。故中國之異姓爲婚，而人類冠于大地，此孔子之大功，而不可易之要義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聲比於樂曰歌。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樂其善也。此見聖人樂取人善，樂與人同。聖人氣象太和，誠意

懇至，而謙遜審密，不掩人善。蓋一事之微，而與人之雅，樂人之善，感人之心如此。按，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人道以樂生爲主。凡聖人之治教，雖克己節欲之苦，皆以爲樂而已。樂莫著於樂，蓋聲音之動，暢於四支，而適於魂靈。故天下古今之樂，皆託於音，而五聲八音，尤以人聲爲貴，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後世以絲度調，古人以竹度調，而皆不如肉聲之歌爲美。故歌者，樂之祖，樂之著也。歌文從可可，蓋必依永而後諧聲。故孔子尚之，《詩》三百五篇，皆以爲歌，求合於《韶》、《濩》、《象》、《箛》之音。古音不可考，乃能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累累如貫珠，而廉肉節奏之聲浪，乃能觸人耳而暢人魂。但貴得於中聲，不至噍殺、煩促、淫佚、靡哀爲凶聲、過聲。斯人道之

美，不可廢也。古音既廢，而中聲猶可推求，蓋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得之。今泰西好歌，雖非中聲，然甚高壯，夏聲必大也，明世崑曲，亦庶幾焉。墨子非樂，不合人心，天下不堪，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宋賢執禮甚嚴，尊古太甚，以古音既不可考，乃並歌而廢之，付之於優伶狎客，莊士所不爲。遂令中國廢歌，失人道養生之宜，悖聖人樂生之道，日尊孔子而暗從墨氏，致人道大艱，天下不堪，此程朱之過也。今當考中聲而復歌道，以樂人生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讀若黽勉。莫亦勉也，古音通，蓋燕齊語也。孔子謙言，勉強行道，已猶不後於人，若躬行而爲君子，則有志未逮，雖勉強而未有得也。猶言事父事兄

未能，皆聖人之遜詞，所以勉學者於躬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誠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則「正」乃古文，今改從魯。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神明人道之變化；仁者，元德博愛，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聞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鄭本無「病」字。

包咸曰：「禱，禱請於鬼神。」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

誅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赦罪賜福也。夫人苟有罪，則豈一禱所能赦罪？亦豈神祇所能赦罪？人苟無功德，亦豈禱所能邀福？亦豈神祇所能錫福？若有功德而無罪過，則暗合神明，雖不禱而禱已久矣，何事於禱？此爲世人日行惡而日禱神赦罪之無益，不如日行仁而不禱之爲得也。故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禱者，據亂世之事，而非太平世之事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孫」，即「遜」。

孫，順也。固，陋也。孔子尚文，制禮從文。若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孔子生當據亂酋長之世，時君大夫以奢相尚，築臺鑿池皆役小民，雖以文王之靈

臺、靈沼號稱「子來」，可謂德及民矣，然猶不免役民。其餘暴虐之長，則妄用民力，苟違民時，民生日困，無一非民膏民脂。孔子惡之，惡僭不遜也。若華美而合於體，爲文而非奢，孔子所尚矣。後世已用雇役。爲天下合計，則財者泉也，以流轉爲道。若尚儉，則財泉滯而不流，器用窳而不精，智慧窒而不開，人生苦而不樂，官府壞而不飾，民氣偷而不振，國家痿而不強。孔子尚文，非尚儉也，尚儉則爲墨學矣。後儒不善讀此章。誤以孔子惡奢爲惡文，於是文美之物皆惡之。歷史所美，皆貴儉德，中國文物遂等野蠻，則誤解經義之禍也。且聖人之言，爲救世之藥，參朮之與大黃，相反而各適所用。孔子言各有爲，但以救時。孔子爲聖之時，若當平世，必言與其儉也甯奢。故曰：「言不盡意。」

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

注：「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則「蕩」乃古文，今改從魯。「湯」「蕩」古通。

坦，平也。湯，寬廣也，《詩》：「子之湯兮。」長戚戚，多憂懼。君子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故履險如夷，見大心泰。小人多欲營私，日爲物役，故患得患失，寔後跋前。其所以爲憂樂，則知命不知命盡之，遂爲君子小人之別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二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又「威而不猛」無「而」字，似誤。

厲，嚴整也。凡人生氣質，各有所偏，毗柔毗剛，鮮得中和。毗柔者，溫和而失於不肅；毗剛者，威嚴而失於太暴。若勉強恭恪，則又失於拘束而不安適。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論語注卷之七終

## 論語注卷之八

南海康有為學

###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三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德」，《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近世從之。《後漢書·丁鴻傳》、《延篤傳》及鄭《志》引此作「德」，《釋文》：「本亦作『德』。」則各本皆從「德」，今從之。

至德，為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德而稱，其遜隱微，無跡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是為文王，有聖德。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太王有疾，泰伯即託採藥，偕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

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至武王，而有天下。《論衡》謂：「太王薨，泰伯還，王季辟主，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季歷乃受。《韓詩外傳》與王充合。鄭注採藥不返，太王歿，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與《史記》合。然泰伯避位，未必復返，則從鄭說為宜。使唐之建成、元吉知此，安有推刃之禍。於太王為養志，採藥而不奔喪，於王季為避跡，嗣立而非內禪，於商朝為純臣。斷髮文身，不啻採薇叩馬矣。不獨泰伯至德，即仲雍亦至德。此如夷、齊同稱，而單文多稱伯夷也。其後諸樊、餘祭競欲讓於季札，亦至德之餘風所激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  
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憊」，  
《說文》無之，當是今文。字或謂當作「總」，《荀子·議兵  
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刑法志》  
引作「鯁」。

憊，畏懼貌。絞，急刺也。無禮則無節  
文，故有四者之弊。恭、慎、勇、直，皆生  
質之美德。然德則空虛無薄，其施於人  
道之宜，尚有太過不及之患，必有禮以  
節之，然後可行。此聖人所由制禮，而  
君子所貴隆禮由禮也。不然，則恭者見  
犬豕而拜之，慎者一事不敢爲，勇者動  
輒稱戈作亂，直者絞刺人短，反不可行  
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此當另爲一章，脫「子曰」二字。

篤，本作竺，厚也。包咸曰：「興，起  
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  
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

偷薄。」蓋風俗之厚薄，化起於在上，而  
推恩之次第，先驗於親舊。其所厚者  
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其在上者  
厚，而在下者薄，亦無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說文》：「啓，開也。」啓，教也。「二字不同，今  
通作啓。《說文》：「謬，讀如《論語》『謬予之足』。」  
「謬」，當是古《論》，今不從。「兢兢」，本或作「矜矜」。

鄭氏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  
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  
視之。」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  
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言此  
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周氏  
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  
矣。」言其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  
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史記》：「孔子



以曾子能孝，故作《孝經》以授之。」曾子終身蓋以孝謹自守者，今《大戴禮·曾子》十篇，率皆守身之言，其宗旨在此，其力行亦在此。孔子以凡物非父不生，非母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全，而受者當全而歸之。故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少有毀傷，則無以對所生。論傳體之義，自爲完全，非全身無以極其重。曾子終身戒謹，僅能全不敢毀傷之義。然此義也，不過孝之始而已。蓋人之生也，有神魂體魄。專重神魂者，以身爲傳舍，不愛其身，若佛、耶、回皆是也。專重魄者，載魄抱一，以求長生，若老學、道家是也。專重體者，戰兢守身，啓手啓足，若曾子是也。三者各有所偏，孔子則性命交修，魂魄並養，合乎人道，備極完粹。然一傳而爲曾子，即已偏於體魄如此。夫形體者，

血氣所爲，經三十日而血氣一變。其舊者，隨汙溺而盡銷；其新者，亦經歲月而頻化。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形色血氣不知變化百千矣，保無可保，免無可免。且父母之指爪洩唾，皆父母之體也，其生已棄之，若其骨肉腐敗，益無可保。若埃及之木乃伊，以奇藥全之，可數千年，終亦必毀。故愛體魄者，不過推愛之義。如愛召伯者，保其甘棠；愛丈人者，愛其屋烏；愛父母者，愛其遺體；敬佛者，重及佛骨云爾。孔子兼備萬法，無所不在。不又云：「殺身以成仁，見危授命，戰陳無勇非孝乎？」不又云：「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之乎？」不稱比干諫死爲仁乎？曾子兢兢於保身，至於垂沒，自是教之一義，然亦偏矣。若後儒說，以曾子爲孔子正傳，以爲孔子大道之宗，則大謬

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齊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野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籩；豆，木豆，禮器也。言道之本末甚多，而容貌、顏色、辭氣爲本，當自己修之，而籩豆器數爲末，可付諸有司也。《禮·冠義》所謂：「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表記》：「是故，君

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曾子得之，然將死時不待問而發論，以爲道之所貴者，乃僅在容貌不暴慢，顏色宜莊正，辭氣勿鄙倍三者。此皆外身修飾之事，無一性命之微言，皆初學持循之功，無一自得之受用。即使言出有爲，或爲孟敬子而發，則後世士夫能飾容色辭氣，而心術險詖，行詣卑污者多矣。即能此，亦與色莊論篤者何異？何足貴乎？鄙人始讀，見謂將死言善，君子所貴，鄭重出之如此，以爲必有精義，不意膚末若是，宜葉水心以曾子爲未嘗聞道也。今《曾子》十篇，皆兢兢守身之言，與此兩章意義相合，必非誣說。蓋曾子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自爲篤信好學者，然其所得品詣在善信之間，於佛法中爲神秀，與明儒康齋、近人倭仁相類，終日省身寡過而已。其於充實

光輝尚遠，何況大化乎？惜其親炙神明聖王，而不得聞配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之道，性天陰陽之理，三世大同之法，非斯人而誰與？舉老少而安懷，但知《孝經》守身，僅聞孔子萬法之一端而已。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夢奠之年，僅二十七歲，當顏子沒時，僅十五歲。故從游陳、蔡皆不及與，受業未知何年。要其天資既魯，侍教不久，所得不深，此誠無可如何者也。乃同學諸賢各傳教異國，或爲卿相大夫，自顏子、伯牛、子路、宰我早卒，子貢居衛，子張居楚，子夏居西河，子游居吳，澹臺游楚。其居洙泗之故鄉，因聖人之遺教，收吾黨之狂簡，嗣闕里之遺音，終身講學，老壽九十者，惟有曾子，故弟子最多，在孔門靈光巋然，最爲耆宿。後生之從儒教者，慕其盛名，以爲孔子大宗，

自皆歸之。齊、魯之間，學者率出其門，故後學獨稱曾子。《論語》於顏子尚名之，而於曾子稱子。曾子之德望如此，天下聞曾子之教者，誤以爲孔子之道即如是。於是，孔子之大道闇沒而不彰，陋隘而不廣，此孔教之不幸也。子思之學出於子游，荀子之言最可信據。王肅不知考，僞《家語》以爲子思學於曾子，程朱誤信之，又附會爲子思、孟子之正傳，以《大學》爲曾子之書，與《中庸》、《論語》、《孟子》名爲四子。於是，曾子上列顏、思爲四配，爲孔道之正宗，而天下學者益尊之。於是，中國之言孔學者，僅在守身，而孔子重仁之大道，一切皆割棄，甚至朱子見《禮運》之大同且疑之矣。此則後儒輕說妄尊之罪，而於曾子無與也。以關學術之大，不得不明正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包氏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人性各有長短，故各有能不能。知也無涯，學益不足，故項橐可問，芻蕘可詢，皆有補於學問。至於侵犯不校，則大度如天，至慈如父母。聖人視天下皆孩之，孩兒之犯，何所校報？蓋至人忘己，大道無我，誕登於岸，虛與世游，更何有以一得自矜，小技驕人，睚眦必報者哉？馬融謂，友爲顏子。然顏子沒時，曾子十五歲，未必及同學也。或追稱之歟？抑孔門之高賢多矣，何必顏子而後有是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陸德明：「本作『君子也』，無『人』字。」

鄭氏曰：「六尺，十五歲以下。」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後世若諸葛亮當之矣。攝政王多爾袞、張居正亦庶幾焉，則寄萬里之國命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包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仁者公德，博愛無私，萬物一體者。人者仁也，故人人

皆有仁之責任，人人皆當相愛相救，爲人一日，即當盡一日之責，無可辭避。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若卸人之責任，中道退懈，是不爲仁，即不得爲人也矣。子贛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昔嘗編《論語》孔門諸子學案，曾子之言皆守身謹約之說，惟此章最有力，真孔子之學也。其得成就爲孔學大派，皆弘毅之功，力肩孔道，仁爲己任也，易簣不昧，死而後已也。曾子蓋能行而後言者，雖守約亦可法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包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詩本性情，詠歎淫佚，易於感人，興起人心，或發揚蹈厲，或溫厚纏綿，必在於詩。立必有節文度數，人雖有良才美

質，必有禮以行之，乃知所立，故必在執禮。《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體者，禮也，文德，樂也。樂有五聲十二律，音聲之暢，觸感魂靈，干羽之綴，發強形體，蕩滌煩縟，涵養中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欣喜懽愛，中正無邪，以調理性情，和順道德，必在學樂。六經皆孔子所作以爲教，而《易》、《春秋》作於晚暮，故早歲但以《詩》、《書》、《禮》、《樂》教人，而《詩》、《禮》、《樂》三者尤要。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

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愚觀泰西學校，必有詩、禮、樂三者，以爲學級，人人童而習之。其詩歌，皆有愛國愛種，興起其仁心；其禮，自飲食、起居、賓客、軍國之禮皆熟習，而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以應人接事；其樂，則凡歌詞、琴曲、跳舞，歲時皆習熟，而有以陶暢其性靈，舞蹈其手足，故人多成材。一切科學皆爲專門，惟詩、禮、樂爲普通之學，無人不習。孔子之道乃大行於歐美，而反失於故國也。今學者更當光復故物，以求成材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

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韓詩外傳》：

「《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禮·緇衣》曰：『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董子曰：『民者，瞑

也。民之號，取之暝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如以神道設教，則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無靈，大破迷信，則民無所忌憚，惟有縱欲作惡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深憂長歎，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須憂道不明，而痛歎之乎？愚民之術，乃老子之法，孔學所深惡者。聖人徧開萬法，不能執一語以疑之。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今文家無引之，或爲劉歆傾孔子僞竄之言，當削附僞古文中。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

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包氏咸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按，陳涉之輟耕隴上，石勒之倚嘯東門，好勇疾貧之亂也。楊國忠之激怒安祿山，李訓之欲誅仇士良，皆甚疾不仁之亂也。二者雖殊，然足以致亂，其罪均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吝」，本亦作「慍」。

《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慍，時乃無敵。」《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誠伯禽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周公之法，故借以反言之。周公多才多藝，如創制指南車之類，故稱才美。驕，矜誇也。吝，鄙嗇也。矜誇鄙吝，常人視爲小過，而孔子最所深惡。以其自私而背於公德，反於大同，令人道退化，人羣不合，故以爲大惡。雖有周公之才美，不能贖之，以雖才美而不能公之於人，智而不仁。反是而思，恭遜爲行己之門，施捨爲待人之門，苟能二德，雖無才，亦孔子所許矣。一部《論語》，稱周公只有此章，但稱才美，未歎至德。然則，後世以周公爲先聖，至降抑孔子爲先師者，足見劉歆作僞之惑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鄭氏曰：「穀，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瞬焉汜而不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蓋學者之大患，在志於利祿，一有此心，即終身務外欲速，其志趣卑污，德心不廣，舉念皆溫飽，縈情皆富貴，成就抑可知矣。而人情多爲祿而學，此聖人所由歎也。朱子謂「至」當作「志」。《荀子·正論》：「其至意至聞也。」又曰：「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至」「志」通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篤，固也，信之至極之謂。好學者，必以信之篤爲始，不篤信則非真好，無以爲人道之門。善其道者，必死守之爲終，不守死則不能善，無以爲衛道之極，此



孔子教後學從教傳教之法。蓋萬法皆起於篤信，不信則一切無可學；萬事莫堅於死守，不死則一切無可守。故佛之教人必在起信，而從之堅；耶之教人必以死守道，而道大行。惜儒者之徒不能奉行，所謂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無也。危者，勢將亡；亂者，政已亂。國若此者，人此居此皆無益，必不能救，徒喪其軀，此梁鴻所以五噫，管甯所為遠避也。此似智者之事，人所易為，不知在危亂之邦者，懷土為安，罕能遠去，然因此或身污僞命，家人盡喪，上無關於教，中無益於國。志士雖以死善道，然去就不知，夭其天年，若龔生之徒死，亦不可也。若鄙夫懷祿，貪於亡國之富貴者，近如拳匪之變，京師死者如麻，既非維新以救國，亦不能爭廢立以殉君，敗名喪身，驅若雞狗，是自作孽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潛夫論》引此，「邦」作「國」。云：「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見者樂則行之，隱者憂則違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也。若邦有道，則披巖剔幹，登明選公，然而貧賤，必無可用之才也。若邦無道，則政以賄成，官由諂得，然而富貴，必無能守之節也。無才無節，皆志士之所恥。若以救國救民為志者，孔子所謂「天下有道，某不與易」，顏子所謂「治國去之，亂國救之」。醫門多疾，庶幾有瘳，此則以入地獄救人之心，而非關富貴貧賤之事。是又聖人大仁之地位，而非中士所能，學者自審其才德地位，擇而行之。孔子蓋多開藥方，以待學者之服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皇本「政」

下有「也」字。

孔氏曰：「欲各專一於其職。」蓋司法者不問行政，行政者不得問立法，任兵農者不謀禮樂，司禮樂者不問錢穀，所以戒侵官越職也。若夫議論政事，則國者民衆之國也。鄉校之議，風詩之作，乃聖人所特設，固宜公議之者。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太師摯也。始，樂之始；亂，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蓋樂一成有四節：有升歌，有笙奏，有閒歌，有合樂。升歌爲始，合樂爲亂。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

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蓋尚同合愛，莫尚於樂，人道起化，莫先於夫婦。故正樂編詩，先自《關雎》，志和音雅，以爲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夫先於婦，男下於女，矯亂世之弊，崇平等之教，平權和合，故洋洋美盛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廣雅》：「慥慥，誠也。」《子罕篇》：「空空如也。」「慥」、「空」古通。《呂氏春秋》：「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又與「款」通。

侗，無知貌也。《莊子·山木》：「侗乎其無識。」《書》：「在後之侗。」即「僮」之段借。愿，謹也。包咸曰：「慥慥，慥也。」狂、侗、慥皆質之愚者，然愚人多

直愿而信，亦可節取。若夫託狂以行奸，極愚而妄詐，以其資質之下，加心術之奸，是真無如何也。吾不知之者，蓋深絕之而不敢加一詞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皇《疏》：「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言人之爲學，當如追亡救火，常患不逮。以若是之時，敏猶恐不能證悟，不能據守，旋得旋失之，若夫優游暇豫，作輟急緩，其必不能得，可見矣。此警厲學者之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不相關。蓋至人之游於世間，但以救人爲事，不避貧賤勞苦，亦忘其富貴尊榮。故舜之鼓琴，二女衿衣，猶若固有。禹之櫛疾風，

冒甚雨，肌無肉，脛無毛，卑宮室，惡衣服，等於監門，若不知勞。蓋行其救人之素志，則一物不得所，若己饑溺之。然天下雖大，自至人視之，猶一呖也。苟無此夙志大識，則一命之榮，震動其心，死生其命矣，況天下乎？此實爲立憲君主之法，雖有天下，而實公天下，故不與。舜恭己垂裳，南面無爲，禹之勞爲公僕，而不敢有君天下之心，借舜禹以明之，孔子之微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說文》有「奐」，無「煥」字。近人多據《說文》以攻《論語》今本，然今《論語》多魯《論》今文，若《說文》純乎古文，不足據也。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包氏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蓋莫大於天，而堯與天

準，則蒼蒼無正色，遠而無終極，故無可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也。文章，禮樂法度。堯之德不可名，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亦其粗跡，蓋歎美之至也。孔子志在大同，天下爲公之世，故最尊堯舜。然神人無功，至人無名，雖有非常之功業文章，亦不過游化示現之粗跡，於其至德無與也。其示現之跡，或以君而創民主之事，或以民而爲教主之業，廣大高明，血氣尊親，然聲色之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微妙廣運，無所不在，爲太平世之民主可也，爲亂世之君主可也，爲選用舜、禹、皋陶、益可也，兼容共工、驩兜可也。龍蛇雜沓，蘭艾並生，此天所以爲大也，來爲中國之聖人可也，來爲此地之教主可也。立法各不同，魂身各不同，去爲他地之教主可也，魂

氣無不之，神明無不在，在此地爲君主可也，在他地爲教主可也。聖而不可測之謂神，此天之所以爲大，而民所以不能名者。故謂之堯者，偶託焉爾。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皆無「臣」字。東晉僞古文亦無「臣」字。今本皆有「臣」字，乃後人據晉《太誓》後添，今削之。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亂，治也。馬鄭以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然武王得天下已八十餘，太姒必不在，必爲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北史·齊后妃傳論》：「武明追蹤周亂」，即指神武妻婁氏，則隋唐人亦以爲邑姜矣。陶潛《羣

輔錄》有毛公，無榮公。衛恒古文以婦人作殷人，韓愈指爲膠鬲。近人任啓運指漢石經作殷人，則漢石經久無《泰伯篇》，恐誤記也。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也。夫人才有由人作者，有由天生者。文明盛，學校備，胎教先，水地和，殺亂之根絕，仁智之業積，則人種良而人才多。若文明之化未盛，學校之法未備，胎教不先，產地鞏確，舉世爭殺，夙習愚頑，則人種不良而人才難得。其間有神靈聰敏馴齊者，若瘠地之產木，瘠樹之結實，雖有嘉穀碩果，然而無多，但有一二，即稱嘉瑞也。孔子生當

亂世，故歎息才難若此。《詩》曰：「遐不作。」故欲才之易，全在作人而已。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釋文》作「參」，皇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引亦作「參」，今本作「三」非是。皇本無「之」字。

包氏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參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楊也。蓋古者，諸夏諸國並立，其服事天子不過臣貢，如今高麗、安南、琉球、暹羅而已。遼、金興，則高麗貢於遼、金，而不貢於宋；吐蕃強，則大理、南詔、林邑貢於吐蕃，而不貢於唐；北魏興，則諸涼貢於魏，而不貢於晉。又如晉、楚爭霸，諸侯皆有朝貢，非如今內地之莫不臣也。周初千八百國，

蓋歸文王者已千國，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也」。故武王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皆久臣貢於周者，文王若欲伐商如反掌耳。然天與人歸而不取，故孔子以爲至德。孔子於《書》，首堯、舜，於《詩》，四始首文王，皆明天下爲公之義。孔子之不取天下，亦所謂至德也。孟子述之，故稱堯、舜、文王最多。此篇首泰伯，終文王，《論語》稱至德只此二人。蓋孔子明公天下，尚辭讓，而惡爭奪之微旨也。章首當有「孔子曰」三字，與上文別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史記·夏本紀》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史記》爲今文，則「盡力」或是古文。然《論》有齊、魯，姑闕之。

閒，罅隙也，文從月入門，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

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說文》：「市鞞也。」上古衣皮，知蔽前而已，故市以象之。祭服不忘本，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士韎韐。篆文改從韋，從发，經典假從黻，又爲芾，爲紼。《列子》作「美紼冕」。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冕，冠也。夏曰收，殷曰綬，周曰冕，皆同，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包咸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奉身極儉樸，而飾於宗廟朝廷者極文明。不役民力以奉己，故築宮極卑，惟竭己力以濟民，故於水利極精。豐儉與人反，而適得其宜，安樂於己少，而適得其公。約己而豐施，劬躬而勤民，不以人君自侈縱，故有天下而不與，不以尚儉失文明，故魏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

所爲無可議也。然中國宮室卑污頗原於此，其有峻宇雕牆者，則後儒引以爲戒，此未通古今之故也。古者築城郭臺池皆役民力，即文王亦所不免。秦始皇築長城萬里，築阿房三百里，皆役夫數十萬，死者如麻。漢武之築建章，千門

萬戶，金人承露盤高五十丈。北齊高洋之築鄴臺，高二十六丈，隋煬之築西苑二百里，率皆役民爲之。若使聖人再獎借之，則暴君民賊，專制窮奢，何所不至。奢者人情，何待於勸進哉？若後世已用雇役，而君主已行立憲，則國體所關，文明所在，以工代施，愈能峻宇雕牆，愈益窮民，愈壯國體。孔子若生當今日，必大獎借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孔子爲明堂，已立三統之制。其地統曰：其屋卑污方。其天統曰：其屋高嚴侈員，則何嘗必以卑宮爲是

乎？卑宮但據亂世之一統耳，文明世則改之。孔子聖之時者也，故《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蓋惡人之泥於一端而生流弊也。孔子萬法並陳，故曰：「知時觀變」矣。

論語注卷之八終

## 論語注卷之九

南海康有爲學

### 子罕第九

凡二十九章 《釋文》云：「皇本三十章。」謂合「不忮不求」與上「衣敝緼袍」爲一章也。

朱子從之，亦以爲三十章。《注疏》、古本三十一章，當是析「不忮不求」以下爲一章，然不如合之爲宜，故仍以爲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舊本以「達」字屬下章，非。

罕，希也。上「與」，即歟，助辭。達，通也。利者，義之和；命者，天之命。記者總括孔子生平言論，最少言者莫如利，最通達多言者莫如命與仁。蓋命利仁三者，皆人受於天以生，無須臾而能離者也。然利者，人所同好，若再增長

附益之，則教猥升木，相習成風，恐因自利而生貪奪，反以害人道矣。故於繫《易》，言利爲義和，美利天下，而它經寡言之，防流弊也。蓋命則天賦於人，貧富壽夭，貴賤窮通，各有定分，雖有定命、變命、遭命之不同，而莫非命也。人能知命，則自能順受其正以樂天，自不暇竭詐謀險詖以害人。故命者，人道自得之至理也。人不能離羣獨處，無在不與人交，無處不與人偶。與人交偶，相親相愛，則人道成；相惡相殺，則人道息。故仁者，人道交偶之極則也。孔子嘉惠天下人，以知命令其自得，以敦仁令其處人。蓋聖人言論雖多，通達考之，命與仁二者爲最也。孔子言論最多，幾無可尋其宗旨之要，此章括論，最爲得要。舊本，「達」字錯寫與「巷黨」相連，遂若本章之稱孔子罕言命仁。然考



之《論語》，孔子言命仁至多：曰「五十而知天命」，曰「死生有命」，曰「賜不受命」，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其卒章更大聲疾呼，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言：「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子思述之曰：「居易俟命」，「大德必受命」。孟子述之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得之有命」，「性也，有命」。莊子述之曰：「父母豈欲我如是哉？天地豈欲我如是哉？然而至此者命也夫。」楊子述之爲《力命篇》，《孝經緯》述三命曰：「善惡報也。」此爲孔子大義，以令人安處，善樂循理，足以自得，安分無求，常教人者，徵羣經傳難以悉數。墨子，攻孔子者也，特著《非命篇》以攻儒。其《非儒

篇》曰：「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一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又曰：「立命緩貧而高浩居，是若人氣驕鼠藏，而羝羊視賁斃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公孟篇》攻儒亦曰：「貧富壽夭，鰾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託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四政焉，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儒墨相反相攻，

而墨子之攻孔子，以命爲儒者四義之一，則命爲孔子特立第一大義至明矣。若仁，則尤爲孔子專特之義，無往而非言仁者，即《論語》言仁，已四十二章。若以爲罕言，則孔子所多言者爲何也？其說益不可通矣。《禮記·曾子問篇》稱孔子與老聃助祭於巷黨。蓋巷黨爲魯地，而「達」字屬此章至明。《論語》之闕脫，程、朱所考者已多，以寫官脫寫，遂至孔子命仁兩義，千載爲之不明。仁之義尚不可掩，命之義則宋賢怵於此章之義，遂永沒，孔子之大道遂割裂，今特疏通證明於此。

○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舊本作「達巷」，誤。

巷黨，魯地。《禮記·曾子問》，孔子與老聃助祭於巷黨是也。舊本作達巷，脫上章之末字而連寫之，今改正。巷黨之

人見孔子四通六闢，無所不通，因美其大，而惜其博而不專，無一專門擅長之名。皇甫謐《高士傳》以巷黨人爲項橐，《國策》、《淮南子》、《論衡》以項橐爲孔子師，《史記·世家》以爲巷黨童子當是項橐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荀子曰：「天下之爲弓多矣，而垂獨稱焉者，垂之爲弓，一也。天下之爲樂多矣，而夔獨稱焉者，夔之爲樂，一也。天下未有兩而成者也。」行歧道者不至，世愈文明，則分業愈多，博涉則必淺嘗，專門乃能精詣。至專精之至，傳之子孫，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乃能制器利用，利物前民。

惟神聖之才，天資敏絕，乃能多能多藝，無所不通，然不可以教人。巷黨人知專精之義，而以律聖人，孔子欲厲專精之業，而因以自承，亦欲執一藝以爲專門。蓋恐天下不能學己，誤於博學而一無所成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按，《聘禮》：公食大夫禮，外臣亦然，不止本國之臣也。泰，慢也。明事之易簡進化者，可從衆，事之慢泰違禮者，不可從衆。衆有得失，當擇之也。孔子之禮：天

子見三公下階，見卿離席，見大夫興席，見士撫席。君臣對拜，已極平等之至，幾過於今歐洲君臣矣。但須下階待君辭乃升，以爲恭讓，乃少示君臣之敬耳。孔子鑒於時弊而言之，後世既非席地，可無拜禮，則古今不同，可無議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所也。必，適也。固，執也。我，己也。印度古教有所教、方教、執教、我教，即意、必、固、我也。孔子之道虛齋，故無所住而絕跡；孔子之道時中，故無適莫而比義；孔子之道渾圓，故無可無不可而適宜。至於我性我質，其癡執尤大。一執於我，即背於公德，失於圓理。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義，而不能相通，不能兼懷萬理。凡諸教之意、必、固、我皆大，惟孔子無此四者。所以超絕象外而無不包，深入世中而無所滯

也。「意」，或作「億」，測教也。莊氏存與曰：「智毋億，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亦可通。但非所以論聖而不可測之神耳。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包氏咸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文者，文明之道統也。春秋繼周文王，有文明之道，文王隱沒五百年，文明之道統大集

於孔子。後死者，孔子對文王自謂也。言天若絕文明之統，則孔子自謂不得爲文明之教主；天若未絕文明之統，則我爲文明之教主，匡人必不能違天相害。《春秋》之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述口說曰：「文王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王愆期曰：「文王，孔子也。蓋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後世，乃爲人道之始，爲文明之王。」蓋孔子未生以前，亂世野蠻，不足爲人道也。蓋人道進化以文明爲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公羊》先師口說，與《論語》合符，既皆爲今文家之傳，又爲孔子親言，至可信也。蓋孔子上受天命，爲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自命如此，並不謙遜矣。劉歆以僞亂篡統，一切歸之周公，幾若孔子爲一

好學美質之賢士大夫，述而不作，比於老彭，觀此可證其謬。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皇本「太宰知我」下有「者」字。《釋文》「牢曰」另為一章。

太宰，官名，鄭氏謂吳太宰嚭，見《說苑·善說篇》。與者，疑辭。將，大也。《詩》：「我受命溥將，有城方將。」是也。《論衡》：「將，且也。」太宰蓋以多能為聖。縱，猶肆也，言無限也。言天縱肆其大聖之德，又兼多能，乃其餘事也。聖而無不通也，其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孔子弟子，鄭氏以為子牢，《家語》以為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而《莊子》、《孟子》、《左傳》作琴張，同。《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據鄭氏，疑偽《家語》，以琴張為另一人，未審然否。試，用也。言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多通之。人之成就，固有以退為進者，若令孔子生為季、孟、定、哀，終身當國，不過使魯強盛，或朝諸侯有天下，如堯、舜而已，安能為百世教主乎？觀子聞之言而益信也。包氏咸曰：「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言人宜懷道，若才藝則專一已足。蓋生知不可以律人，即多能不能以率眾，故孔子遜言以謝。亦欲使人專為其所能為，無務博而無成，致如鼯鼠有五技而窮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皇本「鄙夫」下有「來」字。孔注：「有鄙夫來問於我」，則必亦有「來」字。

空空，鄭作「恠恠」，誠恠也。《大戴禮·王言篇》：「商恠、女恠、婦空空。」《呂氏春秋》：「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叩，叩也，發動也。端，物初生之題。焦氏循《補疏》曰：「蓋凡事皆有兩端。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也，竭此也；舜執之，執此

也。」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有若無，實若虛，至極則相反。物從無而生有，理從有而歸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聲色之以化民末也，有知乎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知也！故如天之空渾，如鏡之空明，物來順應，因而附之。真空則一物不著，至誠則鄙夫必盡，大智則兩端并竭。兩端者，有無、陰陽、上下、精粗、終始、本末。凡物必有對待，故兩端盡之。蓋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語精而不遺粗，語本而不遺末，四照玲瓏，八面完滿，此孔子所以爲神聖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必是今文，未知此是魯《論》，抑齊《論》耳。

鳳，靈鳥，雄曰鳳，雌曰凰，舜時來儀。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八卦是也。已，止也。《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禮運》：「河出馬圖。」《書·顧命》有「河圖」，《漢書·五行志》及《論衡》皆以爲伏羲氏時，河水出圖，則之而書八卦。《國語》：「周之興，鸛鷺鳴於岐山。」《墨子·非攻篇》：「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論衡·問孔篇》引此曰：「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凰至，河出圖矣。」董仲舒《對策》引此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易坤鑿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與董、王說同。《論語·素王受命懺》。大聖不虛生，必有所制法垂教，而天瑞又必應之。其後麟至，鳥銜書爲《演孔圖》，遂作《春秋》。

蓋作三世法於來者焉。

○子見齊衰者、綯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冕」，鄭本作「弁」。鄭云：「魯讀『弁』爲『冕』。」《說文》：「冕」或作「纁」。何晏本依包咸作「冕」，或齊讀，今不從。「少」，《史記》引作「童子」。

齊衰，衰之緝者，蓋輕於斬衰之喪。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大夫以上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包氏咸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蓋孔子因人道之宜，順人情之安，所謂人倫之至也。後之教主，言人格者，無以尚諸。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①「禮運」，原誤作「禮器」。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隸續·嚴發碑》：

「鑄堅仰高」，則「鑄」當是齊魯《論》之一文。

喟，歎聲。鑽，所以穿也。堅，剛也。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古今爲孔子贊者多矣：宰我則稱賢於堯舜，子貢則稱百王莫違，子思則稱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莊子則稱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顏子則稱仰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五子皆善言德行者，然雖極力鋪寫，終不若顏子之形容矣。次則莊子，次則子思，次則子貢，次則宰我。若顏子之所形容，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今者於《春秋》得元統三世，讀《禮運》知小康大同，讀《易》而知流變靈魂，死生陰陽。二千年鑽仰未得

者，今又新出，尚不知孔子更有幾許無窮無盡新理，爲我所鑽仰未得之者耶？以聞一知十，親炙既久之聖，尚鑽仰不得，前後恍惚，而謂數千年之後，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餘，吸啜糟糠，而得其精英，斷其定案，其可盡得乎？天生大聖，以莊子、顏子之聰明不可測知，吾亦只得曰不可測知而已。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循循」，鄭注及《後漢·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孟子》、《明堂章指》並與鄭同。「末由」，《史記·世家》引作「蔑繇」。

循循，恭順有序貌。誘，歆羨導進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卓，特



立超絕也。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凡學道者，相引彌深，相望不遠，自有欲罷不能之境。至於步趨俱及，心力並盡，忽而臨深崖望大海，蹤跡既絕，行地皆無，劃然豁然，躊躇四顧，化人當前，卓爾高蹈，凌空步虛，中天迴顧，可見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到，欲從末由，自崖而返，顏子自此遠矣。所謂大可爲也化之之聖，聖而不可測之神，則不可爲此。顏子學道之深，親見化人之境，而自言之。然則，孔子之爲化人神人，顏子實言之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道路乎？」

包曰：「疾甚曰病。」孔子嘗爲大夫，可

有家臣，時已去位，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言我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引以自罪，其責子路深矣。無甯，甯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孔子貴天爵而不貴人爵，爲教王而不爲人王，故言不欲死於臣手，而欲死於二三子之手。孔子重魂而輕魄，但免棄而不葬，而不貴大葬，雖辭立臣，而大義實在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賣諸？」子曰：「賈之哉！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匱」本又作「櫃」。漢石經「沽」作「賈」，今不從「沽」，從石經作「賈」。《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文選·琴賦》注並引作「賈」。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包氏咸

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賈，與價通。子贛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皇《疏》：「東有九夷：一立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萬物一體，天下一家，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其始夷夏之分，不過文明野蠻之別。故《春秋》之義，晉伐鮮虞則夷之，楚子入陳則中國之，不

以地別，但以德別。若經聖化，則野蠻進而文明矣。孔子日思以道易天下，既不得於中國，則欲闢殖民之新地，傳教諸夷。聖人但欲開化救人，無所擇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皇本「反」下有「於」字。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年六十九，自衛反魯，見道不行，決不再出，乃始撰定六經，以垂教後世，而先修《詩》《樂》。蓋必先正樂，《雅》《頌》乃得所。又，周流四方，徧考古今之樂，然後能定中聲。如今者，亦必徧游歐美，盡聆樂音，乃能正樂也。《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嘏繹之

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

《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邶風》也，而簫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邶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芣》、《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

《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則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即《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

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情。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

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孔子世家》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盡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

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編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律音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絃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按，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定之，既取其義之合於人道者，又協其聲使合《韶》、

① 「孔子世家」，原誤作「儒林傳」。

《武》、《箭》、《濩》之音，蓋皆孔子修正或新製。晉荀勗、梁武帝、隋萬寶常之八十四調，猶存遺製，耶律德光破東京得唐之雅樂，而宋人不復見之，於是孔子之樂亡矣。吾嘗以周億隄尺製十二笛，度八十四調，則笛孔相距甚遠，乃知古人手指甚長，今不能復之矣。今歐美之琴凡七調，高下長短，清濁皆備，其絃八十五，其中半音三十五，得八十四調之意歟？何其閤合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困，亂也，說見第七篇，然此則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天既生人，則有人之任，不可逃；我受天之命而爲人，則當盡人之道，不可棄。若欲逃棄人道之外，別求高妙清淨，是即有我之至，其違天愈甚，去道愈遠。孔子以天游之身，魂氣

無不之，神明無不在，偶受人身，來則安之，順受其正。出爲我之公卿，我則事之，入爲我之父兄，我則事之。死喪之威，人所同有也，我則匍匐救之而不畏避。酒食之樂，人所娛生也，我亦醉飽同之，但不至亂。凡人間世之道，纖悉皆盡，無異常人。但終身應物，皆順體魄之自然，因物付物，而神明超然，寂然不動。故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言而未嘗言，何有於我也。在衆無衆，在身無身，萬化而不厭，千變而不捨，深入而不癡，故灑掃即爲神功，人事皆爲道境。絕無奇特，即以絕無奇特爲彼岸；不離人道，即不以不離人道爲極功。無大無小，無精無粗，自得安居者即爲聖人，不自得安居者即爲鄉人。此蓋化人之妙用，而孔子自道之也。不然，聖人雖謙，何至不能爲鄉人所能哉？儒者自命爲

衛道，而宋人最長於割地。凡高妙者，皆付之於釋、道，乃至安身立命，超然自得者，亦付之於佛。則孔子之道只有克己寡欲，劬躬勞身而已。是墨子之道，所以敗也。宋賢言道之極，即入於墨，非孔子之道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往過來續無一息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蓋好德者魂靈也，好色者光魄也。受光而見色，色與目宜者，目則好之。電自相吸，魂不能主，則

從之矣。故漢哀帝之好董賢，斷袖而讓以天下；齊高緯之於馮小憐，亡國而更獵一圍，好之至則有如此。然易其目色，則愛好頓無，皆魄爲之也。七十子之事孔子，心悅誠服，終身從之，則魂靈爲之。故魂清自主者好德，魄濁用事者好色，而常人無學，魄常勝魂，故好德不如好色。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包咸曰：「簣，土籠也。」此勉人爲學，當強毅以期有成。苟能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爲士可至聖人；苟廢於半途，則前功盡廢，惟聖罔念作狂。其止其往，其成其敗，皆在人之強力堅志，而在多少。蓋孔子爲成德者勉其極功，爲初學者厲其銳志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說文》作「愔」，則「愔」是今文。

何晏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愔，餘人不解，故有愔語之時。」蓋學者之性資有高下，學力有深淺，聞根有鈍利，故同一義語，而有領受不領受者。佛與諸大弟子語，而新學無聞，正與此同。故孔子有「中人以上可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義。孔門多高弟子，而孔子所心心印可者惟顏子一人，其與語之精義妙道，必羣弟子所不能知者。惜顏子早沒，而孔子神化大道遂不可聞，此則大教之遺恨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包氏咸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皇《疏》謂，顏子死後，孔子有此歎也。若孔子見顏子已止，則顏子之才詣已定矣。惟尚當方進之時，則以聖

人之才爲聖人之道，日新未已，爲聖人而已矣。然而短命，不能至聖而不可測之神，則此才爲古今最可惜者也。此篇多美顏子，蓋顏子爲聖門第一高才，及門無及之者。傳道失人，關係至大，故孔子痛之，至謂「天喪」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喻學者之等級如此。未學譬之苗，達才譬之秀，成德譬之實。學者之有此，或阨於壽命，或懈於中途。故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聖人之所以激厲後生至矣。漢沛相《范君墓碑》、禰衡《顏子碑》：「以惜顏子茂而不實也。」牟融《理惑論》、《梁書·徐勉傳》、李軌《法言注》、《世說新語》同，則舊說有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此勉學者。後生，少年也。年少者氣盛體強，年富志銳，盛德大業無所不可爲，無所不可成，其勢無比，不止可嘉，而實可畏。來日方多，安知不如我今日？蓋是時，孔子有聖人之望，天下所共尊，學者以爲不可幾及也。孔子誘之曰：「後生何必慕我？乃可過我而令吾畏之者也。時哉，時哉！宜日就月將，惜陰龜勉。若四五十而名譽不聞，則雖發憤爲學，精力已衰，志氣已惰，即有所成，亦爲小就，不足畏矣。」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語意正同。蓋學業成否全在少年，故孔子望之深，警之切如此。當孔子夢奠時，子夏、子游、子張、曾子皆二十餘歲，顏幸、冉孺、曹

邴、伯虔、公孫龍僅二十，後生少年之成就者亦多，可見孔子陶鑄之盛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義言之也。異言者，孫順導之也。繹，尋引其理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別有肺腹，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或弟子頻聞，故重錄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帥者，將帥。四丈爲匹。匹夫者，《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孔氏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在人則可奪，在己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立志，爲學者第一事，志不立，則天下無可爲者。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釋文》：「敝」或作「弊」。皇本、《說文》衣部作「弊」，則「敝」是今文。《注疏》本三十三章，《釋文》云三十一章，則古本多一章，正分「不忮不求」以下。

敝，壞也。緼，舊亂絮也。袍，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董子《繁露》謂：「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貴人禦寒之服。子路當寒時無裘，棉袍已敝，一寒至此，

而復與狐裘者並立，相形瑟縮，而浩氣自充，無所愧恥。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饑寒易其慮，不以貧富動其心，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忮，很也，忌也。求，貪也。臧，善也。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蓋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然求爲人情之常，忮乃心術之大害。志士去求尚易，去忮爲難，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警之。蓋不恥惡衣惡食者，人道之基，而非成德之詣。德貴日新，道在上達，若遽以自喜，則止而不復進矣。孔子始善之，而未云不善，其鞭辟陶鎔學者，真善誘之妙用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

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至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乃見也。」蓋不經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不經變故患難，不足以識忠良。《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人之生世，與接爲搆，日以心鬪。萬物之事理錯雜於前，而不知所從，則日在惑中；身家國天下苦惱相纏，而不能逃去，則日在憂中；身世言行危難相觸，而不能勝之，則日在懼中。惑則如盲人瞎馬，夜行臨池；憂則如在火坑懸崖，漏舟敗屋；懼則如見毒蛇

猛虎，大火怨賊。此人道之至苦，而日望聖人拯之也。聖人先救惑者以窮理明物之知，則幽室皆見光明；施憂者以樂天知命之仁，則地獄皆成樂土；施懼者以浩氣剛大之勇，則風雷亦能弗迷。故知、仁、勇爲三達德，學者度世之妙方，不可不信受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權然後知輕重。」蓋轉移而後得其平，變置無常而後得其正，謂之權。可與共學者，有志者也。然有志而智識昧者，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者，識明能擇善者也。然力弱不堅，未可與立。擇善而固執，知類通達，強立不反，可與立矣。至於可與立，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然時措有宜，變通盡利，其以行權，固有

反經而合道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如此乃足見事理之變，濟時勢之窮。孔子之《春秋》有據亂、升平、太平三世，《禮運》有大同、小康，《易》有潛龍、見龍、飛龍、羣龍無首，歸魂、游魂。若執一而不知時中，則爲拘儒、小儒而害大道矣。故孔子之道，主於時，歸於權。其未可與立者，信道不篤；其未可與權者，執德不弘，皆未足與議也。程子攻《公羊》權義，此程子所以終身僅爲可與立之人歟？己所不知，削孔子之大義，令聖人之大義日亡，此則宋儒之割地偏安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偏本亦作『翩』，『未』或作『末』者，非。」皇本「有」下多「哉」字。

「唐棣之華」爲齊、魯、韓之詩，劉歆僞

《毛詩》無之。諸儒動指爲逸詩，豈知凡經孔門所引，安有佚詩耶？何晏曰：「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唐棣亦作常，亦通作棠，諸書紛如。郝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唐棣，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得之目驗，足爲翩反之證。而，語助辭。何晏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蓋權反於經，而後合於道。道固甚多，東西之相反而相通，南極北極相反而相成。故問孝則人人異，告進退則由，求反異。既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既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又曰「殺身成仁」。既曰「大夫無遂事」，而又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天有陰陽，故教有經權。常變，開闔，公私，仁義，文質皆有二者，故三統不同，三世互異，大同與小康相反，太平與亂世相反。能思其反，乃爲合道，若從常道，反不合道矣。故循常習故之人，不知深思天理人事之變，則不能行權。若於人事能思之，於物理思之，於時變思之，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正反既具，真道乃見。故六經終於《易》，以變爲義，是篇終於權，以思其反爲義。孔子慮後人拘守一隅，特著是義，以教人無泥常而知權，當深思而知反。何晏所傳當爲先師微言，而今幸存者也。蓋天以變爲運，人以變爲體。人全體兩月而盡變，安有可永遠守常

者？故日日守常，即日日思反，相反相成乃可行也。或以爲慕道之人亦欲來學，但苦室遠未能，豈知志士千里負笈，棄家事師，苟有志焉，萬里異國，奔走相從，謂之遠者，實未思耳。於義亦通。

論語注卷之九終

## 論語注卷之十

南海康有爲學

### 鄉黨第十 尹焞曰：

「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此篇因朱氏爲多，朱氏亦因於古注者也，故不復引出。

### 凡一章

十七節《釋文》作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分二十二節。朱子分爲十七節，今從朱子。

○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史記》、《漢書》、《潛夫論》同作「恂恂」，《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疑「逡逡」爲魯《論》，「逡逡」爲齊《論》，

「恂恂」爲古《論》。漢碑足據，若《史記》寫本，易爲後人竄改也。

逡逡，溫恭退讓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便便，辯也。宗，尊也；廟，貌也，象先人之尊貌也。宗廟，禮法之所在。君之治朝三：有外朝、治朝、燕朝。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以視人之驕於鄉里而訥於朝廷，何相反也。此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漢碑《唐扶頌》：「衍衍閭閻。」《後漢書·袁安傳》：「閭閻衍衍。」漢人引多如此，疑是今文。《論語》無「衍衍」字，而用「侃侃」，或是古文，或是齊《論》也。「與與」，《漢書》作「悞悞」。《史記·世家》及《聘禮注》皆

先上大夫，後下大夫，當是今文。今各《論語》本先下大夫，後上大夫。

此君未視朝時也。上大夫，卿也。侃侃，和樂也。誾誾，和悅而諍也。馬融曰：「君在，視朝也。」蹶躅，敬畏也。與與，行步安舒。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儼，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儼」，《史記·世家》作「儼」，《漢書》作「賓」，《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今從《史記》。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儼，導也。君朝用交儼，臣聘用旅儼。後鄭謂：旅讀爲鴻臚之臚，然又謂旅儼不傳辭。此誤混於先鄭，故倒之。皆傳辭，以重其禮也。有大賓，君使出接也。勃，變也，矜莊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爲儼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

手，一俛一仰。檐，動而整貌。趨，有徐趨，疾趨。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舒君敬也。賈子《容經》：「趨以微罄之容，飄然翼然，肩狀右流，足如射箭。」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惟孔子爲魯司寇時，無列邦君臣來聘事，或以大夫，微而不書，或即夾谷相禮之事也。

○人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釋文》於下文「執圭鞠躬如也」引作「窮」。

諸侯之門有三：庫門、雉門、路門，其容十八尺。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鞠躬，鄭氏曰：「自歛歛之貌也。」劉氏寶楠《論語正義》曰：「《聘禮》記注引此下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蹶躅、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

「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躬。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鞠躬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鞠躬之假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躬與蹶蹠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盧文弨《龍城札記》曰：「鞠躬，《鄉黨篇》凡三見，舊以曲歛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案，《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鞠躬音邱六反；鞠躬音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躬，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

躬字，而即訓爲身。今鞠躬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之音，猶可考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尚皆作鞠躬。陸氏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鞠躬，究窮也」，鞠躬蓋複語，非若蹶蹠之謂乎？鞠躬、蹶蹠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鞠躬，訓曲脊，不云鞠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蹶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鞠躬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



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脞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匍匐，敬畏貌」爲證。《羣經義證》引《魯世家》注：「匍，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躬，轉脫作躬。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也。」此皆乾嘉諸先生考證，至精確，故今從之，寫作「鞠躬」，而曲身之誤說可廢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門謂雉庫，待朝而立也。古門制，兩邊立長木曰棖，中立木曰闌，在兩扇門中。主由闌東，賓由闌西，東西各有中。《曲禮疏》云：「棖闌之間，尊者所行。」不中門者，近闌也。賈《疏》謂「門有二闌」，誤。闕，門限也，亦作閭，又作柵，作秩、作楣。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

闌右，不踐闕。踐，履也。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敬，非自高則不淨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包咸曰：「過君之空位。」謂治朝，君揖羣臣處在路門外，庫門內之平地，無堂陛，或以爲庭中當碑南。鄭謂：「入門右，君揖之位。」然凡君空位皆然也。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盛，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器》：「諸侯之堂七尺。」七級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言前足升一等，後足從之，相隨不相過，此升階之法。有急越等則栗階，栗階不過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

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除也。息，鼻息出入也。近至尊，氣容肅不息，有吸無呼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釋文》「一本作『沒階趨進』，誤。」朱《注》從之。然《史記·孔子世家》、《儀禮·聘禮注》、《曲禮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說文》，其引此文皆有「進」字，唐石經亦有「進」字。故今不以爲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進，趨前之謂也，走就位也。復位治朝，外門右北面之位，或以爲庭中之位，皆可。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趨如授。勃如戰色，足蹢蹢如有循。魯讀「下」爲「趨」。

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

圭。鞠躬者，敬慎之至。「禮，執主器，執輕如不克。上如揖，趨如授，「如」古通「而」，乃言揖授之實狀。上文形容，此非形容詞矣。《聘禮》：「賓入門三揖，揖必上其手」，故曰「上如揖」。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故曰「趨而授」。戰色，戰而色懼也。蹢蹢，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圈豚行」，「君與尸行接武」，謂蹈半跡得三尺。「大夫繼武」，跡相及也，「士中武」，跡間容跡也，形容揖授之敬也。鄭玄注《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即如不勝之謂；「賓入門皇」，即勃如戰色之謂；「升堂讓，將授志趨」，即足蹢蹢如有循之謂，全引《論語》此文。且「將授志趨」可證「趨授」而非「下授」矣。志趨，即徐趨。

享禮，有容色。

鄭玄曰：「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禮》：「既受圭，賓降出。僎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人設。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是也。禮者，主人以醴禮賓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凡二事。

私覲，愉愉如也。

鄭氏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僎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僎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人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私覲禮也。此

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或有之，而史略之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說文》無「緌」字，當是今文。

孔《注》古文必作「纁」。

君子謂孔子。《爾雅》：「紺緌者，赤黑之間也。」按，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四染謂之紺，五染謂之緌，六染謂之玄，七染謂之緇。纁，淺絳也。鄭曰：「玄纁所以為祭服，紺緌木染，不可為衣飾。」《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無「緌」，有「纁」字，云：「帛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則「纁」亦「緌」字也。飾，領袖緣也。鄭以為淺紅紫色，姦不以為飾。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赤白合色；紫，青赤合色，皆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

之服可知。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纁裳雜裳可也。此但言衣，若裳則可也。朝祭服，春秋尚黑也。《記》稱，朝服以紫，自齊桓公始，則當時且以爲朝服矣。至唐世，以紫爲三品以上服，紅爲五品以上服。此亦三統之殊，尚黑尚赤不同也。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衫」，《玉藻》作「振」。皇本無「之」字。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玉藻》《曲禮》：「衫絺綌不入公門」，戒不敬也。表，文從毛衣。古之衣裳必以毛爲表，假借爲外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當是深衣，燕居服也。古者，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冬加裘，夏加絺綌，春秋加袷。又，其上加裼衣，後史

所謂中衣近之。裼衣上加正服，此《聘禮疏》說。裼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其左袖而露其裼衣，以正服之左袖插諸前衿之右，若揜其正服，則襲也。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必與正服同色。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裼衣也。以帛衣裼裘，欲色相稱。

襲裘長，短右袂。「襲裘」，古文作「緇衣」，則「襲裘」是今文。

襲裘，私居之服也，長欲其溫。若禮服，升降上下，不能太長也。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古者，袂制二尺二寸，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反詘及肘，尺二寸。短者，不反詘及肘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說文》：「被，寢衣。」鄭：「今小卧

被，其半蓋以覆足。」今日本寢衣，有袖而長過身半，猶有是焉。《求古錄》謂：「當在當暑節下。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易感疾，孔子爲用小被，以防風寒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或謂「居」與「坐」通。《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玉藻》：「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居」與「寢」對，亦謂「坐」也。焦贛《易林》：「狐貉載剝，徙溫厚蓐」，即用此。《詩》所謂「文茵」，蓋坐褥宜溫厚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問傳》「中月而禪，禪而牀」。無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襜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襜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既夕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釵。縗綈絢，緇純。」此襲尸之制，生人明衣當亦相仿也。

①「既夕禮」，原誤作「士喪禮」。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苟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致潔變常，以盡敬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九章》：「粟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愈精則愈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如是也。太古火化未盡，多食生肉。今日日本人猶全食魚膾，法、瑞、丹、那人初入饌亦然。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饘，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

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食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鄭玄曰：「不時者，非朝夕日中時」，非其時則不食，亦可。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腍肺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膻，食之時也。

不得其醬，不食。舊本「不得其醬，不食」上有「割不正，不食」，當是錯簡。今依《史記》、《新序》、《韓詩》改移在「席不正，不坐」之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說文》引「氣」作「既」，當是古文。今不從。

量，升斗石也。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所謂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

沽酒市脯不食。「沽」當是「酤」之假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是和品，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養生之道，宜少饑不宜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頒賜，不留神惠也。」蓋不俟經宿。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胾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肺爲氣主，喉有氣管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言語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魯《論》「瓜祭」作「必祭」。今文也，今從之。陸德明曰：「今本「瓜祭」

非齋《論》即古《論》也。」

羹，五味和羹。《內則》有雉羹、脯羹、雞羹、兔羹、鶉羹。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今印度祭猶如此。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聖人養生之慎如此，蓋天與父母三合而生身，必當敬謹之，非爲徇口體之欲也。

○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史記·世家》：《墨子·非儒篇》、《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九、《說文》引「割不正，不食」在「席不正，不坐」之下，五書同可證。今本在「不時，不食」下，當是錯簡，今改正。

君子貴大居正，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正一身以正萬民。聖人撥亂世而反之正，造次無不歸於正。蓋習養神明，令其魂魄熟習，然後種性堅定。故坐席與割肉之小，亦必得其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

賢與聖人合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持也。孔子以六尺之杖，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聖人之恭鄉黨而敬老也。鄉人飲酒，饗也，從鄉從食。或賓興習射尚賢，或蜡祭尚齒，此主敬老也。

鄉人獻，朝服而立於阼階。魯讀「儻」爲「獻」，則

「儻」是古《論》，今不從。

《禮記·郊特牲》：「鄉人禴」注：「禴，或爲獻，或爲儻。」惠氏棟曰：「『獻』讀爲『莎』，又讀爲『義』，『義』音『莪』，聲近『儻』。《世本》：『微作禴五祀』，注：

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禴者，強死鬼也。

謂時儻索室，驅逐疫強死鬼也。《郊特牲》以孔子朝服立於阼爲存室神，恐其驚先祖，欲其依己而安也。朝服，大夫之祭服，用祭服以致其敬。阼階，東階

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訊也。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一本無『而』之二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空首奇拜也。達，曉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刍也，馬舍也，牛馬之所聚也。焚，燒也。退朝，自君之朝來歸也。《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蓋未至極平之世，只能愛人類，非不愛馬，恐傷人之意多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牲，必畜之。「生」魯讀作「牲」。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既嘗之，乃以頒



賜。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賜食，《聘禮》之「飪」也；賜腥，《聘禮》之「腥」也；賜牲，《聘禮》之「醢」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代膳夫爲君嘗食然。忠敬之至，亦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搥紳。唐石經、《釋文》作「搥」，皇、邢本作「拖」。

東首，向日以受生氣也。《玉藻》：「君子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君入室，倚西面東，故必東首以面君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平時玄端深衣。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朝服大帶用絲垂曰紳，深衣用革帶垂曰厲。《玉藻》：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玄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三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人太廟，每事問。重出，蓋弟子類記行事於此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自父子夫婦兄弟以形合，此外以魂合者皆朋友也。其人最多，其行最賢，其助最重，其得最深，其義最切。生則通財以養，死則斂尸以收之，孔子之於朋友，其厚如此。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

當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皇《疏》言人卧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足，尸謂偃卧布展四體手足如死人。」居，家居。室家之敬難久，故不爲容儀也。古者謂威儀爲容，《漢·藝文志》所謂「徐生善爲容」，今賈子《容經》是也。閒居申申，天天無事修飾，但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耳。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綽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皇本「見」上有「子」字。「冕」，鄭玄本作「弁」，魯讀作「綽」，今從之。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見喪則哀，見貴則敬，見廢疾則憐。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送死之衣物。式，車前橫木軾也，有所敬則俯而憑之。版，《中庸》所謂「方策」。《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策，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負版，持邦國圖籍者。人爲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聖人重民，哀死而慶其生，故式之。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親饋，非以其饌也。作，起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則乘者必由左升。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亦莊敬之容，無在不然也。古車無坐，故若此。今車有坐，尤使人，則正坐可也。

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魯讀「車中內顧」，無「不」字，今從之。皇本《釋文》本作「與中」。

古文作「車中不內顧」。《東京賦》：「車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今《文選》本仍有「不」字，後人誤增改。《禮》曰：「顧不過轂。」包咸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轂」，亦足證內顧之禮。包氏正解內顧之禮，無「不」字，真魯讀也。疾言恐驚衆，親指

恐惑人，故不爲。崔駰《車右銘》：「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尤魯讀之意，最明。今各本增「不」字，皆後人誤寫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馬氏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朱子曰：「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

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寶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翥」，《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曰」上當有「子」字。梁，山澗中橋也。孔子歎雌雉之或舉或集，皆能見幾審時，故稱曰「時哉時哉」。孔子爲時中之聖，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隨時處中，無可不可。故《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見義理無定，當時爲宜。孔子生當亂世之時，則行撥亂小康之義；若生平世之時，則行太平大同之義，易地皆然。禮時爲大，記者以《論語》兼陳萬法，恐後世惑於所從，故於終篇標舉

時義，以明孔子之道在時，學者審時而行可也。此爲孔門微言，託雌雉以明之。上《論》始以時，終以時，下《論》終以命，以言人有時命，雖聖人不能違也。如《春秋》始於文王，終於堯舜，記者有深旨，不可不察也。

子路共之，三戛而作。皇本、《釋文》「共」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作「拱」，《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而復釋之」，《爾雅》：「拱，執也」，故雉驚顧而起。《爾雅》：「鳥曰臬」，動走之名。《正字集注》引漢石經作「戛」，唐石經作「臬」，今從「戛」。戛，雉長鳴也。子路以手拱執之，雉即長鳴而高飛。扶搖九萬里，負青雲摩蒼天，而羅者猶陳於藪澤。以喻聖德之因於時，亦猶文雉，非人所能知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

論語注卷之十終

# 論語注卷之十一

南海康有為學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記弟子言行。 凡二十五

章《釋文》凡二十三章。皇、邢本分「德行」別為章，

故為二十四章。朱子加分「回也論篤」別為章，故為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包咸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

《論語述何》曰：「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於禮樂尚粗略也。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在致太平者，於禮樂甚彬彬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盧辨注引此，則先進後進謂弟子

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未至於太平，則只能用撥亂之禮樂，故曰從先進。今略近升平，然亦未可用太平之禮樂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旂、子夏。皇本別為一章，今依鄭本合為一章。《史記》、《鹽鐵論·殊能篇》皆次「政事」於「言語」前，當是魯《論》，今從之。

自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後，過衛、宋、鄭，而居陳凡三歲，年六十矣。中間再適衛而遷居於蔡，又三歲。至吳侵陳，楚昭王救陳，乃聘孔子，而遭陳、蔡大夫之忌，見圍。子貢至楚，楚昭王起兵迎孔子，乃解。是時孔子年六十三。蓋孔子去魯十四年，而居陳、蔡六歲，為日至

久。當時雖累思歸而不果，弟子之高才者多從之，皆名震於諸侯。故子西告楚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贛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時新脫陳、蔡之難，可知十哲皆從。十哲各有所長，孔子分以四科。蓋三千、七十之中，妙選高才，從行以備致用，故震動時流如此。此十哲者，相得至深，相從已久，故孔子思之甚。至此之發歎，不審何時，蓋適十哲不在，故思之而記其所長也。《史記》叙厄陳、蔡，只有子路、子贛、顏回，蓋簡文也。孔門高選自有子、曾子、子張外，幾全在此。曾子、子張年太少，未及從。在陳、蔡時，子旌年十八，子夏年十九，皆未弱冠，而巍然

爲孔門文學之選，可謂異絕矣。科學分於孔子，以人之才性難兼衆長，宜因姿性所近而爲之，故教者宜補人性之所短。德行、政事、文學，後人皆知重之，至言語立科，則後世不知。豈知言語之動人最深，蓋春秋戰國尚游說辯才，孔門立此科，俾人習演說也。觀董子詞辯而《公羊》立，江公口訥而《穀梁》敗，即論經學亦重語言矣。漢晉六朝尚有立主客以辯難者，宋人不知此義，乃盡掃之，於是中國言語之科乃沒。今宜從四科之義而補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契合無間，相視莫逆，合爲一體，孔子深喜之，故爲憾之之詞。若稱子游之絃歌，而戲云「焉用

也」。孔子改制，門內諸賢未達，亦多疑問。如宰我之問三年喪，子路之迂正名，惟顏子與聖合一，聲入心通，無所疑難，孔子乃告以非常異義。三世大同，歸魂游魂之說，及今無可考之異論，顏子亦聞而默契，相說以解，故孔子喜極，而爲怪憾之辭。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多有高行美才而父母昆弟之間不滿者，蓋骨肉至近，隱微易見故也。至父母昆弟稱其孝，鄉黨友朋稱其孝，內外皆同，無有間異，斯爲至孝矣。閔子爲德行之上才，孔子獨稱其孝。惜《孝經》不傳於閔子，應更有精義過於曾子也。《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上爲忠。』」注引此言：

「問，非也。言化其父母兄弟，人無非之者。」舜之烝乂，不格姦也。惟《論衡·知實篇》引此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sup>①</sup>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父兄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說苑》稱：「閔子感其父，不出其後母。」《韓詩外傳》稱：「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蓋諭親於道尤爲大孝之難者。

○南容三復「白圭之玷」，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史記·弟子列傳》、《大戴禮》引此「白圭」下有「之玷」二字，當是魯《論》，今從之。《集解》本無「之玷」二字，當是古文，今不從。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

①「過」，原作「道」，據《論衡》改。

容一日三復此詩，蓋深有意於謹言。蓋謹言者必能慎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三者，多之詞。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亡」古通「無」，《釋文》無「季」字，鄭、皇、邢本皆有「季」字，今從之。皇本末有「未聞好學者」。

此與答哀公問同，但有詳略。蓋顏子爲孔子第一得意弟子，餘無高才足稱聖意者，故云無。蓋自顏子後而孔子大道幾不盡傳者矣。雖子贛之達，孔子亦等於無。觀此三章，而信傳道人才之難也。答哀公詳而此略者，《大戴禮·虞戴德》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以季康子爲人臣，故略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以爲之椁」四字。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以買槨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例。孔子之愛顏子，慟爲「天喪」，其哀之殆過顏路焉。然不爲之竭力以營椁者，喪事當稱有無，愛徒不過如子。且孔顏所以相得者，在神明不在體魄，故不必強徇顏路而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包咸曰：「噫，痛傷之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公羊傳》末引之，以著大同之道不得其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執金吾丞《武榮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李翊夫人碑》「悲慟」字皆作「慟」。又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論衡·問孔篇》引此文「從者」作「門人」，「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痛惜極，非他人比，施當其可，性情之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舊本「猶子」下作「也」字，唐石經初刻「也」作「曰」。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門人蓋孔門之同人，記此以見門人之厚，孔子之裁其宜。喪事既貴稱有無，而聖人之可尊在魂。魂無不之，如體魄之

藏，非所重也。不用椁，不厚葬，可見孔門葬義。君子愛人以德，有不可已者受之，其可已者，則不必爲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集注》本「焉能事鬼」下無「神」字。唐石經及《匡謬正俗》、皇、邢本，「敢問」上有「曰」字，今從之。《鹽鐵論·鄒章》引「鬼」下有「神」字，當是魯《論》，今從之。

鄭氏曰：「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爲鬼，復生爲人，皆輪迴爲之。若能知生所自來，即知死所歸去，若能盡人事，即能盡鬼事。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語至玄妙超脫，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大

愚也。盡人之事者，順受其正，素位自得，則魂魄不壞，即能輪迴無礙無盡。盡鬼之事者，修精氣鍊魂魄，存元神保靈魂也。若棄人事而專爲此，則拘守保任，先有滯礙，不能輪迴矣。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爲人故只盡人事，即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即已聞道不死，故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即避去，必大割孔地而後止，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子樂。皇本「閔子」下有「騫」字。今本作「冉有」，惟唐石經作「冉子」，今從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文選·幽通賦》、《座右銘》兩注並引作「子曰」。《淮南子·精神訓》注引作「孔子曰」，孫奕《示兒編》謂：「子

樂」必當作「子曰」，蓋知由不得其死，何樂之有？惟鄭注已有之。

鄭氏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各盡其性者，以盡人之性也。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仁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仁」古文作「仍」。鄭氏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故知古文爲「仍」。此從魯讀。

《廣雅》：「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爲，蓋改作之。漢元帝詔：「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應劭曰：「舊貫，常居也。」郎顗引同。長府，宮館也。楊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言改作勞民，是不仁也，若仁，則依舊慣之常居。蓋古者役民而用之，非用雇役。孔門最惡虐

民，故閔子譏之，而孔子稱之。昭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九月伐季氏。」此改長府，未知昭公自改大之，藉以多藏甲兵？抑季氏逐昭公後，慮後君再據以攻之而改小之？在昭公改之，則爲不量力而妄行；在季氏改之，則更有無君之惡。閔子微諷之，婉而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二十七弦。《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

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升堂入室，喻人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贛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

子張才高意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故常不及。愈，勝也。《仲尼燕

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贛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道以中庸爲至，賢智者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此問或在子張初年。《大戴·將軍文子篇》，孔子徧論及門，而以子張與顏子並，則是時非子夏所及矣。蓋才高志廣之人，其成就終於遠大也，學者勿僅讀《論語》而泥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

聚，會也。斂，收也。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剥其

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加賦稅以益其富。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本「鳴鼓」下無「而」字。《論衡·順鼓篇》引此，並無「而」字。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孔子之愛弟子如子，至於黨惡害民，則絕之不少恕。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

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刻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其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此亦愚者之過，然益見其仁矣。

參也魯，

魯，鈍也。曾子之質魯，故守約有餘而擴充不足，雖至死，尚謹容貌顏色詞氣之間，宜其成就之小。於孔子大同之道，東周之爲，斯人之與，皆無所受也。但真積力久，堅毅誠篤，加以老壽，故爲大師耳。孔子本以爲魯，蓋限於天資之

無如何者。宋賢規模狹隘，操守方嚴，與曾子近，然以一貫之言，尊爲傳道而力尊之，則誤矣。

師也僻，皇本「辟」作「僻」。今各本依馬融注作爲邪辟之「辟」，誤。

矯僻岸異，好高苟難，少失中也。

由也嗇。

嗇，粗也。四者皆性之偏短，語之使知自勵也。首節脫「子曰」二字。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釋文》「子曰回也」或分爲別章，今不用。《說文》無「屢」字，當是今文。

庶，庶幾也。屢，其數至多。空，匱。

《易林》曰：「衡門屢空。」《漢書·鮑宣傳》：「衣敝屢空。」言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神明有以自得，故能安貧樂道，忘乎外境。

言顏子忘天下，忘外物，且能忘身，庶於至人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皇本「億」

作「億」。漢《陳度碑》作「意」。

命，謂天命。皇《疏》：「江熙曰：『不受濁世之榮祿。』」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論衡·知實篇》：「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率性篇》：「賜不受天之富命所加」，則天命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孔子立命爲大義，以人之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故爲陶猗之子，黃白坐擁；黔婁之兒，儋石不可得。命宜富者不求亦富，命當貧者求之亦貧，故舉世滔滔皆爲求富，而富終不可得。其才智明達，工於殖貨者，人以爲才能所致，不知亦其命所固有也。鄙人孤生，未嘗貨殖，而未嘗無財，又時遭大難，而未嘗中絕。累驗於人，無有錯反。人之顛倒於財富中，而欲以力求之者，亦愚而不知命也。《孝

經緯》曰：「善惡，報也。」命有造之者，今之貧富，乃其受報。故人宜早積功德，以造將來之命，若日營瑣瑣之務，而荒累世之功，則非智者也。孔子故因顏子、子貢二人以明之。以顏子之才明，假而殖貨，豈止億中？然命終短夭，則亦不能富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釋文》：「本亦作『跡』，或作『蹟』。」

跡，步處踐跡，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跡，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後世若黃憲、高允、元德秀之類，其善人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集解》合前章爲一，惟意義似當別爲章。

但以言論之篤厚取人，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有父兄在，服從之義也。聞斯行之，自由之義也。孔子兩義並存，各視其人而藥之，亦各視其時而施之。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自由不可，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服從亦不可也。教者如大醫，務在因人相時，審病發藥而已。若有一定之義，則爲守單方之庸醫，必致誤殺人矣。《論語》萬德並陳，義多相反，所謂道並行而不悖，權實並施，或有爲言之。讀者以此推之，以意逆志，得聖人之意志可也。如泥單辭片

義，則由、求當日已不可解，況數千年後乎？今之疑難者執違衆拜下、民不使知、庶民不議之片言單義以攻聖，亦可以釋然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同義。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史記》：「孔子自去魯後，自衛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顏子言夫子在，已無敢致死，如夫子爲賊所害，則必

挺身而報仇致死也。蓋顏子與孔子恩義莫親，其必以死報矣，故孔子愛之而慮之。觀「子在，回何敢死」，孔門師弟義同生死，後之人亦可聞風興起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論語摘輔象》曰：

「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子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孔子所立事君之大

義。蓋仕以行道，道不行則去，不可戀棧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蓋君之與臣，同爲國家代理民事者也，但分有尊卑，而義非奴隸，自行其道，非以從君。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漢書》翟方進所謂「爲具臣以全身」。蓋二子雖非黨惡，然不能直伸己志以折僭賊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大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是時季氏有無君之心，欲使二子從己。故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弑逆爲非常之大變，驟觀之則常人似亦不從。不知凡有弑逆之事，賊勢皆可熏天，如有違抗，身可立



死，而家可立族，不觀於孔融、方孝孺乎？若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漸漬順從，勢遂至此。觀於華歆之牽伏后，乃知弑逆不從是大難事，則孔子之所以信二賢者至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史記·弟子傳》作「費郈宰」。《論衡》作「郈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當在定十二年隳郈隳費之後，選才賢而定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學未成，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論衡·問孔篇》引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或爲今文本，未知孰是。

人，謂有司，如「女得人焉耳乎」之「人」。《白虎通》：「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稷爲五穀之長，故歲再祭

之，春求秋報。」社稷合言，共爲一壇，古經傳皆同。王莽分立官社官稷，後世遂社稷分壇，謬矣。言治民事以爲學，得之閱歷較求之書冊所得尤深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佞者，以口辯折人，顛倒是非也。《左傳》：子產曰：「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治民之法，雖貴於閱歷，先本於讀書。必於政治之學講求已深，然後可出而任政，若未嘗考古今之治法，但資目前之閱歷，則必爲俗吏，甚且害民。孔子惡其顛倒本末，故斥爲佞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之聞也。」記者述之，以明學優乃仕爲定義也。孔子答哀公以不遷怒不貳過

爲好學，不及讀書，此以讀書爲學，不及德性。蓋答義各有所因，記者筆述太簡，非有所遺也。子思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合斯二者其義最備。考孔門之學，當以爲主焉。其有專主德性而不主讀書，專主讀書而不知德性者，皆非孔門之全義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皙，曾參父，《史記》作曾蒧，字點，《漢書》作字子皙。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四十二歲。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鄭本作「吾已」。《說文》：「已，以也。」《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蓋以「已」古通用。

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退讓不言。欲盡言以觀其志。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皇本作「卒爾」，「卒」「率」通用。「饑」鄭本作「飢」。飢，餓也。《爾雅》：「穀不熟爲饑，」則「飢」非也。《釋文》：「矧」本又作「哂」，則陸見本作「矧」。《說文》無「哂」字，則「哂」是今文。

卒爾，輕遽之貌。攝，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方，義方。民向義方，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

①「二十四年」，原誤作「十四年」，脫「二」字。

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哂，大笑也。

「哂」與「矧」同。《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皇本「民」下有「也」字。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與也，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同義，下「如會同」之義同。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制外交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

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朝聘、諸侯會盟，皆會同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繁露·竹林篇》：「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知會同之難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說文》無「希」字，「鏗」字。「撰」字，鄭作「僎」，詮也，亦古文，則「希」、「鏗」、「撰」爲今文。《釋文》：「一本亦各言其志」無「也」字，「莫」作「暮」。「歸」，鄭作「饋」，謂魯讀「饋」爲「歸」。《史記·弟子傳》同，今從之。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

①「竹林篇」，原誤作「玉杯篇」。

希，疏也。鏗爾，舍瑟之聲。作，起也。撰，詮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水經注》、《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即女祝之禴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人皆自得，到處受用，不願乎外，即事已高，隨時行樂，與物偕春，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其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樂行憂違，用行舍藏，老安少懷，自有與聖人相印合者，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皇本「曰」上有「子」字。

《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願讓而對，非禮也。」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釋文》：「本無『與』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小」大「下」皆有「相」字。

皇、邢《疏》謂，此皆夫子所答，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言冉有、公西之才皆優於爲邦，冉有之於民政，公西之於外交，與子路之爲將帥，皆可信也。聖門高才多從事政治學，人人欲得邦，孔子亦皆許之。惟孔子則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既玩心高明，不止規規於事功之末；而又周流行道，不肯捨乎形質之粗。闔闢自如，卷舒無盡，不將不迎，不繫不捨，此所以爲大聖歟！

論語注卷之十一終

## 論語注卷之十二

南海康有爲學

###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釋文》云：「子

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天性之元德；禮者，人道之節文。克，勝也。復，反也。夫人者仁也，所以行仁之路，釋回增美，以致中和，禮也。性無善惡，而生有氣質，既有毗陰毗陽之偏，即有過中失和之害，甚者縱欲任氣，其害仁甚矣。惟勝其氣質之偏，節其嗜欲之過，斯保合太和，還其元

德。苟得一日爲仁，天下猶將感動。蓋斯須不和樂，斯須之惡電氣應感於千萬里，然則斯須之能克復，斯須之佳電氣亦感應於千萬里，如今電話然，至捷也。然事有偏衰，固爲仁之礙，而己之勇斷，實爲仁之本。故君子惟重以責己，而與人無預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禮者，孔子所制以配天地、育萬物，事爲制，曲爲防，大小精粗，適如其地位分界，以爲人身之則，諸教所未及，而孔子獨美備者也。勿者，禁止之詞。視、聽、言、動則皆魄之爲也，由禮則順，失禮則乖。彙括其外，以涵養其中，習與性成，從容中道，則爲聖賢也。夫備魂魄而爲人，魂虛而魄實，魂清而魄濁，魂弱而魄

強，以其濁魄強實，必專橫用事，與其六鑿交外，則必物誘陷溺，此人道所以凶也。故非發強剛毅，清明澹泊，無以力制物欲，無以變化氣質。故佛氏難在降伏其心，神秀巨子時勤拂拭。凡諸教主無不同，以制魄養魂爲要，乃至於顏子，至善之姿，猶須從事。若中下之人，質性羸惡，嗜欲繁多，若聽自由，則縱欲妄行，必至滅人道以爲禽獸，不止國土淪亡已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包起居而言，使民，約臣妾而言。而行嚴敬如對大賓、大祭，無有幾微疏慢者矣。視人如己，萬物一體，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與民同樂也。然人情

私己而輕人，故所欲與聚易，所惡勿施難，是以孔子重戒於不欲勿施也。修己以敬，與人以恕，更以內外無怨，驗其敬恕之效否。蓋愷悌慈祥，欣喜驩愛，斯爲仁人也。朱子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可視顏、冉之高下淺深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恥躬不逮，故言不易出。蓋木訥近仁，巧言鮮仁。朱子謂：「牛多言而躁，故使於此謹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指其人德之要，求仁之方，實不外是。近人以孔子言仁處處異義，以名學疑之，豈知大醫王因病發藥之苦心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孟子謂：「行有不慊則餒。」內省不疚則順受其正，樂天知命，故不憂；氣至剛大，直塞天地，故不懼。人之生也，與憂俱來；性之弱也，與物多懼。故孔子言仁者不憂，獨立不懼，人極樂而得大雄，得大無畏，故無人不自得。此學者安身立命之方，宜受用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

論·和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此皆有「爲」字。

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聞者，聞之孔子也。孔子立命之大義，以死生富貴非人力能爲，蓋有天命。既順受其正命，而又盡其在己，持敬而無間斷，致恭而有節文。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爲兄弟也。此固子夏安慰司馬牛之言，而實孔子乾父坤母，萬物同體之義。大同之義，亦出是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漬也，積也。潤，益也。膚受，謂利害切身，人皮膚以至骨髓。愬，愬己之冤。毀人者，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



則聽者不覺其人，而信之深矣。愬冤者，如病之創痛而切身，則聽者爲所感動，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易行，若不爲所深入則至明，不爲其近蔽則至遠。凡人於左右近習之力，佞人奸詭之謀，雖有智者，無不惑矣。由其能用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故也。於是，忠賢見疑，正直被斥。聽言者不可不慎諸。

○子贛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兵，械也，亦假作士卒。言富國且強兵，然後教化以行，有勇知方，上下以信相孚，國乃能自立也。子贛窮理之哲，乃爲窮變之問。去兵者，食足信孚，則可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賈誼言：「鉏耰

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鎗，然斬木爲兵遂滅強秦也。」皇侃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箕鄭對晉文公之問救饑，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荀子謂：「出死要節，所以養生。」故至守土垂絕之時，百吏死職，士卒死列。故張巡以死守一城而障唐室，王蠋以布衣死節而存齊國，文天祥於宋亡後，待死以存節義之正氣。以視徼幸偷生，假於保全生靈，若馮道歷相十主者，必爲孔子所絕也。

○革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宓傳》引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拜經日記》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從今文，故不作「棘」。

革子成，衛大夫，蓋亦老子、晏子之流，以崇質尚儉爲宗。孔子改制尚文，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又曰：

「天之未喪斯文。」《公羊》開宗明義：

「王者孰謂？謂文王。」何休謂：「法其生，不法其死，人道之始。」革子成蓋攻孔者，故曰：「何以文爲。」

子贛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氏曰：「皮去毛曰鞞。」子贛傳孔子之文統者，乃難子成。以爲去僞保質，固異於小人之浮華鮮實，而不失君子之意。然言出難改，將受天下之攻難，駟馬不能追也。文家質家，相須爲用，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但存其質，則留虎豹之皮，而無炳蔚之文，亦與犬羊之皮等耳。夫人情莫不重虎豹，爲其毛

文之炳蔚也。聖人緣人情而節文之，以垂教耳，若悖乎人情，逆乎物理，令人重犬羊之皮，而輕虎豹之皮，豈能行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朱子曰：「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鄭氏曰：「盍，何不也。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公羊傳》發孔子之大義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曰：「古者什一而藉。」蓋井田什一，皆孔子所創之仁政也。孟子告滕文公行仁政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惟助爲有公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助稅爲九之一也。若無井田處，則稅通收十之一爲徹。此助

徹之異，而徹制最便爲易行也。貢亦什一，其所異者，貢則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後世税法是也；徹則量所入而收之。今歐美制量田所入而稅近之，但非十一耳。井田之助制最美，然難於行。蓋有子舉孔子之所創十一之仁政，勸哀公行之也。若僞《周禮》：「園廩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皆劉歆據漢時之僞制，非孔子仁政意也。朱子「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古無此說。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魯自宣公稅畝，已行十二之稅，至哀公時，用猶不足，斷無復返於稅什一之理。哀公深怪有子政策之迂而相反。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鹽鐵論》引「不足」下有「乎」字。

《漢書·谷永傳》引「與」作「予」。《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

荀子曰：「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若橫征苛斂，令民無以爲生，則君亦與之俱危。漢靈善作家而黃巾起，明萬曆務礦稅而閹賊興，可不戒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按「聞義不能徙」，「徙」高麗本作「從」，則「徙」當亦作「從」。蓋立心不以己爲主，而以忠信爲主；行事不以己意爲從，而惟義是從。作「徙」亦可。蓋宅居無定，惟義是宅，其義同也。克己以尊德，忘身而殉道。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人性多偏，而愛惡爲甚。毀譽易亂其真，好憎又殊所尚？甚至同爲一人，加膝墮淵，逾時變異，是爲瞽亂有惑疾也。《後漢書》：「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日之間而殺之。」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仲遠之惑甚矣，故當辨此。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誠」《毛詩》作「成」。  
「誠」是魯《論》。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程子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文亦有齊景公而誤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吾得而食諸」，阮氏《校勘記》、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史記·孔子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作「吾豈」，與皇本同。今從之。

人道綱紀，政事之本。據亂世以之定分，而各得其所安，上有禮而下輸忠，老能慈而幼能孝，則可以爲治。否則，君驕橫而臣抗逆，父寡恩而子悍悖，則國亂而家散矣。《禮運》小康之義，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是也。二千年間可以爲鑒。時齊家國皆亂，故夫子以此告之。若夫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須待大同之世。苟未至其時不易，妄行則致大亂生大禍。

○子曰：「片言可以制獄者，其由也與？」「折」，魯讀爲「制」，則「折」當是古文。《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制」、「折」當是古

通，而古文改之，今不從。

《釋詁》：「制，折也」，即斷獄。朱子曰：「片言，半言。」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孔氏曰：「片，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愚按，天下獄情至變僞，雖有聖者，不能不聽兩造之詞，子路雖賢，無是理也。

子路無宿諾。

何氏曰：「宿，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然諾不苟也。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其不易許諾，即無宿諾之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猶人，包氏咸曰：「與人等也。」《潛夫論》曰：「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非法律之所使，非威刑之所強，此乃教化之所致」。孔子自以明決斷獄不足貴，必使無爭訟，乃可尚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身心所安宅，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志事所推施，以忠，謂表裏無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重出。蓋弟子各記所聞，分見各篇不及刪者。然亦可見博文約禮爲聖門恒言。言之不已而頻言之，益以證孔門

學者之宗旨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朱子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不同，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按，《穀梁》隱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則此義爲《春秋》大義。聖人上以告君，下以教學者，忠厚之至言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趙歧《孟子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作「率以正」，皇本作「而正」。

季康子，魯上卿。《公羊》隱元年：「王正月，《春秋》之義大居正。」何君注：

「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董仲舒曰：「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蓋履端於始，無一不正，而後化行俗淳也。《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主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慤。」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上行下效，風從草偃，孔子之大義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盜，私利物也。盜自中出，曰竊。《說

①「主」，原作「王」，據《大戴禮記》改。

苑》：「周天子使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康子奪嫡竊政，故夫子以不欲警之。雖賞不竊，其言至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多殺以止姦，蓋酷吏嚴刑之法，如郅都、趙廣漢之流是也。不於風俗教化上轉移之，則愈殺而愈熾。所

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治之也」。且爲民上者，撫民如子，豈可言殺哉？上者，民之所效，欲善民善，觀感所化，有如影響。民有恥心，樹之風聲，莫不革面嚮化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欲別其誤而正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言名譽著聞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別，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以質直爲根本，則無狡僞之思；以好義爲行本，則無絞切之過，此立身之法。以察言觀色接物，則不與人忤；知深慮下人處事，則不爲人忌，此處世之方。蓋方正而不識人情，好上人，必招謗阻，行事難達。惟質直將內，義以方外，謹審言色，深長思慮，卑以自牧，則行無不達矣。若外取於仁，則可以市譽；內行陰背之，則可以欺人。務外徇人，非君子自修內省之道。而聞譽既得，幾以爲大賢君子，積久自是，遂以爲古賢亦如此，更無疑讓，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狡僞若此，雖能得時名，終未有不隕落者也。聖人教人處世達事之方，至爲精切，而又非希世，學者不可不留意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包咸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慝，惡也，文從匿，從心。蓋人所不知而已獨知，隱於心而伏其根者，脩治而去之。蓋明惡易見而隱惡難除，非真有爲己之心，惡不忍仁之志，不能除此心賊也，故夫子善其切問。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忿之後則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日日訟過懺罪，懲忿治怒，皆學者自脩之要。孔子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人情無不未事計得，好攻人惡，而妄肆己忿，則普天下人之藥石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爲先；知者無不知，而知善惡之人爲當務之急。蓋博愛之謂仁。孔子言仁萬殊，而此以愛人言仁，實爲仁之本義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至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聖人言近而指遠，一動而仁智兼該，非淺識所易領會，非淺學所易窺測矣。且動須化枉爲直，令舉天下無惡人，舉天下皆仁人。此皆大同之義，而聖人悲憫博愛之至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五倫之一，人道之至切，隨處皆然，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有所是非，則盡其心以告之，有所規諫，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友多而皆出於正；取善以資仁，則德進而夾輔以長。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蓋嚴師誘導之功，不如多賢友夾輔之力。人情孤獨則懶惰，易觀摩則奮厲生。置諸衆正友之中，則寡失德；置諸多聞人之中，則不寡陋。故輔仁之功，取友爲大。但會之之始，勿以宴樂佚游進，則易得益友矣。

論語注卷之十二終

## 論語注卷之十三

南海康有爲學

###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

曰：「毋倦。」《釋文》：「本『無』作『毋』。」唐石經作「無」，惟今文「無」皆作「毋」，「無」則爲古文。陸氏尚見今文本，石經在陸氏後，誤從古文，故今不從石經。

《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君子欲

政之速行也，莫若以身先之也。」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君子所以能服人心者，實則先勞，如以貴自處於後，自居於逸，則人怨矣。能先勞，則吏願服勤，民願盡死。但先勞患不能持久，若其無倦，必有成功矣。

孔子雖無並耕之愚，而其爲公之意，則時時露於言表，先勞亦其公之至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吏之職也。宰兼衆職，以身先之，與告子路同。躬行者，政之始，聖人於此尤諄諄也。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孔子則以賢才人所共用，但自舉所知，人亦各舉所知，不必盡私之己也。孔子之言，處處皆以大同爲本，此即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之意。蓋有天下爲公之心，

則觸處皆是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此是今文口說，至可信據。

子曰：「必也正名乎！」

《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瞶，故子父易名。」謂不以蒯瞶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故孔子以正名爲先。鄭氏以爲正書字，則謬甚。《春秋公羊傳》以王父命拒父命，乃有爲之言，非爲石曼姑帥師拒蒯瞶而發。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

「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瞶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瞶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瞶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斨《衛出公輒論》曰：「蒯瞶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瞶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于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人，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

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尚可以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鄭本作「於」。「奚」，《史記》作「何」。

包氏曰：「迂，遠也。」謂遠於事情，言其難行也。鄭作「於」，云：「狂也」，或是魯讀。《檀弓》：「於則於」，《莊子》：「其覺於於」，《文王世子》：「於其身，以善其君」，亦與迂闊義近。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

《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區」，「闕」聲之轉，皆闕疑之意。野，謂鄙陋，率爾妄對也。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釋文》：「本又作『措』」。《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爲厝置之「厝」。《說文》引作「厝」，《考工記》作「措」，注：「故書『措』作『厝』」。則「措」或是古文。

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後漢》梁統《疏》引「中」作「衷」是也。蓋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然後言順而事成，故尚正名。《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

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後王者，孔子也。蓋今中國一切名號，皆孔子所正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史記》作「爲之必可名」。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否則，民疑惑而多辨訟，以生大奸。故事不成，奸僞並起，安能起禮樂以致中和移風俗？上不中和，下壞風俗，則刑罰益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民無所措，而政不能行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皇本「圃」下有「子」字。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學各有專門，老農老圃皆專門爲種植之學，有心得，有閱歷，有傳方，其益於世甚大。雖以聖人之智，而專門之學必當問之專門

技師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陸本作「繼」。石經文字以「繼」爲非。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孔子甚稱老農老圃，此但因樊遲潔身忘世，故欲其學道化民。蓋聖人胞與爲心，斯人是與。樊遲以士人來學，理當進之，故言若能從大人之事，則不必爲細民之事。然此爲孔子爲樊遲一人

之言，舉世之人安得盡爲大人學者？

若學農林專門，豈不甚善。且又兼禮義信，則爲伊尹、諸葛之躬耕，豈非孔子所深許乎？讀者無泥於辭可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但言誦者，以得其意旨也。專，獨也。《詩》，言國政，著風俗，本人情，該物理，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得十五國，三百五篇，每篇皆有詩說，於政事尤精博，孔門學者皆受之。蓋詩出輶軒之採，如今日之報。孔子選十五國之報精者，加以改制口說，以爲功課書。故通其學者皆爲政治家、言語家之才。此必有爲而

言。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令，教令也。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蓋觀感之化，不待反脣，皆從意而不從令也，故在反身而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其國之政亦如兄弟。」魯、衛皆多君子亦同。惟《史記》以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蓋衛父子不正，魯則君臣不正，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誠也。合，言已合

於禮也。完，器物備也。言其觸境而安，寡欲知足，不以外物自累也。吾所至印度舍衛、摩竭提、勒撓諸都會，印王之宮室皆峻宇雕牆，奇偉精絕，當時之虐用其民可想。蓋土司酋長，無不縱欲虐民，故孔子稱公子荆以諷之。若在雇役之世，則不以此論。魯哀公亦名公子荆，故加衛字以異之。

○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

冉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皇本、《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今從之。通行本作「冉有」。

僕，給事者，亦御也。庶，衆也。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則民德不育。富以養其生，教以善其性，二者備矣。夫教化廢，則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行，則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

塗。然饑寒切膚，不顧廉恥，孔子雖重教化，而以富民爲先。管子所謂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此與宋儒徒陳高義，但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者，亦異矣。宋後之治法，薄爲俸祿，而責吏之廉；未嘗養民，而期俗之善。遠爲期而責不至，重爲任而責不勝；弱者爲僞，而强者爲亂。蓋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此爲孔子三至衛，在魯哀公元年，孔子年五十九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史記·世家》引「期月而已」，無「可也」。

期，復其時，言周年也。孔子改制仁政，以撥亂反正，若行之一年，則規模可立，三年則治教大成。此孔子在衛，靈公不用之，而發歎也。自信自任，而言之如此，確有把握可守，確有條理可行，所謂樂則行，則行在。此聖人不妄自任，其



次序期限可玩也。愚嘗誦之，然用我必三年乃可，十年有成，益歎聖人之神化也。聖人日以天下緯畫於中如此，固非兢兢守身守約之儒所能窺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美國開國百年，刑殺大減，近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並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

世有三：曰亂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必撥亂世，反之正，升於平世，而後能仁。蓋太平世行大同之政，乃爲大仁，小康之世猶未也。天下歸往謂之王，蓋教主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苟，誠也。言從政者當先正身，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正而無不正，不正而無能正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氏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蓋上所施行，經國治民，曰政；下奉令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言國有改更匡正之議，孔子爲元老，必與議焉。言議政立法，必經元老也。若奉行故事，而非改更成案，則不得謂之政。此明議政與行事之別，而議政必合大夫共議之，不如行事之聽行事官獨斷也。今歐人有行政官、事務官之別，出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近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皇本「如知爲君難也」，無「之」字。

知水載舟亦以覆舟，民可近不可下，敬天命畏民岩，兢兢業業，愛民保國，盡君之責任，則一言而邦可興。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申鑒·雜事篇》、《晉書·潘尼傳》引「邦」並作「國」，當是避漢諱。

違，背也。禍莫大於壓力專制，患莫大於予智自雄。不善不違，則奴隸之臣滿前，讒諂之人日至，過失不聞，禍患不知。隋煬之驕侈喪邦由此，即苻堅之英，慢諫興兵，亦以喪邦。此非聖人之危言，乃切驗之公理也。《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後世給事貼黃裂麻，猶有此意。蓋爲君，冀人諫諍，不嫌有違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今本作「近者悅，遠者來。」《韓非子·難篇》作「政在悅近而來遠。」《史記·世家》作「來遠附邇」。《漢·武帝紀》作「徠遠」。

說，樂也。來，歸也。《墨子·耕柱篇》引作「遠者近之，舊者新之」，當是齊《論》原本。蓋民患於隔遠而不通，則疾

苦不知，情形不悉，如血氣滯塞則爲疾。故不善爲政者，堂上遠於萬里，善爲政者，萬里縮若咫尺。若今之鐵路、電線、汽船，縮地如掌，呼吸可通，交輸進益，所謂遠者近之也。器莫若舊，政莫若新。蓋舊則塞滯，新則疏通；舊則腐壞，新則鮮明；舊則頹敗，新則整飭；舊則散漫，新則團結；舊則窳落，新則發揚；舊則形式徒存，人心不樂，新則精神振作，人情共趨。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故去病全在去舊更新。《康誥》、《大學》所貴，作新民也，且宜日新又新。蓋方以爲新，未幾即舊，故務在新之。惜此微言久經淪落。中國之俗，向患於遠而不近，舊而不新。失此靈藥，致成痼疾，可以爲鑒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毋欲

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釋文》：「『毋欲』音『無』，今本作『無』。皇本上作『毋』，下作『無』，當誤。『毋』是今文，從之。」

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亢父、單父、梁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故《大戴記》曰：「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曰：「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學者之患，皆在見小、欲速，由志趣不遠，規模不大，而成就因之。所見愈遠，經營愈大者，爲萬世久遠之規，爲普天成仁之事，則其達成愈難，而皆視其所欲所見以決之。愚生平最服膺斯義，亦願與天下學者共服之。愈體驗，愈覺其親切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

因而盜曰攘。」鄭氏注：「『躬』作『弓』，人名」，當是齊《論》。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猶狂接輿、盜跖之比。《隸續》：「陳實，字仲躬。」蓋「弓」、「躬」通。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證者，施於平人。恩之大者，愛之至深，其有過惡，則爲隱諱。《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公羊》：「故《春秋》於內大惡諱，內小惡不諱。」父子，恩之至深，尤當隱諱，此天理人情之至，故義無定，在隨時處中。於人，則證之爲直；於父，則隱之爲直。《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

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父祖者入十惡，用孔子此義。葉公惡儒教多諱，故以此諷，而適以見其野蠻而已。英屬加拏大有女淫犬，而父揚之報中，是亦直躬之類，未被

孔子之教故也。蓋一公無私，乃至淺義，愛無差等之教也。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此孔子因人情而特立之精義，所以與異教殊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居處恭，則衾影無愧，帝天或臨，見賓承祭，小大不慢。執事敬，則顧諟常惺，精謹不失。與人忠，則信厚慈惠，人皆愛戴。此行已接物之公理也。公理既備，則不徒在禮義文明之邦人皆尊信，即在夷狄野蠻之國，而公理不可廢，亦必不見棄也。仁本爲公理，人能盡公理者，無在而不可行焉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曾子·制言篇》：「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才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白虎通》：「宗，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湊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譽也。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趙岐注引《論語》此文，並作「悻悻」，當是齊《論》。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惺惺」。《莊子·至樂篇》作「惺惺乎如將不得已」。《漢

書·楊敞傳》作「脛脛者未必全」。《爾雅·釋詁》作「擊固也」，益通。

果，必行也。《史記·樂書》：「石聲硜。」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言行無失，鄉黨自好之士，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噫，鄙薄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筭，飯筭也，容五升。斗筭之人，言聚斂持祿也，猶今諺言飯桶也。算，數也。孔子以有恥有才爲士行。蓋人而無恥則無所不爲，而無才則無所可用。有恥則進而愈上，能使則倜儻權變，尤才之上者，故非孝弟信果之人所能比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說文》無「狷」字，《孟子》作「獧」。

中行，依中庸而行。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蓋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則隱怪之流失之乖僻，必至入於奇袤，而與道背馳，謹厚之人則守約退懦，而不能振拔流俗，以任大道。惟有狂狷之人，猶能激勵裁成之以任道也。蓋學道，貴中行之資，剛柔兼備，而任道，則非志高氣上者不能，雖有小偏，終有大成。顧允成謂：「當從狂狷起，從中行歇，若遽學中行，恐爲鄉願。」然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矣！」《禮記·緇衣》作「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意同。

南人，南國之人，猶《詩》言東西人也。恒，常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治疾

病，非久於其道，則不能精，故《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欲其久也。太古重巫醫，故巫醫之權最大，埃及、猶太、印度、波斯皆然。猶太先知即巫也，耶氏則兼巫醫而為大教主矣。蓋巫言魂而通靈，醫言體則近於人，其關係最重，故孔子重之，欲其有恒而致精也。二三其德，則無可成之事，故執德者亦在有恒而已。巫醫皆以士為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為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

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徹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為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鄭氏曰：

「或，常也。」皇《疏》：「言羞辱常承之也。」《易·象傳》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蓋不恒則去就無常，朝夕殊異，勢必反覆，親好皆化仇敵，歸向亦皆疑畏，投身無容，則羞辱從之。蓋深惡反覆子，而大聲疾呼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氏玄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書》所謂「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詩》所謂「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鄭語》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蓋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愛物，故和其行己也，獨立不懼，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爭利相忤，不肯少讓，故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為採鄉評合公論言之。風俗未美，則鄉論亦不可據。鄉人皆好，或為闖然媚世之願人；鄉人皆惡，或有獨行苦心之異士。故不如善人好之，則無同流合



污之害，不善人惡之，則益見其嫉惡禁邪之風。聖人之論人，不採諸衆譽，而並察諸衆毀，蓋不爲惡人之所毀，亦必無可信者也。後世僅知採衆好，則所得皆媚世合污之人，所由不入於堯舜之道也。若行議會之選舉，先選一次舉鄉望之善者，乃由衆善者複選之，庶幾得人。然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好惡必失其真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故君子之心，正而恕；小人之心，邪而刻。正，故佞媚不能親人，而與人不求備；邪，故讒諂賄賂得而人之，而疑責人則

甚苛。夫至左右皆讒諛賄賂之人爲蔽，則雖有奇才奧學，亦必敗壞，而爲小人之歸而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就人之得意志時言之。泰，安坦也。驕，放肆也。見大心廣，無人而不自得，故泰。雖從容安舒，然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故不驕。行無忌憚，而陰畏鬼神，內愧魂魄，李林甫之終夜移床，蕭老公之賣身贖罪，何曾一日泰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者無欲，毅者果敢，木者樸行，訥者謹言。四者皆能力行，與巧言令色相反者，故近仁。蓋聖人愛質重之人，而惡浮華佻儻如此，蓋華者不實也。《漢書》稱周勃木強敦厚，尹齊木強少文。惟厚

重質樸者，乃可任道。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皇本、高麗本、《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今從之。《大戴禮》作「兄弟懽懽」，《說文》無「懽」字，當是今文。

鄭曰：「切切，勸競也」，有相摩按義。《祭義》作「漆漆」。偲偲，強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家庭尚恩，與父子不責善義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就也。戎，兵也。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忠君愛國之心，水陸戰陣之法。必教七年，然後可戰，則教練身

體手足，膽略之事，課程甚繁可知。今七年之章程不可覩考，然孔子之所治者亦至精慎矣。今德國治兵至精，亦不過三年。孔子之章程比之加倍，後之治國者亦可推述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蓋兵必練身體，練手足，練耳目，練技能，練膽氣，練心思，練志行，學義信禮，而後可用。又必視敵兵比較，而後可戰。否則必喪師而棄民。

論語注卷之十三終

# 論語注卷之十四

南海康有爲學

##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五章 《釋文》凡四十四章，朱子析作四十七章。《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

章，朱子析作四十七章。《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史記》引此「憲」作「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伐怨欲爲一章」。

憲，原思名。穀，祿也。言有道之國，可仕而食其祿，若無道之國，覲顏朝列，則爲可恥。此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相反。蓋以救時爲心者，則可就無道之國；以立節爲志者，則不宜立無道之邦。義之淺深異也。道大者宜學聖人，否則當知此恥矣。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今本無「子思曰」，此從《史記·弟子傳》。以《史記》爲今文，必魯《論》也，且有「子思曰」，乃是合一章。《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此作「原憲之問於孔子曰」，「矣」作「乎」，「子曰」作「孔子曰」。

子思，憲字。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忌；欲，貪欲。四者在人，如火火奇毒，爲害甚大，禁制不易，若能降伏，可以爲難。若仁，則爲元德，有惻怛之心，博愛之理，天地一體，萬物同氣，能制其魄者。僅能克己自守，尚未有益於人，故未及能仁也，故孔子云「不知」。蓋以尊德性行仁爲學者，日事擴充，不必防檢，而其道日大，蓋魂自清而魄自禁也。以遏惡欲守義爲學者，日事防制，雖極力勉強，而其道日隘。學者根資不同，皆可入道，而行仁者遠矣。孟子：「好貨好色

與百姓同，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得孔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故知苦心潔身之士，絕己之欲，而不能濟世，非孔子所貴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士當志大道，尊德性，則神明天游，別有至樂，下視人世宮室，皆土壤腥膻也。若仍懷居，則必溺於體魄，而無所得於神明。夫士之所貴者，養神明也，常人之所以賤者，事體魄也。溺於體魄者，祇爲凡民，而不得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厲也。孫，卑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繁露》曰：「義不訕上，智不危身。」《荀子》：「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

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春秋》於定、哀多微辭。君子固有殺身成仁之時，而亦有明哲保身之義。風雨如晦，獨善其身，行無所變。苟無救於世，而投身於凶燼，以言賈禍，亦智者所不爲，故言孫也。聖人之道甚多，要權其時地、輕重、大小各有當也，學者宜盡心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躬行心得之餘，雖木訥而言，必有中。有言者，挾才辯文詞之美，雖醞釀而行，未必相符。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勇者動於血氣，未必合於公理。明有德有仁之能兼有言有勇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

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世人多尚言勇，而迂德仁，故以此曉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史記·弟子傳》作「南宮括」。《說文》「羿」作「𦏧」，當是古文《論語》，今不從。陸德明於《書》「無若丹朱傲」作「𦏧」，下文有「傲虐」，是作不應有兩「傲」字，則「𦏧」是人名，即此也。

南宮适，即南容也。按，馬作南宮縚，諡敬叔，即仲孫閱也。《說文》：「羿爲帝

嚳射師。」《天問》稱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孟子》稱逢蒙殺之者。《說文》引《虞書》「若丹朱、𦏧」，《論語》「𦏧盪舟」，陸德明述之同即此。《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書》稱罔水行舟是也。」或疑爲𦏧即象傲，如鮌稱橈杙，與丹朱爲二人，則盪舟無據，益滋訟耳。若偽《左傳》有羿篡夏，浞篡羿，而浞子澆滅斟尋，靡復夏事，皆劉歆據《竹書》、《天問》偽竄人之。一發之於襄四年，再證之於哀元年。按，《史記·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若有一朝中亡之事，史遷豈有不知？譬如王莽篡漢，而作史者但書平帝崩，光武立，雖極空疏，必無此理。《孟子》稱羿爲逢蒙殺，非浞也。諸傳注之說，因此紛亂，皆不足信據也。禹盡力溝洫，故亦稱躬稼。太古尚力，故适

稱羿稟有力者終死，禹稷有德者終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适以孔子盛德無位，借以重孔子者，故孔子不答。而适識見如此其遠，故稱其君子，美其尚德。孔子卒爲教主，天下歸之，真有天下，果如适言。蓋德與力，自古分疆，而有力者終不如以德。嬴政、亞力山大、成吉斯、拿破侖之聲靈，必不如孔子及佛與耶穌也，此爲萬古德力之判案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合人心術、行事言之。君子心術固純於仁者，然行事或偶失而爲不仁，亦有之。若小人，心術既不仁，則行事即有善行，必不得爲仁矣。故觀人者，不當論一二行事，而當別其人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勉也，勅也。愛之至者，欲其成就，則勸勉之，如慈父之教子，督責備至。忠之至者，欲其無過，則誨諫之，如忠臣之諫君，謇諤勤拳。此乃人情之至，非爲立義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漢書·人表》作「卑湛」。《潛夫論》、《風俗通》有「卑氏」。《創》，《釋文》作「初」。

命者，辭令，此言外交之約章文辭也。外交關係最重，一字之失，貽累國民，無由改悔。故必選合羣賢，或外交專門之家，或博學能謀之士，或老於政治之才，斟酌損益，然後詳審精密，鮮有敗事也。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國語》作子太叔，「世」、「太」字通，故太室偁世室，太子偁世子。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外交官。子

羽，公孫揮。修，謂增損之；飾，謂節制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孔子善之，故稱以爲外交之法。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子產爲政尚猛，而孔子稱爲遺愛，稱爲衆母。蓋服田疇、教子弟一切猛舉，皆以愛人，諡爲惠人，孔子真知子產者。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乃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喪身禍國。所謂自以爲是，不可人堯、舜之道，故但言「彼哉」，而不贊一辭。或曰，鄭

子西，公孫夏也，然人無可稱，恐非也。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是可謂之人物也。不關當時之治亂，不足謂之人；不繫一世之安危，不足謂之人，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若舉世變動，舉世注仰，功名不朽，可謂之人，與下章成人相類，惟管仲可當之。伯氏，齊大夫，名偃。駢邑，地名，即邢紀，地爲襄公所遷者，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諸葛廢廖立、李平，及諸葛死而思葛，皆以功德服人之心。管仲真有存中國之功，令文明世不陷於野蠻，故雖奪人邑，而人不怨。言

功業高深，可爲一世之偉人也。孔子極重事功，累稱管仲，極詞贊歎。孟子則爲行教起見。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茶爾，中國不振，皆由於此。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事境之常。蓋處貧非樂天知命不能，而處富則但知足好禮，已可也。但人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孔子嘗稱「公綽之不欲」是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人之才性，各有短長當否，當其才則見效，違其性

則失職，此借公綽以論用人之宜也。當列國競爭之世，爲弱小衝要之官，內治外交艱難繁劇，非有專門應變之才，不易勝任，若以廉謹之人當之，安得不覆餗？故子產之強鄭，實難於管仲之霸齊，嘉窩之立意，難於俾士麥之霸德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周生烈《注》：「卞」亦作「弁」。《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是。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曰」上有「子」字。《文選·鸛鵲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韓詩外傳》、《新



序《有莊子勇事》，《史記·陳軫傳》下莊子有刺虎事，《後漢書·班固崔駰傳》同。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澹足以養魂，勇足以強身，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其為全人亦成矣。蓋天生人，與人魂魄、形體、才力、聰明，實有令人人皆才全德備之質。特世方幼稚，教化未至，故人皆偏憾，不稱天性，未成為全人。若當太平之世，教化既備，治具畢張，人種淘汰，胎教修明，人之智慧、淡泊、勇力、藝能、禮樂，皆人人完備，而後為天生之成人也。見利思義則廉節，見危授命則忠烈，久要不忘則誠信，此皆子路所長。而言必信，行必果，實士之末者，然生當亂世，治具未備，科

學未張，有此獨行，亦可為成人之行矣。蓋亂世人之資格，與太平世人之資格迥遠，聖人不得不因時世而節取之。若成人之實，則非令普天下人皆備智慧、澹泊、勇力、藝能、禮樂，非治教之至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明」，古讀如「羊」，即《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故公明高即公羊高。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乎？豈其然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論衡·儒增篇》同。《知實篇》引「後」皆作「后」。《儒增篇》、《知實篇》並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朱子曰：「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

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封邑也。以者，不當以也。後，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立嗣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臧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勛，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致防而奔齊。「其辭甚卑，人不知其要君，孔子發其以邑為要，蓋誅意也。此為據亂立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或是魯《論》。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權詐也。漢《孫根碑》：「蔡足譎權。」二主為春秋霸主，英名震於當時，孔子因論其短長也。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伐衛以致楚，處處用術，故孔子惡其譎而不正。齊桓以衣冠會，而不以兵車會，問楚罪而拜王命，葵丘五禁，皆得公理，故孔子美其正而不譎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糾，桓公兄。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桓公先人而立，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子路疑管仲失節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桓公葵丘以前皆衣裳之會，葵丘之後爲兵車之會。《呂氏春秋》：「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九合自柯，之後則兩鄆、兩幽、櫟、貫、陽穀、首戴、甯母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乃也。又，再言以深許之。蓋仁莫大於博愛，禍莫大於兵戎，天下止兵，列國君民皆同樂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歎美其仁。孟子之卑管仲，乃爲傳孔教言之，有爲而言也。宋賢不善讀之，乃鄙薄事功，攻擊管仲，至宋朝不保，夷

於金元，左衽者數百年，生民塗炭，則大失孔子之教旨矣。專重內而失外，而令人誚儒術之迂也。豈知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而無所偏遺哉！

○子贛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贛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者，有天下之別名，但未一統，革命廢王。如希臘之代蘭得，日本之大將軍耳。法之拿破侖似之，即德之該撒受封教皇，亦爲霸耳。觀魯朝貢於晉，而不朝貢於周可見。蓋封建之世有此體，後世無之。今普爲德聯邦盟主，禮與聯邦平等，而稱該撒，真春秋之制也。匡，正也。微，無也。被髮，編髮被之體後。

左衽，襟向左，夷狄之俗也。夷狄不得亂中國，諸侯不相尋兵伐，保華夏之族，存文明之化，功德至大，孔子自以爲受其賜。蓋保種族教化之功，莫尚焉。後世若五胡不亂華，金元不入中國，文明之程度必不止此。當時若有夷吾，民亦至今受其賜也。文明教化乃公共進化所關，一亂則不可復。若劉、石之陷洛陽，隋之破金陵，金之人汴，匈奴之人羅馬，突厥之人君士坦丁，均於文明有損，實爲天下之公罪，有捍禦之者，亦爲天下之公功。微管之言，稱許之至，亦保愛種族文明之至。宋賢妄攻管仲，宜至於中原陸沈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後漢書》引此，「莫」上有「人」字。

庶民一夫一妻而無妾，故曰匹夫匹婦。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

也。《中論》：「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指召忽言之。蓋身名小，種族之文野大，以管仲較之召忽，則召忽行果節烈，僅同匹夫匹婦之自縊而已。蓋孔子之道貴仁，有可以救人者則許之，至於保救天下之文明，則仁大莫京。孔子自稱堯舜文王外，未有若管仲者，子路子貢泥於尋常之小節而責管仲，孔子乃爲比較其功罪是非，而此義乃明。蓋施仁大於守義，救人大於殉死。宋儒乃尚不知此義，動以死節責人，而不以施仁望天下。立義隘陋，反乎公理，悖乎聖義，而世俗習而不知其非，宜仁義之日微，而中國之不振。然有管仲之才之功，則可不死，否則背君事仇，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釋文》「又作『撰』」。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臣，家臣。大夫僕，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亂世古俗，崇世胄，別人等，以貴治賤，不以賢治不肖。孔子惡世爵而尚平等，尊公理而重賢才，故《春秋》譏世卿，而《王制》立貢士。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文明之道也，故曰「可以爲文」。舉人才，忘勢分，平等級，故孔子美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皇本作「子曰」。《後漢書·明帝紀注》亦作「曰」字。《釋文》：「子曰」一作「子言」。唐石經、邢《疏》作「子言」。皇本「無道」下有「久」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喪，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才臣。賓客無違，軍旅能整，二者乃保國之要務。若能治賓客，而軍旅不修，則弱國不能言公法；若能治軍旅，而賓客多失，則一國亦不能敵衆強；若兵勢能強，外交能講，雖無內治，亦足自保。古者民愚，以神道設教，故巫覡之權甚大，國民蓋聽令焉，故宗廟鄭重，爲內治之要。此言任職得人，雖無道，可以保國，若更有道，其何敵焉？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皇本作「其爲之難」。

作，慙也。凡爲一事，必深計長慮，思終防變，故朝受命而夕飲冰，至於內熱。事成則有陰陽之患，事不成則有人事之患，其難其慎如此，故倡言大難。若大

言不慙，則其敢言之始，已未計及條理曲折，則難望其成功也。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弑」本又作「殺」。皇本作「殺」。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鄰國自得干預其內事，討其賊臣，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國語》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蓋孔子既明大義，又審事勢，非同迂儒但陳高義而已。

公曰：「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三子」字，皇本、高麗本皆有「二三子」字。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唐石經則惟此句有「二三子」字，而下二句無之。《釋

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則《釋文》亦見別本，但不取之。今從唐石經。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無權，而待命三家，可爲歎恨也。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

朱子曰：「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魯事如此，孔子亦知事必不行，但不可不言，以明大義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作「之」。

君尊而威，故事君者皆外爲容悅而內懷

欺詐。勿欺則盡忠，犯顏則直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尊魂神，由清明而進至於窮理盡性以合天。小人用體魄，由昏濁而日污，下至於縱欲作孽而速戾。然「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其終相去若天淵，其始相去一間耳，可不慎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己者，其終至於爲人；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

出。子曰：「使乎！使乎！」

朱子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惟與下「不出其位」義同，故舊本與下合爲一章，以明素位不顧外之意，則正不妨重出。所謂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者存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位者，職守之名，各有權限，不能出權限

之外。故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究其終，責任所在，務以盡職，則所思者亦以不越職爲宜。如兵官專司兵事，農官專司農事，不得及它，乃能致精也。若士人無位，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皆宜窮極其理。故好學深思，無所不思，思用其極。程子曰：「能思所以然，是天下第一等學人。」蓋學人與有位正相反也，學者慎勿誤會。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言大而夸，行有不逮，君子恥之。蓋言易而行難，故常欲言行相顧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人之生世，憂患、迷惑、恐懼，乃

共苦者。極樂、大明、無畏，乃神明之至，人道之極。得此，則原始反終，游魂爲變，歷百千萬億世而無阻無害，得其道者爲君子。孔子自謙未能，而子貢以爲自道。蓋孔子深得極樂之道，隨人何地，皆懽喜自得，而永解苦惱者也，備極大明，隨人黑暗，皆光明四照，而永無迷失者也，浩氣獨立，隨人危險，皆安定從容，而絕無畏懼者也。故仁智勇三者，乃度世之寶筏也。孔子之言道如此，學者宜亟求之，勿以爲佛氏之所同，而割人道之鴻寶，以自沈淪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方人」鄭本作「謗人」。盧文弨考證爲古《論》，謂「方」與「謗」通。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孔子蓋



欲子贛之反求諸己也。言汝身豈皆賢乎？我則自治之不暇也。聖人事務內，蓋以明明德爲本，所以與俗學異歟！鄭作「謗」，《左傳》「庶人謗」，蓋言過失之事實爲謗，後世展轉易義，以謗同誣，故不用。或古《論》之異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聖人於此一義蓋屢言之，故記者亦並載之。其丁寧反覆，欲學者求己而不求人，求能而不求知者至矣。學者其可負聖人之諄諄乎？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人情固多許多不信，人世既深，閱歷既久，則若舉世皆惡人，而處處先用其逆

億矣。此誠亂世之風也。君子以誠待人，不欲逆億，惟有詐與不信來者，皆先覺之。蓋自誠而明，有如此，是乃爲賢者。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鄭作「丘何是」，《釋文》作「丘何」。本或無「與」字。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皇本「曰」上有「對」字。

微生，姓，畝，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畝名呼夫子，蓋耆老之隱倫，亦創教者。栖栖，皇皇也。佞，悅也。譏孔子奔走，欲爲佞以希世。疾，惡也。固，沈淪石隱也。孔子以道濟天下，拯救生民，故東西南北，席不暇暖，哀饑溺之猶己，思匹夫之納隍。「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其悲憫之仁如此。彼僅知潔身自愛者，塞斷仁心，豈不可疾哉？數十年羈旅

之苦，車馬之塵，萬世當思此大聖至仁之苦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驥雖有力，其稱在德，譬人有才而無德，則亦不足稱也。智伯有五才，而卒以亡其國，故德爲貴。此明尚德之義。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報，復也。或人，老氏之徒也。老子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老子之道，皆不因天理，加高深以行之。佛氏、耶氏亦然。然老子以天地聖人皆不仁，百姓萬物皆芻狗，冤親平等，故德怨可平等。但使有以取人，則以德報怨可也，以怨報德亦可也。故但節取以德報怨一言，似加常人一等，安知其不含忍，而以術取人，其後報之尤烈也。且彼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則大怨亦報以

德，人殺其父，彼亦孝事之如父，於人心安乎？於公理可行乎？諸子創教，其大謬多類此。中國大害皆在老子，其詳見吾《難老》一書。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若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則人施德者且怨其甚，則無人以德施人，是不可行也。冤親平等之高論非不能言，無如無以報德一語可詰倒。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孔子亦未嘗不美以德報怨者爲寬仁，然不可立爲中道而責之人人。蓋無以勸人，將無以德施人，

其害必至母不養子，而人道可絕。於其所怨者，愛憎取捨，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蓋施報者，天人之公理，孔子之大義。父母之恩至隆，亦不過爲報德而已。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彼以此來，我以此往，視其大小多少，而因以報之，理之至公，所謂直也。孔子之道不遠人，因人情之至，順人理之公，令人人可行而已，非有鑿而深之，加而高之，此所以爲中庸大道，而天下古今所共行也。孔子非不能爲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過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爲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過仁，亦以德報怨，或以此尊之，然實不能行，則未知孔子中直之爲人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如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蓋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即勉強稱之，亦寡能稱天地之美，神明之容。神聖與天合德，故惟天知之也。至今泥小康之制而說，以孔子爲小康；泥形體之說而說，以孔子不言神魂。蓋數千年尚無知聖者，宜孔子之發歎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亦門弟子，字子周。《廣韻》以爲魯大夫。子服，氏；景，諡；伯，字。

孟氏之族，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信伯寮之讒，而悲子路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立命，故《易》道之至，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得之不得曰有命，道之行與廢亦有命。蓋自虞舜起匹夫而爲聖帝，微子生王子而遭亡，殷太公八十漁釣而成大業，顏子之三十陋巷而遂夭死，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有天命在。助我者命使之，攻我者命致之，故知命則不怨天不尤人矣。孔子之待伯寮，孟子之待臧倉，皆歸之天命。學者信得命過，自能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日日可栖皇以救人，亦時時可優游以卒歲，此所以爲聖人也。

○子曰：「賢者辟世，

天地閉，賢人隱，遯世沈冥，與世長絕者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四辟者，各視其遇，淺深大小雖殊，而時命大謬，則大隱中隱，各行其當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氏咸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荷蓀、長沮、桀溺辟地，柳下惠、少連辟色，荷蕢、楚狂接輿辟言。」黃瓊、應劭、王弼則以逸民當之，皆出古文家附會。包氏爲今文先師，故從

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者。孔子斯人，是與萬物一體，饑溺猶己，悲憫爲懷，慈父操藥以待子病，其色噍然，明知昏濁之世，而後來救之，故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仁人之心不忍若是，恕此所以爲聖人也。知不可而爲，晨門乃真知聖人者，不然齊景、衛靈公之昏庸，佛肸、公山之反畔，陳蔡之微弱衰亂。此庸人之所譏，聖人豈不深知？而戀戀徘徊，其愚何爲若是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釋文》作「何」，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孔氏」皇本作「孔子」。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包氏咸曰：「以衣涉水曰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此《衛風·匏有苦葉》之詩，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與「慄」同，決也。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惟

有不忍之心，即有不能已於斯人之與，去之不可，行之不能，所以爲難。聖人終其身於栖皇，道不行而不悔。蓋生生世世，無盡無窮，救人濟世，亦無盡無窮。故《易·既濟》之後，終於《未濟》。聖人時時亦未濟，處處不厭亦不捨，所以爲孔子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也？」伏生《大傳·說命篇》三引皆作「梁闇」。伏生傳今文，故從之。今本作「諒陰」，《無逸》作「亮陰」，《呂氏春秋》作「諒闇」，《公羊》何休注、《漢書·五行志》作「涼」。「亮」、「涼」、「諒」，皆「梁」音通。「陰」與「闇」通，即今「庵」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書·無逸篇》：「梁闇，天子居喪之廬名。有梁，而以草被之者。」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

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三年之喪，蓋孔子創制，自天子至於庶民，無貴賤如一，以子生三年乃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報也。古無定制，《禮》稱「至親以期斷」，周或以期乎？其詳見宰我問三年章。古者惟殷高宗嘗行三年喪，此如宋文帝、周武帝、宋孝宗、國朝聖祖仁皇帝乃一賢主，特行之，故孔子錄以爲後法。居喪專於哀慕，故不言。子張疑王者日有萬機，不言則叢脞委積，故疑而問之。孔子創立三年喪，故託之古制，故謂古人皆然。國制明備，憲法修明，人君端拱無爲，冢宰奉行成法，其有大事大政，則集衆於庭而議之，國民已治已安矣。《書》曰：「納於大麓」，即聽於冢宰也。《後漢》：「大喪以太傅錄尚書事」，即此制。蓋立憲之國，人君終身端拱，而

公舉冢宰聽政，猶可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典法律，章程明備，則名分權限有定，各盡其國民天然之責任。故當兵致死，民且踴躍願爲之，所謂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者，常惺惺之謂。明德常明，大明終始，子之言至矣，其亦無所不舉矣。子路勇者，以爲未足，告以安人。蓋普天下之對待，不過人與己而已，內則修己，外則安人，己爲無盡之功。子路至勇，猶以爲未足，告以安百姓。姓者，種族也。百姓，猶云萬種，如今之白、黃、黑、棕各種族人也。不分種族，

皆與安平，此堯舜猶病不能，極言其難也。安人，小康之治也；安百姓，大同之治也。而必始於修己以敬，自明其明德，而後明明德於天下也。爲治無論如何，務在安之，而已安之，必養其欲，適其性，因其情。束縛壓制，則不能安，自由自立，而後能安。聖人所以爲聖，日思所以安人者而已。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夷，踞也。俟，待也。夷俟疊韻，與鞠躬之爲雙聲通。見孔子，兩足箕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脛，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踞。然孔子德盛禮恭，而原壤敢於夷俟，此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見孔子，蓋亦有道之士，而放於禮教者，母死而

歌，其别自立教。可見孔子惡其敗常亂俗，故名之爲賊而杖之。蓋雖諒其本心無他，而亦深惡其敗壞名教矣。希臘之芝諾內士，裸身處桶，其亦原壤之流者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當是古文家所改。

闕黨，黨名，即闕里。《荀子·儒效篇》：「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成人乃有位，童子隅坐無位。父齒隨行，兄齒雁行，當差在後。童子違禮求進，但欲速成，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

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注卷之十四終



# 論語注卷之十五

南海康有爲學

##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章《釋文》凡四十三章，邢本四十二章，朱子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釋文》作「陣」，蓋晉時俗體，今不從。

陳，謂行軍之陣列。俎豆，禮器；兵陣，凶器。殺人之事，不得已而用之，治國當先以禮樂厚民。靈公無道，無志於化民，而志於殺人，既見孔子，不問禮而問兵，又仰視蜚鴻，色不在孔子，此孔子所以立行。所謂「見幾而作，色斯舉矣。」亦辟色辟言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陳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糧」。今本作「糧」，蓋古《論》也，故改從「糧」。皇本作「糧」。

鄭：「糧，糧也。」《史記》：「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忌之，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在哀六年。興，起也。《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莊子》、《韓詩外傳》、《說苑》並同。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荀子·宥坐篇》：「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

也。」<sup>①</sup>《易》於《困卦》「象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史記》稱：「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子贛色作。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贛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贛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

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贛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容，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贛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告子贛「一貫」，亦絕糧色見之時。聖人履險如夷，從容絃歌，講學不輟，蓋神明別有天游，視人間之窮通，皆如幻人之變化，浮云之來往，自無所動其心，宜其行所無事也。』

① 末二句，《荀子·宥坐篇》原文爲「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依《史記》應合上爲一章。

《史記·世家》亦絕糧時所語。子贛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物理萬殊，非極博無以窮其變；本原無二，非合一無以致其通。若未多識而遽言得一，則空腹高心，無以爲貫通之地。若徒多識而不知一貫，則散錢滿屋，亦無以爲收拾之方。孔子之道，推本於元，顯於仁智，而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四通六闢，相反相成，無所不在，所謂一以貫之。告曾子之一貫，就其道言，告子贛之一貫，就其學言。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世人皆昏於利欲，其有賢知，不馳於外，則驚於遠，故求知德之人甚少。其有篤行之士，則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若子路亦長於行，而短於知者，故呼而告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

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漢書·王子

侯表》引作「共己」，蓋「共」與「恭」通。

舜任官得人，故無爲而治。蓋民主之治，有憲法之定章，有議院之公議，行政之官，悉由師錫，公舉得人，故但恭己，無爲而可治。若不恭己，則恣用君權，撓犯憲法，亦不能治也。故無爲之治，君無責任，而要在恭己矣。此明君主立憲，及民主責任政府之法，今歐人行之，爲孔子預言之大義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史記·弟子傳》以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古謂豸種也。二千五百家爲州。《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

『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道行之而成。凡可行者謂之道，不可行者謂之非道。故天下之言道甚多，不必辨其道與非道，但問其可行與不可行。子張問行，可謂切問。孔子之言道，只有忠信篤敬。從之，則蠻貊可行；背之，則州里不可行。無他謬巧，無他高奇，而切於人事，

不可須臾離，故曰「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也。故孔子之道，人格也，公理也，不可去者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皇本「參」下有「然」字，「行」下有「也」字。

參直於前也。包咸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篤敬，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蓋念茲在茲，造次不離於忠信篤敬，則於人間世無不可行。孔子之立人道，而鞭辟切近，可謂至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子張雖才高，而於忠信篤敬之訓，信受持循如此，可見爲學之切矣。蓋忠信篤敬，偶言之則極易，終身行之則極難，而稍涉苟且欺詐，刻薄怠慢，即一步不可行矣。故孔子之道，至易至簡，而至難

至苦，因人爲道，而無能背者。如天下有能離忠信篤敬而能行者，則孔子之道息矣；非然者，則範圍曲成，無能過者也，何必神道設教，矜奇怪以誘民哉？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唐石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懷之」作「懷也」，今本作「懷之」，從石經。

伯玉出處合於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謂不仕而韜光養晦，憂則違之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聖人之道，闔闢甚多，德備陰陽。後賢之德陋小，僅知一節之美，若有此類者，必稱史魚之直，比

干之死，而譏蘧伯玉之巧容，微子之失節矣。所謂一曲之士，不足以知神明之容，天地之美也，安能涵蓋天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今本「不與」下有「之」字。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

言與不言皆無所失，此必窮理甚深，閱世甚熟，知人甚哲，而後能也。然此爲事機關係，言之失人，則失機，失言，則債事，故不可不擇人而言。若爲明道傳教，則強聒不捨，雖不得宜，亦無害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害人」，今從之。然「人」與「仁」通。

志士，守義之士。仁人，愛人之人也。《公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爲」，無求生以害人也。然人與仁通。仁者，近之爲父母之難，遠之爲君國之急，大之爲種族教宗文明之所繫，小之爲職守節義之所關，見危授命則仁成，隱忍偷生則仁喪。且魂氣無不之，知氣在上，神明雄毅，在天爲神，僅去形體，如削爪髮，又何傷乎！若貪生忘義，苟存視息，則魂靈眴然，先就斷滅。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蓋身死者，魂未嘗死也，若魂死，則無不死矣。

○子贛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今本「厲」作「利」。惠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登府《異文考証》以「厲」爲魯《論》。今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言利器可以助用，故機器既出，世界一變。益友可以

輔德，故仁賢熏染，德性日新。雖有良工，無利器，則拙苦而難成；雖有志士，無君子，則孤陋而焉取。此專以外物助成內德，益知親師取友之要，而風俗教化之切也。夫子嘗謂子贛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顏子問爲邦。

顏子曰：「以道濟爲懷者，故問治道。」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夏禹所定，《夏小正》所載是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天時周轉，其道本圓，無月不可爲正。中國在大地赤道之北，啓蟄生長在冬至之後，順時授民，夏時最宜。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殷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月。

孔子並立三正，以待後王之變通，而以夏時便民，故取之，今猶行之。歐美以冬至後十日改歲，則建子矣。俄及回曆則建丑矣。今大地文明之國，仍無不從孔子之三正者。若印度，則與中國同行夏時矣。其餘，秦以十月，則久不行。波斯以八月，則亦微弱。馬達加斯加以九月，緬甸以四月，皆亡矣。益見大聖之大智無外也。今諸經所稱，自《春秋》外，皆夏時也，蓋孔子改制所定曆法。

「乘殷之輅，《釋文》：「輅」本亦作「路」。」

輅，車軛前橫木。車名通作路。殷輅，木輅，《傳》所謂「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孔子以身所乘車，宜爲木車。若有虞氏鸞車，則有鈴；周乘路，則有玉，不若木車易製而通行也。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

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首服有四：有嚴員者，有卑退者，有員轉者，有習而垂旒者。周乃卑退垂旒者，蓋亦三統之一。但冕文美，故首服宜之，孔子欲先行於當時也。此三者，皆禮也。禮取別異，故法三代。禮不止此，每代舉小康之制一，所以通三統也。

「樂則《韶》《舞》。」

虞舜之樂，夏擊鳴球，搏附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是也。蓋揖讓之和，文明之至，天下爲公，最得中和，樂之至也。蓋樂主合同，故孔子於六代之樂，獨取民主大同之制。董子稱：「《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紂夏親周，故宋樂宜親《韶》《武》。」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又

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於《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務解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也。」世積久而弊生，凡志士通人，莫不有改制之意。孔子以大聖，損益百王，折其中，以推行於後世，尤爲責無可辭，仁不能已。顏子有用行舍藏之學，故孔子改制時，與之商定。樂制，宜用某朝，某物，宜用某王，雖皆出於前代，實已定於新聖。六經皆孔子改制所託，此爲商定改制明據。自劉歆篡聖，多作僞經，以攻孔子。以孔子爲述而非作，從周而非改制。於是，孔子微言絕，大義乖矣。《論語》今文爲多，幸有此微言可爲証據，學者可以善推之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樂記》：「鄭音好濫淫志。」蓋鄭國之音淫靡，足以惑志，佞人，傾辨之士，足以傾邦。遠色去讒，然後可以貴德也。《白虎通》：「佞人當誅，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故孔子誅少正卯。若罪未成，則當遠之。春秋《鄭》聲，如今法蘭西處於歐中，最爲靡靡者。惑於鄭聲，則思淫，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淫之害小，殆則禍大。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皇本「人」下有「而」字。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人之生也，有身則有患，有家則有累，有國則有害，而又非斯人無所與，故愛惡相攻而



吉凶生，情欲相感而利害生。故與憂俱來，出人以懼者也。是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然猶變生不測，禍來無方，若無長計遠慮之思，而漫爲猖狂妄行之事，則憂患即在目睫矣。此爲愚人無遠慮者戒。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皇本無「乎」字。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此義屢發，蓋常人魄用事者多，魂用事者少。色之感目，有電相吸攝，故好之最甚。哀帝乃欲讓位於董賢，高緯乃甘一獵以亡國。故人情之好，未有好色之甚者，雖有好德者，終不如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如盜得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

與之並立於朝。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爲政時，柳下惠正爲士師。《傳》稱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是知柳下之賢。知賢不舉，是蔽賢出於伎才。伎才出於固位，故孔子惡之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人」作「外」。《論語述何》曰：「《春秋》詳內小惡，略外小惡之義。」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責己厚，則人信其公；責人薄，則人服其寬。有公與寬，人被責亦不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人之生也，與憂俱來，處世之艱，動生禍變。故作爲者多憂患，出人以度，外內知懼，生

於憂患，而後死於安樂。若輕躁妄行，動必得咎，雖聖人至仁愛人，亦無能救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釋文》：「慧，音惠。」魯讀「慧」爲「惠」。皇本作「惠」，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今本作「慧」乃古文，今從魯《論》作「惠」。

「惠」通「慧」。《晉語》：「巧文辯惠則賢。」《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皆與「慧」義同。小惠，巧辯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惠，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今世無教，滔滔皆是，雖有志士欲救正之，而畏其利口之指摘，險詐之相傾，此其風俗之可憂，人種之貽害甚矣。

○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注無「君子」字。①《釋文》：「本或無『君子』二字。」《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亦無「君子」二字。今本有「君子」字，則下文何用「君子哉」？必衍文也。

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此爲君子行事之法，行一事之始終本末如此。若不言事而言心，則立心之大本在仁也。至於行事，則必以義爲質，而後能隨時得宜。無禮，則不文而寡滋味；不孫，則人忌之而阻力生；不信，則不堅而隳壞矣。故義、禮、孫、信，闕一不可。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人心思耳目之不足，病廢也；心思耳

①「無君子字」，指本章開頭處。

目之無能，亦病廢也，故君子以無能爲病。專門以致精，多才以爲富，日求諸己，而不急求人知，不見是而無悶，不以爲病焉。此君子所以與無實而求名者異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沒世，猶沒身也。名者，身之代數也。有是身乃有是名，有其實乃有其華。然身不過數十年，名可以千萬載；身者必死之物，名者不朽之事；身者血肉無知之軀，名者光明無極之榮，則代數反較真數而尤重焉。有身之時，人尚有待，無名猶可，至沒世之後，草木同腐，魂魄並逝，則顧念生前，奄忽隨化，未有不以榮名爲寶者。名在，則其人如在，雖隔億萬里，億萬年，而丰采如生。車服爲之流連，居游爲之慨慕，輯其年譜，考其起居，薦其馨香，頌其功德，稱其姓

號，愛其草木，其光榮過於有身時萬萬，故沒世無稱，君子以爲疾也。名蓋孔子大義，重之如此，宋賢固篤於務實者，而惑於道家之攻名，至使天下以名爲不肖，人乃不好名而好利，於是風俗大壞，此則背孔子之義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君子力學自修，凡才能職業，無事不求諸己。小人驚外干譽，凡營結請託，無事不求諸人。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則觀其所求而已。君子亦有求，但求諸己，則無求人也。人與己孰親？不求己而求人，此小人之愚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棱廉。羣，合衆也。人各受天之才

智聰明，宜各獨立以上承天，若不能自立而隨人，則所執下。人不能不與人交接和會，故宜合羣，以大同人，若不能得衆而失人，則其勢孤。但自立而不犯黨，則無所爭，合羣而不偏比，則無所黨。矜與爭，羣與黨相似，但犯人之自由，則不公，有所偏黨，則合羣反不大耳。孔子固非以黨爲不可也，不又曰「吾黨之小子」乎？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人固有能言不能行者，又有言甚清而行甚濁者，採其言可也。若遂用其人，則恐愆事矣。言有合於道，有益於時，則芻蕘可採，陽虎可引，不必問其人也。若因人而棄之，則虛失良策矣。此爲聽言者法。蓋言自言，人自人，本不相關也。

○子贛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

天下之人物雖多，事理雖繁，而對待者祇人與己。有所行者，應人接物，亦不外人與己交而已，己，人也；人，亦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性情或異，嗜好或殊，既同爲人，當不相遠，故道本諸身，欲徵諸己。己所欲者，與人同之；己所不欲者，則勿施於人。推己及人，如心而出。反諸至近，而可行諸至遠。蓋萬物同原，人己一體，至淺之理，而爲極善之方。萬理無逾於恕者，人道可以終身行之，四海通之，萬世從之者也。夫子不言己之所欲推以與人，而言不欲勿施者，蓋順以推恩，己所易爲，逆施所不欲，人所難受，不受則不能行。爲仁言，則欲立立人爲先；爲行計，則不欲勿

施爲要。道本相同，而義各有宜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魏志·胡質傳》引無「也」、「者」、「矣」字。《漢·藝文志》、《谷永傳》、《薛宣傳》引無「者」、「矣」字。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漢書·景帝紀贊》引「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無「之」字。

斯民者，言今之人種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之風，自古相傳，美化流行，故人種良善，吾更不敢顛倒是非，以損人種。蓋人之生也，直宜共養此直心直

道，以培良種，人種良，則太平自易致也。劉氏逢祿《述何》曰：「《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作「已」。

史闕文者，不敢用己私意穿鑿附會之也。馬借人者，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也。蓋舊俗淳厚，猶有無我大同之意。孔子歎當時俗薄，史必穿鑿，馬必自私。蓋有我太多，則可小康，而日遠於大同矣。許慎《說文叙》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辭之極能，變亂是非，使人大惑而

說從。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一時小動，而大謀因此而移，遂至喪國亡家。如劉備不能忍吳殺關羽而伐吳，幾以亡蜀；曹彬不能忍白重進之進兵而討遼，遂覆全師，則匹夫之勇也。若苻堅之放慕容垂、姚萇而召亂，則婦人之仁矣。若以狙詐爲忍，則又非聖人之用心。《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是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潛夫論》、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均引「衆好」句，在「衆惡」前。《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真僞章》「好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氏《傳》亦然。唐石經以「衆惡」在上，故從之。

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察也。」梁劉孝綽謂：「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蓋道高則召毀，媚世則得名，輿論

似公，未可爲憑，不可漫聽而附和之，必察之乃得其真。蓋庸耳俗目，本無卓識，以同己爲賢，以異己爲不肖，獨行高世之士必見疑怪，故貴於深求而察識之。孟子於匡章，察之於衆惡；孔子之於臧文仲、少正卯，察之於衆好者。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皇本「弘人」下有「也」字。

弘，廓而大之也。《漢書·平當傳》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引此。●蓋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凡教，亦爲人傳而光大之，否則教雖美善，亦不能自大也。觀耶與佛而可不鑒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① 句中引文，出自《漢書·禮樂志》，非《平當傳》。

過而能改，則太空無雲，復其見天地之心矣。唯不改，則長存渣穢，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賈子《新書》：「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學古而有獲也。然思學不可偏廢，孔子不云「學而不思則罔」乎？不學無以入，不思無以出，始則以學爲先，終則以思爲貴。《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故思爲最重。此有爲之言，讀者勿泥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潛夫論·讀學篇》引此與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篇簡相連，未分別也。

耕，《說文》：「以牛犂田也。」餒，饑也。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學也者，明其道正其誼，而非爲謀利也。故憂道之不明，憂道之不行，而未嘗以貧爲憂。常人戚戚憂貧，故皇皇謀利，而未見利之可得；君子皇皇謀仁義，未嘗謀利，而富貴乃爲君子所有。此勸人擇術，務其上者可，不求其下；得其本者可，不恤其末也。樊遲請學稼，沮溺、丈人、荷蕢皆隱於耕，蓋士不易得祿，故皆躬耕而廢學，故孔子戒之。今之人士多營農商而廢學，亦孔子所戒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大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蓋有大智慧能創之，而行不能赴者，亦不能成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大理而無私以問之，則知慧德行皆相赴，而大業可成。然或游戲人間，玩世不恭，若子桑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原壤之登木而歌，不莊以涖之，則民慢而不敬。如賣漿者之與楊朱爭席，則道不尊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禮》謂威儀、文章、智仁，爲行政立教之道。莊、禮爲行政立教之方，有內而無外，有本而無末，道終不完。故孔子之道本末精粗，其運無所不在，此所以育萬物而爲神明聖王也。佛亦有八萬四千威儀，乃成大教。蓋動民必在外貌，故有智仁之妙，盡美矣，無威儀文章以動人，終未盡善也。包氏以

爲在位者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可受也。蓋君子於世事，未必過人，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龐士元之絀於爲令，而展於治蜀；黃霸之以太守著循聲，而爲相無治效是也。騏驥捕鼠不如狸，而可以一日千里；棟梁廁齒不如籤，而可爲清廟明堂。材器大小各有其分，用人者宜因材器使，勿以小節輕量人，亦勿以一能誤爲大器。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蹈，踐也。水火，民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也，於仁亦然。但水火在外，仁則在



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蓋人者仁也，不仁則非人矣，故尤甚於水火，而不可須臾離，造次顛沛去者也。況用水火者，少誤或至殺人；用仁，則己愛人，人亦愛己，益莫大焉。此生生之公理，無有死者，則人何不爲仁哉？蓋勉人之急於仁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田相值也。禮尚辭讓，獨至於爲仁之事，則宜以爲己任，勇往當之，無所辭讓。即至於師，亦不必讓，師不爲，則己爲之，不必避長者也。師止於是，己可過之，不必待長者也。乃至博施濟衆，有益人道之教治、藝樂者，皆可自由而爲之，雖過於師可也。蓋仁者人也，師之所以教者仁而已，上達造極，乃人道之進化，師意所期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也。諒，直也。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言君子守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鄉曲尚氣之人亦重然諾，而多不出於正，故孔子屢言「信近於義」，「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及「貞而不諒」，所以防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後人依注妄增。

朱子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聖人以濟人爲事，故立教也。欲人人皆明其明德，人人皆得爲聖人，故無論種類之高下智愚而皆教之，無所別擇，收之爲徒，視之猶子，此聖教所以爲大也。子張，魯之大駟，而教之爲士焉，互鄉之童子，而與其進。醫門多疾病，大匠

多曲木，人雖有類，是在教者陶鑄爲一，至於無類也。類從犬，無類者，雖衆生亦兼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教派殊異，趣嚮殊科。如老學養生，而教以殺身成仁，釋氏出家，而謀其娶妻傳後，皆相反太遠，不能爲謀。聖人蕩蕩如天，九流並湊，各擇其長，吹萬不同，聽其自己。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於事物之理，彼我之意，不可艱深，亦不尚佞給也。然辭達亦不容易，非積理極深，閱事極多者，不能深透，乃可謂達，簡練不足當之。孔子言鄭人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勿輕視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

斯，某在斯。」顏師古注《漢書·人表》作「師免」，則唐初本「冕」或作「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聖人矜無告而哀困窮，非作意而爲之，自然盡其道而已。

論語注卷之十五終

## 論語注卷之十六

南海康有爲學

### 季氏第十六

此篇或以爲齊《論》。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臣屬魯爲附庸。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柳下惠所謂伐國不問仁人，問猶不可，況見於行事乎？孔子素惡伐人國，二子爲季氏宰，知之，故告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釋文》「邦」或作「封」。皇本作「何以爲伐也」。

《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附庸甚多，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鄆，取卞，皆附庸也，惟顓臾在耳。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氏。當時冉有或與聞之，而

不强諫。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用」，《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言當陳布才力，度己所任，而後就位。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包咸曰：「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此言爲相必受責任，失職則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柙」本又作「匣」。《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櫝》，《魏志》引作「匱」。

兕，如野牛也，一角，重千斤。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冉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引或本有之。《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子路正直，未聞一言，冉有徇於季氏，故孔子獨責之。三呼求，責之深矣。其後卒不聞伐顓臾之事，蓋冉有藉於孔子之責，力諫季氏而不爲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皇本「而必」下有「更」字。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爲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

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此言近雖爲季氏發，然太平大同之治亦不過均而已。均則無貧，今各國人羣會黨宗旨不出於此，豈非至言乎！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來之」，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周語》：

「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謂無罪，故並責之。遠人，謂顓臾。

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於蕭牆之內也。」「邦內」，鄭本作「封內」。「顓臾」上，《釋文》、唐石經、高麗本有「於」字。《隸釋》載漢石經殘字及宋本「蕭牆」上有「於」字。今本無兩「於」字，蓋、毛、包、周無「於」字，世行本依四家。「牆」，漢石經作「牆」，四家寫本或誤，仍以石經可信據。

干，楯也；戈，戟也。鄭氏曰：「蕭，肅也。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陽虎、公山內叛，果禍發蕭牆，如孔子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政出天子，此撥亂制也。《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蓋生人之始爲獨人，漸以聚族而爲族長之世，又以力爭長而爲酋長之世，道路漸通，制作漸備，則合諸酋長而爲統一之世。孔子生當撥亂，族長互爭，酋長互爭，而民殆矣。觀春秋戰國，無歲不戰，民苦於兵，暴骨如莽，故非抑族長去酋長而統一之，不能安民。上古族長，春秋之大夫也；中古酋長，春秋之諸侯也。故春秋誅大夫刺諸侯，而務一統於天子。凡物散，則必歸之於一，乃無患。故孟子曰「定於一」。漢唐之後，中國一統，封內晏然，民多老死不見兵革。此孔子抑諸侯大夫陪臣，而統之以天子之功，所以撥亂世一定之序也。自平王東遷，周王守府，諸侯力政，霸者專征。故晉文之後，至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十世，而霸權失於吳。

十一世至出公，而見逐於韓、趙、魏、智氏，所謂十世希不失。由此推之，一統之君言專制，百世希不失。蓋由亂世而至升平，則君主或爲民主矣。大地各國略近，三千年皆大變，亦自然之數也。故孔子言繼周百世可知，言百世之後如夏、商、周君主之治也。

「天下有道，則政在大夫。」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

政在大夫，蓋君主立憲。有道，謂升平也。君主不負責任，故大夫任其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議。」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

大同，天下爲公，則政由國民公議。蓋太平制，有道之至也。此章明三世之義，與《春秋》合。惟時各有宜，不能誤用，誤則生害，當其宜，皆爲有道也。《洪範》稱「謀及庶人，庶人從，謂之大同。」《傳》稱「士傳言」，與夫建韜設鐸，

皆欲庶人之議。若如今本「庶人不議」，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爲有道耶？與羣經義相反，固知爲衍文之誤也，或後人妄增。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鄭氏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自季文子始專國政，歷武、平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仲孫、叔孫、季孫。蓋至定、哀時，陪臣執政，而三桓並微也。下凌上替，互相師學，義既不安，勢不能久。故曹操篡漢，而司馬旋踵而攘之，桓玄、劉裕、蕭道成即逐其後，皆理勢之自然也，愈變而祚愈短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高麗本經注作「便僻」。《後漢書·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同。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圓熟也。便辟，謂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而不直。《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辯而無學。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皇本「佚」作「逸」。

「宴」與「燕」通。

節，謂制度聲容之節。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

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不節於禮樂也。驕樂則侈肆，佚游則惰慢，宴樂則淫溺，所謂宴安酖毒，三者損益亦相反也。節禮樂，謂以禮樂之中和自節其身也。道人善，則獎勵誘勸而爲善者多，則己亦熏陶進德而不自知。多賢友，則夾輔染化而日進。果能樂三益，則自爲君子人矣。若樂驕樂、佚游、宴樂，則身心日放侈，不見其損而日損矣。驕樂、佚游、宴樂乃人情所共樂者，不受以節而偏樂之，則上損德心，下損精神。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魯讀作「傲」。《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可証魯讀。知「躁」是僞古文改，今不從。「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不言」。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傲，不讓也。瞽，盲也。日與羣小，則不見其

過，近於君子，則易形其愆。知愆，則可改之而德進矣。故人必久事君子，而後寡過，自能察言觀色，時而後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言持戒之事：戒淫、戒忿、戒貪。三者皆人所不免，有體魄即有斯欲，雖君子亦不能外焉。以人爲血氣所成，無血氣則不能爲人，有血氣即爲所動，血氣愈盛，制之愈難。惟魂極清明，存養有素，視如大火怨賊，毒蛇猛虎，極意克制，乃能不爲血氣所用，而克全戒行也。而血氣用事又有三時：自三十以前，血氣充陽於下，其患好淫，其戒宜在色。自五十以前，血氣騰滿於上，其患好忿，其戒宜在鬪。自五十以後，氣血衰敗，



老病侵尋，無向上之心，有慮後之意，其患好貪，其戒宜在得。色、鬪、得三好，爲人所共有，少壯老之戒，時各有宜，當其時，尤宜兢兢持戒也。淫、忿、貪三者，雖粗而極難脫去。孔子諄諄教學者以持戒，稍不自持，終身隳壞，不可不謹守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者，「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大人，教主。《易》：「大人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聖人爲教主者而何？亦有作君上有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穀梁》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故「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

公，王者之後是也」。《繁露·郊語篇》引此文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曰：「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曰：「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灾立至。」●亦以禍福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也。大人者，受天命而爲君師。聖言者，代天命以宣意。君子以畏天之故，故從天而畏之；小人不知畏天命，

① 以上引文，出自《春秋繁露·順命篇》，而非《郊語篇》。

故狎大人而遭刑，戲侮聖人言，以違大道。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困苦也。人之資質有此四等。生而知之者，晶光如日，照耀洞然，蓋夙根久遠，歷世不忘者也。學而知者，灼爍如電，光芒相觸，蓋夙慧亦深，觸發如舊者也。困而學之者，然燈爲明，亦復能照，蓋夙根輕微，資今培養者也。困而不學，如頑石闇鈍，絕無夙根，故與學不入，癡愚闇昧，爲民中之下者。然生資者天也，好學者人也。好學，則困知與生知成功如一。蓋同有明德，皆可證聖，惟不學，則永永墮落，無從超拔矣。孔子雖言此，而意在勤學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

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明則無所蔽，聽聰則無所壅。色見於面者，忌冷而貴溫。貌舉身而言，忌慢而貴恭。忠則言精切而竭盡。敬則事詳審而不敗。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九者，蓋皆人事之要，日用之常，以此日省，可謂近思。孔子示人檢身思慮之法至爲詳明，爲人格中不可少闕者，施之四海而準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摸取也。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如子路之勇可當之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志者，救天下之志。道者，濟天下之道。若伊尹之耕莘，則樂堯舜之道，以天下

自任，其隱居所求如此。相湯而行堯舜之道，則伐夏救民，其行義所達如彼。孔子時未見其人，蓋撥亂反正，春秋時惟孔子耳，餘無其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皇本「德」作「得」。

鄭氏曰：「首陽山在河中蒲阪城南。」朱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駟，四馬也。千駟，凡四千匹，富之至也。首陽，山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採薇於首陽山而食之，至於餓死，窮之至也。而千秋之後，夷、齊與日月同光，齊景與草木同腐。君主之貴，不如餓死，固知人之所貴，在德而不

在富貴也。孔子大聲疾呼，其誘世覺民，發聾警聵，可爲至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皇本「不學詩」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言行爲人道之大，日用之切，而《詩》以理性，《禮》以道行，爲言行之法。《詩》備列國風俗，政治之故，又多鳥獸草木之名，觸物造端，比興諷諭，情深而文明，辭曲而意達，其感人也深，故學之者能言。《禮》備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之文，進退

應對，周旋揖讓趨翔之節，義理燦著，品式詳明，其修己也敬，故學之者能立。六經皆孔子所作，而《詩》《禮》作自早年，故教伯魚以此，教門人以此，蓋至切要矣。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父子者，傳形者也。師弟者，傳魂者也。立教者，教魂而非教魄。魄則子爲獨親，魂則賢爲相得，故傳道者以才爲主，而不在形。子而才也，則子思爲傳道之宗子；其不才也，則丹朱、商均亦不在見知之列。但一人之傳魄，必不及天下之英才，故傳道以徒爲多，而教者則子與徒同，本無陰厚其子之心，更無故遠其子之意，陳亢之私測皆非也。佛子羅云、阿難皆爲徒，而傳道者則在文殊、普

賢。孔子以伯魚爲子，而傳道者則在顏子，而子思亦預焉，其義一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

此詳邦君之妻稱謂。妻，齊也。言夫婦平等，無尊卑也。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記魯文公二妃，齊桓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君稱之曰夫人，尊夫人，別嫡庶也。小童者，謙未成人也。《論語》記義，不記《曲禮》，以《記》文錯簡在此，而寫者誤附焉。今亦降寫，附錄於此，而明非《論語》焉。

論語注卷之十六終

# 論語注卷之十七

南海康有爲學

##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五章 漢石經凡二十六

章，何氏《集解》二十四章，朱子《集注》復爲二十六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饋」，魯讀作「歸」。「塗」，《論衡·知實篇》引作「塗」。《釋

文》：「『塗』當作『途』。」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貨，虎一聲之轉。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塗，道也。不期而會曰遇。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皇《疏》：「實，猶道也。」懷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諷使速仕，欲孔子求己也。二曰，皆陽貨自言，下孔子曰，乃是孔子言。孔子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蘇氏軾曰：「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唯諾。」以遜辭免，蓋待權奸之法。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論性章，應合爲一章。朱子以下「子曰」爲衍文，是也。「知」，《漢書·古今人表》引作「智」。

《孝經緯》：「性者，生之質也，」兼魂魄而言之。受於天生，而不關於治教者。物皆有性，各從其類。若人之與人，同此形體，即同此覺識。內之同，有惻隱、羞惡、是非之心，外之同，有食味、被色、別聲之欲。所受之天氣地勢，所傳之父精母血各有不同，萬難合一，而大體相近，故可本身作則，推以及物，以爲治化。若不相近，則仁恕忠信篤敬亦不能推矣。孟子亦言：「同類者相似。」故

天生之事如此。若人與人相去之遠，至於有治亂之大變，聖狂之懸絕，則全視所習而已。習有本於家庭，習有由於師友，習有因於風俗，習有生於國土。或一人一時之習，或數千萬里數千萬年之習，熏染既成，相去遂遠，乃至居行好尚亦復是非懸反者。故印度之人不踐螻蟻，而焚其先骸及寡妻，歐西之人愛夫妻而離父母。墨子謂：「軻沐之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鬼妻。」今非洲黑人亦有然者。風俗如此，嗜好亦然。故近朱則赤，近墨則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浸滌中，小人不淑。居鮑肆而臭，入芝室而香，故善惡皆視其習而已。若上智，則魂魄俱清明純固，故不爲惡習所移。下愚，則魂魄俱濁，闇癡頑固，故不爲善習所移。推所以然，上智之夙

根深厚，熏脩已久，故德性堅定；下愚則人形粗異，絕未熏聞，故性質頑固。所以成爲上智下愚者，亦由於夙習使然，故天下之化莫大於習。聖人立教，務在進化，因人之性，日習之於善道，而變其舊染之惡習，變之又變，至於惡習盡去，善習大明。至於太平大同之世，則人人皆成上智，而無下愚矣。於是，習不相遠矣，而人道止於至善矣。後人言性甚多，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則言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告子則言性無善無不善，楊子則言善惡混，皆泥於善惡而言之。孔子則不言善惡，但言遠近。蓋善惡者，教主之所立，而非天生之事也。甚矣！聖人之言之精渾而無病也。言

性者聚訟紛如，亦折衷於孔子可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釋文》作「覓」，惟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廣雅·釋詁》：「覓，笑也。」疑「覓」字小變。

莞爾，笑貌。王逸曰「笑離斷也」，張衡

《東京賦》注「舒張面目之貌也」，蓋喜之至。反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道謂樂之道也。樂之爲道，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欣喜懽愛，中正無邪，敦和無怨，合愛尚同，百物皆化。故君子學之則同而愛人，小人學之則和而易使。孔子禮樂並制，而歸本於樂。蓋人道以樂爲主，無論如何立法，皆歸於使人樂而已。故小康之制尚

禮，大同之世尚樂，令普天下人人皆敦和無怨，合愛尚同，百物皆化，《禮運》以爲大道之行也。子旂嘗聞大同，其治武城先以爲治，故孔子喜極，美其以大道治小也。子思、孟子皆出於子旂，故多能言大同之道。孔門自顏子、有子、子貢以外，應以子旂爲大宗矣。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戲，謔也。嘉子旂，又以解門人之惑。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史記》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

《史記》：定公九年公山不狃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然亦卒不行。若夫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墮

費，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而後北敗於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與九年之欲強公室相反。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論衡》引作「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

末，無也。言無所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皇本「用」上有「復」字。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費小亦可王，將爲東方之周也。亂臣不可從，乃是常義，孔子豈不知之？但爲救民來，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苟可藉手，皆可興升平太平，大同小康之治。蓋化人之來，道濟天下，豈問爲何人哉？所謂聖達節，賢守節，下失節。子路乃守節之人，故不說；孔子爲達



節之聖，故無可無不可。不然，則愛名惜己，不知救民，孔子亦賢者而已，固知常義不足以窺聖人也。其卒不往者，殆公山早敗，或誠意不足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從二人，爲人偶，故其道皆與人交涉爲多。恭、寬、信、敏、惠皆與人交之至道也。行之天下，言此可以治天下也。蓋慢人者，人亦慢之，嚴則人怨，欺則人疑，懦爲事賊，無恩則人不懷，皆與人交所忌。故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行恭、寬、信、敏、惠者。

○佛肸召，子欲往。皇本作「佛肸」，《古今人表》作「弗吟」。

佛肸，晉趙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趙。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守節疾惡，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史記》、《論衡》引無「然」字。《論衡》又無「言」字。皇侃本「不曰堅乎」句上有「曰」字。《緇》、《史記》、《新語》、《論衡》、《文選》、《座右銘》皆作「涅」。漢《州輔碑》「磨而不鄰」，漢《費鳳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校尉《熊君碑》、《史記·屈賈列傳》、《後漢書·隗囂傳》皆作「泥而不滓」。「磨」、「摩」、「鄰」、「磷」、「涅」、「泥」、「涅」，皆古通也。

磷，薄也。涅，礬石，可染皂，楚人謂之涅石。孔氏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蓋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若堅白不足，而欲自

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詩》：「匏有苦葉。」故可繫於一處而不可食。吾自東西南北，不能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與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佛肸、公山之召，孔子皆欲往，救時之急，拯溺之仁，行其心之安，而絕無人間名義之絆繫，非聖人孰能爲此？子路勇於守義，故見南子，赴公山、佛肸之召，皆不悅而力諫。子路之守節，孔子之達權，子路之守身，孔子之行仁，賢聖之大小、廣狹、經權，皆可見矣。然必

堅白之至，乃可不畏磷緇。若皎日顯現，黑暗皆明，如蓮華出水，污泥難染，皓皓自由，無所不可。若堅白不足，則不堪磨染，觸輒損污，則宜仍守不善不人之戒，無謬託於聖人也。能爲鳩摩羅什之吞針，則可破戒，不能吞針，則不可破戒。聖道甚大，不設一義，學者宜自量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皇本「由」下無「也」字。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皇本「居」上有「曰」字。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放佚。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事各有宜，物各有節，若偏過則生害。故有美質者，必當講學窮理，以求時中。若質美而不學，即爲其質所蔽。若有仁質者，博愛必甚，無學以裁之，則可陷可罔，愚而無益。有知質者，則求智必甚，無學以節之，則高遠放蕩，若莊、列與佛及九十六道。有信質者，然諸必重，無學以裁之，則如尾生抱橋待死，徒以自戕。有直質者，不能委曲，無學以量之，則如直躬證父攘羊，至於絞剥。有勇質者，果敢向前，無學以調

之，則血氣張憤，必至作亂，若刺客游俠，輕身徇人，冒於文網而犯公議。有剛質者，不屑佞柔，無學以和之，則披猖觸犯，必至狂妄。子路近於仁、信、直、勇、剛，故多舉其質之近者而戒之。此與《書》之《皋陶》九德，《洪範》三德，可參玩。而此則斷之以學，尤爲有所下手。《書》之教胥子曰：「簡而無傲，剛而無虐。」亦歸之於學，庶幾近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知物性，考醫藥，備養生。蓋博物之學，孔子所重，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皇本「召」作「邵」。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蓋人道相處，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脩身齊家，起化夫婦，終化天下。正牆面而立，言至極，其餘益無可爲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唐石經作「鍾」。「鍾」與

「鐘」二文古通。

因天秩天叙之宜，而將以恭敬，飾以節文，禮之本也。因人心物理之樂，而致中蹈和，合同尚愛，樂之本也。若玉帛鐘鼓，人皆以爲禮樂者，則禮樂之器數云爾，不足以當禮樂也。《漢書·禮樂志》引此，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窬」，本又作「窬」。鄭本作「竇」。《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窬」，則「窬」與「竇」通用。

厲，威嚴也。荏，弱佞也。穿，牙在穴中，通也。窬，門邊小竇。外爲莊嚴之容，而內懷巧佞之心，陽爲君子，而陰實

小人。以高世而媚世，舉動畏卻，有若穿窬之盜。或說：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記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善也。孟子曰：「闖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夫忠信，廉潔，無可非刺，豈非孔子所宜深美者哉？乃以為德賊，蓋其氣象託於老成，行誼託於謹厚，寡過獨善，安分守己，緘默委靡，隨波逐流，以志士為妄人矯激。其持論不白不黑，務為模稜，其於世不痛不癢，務在

自全。胡廣中庸，馮道長樂，既竊美譽，以亡人國，故深惡之，為德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多識言行皆以畜德，故貴默而識之。若東塗西抹，但以譁衆，則雖有所聞，亦非己有。在才為棄才，在德為棄德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或作『無哉』。《後漢書·李法傳》引『也與』作『乎』。」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鹽鐵論》曰：「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諂佞，無所不為也。甚至才達之士，明知亡國之舉動，亦貪一時之

利而媚逢獻策焉，故孔子疾之。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朱子曰：「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貶，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廉」，魯讀作「貶」。

狂者，高志大言，而行不掩。肆，謂極意敢言，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即狷也，不屑不潔者。貶與矜通。貶，矜與廉通，謂稜角峭厲。忿戾則悖怒拂爭

矣。愚謂闇癡不明，直謂質實无妄，詐則詭譎誕妄矣。此歎風俗之衰。文敞之餘，則人多矯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古本、足利本無此章，唐石經先無而後添注。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作「也」。

朱，赤心木。凡染絳，一人謂之緇，再人謂之赭，三人謂之纁，四人謂之朱，正色也。以黑加赤爲紫，春秋時好服之。朱，正色；紫，間色。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魏文侯所謂，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聲則惟恐倦。其易感人如此，故惡其奪正也。利口辨才之人，能變易玄黃，顛倒是非。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爲其足以疑衆惑民，而瀆亂至道。上若何晏、王弼，下若江

充、息夫躬之流，豈非傾邦家者耶？此皆惡似是而非者。

○子曰：「予欲無言。」

聲色之化民，末也。精神之運，明德之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未嘗言也，無不言也。神聖雖徧發萬理，徧陳萬行，而必歸之於無聲無臭，乃爲至德。蓋有言即有迹，人不解其所以言之，故反將滯於其迹而誤泥矣。故言者，化物之不得已也，若大教之本，則在無言。

子贛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贛以垂教必須言語，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魯讀「天」爲「夫」，或寫誤。

有變通輪迴之妙體，有發育萬物之精神，絕無語言，自然行生，此天之造化也。神聖則亦有變通輪迴之妙體，亦有

發育萬物之精神，不待語言，但見化生，此神聖之造化也。孔子肖之。蓋六經論記雖多言，大同小康雖有多法，而皆化民之末，聖人仍是無言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或未受學之先，別有故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古者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曰安」下有「曰」字。

北方難得稻，故貴之。錦，采衣也。旨，美也。言三年之喪，非強爲之，本於人心之不安。若汝安，則汝爲之，反辭以動其不忍之心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或缺。

古者，喪期無數記，至親以期斷，則周時或期也。今歐、美、日本父母皆期喪。三年之喪，蓋孔子改制所加隆也。故宰我以爲舊制期已可矣，不必加隆，乃與孔子商略之詞，孔子乃發明必須三年之意。人義莫尚於報，天生魂而不能成之，父傳種，母懷妊，未極其勞，惟既生之後，撫育顧復，備極劬勞，必歷三年，而後子能言能行，少能自立，而後免於父母之懷。此三年中，子不能自爲人，飲食衣服，卧起便溺，皆父母代之，然後成立，得享人身之樂。雖其後，愛育腹我之恩，昊天罔極，終身無以報之。然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惟初生三年之恩，非父母不得成人，則必當如其期以報之也。且喪之爲義，自盡其哀思耳，非有



所報也。今是大鳥獸之失羣匹，猶必蹢躅鳴號，越月踰旬而後能已，況於人性之靈，而父母之恩哉？故其哀思之切，發於不忍之良，而於境物之美，自有不安之意。故夫飲食音樂，衣服宮室之美，皆平日所安者，至是於心不安，三年中皆變而不爲焉，蓋本人情以制禮，非勉強爲之也。羣經皆言三年喪制，而未發其理，此爲三年喪所以然之理論，其義至明。自此，孔門推行三年喪制於天下，至晉武帝乃爲定制。後儒不知孔子改制，以爲三年之喪承自上古，定自周世。則何以滕文公欲爲三年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以爲滕魯先君莫行之？是自伯禽至於魯悼公、叔繡至於滕定公，皆未嘗行也。今人假極不肖，心無哀思，而以國家法律所在，亦必強服三年之喪制，而不敢非難。安有以一王大

典定律，而舉世千年，諸侯大夫無一服者，且以爲非？即宰我之賢，亦以爲疑而宜減者，蓋古無定制，故孔子加爲三年喪，墨子得減爲三月喪也。墨子亦日稱堯舜禹湯文武者，若三年喪爲先王之制，墨子必不敢攻。今《墨子·非儒篇》：「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期，妻後子三年。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逆孰大焉。」《節葬篇》曰：「使面目陷嚙，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敗男女之交，則不可爲衆，失衣食之財，則不可爲富，君子無以聽治，小人無以從事。」《公孟篇》曰：「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是猶裸謂撝者不恭也。」言皆非先王之制，不能相非。則三年之喪，爲孔子改

制至明。三年者，實二年。《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蓋再期二十四月而大祥，祥而鼓素琴，喪已解矣。中月而禫，於是月之中行禫祭而服畢。鄭玄說，以中月爲中隔一月，故爲二十七月，今用之則誤也。唐王玄感誤解以爲三十六月，益大謬也。三年之喪，專爲父母者，其及他者，則從服也。漢時未定三年喪制，故人各自由。翟方進則爲三十六日服，王修則爲六年服，趙宣則爲二十餘年服，皆過於厚薄者也。至晉武帝定制後，乃至今二千年爲通制。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

《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三箸。」《列子·說符》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一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

① 「焉」字，原誤作「正與」二字。

棋。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棋。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其俗謂之鎚，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棋，博以擲采而後行棋。後人不行棋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說文》：「博，局戲也。」用已盛行久矣。已，止也。心之精神謂之聖，用之事物，皆能緣入，用之道德，則行日起而有功；用之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用之技藝，則可以養生而進道；用之物理，則窮化而知新。此天特與人者，愈用而愈明，愈用而愈銳，有欲罷不能者。若不用，則如涸泉枯井，如茅塞之，或且逸欲橫生矣。雖用之博弈，廢

日玩時，而智慧日生，尚勝於絕不用心者。聖人非教人博弈，乃極言不用心者之日人愚癡，爲大不可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史記·弟子傳》引無「君子」字。《漢書·地理志》引「無義」爲「亡義」，「爲」上有「則」字。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義以爲尚，則爲大勇也，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也。《禮·聘義》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

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史記》：「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豸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贄，因門人請爲弟子。」而問勇，夫子答之如此，所以深折其舊日自矜之質，而進以大道之義也。可窺聖人陶鑄之法。

○子贛曰：「君子有惡乎？」皇本「子貢」下有「問」字。今本「君子」下有「亦」字，漢石經無，今從石經。

聖人博愛，故子贛疑而問有惡否。

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室者。」今本作「有惡」，漢石經無「惡」字。又今本作「居下流」，漢石

經與《鹽鐵論》、《漢書·朱雲傳》無之，今皆從漢石經。《白六帖》與《四輩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室」，魯《論》作「室」，韓勅《修孔廟後碑》亦以「室」爲「室」。

室與室通。《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訕，謗毀也。皇侃曰：「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室，犯戾也。稱人惡，則豁刻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悖逆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犯上作亂；果敢而室，則膽大妄爲。是四者，無忠敬之心，皆孔子之所惡也。勇無禮，則爲亂，果而室，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皇本「乎」作「也」。「微」，鄭本作「絞」，《中論》：「絞急以爲智」，用此。

「惡微」以下，子贛之言也。微，抄也，謂

抄人之見，以爲己有。許，謂攻發人之陰私。蓋知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爲智。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凌焉，是爲勇。直道而行，乃爲直。三者，皆非真知勇直，故子贛惡之。聖賢之所惡若此，學者亦可自省爲聖賢所惡否？凡聖賢之所惡，皆所謂惡不仁者也。

○子曰：「唯豎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本又作「豎子」，今從之。皇本「怨」上有「有」字。《後漢書·爰延傳》引「唯」作「惟」，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遜」。

豎子，謂僕隸之類；小人，謂人之無學術行義者，兼才臣昵友而言。豎子、小人多有才而令人親愛者，然遠近皆難，故不易養，惟當謹之於始，善擇其人。先勿太寵之而假其權，後勿過絕之而薄其恩。若始誤近之過甚，則後難處之矣。

○子曰：「年卅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漢

石經作「年卅見惡焉」，今本作「四十」，意同，不如從漢石經。《說文》無「卅」字，足証爲今文。漢《孔和碑》：「選年卅以上。」《雍勸闕碑》云：「年卅五。」《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強而仕。」

卅，四十也。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四十無聞，則不足畏。此則見惡，不止無聞。《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蓋四十成德之時，而無德可稱，且爲所惡，則氣質不改，止於其地也。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孔子極重少年，而極怪垂暮無成者。年已過則不可得，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此志士之大痛也，可不勉哉！

論語注卷之十七終

## 論語注卷之十八

南海康有爲學

###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凡十一

章《集解》作十四章，疑「四」爲「一」之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紂諸父。《史記》、《呂氏春秋》以微子爲紂兄。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忠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

心而留，皆其極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以撥亂救民，得其本心，故孔子同許其仁。在後世視之，則微子奔周爲客，箕子陳疇武王，皆不忠矣，而孔子以與比干同稱，未嘗責微、箕之死節。蓋孔子立君臣，不過同以治民。若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民亡則亡之，若君無道而死亡，則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宋賢不明此義，若一君之亡，當胥天下之民而爲之死者，則無義甚矣。非孔子道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荀子》：「展禽三黜」，「黜」即「黜」字。「子未可以去乎」，《新序·雜事篇》、《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邦」，漢石經作「國」，《風俗通》同，或避漢諱耶？

士師，理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

去，而油油與故國偕，蓋其深悉時風，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直道則必黜，枉道不可行，悠悠千古，竟不出是。但君子終不肯枉道求容耳。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待」，《史記》作「止」。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在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

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時景公年已六十，故云老。孔子蓋一厄於晏嬰之異道，再厄於諸大夫之妒讒。景公未嘗不知慕聖，虛己大用，而卒不能。蓋古聖賢之被用，多厄於左右親貴之間，人主非有獨斷之聰，排讒之勇，罕有能終者。故先主之於諸葛，苻堅之於王猛，德威廉之於俾思麥，所以獨有千古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鄭作「饋」，《漢書·禮樂志》、《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當是用鄭注。「歸」、「饋」通。《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魯，孔子斯征」，則「歸」是今文，「饋」是古文。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並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

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此記強鄰間賢，而魯君相好色不好德，致大聖辭官。蓋君相有倦心，則色斯舉矣。此見孔子見幾之速，辭官之勇。而去官即去國，免於羈留。古政綱之寬如此，而士人之去就如彼。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集解》作「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不知爲古文歟，爲齊《論》歟？魯《論》作「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魯《論》。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唐石經及皇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皆有「也」字，今本無之。

《莊子·逍遙游篇》稱接輿，《應帝王》稱



肩吾見狂接輿。《荀子·堯問》、《史記》皆稱接輿。《秦策》稱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楚辭》稱接輿髡首。《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高士傳》以爲陸通，似謬。惟接輿是隱士姓名。孔子將適楚，楚之狂士接輿歌而過前。蓋隱士宗旨不同，欲以感切孔子者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期，時也。殆，危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今之從政者殆，言亂世危邦之貴要有禍患也。《憲問篇》曰：「斯已而已矣」，《陽貨篇》曰：「期可已矣」，下章曰：「其斯而已矣」，語勢相類。《莊子·人間世》載接輿詞曰：「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蓋古人引文多以意，古文之「已而已而」，即從此出。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皇本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

孔子下車，蓋知爲異人，欲告之以救世之義，楚狂自有旨趣，故不欲聞而辟之，此亦大隱之至。特發歌以致諷，不可謂不勤拳；急趨辟而不言，不可謂不淡泊。隱士之高遠奇僻，及聖人之優容接引，皆可見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史記·世家》叙此於去葉反蔡之時，爲哀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鄭氏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蓋播種於畝中。津，濟渡處。長，身高者；桀，身短者；沮、溺，亦記者名其隱淪之意。凡楚狂、丈人、荷蕢、晨門，及沮、溺，皆大隱無名，此略以其身體行義記之。

長沮曰：「夫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與，漢石經作「車」，「誰」下有「子」字，「是」下無「也」字，「曰」字，與今本殊，今從之。皇本「誰」下有「子」字，「曰」是「上有」對「字」。

執車，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譏孔子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不輟。《釋文》：「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正作「悠悠」。漢班固《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已兮，安惛惛而不朏。」「滔滔」是魯《論》。漢石經作「避世」，今依之。漢石經作「耒不輟」，今本作「耒而不輟」，當是齊古《論》，今從石經。

時孔子周流，名聞天下，故隱士亦知之。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耒，覆種也。輟，止也。亦不告以津處。以孔子所如不合，故曰辟人。沮、溺與楚狂見孔子亦不顧，若不生於人間世者，故曰辟世。

子路以告。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今本「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漢石經無「行」字，「夫」字，《史記·世家》亦無「行」字，今從漢石經。皇本「羣」下有「也」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論已救世之意也。既生人身，則與人爲羣，當安而懷之。坐視其饑溺，則心有不忍，必當撥易其亂世，進置之大同，退亦欲置之小康。天生我德，即當以斯人爲責任，一夫不獲，若己納隍，若世已太平，斯人盡安盡樂，則無所事聖人，聖人亦從衆而嬉耳。

蓋聖人之來斯世，明知亂世昏濁而來救之，非以其福樂而來享之也。故治世去之，亂世就之，特人地獄而救衆生，斯所以爲大聖大仁歟！惻隱之心，悲憫之懷，周流之苦，不厭不捨，至今如見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置其杖而耘。《釋文》：「篠，本又作『條』，又作『筱』。」皇本作「篠」。今本「植其杖而芸」，「植」，漢石經作「置」，「芸」作「耘」。《說文》：「植或作檀」，則古通也。「耘」、「芸」，「根」俱通，當是隸省。

包咸曰：「丈人，老人也。篠，竹器。」四體，四肢，股肱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游也。置，措之地也。耘，除草也。《食貨志》：「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故

耘不獨除草，且可茂苗也。

子路拱而立。

賈子《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揺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子路拱立，蓋知其隱者，加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黍，禾之黏者。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行道救世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楚狂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今本作「君臣之義」，「廢

之「下無」也」字，今從漢石經。

子路或留告其子也。包曰：「倫，道理也。」君臣之義，皆在救民，但有尊卑耳，雖有污君，吾亦盡其救民之心。蓋人分氣於天，凡人類皆同胞，義當救之。君子之栖栖周流，皇皇從仕，以行其救民之義，發其不忍之心也。如親戚有疾，雖知不愈，仍必奔走求藥以救之。道之不行，久已知之，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也。蓋當時齊景、衛靈之昏，陳、蔡之弱，權臣世家之妒，中知以下知必不見用，豈孔子之聖而不知之哉？然仍數十年周流栖栖，不厭不倦。甚矣！孔子之仁也。孔子豈不知潔身遠避之爲樂哉？而不忍之心既不能恕，救民之天職又不敢廢也。此數章皆見孔子周流之苦，救民之切。明知亂世而特來，明知不行而不舍，累遭譏諷而接引不

倦。與欲就佛肸、公山數章合讀，孔子之爲至仁，萬世下猶當感動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佚、朱張、柳下惠、少連。「夷逸」，漢石經作「夷佚」，今從之。

逸者，節行超逸也；民者，無位之稱；逸民，有德而隱處者。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雖後爲君，而隱之時亦民也。《尸子》：「夷逸，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輒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朱張則傳記皆佚。王弼注謂：「朱張，字仲弓，荀卿以比孔子。」然朱張在孔子前，仲弓在孔子後，恐非仲弓，不足信據。包咸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官，直己行道，不事亂人，故曰不降志辱身。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今本「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今從之。

柳下惠、少連食祿亂朝，道不能行，故爲降志辱身。倫，理也。慮，意料也。謂言論合理，謀慮必得也。

謂：「虞仲、夷佚，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世家》引「身」作「行」。今本作「廢中權」。《釋文》：「廢，馬云『棄也』，鄭作『發』。」馬融只傳古文。臧庸《拜經日記》謂：「魯《論》作『發』，馬誤。」按，鄭並傳齊魯《論》，則「廢」是古文，「發」是齊魯，故《後漢書·陳蕃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蓋魯《論》，故今從鄭。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

也。」此作發之正義。放言，如莊生曳尾，寓言之比也。法之盧騷亦其類也。仲、佚之放言，必有奇瑋絕特之論，故孔子稱之，惜後世不傳。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法言》謂：「李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七子皆周時創教之人，故各立特行，造作論說，有名於時。孔子雖尊稱之，而無一從之。蓋孔子兼備萬法，其運無乎不在，與時變通而得其中。聲色之以化民，皆末，無聲無臭，乃爲天載。如五色之珠，說青道黃，人各有見，而皆不得其真相者也。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孔子哉！

○大師摯適齊，

大師，殷紂時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于」，今本作「於」，皇本作「于」。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人，謂居其河內。」

播鼗武人于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人于海。「于」，今本作「於」，漢石經作「于」。以上皇本及唐石經考之，則「于河」、「于漢」亦應作「于」。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海島也。董仲舒《對策》曰：「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漢

書·古今人表》列大師摯於殷末周前，《禮樂志》稱：「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皆以爲紂時。《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彊即摯、陽音轉。孔《傳》因魯有師摯，以爲魯哀公時，鄭以爲周平王時，益誤矣。此數章皆雜記殷周時事，足勸戒者。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人。」《釋文》：「不弛」，本今作「施」。《漢石經作「施」。「施」、「弛」二字古通。《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魏志·杜恕傳》引「不」作「無」，「乎」作「呼」。《牧敦銘》：「王乎，內史乎」，即「呼」也。《漢·宣六王傳》「棄」上有「可」字，「無」作「毋」，唐石經及今本「棄」上無「可」字，今從之。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坊記》鄭注：

「弛，棄忘也。」以，用也。備，盡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四者，皆忠厚之事，魯以仁厚開基，故傳其遺訓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蓋記周之盛世，人種之良善，而多以爲太平祥也。八士皆依韻命名，鄭玄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非也。《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惟此文王」《傳》曰：①「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古今人表》列八士於成叔、霍叔前，皆以爲文王時人。《逸周書·和寤

篇》：「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②十亂之南宮适即伯适。《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令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皆尹氏之別以宮名者。③《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鋒鼎，以征以行，用鬻用鬻，用斬眉壽無疆。」

論語注卷之十八終

- ①「郊語」，實爲「郊祭」，「語」字誤。
- ②「勵」，《逸周書》實作「厲」。
- ③「官」，疑爲「官」字之誤。

## 論語注卷之十九

南海康有爲學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章

凡二十五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者，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者，臨難無苟免；見得思義者，臨財無苟得；二者見其義。祭思敬，則不忘遠；喪思哀，則能恤死；二者見其仁。仁且義，可以爲士。蓋命者，人所難捨；財者，人所共貪；遠者，人所易忘；死者，人所易背。所貴乎士，

爲其節行，死猶不惜，財猶不貪，則其尋常之小節愈可信；遠猶不忘，死猶能恤，則其生而近者之不遺益可見。致命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蹈，多思反游移生惑，故獨不言思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不弘，則狹小拘泥，而不能變通盡利，因應隨時；信道不篤，則游移遷變，而無定力負荷，守死力爭。凡一世中所關係之人，一教中所擔荷之士，皆賴弘德以應變，篤信以護持。苟其不然，則其人無足重輕，有亦不見多，無之亦不見少也。如孟、荀、董子者，可謂執德弘，信道篤，故關於儒教甚重。子張此言，真爲治世傳教之要。無志者不足論，若以道自命之人，深宜自察也。荀子、韓非皆有子張氏之儒，《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孔子稱子張與顏子，並合《論語》所記。觀之問仁，問明，問行，問遠，問十世，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真所謂德弘信篤者，迥非曾子、子夏所能及。後人誤尊曾子，遂抑子張，是目迷白黑，顛倒高下，此孔道所以不明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釋文》：「距」本作「拒」。漢石經作「距」，今從之。邢《疏》、《集注》本皆作「拒」。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疑漢本無其字。

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蓋子夏固守約者，以之爲門人小子，慎其初交，無比匪人，無親損友，亦未嘗不宜也。子張之說乃深得聖道，宏

獎風流，賢則尊之，善則嘉之，又推施仁恕，衆則容之，不能則矜之，有萬物一體之量，有因物付物之懷。竊窺孔子之待人，正爾如此，則子張之所得可知也。朱子以爲過高，妄議子張，則是妄議孔子也。蓋朱子亦守約之人，於此未有得者。舜於四罪流放，孔子稱爲君哉；堯則並容共、驩，孔子稱其天大。太邱道廣，固勝於李膺門高。且百姓有過，皆在於己，方當自責，復何不容？雖位各有當，時各有宜，而同類不收，自隘其道，豈斯人吾與之意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不》，《漢書·藝文志》引作「弗」。

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滯陷不通也。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百家衆技，凡有立於世者，其中各有精妙，有可觀覽，凡人自可學之以致用。但若欲經世立教，致之遠大，則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不如孔子之大道。故君子擇焉，志乎大道，則不暇爲小道也。此子夏專爲學孔子大道發之，乃爲傳教之高言。而天下之人甚多，安得盡爲傳教者？但各執一技，求精致用。近世若哥白尼之天文學，斯密亞丹之資生學，奈端之重學，富蘭克林之電學，華忒之機器，皆轉移世宙，利物前民，致遠甚矣。言各有爲，學者勿泥於言，而不通其意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古通。

學在溫故知新，不知新則守舊而不進，不溫故則有得而亦忘，二者合爲之，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矣。此指進德修業

之功，分課日月，至爲明切，後世亦不能更出新義，學者終其身以爲課程可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誤引作孔子語。

孔門教人，以求仁爲事。但空言博愛無私，從何下手？故必自道問學，尊德性先之。此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存養既熟，不求仁而仁在其中矣。蓋仁者人也，爲仁由己，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故道雖極乎高遠，而行先於切近。有篤志者，精神凝結，其問思自不汎濫。然人言動之習慣，雖極尋常，而其精理，則息息皆與玄天相通，與萬物相關。既相關通矣，則思問之亦爲切近，雖屈原問天，王陽明思竹，亦未爲過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極也。肆，謂工人造作之處。學，謂

學校。凡藝業，必合羣講習而後精，蓋相觀而善之謂摩，耳濡目染，故不肅而成，不勞而能。《管子》所謂：「羣萃州處，工與工處，商與商處，農與農處，士與士處，四民不雜，而後業成。」工必居肆乃成事，君子亦必居學校乃致道也。苟閉門獨學，則無講習漸摩之益，則必孤陋而寡聞，勤苦而難成。今歐美百業必出於學校，蓋深得之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衍「則」字。

文，飾之也。小人魂昏魄重，卑污詭曲，外託無過，而不肯改過，故不憚自欺，必從而文飾之。若君子，通達光明，知人固有過，則不妨認，既認爲過，則亦可勇猛精進而改之矣。若文，則包藏粉飾，既無知過之誠，遂絕改過之望，所以終於小人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釋文》：「本或作『嚴』。皇本作『嚴』，邢本作『儼』。」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正。他人儼然，則不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如良玉溫潤而栗，所謂氣備四時也。色溫則可親，言厲則無私，其與「巧言令色」之「鮮仁」相反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鄭「厲」讀爲「賴」，《釋文》同。「厲」、「賴」通。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蓋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在人而不在言，在平日之積行積交，而不在一時一事。故君子有所舉動於人，務積其見信之本而已。否則，怨謗之來，宜自反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說苑·尊賢篇》引作「毋」。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易》言「閑有家」是也。大德，事關國家身名，一敗則終身瓦裂，故一毫不可苟假。若小德，則飲食起居之際，獵較猶可，申夭不妨，故云出入可也。子夏雖守約，而執德猶弘，若程子之諫折枝，必至使人作偽而後已，爲人道所難，則必盡反乎大道。宋賢之刻，豈未知小德出人之義耶？

○子旂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漢石經作「旂」。《釋文》：「灑掃，正作「灑」。《毛詩》：《晉語》《周禮》皆作「灑掃」，鄭謂古文《論語》作「洒」，則「洒」「掃」皆古文，「灑」爲魯《論》，則「掃」亦爲魯《論》。

灑，汎也。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

本，如性天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旂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慊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釋文》：「區，羌于反。」《誣》，《漢書·薛宣傳》引作「慊」，《論語發微》謂爲魯《論》。馬以「誣」爲「欺」，是僞古《論》。漢石經「卒」作「孕」，「惟」作「唯」。

君子之道，大本之道也。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慊，蘇林曰：「兼也，同也。」言君子之道，非特有所先而傳之，非特有所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兼同而強語之，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即《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荀

子·非十二子》篇：「嗟然終日不言，此子夏氏之賤儒。」則子夏學派如此。故壽至百歲，道行西河，而後學不聞大成，得無太守約所致耶？朱子譏張橫渠關學無傳，謂其道似木札子，得無類是？子游後學有子思、孟子，爲孔道大宗，發明天命性道，直指本心，豈非所謂得其本者耶？以此較之，則子游之譏子夏，未爲過也。但小子則應從事於淺近，若名物象數、誦詩學樂之類。宋賢則欲小子皆從事於身心性命，是又過矣，則子夏之論爲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然若方仕而專事讀書，則必曠職；叢脞

不學而遽干祿，則必覆餗刑凶。

○子旂曰：「喪致乎哀而止。」

哀爲喪禮之本，制禮者定其宮室服食之節，不過推致其哀思，稱情以立文耳，即「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然毀不滅性，故有禮以節之。若徒尚哀，則阮籍之斗酒嘔血爲得矣。朱子以爲有弊，誠然。子游蓋爲忘哀者有爲言之也。

○子旂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孔子沒後，同門中子張年少而才行最高，子游推其難能，但仁則未知。孔子所未許，子路、冉有者也，子游亦未許子張。記《論語》者爲曾子之徒，與子張宗旨大異，乃誤傳其有所短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

矣。」

類叙攻子張之意。鄭氏玄曰：「子張容儀盛。」《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子張善爲容，《漢舊儀》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張氏。《列子·仲尼篇》：「師之莊，賢于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恐其矜己或絕物，則難並爲仁也。曾子守約，與子張相反，故不滿之。人之性，金剛水柔，寬嚴異尚，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則相攻。上章祇以爲未仁，尚無定論，難與爲仁，則過矣。《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歷論諸子，而孔子謂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又言其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所謂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仁孰大焉。孔子許子張，幾比於顏子，可爲定論。論人當折衷於孔子。記《論

語》者當爲曾子後學，而非子張之徒，故記本師之言，猶荀子之非思孟耳，未可爲據。朱子誤尊曾子過甚，於是不考，而輕子張爲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則大誤矣。

○曾子曰：「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今本「子」上有「夫」字，「致」下爲「者也」。漢石經無「夫」字，①「致」下爲「也者」，今從漢石經。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于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皇本「難」下無「能」字。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

①「漢」，原作「經」，據文意改。

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莊子卒，去獻子四年，自盟向伐邾外無事，蓋守父道故也。然亦有獻子之賢父則可，否則幹蠱乃爲孝矣。爲政以益民爲主，若其益民，則蕭規曹隨，千古以爲美，何待父也？若其非也，則禹之治水，盡易鯀道，及其用，人乃爲孝耳。大孝以喻親，於道爲義。曾子篤於孝，故其論如此，讀者善擇之可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民心散渙，思背其上。情，實也。上未嘗養之教之，則民之犯罪，迫於不得已，或出於無知，非其天性然也。士師審訊，雖得情，宜哀矜其本出無辜，而勿喜也。《鹽鐵論·後刑章》引此說之曰：「夫不傷民

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猶弋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孔子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士師不當以得情爲喜。曾子此言，有萬物一體之意，與大禹之泣罪同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漢石經作「贛」，下凡「貢」字仿此。皇本「善」下有「也」字。今本「不如是之甚」，漢石經作「不如是其甚」，今從石經。《論衡》引作孔子語，當是誤記。「如」作「若」。

《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叙傳》：「班伯以侍中起眠事，<sup>①</sup>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

①「眠」，原作「眠」，據《漢書》改。

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楊敞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天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

有費中、惡來、崇侯。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贛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贛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皇本「食焉」作「蝕也」。

更，改也。君子光明磊落，絕無隱匿，即有過舉，與人共見，未嘗掩飾，旋即改去，不留纖污，明德復明，完全無缺，故如日月之食，此與「小人之過必文」互對，學者亦可參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贛曰：「仲尼焉學？」

《論衡》引作子禽問，當是因下章而誤記。

《孝經》疏云：「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記·檀弓》：「魯哀公



誅孔子」，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翟氏《四書考異》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孝經》、《中庸》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祖父之字，殆未深考。」公孫朝，衛大夫。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驚孔子之聖，欲知孔子所從學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墜」，漢石經作「隧」，「識」作「志」。《漢書·楚元王傳》並作「志」。《楚辭·九歌》：「矢交隧兮士爭先」，《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狹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蓋「隧」「墜」古通。《論語古義》曰：「《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通『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部》補之，云：『志，意也。從心之聲。』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志，讀爲識。』識，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二音，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無『志』者，蓋以其即古文『識』，而『識』下失載也。《晉書·禮志》引「而亦作『夫』」。《文選·問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當是誤憶。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典章政事也。在人，言士大夫之文獻者，有賢不賢也。不賢，謂次賢也。老聃、萇弘，賢者之志其大，孔子就而問禮；師襄、師摯，不賢者之志其小，孔子就而問樂。以及項

橐可師，童謠可識，皆所謂「焉不學」、「無常師」也。《呂氏春秋》謂：「孔子學於孟蘇、夔靖叔」，或亦孔子所問學。但生知之神聖，博採古今中外之長，無在非師，亦無一師可服。實言孔子爲創教之聖，無不師學，實非關師學云爾。孔子所採於古制，周道爲多，子思稱「憲章文武」。故墨子攻孔子曰：「子之古，非古也，法周未法夏也。」蓋墨子稱三代而法夏，孔子稱三代而法周，故子贛答公孫朝亦舉周道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贛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贛。子贛曰：「辟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今本「譬之宮牆」，漢石經「譬」作「辟」，

「之」作「諸」，「牆」作「牆」。皇本作「譬諸」，句末有「也」字。漢石經「牆」下至「窺見」上，缺二字。今本間三字，疑漢本無「也」字。「窺」，《釋文》、皇本、宋石經作「闚」，今從漢石經。

包咸曰：「七尺曰仞」，此今文說也，古文作八尺，則與尋同。應劭作五尺六寸，《小爾雅》作四尺，皆謬。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咸曰：「夫子謂武叔。」莊子稱孔子爲神明聖王，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孟子稱孔子，聖而不可測之爲神。凡道愈深遠，人愈難見，道稍淺者近人，人則易窺。人情皆據所見以論人，以武叔而論孔子，如以三尺焦僥而窺龍伯大人，豈能見哉？今以粗跡所傳，若《春秋》之太平，《禮運》之大同，《易》之羣龍無首，朱子尚疑之，況其餘乎？數千年推

測六經，人人自以爲是，而二千年未知平世大同之道，歸魂游魂之說。愚今推知之矣，安知不又有出於愚所知之外者乎？口說不傳尚如此，口說若傳更不知若何。《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六經也，不足以盡口說；言者，口說也，不足以盡聖意。今愚見所懷大小、精粗、長短之識，諸星、諸天、諸元、諸血輪之論，尚不能暴於人間，而況孔子之聖意乎？見其粗者或遺其精，見其末者或遺其本。自顏子具體外，聖門諸子亦不過得片鱗隻甲，何況後人？故二千年來，得見孔子之道者寡矣。以爲孔子專言形體，而不知其言靈魂；以爲孔子專言人世，而不知其多言天神。其他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之科，獨人立國，天下合羣之義，莫不詳委該備，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子贛親

聞性與天道，何得尊歎之如此？後人據所見以妄議神靈者，如五色之珠，見青見黃皆不是。如天之大，蒼蒼無正色，杳杳無終極，若言是笠是弓，贊之攻之，總皆謬見而已。子贛得孔子之一體，而世大震驚。蓋聖道愈深則愈闇，然而人益不能測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贛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風俗通·山澤》卷引無「者」字。皇本「日月」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同皇本，「絕」下有「也」字。

毀，非也。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明。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以孔子之神聖，在當時亦遭毀殺。蓋道大如天，非民所名，而小大精粗不容，必相攻擊。

但攻人者，必相等乃能攻，世之賢知與人比較，如平地之於丘陵。若神聖化生救人，其與人如天壤之隔。盲者攻日月無明，於日月何損？只益見其盲而已。孔子之如日月，惟子贛乃知之，後世之妄議日月者，亦猶武叔乎？

○陳子禽謂子贛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孫其師也。

子贛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神不可測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子贛言夫子之得邦家，其能易世安民如此。然孔子未嘗得邦家，但垂教耳，亦復不立斯立，不道斯行，不綏斯來，不動斯和，固不藉國家之力。人以爲子贛好贊美孔子，愚則以爲子贛之知孔子者，尚粗淺而不得其萬一也。所謂天不可階，其信然乎！

論語注卷之十九終

# 論語注卷之二十

南海康有爲學

##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魯《論》本二章，其末一章齊《論》也。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按《子張》一章，《論語》無此文體。只似《記》中之《孔子三朝記》，疑爲劉歆於他書採入爲古《論語》者，末章知命說，當是齊《論》。

章齊《論》也。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按《子張》一章，《論語》無此文體。只似《記》中之《孔子三朝記》，疑爲劉歆於他書採入爲古《論語》者，末章知命說，當是齊《論》。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者，考定星歷，建立五行，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躬，身也。《洪範》：

「王省惟歲」，故董子引此謂：「察身以知天。」在，察也。鄭謂：「曆數，爲帝

王受命之符瑞。」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中者，無過不及。允執厥中者，中庸之德，中和之理，用其中於民。中國政術、學術尊奉之，此爲公理之極，放之四海萬國而準者也。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故以富民厚生爲政之要矣。民窮則亂生，君位即不保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班彪《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匡衡傳》、漢武《立子齊王閔策》，皆以永終爲吉語，則困窮爲僨語，永終爲勉語耶。王肅僞古文採之人《大禹謨》。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劉氏恭冕《正義》謂：「曰」上當有「湯」字。

今本「無以萬方」，漢石經作「毋」。今本「罪在朕躬」，漢石經無「罪」字，皇本同。

《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王肅僞古文《書》採入《湯誥》，以爲湯伐桀祭天而告諸侯之辭。惟《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詞與此同。湯說，湯誓，當是孔、墨異名，而所引書詞同，當是湯真文矣。《白虎通》引此，亦以爲伐桀祭天辭。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簡，閱也。以，與也。墨子言，「有善不敢蔽」，則帝臣善臣也。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言桀雖爲君，而虐其民。君者，養民者也。桀暴，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順天奉法，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賢者治世，自引過以寬民；不賢之君，諉罪於臣，臣諉罪於民，於是民視上如仇讐，而大亂作。《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所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周頌·賚》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

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孔氏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爲王肅僞古文《尚書》採入《泰誓》。

惟《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

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

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

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

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

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

人。尚，爲封大公之辭也。」《說苑·貴

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

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

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湯武皆以天下人之罪過爲己罪過，其爲民伐賊之武，代民受罪之仁，真可爲後世法也。蓋萬物一體，原無畛域，滴水有毒，一池不食。故萬方百姓方有罪過，皆己之罪，人人知此，則見人之罪失，哀矜自責矣，豈復有攻訐人者哉？耶氏之爲民贖罪，亦得此義而爲教主也。

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何休昭三十二年注引此有「孔子曰」，《漢書·律曆志》引此亦云：「孔子陳後王之法曰。」則「謹權量」下爲孔子語。何休爲今文家，則魯《論》必有「孔子曰」，今據補。皇本「焉」作「矣」。

權所以稱輕重，銖、兩、斤、鈞、石爲五權。量所以量多少，龠、合、升、斗、斛爲五量。四方各異，必宜謹，即同律度量衡之義。《易》「制而用之謂之法」，法度者，法律制度也。法律者，國人皆受治焉；制度者，國所以立。而時有因革，

少有偏誤，其害多矣，當以時時審察之，若有不適，即當立改。治國之得失，視乎官制。各地異宜，其舊用官制之已廢者，亦多有益於今，宜修補之。權量不一，法度不審，廢官不修，雖有政令，具文不行。故必謹權量，使萬國一同；審法度，使時變適宜；修廢官，使事職皆舉，而後政乃行於四方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後漢書·逸民傳論注》、《文選·兩都賦序》、《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皆有「子曰」。《逸民傳論》與《外戚侯表注》「天下之民」爲「天下之人」。

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立之。世謂大夫所謂仕者世祿，但不世位耳。仁者不絕人之種，故繼之；逸民，天之精英，人之才賢，故舉之。順乎民心，故皆歸也。「所重：民、食、喪、祭。」

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蓋民爲貴寶，食者養生之具，喪祭送死之禮。《洪範》：「一曰食，二曰貨。」富而後教，故民食爲先。喪祭，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說。」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皇本「說」上有「民」字。翟灝《考異》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



寬則民情愛戴而爭歸附，敏則率作興事而多成功，公則與民同之，大衆說服。論帝王之德，心有三者乃成。若天下爲公，惟堯、舜有之，惟大同之世行之，尤孔子所注意矣。《孟子》於終篇述堯、舜、湯、文，《論語》終篇亦論堯、舜、湯、武，一以見民主公天下之善，一以見革命誅民賊之功，皆孔門之微言，託於終篇以寓大義者也。信則民聽任之，亦爲政之大義，但魯《論》無此，故闕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遵五美，進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皇本「問」下有「政」字。「尊」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隸釋》以爲魯《論》。①《大學》：「進諸四夷」，《釋文》引皇云：「進，猶屏也。」《說文》無「進」字，必今文。

進，除也。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皇疏》兩述經文「因民」下無「之」字。《易·益卦》注：《周官·旅師疏》、《文選·洞簫賦注》引皆無「之」字，疑後人誤寫衍。皇本「擇」下有「其」字。

民利於土產，山者，利其鳥獸材木，渚者，利其魚鹽，皆聽而不易之。民利於佚樂，則食味別聲被色而歌舞之。民利於自由，則言論思想聽其自由。民利於公同，則合民之所有，而爲之立公路、公學、公囿、公養疾、公養老，皆不費於國

①「隸」，原作「肆」，據文意改。

而民大得。所因者，國家全不干預。爲政者，但代民經理而已。孔子此言，盡爲政之法矣。爲國事而自行保護，爲公衆而自享利益，雖人人爲兵，亦不敢怨。凡有仁政，皆立舉行，仁聲仁聞，洋溢天地，得所欲矣，而未嘗貪。小大衆寡，皆天所生，人人平等，不須嚴衛，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書·無逸》所謂：「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故泰而不驕，禮儀嚴肅，故威而不猛。皇《疏》：「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中論·法象篇》：「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

象。」今美國利民之道，仁民之制，勞民之方，平等之制，皆行孔子之政。言簡而該，以此繼帝王之道，可爲平世民政之法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納」皇本、釋文、唐石經皆作「內」。

虐，從虎爪，謂殘酷不仁。戒，警告也。暴，謂卒遽。不戒，不宿戒而責立成。慢令致期，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謂均之也。貪而不施謂之吝，謂財物必當與人，而於出納之際吝嗇惜難之也。治民者，必先教以禮義，令人人皆服於禮律，其有犯法者乃是故犯，可以加刑；若未施教而刑之，孟子所謂罔民也。法定，必預期施行之年月，而後行之，令民預戒預習，皆刻期必信，否則

謂之暴賊。當與不與，雖與不感。有司守常職者則可，若爲政者，則當有非常不測之恩惠，乃可得人心。孔子此論政體，備極詳細，尤野蠻世之弊，文明世宜所掃除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釋文》引鄭《注》：「魯《論》無此章。然《韓詩外傳》六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必齊《論》也。今所別擇，古文之僞耳。若《韓詩》爲今文，則同爲孔學之真，宜保持焉，故仍舊。《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皆作「孔子曰」，惟《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今補之。《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

命者，人受於天者也。人生富貴貧賤，壽夭窮通，皆有定命，非人力所能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而樂之，無人而不自得，則爲君子。不知命，則戚戚怨尤，作奸犯科，逆天背理，而終無所得，枉作小人而已。此孔子所立之義，最爲直捷易簡。凡人苟能知命，則安處善，

樂循理，必不爲小人之歸，其於行道，思過半矣。學者信得命及，則於生死大事自能超脫，窮通境遇無所繫累。既無所爲，惟有盡力以行仁，雖爲聖人可也，何有君子乎？此人道之門，樂天之法，一超直至，掃除無累，孔子度人之神方也。故《論語》終篇，大聲疾呼在此，其所以援救天下生人，至切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得失邪正。《繫辭》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知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有身不知所立，則一身不能得所，與人交不

能知人，則終身受其大害。二者，人道之至切。知命爲本，復須知禮知言，乃能處人間世而無礙。《論語》徧陳萬法，而於終篇丁甯斯三者，學者不可不留意焉。

論語注卷之二十終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 煥法師 壹佰萬元

